目录

[第一篇 逍遙遊 1](#_Toc73969798)

[出版說明 1](#_Toc73969799)

[臺北老古文化繁體字版《出版說明》 1](#_Toc73969800)

[開場白 3](#_Toc73969801)

[爲人爲己之爭 4](#_Toc73969802)

[溫柔敦厚與空靈灑脫 4](#_Toc73969803)

[從容瀟灑的人們 5](#_Toc73969804)

[外篇雜篇的影響力 6](#_Toc73969805)

[逍遙解脫的人生 6](#_Toc73969806)

[具見和比喻 7](#_Toc73969807)

[物化  被化  自化 7](#_Toc73969808)

[大禹治水 8](#_Toc73969809)

[北冥有魚 8](#_Toc73969810)

[怒而飛 10](#_Toc73969811)

[神奇古怪的記載 10](#_Toc73969812)

[六月的飛行 11](#_Toc73969813)

[生命的力量 11](#_Toc73969814)

[多藍多遠的天 12](#_Toc73969815)

[大海般的胸懷 13](#_Toc73969816)

[大風高飛 13](#_Toc73969817)

[大鵬與小鳥 14](#_Toc73969818)

[計劃之旅 15](#_Toc73969819)

[生命的長短 16](#_Toc73969820)

[北冥的天池 17](#_Toc73969821)

[大與小 18](#_Toc73969822)

[鵬程萬裏 19](#_Toc73969823)

[你是什麼材料 20](#_Toc73969824)

[自視很高的人 22](#_Toc73969825)

[出格的高人 22](#_Toc73969826)

[第五種人 22](#_Toc73969827)

[陳摶老袓 23](#_Toc73969828)

[第六種人 24](#_Toc73969829)

[第七種人 25](#_Toc73969830)

[至人  神人  聖人 26](#_Toc73969831)

[隱士的故事 28](#_Toc73969832)

[陽光和時雨 28](#_Toc73969833)

[世俗和出世的解脫 31](#_Toc73969834)

[藐姑射山的神仙 32](#_Toc73969835)

[知識的聾盲 33](#_Toc73969836)

[心能轉物和禪定 34](#_Toc73969837)

[聖人與帝王 35](#_Toc73969838)

[大瓜與祖傳祕方 36](#_Toc73969839)

[瓜船 38](#_Toc73969840)

[大樹和狐狸 38](#_Toc73969841)

[無何有之鄉 39](#_Toc73969842)

[真正的逍遙 40](#_Toc73969843)

[第二篇 齊物論 40](#_Toc73969844)

[南郭與顏成 40](#_Toc73969845)

[交臂非故 42](#_Toc73969846)

[忘我與齊物 42](#_Toc73969847)

[地球的呼吸 43](#_Toc73969848)

[紀曉嵐的經歷 44](#_Toc73969849)

[依他起的風 45](#_Toc73969850)

[嚇人的音聲 46](#_Toc73969851)

[冷風  飄風  厲風 47](#_Toc73969852)

[人籟  地籟  天籟 48](#_Toc73969853)

[吹萬不同 49](#_Toc73969854)

[無主宰  非自然 50](#_Toc73969855)

[神  氣  智慧 50](#_Toc73969856)

[惶恐可憐的人 52](#_Toc73969857)

[心態  情態 52](#_Toc73969858)

[生命存在與意識流注 54](#_Toc73969859)

[主宰是誰 55](#_Toc73969860)

[迷悟不二 57](#_Toc73969861)

[誰是  誰非 59](#_Toc73969862)

[真正的是非 60](#_Toc73969863)

[言語是什麼 61](#_Toc73969864)

[道與言語 62](#_Toc73969865)

[道被遮住了 63](#_Toc73969866)

[是非對錯 64](#_Toc73969867)

[生死  死生 65](#_Toc73969868)

[聖人如何  如何得道 67](#_Toc73969869)

[天地萬物一匹馬 68](#_Toc73969870)

[最終的一同 70](#_Toc73969871)

[平凡的髙智慧 71](#_Toc73969872)

[暮四朝三不習慣 72](#_Toc73969873)

[懂得調和的人 73](#_Toc73969874)

[宇宙萬有開始前後 74](#_Toc73969875)

[音樂與道 76](#_Toc73969876)

[專心實證 78](#_Toc73969877)

[聖人追求的境界 79](#_Toc73969878)

[太極  無極  太太極 80](#_Toc73969879)

[大小  壽夭  爲一 82](#_Toc73969880)

[三以後是什麼 84](#_Toc73969881)

[道可道  非常道 85](#_Toc73969882)

[孔子的春秋 87](#_Toc73969883)

[仁義道德是什麼 89](#_Toc73969884)

[道的寶庫 92](#_Toc73969885)

[人倫之道 93](#_Toc73969886)

[莊子的論辯 94](#_Toc73969887)

[至人的境界 97](#_Toc73969888)

[求道與成道 99](#_Toc73969889)

[說心物一元 100](#_Toc73969890)

[文字與言語 102](#_Toc73969891)

[歸回何處 103](#_Toc73969892)

[夢與醒 105](#_Toc73969893)

[弔詭機鋒 106](#_Toc73969894)

[誰是公評人 108](#_Toc73969895)

[生命的主宰 109](#_Toc73969896)

[蝴蝶夢 111](#_Toc73969897)

[小結《齊物論》 113](#_Toc73969898)

[第三篇 養生主 114](#_Toc73969899)

[少知道  少煩惱 114](#_Toc73969900)

[袁子才與鄭板橋 116](#_Toc73969901)

[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 117](#_Toc73969902)

[打通督脈 118](#_Toc73969903)

[督脈的三關 119](#_Toc73969904)

[要名利  要成仙 121](#_Toc73969905)

[解牛的技藝 122](#_Toc73969906)

[庖丁說法 123](#_Toc73969907)

[人生的關鍵和枝節 125](#_Toc73969908)

[謹慎的人 127](#_Toc73969909)

[獨立自主的生命 129](#_Toc73969910)

[崇高必有墮落 130](#_Toc73969911)

[無盡相傳的薪火 132](#_Toc73969912)

[第四篇 人間世 132](#_Toc73969913)

[顏回想當王者師 133](#_Toc73969914)

[泥菩薩過江的顏回 134](#_Toc73969915)

[職業和事業 137](#_Toc73969916)

[道是道  德是德 137](#_Toc73969917)

[道德的泛濫 138](#_Toc73969918)

[不通人情世故的人 139](#_Toc73969919)

[周圍嫉妒的人 141](#_Toc73969920)

[笨的好人  聰明的壞人 143](#_Toc73969921)

[顏回的修養 144](#_Toc73969922)

[外圓內方 145](#_Toc73969923)

[學古人好嗎 146](#_Toc73969924)

[君道  臣道  師道 148](#_Toc73969925)

[心齋是什麼 150](#_Toc73969926)

[八風吹不動 152](#_Toc73969927)

[自欺  欺人  被人欺 154](#_Toc73969928)

[內聖的修養 156](#_Toc73969929)

[大使的痛苦 157](#_Toc73969930)

[宋真宗與寇準 159](#_Toc73969931)

[郭子儀的境界 160](#_Toc73969932)

[無下兩件大事 161](#_Toc73969933)

[忠與孝 163](#_Toc73969934)

[外交政治哲學 164](#_Toc73969935)

[陽謀  陰謀 166](#_Toc73969936)

[禍從口出 167](#_Toc73969937)

[有善心  不刻薄 168](#_Toc73969938)

[不遷怒  不二過 170](#_Toc73969939)

[太子的老師 171](#_Toc73969940)

[馮道的境界 172](#_Toc73969941)

[如何教育領導人 173](#_Toc73969942)

[不自量力的螳螂 175](#_Toc73969943)

[虎性  馬性  人性 176](#_Toc73969944)

[齊國的大樹 178](#_Toc73969945)

[樹神說法 179](#_Toc73969946)

[韓非子說的故事 181](#_Toc73969947)

[奇才異能 182](#_Toc73969948)

[好就是不好 184](#_Toc73969949)

[不祥就是大祥 185](#_Toc73969950)

[孔子楚國之旅 186](#_Toc73969951)

[小結人間世 189](#_Toc73969952)

[第五篇 德充符 190](#_Toc73969953)

[王駘是何等人 190](#_Toc73969954)

[山不山  水不水 192](#_Toc73969955)

[知止而後定 194](#_Toc73969956)

[有始有終 195](#_Toc73969957)

[有道者如何生活 196](#_Toc73969958)

[你自以爲是嗎 197](#_Toc73969959)

[安之若命的人 199](#_Toc73969960)

[郭象註解之美 200](#_Toc73969961)

[道德充滿的人 201](#_Toc73969962)

[向孔子說教的人 202](#_Toc73969963)

[老聃怎麼說 203](#_Toc73969964)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204](#_Toc73969965)

[魯哀公被迷住了 205](#_Toc73969966)

[吸引人的是什麼 206](#_Toc73969967)

[再說修養 208](#_Toc73969968)

[李泌的故事 209](#_Toc73969969)

[才德雙全 210](#_Toc73969970)

[何謂德不形？ 210](#_Toc73969971)

[用師則王  用友則霸  用徒則亡 211](#_Toc73969972)

[內在與外在 213](#_Toc73969973)

[發揮四種觀念 214](#_Toc73969974)

[情與無情 215](#_Toc73969975)

[什麼是情  什麼是性 216](#_Toc73969976)

[有情  感情  妄情  無情 218](#_Toc73969977)

[第六篇 大宗師 220](#_Toc73969978)

[天命與自然 220](#_Toc73969979)

[知與不知的問題 222](#_Toc73969980)

[你想與天地同壽嗎 222](#_Toc73969981)

[誰真瞭解生命 224](#_Toc73969982)

[知識學問非絕對 226](#_Toc73969983)

[真人的行事風格 227](#_Toc73969984)

[真人的生命現象 228](#_Toc73969985)

[用兵的原則 231](#_Toc73969986)

[內聖外王的成就 233](#_Toc73969987)

[談《春秋》 說《史記》 234](#_Toc73969988)

[莊子眼中的高士 236](#_Toc73969989)

[嚴子陵與漢光武 237](#_Toc73969990)

[真人的境界 239](#_Toc73969991)

[漢宣帝與丙吉 240](#_Toc73969992)

[是莊子  不是老子 241](#_Toc73969993)

[法家與法治 243](#_Toc73969994)

[能出世  能入世 244](#_Toc73969995)

[忠奸共處 246](#_Toc73969996)

[再說漢宣帝 248](#_Toc73969997)

[再說丙吉 249](#_Toc73969998)

[法家與道家共治 250](#_Toc73969999)

[話說人的一生 251](#_Toc73970000)

[莊子的比喻 253](#_Toc73970001)

[郭象解釋人生變化 254](#_Toc73970002)

[修道  傳道 256](#_Toc73970003)

[有道古人的成就 259](#_Toc73970004)

[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 259](#_Toc73970005)

[女仙的傳授 261](#_Toc73970006)

[是寓言  是修道 262](#_Toc73970007)

[生命受身體的拘束嗎 264](#_Toc73970008)

[莊子說不能勝天 267](#_Toc73970009)

[你怕死嗎 268](#_Toc73970010)

[順自然  逆自然 270](#_Toc73970011)

[挑戰無極的人 271](#_Toc73970012)

[方外人  方內人 273](#_Toc73970013)

[聖人看生死問題 276](#_Toc73970014)

[子貢、孔子都命苦 277](#_Toc73970015)

[魚忘水  人忘道 278](#_Toc73970016)

[天之君子  人之君子 279](#_Toc73970017)

[喪事喪禮 280](#_Toc73970018)

[生命是變也是夢 282](#_Toc73970019)

[談仁義  論是非 284](#_Toc73970020)

[顏回的修行成就 287](#_Toc73970021)

[誰是大宗師 289](#_Toc73970022)

[第七篇 應帝王 290](#_Toc73970023)

[堯舜以前 291](#_Toc73970024)

[爲何提倡仁義孝慈 292](#_Toc73970025)

[上古人的生活和道行 293](#_Toc73970026)

[民主自由是道德嗎 294](#_Toc73970027)

[天下如何治 295](#_Toc73970028)

[如何成爲領導者 296](#_Toc73970029)

[聰明努力不一定行 298](#_Toc73970030)

[真正的明王之治 299](#_Toc73970031)

[神巫給壺子看相 301](#_Toc73970032)

[壺子的境界 303](#_Toc73970033)

[壺子說修道 305](#_Toc73970034)

[列子閉門修行 308](#_Toc73970035)

[入世應帝王 310](#_Toc73970036)

[渾沌啊渾沌 312](#_Toc73970037)

# 第一篇 逍遙遊

---莊子諵譁

## 出版說明

南懷瑾先生一九一八年誕生於浙江溫州樂清一個世代書香之家，抗日戰爭時期投筆從戎。後赴臺灣，執教於臺灣文化大學、輔仁大學。又遠赴美國、歐洲等地，考察講學。門生弟子遍天下。先生長期精研國學，讀書數十萬卷，於儒、道、佛皆有精湛造詣，兼通諸子百家、詩詞曲賦、天文曆法、醫學養生諸學，對西方文化亦有深刻理解，學貫中西，著作等身，堪稱一代宗師，在中西文化界享有巨大聲望。

南懷瑾先生關心國家統一、民族振興大業，一生致力於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近年來，以望九高齡，仍奔走各地，建立學堂，講解傳授，爲弘揚、傳承民族傳統文化之精粹盡心盡力。其成就貢獻，舉世稱譽；其執著精神，感人至深。

《莊子》一書在戰國諸子百家中佔有重要地位，歷代歸於道家，內容博大精深，涵蓋世間、出世間的重要觀念法則和人生修身養心之道，是中華文化最偉大不朽的經典之一。《莊子》文章汪洋恣肆，儀態萬方，但於現代人來說，卻不免有其論莫測高深，其文艱深難明之感，一般讀者欲依靠原文吸取其豐富的思想養料實爲難事。

南懷瑾先生青年時期即遍研諸子百家之學，自立之年，又深入經藏道法，歷經多年身體力行實證，深得《莊子》精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南先生講解《莊子》於臺北十方書院，遊乎經史子集，博徵佛道乃至西方宗教學術觀點，闡揚《莊子》之宗旨大義，清晰明白，通俗生動，精義迭出。據南先生的講解錄音整理成書的《莊子諵譁》是現代讀者閱讀、理解《莊子》的最好讀本。

《莊子》分內篇、外篇和雜篇，學界一般認爲內篇爲莊子所著，集中了《莊子》的思想精華，外、雜篇則兼有其後學之作，還羼入其他學派的個別篇章。南懷瑾先生雖認爲《莊子》外篇、雜篇亦不可忽視，然此次講解，注重內篇。南先生的講解錄音整理成稿以後，先生親自定名爲《莊子諵譁》，一則固然契合道家尊奉《莊子》爲《南華真經》之意，二則更合意於南先生真學問應讓大家聽懂看懂的一貫主張：即用通俗明白的話語將深奧的道理深入淺出地講解出來。先生謙稱自己的講述爲譁啦譁啦，諵諵自語而已，大師美意，讀者諸君當能自明。

此書在臺北初版時原分爲兩冊，今承蒙南懷瑾先生和臺北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獨家授權，本社依據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二〇〇六年繁體字版用簡體字重新排版，仍分上、下兩冊先後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六月

## 臺北老古文化繁體字版《出版說明》

(一）

這本書的出版，過程頗爲曲折複雜，距今廿多年前，在一九八一年的秋季，南師懷瑾先生講解《莊子》於臺北十方書院。數年後，聽衆中的圓觀師和永會師，即由錄音記錄成文字，編者旋即開始文字整理工作，惟於完成首篇後而因故暫停，企盼另有他人挑起重任。

及至六七年前，忽有大陸簡體字版出現，書名爲《南懷瑾先生講莊子聽記》。該書內容文字，或因錄音效果及語言障礙等諸多因素，致使有些關鍵處或錯意、或偏差。外加整理工作者多處重加組合編輯，閱之雖覺整齊方便，但原意和精神卻在不知覺中流失了。

爲此之故，老古公司即準備急速整理講記，以正視聽。先是宏忍尼師積極整合推動，邀約臺灣、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地同修多人，於二〇〇五年九月間，齊聚蘇州廟港「淨名蘭若農科」，共同配合工作，耗時三月，終至完成初步的文字整理。而最重要者，後蒙南師指示，於多處再加修整。

(二）

按南師懷瑾先生，講課數十載，所重視者，爲旨意之闡揚與發揮，而不斤斤於微末細節。由於講述涉及各類學養，浩瀚廣廓，故而文字整理工作極爲不易。同修等雖勉力而爲，難免經年累月，耗費時日，爲此常引起讀者之不滿，或更有違法編整印行出售之事出現。

不久前，《花雨滿天維摩說法》出版後，即有讀者傳真抱怨說：「南老師廿多年前所講的，你們現在纔出版，想看這本書的人早已經涅槃了……」由於讀者大衆的熱心和關懷，整理講記工作更須慎重嚴謹。文以載道，如有誤差的內容流傳，對讀者對文化，反而成爲負面影響了。

就以《莊子》講記有個別書商擅自整理印發而言，其動機或有與大衆共享之美意，然而輕忽作成，漠視他人權益，對原講人毫無尊重可言；只此種種，皆爲世法所不容，更何況因果之患哉！

類此事件，尚有多起，尤以未得許可而印行南師所講《宗鏡錄》一事，更爲嚴重，因內容多處偏離原意，尚須詳加訂正，故而南師迄未許可在臺出版。偏有大陸以學佛者自稱之人士，竟枉顧法理，輕忽因果若此，可悲可嘆！

(三）

《莊子》這本書，《四庫全書》歸類於道家，且道教尊之爲修持所倚之《南華經》；但千古以來，有識之士鹹認其爲諸子百家之重要地位，內容涵蓋世間、出世間一切觀念法則，以及實際修養身心之道，故而認爲是中華文化最偉大不朽之作。更有美國一九七七年諾貝爾獎得主普里高津，自稱七十年代起的物理重大渾沌理論，卻與莊子的渾沌說相吻合等等。西方最新科學的渾沌理論，後來繼續發展，產生了對中華文化的新評價和新觀點，所以《莊子》一書所受的重視可見一斑。《莊子》雖經千百年時空移轉，其所言始終屹立不搖。

但是，不論莊子的文章氣勢多麼優美高雅，對現代人來說，仍是艱深難明、莫測高深。參閱近代多家有關註解，或語譯，或註釋，多數惟字面解說或彙集他家註解而已，對一般讀者而言，實難從中獲益。

更因文哲學者，以解說世間法爲主，難解出世間之道途；而另方面專家，則以出世部分的研究爲重，鮮少兩全兼備之者。

(四）

現南師懷瑾先生，既於青年時期遍研諸子百家之學，自立之年，又深入經藏道法，歷經多年身體力行實證，故於《莊子》之講解，遊乎經史子集之中，不論出世入世，評比精義，正說反說，更提示《莊子》出入禪道的旨意。且以通俗話語，深入淺出，爲讀者聽衆開啓門戶；如稱南師所講爲別具一家風格，似不應爲溢美之辭。

再說南師講述之特點，因不拘小節，不重訓詁，故常遭學術欠精確之議。蓋南師所專注者，宗旨大義而已；《西廂記》也罷，《紅樓夢》也罷，孫叔敖也可，他人也行，惟以言談內容爲重，故識者亦有瑕不掩瑜之說。

諸如此類一切，對南師而言，呼牛呼馬並不介意，但從文字整理工作而言，吾輩必應深自檢討改進，以不負讀者之所企盼。

另有特別須向讀者說明者，是本書內容，有數處講解似有前後不同之處，雖曾求解於南師，終維持原意。在此特敬告讀者，不必執定一端，他日當另有悟解，不然，付之一笑也可。

再者，南師講課方式，遍作分析、講解、比喻，但如不作結論的禪宗教育法；留爲聽衆瞭解後的自作結論，纔是真悟解。或有讀者誤認爲南師是「故意留一手」，不向讀者明說，在此也特別敬告讀者。

至於本書題目，曾有多方建議，但南師一生特性，素來不以學者自居，更不喜歡重看自己講的著作，而且在過去幾十年的講說成書時，每每題名謙讓，如講論語叫別裁、講孟子叫旁通、講老子叫他說，都是表示不入學術正統，只是邊緣的外行話而已。所以對於本書，也特別取名爲：莊子諵譁。問南師原意，但說是譁啦譁啦，諵諵自語罷了！

(五）

參與協助此次工作的友朋們，首以宏忍師電腦改正文稿最爲辛勞，張振熔先生擔任主要資料的查證，親證尼師及閻璋燕女士重新核聽原始錄音，另外李素美居士細心校誤，以及許江先生、南榮榮小姐，馬宏達、謝福枝、謝錦揚、歐陽哲諸位先生同修等，或打字、或査資料、或校對，皆熱心參與；在此書印行之際，特向各位致上最高的謝忱。

本書所用《莊子》原文，爲中華書局版本，書中標點參考王財貴先生編訂之《老子莊子選》。

　　　　又書中小標題爲編者所加。

　　　劉雨虹記二〇〇六年二月臺北

## 開場白

關於《老子》與《莊子》這兩本書，在整個中國文化的體繫上，所佔的分量非常之重，而且熟悉這兩本書的人也很多。歷代對《莊子》的註解更是不勝枚舉，不過，觀點與解釋各有不同。現在我們重新來研究的時候，首先要把《莊子》在中國文化歷史上的位置以及它所佔的分量，特別提出來，先作說明。

我們都曉得，戰國的時候，所謂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非常蓬勃發達；有兩個人物爲代表，春秋末期是孔子，到了戰國時代是孟子。當時的中國天下大亂，春秋戰國先後亂了三四百年之久。這是我們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但是在學術思想方面卻是最發達的時期。不過有一個觀念，青年同學們要搞清楚，所謂學術思想最發達，並不是說學術思想最自由；那個年代無所謂自由不自由，而是各種思想蓬勃的自由發展。

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文化與文字沒有完全統一，尤其政治體制所形成的諸侯各霸一方，造成了學術思想的歧異。但是不能否認的，這仍然屬於一箇中國文化系統的學術思想。

## 爲人爲己之爭

我們看到《莊子》這本書，就可以聯想到《孟子》。在《孟子》這本書裏，從來沒有抨擊過《莊子》；但是孟子頗爲批判墨子及楊子。這兩人都是屬於道家的人物，墨子主張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也就是沒有自我，只有救世救人。由頭頂到足心，都可以犧牲了，以利天下。所以墨子是主張賢人的政治。楊子的思想跟墨子剛好相反，他是徹底的個人自由主義者，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爲也。爲什麼不爲？因爲每個人應該自己自尊，我不能拔一根毛有利於你，但是我也不想在你身上拔一根毛有利於我，各人自己管自己。

這兩個人的思想，一個是絕對無我爲公，忘己爲人；一個是絕對爲己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這是屬於哲學思想的大問題。事實上，天地間的人，沒有一個可以做到絕對的大公。譬如說，我們現在在這個十一樓，我們所照應的是這個樓上自己的人，下面同樓的人做什麼，我們不管，也沒有辦法照應。所以這個公，只在這個樓的範圍內。如果擴充一點，我們照應到臺北市，但沒有辦法照應到整個臺灣；能照應到整個臺灣，也沒有辦法照應到整個的世界。所以所謂公，都是比較的，要說絕對爲公，只能說有這個理念，而很少有這個事實。

相反的，如果走楊子的路線，絕對爲私好不好呢？也不可能。因爲天下也沒有一個人可能絕對的爲私。我的東西你不要碰，你的東西我也不會拿，做不到。如果說我的東西你不能碰，你的東西就是我的，倒有不少人是願意的。所以絕對做到自我爲私，也不可能。孟子所抨擊的這兩位，就是講這兩點。

孟子代表儒家思想的爲公，是可瞭解的，那是適當的保留個人一點自我與自私，是走中間的路線，屬於中庸之道；認爲只有如此，社會纔可以安定。孟子在他的著作中，批評了墨子、楊子，但是並沒有批評莊子。因此，有人認爲莊子是在墨子之後，或者孟子是在莊子之前。這屬於歷史學術的考證範圍，我們不去深究。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的，就是孔、孟的文化思想，是代表周朝的文化，是齊魯這個系統。尤其應該說是魯國系統，是北方系統的文化思想。

## 溫柔敦厚與空靈灑脫

我們中國人都念過《四書》，爲了要寫好文章必須要背《孟子》，更要背《莊子》。蘇東坡曾經說過，如要寫好文章，《孟子》與《莊子》及司馬遷的《史記》，這三部書一定要熟背，纔可以做大文章。《四書》的文章及它的文學境界，與《老子》、《莊子》是兩回事，孔的文章孟的著作，敦厚嚴謹，也很風流。這個風流，不要搞錯了，不是浪漫！《老子》、《莊子》是代表南方思想，是楚國的文化，它的文學境界是空靈灑脫的，後世認爲，它又代表了道家。中國所謂道家的思想，同儒家思想，也是迥然有別的。

老莊之後，所謂南方楚國，在中國文學上極負盛名。代表性的作品有屈原的《離騷》、《楚辭》等。這一類的文章，與老莊都是同一系統，文章的氣勢與北方系統不同。表面上看來像是神經病說話，東一句西一句，像《莊子·齊物論》所講的「吹」，這個字眼是莊子先開始用的。雖說是「吹」，但是他吹得非常有味道。千古以來，中國的大文學家，大思想家，表面上都罵《老子》、《莊子》，實際上，每個人的文章，都偷偷在學他們。只有清朝這位文學思想家怪人金聖嘆，才公開提出來推崇，把《莊子》列入他的六才子書，就是《莊子》、《史記》、《離騷》、《水滸傳》、《杜甫律詩》、《西廂記》。他認爲這是中國六位大才子的著作。如果懂了六才子書，所有文章的技巧都學完了，這種說法也是很有道理的。

我們現在說回來，《莊子》的文章思想是那麼汪洋博大，但當時被視爲正統文化的是齊魯文化。不過在《孟子》一書裏，卻很少提到過孔子，而在《莊子》一書中，倒有很多提到孔子的地方。表面上看起來，莊子是在罵孔子，實際上規規矩矩，莊子都在捧孔子，捧得很厲害。要了解這一點，就要懂得文學的技巧了。

《莊子》這一部書，我們曉得它代表了道家，並且影響了中國幾千年文化和知識分子。它內在瀟灑，所講的人生境界，形成了東漢到南北朝三四百年間特殊的文化思想境界。更有意思的是，直到現在我們仍然受到它很大的影響。

## 從容瀟灑的人們

舉例來說，東漢末期的三國時代，當時蜀國的諸葛亮，文武兼備，出將入相。但是，歷史上描寫也好，唱戲表演也好，他沒有穿過軍服，始終穿一件長袍，頭上繫上了一條逍遙巾，這是名士派，書生的代表。他手裏拿了一把鵝毛扇，悠哉遊哉，這是我們歷史上塑造的一個人物，非常美。在前方打仗的時候，諸葛亮坐在一個人推的車子上。去過四川的都曉得，那種車子，四川人叫雞公車，是一個輪子的，推的時候嘎嘰嘎嘰的響。諸葛亮坐在車上，一面搖扇子，一面指揮部隊打仗。杜甫在詩中描寫他：「萬古雲霄一羽毛」，風度極端的瀟灑、高超。仔細研究這幾百年的情況，不管是政治、軍事、社會、教育，都是這種風氣，也就是老莊思想影響所造成的。

除了諸葛亮以外，南北朝時代很多都是類似的作風。譬如晉朝一位名將羊祜，他幫助司馬炎統一了中國。這位羊祜，在前方當大元帥的時候，有名的是「輕裘緩帶」。像這樣一個上將軍，在前方作戰指揮的時候，居然是「輕裘」，穿的就是冬天的皮袍，並不穿軍服。「緩帶」，就是古代文官武將，腰裏拴的那個皮帶。有事的時候，拴緊一點，平常都鬆鬆的掛下來。就是在京戲裏看到的那個腰帶，掛在肚子以下，這就表示「輕裘緩帶」，是很舒服的。京戲唱到周瑜、關公時，半邊穿的窄袖子，那是武將的袖子，另半邊大袍子，衣服掛得很大，這樣一個人代表的是文武雙全；一半是文人的代表，輕裘緩帶，一半是武將的代表，窄袖是準備拿刀作戰的。戲臺上是如此，古代的衣冠也就是這樣穿法，因爲古代是文武合一的。所以很多讀書人，外面穿的是長袍，碰到作戰的時候，長袍一脫，裏面就是武裝，而且隨身都帶着劍的。劍露出一半表示可以打仗，要讀書寫文章，我也可以，就是這麼個味道。

南北朝的歷史，讀起來很有趣，那些人物在前方作戰，都有些悠哉遊哉的味道。另一個南北朝有名的謝安，淝水之戰，打敗了苻堅八十萬大軍的時候，當接到了前方勝仗的報告時，他正在下棋，但一動都不動，實際上他心裏高興極了，表面上要表示莊子的逍遙和輕鬆。等到棋下完了，立刻跑到房間去，跑得太急連鞋跟都跑掉了。可見他外表從容逍遙，內心仍極興奮。

另有一個古代考功名的父親，考了一二十年也考不取，後來有一次跟兒子一起考，放榜時，這個父親很緊張，就跑到房間洗操，兒子在外面喊道：「爸爸！我考中了。」父親在裏頭洗澡回答說：「小小的一點功名，考取了有什麼了不起，緊張什麼！」兒子接着說：「爸爸，你也考取了！」他爸爸「啊！」了一聲把門一開，衣服都忘記穿，光着身子就跑出來了。

我們看到過去的好多考試做事，那些假裝從容，也是這個文化的一種反面形象，許多學者文人，不管他的從容是真是假，都是受了《莊子》的影響。

## 外篇雜篇的影響力

《莊子》一書分《內篇》、《外篇》及《雜篇》。《內篇》只有七篇，有學者們考據，認爲《內篇》是真正莊子自己所寫，《外篇》同《雜篇》則靠不住，認爲是後世人加上去的。《內篇》固然非常有名，但是大家忘記了，對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卻是《外篇》與《雜篇》，而不是《內篇》。所有中國做皇帝的帝王之學，軍事學、謀略學、作戰的謀略、做人的謀略，都是受《外篇》、《雜篇》的影響。歷代大政治家，創業的人物，甚至如曹操等一般人，明顯看得出，都受了《外篇》的影響。《外篇》影響了我們中國文化幾千年，是所有一切謀略學的鼻祖。除此之外，它對我們人生的啓發，修道上的啓發，也非常巨大，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 逍遙解脫的人生

現在我們先開始研究第一篇逍遙遊。逍遙兩個字，並不是西門町那個洗澡的地方逍遙池。不過，那個逍遙池也有一點取《莊子·內篇》的意味。在中國文化裏，逍遙這兩個字，是莊子先提出來的。我們現在常說，人要逍遙逍遙，這個逍遙，常常是指修道人的理想，如何去逍遙，等於學佛的人，要求得解脫一樣。在我看來，許多修道人，不但不逍遙，並且看他們愈來愈苦。那些修道打坐的人，又喫素，又守戒，這樣那樣，這叫做道嗎？看他是一點都不逍遙。學佛的人也是一點都不解脫，你說這是何苦呢？所以我們看了《莊子》的題目，特別要注意。

《莊子》第一篇提出來逍遙遊。逍遙是逍遙，遊是遊。因爲逍遙，纔可以遊。借用佛家的觀念，人生能夠解脫，纔能夠得遊戲三昧，纔敢在人生境界裏遊戲。如果人生不得解脫，這個人生根本就是一件痛苦的事，如何能夠逍遙呢？從哲學觀念來講，什麼是人生？我們可以給一個答案，就是痛苦的累積叫做人生。那麼，痛苦如何解除呢？就是要得到逍遙的解脫，也就是莊子所提出來的逍遙遊這個東西。《逍遙遊》全篇的內涵，首先就是人生要具有高見，就是普通我們講見地、見解、眼光、思想。一個人沒有遠見，沒有見解，如想成功一個事業，或者完成一個美好人生，是不可能的事。後來中國的禪宗，也首先講求「具見」，先見道才能修道，如果修道的人沒有見道，還修個什麼道呢？等於說我們見到了金子，纔想辦法把金子做成東西，如果連黃金都沒有看到，只在那裏瞎想，有什麼用！不僅是修道人必須先要見道，就是普通人也要真正瞭解了人生，纔能夠懂得如何作一個人。所以，莊子首先提出來「具見」。

## 具見和比喻

那麼具個什麼見呢？《逍遙遊》裏告訴我們，具個解脫的見。人生不要被物質的世界、現實的環境所困擾，假使被物質世界所限制，被現實環境所困擾，這個人生的見解已經不夠了。剛纔我們講，人生是痛苦的累積，那是指普通人，如果能夠具備了高遠的見地，如果不被物質世界所限制，如果不被人生痛苦環境所困惑，則人就可以超越，就能夠昇華。

這一篇裏有兩大重點，八九處的譬喻，告訴我們人生以及真正的修養方法。談到莊子的比喻，我們知道，世界上最高深的道理，與人的感情一樣，是沒有辦法用任何言語文字表達得出來的。我常說人與人之間有誤會，只因言語文字不能充分表達。當一個人的情感，沒有辦法表達出來時，只好哭！因爲一個人哭了，別人才知道這個人多情、傷心！他不哭，我們就不知道他的情感。不然就哈哈大笑，笑得昏過去了，別人曉得他高興，高興死了嘛！這個道理，也就是人生的哲學。

另外也有最高明的辦法，把不能表達的東西，轉個彎，用譬喻表達。所以世界上，最高明的幾個大宗教家，如釋迦牟尼佛以及耶穌，都是善於用譬喻的。莊子也常用譬喻，因爲有許多地方，不用譬喻無法表達。譬如說一個人很漂亮，漂亮到什麼程度呢？比楊貴妃還漂亮，楊貴妃究竟有多漂亮，我們也沒有看過，不過拿那個來譬喻，就說明瞭那個漂亮的程度，這樣旁人就懂了。所以莊子的逍遙遊有兩個重點，用很多的譬喻，第一個重點是具見，第二個是物化。

## 物化  被化  自化

物化是中國文化中一個大題目，道家認爲宇宙中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一切萬物，都是物與物之間互相的變化。譬如我們人，也是物化，是由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再變化出來那麼多的人。另外我們生命活着，是靠牛肉啊！白米飯啊！麪包啊！青菜蘿蔔啊！變化出來的。我們的排泄物又變成肥料，肥料又變成萬物，一切萬物互相在變化，而且又非變不可，沒有任何東西是不變的，這就是物化。所以，在道家的觀念中，整個的天地宇宙，是時空形成變化的一個大鍋爐，我們在這個變化的鍋爐裏，不過是一個被化、受化的小分子而已。我們只是宇宙萬化中，掉下來最小一點點的所化之物。大到宇宙，小至微生物，最初與永恆起能化作用的是誰呢？要把握那個能化的，把那個東西抓到了，就得道了，就可以逍遙了。不然我們始終還是被化的，我們做不了變化之主，做不了造化之主；要把握住造化之主，纔能夠超然於物外，也就是超過了萬物變化的範圍以外。

不過莊子也告訴我們，人也是萬物之一，人可以自化。在我們沒有得道以前是被化，如果有了具見---見道了，我們可以自化，可以把這個有限的生命，變成無限的生命，也把我們有限的功能，變成無限的功能。

物化的道理，我們慢慢的再討論，在第二篇中告訴我們真正的變化是什麼。人類可以把自己昇華成一個超人，但是怎麼變成超人呢？超人就在最平凡中變；要做到這個，才真正達到了逍遙。我們先把這個原則把握住，再來討論，在座的諸位先生，諸位同學們，研究過《莊子》的很多，我現在只是報告我的意見而已。現在看原文。莊子有很多優美的文辭，也是非常高的文學境界。

## 大禹治水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

這本書上，北「冥」這個字，沒有三點水，別的書有三點水，尤其道家的書上，都有三點水。中國道家有一部最古老的，講世界地理的書，名叫《山海經》，現在美國很流行了，有人拼命在研究。根據《山海經》的敘述，我們的老祖宗大禹，治水曾到過美國，現在美國也有人相信，因爲看了《山海經》的緣故。

根據《山海經》的記載，大禹治水一共九年，不但到過美國，還到過歐洲，到過中東、紅海、地中海一帶。

研究大禹治水，從歷史上簡直看不出來經過的情況。那時全國的人口，大概比現在的臺灣多不了多少。但是他能在九年當中，打開了長江、黃河，把全國的洪水放流到大海去，這可是不容易做到的啊！況且在《山海經》那個傳記中，東南亞各國，他都到過的，他究竟怎麼去的？當時又沒有飛機；據道家講，他是騎在龍背上，飛到各處去的，這類的神話太多了。又說當他要打開黃河上游那個龍門的時候，只要符咒一畫，天上就有個巨靈人下來。那巨靈人按照大禹的指示，手搭到華山這一邊，兩腳蹲在黃河對岸，不曉得怎麼樣一推，龍門就打開了。這個過程當然很快，只要幾分鐘，所以他九年當中，能把全國的大水治好。

我們現在聽起來蠻好玩的，究竟是科學？是神話？仔細想想，這個裏頭有很多的問題。上古連機械都不發達，不要說打開龍門，就是以全國的人力去挖長江的一截，給你三十年也做不到，爲什麼九年治水就成功了呢？像這些資料，都在中國《道藏》裏，要從大禹的傳記中找纔有。

《山海經》愈看愈神怪，演變出來說到全世界的人類中，有個穿心（貫胸〉國，人生下來，身上有個洞。貴人才有洞，不是貴人沒有洞，或者洞也小一點，這個洞是對穿的，貴人吃了飯要走路，下面人拿個槓子，兩邊一套，兩個人就抬走。除了穿心國，還有各色各樣的國家，各樣人類。現在倒不是我們在搞《山海經》，是外國人在研究，研究過來研究過去才知道，大禹是到過美國的，最近還發表論文等。有個美國同學問我：老師啊！臺灣買不買得到《山海經》啊？我說買得到呀！我告訴他地方，他買一部趕緊要研究。

## 北冥有魚

《山海經》上所講的北冥地方，等於我們現在講地球的北極。這個要注意啊！可見道家的傳說，在上古的時候，觀念比我們廣闊，學術思想境界也比我們大；反而我們後世，把北冥說成了什麼渤海，把範圍縮小了。莊子說北冥那裏有一條魚，叫做鯤魚，這個鯤魚有多大呢？不曉得有幾千裏大。

莊子說這一條魚啊，奇怪了，突然一個變化，從海里頭飛上天，變成鳥了，叫做大鵬鳥。它的背呢？莊子用的文字非常科學的啊！鵬之背，講這個鳥的背有多大，「不知其幾千裏也」。這個就很奇怪了，我們先討論這個問題，這就是中國古代的科學觀。你們年輕人聽了一定笑，認爲我們亂吹科學。實際上，我們自己老祖宗的文化，在世界的科學史上是領先的。當我們有科學的時候，西方文化還沒有影子呢！當然我們現在又落後了幾千年，都是不求進步，現在非跟人家學不可。我們還有許多的科學理論，你們聽了也許更要笑，但是真的假的，還不知道，還不要輕易笑。我們曉得頭上有角的那個鹿，據說海里的鯊魚到了年齡，會跳上沙灘，一打滾，就跑到山裏變成鹿了。信不信由你，講不講由我，我也是在古人的書裏看到的。

但是，有一些東西的確會變的。蒼蠅、蚊子是蛆和孑孓變出來的，譬如蠶蛾是蠶變出來的，都是物化的道理。我們人也是變來的，是精蟲卵子變來的。有一部道書叫做《化書》，是唐末五代時一個神仙譚峭所著的，專門講物化的道理，什麼變成什麼，一切都在變。所以，人也在變！每一個人思想年齡都在變。男人到了更年期，一個老實的人，突然變成習鑽古怪神經病，因爲都在變嘛！照心理學來說，不是人變壞了，是變病了！對不對？你看我們坐在這裏，大家都在變嘛！本來每人都是媽媽懷裏的小嬰兒，現在，變得古里古怪，像我一樣，頭髮也變白了，都在變啊！

所以，他說，海里頭有條魚，突然一變，飛上天，變成一隻大鵬鳥。這裏提出來兩件事，「沉潛飛動」四個字。沉下來，潛在深海里頭，忽然一變，遠走高飛。就是這兩件事。

莊子一開始，已經告訴了我們人生的道理，當一個人倒黴沒有辦法的時候，沉潛在深水裏頭，動都不要動。深水裏頭本來有動物，海底的動物多得很哪！深海里頭生物都很龐大，而深海里頭是黑的，沒有亮光。深海里頭的動物，本身都帶光、帶電，頭上或翅膀上都有亮光。所以，道家的知識非常淵博。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或者修道沒有成功，需要沉潛，修到相當的程度就變化了，飛動昇華；道家告訴我們這個意義，道家也有這個事實。

有很多年輕人喜歡修道，什麼是北冥呢？在我們身體上來說，丹田、海底之下，叫做北冥。道家又說什麼是南冥呢？在頭頂上。所以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到了頂上，照佛家講，就是千百億化身的道理。道家佛家解釋《莊子》，是向這一面解釋的，但是我們不管這些，只是把知識介紹給大家。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裏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莊子說這條魚，變成鳥，鳥的背，同魚的本身沒有變之前一樣，也不曉得幾千裏大。可是它變了以後，比原來是魚的時候還厲害，鳥背就有幾千裏，還沒有算兩個翅膀。那兩個翅膀一張開啊!像天上的雲一樣，把天的兩邊都蓋住了。說有多大呢？把東半球、西半球都遮住了。這是莊子的文章，要學吹牛，要學寫文章，就要學莊子。據說唐代有名的詩人杜甫，想作詩，就說：「語不驚人誓不休。」要說話說得驚人，就要學莊子吹牛那麼大。有興趣寫作的青年同學，要特別注意莊子的文章，還有他寫作的境界。

## 怒而飛

剛纔講到大鵬鳥要飛了，莊子有一句話來形容：「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怎麼飛呢？「怒而飛」。這個怒，好像突然發了脾氣，氣就鼓起來了。在《易經》裏，孔子也常在形容充滿時，用一個打鼓的「鼓」字，「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果我們研究自己中國文字，就知道鼓就是充滿。所以，氣充滿了，「怒而飛」，一怒氣而飛，不怒就不飛。這一個怒，不一定是發脾氣。怒是形容詞，就像努力的努一樣，生命到了充滿的最高點，它起飛了。

大鵬鳥的翅膀那麼大，那個身子從北極起來，不知幾千裏，南北極已經被佔了一半。然後它兩個翅膀一張，東西兩半球又給它包括進去了，等於《佛說阿彌陀經》上形容，諸佛說法時，「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現在這個大鵬鳥，飛的時候也是這樣。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可不是報關行，也不是交通部辦的。海運就是大運，運者動也。莊子沒辦法，只好造一個名稱「海運」。這個宇宙間有一個動力，生命有個動能，這個動能像海一樣的大。「運」是轉動，這個動能一轉動，它的生命非變不可。

本來是在北極深海中的一條魚，一變而變成大鵬鳥，怒而飛。要飛是要有條件的，我們曉得現在飛機起飛時，如果風向不對，風力不對，是會阻礙起飛的。鳥也一樣，連人也一樣，要飛就要有一個東西，這個東西是什麼？這個東西在旋轉，宇宙間有個力量，在佛家講是輪迴旋轉，這個力量正在動，所以推動了它起飛。飛到哪裏？飛到南冥，飛到南極去了，「海運將徙於南冥」。重點要注意「海運」二字，大家往往輕易把它讀過去了。

所以後來道家解釋修道，佛家和印度瑜珈學派，解釋身上的氣脈，由海底發動了，要昇華達到頭頂很難，必須要有個東西幫助，等自己氣脈修成就了，就有這個幫助的東西了。

「南冥者，天池也」，南冥同北冥不同，北冥是地球的根根，南冥是虛空與太空連接處，叫做天池。我們現在科學發達了，世界的科學家都聯合起來探險，北極的探險還只有一點影子而已，因爲到現在誰也沒有搞清楚，當飛機飛到北極上空的時候，指南針失靈了，方向盤也沒有辦法了，它是旋轉的，那就是「海運」。所以飛機到了北極上空，一切都沒有用了，都是在邊上轉一下就回來。科幻小說家說，如果飛機再冒險一點飛進北極去，就會被地球內部吸力吸進一個洞裏去了。這個洞像我們身體的嘴巴，一吸進來就從另外一端出去，到南極去了。科幻小說是那麼說，中國小說也早就那麼講，同我們身體一樣，地球是兩頭通的。究竟是小說？是科學?還不知道。

南極究竟怎麼樣？現在也不敢說，目前科學也不能回答，只知道一些表面上的情況而已！莊子也只說出來「南冥者，天池也」這麼一句話。

## 神奇古怪的記載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去以六月息者也。

有一本書《齊諧》，是齊國人的筆記小說。齊國人是姜太公的後代，「諧」是專門講些聽來的傳奇故事。這本書現在看不見了，莊子當然是看過的，這本書等於我們現在看的《山海經》。「志」就是記載，專門記載古代那些神奇古怪的事情。

莊子說，你們不要認爲我吹牛，有《齊諧》這本書爲證。這本書上講，這個大鵬鳥要飛到南極的時候，「水擊三千里」，兩個翅膀一打下來，海水衝上去就是三千里高空！嚇人吧！如果翅膀再提上去六千里高，這樣拍翅三十下就是九萬裏高了，你看這個鳥多會飛啊！水擊三千里，然後這個翅膀一打下來，把大西洋、太平洋的海水打上去，我們早發出颱風警報了。那麼這個鳥呢？自己像飛機一樣飛上去了。

「摶」字的寫法，好像跟風搏鬥。「扶搖」是大風的名字，現在人都給颱風取個名字，古代人也給大風取名字，這個大風叫扶搖風，不曉得有多大。大鵬鳥這兩個翅膀一打，身子一上去，就起了一個大臺風，叫扶搖風，一衝而上高空。這個鳥，在九萬裏的高空，我們都看不見了，不是我們看不見鳥，我們只看見天氣變了，看不見太陽，白天變黑了，太陽被它遮住了。

好了！莊子的文章，東一下，西一下，你不信嗎？他引一段古書給你聽，是自說自話，說他自己的話是真的，不是假的。

## 六月的飛行

「去以六月息者也」，問題來了，這個大鵬鳥比我們享福，六月間，我們還在這個地方研究《莊子》，大鵬鳥放暑假，它到南方去涼快了。這個話，古人聽了一定不相信，南方熱得要死，大鵬鳥怎麼飛到南方來呢？現在人都會相信了，知道南極是零下不曉得多少度，凍得要死。大概大鵬鳥覺得這個世界發燒了，也許北極冰山化了，人類亂搞，它要到南極那個大冰山去涼快涼快。問題是爲什麼不在五月，不在八月，七月半也可以呀！但它爲什麼一定要在六月去呢？

讀書要注意啊！這個六月的問題，學過《易經》的就知道了。

就是那個十二闢卦，夏至一陰生，接着是六月。十二闢卦代表一年十二個月，就是代表了地球氣候整個的旋轉。這個氣運的旋轉，顯示地球及宇宙物理的變化。

什麼叫息呢？要注意中國的文字。息不是完了啊！息是成長，所以消息兩個字要注意。消是放射的，是消耗，是完了。息是迴轉來成長，是充電，充了電再放射！所以它六月到那裏是補充，是充電。這個「息」跟「消」，兩個道理要搞清楚。

我們再回轉來看，莊子提出來的，首先是沉潛飛動，說明一個大魚化成鵬鳥，就是說明瞭物化的開始，萬物都在變化。下面講到六月，消息來了，他告訴我們消息。

## 生命的力量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什麼叫「野馬」？要注意，不是一匹馬。野馬就是佛經上所講的陽焰，太陽光的一種幻影，也就是古代書上所謂的海市蜃樓。我們航海的時候，忽然看到前面就像是某一個地方，也看到都市，有人來往。事實上是假的，是海市的幻影；沙漠地帶也有這個現象。我們在座的人，夏天都坐過車子在高速公路上行駛，太陽大的時候，從上面照下來，前面那一段路看過去都是水。但是，當你真走到那裏，一點水都沒有，那就是陽焰，是太陽的反影。馬路上的這個反影，照在海面上，就是海市蜃樓，也是物理的變化現象。拿現在文學名辭來說，就是「投影」，「野馬」就是指這個東西。

「塵埃也」，塵埃是講物質的最微塵，佛經常用微塵兩個字。莊子說塵埃到了最小，看不出是灰塵。這是形容的兩句話，描述一切物理的狀況。

世界上的生命，大的像這條大魚，變成大鵬鳥那樣大。人類還夠不上大，但是也不是最小的，因爲最小的像一粒塵埃那麼小。另外還有一種，像是幻影一樣的生命。

這些影子，這些生命，在這個世界上，靠一個力量而活，「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他點題了，這個力量就叫息，也就是後世修道人所講的「氣」（炁）；沒有這個氣就死了。但是，這一股氣，並不是空氣的氣。所以「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生命這股炁，就像小孩子吹泡泡糖一樣，把它吹得大大的，這個生命就充實了。沒有這個炁，就扁了，扁了就是老化，老化最後就是死亡。

這個氣吹大了呢？就「怒而飛」，就鼓起來了，就可以昇華了。像這樣一個物理作用，大家要注意啊！吹牛之吹，也是莊子吹出來的，吹氣之吹也是真吹，生命是這麼一個東西。

莊子的文章，東一句西一句，看起來似乎毫不相干，其實是處處相干的。不過，現在人的讀法就沒有味道了。要以念古文的念法，就像殯儀館念祭文一樣的念，以前讀書都是那麼唸的。要那麼念出來，才曉得他的文章是一氣呵成，中間沒有斷過。

## 多藍多遠的天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他提了三個問題給我們，他說我們仰頭看天，看到天上那個晴天，一點雲都沒有，青青的，那個叫蒼蒼的顏色，我們認爲那個是藍天。他說，我問你，天真的是藍色嗎？你爬到天上看過嗎？他說那個藍色的叫做天嗎？那麼今天夜裏這個黑色的不叫做天嗎？也是天呀！明天早晨太陽出來，天上看到白白的那個白光，也是天呀!你看莊子多麼科學，多麼邏輯！

他提出第一個問題問我們，你認爲青蒼這個天，就是天的正色嗎？「邪」字就是感嘆式的問號。換句話說，天究竟是什麼顏色，你沒有辦法斷定它！因爲天在變化，因爲它是空的，沒有一個固定的顏色。所以讀《莊子》的時候要注意他提的問題，問題後面還有很多問題。

第二個問題，「其遠而無所至極邪？」你認爲這個宇宙是無限大嗎？遠到沒有辦法再遠嗎？對這個問題，他沒有給答案。所以後世人講，中國禪宗完全受了《莊子》的影響，禪宗的教育法，永遠不給你答案，要你自己來作答。他說：你認爲宇宙是遠到沒有底嗎？你如果說是，他說那麼我們站在這裏，也算是一個宇宙的起點了，我還摸得着呢！宇宙就在這裏，你怎麼還說它是沒有底的呢?這是邏輯問題了。所以，白馬就非馬，白馬非白，那就辯不完了。

第三個問題，「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他說，當他在高空裏頭，看我們在下面，就像上方世界看我們下方世界，你說也像是從下往上看一樣嗎？這是問題了。現在很多人坐過飛機，飛上了幾千公尺的高空時，看下面，看臺灣，這個海島的畫面，好像小孩子的作業圖一樣，蠻好玩的。看到這些高樓建築，像洋火盒一樣大，絕不是我們站在地面上所看的這個高樓。立場不同，觀點就兩樣了。他這兩個問題沒有批駁任何人，可是，已經把我們的境界都推翻了，否定了。你不要認爲你的知識夠了，你的觀念可能是錯誤的，不一定對也不一定不對。你認爲這個魚沒有變成大鵬鳥嗎？有的。你認爲這個宇宙是這樣嗎？不是這樣的。但是，他不那麼講，那麼講就不是莊子了，他只提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一研究，你把自己全部觀念都會推翻了。所以，人不能固執成見，以爲自己都是對的。

## 大海般的胸懷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他又說一個故事，另是一個道理。他說大海里的水，如果不是那麼充滿，那麼深厚，就沒有辦法行駛大船。多少萬噸的船，要在海中浮起來走，假使沒有那麼深厚的水，行嗎？他作了一個比方，假使我們裝一個玻璃杯的水，「覆杯水」，就是把這杯水倒出來，拿指甲在地上挖一個小坑，把這杯水倒在那個小坑裏，這個小坑裏的水，能不能載幾萬噸的大船？只有小孩玩的時候，把芥菜子假設是英國大郵輪，才能放在那個小坑的水中漂浮。

他說，如果把一杯水倒進水杯一樣大的坑裏，然後把這個圓杯放在上面，把它當船，當然也浮不起來！動不了，膠住了，因爲水淺，杯子大。你看莊子之會說話，通過了《莊子》就會參禪了，這麼一件事，好幾個層次。第一，他明白告訴你，水要深厚，像大海一樣，纔可以容下大魚、大船在裏頭走。如果沒有深海一樣的容量，那個小坑坑裝一杯水，浮一個小芥子，那是小孩子眼裏的偉大，如果把那個杯子再放上去，就走不動了。一切都是容量大小的問題。

這就是在講人生的見解、眼光、思想、見地；每個人的氣度、知識、範圍、胸襟，都不同。你要成大功、立大業，就要培養自己的器度，像大海那樣大；培養自己的學問能力像大海那樣深。你要修道，要夠得上修道材料，先要變成大海一樣的汪洋。所以佛經上形容，阿彌陀佛的眼睛「紺目澄清四大海」，又藍又大，就像四大海一樣。而我們的眼睛太小了，有時連眼白還看不見呢！當然，觀點和氣魄都不行了。這幾句話透露了極多的意義，他迴轉來再講大鵬鳥飛起來的條件。

## 大風高飛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裏，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揹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今」字有人主張照原文讀今；古書主張加一點，就是命令的令，所以我讓大家知道，兩方面都可以解釋。他說這個大鵬鳥要飛的時候，非要有風不可，如果風力不夠，兩個翅膀都沒有辦法展開，就飛不起來。大鵬鳥飛到九萬裏高空以上，大氣層都在它下面。莊子是很科學的，學過航空學的人都懂，飛機要起飛，風向不對不能起飛；亂流中間不能起飛，直升飛機會掉在那個亂流中。飛機碰到亂流，趕快要往上飛，要超過那個亂流。鳥要起飛，下面要靠風力，風力愈大，起飛的時候愈容易，翅膀快速一打，就起飛了。假使我們將來修道修成功，要起飛也一樣，也要藉一下風力，就可以飛起來了，這是同一個道理。

拿這個道理比喻人生，你要想事業成功，就要本錢，本錢就是你的風。有許多青年，要這樣，要那樣，講了半天你有資本沒有?一點錢都沒有，你就是沒有風，當然飛不起來。那你就乖乖的在家裏打坐吧！不要飛多好呢！要想飛就要培養這個風力，風力愈大，飛得愈高。所以，年輕人要想做一番事業，你的學問，你的能力、才智都要去養成，那就是你的風。風力愈大，愈能飛上九萬裏的高空，往下面一看，就是所謂的馳騁天下，天下萬物都在你的下面，非常渺小。那個時候，你已經不覺得自己偉大了，沒有偉大可講了。

在高空上看下面，如果有個英雄站在那裏，穿着長袍，弄個大刀在手，你在高空上還以爲這個小孩子不知幹什麼的。你想想那個境界，那種人生境界有什麼意思！如果在高空上，看兩個人在下面吵架，就像看到兩個螞蟻打架，說不定拿指頭一捏，就把他兩個解決了。試想想這個人生境界！這其中一層一層的道理還多得很！都是禪宗的話頭。下面接着講：

因爲風力這樣大，所以這個大鵬鳥飛上去了，背對着青天。青天有多遠呢？「而莫之夭閼者」，不曉得多遠！無量無邊！在這樣一個空靈的環境中，它才「圖南」，纔可以到達南極。道家講南極是長生不老之地的象徵，所以稱壽星爲南極仙翁。這個大鵬鳥飛的環境，有這麼空靈，纔有這麼樣的成就。如果一個人的思想，器度不空靈，那就完了，等於那個杯子在小坑的水裏當船，永遠動不了。有高遠的、空靈的境界，纔可以在這個人世間，這個宇宙裏，自由自在地飛，才能得到逍遙，否則那是消耗的消，發抖的搖，消耗完了，只好發抖了。莊子所謂的逍遙，是真逍遙，讀了《莊子》這本書，自己的胸襟就會高飛擴大。

記得一二十年前有一個人，地位也很高，他從南投來看我。他講話都是「哼」、「哈」的，所以我們叫他哼哈二將。他說最近煩惱得很，打坐也解決不了問題，怎麼辦？我就建議他讀《莊子》，後來他告訴我，讀了《莊子》舒服極了，有個解脫之感，現在也不哼也不哈了。

## 大鵬與小鳥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裏而南爲？

蜩就是個蟲，什麼蟲呢？知了---蟬。莊子講每一個東西，都提到物化，中藥裏頭有一味藥叫蟬蛻，這個知了夏天在樹陰裏叫得很好聽，到了秋天變化脫殼而出，留下這個空殼殼，我們叫它蟬蛻，用來做藥。喉嚨啞了，蟬蛻可以退火，可以像知了一樣出聲。還有學鳩，是一種小鳥，小蟲與小鳥都沒有看到過大鵬鳥，只聽人家說過這麼一件事。小鳥與小蟲聽了大鵬鳥的事就笑，那個大鵬鳥真多事，何必飛那麼遠，到南極去呢？像我啊，「決起而飛」。

注意莊子的文章，像大鵬鳥飛是「怒而飛」，飛得很高，小鳥是「決起而飛」，就是「咚」一聲飛過去了，「咚」一聲又跳過來了。我們形容一個傢伙，「咚」過去了，這一聲就是形容飛也飛不遠，對不對？如果形容大鵬鳥，「咚」一下到南極去，就不對了。所以，形容詞很有關係，怒而飛與「咚」而飛不一樣。決起而飛，就是「咚」而飛，小鳥也很得意自己的「咚」而飛。「槍榆枋」是從這棵小樹，飛到那個草上來，也很遠嘛！從這個樓上飛到後面，一下子就飛過來了，也很痛快。「時則不至」，萬一我飛不到，掉下來，「而控於地而已矣」。不過是掉在地上而已，也跌不死，這就是小鳥的飛。

一隻老母雞，被我們趕急了的時候，也會咕咕咕！它也「咚」而飛，飛個兩三步，就到前面去了。它也覺得自己很了不起，覺得自己很偉大。人生境界那麼多的不同，所以，小鳥笑那個大鵬鳥，這個老兄多餘嘛！「奚以之九萬裏而南爲？」飛個九萬裏到南極去幹什麼呢？

莊子就講這麼一段，不說了，沒有了，只告訴你，這個小鳥笑大鵬。大家注意啊！大家不要做小鳥，世界上有些了不起的人，當他沒有出頭的時候，有人對他東笑，西笑，就是小鳥的胸懷，歷史上看到很多。唐朝末代，篡國竊位，開啓殘唐五代號稱梁朝的皇帝朱溫，還沒有當皇帝的時候，可憐得很，媽媽帶他三兄弟給人家幫傭，他自己也要幫人家做事。那個老闆天天罵他，你這個傢伙，個子大大的，一天做工也懶得做，光吹牛。朱溫被他罵氣了說，你們這些田舍翁，鄉巴佬，光曉得蓋房子買財產，哪曉得我們大丈夫之志！那個老闆就要打他。老闆的媽媽看了說，不能打，這個傢伙前途無量，要好好對他。那個老闆就如同小鳥一樣。這個老太太就問朱溫，你這樣不肯做，那樣不肯幹，你究竟想幹什麼？他說，你最好給我打獵的武器，我去山裏頭給你打獵！弄點好野味給你喫喫。老太太說，好吧！你要什麼，統統幫忙你。所以朱溫後來當了皇帝，把老太太同自己的媽媽一起接來，就是爲了感謝她。而對那個老闆，恨不得把他宰了，這個傢伙，眼光那麼小，看不起人。所以大家看人，眼光放大一點，不要變成這個小鳥。這一段，莊子不詳說，我就拿歷史故事說出來了。

## 計劃之旅

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

什麼叫「適」？就是走路由這裏到那裏。早晨的天色，古文形容叫「莽」，晚上的天色叫「蒼」。南北朝的時候，有一首詩：「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那是在西北地方，晚上的境界。在臺灣早晨那個境界是莽，是太陽剛剛要上山的時候，因爲氣候不同就是兩種形容。他說，一個人準備早晨出門，傍晚回家，「三餐而反」，是吃了早餐纔出門，中午在朋友那裏喫一餐，晚上就準備回家來喫晚飯了。「腹猶果然」，他說那個肚子還飽飽的。假使準備走一百里路呢？就不同了，就要帶一點乾糧了。路遠一點，說不定兩二天回來了，如果走一千里的話，準備又不同了，要帶三兩個月的乾糧。

好像莊子很會旅行，告訴我們出門怎麼準備，換句話說，就是告訴我們人生的境界。前途遠大的，就要有遠大的計劃，眼光短淺的人啊，只看現實，抓住今天就好了，沒有明天。有些人眼光寬一點呢，只抓住明天，不曉得有後天。有些人呢！今天、明天、後天都不要，他要有個永遠的。因此又說：「之二蟲又何知？」結論來了，這兩個小東西又懂個什麼！它的知識範圍又如何！它也飛過，像那隻老母雞一樣飛過三步啊！所以說「小知不及大知」。

「知」是見地，一個知識的範圍，包括學問、眼光、器度。一個人生沒有眼光的，只看到現實，再看遠一點也是有限的；一個有遠見、有高見的人，纔有千秋的大業，永遠的偉大。所以「小知不及大知」，智慧大小都有範圍。「小年不及大年」，壽命有長有短，有些人自己不能把握生命，活了幾十年，充其量八九十年，一百年也就死掉了。不曉得把握生命，就不能把握時間，這是「小年不及大年」。

前面講到《逍遙遊》的要點，第一部分先提出來物化。物化的作用，第一要點就是沉潛飛動。這就是中國古代生物、化學的科學觀念，只屬於古代的科學，不要拿現在的科學觀念來比較。至於對與不對，另待求證。莊子的意思是講變化的道理，並且以鯤魚變成大鵬鳥作說明。

第二個要點，是說一切生物，萬有的生命，之所以變化，因爲中間有一個東西而使之變化。莊子對這個東西提出來一個名稱，就是息。息就是消息，是《易經》上的消息。後來的道家稱之爲「氣」，萬物皆是氣化。莊子文章的表達方法，所說的道理，把人世間一切學問、知識都歸之於佛學名詞的比量，而不是現量的境界。

所謂現量，就是呈現出來那個真實的東西。我們現在借用佛學名稱，就瞭解了莊子所說的那個道理。他說人類的見解與知識，生活的經驗，都是比量，不是真實。所以，同樣一個氣候，同樣一個空間，同樣一個時間，同樣一個顏色，同樣一個飲食，而每個人感受程度並不一樣。這都是比較性的，都屬於比量。比較的不是絕對的，不是真正的。莊子認爲有輕重的比量、智慧的比量，大小的比量。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範圍，看事物都不相同，都是比較的。

莊子的文章太美，看起來，東說一句西說一句，如果把全篇的邏輯搞清楚了，它是非常有條理的，他旁敲側擊，嬉笑怒罵，正面反面的來說；因爲壽命時間長短的不同，人的智慧、境界、瞭解大小也就不同。

「奚以知其然也？」「奚以」是古文的寫法，從秦漢到清代，都用這個寫法，就是現在的何以，白話文就是「那」，「怎麼樣」。「奚以知其然也」，就是那怎麼曉得這個道理呢？下面舉一個例子。

## 生命的長短

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朝菌不知晦朔」，他拿這個菌類的香菇作比喻，下大雨後，陰暗潮溼的地方，第二天一早，樹根上長些白色的菇類，這是植物菌類的化生。這一類的東西，「不知晦朔」。晦是每一個月底，朔是每一個月初一。換句話說，這一類生物，壽命不到一個月，假使它是月初生的，它見不到月底，所以它不曉得人世間有一個月的時間。

另外有一種蟲叫惠蛄，像蟬一樣變化。蟬是活在夏天的生物，秋天以後就死了。秋後天冷它就叫不出聲了，古人叫它「寒蟬」，中國文學說「噤若寒蟬」，形容人被環境嚇住了，一聲不敢響，像冷天那個蟬一樣。這些生物只活一季，不知一年中有春天與秋天，「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還有些更小的細菌，只有幾分鐘的壽命，或者幾秒鐘的壽命。我們覺得它們很可憐，因爲我們活了七八十年，認爲自己頗爲偉大。其實那些幾秒鐘生命的也是活了一輩子，也很快活。這個感受的境界，各人不同，每個生命都不同。小的我們容易懂，但是大的就不大容易相信了。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活了一千年的這個冥靈是什麼東西呢？實際上是一種烏龜，大烏龜。我們送給人家祝壽的不是烏龜的標記，就是白鶴的標記。這兩種生物都活得很長。千年烏龜可以不死，因爲它們可以食氣，有時候喫些小生物和細菌而已。

在牆角上壓一個烏龜，它幾十年，一百年不喫東西，也死不了。但是它要呼吸，把頭伸出來，遇到小蟲到它前面就吞，吞一個小飛蟲就夠了，等於我們到館子喫一頓大餐。當它餓了，頭伸出來吸一口氣，又縮回去，再憋很久，所以可以活得很長。

有些書上解釋，冥靈是一種植物，這是不大恰當的。冥靈就是烏龜的一種，烏龜有很多種，這一種大龜像海里的玳瑁，在長江以南比較多，所以說「楚南有冥靈者」，它們可以活一千年，五百年算是春天，五百年算是秋天。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以我們的壽命來看，一千年很了不起了，但是事實還不止於此，上古有一種樹，叫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它的生命一共是一萬六千年。這個大椿，在道家看來並不稀奇，因爲道家認爲人可以煉精化氣，養氣的工夫修成功了，可以與天地同休，日月同壽；壽命可以達到與宇宙同樣的久，跟太陽月亮同樣的長。

中國有些學者，對於大椿不敢相信，他們認爲大椿是莊子假說的，不管莊子說的是假是真，反正生物的壽命是有幾千年的，阿里山上的神木就是一個例子。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彭祖是中國有名的長壽人，都曉得他活了八百歲。彭祖是堯時候的人，他姓籛（音簪〉名鏗，堯封他在彭城，所以也稱彭祖，是南方楚國人。雖說活了八百歲，在上古講起來，這個壽命與老子相比，並不算長。在道家的傳記上，老子不曉得活了多少歲，因爲每一個時代他都出現，每一個時代都變一個姓氏。我們現在所講的老子，是周朝時的名字。他實際上的壽命，就無人知道了。

彭祖活了八百歲，是歷史上有證明的，所以莊子提出來說，像彭祖的壽命最長了，「以久特聞」，是以最長久特別聞名的。「衆人匹之，不亦悲乎！」以彭祖的年齡來講，活了八百年，叫我們一般人來跟他相比，實在太渺小了，活了幾十年已經被稱老太爺老太太了，真是可憐又可悲。從前有個笑話，說壽筵上客人祝壽星老太爺壽比彭祖，老太爺說：「你小看我了，彭祖才八百歲，我要活一千歲。」客人說我找不出這種記載啊！老太爺說：「你讀書太少，沒聽過嗎？好人不長命，禍害活千年啊！」

莊子這一段，還在說大鵬鳥，不過中間插了許多其他的故事，用比喻說明因爲人的知識範圍有限，以致每人境界智慧的比量不同。壽命的長短，也是根據人知識的比量來的。古人讚歎莊子的文章汪洋浩蕩，也就是博大的意思，像大海里的波濤，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的波濤，但歸結起來，還是一個大海。莊子的文章，看到後面忘了前面，其實自有邏輯和規律。對於物化，他再作一個反說明，引用古代歷史的一個經驗。

## 北冥的天池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裏，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鍛。

「湯之問棘也是已」，商湯當時問一個高明、有學問、有道德修養的人，他名叫棘。由這件事情可以證明，莊子所講的北冥有魚，忽然變成大鵬鳥向南極飛去是真的，不是假的。

宋朝大文學家蘇東坡，大家戲稱他爲蘇東皮，他的文章也是嬉笑怒罵，都是學的莊子，也是東一句西一句。這裏莊子說的「窮髮之北」是哪裏呢？先說什麼叫窮髮，是地皮上的頭髮，也就是草。北方民族，在極北的地方，連草也沒有的地方，就是所謂窮髮，那是指俄羅斯到北極；所以稱俄羅斯人爲窮髮之民。這一點要研究《山海經》及中國上古史就會瞭解。在這一段文章裏，證明莊子所講的北冥就是北極，在俄羅斯的北面，到極北的地方。所以窮髮就是這個地名，古代也是民族的名稱。窮髮之北是最北方，「有冥海者」，那裏有個冥海，就是莊子開頭所提的北冥。

「天池也。」莊子上面提到過，大鵬鳥向南飛，飛到了南冥，是天池，現在又轉過來，爲什麼說北極也是天池呢？

關於這一點，研究中國上古的科學、物理就會知道。到了北極再繼續向前走，就是南極。南極跟北極是連着的，因爲地球像個皮球一樣，是圓的，走到了北極，再走就是南極，南極走到了，再走就是北極。但是，真到北極南極那個地方，你出不來了，因爲地心有個吸力，把你吸進去了。據說地球內部還熱鬧得很，還有個世界，比我們還好，進去了以後永遠長生不死，還不止活一萬六千年，問題是很難進得去。

據說在中國的甘肅，我們老祖宗黃帝的墳後，有個洞，從那裏可以進到地底裏面。另外西藏的高原裏，四川及陝西華山上等處，都有幾個洞，可以達到地心去。究竟如何？我們只好暫且不管這些神話。

這一段故事，莊子爲什麼重複引用呢？他就是講人的知識有限，所以小境界的不知道大境界，人的壽命、經驗有限，所以沒有機會看到大的境界。說了半天以後，然後說他有考古的經驗，提出歷史的證明。在我們上古文化，商湯當年也問過同樣的問題，可見上古流傳這個問題。他說北冥有一條魚，它寬廣，不曉得幾千裏，「未有知其修者」。修就是長，不知道這條魚有多長。現在文學中形容一個人很修長，「脩」同「修」字是通用的。這條大魚的名字叫鯤。

## 大與小

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裏，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鴣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莊子在這裏又重複這個故事。扶搖是風的名稱，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羊角也是風，什麼叫羊角風呢？不是指有些人昏倒在地，嘴歪、發抖、口吐白沬那個羊角風。這個羊角風就是龍捲風一類的風，由地面向上冒出來，像羊角一樣旋轉吹的。

扶搖風是從海底來的，從海上面吹起來，現在叫做颱風之類的風，所以這兩種風是不同的。上古的風都有名字，像現在臺風有名字一樣。這個「摶」（搏）字很妙，不是搏鬥那個搏，但也是搏鬥的意思，是跟風相爭，把風捲在一起，大鵬鳥的翅膀把大風都包圍了，所以飛上了九萬裏的高空。

「絕雲氣」，到了最高處，大氣層在它的下面，所以叫絕雲氣。高空上面沒有云，就到了太空的邊緣。「負青天」，最高空不但沒有云，連空氣都沒有了，但是太空上面還有的那個，我們中國文學稱爲青天，有時候也叫青冥。

講到這裏，我們談談中國文學同上古的文化，那是很妙的。怎麼妙呢？所謂冥，太空青冥之天，上面沒有東西，看不見。現在我們科學到達了月球，在超過地球以外有一段黑暗，其實就是中國上古所瞭解的青冥。那是黑黑的，什麼都沒有，空洞的這一段，就在我們地球與其他星球之間，所以也叫青天，也叫青冥。這一段正說明瞭這個「然後圖南」，企圖向南方飛，向南極飛，「且適南冥也」，到了南極。

「斥鶇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斥鶇」就是小雀鳥，「奚適」，就是說何必到那裏。小雀鳥笑大鵬鳥，何必到達那個南極去呢？「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小鳥說，何必飛得那麼辛苦呢？像我一樣，一跳跳了幾尺高，一飛幾丈高，也很好了。飛下來在那個蓬蒿亂草之間站一站，這不也是飛嗎？也飛得很痛快呀！何必一定要飛那麼高遠呢？「而彼且奚適也？」大鵬鳥何必飛那麼遠到那裏去呢！莊子在這段最後說「此小大之辯也。」這是結論了。

我們假使用邏輯來看這篇文章，莊子由第一句話「北冥有魚」開始，到這裏作了一個結論，他說一般人不相信物化，爲什麼不相信呢？「小大之辯也」，智慧、境界、大小不同，所以不相信這個道理。

前面我們曾提到過，人類可以解脫宇宙物理世界的束縛，而找到自己生命真正的自在與自由。同時也說明，人世間不管做人做事，乃至於修道，首先是要見地高超，有遠見纔能有成就；見地不高，知識範圍不高，成就也就有限。那種有限的成就，可能與這個小鳥一樣，跳一跳，飛個幾丈高，休息下來，在亂草堆上一站，隨風搖一搖，也很悠哉遊哉。有人要來捉的時候，「咚」一跳，就飛到那棵樹上去了。這一種人生境界，也活了一輩子，也活得很快活。

這也像是小孩子玩水一樣，茶杯裏放一片小小的樹葉，或者弄一個黃豆殼，在水上面漂一漂，兩個小孩子可以玩一天；你看我的船開到紐約了！你看，靠岸了。用嘴呼呼吹，大風來了！兩個小孩子，玩得很高興。他那個境界，與我們現在做生意，賺一千萬美金一樣的舒服啊！境界也是一樣的。愛喫辣椒的人，辣得滿頭大汗，同那個愛喫甜味的人，那個舒服境界都一樣，只是辣得不同，甜得不同而已

## 鵬程萬裏

莊子說的這個故事，在生活的小地方，不知影響中國多少年，多少人，連取名字都離不了它。嶽飛，號鵬舉，就是這一篇來的，取大鵬鳥之意。也有些人取名圖南，宋朝的神仙陳摶，我家中掛了一副對子，「開張天岸馬，奇異人中龍」，是他寫的。他的名字陳摶，就是從「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裏」來的。陳摶的字叫「圖南」自號「抉搖子」，也就是莊子這一篇中的文字。古今以來名叫圖南的，叫鵬的，不曉得有多少。又如賀人出門讀書的，叫鵬程萬裏等，莊子影響之大難以形容。

再舉一個例子來說，南唐時代有一位文學家，名叫高越，當這個人沒有得志以前，他的文學境界已經很高了。南唐是五代的時期，當時天下很亂，軍閥專權，各霸一方，一箇中國的土地上，有八九個國家，個個稱王稱帝。高越歸順南唐後，最初投奔鄂帥張宣，可是很久都沒有得到賞識，高越就寫了一首詩，套用莊子這個典故：

雪爪星眸世所稀 摩天專待振毛衣

虞人莫謾張羅網 未肯平原淺草飛

他形容自己像一隻大鵬鳥一樣，大鵬鳥的爪子是雪白的。星眸，大鵬鳥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一樣，亮極了。兩個翅膀，就是莊子所講，飛上九萬裏，絕雲氣，而負青天。這樣的飛在文學境界叫摩天而飛，跟天相摩擦。所以「振毛衣」羽毛張開飛得那麼高。

「虞人莫謾張羅網」，虞人是中國古代的官制，管山林裏頭動物的園長，就是現在的農林部部長，或者是野生動物園的園長一類的官職，你不要想把網張開，把我這個大鵬鳥捉去。「未肯平原淺草飛」，老實告訴你，你這個地方太小了，還不夠我翅膀拍一下呢!小地方飛不上去，不想在這裏飛。這一首詩，表達志氣非凡，倒黴一點沒有關係，將來反正要「絕雲氣，負青天」。萬一掉下來，現在有太空梭會把你拉住，年輕人一定要有這個志氣纔行。

中國文學多半都是從《莊子》裏頭套出來的；有一幅古人的畫，只畫了一隻鳥站在樹枝上，嘴巴閉着不動，就是這麼一隻鳥。中國畫的境界，一定要配上文學，自己再會題詩寫字纔好。這個人拿起筆來一題，把這幅畫題絕了，也是拿鳥的故事來形容：「世味嘗來渾是蠟，莫教開口向人啼。」世間的味道，一點意思都沒有，像喫白蠟一樣。但是，人雖艱難困苦，也不要向朋友去訴說，更不要向人去埋怨；要閉着嘴巴，像這隻鳥一樣。這是真的啊！你肚子餓了三天沒有喫飯，跟人家講，人家不一定同情你，也許還會笑你。只有自己想辦法，去找麪包就是了，沒有面包，找渣子喫，那也是「未肯平原淺草飛」。

像這一類的故事，都是從《莊子》裏頭出來的，在諸子百家，尤其是佛家道家中，這類的故事非常多。如果你書讀多了，就會發現中國文化，在很多地方都與《莊子》的《逍遙遊》有密切的關連，尤其是大鵬鳥，關聯更爲密切。

## 你是什麼材料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莊子》這篇《逍遙遊》，從物的變化說起，現在到了第二段，是談人的變化，也就是從物化到達人化。換句話說，前面提到的是物理世界萬物自體的變化，下面提到精神世界心的變化。

講到心的變化，在人的知識領域中，有境界、智慧、比量程度的不同。我們青年同學這一代，要能夠挑起承先啓後負載文化的任務，所以對文字要特別留意。今年開始，特別要求同學們注意文字的學習，大家程度太差了，差得已經沒有辦法再文學革命，因爲沒得命了，不需要革了。所以現在要把文化的命根重新栽起來。

其實這一段很容易懂，每一句，每一個字都要留意，我先從國文方面來說。「故夫」，拿現在白話文就是「那麼」，這兩個字沒有什麼關係，是個虛字。但是爲什麼一定用虛字呢？莊子的文章，以及其他古文是要念的，唸的時候像唱歌一樣，平仄音韻，是鏗鏘朗朗然。要唱得下去，中間就要換氣，換氣的中間不加一點「嗚呼！」「故夫！」，就唸不下去了，那就會像吵架一樣，音調不對了。文字的境界是柔和的，像很美的音樂，所以它拖長音調。

「知效一官」，注意這個「效」字，有些人的知識有用處，用處就是成效、效果。他的學問知識範圍，他天生的才能，如果是做官，做個公務員的材料，讓他做官就很有效；叫他做別的，就不行了。譬如我們許多搞文學的，寫文章的，你叫他寫文章講道理，都會很好；水管壞了，你叫他去修一修，他會把水管搞斷的。換言之，他的知效是寫文章，沒有辦法修水管。「知效一官」就是有做一個官的知識能力。

「行比一鄉」，你要寫古文，跟寫白話文一樣，每一個字都是邏輯。思考要清楚，下的定義要確實，除了寫新聞文章，因爲機器在動了，下一分鐘就要印出來，管它什麼話，報道出來，能看清楚就算了，反正五分鐘壽命，看過報紙就丟了。如果要留久一點，這個文章就不能馬虎了。這是題外的話。

有些人的行爲，可以「行比一鄉」，就是在這個鄉裏之中比較拔尖。這個情況中國外國一樣，走到一個鄉下地方，你打聽一下，哪個人最出名，不管他是紳士也好，流氓也好，他的行爲，在這個鄉村裏比起他人，算是呱呱叫的，可以有點領導作用；就算選不上參議員，也可以當一個里民代表，那也是不容易的，因爲他在這個鄉村裏是老大，是頂尖人物。

不過在一個鄉裏算頂尖的人，拿到全國一比就不行了，因爲全國人才就多了。有些人知識程度的效能可以做官，而且做官可以當到宰相，但卻不能當皇帝，所以他一定要在一人之下。歷史上很多宰相了不起，如果讓他當了皇帝，那就完了。另有一些人能做官，但只能做個小官，你把他升做大官，他就完了，把他壓死了。

第一個是「知效」，第二個是「行比」，下面第三個是「德合」。「德」並不是光講道德好，「德」就是指一切思想行爲，做人做事都好。「德合一君」，配合那個皇帝、老闆，兩個人搭檔剛好。你看古今中外歷史上的人物，有漢高祖就有蕭何，蕭何如果遇不到漢高祖，漢朝能否成功就不知道了。但是他兩個是合不來的，雖然合不來，卻像一對夫婦，天天吵架，但吵得很藝術；沒有這樣吵來吵去，也不會過一輩子。有些夫婦之間吵來吵去，忽然去了一個，另外一個也活不長了，因爲沒有吵的對象了。另外找一個來，也都沒有味道，打架打得也沒有味道，這就是合的道理。所以說，「德合一君」，有人的德性剛好同這個皇帝，或者老闆配合得很好，他兩人在一起，可以做一番大事業。你叫他下臺另換一個人，怎麼都用不好，這是人生歷史的經驗。做生意也一樣，這個老闆有一個幫手當總經理，他自己當董事長，就配合得好，換了一個就搞不好了。

「而徵一國者」，徵是經驗，有人的聰明智慧才能，能夠治理國家，或者當領袖，或者當第二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果叫他下來去開個小店，他絕對蝕本，一點也不會；他只會大的，不會小的。這就是人化，人的智慧的比量，才能，各有不同。所以下面莊子加一句話，「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 自視很高的人

每個人的境界，知識境界，比量不同，看法不同，不過自己看自己，卻都像那個小鳥一樣，覺得很不錯，咚一聲，跳到那棵樹上了，這有什麼了不起啊！每個人都是這樣的看法。我們常說某人自視甚高，自己看自己很高，那是你自己看的啊！自己看自己愈看愈偉大。我們拿個鏡子來看一看，每個人都是自己愈看愈漂亮，愈看愈像樣子，看看別人都不如我，自己看自己真可愛，沒有一個人討厭自己的。所以，從這裏可以瞭解人性，人看自己都很可愛，而且愈想愈偉大，偶然做錯了事臉紅一下，過三個鐘頭一想，自己還是對的；是別人錯了。莊子從生物世界的道理，講到了人的方面，「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也像那小鳥一樣，都是自視甚高。

這幾句話裏提到了幾等人，「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一共是四等人才。這四等都是人才，而且都是領導人才。什麼叫領導？是出人頭地，比人家高明一點。有些人做個小老闆，開個館子，蠻好。像我有幾個同鄉朋友，開館子發大財，慢慢的也做大公司了，最後不到三年就一塌糊塗，蝕本了，什麼都沒有了。還有一個人，愛國獎券中了二十萬，我說你要小心了；他中了二十萬，一下就做大生意，還不到八個月，二十萬花光了，最後還去坐牢。只好說他這個命就是二十萬。所以這四等人，他的範圍就是如此。可是這些人卻都自視甚高，「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 出格的高人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莊子知道另外有個高人，這個人叫宋榮子，這一類的高人，古人叫做出格的高人，是出了人格範圍的人，不算是人，因爲他沒有固定的格，就是沒有範圍可以範圍他，他應該算是超人，所謂出世的人。「猶然笑之」，宋榮子就笑這四種人，看不起他們。這個道理，就是莊子在下面推崇的一種特殊隱士思想，也就是影響我們歷史的道家思想。在國家民族到了最艱難困苦的時代，這一類人，在幕後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就是所謂的隱士、高士。這些隱士們，連孔子也怕。

孔了在《論語》上提到，碰到這些隱士，像楚狂接輿等，對每一個人都罵的，把孔子罵得更是暈頭轉向，最後孔子只有讚歎一番。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羣」，照儒家的觀念，認爲孔子罵這些隱士是禽獸，不願跟他們在一起。這個觀念等於把書完全讀錯了，事實上孔子也佩服這些隱士。什麼叫鳥獸不可與同羣？鳥是會飛的，它飛掉了，獸是會跑的，四個腳跑得很快，它跑到山裏面去了。我們人跟不上它們呀！孔子是走人道的路線，這些高人該飛的飛了，該入山的入山了，我們呢？還是規規矩矩做一個人，所以說鳥獸不可與同羣。這是孔子捧隱士的話，可是歷代都把他解釋成孔子罵隱士，認爲孔子把隱士當成禽獸。孔子只講鳥獸不可與同羣，他沒有說這些人是禽獸啊！這是後世人亂加的意思！這就叫讀書不老實；做學問要老實纔行。

像宋榮子這一類隱士的思想，就更偉大了，下面莊子把他們的人格，以及經由自學修養轉變成高人的情況，加以申述。

## 第五種人

莊子又提出了另一種人格，這一種人格就很難了，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難找到。這種人真是厲害，「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全世界人都恭維他了不起，喊萬歲，全世界人跪下來捧他，認爲他了不起，他理都不理。因爲他也不想了不起，他聽了恭維的話，等於在聽冷氣機的聲音一樣，毫不相干。「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全世界的人反對他，罵了他，他也絕不改變方向。這個太難了。

你們聽過《易經》的啊！孔子就在「潛龍勿用」那一卦爻裏，提到潛龍就是有獨立超然的人格，不受任何時代環境所影響，這就是潛龍勿用。可見儒家和道家思想是同一道理，同一的人格修養標準；特別是莊子，用他美妙的筆法，把文章寫得更美了。老莊文章飄逸瀟灑，汪洋浩蕩，而孔子只說了鳥獸不可與同羣一句話；這就是齊魯的文章，方正樸實。

像「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這一類人啊！他的智慧，他的學問，已經確定了他的人生觀。「定乎內外之分」，不是分開的分，是分量的分。什麼是我，什麼是他，什麼是物，什麼是心，什麼是外在世界的一切，什麼是我自己應該做的事。智慧、道理，以及做人的道理，他都看得很清楚。

「辯乎榮辱之境」，他對於人世間的兩種現象，也看得很清楚，一種是光榮，一種是倒黴；倒黴就是侮辱，他對於什麼叫做真正的光榮，什麼叫做真正的恥辱，看得很清楚，絕不會受現實社會的影響。當然，錢多了很光榮，倒黴了人家看不起，他不管，一概不管。因爲這是現象，這個現象同他本身獨立的人格毫不相干，所以他能夠辨別，辨別得很清楚。莊子講到這裏說，「斯已矣」，他說這些人了不起啊！做人做到這個樣子多麼了不起！我們儒家所標榜的聖人、賢人、君子，莊子也非常佩服，人做到了這樣，算是做到極點了。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這一句話妙了，莊子這一句話可以做兩面解釋，一面的解釋是：這一類人幾百年出一個，很不容易看到，「未數數然也」，不是隨時可以看到的。歷史上的高人、隱士不是隨時有的，很少見，可以這麼解釋。這一句話是什麼原意呢？我們只好問莊子了。不過，第二個解釋，「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如此，他們對於這個世界，還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數數是沒有常常認爲，換句話說，他對於世界的一切，對於現實世界的許多情況並不同意。

所以隱士思想，就是西方文化政治思想裏的保留票，不同意權。這個並不是反對票，他並不反對，可是也並沒有同意。這是這句話的第二個解釋。也可以說，他有許多地方不同於現實世界。

## 陳摶老袓

關於隱士思想，在這裏我們再插一段閒話。剛纔提到我們這裏掛的這副對子，是陳摶的，後來道家稱他爲陳摶老祖。這位老祖對於《易經》象數的學問，高深莫測，未卜先知。他在華山修道，到了五代的末期，幾個皇帝都找過他，最後找他的是五代的後周皇帝，歷史上稱他爲周主（世宗〉，因爲夠不上稱真正的皇帝。周過了就是宋，趙匡胤出來了。

這個周主，很精明，很了不起，當時他幾乎可以統一了中國。他像年輕的唐太宗一樣，應該說是幾乎像，可惜三十九歲就死掉了。當時這個周主找過陳摶，請他出來幫忙，可是他說什麼都不肯出來。見面以後陳摶對周主說，你做得很好了，何必要我，像我這個人沒有用，還是希望你幫忙，讓我回到華山高臥吧！

陳摶一天到晚睡覺的，所以我們聽小孩子講話，「彭祖年高八百歲，陳摶一睡一千年」。一睡就睡一千年，他睡醒後問：「我那個老朋友彭祖呢？」別人對他說彭祖早死掉了，他說短命鬼！才活了八百歲就死了，這就是陳摶。我們這裏掛的這副對子就是他寫的啊！他寫的字都是神仙味道。後來這個周世宗，下一道命令給華山縣長及陝西省主席，凡是陳先生在山上所需要的，要什麼給什麼，儘量的照應好。這就是隱士，他是有名的一個，後來他回到華山題了一首詩：

十年梅跡踏紅塵 爲憶青山入夢頻

紫陌縱榮爭及睡 朱門雖貴不如貧

愁聞劍戟扶危主 悶聽笙歌聒醉人

攜取舊書歸舊隱 野花啼鳥一般春

他也希望國家天下太平，但是，他看不慣那個時代，就是莊子所講的那個樣子，「紫陌縱榮爭及睡」，紫陌就是到京城之路，所以後來宋太宗請他當宰相、當軍師，他都不幹。古代做大官穿着紫袍，所謂錦袍玉帶。唱京戲那個皮帶，好像有水桶那麼大，圍在腰裏，並不是爲了把衣服捆住，那只是個階級的裝飾品而已。「朱門雖貴不如貧」，發了大財很有錢，大門房子都漆最好的紅油漆。這雖然好，但是世界上最享福的卻是窮，什麼道理？無牽掛。

「愁聞劍戟扶危主」，他知道周世宗活不長，武功很好，中國幾乎被他統一了，但是陳摶已經知道他活不長。再看到街上那些跳舞廳啊，夜總會啊，他最討厭了。「悶聽壟歌聒醉人」，他說這些環境吵死人，沒有意思，聽得都發悶，所以不如「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這個是陳摶有名的一首詩，是隱士思想的代表作。像這一類思想，事實上是介乎道家、儒家之間的。後來宋朝的大儒邵康節，就是他的徒孫輩，《易經》的學問，也是邵康節接手的。

有一次當他見到趙匡胤，就哈哈大笑，笑得從驢子上跌下來。後來趙匡胤黃袍加身，他大笑說從此天下太平，中國有兩三百年安定了，他高興的就是這個事。萬事都可未卜先知，這一類的人，就是莊子所講，「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知道了這些歷史的故事，對於莊子這一句話，讀起來就有味道了。

這一段莊子出來所謂人化，拿佛學的比方，就是人世境界的比量，人的思想範圍，人的一切觀念範圍。道家思想同佛家思想有相通之處，這屬於俗諦，不是真諦，是世俗的範圍。

「雖然，猶有未樹也。」這裏莊子的文章又轉了一個氣勢，這類人還沒有找到人生生命的真價值，他還沒有建樹，還沒有建立一個東西；換句話說，還沒有得道呢！

## 第六種人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這是第六種人，這個了不起了。道家講列子是莊子的老師，但是也另有不同的說法，不管孔子也好，老子也好，管你孫子、老子，莊子一概把他們包括在這種人之內了。歷史上講列子御風而行，自己會飛起來，成仙了，到達了地仙之分。

神仙分五等，大羅金仙、天仙、地仙、人仙、鬼仙。地仙就是不要走路，可以在地球上飛。所以列子是會飛的，也像大鵬鳥一樣，不過沒有大鵬鳥飛那麼高。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冷」字三點水，不能讀成冷氣機的「冷」。「冷」字是雨點，多加一點讀作「零」。這個泠是什麼？人在高空裏飛，像畫上飛的天女，因爲有功夫不怕冷，風吹來涼快。其實也不是涼快，是冷氣機剛剛打開時那個感覺，開久了就是冷！剛剛打開時「泠泠然」很舒服。杭州有個「西泠印社」，就是這個「泠」。如果不懂讀成西冷，老一輩子就鬍子一摸，看看你這個年輕人，就講，這個傢伙肚子裏頭沒有墨水，就那麼罵了。現在無所謂，冷也好，泠也好，反正這個字是形容詞。

列子在空中飛，那個空中的泠風吹到他，泠然，好舒服！「善也」就是好舒服。在空中飛多久呢？飛了十五天，旬就是十天，一旬加五天就是半個月。如果我們寫文章，說飛了半個月就完了嘛！但是這樣說一點意思都沒有。莊子的文章把它變成詩境了，偏不那麼寫，而寫成「旬有五日」，這不是彆扭嗎？十天又加五日，分明是半個月；這就叫文藝，文字加上寫作的技巧，懂了吧！所以你們懂了這個，應該就會寫文章了。列子飛呀飛！「旬有五日而後反」，他飛了半個月又飛回來。這個味道多好！人修到這個地仙之分，也活得蠻有趣味了。

莊子又說：「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你們一般人，天天要喫素啊！拜拜求福啊！上帝保佑我啊！菩薩保佑我啊！天天求福報，你求得到這個境界嗎？你總求不到飛起來吧！你不相信，去拜一萬年看看，看能不能拜得你會飛起來。但是莊子下面結論來了：會飛，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所謂飛得起來，不過是不要走路！但是還需要靠另外的東西。沒有風你飛不起來，沒有空氣你飛不起來，同鳥一樣，同滑翔機一樣，沒有風就有問題了。所以，他說列子啊！雖然「免乎行」，免掉了走路，但是還是要飛，還要一個東西幫忙你，要風來幫忙，要空氣來幫忙。這就是道家、佛家所講的小乘境界；雖然看起來好像得道了，修到了神通具足會飛了，仍是小乘境界，不是大乘，沒有什麼了不起。小乘境界被莊子看到了，馬上把你拉下來，他說你有什麼了不起啊！這還是有條件的。

有些人說，打坐能夠空得了，纔有這樣的境界，如果你空不了呢？坐在那裏五心煩躁而已。普通講盤腿打坐是五心朝天，兩個手底心，兩個腳底心，加上一個心都朝天。實際上，你空不了的時候是五心煩躁。所以說，這個沒有什麼，這第六種人也不算什麼了不起。現在第七種人來了。

## 第七種人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嚇！這一種人沒有見過！不過滿地都是。他說這種人是什麼？他走的是大乘，乘的什麼？天地的正氣。這個氣字是我們加上的啊！莊子沒有講這個氣字。

「乘天地之正」，什麼是天地之正呢？照禪宗話說，那就要參了，什麼叫正？我們坐着也很正啊！並不歪啊！我們也算乘天地之正嗎？這個正是什麼東西？勉強用孟子的話來說，就是叫浩然之氣，那算是天地之正氣。他說這一類人也不要飛，也不去作怪，普普通通乘這個天地的正氣。「而御六氣之辯」，這六種氣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中國醫學的說法，風、寒、熱、溼、燥、火。像我們臺灣這個天氣，常常叫同學們小心啊！頂着太陽回來，或有些人鼻子敏感，容易感冒的（夏天的感冒是熱傷風），要戴口罩，騎摩托車的，都要小心！

另一種說法與《易經》的十二闢卦有關。一年十二個月，六個月陰、六個月陽，是由乾、坤兩卦變化的。一年十二個月，五天是一候，三個候是一氣，六個候是一節，所以一年有二十四個節氣。節氣變化都不同，影響我們的生命。

我們都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受這個空氣、大地、天地的環境影響。天有陰、陽、風、雨、晦、明六氣，所以人有生、老、病、死。如果有一種修養的人，懂得了修行，可以達到一種不再受物理世界支配的境界，反而能支配物理世界。所以「御六氣之辯」，是說可以適應天地間六氣的變化，氣候什麼時候變化，他看得很清楚，這個物理世界起什麼變化，他的身心都有準備，因爲他有一套修養功夫，不受物理世界的侵害。但是本身首先要養成正氣，他說這一類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駕御就是不受物理世界的影響，反而能把握了物理世界，他的生命就有這樣偉大！

「以遊無窮者」，他活在世界上很好玩，一切在遊戲三昧中，什麼都是好玩的，什麼也都是玩，悠哉遊哉，那纔是真的遊了。遊什麼呢？游到無窮。因爲無量無邊的空間時間不能控制他，他已經超越了物質世界。

「彼且惡乎待哉！」人生到達這個樣子，這個生命，已經自己昇華到這樣一個境界，纔是絕對超然而獨立。「惡乎！待哉！」沒有相對的。這等於佛家那個教主釋迦牟尼生下來所講的兩句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是絕對的。釋迦並不是講這個普通的「我」啊！他講的是我們生命中那個超然獨立的我，超越了物質世界的我。

莊子呢？另外一個說法，「惡乎待哉！」絕對不要相對的。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個物質世界宇宙之間，一切都是相對的，人要超越這個宇宙，纔是達到了那個真正的絕對。那要怎麼樣做到呢？下面莊子的文章就要點題了。文章到了這裏，我們可以先給他安個名目，就是莊子所講的大乘境界。

大乘境界是什麼道理呢？真俗不二。拿佛學的名詞來說，「真」就是出世，「俗」是世間，真俗就是所謂的真諦與俗諦。不二是不二法門，不二就是沒有兩樣，並不是一，因爲有一就有二。怎麼樣做得到呢？

## 至人  神人  聖人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這三句話是點題啊！那也就是老子所講真正的無爲。不過呢，老子講原則原理，莊子卻建立了真俗不二；就是一個普通凡人昇華了，成爲一個非凡的人。

莊子在這裏提出幾個名詞，第一個名詞是「至人」，至者到也，人達到了；換句話說，達到稱爲一個人的標準了。如果我們沒有達到這個境界，不算人，至少不算至人。人要能達到把握自己的生命，才叫做至人，做人做到了頭。「至人無己」，達到至人境界就無我，沒有我自己，這個難了，人生到達無我，太不容易。我們坐在這裏，誰能做到無我啊？只有睡覺的時候無我，但那是昏頭不是無我。還有民權東路關帝廟旁邊，那些進去了的朋友，他才無我，可是他死亡了。要活着做到無我纔算，這個無我不是理論，而是工夫。什麼工夫呢？能夠「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這樣才能做到「至人無己」。

至人還有程度的不同，等於後世道家講神仙有鬼仙、人仙、地仙、天仙、大羅金仙五種，這種觀念也是脫胎於老莊。至人是最高的，另外一種人在中間，是超人、神人。墨子也提到神人這個名稱。什麼叫「神人無功」呢？好在後世印度佛學過來，我們可以有一個參考了。

佛學講，一個人修到第八地以上的菩薩位，叫做無功用地，一切無所用功，那就是老子所講的「無爲」。換句話說，這種神人，上帝也好，菩薩也好，他救世界，救了世界的人類，人類看不到他的功勞，他也不需要人類跪下來禱告，拜拜，感謝他！那是你感謝自己，同他毫無關係。真正到了神、菩薩境界，他是無功的，無功之功是爲大功。他像天地一樣，像太陽一樣，永遠給你光明，他不需要你感謝他，所以「神人無功」。這類人，也可以勉強給他一個名稱，叫他爲聖人。「聖人無名」，叫他聖人是假號、代號，說這個叫聖人，那個叫聖人，像我也是聖人啊！什麼聖人啊！算賬算下來那個剩餘的剩。剩人是多餘的人，活着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死了也沒有什麼損失的剩人，同音不同字。真正的聖人無名，他不需要名。所以世界上聖人、菩薩、神人很多啊！我經常發現社會上很多人，很普通的人，他們做了好事，做了很了不起的事，誰都不知道。所以我常常看到聖人，那些纔是真聖人。

莊子這個地方提出來第七種超人的真正榜樣，比那些神仙還要高。但是在哪裏呢？他告訴你，在最平凡的當中，越是這樣的人，越是最平凡。所以神仙、神人，了不起的人在哪裏找？就在這個現實世界，最平凡的世界中去找。因爲「聖人無名」！他是個菩薩，是個神人，絕不會掛一個招牌；如果掛了招牌，那是廣告公司的事情，同他沒有關係。

如果我們要研究中國的學術思想，人人都知道在春秋戰國階段，都說是百家爭鳴的時期；例如和莊子先後同時代的孟子，也有一段話，是對所謂聖人和神人之間的說明，幾乎是同一個規範。孟子對於這個問題，界定爲六個步驟，他說：「可欲之謂善（一），有諸己之謂信（二），充實之謂美（三），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四），大而化之之謂聖（五），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六）」。明白了這個道理，可知中國文化在秦漢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統稱爲一個「道」的內涵。

《逍遙遊》這一篇，前面講過物化、人化、氣化，現在正講到第四個重點，就是神化。關於神化，他提出來三個原則，就是「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在聖人無名這個觀念上，我們看到老子、莊子學術思想的合流，我們由此也就瞭解到，老子所講，「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這句話的真正含義了。一般粗心的人把這句話隨便讀了過去，都認爲老子是罵聖人。不錯，老子是在罵聖人，是罵一般標榜自己是聖人的假聖人。真正的聖人非常平凡，自己也不會承認是聖人；如果覺得自己有道，是個聖人，這已經不是聖人了。所以老子是罵那些假聖人，那些只有標語、口號的聖人，那些聖人是假設的，是沒有用的。

現在莊子這一句「聖人無名」，正是對老子思想的說明，聖人無名，更無所謂聖人不聖人。換句話說，最偉大的人是在最平凡裏頭，能夠做到真正的平凡，就是無己、無我、無功。就算已經功蓋天下，自己也覺得很平凡；就算道德到達聖人境界，自己仍覺得很平常。下面他舉出一個事實，是中國上古歷史上的一件傳聞。

## 隱士的故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屍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我們先說一個歷史故事，這在史學家們記錄的正史上，沒有記載，但在散見的一般資料裏，非常重視這個傳聞。堯、舜、禹，這幾位都讓過天下，所以那個時候中華民族是公天下，天下不是屬於哪一家的。夏朝以後，三代以下，變成了家天下。當堯年紀大了，差不多一百多歲時，他覺得應該讓位了，想找一個繼承人。他聽到有兩個人了不起；實際上了不起的，當時不止兩個人。最有名的一個叫許由，還有一位許由的好朋友，叫巢父；另外還有幾位，都是隱士。

堯聽說了許由，就要請他出來當皇帝，在山裏找到了他，結果許由就說：「你來找我幹什麼呢？」堯說：「我年紀大了，你是聖人，這個天下國家要請你出來，接位當皇帝。」許由一聽當然推辭了，推辭的話各個書上記載不同，反正推辭了。許由把堯送下山後，心中很煩，覺得耳朵聽了這個話，很髒，請我當皇帝多髒啊！他就跑去溪水中洗耳朵。剛好他的朋友巢父，牽了一條牛過來看他：「你老兄發神經啊！今天怎麼在這裏洗耳朵？」許由說：「唉！你不知道，剛纔我聽了一個髒話，所以把耳朵洗乾淨。」巢父問是什麼話？許由說：「那個堯啊！年紀大了，他要請我來接位當皇帝，你說這個髒不髒啊？」巢父說：「你老兄真討厭，真夠自私的，你在水裏洗耳朵，水被你洗髒了，我那個牛要喝什麼呢？算了，我這個牛不在這裏喝了。」一面說着，就把牛拉走了。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

但是我們要曉得，我們的民族國家，爲什麼這樣推崇古代的隱士？這在文化上有非常重要的原因。這一類的人，所謂隱士、高士之流，到了清朝，也稱爲處士，他們在民族國家歷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們都是屬於無所不包的道家。在我們歷史上，每碰到變亂的時候，都是這一類人出來撥亂反正；也就是說在歷史上，從幕後出來撥亂反正的，都是這一類的隱士。等到天下安定了，就找不到他們，都溜掉了，所以稱爲高士隱士。這也就是莊子所提的「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這類人都是這種作風。我們知道了這個故事以後，現在來看《莊子》的本文之中，也提到這一段。

## 陽光和時雨

莊子說：堯讓天下給許由的時候，當時有一套說辭，「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這一段如果我們翻譯成白話，意思是堯對許由說：你先生要知道，太陽月亮出來了，在太陽光、月亮光下，還點蠟燭的話，「其於光也，不亦難乎！」這個蠟燭的光明不是太渺小了嗎？太陽是那麼大的光明，在陽光下點蠟燭，有什麼益處呢？這是很難過，很討厭的事。堯比方自己像蠟燭，推崇許由像太陽、月亮一樣的偉大。

下一個比方，「時雨降矣」，像這兩天熱得要命，及時下了大雨，就是時雨。這個大雨下來，街上都滿是水，「而猶浸灌」，結果大家還在水井裏打水灌溉。「其於澤也，不亦勞乎！」這個小井的水又算什麼呢？這不就是多餘疲勞嗎？

他做這兩個比方很有道理，一個是比方一位了不起的人，如日月的光明。另一個比方是說，人有功德，在這個社會世界，就像天上的大雨下來了。我們歷史上（小說上也有），經常用這個恭維許多皇帝。你們注意，《水滸傳》上每個外號都是哲學意義。梁山泊的頭子宋江，外號就叫及時雨。那個及時雨，夏天熱得要命下來的雨，多好啊！結果呢！這個傢伙宋江，送到江裏去了，這個雨沒有用了。所以《水滸傳》中的外號，跟名字配起來，都在罵人。梁山泊那個軍師是智多星，智多星多好啊！智慧那麼高，辦法又多，像天上的星星一樣；但是他的名字叫吳用，就是無用，智多星無用。每一個綽號和他的本名連起來，你就可以哈哈大笑。再加上歷史、小說的描寫，每個人的個性、人品等，非常有意思。所以，這就是說明，歷史文化上，不管是正史，不管是小說，都把這個及時的雨，比喻爲是施給人類恩惠的事。

堯作了這兩個比喻後，他講自己「夫子立而天下治」，古代尊稱別人夫子，就是今世所稱的先生。他說你先生在這個世界，只要在那裏一坐、一站，不必講話不要有什麼行動，就天下太平了。但是，你先生不肯出來，結果我來當皇帝，「我猶屍之」。什麼叫「屍之」呢？我們中國文化常用的四個字，「尸位素餐」，屍就是象徵祭拜時用的偶像，換句話說，這個字代表愧儡。我啊！尸位素餐。他說我好像被人捧起來當傀儡一樣，在上面當皇帝，實際上是喫人世間的飯，像偶像一樣佔住那個位置。我反省自己，「吾自視缺然」，缺點太多，「請致天下」，所以想把天下讓給你，請你出來當皇帝。

這一番話堯說得很客氣，這個許由，還沒有去洗耳朵的時候，就答覆他說：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你治天下國家，治得很好嘛！這個國家治得很太平。「而我猶代子」，你現在叫我來接班，來代理你，請問你，「吾將爲名乎？」我爲了出名嗎？「名者，實之賓也」，他說一個人的名，是實際行爲成果的一個附屬品，實際的功勞纔是主體，有功勞纔有大名。譬如一個人，他真有道德，因而有名受讚賞，那個名跟實是一樣的，是相同的。如果沒有這個事實，只有這個名，這一種名，我們文學上稱它爲虛名，是假的，不是真的。他說你把天下治得很好，叫我來治，我不必嘛！我爲什麼？爲名嗎？「名者，實之賓也」，真正的名，要有事實，要有功勞，那樣名滿天下才是對的。假定我出來，天下你已經治好，我出來當皇帝，只擔一個虛名，「吾將爲賓乎？」我豈不只是爲一個虛名嗎！

這個理由是許由的理論，是一個邏輯的道理，也就是哲學的道理，認爲自己不應該出來。天下你治好，叫我出來幹什麼呢？你沒有治好，我出來給你抬轎子，我還有一點功勞，還應該出來，現在你已經治好天下了，轎子也不需要人抬，我出來幹什麼呢？這是一個理論，哲學的原則。我們要注意的是，「名者，實之賓也」。人不要求虛名，要求實際，要事實做到纔行。真正天下的大名，要真正有道德的事實，纔是真的，這是告訴我們原則。上面講理論，下面講一個事實。

大境界小境界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鷦鷯是小鳥，至於說是哪一種鳥，這個考據起來很麻煩了，現在我們不管這個，反正是隻小鳥。小鳥藏在森林裏，只要有一棵樹枝給它立足，就很高興了。它站在樹枝上，風一吹，一搖一搖，那個鳥在那裏又唱歌又鬧，兩個眼睛滴溜溜，到處轉，在那個境界中，它覺得整個天地都屬於它的，非常自在。我想青年同學們也常有這種境界，尤其聯考過後，剛剛出了考場到樹林裏去，找一塊石頭坐下來或躺下來，那個時候，你覺得天地屬於自己，覺得很偉大。這裏講的，就是那個境界。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偃鼠是田裏的老鼠，田鼠口乾了，跑到河裏去喝水，它只要喝一點點水就飽了，肚子就脹了。這兩句話，拿兩個生物界的現象來比喻，一個飛的，一個在土裏頭鑽的；不管是土裏鑽的，或者空中飛的，小人物，小境界，只要自己覺得滿足就夠了。一定要說哪一個環境美，哪個情況滿足，是不能絕對下定義的。我想你們青年同學們，境界看得不多，當年我們在大陸時，遊山玩水，有些高山走不動，譬如爬峨眉山吧！兩邊是萬丈懸崖，看都不敢看，那個時候，不要說血壓高，連低血壓都沒有了。結果都不行了，只好找本地的背子。背子是一個人背個籮筐，掛在肩膀上，我們就反轉來背對着背子坐在上面，看着後面，他就把你背上去了。

我們坐在那個上面，只能拿佛學一句話來形容，慚愧！非常慚愧！還要靠這些女的背子把你背上去。我們坐在背子的後面，使人想起封神榜那個申公豹，他的後腦在前面，面孔在後面。我們那個時候，覺得自己變成申公豹，專門看走過的路，兩邊不敢看，看下去要發暈的。有些人覺得這才舒服啊！這種境界，在半空中，向下面看到的都是雲，黑的。黑的雲裏頭有些亮光，走來走去，只聽到下面，得爾隆咚得爾隆咚，就是那麼一個聲音。其實下面在打大雷，我們就在雷的上面，太陽光照着，風景很好，很舒服。

等到了有個地方，那些背子太太們，也有些背累了，她們要休息一下，我們嘛，也坐累了，也要下來休息一下。當然我們下來，在石頭旁邊一坐，樹邊一坐，看風景很舒服。她們嘛，也很舒服。她們不大坐的，有一根十字木頭放下來那麼一靠，然後點一支葉子菸像雪茄一樣，一毛錢買好幾根，那個煙一吸一吐，我看她們那個神情啊，那個時候，叫堯來請她去當皇太后，她也不幹。舒服得很啊！雖說勞累，但等一下到了廟子，錢就拿到了，買幾個饅頭一喫，肚子就喫飽了，再涼水一喝，那個境界，與你當皇帝，發大財，一樣的舒服。所以，人生境界各自不同，不管別人要怎麼樣才覺得了不起，我，只需要我現在的這個舒服境界。

許由最後說「歸休乎君！」你讀這幾個字就會想到許由那個樣子，像唱京戲那個味道，把袖子一拂，說：嗟！你回去吧！「予無所用天下爲！」真正有道之士，何必要出來幹什麼天下事呢！你回去吧！就是這樣一句話。說完了這個以後，許由下面又講了一句：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這一句的文章很有味道，你仔細一讀就會知道，莊子引用每個典故，每個笑話，都是有道理的，不要輕易讀過去。我們都曉得，庖人就是廚子，什麼叫尸祝呢？古代就是巫師，現在講可以說是神職人員，天主教叫神父，基督教叫牧師，佛教叫法師，伊斯蘭教就是「阿訇」，古代講這些人等爲「尸祝」。「祝」就是禱告。他說廚房的廚師，儘管不煮菜了，不管廚房，但是當神父、法師的，總不能到廚房佔他的位子，替他做菜吧！那樣是不行的。

這裏面有三層觀念，還不止三層觀念，甚至有四五層觀念。第一層，莊子爲什麼引用廚師呢？大概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講究喫的，而且中國歷史，有好幾個名廚師。第一個好廚師是伊尹，就是商湯的宰相。在他沒有當宰相以前，爲了要跟皇帝見面，他故意請求當廚師，因爲菜做得很好。把菜做好有幾個條件，吃了可口、營養好、有益身體健康，當然你要胖的就胖起來，要瘦的吃了就會瘦。等於過去賣梨膏糖的人嘴裏高唱着：「老太婆吃了梨膏糖，就長生不老了；年輕人吃了梨膏糖，馬上就長高了；聯考的人吃了梨膏糖，馬上就考上了；想要考不取的，吃了梨膏糖，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了。」那個梨膏糖就有那麼大的效果。好的廚師，也有那麼大的效果。易牙就是個廚師，是個壞廚師，後來也當了宰相，使人亡國。但是，廚師的確很難，要使大家吃了都滿意，在廚房裏夠苦了，是汗流浹背，等到把好菜做出來，他自己都喫不下了，所以名廚師喜歡喫一點醬瓜配飯。

一般人都曉得需要好的政治，但是一般人喫飽了，還不曉得飯菜是廚師怎麼辛苦做出來的。好的政治社會安定，人們不曉得那個當廚師一樣的領導人，是多麼辛苦做出來的。所以古人有兩句詩說：「洛陽三月花似錦，多少工夫織得成。」宋朝首都有一度在洛陽，洛陽三月的時候百花似錦，整個變成了花都了，但要多少工夫才能組織起來啊！我們去看一個花園，看一個地方，你只欣賞它的成果好看，那個創業，那個使我們享受的，又是多麼困難！所以莊子用庖人來形容。

現在這個廚師，就是指堯，做了幾十年飯菜，只把好東西做出來給天下人喫飽，自己嘛！苦死了，累死了。現在他想不幹了，許由說：我呢？對不起，我不會煮飯，光會念經的，尸祝，只曉得南無、南無，或者是禱告上帝啊！聖母瑪利亞啊！菜，我不會做啊！我沒有辦法來管廚房。所以，「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這事我來啊，管不好的，各有一行。就是這麼幾個道理，包含了很深的意義。

## 世俗和出世的解脫

莊子爲什麼講到這一段呢？中間引用了許由的故事，就是說想做一個超越的人，必須要擺脫世俗的枷鎖，這個枷，就是使人受罪，夾在背上那個枷。擺脫不了世俗的伽，就爲名所累。除了名外，利當然也困人；又因爲這個利很重要，當然難解脫，那是一個事實。譬如很多人講，他什麼都放得下，只是生活嘛……有什麼辦法！乍一聽是真理，爲了生活有什麼辦法！好像是真理，卻不一定是真理。實際上我們人生，做一輩子人，都沒有爲自己生活，都在做廚師，都是煮給別人喫的。做父母是煮給兒女喫；做兒女啊，也是煮給人家喫，都是廚師。所以必須要解脫了世俗的枷鎖，纔可以不爲名所累，然後可以做到「聖人無名」。

他講了世俗的解脫，許由這個故事，我們看來已經很高了，連皇帝都不想當的人，這個多高啊！但是在莊子觀念裏告訴你，這個人的超越昇華，也只是世俗的解脫而已，還沒有達到出世的解脫。下面一段就引出來一些出世解脫了。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這段文章，在古文的章法很美。「肩吾」是個人名，也有人說，《神仙傳》上說他姓施，叫施肩吾，是上古時代一個神仙。

「連叔」也是後來變成神仙的。大概莊子寫他的時候，他還在修道，仍是普通人。有一天肩吾對連叔說，我聽到一個人，瘋子，亂講話，他名叫接輿。《神仙傳》上說他姓陸，陸接輿。這個人在哪裏見過呢？在《論語》上，孔子捱過他的罵，稱他爲楚狂接輿。這是楚國的一個狂人，有名的半瘋，像濟顛和尚一樣，狂人。究竟是不是這樣，我們沒有在陸家家譜上找，就不管了。

肩吾告訴連叔說，我剛剛聽了陸接輿那個瘋子告訴我的話，他的話大而無當，那個牛啊！吹得大得沒有影子了。「往而不反」，他說話不兌現的，說過了就忘得沒有影子。所以我們罵人，你這個人吹牛大而無當，就是根據這個地方來的。

「吾驚怖其言」，我聽到他的大話，覺得好笑都聽昏了。驚怖並不是害伯，就像我們講，聽了他吹牛，頭都昏了。他說驚怖什麼呢？「猶河漢而無極也」，「河漢」不是黃河、漢水，嚴格的依道書解釋，是說天上的銀河。河漢是沒有邊，沒有終點的。若依中國古代的地面來講，像長江、黃河那樣，像漢水一樣，不曉得源頭從哪裏來，他的話，他自己都摸不到邊，「猶河漢而無極也」。

「大有徑庭」，徑就是門外的路，庭是門關起來那個客廳，客廳同外面當然兩樣，所以徑庭兩個字，就是內外不同的意思。我聽了他的話，跟我們觀念上，內外究全不同，總而言之，那個傢伙不近人情，瘋子，不懂人事。肩吾就這樣把接輿罵了一頓。連叔聽他罵完了，就說「其言謂何哉？」他跟你講什麼呢？使你認爲那麼不對！

## 藐姑射山的神仙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接輿說，藐姑射之山住有神仙。這個山，我們歷來的註解，都算它在山西，究竟在山西的什麼地方，也講不清楚。反正山西有個山，不管是什麼山都不必管了，就有這麼個山。藐就是很遙遠。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不論是中國的神話，或印度的神話，所有神仙住的境界，不管你站在地球哪個角落，都是向西走的。這就是一個大問題，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們中國古代道家的神仙，都住在西方，崑崙山再西去，有王母娘娘在那裏，到了崑崙山頂，再向西方去，不曉得去到哪裏了。

他說這個山上，有一個神人，這個神人，也是我們人變的啊！這個人修成功了，神化了，叫做神人。這個人「肌膚若冰雪」，那個皮膚又細又漂亮，又白又嫩，反正比冰淇淋、冰霜凍還要好看。「淖約若處子」，那個身材之苗條好看，就像十三四歲非常健美的女孩子、處男、處女、童子。

這個已經很了不起了，更妙的是這個神人是不喫飯的，不食五穀，麥啊！米啊！大米！小麥！大豆！高梁！什麼都不喫。那他喫什麼？喫西北風，「吸風」。喝什麼呢？不喝茶的，只喝天上的露水，「飲露」。他是這樣一個人，就住在那個山上，他怎麼出去玩呢？高興的時候手一招，天上的白雲就來了，當然黑雲也可以，「乘雲氣」，這是隨便玩玩的。要走遠一點呢？他用摩托車了，手一招，天上的龍來了，龍就是他的摩托車。騎在龍背上，要到哪裏，龍就飛到哪裏了。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古人也曉得，這個地區的邊界是四大海，到四大海的外面去玩。拿現在的觀念強調來說，超過地球到太空外面去玩去，「遊乎四海之外」，講他的生活很舒服。那麼這個人呢？「其神凝」，你要看到他的人啊！不像人，他那個精神，始終很凝定，不散不亂，一望就是個菩薩，是個神仙。反正不像我們這些人，你多看他一眼，他眼睛就眨眨起來了，再不然表情就來了。

他那個凝定的精神，只要在那裏一站，那個地方就太平了。「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所有萬物接觸他那個範圍裏，就不會有毛病。疵癘是兩個意思，疵是小毛病，癘是大毛病。他這個人到那裏一站，那個地方不管物質也好，稻田也好，下雨也好，太陽太熱也好，都會安定下來。不但人舒服，所有的物質，只要一接觸他的神光，小病大病都沒有了。換句話說，誰要看到他，生老病死都可以逃過了，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在那裏一站，人不必勞作，穀子也會長出來，稻子也自然熟了。他描寫的，就像佛經上說的另外一個世界，叫北俱盧洲，人在那裏，思衣得衣，思食得食。

「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肩吾說陸接輿這個傢伙，他說些瘋話給我聽，那我怎麼相信呢？世界上不會有這樣的人。連叔聽了以後卻說，他說的對啊！怎麼對呢？

## 知識的聾盲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這是第六節，連叔聽了以後，說：「然」，對的。肩吾以爲連叔同意他，也認爲接輿是瘋子。可是不然，連叔接着就開始罵了，他說接輿講的對啊！那是真的，「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一個瞎子是沒有辦法看見世界上的文采、藝術。你說今天太陽好啊！太陽放光啊！那個樹是綠的，瞎子是看不到的。

文章並不是說寫的文章，而是文采，大自然的美麗就是文采；大自然美麗構成一個圖案，叫做章。文就是文采、採麗。後來我們把文字組織起來，就叫做文章。這個觀念要搞清楚。

「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聾者呢？打鐘、打鼓、打雷，沒有辦法聽到，最好的音樂也都聽不見。「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那只是形體上的聾和瞎，他說我告訴你，「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世界上最可悲的，是知識上的聾子，知識上的瞎子。

你看，這些神仙罵人的藝術多高明，罵人轉了三個彎。肩吾報告完了，連叔還說「然」，肩吾以爲與自己的想法一樣。結果他卻說世界上不僅五官有聾子瞎子，很多是知識的聾子瞎子。他罵人不帶髒字，也沒有明白罵對方，但把對方卻批駁完了。

## 心能轉物和禪定

肩吾與連叔的談話，就是關於「神人無功」的這個神人。這一篇有一個重點，強調這麼一件事，這麼一個人。就是說凡人是可以成爲神人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人之所以做不到，是因爲知識學問上的聾盲。下面接着說出一個道理，一個理論。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下熱。

當時陸接輿告訴你這個話，說世界上有這麼一個人，「猶時女也」。老實講，當時是對你而說的；換句話說，你的知識範圍太低了，而他說的又太客氣了些，他當時的話並沒有說完。「之人也，之德也」，德是成就的意思，不是後世所說道德的德。他說這個人的成就到什麼程度呢？「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旁礴是形容詞，就是現在說的溶化，溶化了萬物。這個人你說他是人也可以，是物也可以，是心也可以，他能與萬物融合爲一體了，不是萬物把他融化爲一體。換言之，這就是心能轉物，心把物轉變了。蘄就是安定的意思，他在那裏一站，這個世界就安定下來了，這就是神。所以啊！像這樣一個人，「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弊弊」就是很輕視小看的意思，誰還願意勞神出來治理國家天下！事實上治理國家算一件小事，他使整個世界人類安定下來還不算數，甚至能夠融化了萬物。

「之人也，物莫之傷」，連叔接着說，接輿告訴你的這個人，物理世界的任何東西沒有辦法傷害他。什麼叫「大浸稽天」呢？假使地球北極的冰山化了，大水漲起來，整個地球洪水滔天，「而不溺」，他淹不死，他不過覺得水龍頭開了，正好洗個澡。「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如果碰到這個世界大旱天，地球上的山都化了，礦物都變成了液體，土山都燒焦變成灰，變成煤炭，那時他只覺得暖氣開了，他在那裏烤烤火，很曖和，還覺得是最舒服的事。這就是描寫這個人，物理世界已經不能傷害他了。這是莊子所講的神化之極的神人境界。

另外一個神話，是佛經上所講的禪定，什麼叫禪定？拿莊子的說法來講，就是三個字「其神凝」。這個「凝」字就是定。所以我們很多人學瑜珈，學道，修定，沒有做到「其神凝」，都談不到定。佛經也告訴你，禪定的這個神凝有程序：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所以談宇宙世界，佛學講得最清楚。這個地球是要毀滅的，整個大地毀滅時有三災，大三災是地球的大劫。

第一個劫是火劫，火劫來時太陽不止一個，太陽的力量增加十倍，等於十個太陽一併出來，整個地球火山爆發了，地球自己燃燒了，這個燃燒到達初禪天與二禪天之間。二禪天的人，火災來的時候不怕，水災來的時候，卻沒有辦法抵抗。我們打坐修道也一樣，要經過身體火劫，有時候熱得使人受不了，簡直要爆炸了。

第二個是水劫。水劫來的時候，北極的冰山化了，整個的地球被水淹了。但是這個水淹到什麼地方呢？淹到二禪天三禪天之間的地方。如果得了二禪定的人，水災來時是怕的，還是要被淹死的，他在那裏打坐入定也沒有用。所以打坐有時候流汗，身上生瘡，動感情，慾念衝動，分泌荷爾蒙，這都是人體上欲界的水災。

第三個劫是風劫。風劫來的時候，整個地球好像化成氣流一樣，三禪天還怕風劫。比三禪天再高，到了四禪，三災八難就都不怕了。

莊子那個時代，佛學還沒有傳來中國，中國和印度的文化沒有交流，而莊子卻講到了四禪的境界，這就很奇妙了。他說火災害不了他（二禪天），水災害不了他（三禪天）。這個神人，可以乘雲氣御飛龍，就表示風大對他也沒有影響（四禪天）。我們再擴大研究這個道理，世界上有幾個古老的國家，像埃及的文化等，對上古那些神人的說法，也都差不多；甚至西方的神祕學，也是同樣的說法。可見我們人類雖有人種、地區的不同，但最初的老祖宗，在上一次地球災劫前，文化似乎是一個。

生命的境界的確會有這樣高，就是看你自己做不做得到。所以莊子在這個地方借別人講，「之人也物莫之傷」，物理世界對他沒有傷害，因爲他心能轉物。火災、水災、地球毀壞了，對他都沒有關係。這種修養，使人昇華生命的價值，解脫物理世界的束縛，達到了超越的成就。

## 聖人與帝王

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塵垢秕糠」就是渣子。我們喫的穀子，殼皮就是米糠，麥子的皮就是麩皮。我們打個比方說，你們都看過濟公和尚的小說，濟公和尚一天到晚不洗澡的，人家生了病，他就在身上摸摸汗渣子搓一搓，給人拿去喫。人家問他，這個是什麼藥，他說這個是伸腿瞪眼丸，喫下去，兩腿一伸，眼睛一瞪就會死了，你敢喫就喫。結果人家吃了它，病都好了。這就「是其塵垢秕糠」，他身上髒的東西拿下來，「將猶陶鑄堯舜者也」，都可以造就出一個入世的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這個觀念中，都叫做入世的聖人。他說，修養到這個樣子，變成神了，他身上的汗渣子流出來，搓成藥丸，給你喫一喫，你都可以變成一個入世的聖人，治世的帝王。因此啊！你想想看，生命價值提高到這種境界，「孰肯以物爲事」！他怎麼會把物理世界的東西看在眼裏。

肩吾本來告訴連叔，想博取他的同情，罵楚國的陸接輿，狂人、瘋子，隨便吹牛，說世界上哪會有這樣的人。結果反被連叔罵了一頓說，本來有這樣的人，你不知道，你是個知識的聾子，是個知識的瞎子。罵完了，再說一個道理。他說：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焉。

這是連叔補充自己的理論。他說宋國的人，到野蠻地區做生意。爲什麼提到宋國呢？那是戰國時候，不提魯國，也不提齊國，偏偏要提宋國，因爲宋人是殷商之後，封地於宋，宋代表殷商的文化。孔子也是宋國人的後裔，宋國文化最高。「資章甫而適諸越」，宋國人要做生意，帶着禮服、禮帽到越國來。越國就是江蘇、浙江、福建等地。臺灣那個時候有沒有人，有什麼人，還不知道，是屬於越國外邊的人。「越人斷髮文身」，我們現在正是越人的本色，頭髮剪短不梳起來，中國古人的頭髮是梳起來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在座這裏幾位留長頭髮的，是合乎中國文化。像我們是西方文化，野蠻文化，斷髮。「文身」，身體上都刺花的。結果宋人把禮服、禮帽帶到沒有文化的地方，一個都賣不出去。「無所用之」，這有什麼用啊！高度文明的東西，帶到那個最原始的地方，是沒有用的。

「堯治天下之民」，幾十年過去了，天下太平，已經「平海內之政」，那就是盛世帝王，千古萬古的名望，那還得了，這是聖人皇帝，結果呢！「往見四子」，堯跑去看四個人，哪四個人？不知道。不過後來各家對《莊子》註解時，把莊子所說的四個怪人，都拿出來湊數。如果亂湊這四子，他見到許由是一個，許由的朋友巢父站在旁邊，他大概看到了，兩個了，再看兩個很容易，不過文字上沒有點出來。再看看藐姑射那個山，「汾水之陽」，向西方走，向山西看一看，翠華山上再看一看，像這樣的人不止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宜然喪其天下焉。」他覺得作爲天下的帝王，本是天下第一個人，天下的萬民都是他的子民，把萬民治好了，算是很偉大；但是看看這些神人，卻發現自己非常渺小，治好了天下又算什麼？太渺小了。

我們讀到這一節，就曉得莊子講到這裏，首先把生命的價值直接指出來，那就是神化；可以說是自己具備的精神，經由自我的修養而變化，就是神化。換句話說，精、氣、神這個心的作用，可以自己使自己生命的功能，變成超神入化。神化了以後，可以做入世的聖人，齊家、治國而平天下。然後呢？就要出世。我們注意中國的歷史就會知道，這不是神話。

大家講中國文化要特別注意！我們中國文化開始就是那樣標榜的，是誰呢？就是我們老祖宗黃帝。黃帝治國平天下，安頓了萬民以後，乘龍而上天，出世去了。黃帝乘龍而上時，把他的幹部大臣都帶走了。因爲掛在龍上的人太多，有幾個小幹部，沒有辦法上去，只好抓住龍的鬍子，就從半空掉下來了。掉下來的這幾個人，一直到漢朝、宋朝都還在世，宋朝以後就不知道了。所以攀龍附風的典故，就是這樣來的。

但是，我們要注意啊！透過中國遠古史這個神話，就證明瞭我們文化的中心，始終把人的生命價值提高到兩個階段：一個是入世的聖人；一個是入世成功以後，功成名遂身退，再成爲出世的聖人。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總結，這一段，莊子把神化的要點都點了出來，每一個生命都有神化的功能，可惜我們自己的智慧不夠，把這個功能喪失了。

## 大瓜與祖傳祕方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現在莊子舉出來一個人，是與他同時的惠子，惠子是當時的名家。古代文化所謂「名」，就是邏輯，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思想，定一個名稱，說一個觀念，都要合乎條理。有條理，也就是後世西方所謂的邏輯。惠子就是當時講論辯的邏輯名家。惠子與莊子非常要好，惠子是宋國人，在梁國作宰相，有一天他告訴莊子說：魏王送了我一個大瓠瓜的種子，因爲是皇上送的，我就把它種起來，結了一個大瓠瓜有五石大。

五石很大，比我們這個講臺還要大個三四倍。如果把它做瓠瓜菜來喫，我們滿堂大概也夠吃了。從前農村社會，常常把瓠瓜切開曬乾，做水瓢用。

惠子說：如果切開幹了做水瓢用，太大拿不動，況且水缸也沒有那麼大。所以他說這個東西大是大啦，真偉大，真過癮，但是它卻沒有用。

莊子說：你啊！「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你這個傢伙，邏輯專家，當然比博士還要博，比教授還要會叫，你了不起，可是你啊！光會講空洞的理論，不會實際去用。莊子就給他講一個故事。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宋國有一個人，家裏有個祖傳祕方叫「不龜手」。臺灣冬天不冷，在大陸天冷的時候，手都會凍裂。我們小的時候，不曉得不龜手是什麼藥，鄉下只曉得羊油、豬油。鄉下人找點油，把手裂開的地方擦一擦，以免再裂開。北方尤其冷，從外面進到房間裏烤火，千萬不要先摸鼻子，因爲鼻子都冰凍了，一摸就掉下來，也不痛，過一會曖和起來，流了血纔會痛。所以有人鼻子凍掉了，耳朵凍掉了，都是真實的事。

他說宋國有一個人，有祖傳的祕方，可以使手不裂，這家人世代做些什麼呢？漂布。現在的人沒有看過漂布，我們小的時候都看過，自己家裏布織好了先染，然後要漂。漂布是要站在流水裏頭漂的，脫光了衣服站在流水中，一天都站着。冬天來了，站在水裏頭冰得很，所以最好有這個藥擦在身上，就不怕了。在我們南方呢！不是外擦的藥，而是有一種內服的藥，吃了這種藥，脫光了跳進深海里，一點都不感覺冷。如果吃了這個藥，冬天下大雪的冷天，不跳下深海里的話，這個人會燒死的。跳下深海里頭幾個鐘頭都不會冷，過了幾個鐘頭上來，穿上了衣服就剛好。

他說這一家有這麼一個「不龜手」的藥方，被別人聽到了，就出價要買他這個祖傳的祕方。這一家人開一個家庭大會議，討論的結果，認爲雖有祖傳祕方，世世代代只是做漂布的苦工喫飯，一個月也不過是幾千塊錢，現在人家出價，就像現在的百萬美金，我們全族的人，從此可以到臺北開一個觀光飯店，或者一個工廠，可以發財了，再也不必漂布做苦工，所以就把這個祕方賣了。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

這個人買了祕方以後，到南方去見吳王，那時正是吳越之戰，冬天要打仗。他向吳王建議訓練海軍，從浙江湖面打過去，他有本事使每一個海軍下水都不怕冷，都不會凍裂。吳王接受了這個計劃，打了一個大勝仗，吳王對他「裂地而封之」。古代對有功勞的人，分封一片土地，歸他收稅，就是裂地分封。他說，同樣的一個小祕方，有智慧的人，用這麼一個小辦法，可以稱王稱帝；有些學問了不起的人，卻一輩子窮，甚至餓死了。這就是說，知識技能沒有大小，全靠你自己的智慧應用。也等於嶽飛論用兵一樣，「應用之妙，存乎一心」。莊子講了這個故事，接着就批評惠子。

## 瓜船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你現在家裏有這麼大的一個瓠瓜，太好了，你怎麼怕沒有用處呢！你要曉得，古代的交通，不是這樣方便，要搞只船很難啊！你就把那個瓠瓜弄乾了，挖成空心，你坐在裏頭，像坐大船一樣，浮呀浮呀！很舒服嘛！隨便去哪裏不用花錢，不要買輪船票，到處都可以玩。結果你還這樣擔心，那樣擔心，怕這個東西太大了，沒有辦法用。「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莊子這一句話，不但罵了惠子，還罵了古今中外天下人。你那個心，你那個腦子裏都是蓬草，是個大草包，大笨蛋，所以後世罵人，文學上講作蓬心，這個典故就是這裏來的。

這一節我們借用佛學的觀點，給他作一個小結論，這是講智量、境用的異同。世界上的事，無所謂大小，同樣的一樣東西，也無所謂好壞，區別是在它的作用。一個小事情，一個不相干的人，如果碰到智量大、見地、境界應用高的人，可以將之應用到齊家、治國、平天下。修道也是同樣一個道理，見地、智量高的人，一個不相干的方法，可以使他達到了超越的境界。反之，如果他的智量、境界、應用見地不夠的話，最了不起高明的東西，對他也沒有用處。

以莊子來說，他本身很高明，寫了一部書，結果呢？我們後人學者只爲拿學位作些論文而已。這就把莊子用小了，也把莊子變成惠子的瓠瓜了，很可嘆！

## 大樹和狐狸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惠子說：我家裏有棵大樹。我們也可以想像，莊子這篇文章，寫的像是他談話的一個記事劇本。莊子跟惠子素來是好朋友，又是擡槓的好對手，碰面就擡槓。惠子說到自己家裏的一個瓜太大了，無用；莊子就說，你這個傢伙有大瓜不曉得用，你真是個大傻瓜，所以你的頭腦不清，草包一個。

惠子捱了他的罵，沒有生氣，倒轉來又罵莊子說：「我告訴你啊！我還不止有那個大傻瓜呢！我家裏還有棵大樹，這棵樹叫樗。」這種樹是雜木，南方都有，福建很多，比榕樹還容易種，福州就多榕樹，因爲榕樹很容易種，隨便都會長大的。惠子說：這棵樗樹很大，「其大本擁腫」，它的根根臃腫鬆軟，「不中繩墨」。

繩墨是什麼呢？幾十年前木工用的古代的規矩，就是標準。現在做木工的不用了，過去做木工的用一條繩線，一個墨斗，把一條黑繩線從墨斗拉出來，當作尺子測好，用指頭拉線，這麼一彈，畫成筆直黑線，那個就叫繩墨。規矩是圓規方矩。惠子在這裏說他家一棵大樹，樹根樹枝彎彎曲曲的，也不能用墨繩去量。換言之，怎樣量都不合規矩。所以這棵樹長在路旁，「匠者不顧」，無論木材店的大老闆，或是木工，看都不看。而且這種雜木，味道又不好聞，所以人家都不要。這個惠子罵人，也是不帶髒字，因爲他捱了莊子的罵，他也轉罵過來。他又說：老兄啊！你的話「大而無用」，你啊！也光吹大牛，同那棵樹一樣，「衆所同去」。我看你啊！討厭得、臭得也同那棵樹一樣，誰看到你，頭都要歪一歪走掉的。兩個人就這樣對罵。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牲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闢高下；中於機闢，死於罔罟。

「子獨不見狸狌乎」，莊子說，這有什麼稀奇啊！你有沒有看到過小狐狸呀！狌是狌，狸是狸，兩種動物同狐狸差不多。我們普通在南方看到的，多半是狌，不是真正的狐狸，算是假狐狸。獨另有個名字叫野幹，所以研究莊子很麻煩，植物動物標本都要看，我們現在只講道理，不講那個文字。他說這兩種動物是有名的狡猾，爲什麼說狸狌而不提出來狼狗呢？狸狌這個動物多疑，性情狐疑不定。一個人多心病，頭腦多猜疑，就是狐狸個性，所以文學上形容爲狐疑，狐疑不定。狐狸狡猾又多疑，「卑身而伏」，它走起路來，矮矮的，偷偷的，慢慢的過來，人都看不見。它以爲自己聰明，做了的事情，講了的話，以爲別人不知道，結果啊！「以候敖者」，高明打獵的人，都曉得它的毛病，利用它的弱點，把它給捉住了。狸狌、狐狸這些東西，自己玩它的小聰明，有時候它也覺得自己很偉大。「東西跳梁，不闢高下」，在樹上跳過來跳過去，屋頂上跳過來跳過去，它覺得自己也跳得很高啊，也很有本事，也不怕，以爲沒有人看見。結果人當然看得見，人聰明，把機關埋伏在那裏，等它一跳，「咚」掉進去了。「中於機闢，死於罔罟」，結果捉它的機關，捕它的網，都佈置好了，最後還是被人捉去。

莊子都沒有罵髒字，但他就是當面罵惠子，你這個傢伙，就像狐狸一樣，就像小猴子一樣，你以爲你有什麼了不起？莊子就是這樣罵，不像我們罵得很笨蛋，一定很難聽，最後說不定打起來了。而莊子與惠子兩個人，一邊喝酒一邊談着，一邊對罵，好像蠻舒服的樣子。

## 無何有之鄉

今夫漦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子說：你啊！簡直是個小鄉巴佬！你以爲你邏輯講得好，知識就是那麼高！你看那個嫠牛，中國的大牛。

牛有好幾種名稱，漦牛的名稱出在中國的西北、山西、陝西一帶，靠近西康、青海一帶，那裏的大牛就叫做漦牛，這個屬於西陲一帶的。有些地方叫漦牛、犛牛、旄牛、髦牛。古代對於牛的名稱，累積下來，總有十幾個不同名稱。他說那個牛那麼大，「其大若垂天之雲」，就是形容它大得不得了，把天都遮住了。牛固然大，有什麼用，又不能捉老鼠。

莊子先罵他，小器、狡猾得好像狐狸，但是沒有用。你以爲你聰明能幹，結果還是給人家捉住。你以爲自己偉大，偉大得像一條漦牛，老鼠也捉不住。你家裏不是有棵大樹嗎？大樹有什麼不好？有了樹，有了大瓜，多好呢！你真是個大傻瓜，你把樹栽在那個地方，在「無何有之鄉」，什麼都沒有的那個地方。

這個，莊子更吹得大了，你把那棵大樹栽在那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了不可得的那個地方，本來無一物，一物皆無的地方。「廣莫之野」，無量無邊的地方，你把那棵大樹栽在那裏。然後那個地方，無量無邊，萬物都看不見，了不可得！你嘛！把這棵大樹種出來，一天到晚在那裏悠哉遊哉，逍遙自在。在那裏才真是逍遙。

你在這個地方栽了一棵大樹，晴天當斗笠遮太陽，下雨可以當雨傘，什麼都管不到你。然後你睡在樹下，誰都不來看你，萬物都不會來擾害你，螞蟻都怕臭，樹上也不做窩。什麼人都不理你，然後你在這無何有之鄉，才真得自在，真得逍遙。

## 真正的逍遙

所以啊！大鵬鳥飛了半天，那個逍遙不是真逍遙啊！莊子說的逍遙是要神化。神化到哪裏呢？到了一個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在哪裏呢？在那個你看不見，摸不着，什麼都沒有的地方。但是，那個地方的確有個東西，你到那個了不可得的境界裏，才真得逍遙。這是莊子講到神化才點出來，逍遙就在那裏逍遙，不是大鵬鳥飛起來才逍遙，那樣就搞錯了。這是莊子對逍遙下的結論。

我們可以拿佛學的觀點，解釋莊子的結論。不管世間法、出世間法都一樣，一個人要得大機大用，必須要具備真知灼見，所以禪宗要具見。見什麼東西呢？見智。佛學的名詞，真知灼見所見的那個智慧的智。所以啊，真知灼見是見智之所見，非心思之所思，這不是一般心、一般意識所能夠瞭解。他講的是神化，精神的神，變化到達無何有之鄉，才真得逍遙自在。也就是佛家講的真解脫。這裏只講到解脫，還沒有講到解脫起用，到了下一章《齊物論》，他纔講到氣化，就是解脫起用。實際上《莊子內篇》的七篇是連貫的，也等於我講《論語別裁》二十篇是連貫的一樣。

在《逍遙遊》裏，由北海的鯤魚變成大鵬，向南極飛這個故事開始，最後指明瞭真正的解脫，證到本體，證到這個道，歸到無何有之鄉。這等於後來禪宗所講的「了不可得」、「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同一個道理。在到達了真正的無何有，了無一物可得的時候，才能真正得到逍遙。這是講到真正的解脫，必須要了解本體，佛學的名詞叫法身。真正的逍遙，必須要到達這個法身的境界。所謂法身，也無所謂一個身，只是假定的名稱，一個代名詞而已。

# 第二篇 齊物論

---莊子諵譁

現在這一篇是《齊物論》，素來研究《莊子》最頭痛，問題最複雜的，就是這一篇。而莊子的文章思路，最「汪洋博大，惝恍迷離」的，也是這一篇。這八個字是古人對莊子的批評，實際上，一點都不迷離，條理很清楚。

首先我們來討論這篇的題目《齊物論》。宇宙萬有本來是不齊的，不平等的，一切現象，千差萬別，各自不同；現在莊子卻提出來齊物，就是萬有平等。《齊物論》講萬物皆齊，皆沒有差別。

這一篇《齊物論》所講的，是我們人如何從物理世界的束縛中解脫，而到達真正無差別，真平等的那個道理。開頭是講如何去求證這個無差別的道理，最後說明無差別裏的差別道理，以及差別又是怎麼來的。

## 南郭與顏成

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答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機者，非昔之隱機者也。

南郭子綦是一個人名，是莊子所提到的，後世也就把這個人列入道家的神仙傳、隱士傳裏面去了。南郭是複姓，子綦是名字。我們現在假設是看電影或者電視，出現一個鏡頭，有一個人叫做南郭子綦，管他是個老頭子呀，中年呀，不管是什麼人，他是一個人。

怎麼叫「隱機而坐」呢？我們要注意啊！在莊子那個時代，沒有凳子，沒有椅子，不像我們現在。我們看到過日本人坐榻榻米，上面放一個矮茶几，大家盤腿坐在席子上，這就是我們中國古代的生活，那個時候就是這樣。「隱機」不是這樣趴着，而是軟下去了，人這麼一溜就軟下去了，好像茶几都把他蓋住的樣子，這叫隱機。像同學們在教室做功課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那就叫做伏機而坐了，不是隱機。南郭子綦坐在席上，人向下面溜，似坐不坐的軟下去，好像神氣懶散得不得了，把頭一翹，「仰天而噓」。

這個裏頭有道理啊！嘴裏頭噓一口氣。要注意這個噓，到了魏晉的時代，不叫做噓了，所有的神仙傳、隱士傳上，就把這個噓叫做仰天長嘯。魏晉時代有一個隱士叫孫登，善嘯。究竟怎麼嘯呢？老虎叫，叫做嘯，難道一個人坐在那裏學老虎叫嗎？不是的。古人所謂嘯，同莊子的仰天而噓是一件事，就是吹口哨，吹一個很長的口哨。有許多同學口哨吹得好，西門町，中山北路、電影院門前，年輕人吹口哨吹得很好，這個就是長嘯。

「答焉」，這個答不是答話的答，而是頭一低，人向茶几下面一溜，頭仰起來，吹一個很長的口哨。這樣把氣一吹，心裏所有一切都吹出來了。頭一低，「似喪其耦」，好像喪失了一個東西。這個「耦」不是夫妻配偶的偶，這個耦是指所有的外境，相對的東西。一切外境都沒有了，人就那麼一軟，就下去了。你說他死了，不像死，活麼也不像活，反正是懶洋洋的，懶得沒有骨頭那個樣子。

莊子第一篇講《逍遙遊》，由一個鯤魚變成大鵬鳥，九萬裏高空南飛說起，最後到達了無何有之鄉，了不可得，一無所有，就是《逍遙遊》。第二篇《齊物論》開始，不像《逍遙遊》。這裏一開始，講南郭子綦這個人也不是灰心，也不是死亡，好像懶散到了極點，什麼都沒有。第二個鏡頭就出現，南郭子綦的學生顏成子游，站在他旁邊，顏成也是複姓，子游是名字。「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我們注意，那個時代，沒有桌子椅子，只有茶几，榻榻米席子，所以，對長輩，不是站着，而是有事情跪着做。古書歷史上常見膝行而前的字句，就是在要緊的時候長輩叫.你就用膝蓋頭走路，趴着就過來了，這個叫膝行。到過日本的就知道，平常都是雙膝跪在榻榻米上，最恭敬的是站着等着，恐怕長輩吩咐什麼事。

現在子游「立侍乎前」，站在前面，他看到這個老師這麼一個情形，就問：「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他的話翻譯成白話就是：「先生啊！老師啊！你幹什麼啊！你這個樣子嚇死人的。好古怪！我今天看到你，整個外形都變了，一個人變得像一塊乾枯的木頭，沒有生氣了，內心像冷灰一樣。」煤燒成渣子，渣子還可以點燃再燒，如果燒成了灰，就一點火氣都沒有，冷冰冰的。人怎麼身心可以到達這個樣子，「老師啊！你今天干什麼？」他下面又補充了兩句。

## 交臂非故

「今之隱機者，非昔之隱機者也。」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兩句話，「今之隱機者」，老師，你從前也有這樣懶洋洋的休息一下，你今天特別不同，你今天靠在茶几上休息，這個狀況「非昔之隱機者也」，與從前你每次靠在茶几上休息的情況完全兩樣。我照文字解釋是這樣。

如果只照這樣文字的解釋讀《莊子》，一定把莊子冤枉了。莊子在這句話裏，已經點題了。我們照古文講叫做點題，點出那個題目，畫龍點睛。魏晉期間，名畫家張僧繇，畫龍通常都沒有點睛，只要他把龍睛一點上，畫的這一條龍，立刻變成真龍飛走了。畫龍點睛，破壁而飛，就是說這件事。

莊子的文章，這個時候在畫龍點睛。「今之隱機者，非昔之隱機者」，要了解《齊物論》，首先要了解這個地方。當你第一秒鐘坐下來的時候，第二秒鐘仍在這裏，但是已經不是第一秒那個我了。所以莊子後面就提到，孔子告訴顏回四個字：「交臂非故」。兩個人對面走過來，你過來，我過去，我們兩個膀子剛剛碰了一下，你向這邊走，我向那邊走，交臂而過，已經不是原來那個你我了。任何時間，任何地區，一切的事情，在一剎那之間都已經變化，不會永恆存在的。我們第一秒鐘坐在這個椅子上，第二秒鐘已經不是第一秒鐘的你了，第三秒鐘更不是第二秒鐘的你。每一分每一秒，宇宙間萬事萬物都在變化。兩個手臂一碰，我們拉個手，放開手，再拉一次的話，已經不是原來的我們兩個了。所以交臂非故這一句話就是「今之隱機者，非昔之隱機者也」。

當我們剛剛靠上座位一坐的時候，當下一剎那就過去了，借用佛學一句話，剎那無常。剎那是梵文的名稱，翻譯成中文變成這兩個字。一彈指之間包含六十剎那。剎那很快，一剎那之間就過去了，就是無常，不會永遠存在的。

莊子借用顏成子游的嘴說出來《齊物論》，沒有分別，萬物皆平等。平等也是個名詞。忘記了外境，內外進入了《逍遙遊》最後的無何有之鄉，了不可得。至於怎麼樣進入的，就是這一段描寫的情況。他的老師南郭子綦回答說：

## 忘我與齊物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南郭子綦就說，是的，你問得好！「不亦善乎」，你覺得我這樣不好嗎？換句話說，我這樣很好嘛！「而問之也」，有疑問嗎？「今者吾喪我」，我告訴你，現在此時此刻，我已經沒有我了，忘我了。「汝知之乎？」你知道嗎？就答覆了問題。

換句話說，這個地方更是點題了，一個人要真解脫物理世界的困擾，真解脫一切的煩惱，而到達真正的逍遙，唯有喪我、忘我。沒有到達喪我、忘我，不能瞭解萬物不齊之間，有超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齊物的境界。所以莊子在《齊物論》這篇，開頭就求證齊物，萬物不齊之上，有一個境界，那是了無一物，無何有之鄉，了不可得，那個境界的本相是齊一的，那個是絕對的。而萬物不齊，有差別，卻是相對的。

要怎麼求得呢？開頭就點出來，要真達到忘我，纔可以談《齊物論》。事實上，這幾句話已把《齊物論》講完了，下面都是空話，是引申的發揮。如果拿禪宗公案來說，許多禪宗祖師講到這裏就不講了，問你懂不懂。看你愣眉愣眼，還站在那裏的話，就給你一棒，去你的，沒有腦筋，不懂，就不講了。南郭子綦不是這個作風，顏成子游問了以後，他就告訴子游，我已經入到無我的境界，「汝知之乎？」你懂不懂？如果要加一句形容詞的話，就是顏成子游傻不郎當，還站在前面，不懂，當然不懂。

南郭子綦再說道：「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莊子特別提出來三種境界，後來中國文學上用得特別多，就是人籟、地籟、天籟。這個「籟」字，是耍賴的賴，不過上面加個竹頭，好像是有音聲。人籟是人境界，人世界的音聲。南郭說，你聽到了人境界的音聲，但是你沒有聽到地境界的音聲。地下熱鬧得很，古人有辦法聽到。我們中國古人睡的枕頭，是木頭做的，或者是竹子做的，那個裏頭是空的，所以睡上去，地下音聲聽得很清楚，至少地面上的音聲聽得很清楚。這個地籟，只有趴在地下聽。他說，你假定懂得地籟，也沒有辦法懂得天籟，也就是自然的音聲。下面這個「夫」字，是拉長問號，表示你根本不懂。

這裏我們注意啊！《齊物論》包含兩個重點，首先告訴我們，萬事萬物隨時都在變化，是無常的，不永恆存在。就是「今之隱機者，非昔之隱機者」。換句話說，今之聽話者，非前一秒鐘的聽話者。看到我們好像坐在這裏，我們已經不坐在這裏。所以，大家做工夫，求忘我；你不要忘我，它本來忘掉你的。你想求到忘我，還是你自己在搗亂，你那個我並不存在，它每一秒鐘自己就忘掉了你，過去了，這個道理要把握住。然後，他說你要懂這個道理，先要達到忘我的境界。既然不能忘我，那已經是形而下了。形而下的萬有的現象界，分三個層次，就是天、地、人三層。不過他用音聲，用音樂的境界來描寫。

值得注意的有一件事情，不論中國外國，很多哲學上，尤其是宗教哲學方面，最喜歡引用音聲來表達形而下到形而上。宇宙間的音聲和光，是自然界範圍最廣，最容易使人進入另外一個世界的引導力量，所以他提出來，天、地、人三種音聲。

## 地球的呼吸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

「敢問其方」，方就是方向，敢問是下輩對上輩禮貌謙虛的話。敢問其方，就是請問天、地、人這三種音聲的關係，並且請指示我一個方向，告訴我一個頭緒。

這裏首先提出來一個氣的問題，形而下第一個發生作用的，就是中國道家思想所說的氣化。這其中有一個問題，學哲學的特別要注意。我們曉得人類對於宇宙萬有的起源，東西的哲學有幾個說法，希臘的哲學、埃及的哲學、印度的哲學，都各有說法。宗教家也都各有一套說辭，一個是神創造這個世界，還有神拿個泥巴和點水，捏起來創造人類等。像這樣各種各樣的說法，如果追究下去，問問你那個神是誰創造的？就不能問了。宗教家到此謝絕參觀，到此止步，不能問，信就得救，不信就不管你了，這是宗教。

後來哲學家說，你叫我信可以，你要把理由告訴我。就是說，上帝創造也好，神創造也好，菩薩創造也好，開始是先創造哪一樣東西呢？因此就開始摸索，產生了哲學。說法雖有幾種，但是大部分說法，都認爲宇宙開始創造的是水。先有水，有水才生長萬物。印度與埃及的文化，認爲是四種元素，地、水、火、風，就是熱能、水、氣、泥巴，和在一起。這是哲學，這一種哲學是屬於唯物論的。對於最初宇宙創始的說法，由宗教方面的追究，漸漸成爲哲學性的對宇宙人生根本的研究，於是哲學脫離了宗教。

在中國呢？我們中國道家的思想，認爲第一個形成的是氣，萬物皆是氣化，這個氣並不是風，莊子提出來叫做氣。現在我們書上看到這個「氣」，在最初古本的《莊子》，那個氣字不是這樣寫，所謂無火之謂「炁」，因爲寫那個炁，不太容易懂，很難解釋。拿我們現在的觀念來解釋，就是個能，是宇宙的能量，中國過去無以名之，把它叫做「炁」。大塊是什麼呢？這隻有講揚州話，或南京話才容易懂。大塊就是這一大坨，這個大塊，不一定指地球啊！不過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上，把這個大塊拿來代表地球。莊子所講的大塊，不是《蘭亭集序》所講的大塊；這個大塊是個假定名詞。這個宇宙，這一大塊東西「噫氣」，怎麼叫噫氣？不是嘆氣，不是打嗝打出一個氣，打嗝的氣是腸胃不清，至少食道管不清，呃出來一口氣。

「噫氣」，這一口氣出來以後，呼出來變成風。注意啊！這是兩層，不要認爲大塊噫氣就是風，這裏頭有層次的不同。「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就產生了中國後代道家地球物理的思想。

中國原始物理思想，同現在科學路線不同，但是也不能不承認它是古代的科學。中國過去對於地球物理的科學看法，當然並不是由莊子來的，但在莊子同一時代，中國道家的科學思想已經非常發達了。那個時候，北方的燕國、齊國，山東一部分，充滿了一班方士，後世稱他們爲道家。拿現在來講就是科學家，是講方技的科學家。這一班人煉丹、修道，實踐超越生命物理束縛的技術。所以莊子也受了他們的影響。從中國傳統文化上來看，連孟子也受方技科學家的影響，所以孟子講養氣之學，也是這個時候的事。

在一般中國道家方士們的看法，養氣煉氣是有很高價值的。我們的文化，看地球是一個活的，是一個整體的生命，而我們活在這個地球上的人類，不過是地球上的細菌而已。等於我們生了皮膚病，有些細菌活在我們的表皮上一樣。因爲道家認爲地球是個完整的生命，它有活力，它就有噫氣，因爲它也有呼吸。

譬如江河海洋，是地球的腸胃、血管。照道家的思想，認爲地球的中心整個是通的，等於人身血脈都是相通的。人如果有機會到達地球的裏面，可以不死，不曉得多少萬年都不死，在裏頭悠哉遊哉，有喫有玩。現在西方科學神話小說，正向這方面走，認爲地球是通氣的，這都是有書可證的，不過這些書名都很難聽到。既然地球是噫氣的，地球的呼吸當然最重要的是在西北。

## 紀曉嵐的經歷

清朝有一個大文豪紀曉嵐，他不太迷信，並且是很講實證主義的。紀曉嵐就是編纂《四庫全書》的人，不過他也喜好記載這些奇異的事情。但他也是個懷疑主義者，是講實際經驗的。他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有一次他被貶官到新疆吐魯番。他的運氣很好，發現那裏有一個風穴，土人都認爲這就是大塊噫氣，是地球的嘴巴要嘆氣，每年在一定的時間，人獸都要避開這個地方，還要逃得遠遠的。

當地球快要嘆氣的時候，聽到地球裏頭的呼呼哈哈……那股氣出來了，似乎是莊子講的「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那股氣出來不得了，任何人、牛馬駱駝一碰到這股氣，就被吹得無影無蹤。這一股氣一直出來，說向西伯利亞走，走到哪裏不知道。過幾天以後，這股氣又走老路回來，這一條路大家都要避開的。回來以後又到了這個洞口，好像人的吸氣一樣，倒吞回去，嚥下去了，又恢復平靜。紀曉嵐親自記錄下來這個情景。

紀曉嵐這一段記載，就證明瞭中國傳統道家的學說，認爲地球是個活的生命。所以地球的物理，是不準破壞的；破壞得厲害了，地球要出毛病，是會毀滅的。這是中國古代的說法。這裏莊子所提的「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還不是剛纔我們引用紀曉嵐親眼所見的那個情形；莊子是講地球本身有它的生命，地球在出氣，這口氣出來以後，一變化，就形成了風。

莊子這句話，我們現代的青年想想，對不對？地球上的氣是有限度的，在一定高空以外，空氣完全稀薄了，那就不是地球的氣了。地球的氣只能達到某種的高度，到了太空裏就不是地球的氣了，太空那個是空的。

地水火風空的變化，譬如下雨，是地氣上升，上到高空遇到冷氣，冷熱一接觸下雨了。雨下來，這一股熱氣又上去，這個是地球的氣，噫氣。高空上面那個冷氣，屬於地球氣的表層，超過那個氣再向上面，沒有空氣了，那個更不屬於地球的氣了。所以莊子所講的，有科學的道理，值得研究。「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這是屬於地球的氣。

我們人呼吸的氣，也有一定的範圍。凡是我們呼吸時，氣可以達到的範圍，就是體外的光度也達到的地方，現在科學可以用照相機照出那個光芒。一般來說，人體的光芒，就是兩臂伸開畫一個圈那麼大，那麼多。也就是說，呼吸所放射的範圍，也就是那樣大。除非你經過修持，或者經過打坐得道，像南郭子綦一樣，達到忘我的境界，那個光照和氣的放射纔會不同。

## 依他起的風

人體放射的氣到達外面，這個作用叫做風。這一段比較麻煩、喫力一點，先要把它搞清楚。這其中有三個階層，與南郭子綦打坐忘我那個境界不相干。先讓南郭子綦隱機而坐，讓他去忘我，現在我們先講氣的問題。到達忘我的時候，沒有談氣不氣的問題，那是解脫的境界，與《逍遙遊》最後無何有之鄉是連帶的。

現在第二篇《齊物論》開始，到了南郭子綦忘我以後，接近於形而上這個本來解脫這一段，先把它擺下。現在轉過來，從有我的境界開始。有我的境界，第一是意動了就有氣，氣動了就形成風。

「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莊子開始形容了，他說這股氣變成風以後，除非不起作用，如果它動了，起了作用，那厲害了。厲害到什麼程度呢？「萬竅怒呺」。竅就是洞，有洞的地方就響，發出聲音來；沒有空洞的地方，顯示不出風的音聲。

青年同學們注意啊！你說風有形體嗎？風沒有形體。我們感覺到風吹在臉上，那是我們的反應。風沒有聲音，我們聽到的風聲是風碰到了東西，摩擦發出來的聲音，不是風本身的聲音。至於風的形態，風沒有形態，大風與小風，是我們感受的形態。所以說，讀《莊子》也要留意了，「是唯無作」，除非不起作用，「作則萬竅怒呺」，起了作用的時候，碰到物質，就發出來各種聲音。

很多研究佛學多年的人，要特別注意這兩句話，你看莊子講形而上的本體，無何有之鄉，了無所有，了不可得；但講形而下起用，就只講到這裏，這是什麼意思？是依他而起，就是佛學所說依他起。如果不靠外物，不依他，本體的功能呈現不出來。一切都靠外物，靠作用，靠現象，本體的功能才能顯現得出來。萬有的用，都是本體的用，萬有的現象就是本體的現象，都是依他而起。「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就是這兩句話，說明由形而上到形而下。

## 嚇人的音聲

而獨不聞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污者。

這些都是莊子的文學境界了，也是真的，像是一幅畫面。現在他說風這個東西，靜態的時候，什麼都看不出來；等它一有動態，什麼現象都出來了。這是講風，講這個氣，同時也形容我們人的境界。當我們心理狀態平靜的時候，什麼現象都沒有，意念一動，什麼怪現象都來了，喜怒哀樂，也同莊子形容風一樣，開始「而獨不聞之翏乎」！

當我們站在阿里山頂上，高山上那個風吹到耳朵裏，硬有聲音，翏翏然，好舒服啊！這個時候，人是很平靜的。慢慢的，第二個形容，「山林之畏隹」，畏隹是山帳，山的轉彎，凹谷，或突出的地方。我們到了山林中，那個有高山岩石的地方，莊子沒有說下去了。「山林之畏隹」，高山上，山林轉彎凹谷的地方，風才大啦！各種各樣的怪叫聲都有，聽到會嚇死人；凸出來的地方，聲音也會怕死人。尤其到了夜裏，再加上一點雨，手電筒也沒有，坐在那裏，真嚇死人。山上的風大，「山林之畏隹」，可不是好聽的聲音，並不是天風翏翏然；注意啊！「而獨不聞之翏翏乎」，是很好聽，也很清雅的聲音。

「大木百圍之竅穴」，跑到原始森林去聽那個聲音，那些原始森林中的大木，一百圍的大木，樹上有洞，都是竅穴，風吹起來，噓……像鬼叫。莊子形容那些洞穴好像人的鼻孔，又像嘴巴一樣張開，又像耳朵，又像「枅」，就是橫木一樣，又像一個圈圈，又像搗臼一樣，有些深深的窪下去。這個要以畫面描寫，做成模型才容易瞭解。這許多的洞穴，莊子還沒有形容完呢，莊子很藝術吧！

我們要是在山裏找一棵大樹根，那個樹根東一個洞，西一個洞。每一個小洞，像莊子描寫的有的像嘴巴，有的像耳朵，有的像枅關，有的像窪，有的像洞。那些東西，碰到空氣一吹，百聲齊發，百家爭鳴。如果把那麼多洞的大樹根，放在黑暗的房間裏，用大風一吹，電燈也熄了，外面又下大雨，你在裏面會嚇死了，因爲各種怪叫的聲音齊鳴。

這是莊子玩的文學技巧，形容物理世界被風所吹的現象。不過中間有個重點，我們先來看它的文字。

## 冷風  飄風  厲風

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突者、咬者，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突者、咬者」，這些都是形容風吹百竅洞穴發出來的聲音，「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於，就是嘴巴尖起來於……的聲音。後者唱喁，就是喉嚨發出來的聲音。、

「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這個和，不是和平的意思，而是各種聲音混雜的合音。所謂泠風，不是天氣冷的冷，是高空裏頭的風，是三點水的「泠」，與零碎的零同音。高空裏的聲音叫泠風，「則小和」，聲音和得比較輕巧高雅。「飄風」是大風，就大和。和聲是很複雜的，大小兩種風平常都有。有時候大風吹，有時候小風吹，我們一天到晚都有這個境界。再加上大臺風來，就是怪風，「厲風濟」，真碰到大風來的時候，這種厲風怪風一吹，所有的洞穴都吹了，「衆竅爲虛」，風太大悶住了一樣，反而一點聲音都沒有。

所以講這個道理，又是一個物理的現象。我們經常聽到古人的兩句詩：「山雨欲來風滿樓，萬木無聲知雨來」，這是夏天容易看到的現象。夏天熱極了，天氣悶得很，我們人的呼吸都出不來。你看樹葉子動都不動，一根草都不搖，萬木無聲，一點聲音都沒有。

「知雨來」，悶一陣要下大雨，熱氣蒸到了極點，到了高空碰到冷氣，大雨就下來了。所以，山雨欲來風滿樓，萬木無聲知雨來，文學境界很舒服，很好；科學的境界，則像蒸籠一樣，悶死人了。所以，文學境界與科學境界，各有不同。

現在講到這裏就是說明，「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力量太大的風吹過來，把那些小洞穴封住了，「衆竅爲虛」，反而沒有風了。難怪蘇東坡這些人，都學莊子的文章，這種地方纔是訣竅。你看他形容一個東西，形容那些風，第一句話：「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形容風吹來翏翏然。尤其在高空，我們在這個高樓的頂上，到夏天的夜晚，太陽下山了，天風翏翏然，很舒服。

最後他形容，各種洞穴有各種風聲，每一個洞，扁的、長的、深的、淺的，發出來的聲音都不同。吹了一陣就把這個音聲調和下來。「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把風的那個境界都形容透徹了。「厲風濟則衆竅爲虛」，一陣最有力的厲風來，則萬籟無聲，沒有聲音了，把你悶了一陣。悶過去了以後，像音樂一樣，風聲又來了。「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你們注意啊！前面一句話，「而獨不聞之翏翏乎」，是耳朵裏聽的。「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則是眼睛所看到的。小風大風過後，一陣和風吹來，水波不興，一點點小風，那個草啊！樹葉子啊！慢慢的飄啊，飄啊，搖啊，搖啊，都是眼睛看到的。他講到這裏，講完了。

所以，莊子全盤是禪宗，後世禪宗說法就是學他的，然後給你大蓋一陣，那真是蓋，會說評書的人，嘴巴快速，哼啊！哈啊！一路吹到這裏，然後輕輕的，飄啊飄，搖啊搖，好了說完了，下文呢？沒有了。

## 人籟  地籟  天籟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下面點題了，他的徒弟顏成子游，聽到南郭子綦躺在那裏，半睡半醒的嘴裏在蓋，蓋到這裏以後，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他說：老師啊！你講了半天，我懂，剛纔講風吹的聲音是地籟，是地球表面的現象。這個天、地、人三才，風是地的作用；人呢？他也不要老師講了，人籟是什麼？子游就自己說「比竹是已」。

人籟，人的感情啊！喜怒哀樂，怎麼看得出來呢？用吹簫或者彈琴表達。古代的許多樂器，都是用竹子做的，在竹子上可以表達人的感情，叫做比竹。這個比字用得非常妙，換句話說，人籟的境界，人的心理情緒種種變化，產生人世間的是非善惡，也同風一樣，是在肚子裏亂吹的。

我們借用佛學唯識學的名稱來說，那都不是絕對的，而是屬於比量的境界，是比較出來的。那個聲音好不好聽，都是比較性的；換句話說，都是依他起，是比量的境界。所以說人籟不必談。這樣一講，顏成子游又懂了。

他說：師父啊！地籟我曉得了，剛纔您描寫了半天，就是地球現象，人籟您也不要說了，比竹是也。人的感情變化，如果生氣打起鼓來，聲音就很難聽；人發脾氣時，罵人的聲音就會像狼叫一樣的難聽，這些都是人籟，我也懂，唯一不懂的是天籟。

現在，我們暫且不講這個天籟，先來研究一下，爲什麼《莊子》這本書被道家及修道人那麼看重？道家有三經，《老子》爲《道德經》，《莊子》爲《南華經》，《列子》爲《沖虛經》。《道德經》爲大經，《南華經》與《沖虛經》爲小經。後來道家修行的人們，也都以老莊爲必讀的典籍。但是我們看了半天，《莊子》裏頭並沒有傳你工夫；可是有一點，如果你讀到《齊物論》，莊子講「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這一段，就要留意了。

我們在座許多人，打坐、學佛、學瑜珈術、學密宗、學道的多得很。你們要注意，我們這個身體就是個地球，打起坐來，所謂上面打嗝，下面放屁，都是「大塊噫氣，其名爲風」。甚至於身體裏咕嚕咕嚕的動啊！什麼任督二脈通啊！都是屬於這一段的範圍。

但是你也要認清楚，那都是現象，都是氣不能調和所造成；氣真到了調和的境界，「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那時氣充滿了，到了「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身體上氣就不動了。所以佛家講打坐修禪定工夫，到了禪定的最高境界，就是「氣住脈停」四個字，也就是「衆竅爲虛」。那個時候，身體感覺輕靈了，再也不會打嗝放屁，腸子裏頭也沒有咕嚕咕嚕的動，耳朵裏也不會聽到聲音叫了。

說到這裏，許多人打坐都坐成精神病了，耳朵聽到聲音叫，嘰……好像萬華那一帶，聽到夜裏賣麪茶，噓……打坐經常會發生那種情形。那都是身體內部的氣動，不必理它，那只是現象。等到「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充滿了，你自己看到「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身上那個氣機走得很輕順，很自然，到了那個時候，你可以說由人本位的人籟達到了地籟的境界。你這些氣走通了以後，慢慢情緒變化了，思想的本位慢慢昇華了，但是還談不到道。再進一步，第三步由人籟、地籟，纔到達天籟。

## 吹萬不同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鹹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注意啊！《齊物論》這個要點，高明得很，莊子都點出來了。什麼叫天籟？天籟是莊子提的名詞。我們這個生命，宇宙萬有，生命的本來，莊子把它取了一個名詞，叫做「吹萬」。我們現在的人，就叫它吹牛，這個「吹」字，就是從《莊子》來的。

講到這裏，我想起年輕時在四川青城山，山上都是道家的廟子，有個廟子叫上清宮。那個道觀很大，牆壁很高，上面有一幅畫，我們站在那邊看了半天，每個人都笑得不得了。那幅畫畫了一條牛，又畫了很多人，抓住牛的尾巴吹，抓住牛耳朵在吹，抓住牛的臉吹……，就是把「吹牛」這兩個字，畫成一幅畫。有些人抓住牛腿吹，那個牛一伸腿就蹬過去了，那幅畫畫得真好。

莊子不講吹牛，講吹萬，吹牛跟吹萬一樣。什麼叫「吹萬不同」？宇宙萬有這個生命，就是這一股氣吹出來的。以前我們小的時候看吹糖人，一個人把一塊糖用嘴巴一吹，要什麼就捏成什麼，一口氣就吹出來了。

宇宙萬有的生命，也就是上帝那麼一吹，把我們給吹出來的。莊子稱之爲吹萬。形而下這股生命怎麼來的？地氣所生，是一股氣來的。你不要把它當成風啊！也不要當成空氣的氣，這個氣只是個代名詞。一股氣吹出來，萬有現象不同就是「吹萬不同」。所以我們在座這麼多人，每個人健康不健康，男女老幼，胖瘦高矮，各種樣子不同，就是吹萬不同。

但是天籟是宇宙萬有的開始，是宇宙間形而下第一個作用，不是形而上的。形而上是無我，無何有之鄉，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形而下就是這一股力量吹出來的，「吹萬不同」，吹出來萬有不同的現象，「而使其自已也」，一吹出來不同的現象，萬物就不齊了。

每一個人得到一個生命，但是每人自己的變化卻各自不同，而原始相同的地方，就是這一口氣吹出來的。吹出來以後，每一口氣又分散成萬氣，變成萬氣以後，你有你的狗脾氣，我有我的牛脾氣，他有他的老虎獅子脾氣，各人不同，因爲吹萬不同。

莊子說，「鹹其自取」，哪有主宰啊！沒有一個人做得了主宰的，上帝也做不了主宰，神也做不了主宰，菩薩也做不了主宰。因爲是「鹹其自取」，都是你自己，沒有別人。天堂地獄，喜怒哀樂，善惡是非，都沒有；都是你自己造的，都是你自己吹出來的，吹萬不同，鹹其自取。

「怒者其誰邪！」這個怒，不是講發脾氣，這個怒是形容詞，就是吹的時候，臉漲起來的樣子，所以我們叫「鼓吹」。你看把泡泡糖嚼完了，就吹氣，那個球吹得愈大，你的臉就愈漲得紅，兩邊都鼓起來，好像發怒一樣。怒者其誰邪？這個吹氣的人是誰呀？是上帝嗎？是上帝的外婆嗎？都不是，還是你自己。這是《齊物論》的要點，都點出來了。

這幾句話，「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成其個人的自我。其實沒有我，一股氣吹出來，變成這個生命以後，你自己抓住這個，就變成萬氣的不同，萬個人各自不同。這個生命之來，「鹹其自取」，都是自己的事。

這個氣等於大海的水，你的量大一點，多舀一點水，量小少舀一點。所以有人抓多一點，氣就多一點，有些人氣魄則小一點。有些人小氣，有些人邪氣，有些人正氣，有些人陰陽不正之氣，有些人半陰半陽之氣，各種各樣，就是所謂萬氣不同。

至於說誰做主宰？無主宰！自然來的嗎？非自然！而是「鹹其自取」。所以莊子這個道理，同佛說《楞嚴經》一樣。

## 無主宰  非自然

《楞嚴經》的話：「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沒有主宰，不是自然，而是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應就是感應，你所知的範圍，量有多大，他吹的氣就有多大。隨你自己的業力發現，既沒有主宰，也不是自然。

佛說《楞嚴經》的時候，是在印度，究竟是莊子以前，或以後，無法考證。雖是兩方面的說法，但是原理卻是一個，只是表達的不同而已。所以禪宗後來提出來一個參話頭的方法，參究唸佛是誰？我是誰？其實莊子早給你說出來了。

這個生命先有氣---「吹萬」，如果一口氣不來不吹了，這個形體就不屬於我們了。這個形體不是我們的，是依他而起的，當然沒有他可以依賴的時候，你那個東西跑哪裏去了？那個東西不屬於氣。有一口氣依傍這個形體，我們纔有這個生命。莊子《齊物論》這一段，講到最要點的地方，下面告訴我們知見上要懂。

## 神  氣  智慧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這就是莊子的文章，豈不是說空話嗎！「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那個閑，好像是臺南鹽場的鹽，後面的閒，好像是化學的鹽（衆笑）。前面這個閑，門字裏頭一個欄杆，是攔阻的；下面這個閒，門字裏頭一個月亮，悠閒的閒。這兩個字嚴格講起來是有差別的。後來雖是通用，但是原始中國文字，這兩個字並不通用。

因爲古人蓋房子沒有門的，等於原始的房子蓋起來，像碉堡一樣，下面開門，下一層養牛養豬，上一層住人。這個情況到西南、西北邊疆就看到了。西南邊疆還保持這個形態多一點。落後地區文化沒有開發的地方，晚上牛羊一進來後，總用個木頭的架子擋住大門，所以門字裏一個木架子。古代叫做鹿角，像鹿頭上那個角一樣；現在叫木馬，拿木馬來擋就擋住了。所以閑者，有防止的意思。

下面一個閒呢？晚飯喫完了沒有事情，在門裏坐着，看看月亮。門縫裏頭，月亮照進來，悠哉遊哉，這個當然是很清閒的閒。所以這兩個字代表的意義不同，上面這個閑是防閑之閑，下面這個閒是清閒之閒。莊子這個時候，用這兩個字是有道理的，不是亂用的。

「大知閑閑」，真有大智慧的人，他是有範圍的，有道德的標準。換句話說，閑閑是形容思想條理清楚；真智慧什麼都搞得清楚，界線劃分，窮本溯源，樣樣都搞得清楚。「小知閒閒」，小聰明的人，閒閒，玩小聰明，懂了一點點，自己以爲了不起。那到底是有限公司，不行的，那是小智。

「大言炎炎」，說大話的人發言，這個「炎炎」，不要當作發炎的意思看。炎者，炎光也，火燒得很大，光明很大，所以也是炎光。說的大話大道理，等於放光動地。「小言詹詹」，小道理詹詹，看起來好像有所建立，但並不究竟。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寐是睡覺，許多老年人睡不着，中國醫學養生的道理，老年人睡不着是因爲火水不相濟。火水爲什麼不相濟？因爲心腎不交。心火，那個思想情緒的火，不能沉下來，腎水不能上升。腎水就是荷爾蒙，以及維生素等，不夠的話，腎水不能上升，造成心腎不交，就睡不着了。

養生之道先要培養脾胃，把心神凝定，自然就睡着了。所以老年人愛睡覺的，是長壽之相。火水不相濟，就是心腎不能交，在理論上講是魂魄分開了。魂是靈魂，就是思想意志。魄是生理上的，包括氣啊！血啊！肌肉啊！荷爾蒙啊！營養啊！維生素啊！蛋白質等加起來，叫做魄。

有些人身體衰老了，變成骷髏形狀，看到人哼哼啊啊，那是魂跟魄分開了。年輕的時候，魂魄兩個是在一起的。所以中國人講生命的道理，認爲睡着時，魂沒有離開身體，還在身上，歸到某部分。魂歸到後腦就做夢，魂到了前腦就醒了，如果藏在心肌之間，就睡得很安詳；魂一旦離開了身體，那就是做大夢了。中國古代的說法，認爲人做夢的時候，從自己頭頂上就出去了。

所謂「魂交」，是魂跟氣交。氣就是魄，所以我們叫氣魄。「其寐也魂交」，真正睡着了，神氣兩相交，所以第二天精神飽滿；沒有睡好的話，神氣沒有交媾，那樣就不行了。「其覺也形開」，睡醒了像花一樣，神跟氣都充沛了，因爲他兩個相交了一夜。睡夠了，咚，起來，充滿了氣與神，花一樣張開了。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前兩句講智慧的境界，知識的境界；中兩句講說話的境界；後兩句講睡着了及醒了的境界；這六句話好像不相干，現在說明你就懂了。六句話其實都相關的，神氣充足的人智慧就高，精神充沛有大智，不充沛只有小智。神氣充足的人，就是大言，不充足的人小言。這都是由神與氣兩個東西來的。所以思想用過度，寫文章多了，魂跟魄不相交就睡不着了。如果多煉氣，養氣，氣充足了一定就會睡着。氣把那個魂吸收回來，人就睡着了。下面形容一個人思想用多了，用心過度魂魄分開了。

與接爲構，日以心鬥。縵者，窖者，密者。

這是形容心理狀況，它說普通一個人，不懂神氣相交的道理，所以睡醒後，一接觸到外界的環境「爲構」，就整天用心思，勾心鬥角。「日以心鬥」，一天到晚，自己的心裏在鬥爭，自己跟自己過不去。鬥到什麼程度呢？莊子形容得很妙，形容人都在欺騙自己。「縵者」，好像把東西密封起來，外表塗上油漆，自己欺騙自己。自己坐在那裏越想越得意，我準備今天到股票市場，買它一千塊錢，三天以後漲成三萬，自己坐在那裏胡思亂想。「窖者」，賺了錢怎麼辦？唉呀！放在銀行靠不住，還是放在某一個公司，四分利息。嘿！靠不住，還是放在保險櫃……心中不停地在打主意。「密者」，有時候自己想得笑一笑，你問他笑什麼？噯……沒有什麼，他在那裏保密。縵、窖、密者，莊子一句話「日以心鬥」，自己在那裏搗鬼，心裏鬧鬥爭。

## 惶恐可憐的人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人生一天到晚有一個恐懼、害怕的境界。佛學上也用過「恐怖」這個名詞，《心經》上面提的就是這個東西。一個人活着每天在恐怖中，恐怖自己錢掉了，恐怖自己生病了，恐怖自己沒有事情做，恐怖沒飯吃了，一天到晚傷腦筋。莊子這麼一形容，活着沒有一天是痛快的。

「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開始一念之間一動的時候，像手指按開關一樣。這個機關，在某一個小問題上稍稍一動，就引起了大煩惱，接着就變成了一大堆的是非利害。如果開關不向外呢？「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留在裏頭的如「詛盟」，自己在那裏搗鬼，心裏自己在罵架、打架、打官司。

「守勝之謂也」，守勝是個什麼呢？道家解釋爲「厭（音掩〉勝」。譬如今天運氣不好，到民權東路恩主公關帝廟去，買兩根香蕉幾根香幾個饅頭，去拜拜，也屬於厭勝。或者叫人畫一道符放在家裏，或者去哪個地方點個燈呀！鄉下廟子裏很多。鄉下人到成都路那個城隍廟，經常搞這個事，包一包香灰回去，那都叫厭勝。厭勝的道理是要求把壞的一面去掉，一天到晚總想人生得到真正的勝利，想達到成功的目的。

「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人的一生就在這個心理狀況中過日子，好可憐啊！不曉得這種情況都是自殺的玩意，促成自己早死，像秋天冬天一樣，萬物凋零得很快。我們的生命本來是很長的，爲什麼凋謝得像秋天的落葉那麼快？像冬天一樣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就是因爲自己內鬥而造成的生命消耗。等到生命消耗得差不多時，人也老了。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消耗掉的，及失去的東西，不可能再恢復。「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魂魄精神都沒有了，所以對這個世界萬事都很討厭，灰心到了極點，嘴巴也封起來了，問他什麼都懶得回答，搖搖頭，沒有興趣了。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快要死的那個心，一點陽氣都沒有。這一段，莊子形容人如何消耗自己的神與氣，到達了那可憐的境界。

## 心態  情態

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這幾個名詞，四字一句，就是所謂春秋戰國南方文章的做法，也可以說是道家文章的做法。《老子》《莊子》以及後來《楚辭》、《離騷》，都是這個做法。我們再三提起大家注意，這與齊魯文學孔孟的文章，有很大的不同。這一句話提到四個要點，就是開頭的喜、怒、哀、樂，很值得我們研究。中國儒家的一本書《中庸》，上面也提到這四個字。後世都在這四個字上做學問，講哲學的道理，講心理的狀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我講《中庸》的時候，你們也聽過，《中庸》這個中，不是中央的中，應該照北方話念「仲」纔對。就是中獎了，打中了的念法。如果把《中庸》一定解釋爲中央的中，也可以；實際上，「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音仲〉」纔算對。

在子思寫《中庸》的時候，也正是莊子的前後時期，相差不會太遠。在這幾十年當中，由春秋到戰國，哲學思想走入了科學範圍，就是要求實證。爲了追求實際，產生了一種修養的方法，結果也就產生了後世的道家。

可是，《中庸》所講的喜怒哀樂，後世把它解釋爲心態，用現在的新名詞來說，就是心理的思想形態，意識形態。這種千古以來的解釋，是有些問題的，因爲喜怒哀樂不是心態，而是情態；是由人的情緒所發的，而心態是不屬於喜怒哀樂的。

《禮記》上提到的是七情六慾，七情就是喜、怒、哀、樂、愛、惡、欲；六慾則是後世所加的，但是《中庸》與《莊子》，只有前四個字，下面三個沒有，因爲愛、惡、欲這三個所包括的，純粹屬於心態。這也就說明瞭喜、怒、哀、樂是屬於情態的範圍，是情緒的作用。

什麼又叫情緒呢？情緒有許多是生理影響的，換句話說，就是氣的作用。譬如喜，很高興；怒，發脾氣；哀，心裏難過的時候，看什麼都想掉眼淚，很悲傷；樂，高興起來時，快樂得很。這四種狀況，不是理智所能控制的。雖然我們認爲不要輕易發脾氣，也不要傻乎乎的笑，但是自己情緒的變化，連帶產生的關係和氣的作用，理性是禁止不了的，因爲它是自然發出來的。

所以《中庸》上的喜怒哀樂，如果完全把它當成心態來講，我們對《中庸》的瞭解就有錯誤。事實上，這一點同《莊子》這裏正相符合。《莊子》這裏喜怒哀樂是講情態，這四個典型，我們每天經常都會表現出來的。

「慮」是思慮、思想；「嘆」是思想引起的感慨，由感嘆發出聲音來，所以由慮而到嘆；再由心理的變化進而到了「慹」，就是佛學所講的執著，抓得很緊。由於內在的執著，而表現於外的形態，就是「姚佚啓態」。「姚」就是放任，也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浪漫，開放，隨便；「佚」就是懶惰；「啓態」就是變成生活的各種形態。

「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這十二個字，描寫人的姿態。如果一個很好的藝術家，就可以畫幾十幅畫面，由心態及情緒的變化，表達到外面各式形態。臉上的喜怒哀樂，身體四肢的動作，各個不同。這種由心理變化而形成爲生理身體活動狀況之間，有一個東西，書上沒有講，大家都不要被它瞞過去了，它只有六個字「樂出虛，蒸成菌」。

有時看莊子的文章，雖說汪洋惝恍，氣勢如銀瓶瀉水，很難抓住它的中心，但實際上，它的邏輯非常嚴謹。「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下面，接着又起個高潮，描寫心態與生活狀態。他說出一個原理，「樂出虛，蒸成菌」，兩個相反的作用。樂出虛的樂字，後世讀法有兩種，可以讀成樂（嶽），音樂的樂；可以讀成樂(勒），快樂的樂。樂出虛是個物理的狀態，是接着前面吹萬來的。

前面描寫大風起來，碰到物理的現象，這裏一個洞，那裏一個凹，就發出來嗚……噓……各種聲音。音樂的聲音，也需要個樂器才能發出來，樂器是空的，也就是虛的。尤其我們吹簫吹笛子，彈琴奏樂的時候，心靈也要很清虛空靈，沒有雜念，然後才能發出優美的音樂聲。這就是樂出虛的道理，是一種觀念。歷代解釋莊子的，大部分是從這一方面來解釋的。

道家的解釋則不同，認爲是樂（勒）出虛，一個人心理太高興的時候，氣散了虛了；高興到極點，或悲哀到極點，都可以造成人的死亡。這兩種說法都成立，重點在於不管是樂（嶽）出虛，或者是樂（勒）出虛，只要人的心理同生理作用，向外發展得越厲害，就越空虛。尤其是高興，越高興氣越虛，心境也越虛；如果向內收縮，悶在裏頭，則「蒸成菌」。一陣大雨過後，陰暗潮溼的地方，香菇細菌最容易生長。譬如我們大家喜歡喫白木耳，培養白木耳的地方，必須悶得又熱又溼，一天到晚都是潮溼不透風，才能培養成功，這就是蒸成菌的道理。

這兩句話，爲什麼夾在情態同心態的變化中間呢？因爲心理的作用，使生理產生了變化。我們鬱悶的心境久了以後，生理上容易產生許多的病。這兩句話，道家很重視，認爲是修道的要點，所以修道的人要念頭清淨，要空，就是因爲樂出虛之故。這個空的情境，使人容易進入那個清虛的狀況，容易接近形而上道。如果一天到晚有所爲，有一個東西在心中轉來轉去，慢慢的真會變成一個東西。「樂出虛」這一句話，是講由「有」變成「空」，也就是心能轉物的說明。「蒸成菌」這一句話，是以物理的狀況說明，由「空」可以產生「有」。

## 生命存在與意識流注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他說我們這個生命，就是由空變成有。譬如我們很高興的時候，高興到極點，樂極必生悲。高興笑過了頭，不是肚子笑痛，就是眼淚笑出來。說不定笑彎了跌一跤，跌傷了還要去縫兩針。心理狀態也是如此，所以每當一個情態心理達到極端時，會產生另外一個現象。我們的心理與生理，互相變化，晝夜相代。一個大運動後，疲勞過度就需要休息，休息替代了動能。但是休息久了又受不了，必須要起來活動，一切心態和生理狀況，就這樣的晝夜彼此互相替代。這個「代」字，等於彼此互相交流。

「而莫知其所萌」，可是我們人很可憐，自己找不出來心理變化作主的是誰，什麼使我起了思想？什麼使我身體衰老？什麼使我有生命？這一切是怎麼樣萌芽的？自己永遠找不出它的來源。

「已乎，已乎！」他說算了吧，算了吧！找不出來嘛！真可憐，算了吧！「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既然找不出生命的來源，也不知道早晨醒來第一個思想怎麼來的，一天活到晚，更找不出來主宰思想、運動、作用的是什麼，只好把晝夜活着的既有現象，當成人生就是這個樣子了。這是莊子所說的。

「非彼無我」，彼就是他。不是他，沒有我。「非我無所取」，不是我，抓不住東西，「是亦近矣」，這樣差不多吧！這講的什麼話呢？如果翻成白話，只能這樣翻。這三句話像是男女講戀愛寫情書用的。莊子到底講些什麼？

莊子告訴我們心物兩者是一個作用。彼就是物，我們現在的生命存在，就是生理身體；非彼，沒有他（身體〉，顯不出我的作用。我又是什麼？人雖然有個形體活着，如果沒有「我」這個靈魂在身體內，則這個身體只是肉架子，一點用都沒有。「非我就無所取」，你能夠這樣去了解的話，「是亦近矣」，就差不多了。

如果在宗教哲學立場來比較說明，「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這幾句就是佛學所講的：生命的存在是意識的流注，意識流注就是我們的意識、思想，像河流一樣的不停地流。從早晨醒來第一個念頭，就像河水裏那個浪花，東跳西跳，不曉得跳到哪裏去了。外表看起來，永遠有個我存在這裏；實際上，這個我是假的，我們的思想情緒，不過是意識流注而已。那個真的我，卻找不到。

但是這個意識的流注，也必須要藉着物理纔行；沒有生理和物理，是不能表現出來的。除了人的生命不停地流注外，宇宙的生命，也是意識的流注，而形成了萬象。有關這一點，莊子在後面說得很多，我們在這裏僅略作了解。至於他所提到的「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就是後世禪門臨濟宗的賓主之說。用西方哲學觀點來說，賓主就是主觀與客觀。主觀跟客觀是相對的，沒有我的主觀，也就無所謂客觀的環境。他說，你能這樣去了解就差不多了；還不是完全對，只是差不多而已。

「而不知其所爲使。」他說爲什麼說差不多呢？到底是哪裏還差一點呢？因爲你並沒有找出來生命的主宰，因爲你不知道「其所爲使」，能夠使我們思想的，能夠使我們身體有感覺的，撥動機關，指揮你動的那個是什麼。所以只能說差不多。

## 主宰是誰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妄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假定有人說，這個生命裏頭有個主宰，就是宗教家所說的上帝、神、菩薩，這種說法，我們是不敢隨便冒昧相信的。我們如果求求上帝菩薩，把我們的感情停止一個鐘頭，讓我們輕鬆一下，他一定不會答應，還是照樣機關開動，使我們停止不了。所以說，上帝、神、菩薩不是這個主宰。

既然不是上帝，那麼這個作主的究竟是誰？是我自己嗎？我又是個什麼東西？所以說，「而不知其所爲使」。開始指示我來的那個是什麼？就是生命怎麼開始的，要我來投胎的那個是什麼東西？若說有一個作主宰的，我們找找看，「而特不得其眹」。眹是找不到一點影子，找不出一個真的我來。眹也代表我，找不出一個真正的我在什麼地方。

「可行己信」，你說找不出生命的真正主宰，而主宰又是個什麼東西呢？只有在我們每天生活中，好像有個思想，有個行動在動。「己信」，好像覺得我是在動啊！這個東西好像就是我。「而不見其形」，但是又找不到他的形狀。真主宰找不到，靈魂又是個什麼樣子？心是個什麼樣子？心不是心臟啊！心臟換一個還可以活。如說是腦，現在的科學進步，腦部動一下手術還是可以思想，可見也不是腦，這個主宰是不見其形的。

「有情而無形」，人的生命真奇怪，我們很愛自己這個身體，我們最有感情的是對這個身體。譬如說，我們對父母的愛也好，男女之愛也好，嘴裏說我愛你，都靠不住，我還是愛我自己最重要。可是真正是愛我自己嗎？又不一定！醫生告訴你這一塊要拿掉，你纔可以活下去，那就不要好了，把這一塊割掉算了，自己也不愛了。究竟愛的是什麼？還找不出來，所以說，雖然是有情但是無形。

「百骸」，他講這個身體百骸，是很多的骨頭湊攏來的。「九竅」，人身上有九個洞，兩個鼻孔、兩個眼睛、兩個耳朵、一個嘴巴，七個在頭部，身體下面兩個，一共九竅。「六藏」，身體子裏頭有五臟：心、肝、脾、肺、腎；六腑：大小腸、胃、膽、膀胱、三焦。「骸而存焉」，把這些東西合起來，變成一個機器叫做人。莊子這個說法，與以後傳來的佛學說法一樣。佛經上說，人體是三十六樣東西湊找來的，分成三類，外相十二：發、毛、爪、齒、眵、淚、涎、唾、屎、溺、垢、汗。身器十二：皮、膚、血、肉、筋、脈、骨、髓、肪、膏、腦、膜。內含十二：肝、膽、腸、胃、脾、腎、心、肺、生髒---大腸、熟髒---小腸、赤痰、白痰。

「吾誰與爲親？」剛纔說過，哪一樣是自己最親愛的？如說是眼睛，那好吧，把你耳朵割掉，你絕不幹。現在大家坐在椅子上，聽課亂想，兩隻腳坐在這裏沒有用，叫你們拿掉，你們也不幹。這個時候我在講，最重要的是嘴巴，沒有嘴巴講不出來了，但是你叫我把耳朵拿掉，我也不幹。究竟哪一樣是我最親愛的？

「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或者是說，你這個生命存在的一根頭髮，一個指甲，全體自己都很喜歡。「皆說之乎？」這個「說」字，同「悅」是一樣的。「其有私焉？」或者說，特別愛眼睛？特別愛嘴巴？我們自己想想，「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如是，像這樣仔細研究下來，沒有一樣喜歡，也樣樣喜歡，因爲那都是屬於我的，是我的生命。這等於一個皇帝，萬臣子民都屬於他的，都是他的孩子眷屬。

換句話說，這個身體是生命存在暫時之所屬，等於房子及財產的產權是屬於我的，但是他畢竟非我之所有，生命結束了，它也就不屬於我了。所以說這個身體，生命的存在，「如是皆有爲臣妾乎？」或者說，「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這個形容得很妙，這一句話就是政治原理。一個領導萬民的人，下面都是他的臣子、臣妾、子民。理論上講，這些子民個個都很可愛，但是他們彼此之間，「不足以相治乎？」彼此都不服氣，彼此都不友愛。當我們用手去拿東西，腳走不動的時候，那個腳就很討厭手。當我們犯了罪，被拉去打屁股的時候，屁股就很討厭頭腦，犯罪的是你呀！怎麼害得我捱打呢？所以這個臣妾之間，不足以相治也，他們彼此都不和愛，這就說明瞭生命的不平衡。今天頭痛，明天又牙齒痛，剛剛把頭痛治好，又拉肚子了，把拉肚子治好了，又便祕了，彼此互相不能統治，不相稱。

「其遞相爲君臣乎？」這是說身體的內部互相作主，是民主的。今天你當主席，我聽你的，明天我當主席，你聽我的。看書的時候，眼睛當主席，其他都不要管事。彈琴的時候，指頭在當主席，其他不能管事，所以「遞相爲君臣」，爲賓主。

說了半天，我們看了《莊子》這一段，好像看《楞嚴經》的上半部一樣，都是在找心在哪裏，靈魂在哪裏，找了半天，身體上都不是。「其有真君存焉？」找找你的身體，看裏面是不是有一個真正作主的東西存在？「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莊子同禪宗一樣，處處是話頭，講到某一個地方，給你一個問題，他不給答案。他有沒有答案？好像又有答案。

## 迷悟不二

他接着又說，你找找看，在我們這個生命存在中，有沒有一個真正的主宰呢？你找找看。「如求得其情與不得」，假定你找出來了，好像找到了，有一點影子，或者是找不出來生命的主宰，「無益損乎其真」；他說都沒有關係，找到了，對現有生命不會多出來什麼；找不到，對現有生命也少不了什麼，還是照舊活下去。對於那個真正生命主宰來說，不管你找不找得到它，對它都沒有損益。

這幾句話，等於後世禪宗所講的迷悟不二。開悟了與不開悟一樣，表面上看起來是一樣的，迷悟不二，不二是沒有兩樣。換句話說，這個生命真宰是不垢不淨，不生不滅，不迷不悟，不多不少，不死也不生，永遠就是這樣。不管你懂不懂得它，它仍是一樣。我們聽了莊子這話很安慰，可是上當了；既然迷悟不二，我何必悟道呢！迷掉也一樣嘛！找這個真宰幹什麼?爲什麼又想要懂得它呢？這些理由在什麼地方？

下面告訴你，如果找不到的話，「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一有了父母給我們這個身體，有了這個生命，你覺得自己是活着，實際上是活着在等死。你一百歲死，不過等了一百年，八十歲死是等了八十年。你沒有死，活着在幹什麼?活着在等死！「不亡以待盡」。這是莊子的話，對與不對，我不知道，也許你知道。

剛纔我們講到，莊子在述說生命存在的心理生理關係，他說一句重要的話：「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接着他說：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這段他說，我們現在這個生命，看起來是存在，實際上，說白一點就是活着在等死。如果不這樣講，就是佛學講的「流注生，流注住」。流注，生命像水流一樣，不斷地連接起來。佛學這個名稱，在唯識學裏頭講得很好聽，不像莊子說的「不亡以待盡」那麼露骨。如果我們這一句話看通了，活得會有點傷感。但是下面他又講了一個現象，我們這個生命活着，「與物相刃相靡」。與外界的萬有，與物質世界的一切，彼此像一把刀一樣，互相在爭鬥，互相在剋制，也互相在欺騙，也互相在侵害。在侵害的當中，彼此又覺得很享受，所以相刃相靡。

這個道理，中國文化的陰陽家認爲，是生克變化，相生相剋，也就是後世道家所講，「天地是萬物之盜，人是天地之盜」。道者盜也，就是說，所謂修道的人就是盜，就是小偷、土匪。打坐練工夫呀，練氣功呀，練太極拳呀，煉丹呀，都是把天地的精華偷過來，由父母幫忙，再加上一個我，三個聯合起來，偷了天地的精華，纔有了我們現在的生命。我們覺得現在是存在嗎？他說與萬物相刃，像一把刀一樣，彼此對殺爭鬥。表面上看起來相靡，互相很好，實際上，我們這個生命，「其行盡如馳」，「行盡」一天天向前走，走向那個盡頭；「如馳」像馬跑一樣的快。你想把生命停留在年輕階段不向前跑，做不到。生命永遠像馬一樣在跑，「而莫之能止」，停止不了，沒有辦法把生命永遠停留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不亦悲乎！」多可悲哪！這是從消極的方面看。不過你不要聽他騙，他並沒有把人生看得那麼慘。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這一段，把人生都描寫完了，一輩子忙忙碌碌，做什麼呢？「役役」做別人的奴隸，做物質的奴隸，做自己身體的奴隸。我們一天三餐下廚房，做的牛排、麪包、飯啊，勞苦得要命，就是爲這個身體。一下肚子飽了，一下又餓了，然後也爲別人做奴隸，爲兒女爲孫子，終身都在服役。成果在哪裏呢？「而不見其成功」，最後啊，一無所成的跑掉了。所以《易經》坤卦有一句話，「無成有終」。沒有成功，一生看不到成功，但是有沒有結果呢？有結果，總算兒女講起來，當年我的爸爸，我的媽媽怎麼樣，總算有一點結果。那麼，《易經》還算講好的一面，雖然沒有成功，而有結果的。莊子這裏，乾脆把內幕都給你拉開了，「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苶然，這個苶是形容。苶然，就是這樣的。「疲役」，爲生命疲勞到極點，這一輩子做奴役都在疲勞狀態。「而不知其所歸」，結果我們真正的歸宿在哪裏？找不到。「可不哀邪！」上面來一句，可不悲乎，這裏又來一句，可不哀邪。這個令人聽得雙淚直下，生命的價值，被他這一段批駁得一塌糊塗。這個還不算數。

「人謂之不死，奚益！」假定人修道修到了長生不死，又有什麼用處呢？多活一萬年，不過多等了一萬年，不亡以待盡。多活一千萬年，不過多等一千萬年。這個形體的生命，畢竟非究竟，不是真道。所以，「人謂之不死，奚益」，一個人活到長命百歲萬歲，活着有什麼用呢！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他說，你活了一百歲的時候啊，那個心情同小孩的心情完全兩樣。我們明天的心情同今天的心情，也都兩樣。所以今天晚上喫飯的時候，我們這幾個老朋友坐在一起，我就講，老了就是不行，做事心有餘力不足，不耐煩。這個不耐煩，就是體能不夠；年輕時愈煩的事情愈有興趣，格老子，非撞他一下不可，老了撞不動了，就不行了。就是莊子說的「其形化」，形體變化，「其心與之然」，你心理隨着體能的影響也變化了。我們現在看花，喝酒跳舞聽歌，絕對不是你十九歲聽歌跳舞那樣；十九歲聽歌跳舞啊，管他唱得好不好，反正那麼唱跳就對了。老了就不同，中年又不同，今天同明天又不同。所以「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所以，你活長了又有什麼用呢？長生不老，修個神仙，又值得幾毛錢？這是真正的大悲哀。接着就講：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那麼談起來人太悲哀了。下面這一段就是禪宗講的「轉語」，莊子講到這裏，自己就轉了。他說人生啊，就是這樣的莫名其妙，茫茫然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或者是說，只有我自己沒有明白，沒有悟道，是茫茫然莫名其妙的。「而人亦有不芒者乎？」人類中也有人找到生命的本來，並不茫茫然的嗎？這樣的人才活得有意義啊！因爲他找到了生命的真諦。

誰找到了生命的真諦呢？這等於禪宗的一個話頭，你去參吧！下面他話頭又轉了說，有些人認爲自己開悟了、找到了，有些人認爲懂得真理了；世界上所謂宗教、哲學，各有不同，下面是莊子的批評。

## 誰是  誰非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一個人如果跟着自己的心理狀態，成立了一個觀念，各有立場，各有主觀，「而師之」，認爲自己這個是對的，是最高明的，然後用自己這個高明的觀念，解釋一切。譬如每個宗教，每一個哲學家，解釋生命的根本，都有各自的理論。乃至於佛法，小乘、大乘，各宗各派，都有各自解釋的方法。這些理論都是「隨其成心而師之」，是把自己的心理，構成了一個心理情態。拿現在新的哲學觀念，就是構成了自家意識思想的形態，再拿自己這個意識形態來判斷一切，觀感一切。如果認爲這樣是了不起的真理，認爲自己就是大師的話，「誰獨旦無師乎？」哪個人心裏沒有一個老師啊！所以，都看不起別人，因爲都自認有高明之處！而且我的高明不傳給你呀。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每個人，都認爲自己有一套真理，有一套理論，認爲自己都很高明，悟道了。這一種心理狀況，「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他的這個道理啊，不需要另外拿一個邏輯或思辨的方法，來研究替代。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都是你自己心理作用，「而心自取者」。這是觀點上面的自取，構成了一套理論，構成了一套哲學。下面一句話，整個的分數給你打零分。「愚者與有焉」，愈笨的人，愈認爲自己的理論高明，愈認爲自己對。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未成乎心」，假使一個人，心裏沒有一個主觀的觀念，沒有成心「而有是非」，借用西方哲學的觀念，絕對客觀地看一切的事物，看一切的現象，莊子就說了一句名言，「今日適越而昔至也」。假定當時莊子這篇文章在楚國寫的，在湖北、河南之間，要到南方越國浙江去，就是說，今天動身到越國，不能說今天到，而說從前就來到了。這個講的是什麼話？換句話說，就是你今天去美國，剛剛到了美國下了飛機，人家問你幾時來的？你卻說我沒有動過呀，我從前就來到這裏，就是這個話。你說莊子這個說法通不通？「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我一萬年前就在這裏，沒有動過。

後來佛家有位了不起的人物，僧肇法師，是鳩摩羅什法師的弟子，他的名著《肇論》，在中國哲學史上分量最爲重要。其中有一篇很權威的論著，叫做《物不遷論》，說明宇宙萬有沒有遷動。其中的名句：「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旋嵐」是大臺風的名稱，那個風轉起來，把山都吹垮了，所以叫旋嵐風。「偃嶽」，大風來，把阿里山啊，五嶽都吹倒了；好像大地震來的時候，把地球都震垮了。僧肇法師說，這個時候，都常靜沒有動過。

「江河競注而不流」，他說那個流水，長江黃河的水，晝夜長流，如果你懂了，悟到了物理萬變不離其宗的道理的話，這個水沒有流動。這篇文章說物不遷，中間的重點也提到，「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的理由和發揮。

後來到了明朝，禪宗憨山大師，他在山上住茅棚好幾年。他悟道了，是什麼時候悟的呢？有一天打坐起來小便，一下子看到自己的小便，「江河競注而不流」，哈，開悟了！禪宗的悟很難懂啦！古人讀書都是背的，憨山大師把僧肇法師這些名文，背得很熟，因此在那個時候一啓發，開悟了。

「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現在拿新的物理觀念，不作哲學的觀念解釋，譬如我們今天晚上十點零一分，在臺北車站買一張票到高雄，或者快車五個鐘頭，慢車七個鐘頭，明天到了高雄。我們可以說，昨夜十點鐘上車，今晨到了高雄，可是我們沒有動過，還在臺北。因爲我們在臺北上了車，火車在開動，但這個地球在轉，在動，轉了半天，還是轉到原來的地方了，所以沒有動過，一切都沒有動。我們在地平面上看火車開到了高雄，實際上，地球轉得很快，還是在臺北那個地位，你永遠沒有動過。用科學的道理，我們大概可以瞭解，但他現在提出來「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卻產生一個問題，人世間哪個是真理？哪個是「是」？哪個是「非」？哪個對？哪個不對？對與不對，都是人的師心自用。就是說一個人有成見，有主觀的觀念，自己認爲這樣對，就是對，都叫做師心自用。有許多同學寫報告，寫日記給我，寫成「私心自用」，寫錯了，應該是這個「師」。

可是天地間有沒有是非的存在呢？這又是一個邏輯觀念。也可以說有個是非。這個是非像什麼呢？就像你今天開始動，到美國去的時候，實際上，並不是今天動，過去已經到了。這就是說，一切的是非，都是因爲空間時間觀念而產生的。這是形而下的是非，是空間時間加上人的情感與思想，而產生的是非觀念。至於形而上那個真正的真理，那個是非，就是萬象都在動，它始終沒有動過。有沒有是非的存在？有是非。那個是非是泯除了是非而稱做的是非，是看起來沒有是非的是非。這個是哲學最高的觀點了。因此後面就講：

## 真正的是非

「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你懂了這個道理，最高的那個是非，不是師心自用來的，它是泯除了形而下一切是非以後，所建立的真理。那個真理中間，自然有它的是非，這就是主要的「因果不滅論」。一般那個是非存在，是形而下的是非，不是真正的是非，形而下的是非靠不住，是師心自用的。形而上絕對的那個真理，泯除形而下的是非之外，別有是非；叫做是非善惡也可以，不叫做是非善惡也可以。因此他說「是以」，就是所以，「無有爲有」，在那個形而上的本體上，真理方面沒有東西，了不可得，就是《逍遙遊》的無何有之鄉，也就是《齊物論》開頭南郭子綦所講「亡我」；這個時候，無有是空的。但是真的是空嗎？宇宙萬有怎麼來的？真空生的，從真空裏頭來的，無有變成有，是無中生有。這個宇宙是這樣來的，生命也是這樣來的。但這不是唯物論那個思想「無有」，那個「無有」是斷見。「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真空裏頭怎麼樣生出一個妙有呢？我告訴你，就像智慧最高的大禹王那樣，他都不能瞭解。

爲什麼這裏「有神禹」呀？在我們中國的文化史上，大禹王是位大科學家，他的科學是神化，神人的科學。這要研究上古神話史了。大禹王把洪水治下去，歷史記載，只曉得九年治好。我們曾提過在道家上佔保留的資料，認爲大禹王有神通，有各種各樣的法術，所以中國上古文化，稱大禹王爲神禹。他有無比的神通，智慧之高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但是莊子提出來，縱然有大禹王那樣的智慧，那樣的神通，他都不能瞭解真空變成妙有，「吾獨且奈何哉！」那麼叫我們一般人有什麼辦法懂呢！

這一段引出來什麼呢？現在還是莊子文章的波浪、過程，後面有個主題，還擺在那裏，那個目標還在前面，並沒有搞亂了。等於說，一個主題中間譬喻了長的，譬喻了短的，由天上譬喻到地下，在那裏轉圈子，可是沒有轉亂了。我們自己卻轉亂了，看到他的文章，好像沒有邏輯，其實非常有邏輯。他現在講人世間的智慧，因爲了解形而上本體的道，都不透徹，以致產生世界上各家的學說，辯論那個是非。現在接着辯論形而上的學理，所產生各家的是非。

## 言語是什麼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注意啊！怎麼說「言非吹」呢？如果翻成是我們講話不是吹牛，那就不對了。莊子的名詞，「吹萬不同」，有各種的聲音吹出來，實際上莊子開頭就在罵人，罵春秋戰國以來各家的學說，百家爭鳴，都是隻懂了一點道理；懂大一點的吹大一點，懂小一點的吹小一點，都在吹，都是吹萬不同。同我現在一樣，也坐在這裏吹；諸位聽了，心裏也在吹。不過我是吹出來，大家是在心裏慢慢吹，吹小聲一點，自己聽得見。但言語不是吹，不是像大風吹到洞裏發出音聲一樣，言語不是音聲。「言者有言」，這個話怎麼翻譯呢？我們把古書翻成白話，意思就是告訴你，言語的本身，並不是像物理那樣只發出音聲，因爲言語後面有個語意。所以現在世界上，有一門新學問叫「語意學」。言語的本身，每一個音聲，都有它包含的內意。因此說言者有言，非吹也，不是那個大風吹聲音，亂叫的。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每個人所發出來的言語，絕對有一個確定性；但是，每一句話說出來，真有一個邏輯不能變的真理嗎？他說，不一定。所以人一天到晚喫飽了飯，無事可做，辯論的事情就多了。你看人講是非的時候，各說一套理論，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都沒有確定的道理。現在他提出來，語意學的哲學論點。

「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他又推翻了前面講言語的本身不是吹的說法喔！因爲每一句話說出來，都有它的語意的真實性存在。跟着又說，「果有言邪？」怎麼說呢？真的嗎？每一句話，都有它語意真實性存在嗎？不一定！「其未嘗有言邪？」因爲每一句話所代表的真實性，說了就說了，都靠不住的。因爲言語的本身是個空洞的東西，說過了就沒有了，這個裏頭有個道理的。

「其以爲異於鷇音」，我們人呢，尤其是搞邏輯的學者們，自己認爲講出來的這個理論是真理，是絕對的真理。莊子說啊，他聽起來像真理，但與蛋殼裏鳥叫的聲音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兩樣。

「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這個道理，他說你懂不懂？你再來辯論一下，用邏輯來推理一下，還能夠再產生一個邏輯嗎？或者說，此言語存在的真實性，這個邏輯是到此爲止呢？或是最高的真理呢？他岔進來這一段。所以研究《莊子》，沒有辦法用各家的註解，至少我的本事不夠，學問不夠。我認爲只有拿後代的佛學來解釋，比較容易明白，但是對佛學要真正的瞭解纔行。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等於佛學所講「旋陀羅尼」，就是總持法門。言語音聲是個總持法門。佛學名詞叫旋陀羅尼，一切咒語都叫旋陀羅尼，所以咒語不能解釋。譬如說嗡啊嗡啊嗡啊，念去就是了，娑哈怎麼哈去都可以。這個旋陀羅尼是什麼道理呢？等於我們中國人看到人時，「嗨！」你就笑了，這個嗨我不一定是叫你啊！可是「嗨」一聲，你就懂了，這就是旋陀羅尼。這個音聲發出來沒有意義，但都懂了。譬如我們對動物有一種音聲，一發出來它就懂了，也是旋陀羅尼。音聲有它的作用，所以言非吹也。但是這個聲音究竟嗎？等於一般學密宗的，把念一個咒子當成不得了啦，以爲這個『咒子就是佛法了，這個咒是不傳之密。但是佛在因明上告訴你，聲是無常。唉！完了，這個咒子又統統推翻了，旋陀羅尼統統都旋開了。莊子也提到聲是無常。

「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瞭解了《莊子》，就瞭解了聲是無常，前面瞭解了旋陀羅尼，最後又推翻了，聲是無常，一切聲音說過了就過去，不存在。那麼他說這一段話，是什麼意思？是說文字言語，只是指導你瞭解形而上道的，你不可以執著文字言語；如果執著了文字言語，你就糟了。所以他下面說：

## 道與言語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先提出這兩個原則，前提是道無所不在，「惡乎隱」，沒有哪個地方是遮起來的，實際上道是普遍存在的，應該任何人都瞭解，真理是永遠不變的，你拿到也是真理，我拿到也是真理。「道惡乎隱」，因爲它是天下之公道，沒有祕密。爲什麼世界上的人會說，我這個是正道，他那個是邪道；這個是真道，那個是外道、歪道；爲什麼有這些是非出來呢？「言惡乎隱而有是非！」他又說，言語說出來，本來就是要你懂嘛，可是人類很可憐，不管中文、日文、英文，哪一種文字語言，都沒有辦法表達人類的思想，所以人與人之間永遠有誤會。如果我說，你長得真漂亮，你誤會了就會生氣，心想這個傢伙恥笑我；有時候很親切的故意罵一句，這個傢伙真可惡，可是他聽不懂，氣得非殺人不可。所以言語沒有辦法完全表達人類的思想與情感。言語的本身，本來應該是沒有保留的使人懂，可是人因爲聽了言語，反而不懂了，變成有是有非。

世間上有了一個道，於是各家都講道，下面他罵孔子有孔子的道，墨子有墨子的道，做強盜的也說有道，每一個都說有道，各有各的道，哪個是真道呢？他說：「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這兩句話，特別注意。「惡乎」，就是「哪裏」，「惡乎往」道到哪裏？向哪裏去找一個道，道也沒有向別的地方去啊！「惡乎往而不存！」它本來就在這裏啊！我們看莊子的文章，覺得文句很美，但很難理解，因爲他的文字有他的邏輯，有他文字的美感。那麼如何懂他這一句話呢？你讀了《金剛經》：「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名如來」就懂了。「道惡乎往而不存」，意思就是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永遠在這裏，故名如來。如果我們要懂《金剛經》說的這三句話，就拿莊子這一句話解釋，也就懂了嘛！道惡乎往而不存呀，對吧！

「言惡乎存而不可」，這個言語在哪裏存在呢？剛纔說了，佛在因明上說的，聲是無常，言語講過了就沒有了，就空了。所以佛經上說如谷響。「惡乎存」，這話說過就過去了嘛。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何必一定要說你的話不對，我的纔是真理呢！這個太笨了。但是呢，世界上的是非與真理，尤其對於這個道，哪個不好勝爭個真假呢！莊子有兩句話，道理說得是最清楚：「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 道被遮住了

道，本來是天下的公道，無所不在，到處都存在，無古今，無中外，無來去，無生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但是既然這個道存在，我怎麼不能悟道呢？因爲「道隱於小成」之故。一般人智慧小，度量又小，心想那個道啊，一定打坐起來，頭頂像電燈泡一樣放光，或者身上會搖起來，再不然會跳起來，再不然有天眼通，這些都是小成小玩意；小玩意來了，大道反而隱了。道隱於小成，所以你永遠不能瞭解大道。「言隱於榮華」，言語文字本來代表真理，結果呢？大家被言語文字的美遮住，言語文字背後的真理反而找不到了。《金剛經》上的話，「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大家都會背，懂了嗎？不懂，讓四句偈子矇住了，被優美的言語文字矇住了。所以說「言隱於榮華」。因此，莊子罵人說：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故有儒墨之是非」，因此啊，亂七八糟，世界上有那麼多學術講這個道，儒家有孔子的道，墨家有墨子的道，諸子百家各有各的道，爭來爭去。「以是其所非」，以我主觀的是，看你一切都是非。「而非其所是」，推翻了你一切的不是，成立我主觀的對。把你們一切都批駁完了，只有我的纔對。「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他說你真想搞清楚，究竟哪個對，哪個不對，哪個真正是道，哪個不是道，最好你先把道弄明白，明心見性，開悟了，那時你纔會真正懂得什麼是道了。

《齊物論》全篇的系統，是根據第一篇《逍遙遊》來的，然後講到宇宙萬有的現象不齊，不齊中間，是不是真正有一個絕對的、萬物歸一平等的齊物？莊子首先提出來一個觀念，雖沒有明顯的講，但是說，如罘有人想要求證，先要做到亡我的境界。然後提出來說萬物之所以永遠不齊，因爲那是道所呈現的現象與作用，是屬於形而下的。關於這一點，他用物理世界的氣和風作說明，風是氣的一個現象，氣一吹就是風，但所接觸到各種空穴，發出聲音的這些現象不同。因此在同一個風的作用之下，發出來風的聲音，有百千萬億不同的變化。這個說明我們人的心理狀況、思想觀念，也與這個道理一樣。這中間還有個道理，怒者其誰？「鹹其自取」，一切都是每一個人自己在搗鬼。等於佛學《楞嚴經》所講：「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後面接着就講，每一個人，因爲自我的觀點不同，所以理解不同，言論不同。所以在春秋戰國的時候，諸子的學說，百家爭鳴，討論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道體，有各種的是非對錯。墨家和儒家，當時這兩個大家爭得很厲害，因此有他們的是非，每一個人都站在自己的觀點，看人家都是錯的。所以要想摒除一切是非，莊子說唯有一個辦法，就是真正能夠明道，纔能夠摒除了萬有的不齊，而歸於齊一的道體。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第一句話，「物無非彼」，如果照文字來翻，「物」，就是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啊，沒有哪一樣不是它。這個話，你說他講的什麼？第二句：「物無非是」，這一樣東西，沒有哪一樣不是的。如果這兩句話這樣翻譯的話，我們用古文的四個字來批判：不知所云，不知你講些什麼。實際上莊子是南方楚國文學，他在古文的寫作技巧上，文藝造詣是相當高的。年輕同學們要注意！高在什麼地方？一種自然科學的東西，或者一種純理論，純邏輯的東西，要變成文學化是非常困難的。例如我們現在學校裏唸的課本，假使物理學化學、電機機械學，要把它文學化，怎麼變？除非這個人的頭腦，比較科學，比較機械，這一方面容易接近纔行。如果這個小孩的個性是喜歡文學的，對於數學一類的東西，沒有辦法接近，這就是我們現在學問的新名詞，要研究兒童的「性向」；就是個性的趨向。其實這些現代的科學、科技的東西，要變成文學化，並不是很困難。過去我們也曾經試過，有幾位同學，大學畢業到中學去教課，我也要求他做到這樣，結果他做得很成功，用文學的境界，講一首詩啊，或講一首詞呀，然後進入了一個化學公式裏。不過他也很痛苦，他說這個工作很難；可是在教育上，他真成功了，使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的學生，都有高度的興趣，對於科學的理解，更深刻了。所以，這不是做不到的。

## 是非對錯

現在莊子的文章，是講一個純邏輯的問題，「物無非彼」，就是說每一樣的物質，每一樣東西，各有它單獨的存在特性；水就是水，水不是火，火就是火，火不是風。換句話說，我們看到萬物，認定這個叫燈光，這個叫黑板，那也就是佛學的唯識法相學所講，是我們心裏的觀念，一切都是依他而起。因爲有外境界一個現象，我們心裏就產生了一個東西，有了一個觀念。所以第二句話說：「物無非是」，沒有哪一樣東西不屬於我。屬於我的什麼？心，一切都唯心，這是最高處形而上心物一元的道理。但是形而下呢？物就是物，物質就是物質，心靈就是心靈，兩個分開。可是歸根究底是一個。所以說，「物無非彼」，每一個東西，都有它單獨各自存在的一個現象，不是它自己的自性。每個東西它無自性，是撮合攏來的。第二句話，「物無非是」，是個什麼呢？一切是我們自己的觀念，是唯心所生，不是唯物。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人受到外物的影響，跟着外物的環境轉，只在物理上去追求形而上這個道體，那是永遠找不到的。對形而上這個道體的研究，所謂修道，或者求證，不像自然科學是求證於外物，而是必須迴轉來，向內追求自己。我們想要知道的這個道是個什麼，必須要回轉來自知，才能找到這個東西。所以說，「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從外面找不到，要從自己內心找才能知道。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它，因爲我自己主觀觀念認定了，這個事就定出來了。譬如手錶，因爲人類的發明，由外文翻譯成中文，就叫「手錶」，假使一開始就把這個東西叫成水桶，我們現在的手錶就叫水桶了。「彼出於是」，那些是我們人類自己知識認定的。但是我們的主觀認定是哪裏來的呢？依他而起，「是亦因彼」，所以我們主觀認定這個就是這樣，它就是這樣了，這就是依他而起，依外在的物質環境而起。

這些道理，我們聽起來蠻簡單，但是今天世界有唯物思想與唯心思想在戰爭。唯心思想，好像被唯物思想打垮了，在新的唯心哲學方面，這個時代是交白卷，幾乎站不住的。但是，我們迴轉來找自己的文化，在《莊子》的裏頭，已經很明顯講到心物一元，他論辯的道理，認爲都是個人主觀、意識形態所形成的。所以唯物思想的人，喜歡用一個名稱---「意識形態」，批駁了別人。但是你的思想，你的觀念，你的是非，莊子說，都是你的意識形態形成的。別人往往被他蓋住了。實際上，他講別人那個是意識形態，他自己也是一個意識形態；也就是「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而來的。現在莊子又批評下去。

## 生死  死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這一段完全是邏輯的論辯。莊子爲什麼寫這一段文章？在戰國時代，我們文化裏有名理之學，就是我們現在西方翻譯過來的邏輯、論辯。邏輯的東西是怎麼發生的呢？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簡單的瞭解。人類世界最初的文化，都是宗教來的，藝術也好，其他各方面都是。因爲人生下來都是哲學家，每一個人都懷疑過自己怎麼生下來的？天地間第一個人是怎麼來的？我的生命在沒有出生以前又是怎麼樣？我死了以後到哪裏去？這些問題，任何一個人都想過的。不只我們如此，一切衆生，據我想，同樣的觀念連動物也可能迷糊過，也會想過的，這一點我們不敢下斷語，因爲我們不是動物，又怎麼知道動物有沒有思想？這就是論辯的問題。

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學問是宗教來的，後來演變成哲學。因爲宗教有些問題，是直接的權威性，只要相信就行了。可是人類的智慧是不肯滿足的，你叫我信，可以！你告訴我理由纔行，至少把門打開給我看看。但人類的宗教，素來是把大門關着的，到此止步，不要多問。哲學家不幹，就要在門外敲一個洞看看，究竟裏頭生命來源怎麼樣？所以哲學後來就產生了本體論，就是宇宙生命的來源。這個學說幾千年前，在希臘、埃及、印度，同時存在，大體上分爲兩派，一派是唯物之說，幾千年來跟另一派唯心之說爭論。唯物的理論，認爲宇宙最初只是一個元素，是水；有些認爲宇宙開始是風；有些認爲是地、水、火、風。我們上古也有說法，認爲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搞了半天，這一種哲學就對形而上道產生了唯物的論定。

後來人的知識愈來愈開放，哲學家認爲不夠，你怎麼可以認定呢？宇宙到底是什麼做的？不管宇宙是上帝造的，或者不是上帝造的，你怎麼曉得啊？因爲你有智慧，這是由你的思想來的，但先請問一下，我們的思想靠得住靠不住？思想的本身是個什麼東西？我們先要辯論一下了。所以啊，論理學就產生了。這個有關智慧的本身，就產生了所謂知識論。但是，知識的本身是不是靠得住？如果靠不住，你用知識認定的事就可能是錯的。如果你的工具是思想來的，那麼你這個思想就必須要研究研究了，要論辯清楚了；所以由知識論慢慢演變成邏輯的方法。

在印度，古代的邏輯叫因明，佛學裏頭有，所以學佛的第一就要學會因明。大乘菩薩道如果不懂因明，就不能學菩薩道。因此世界上的學問又有兩派了，一派認爲印度佛學的因明，是受了希臘的邏輯影響而產生的；另一派的說法相反，認爲希臘的邏輯哲學家，是受了印度因明的影響而產生的。這個裏頭又是邏輯了，永遠在論辯、在考據，到現在也無法弄個清楚。

在戰國的時候，西方哲學發展產生了兩派，一派是知識論，學問到了就行；一派認爲只靠知識的理想，沒有實證求證是靠不住的，非實證不可。實證的這一派就叫經驗論。我們瞭解了西方，再看自己文化《莊子》這一段，與西方的論辯一樣，只不過，我們的文化喜歡簡化、簡單罷了。

《莊子》這裏提出來一句話，「彼是方生之說也」。「彼」就是上面我們所講的代表一切外面境界的萬物，「是」就是我認定的，主觀的，不管是我們的主觀認定，或者是因外物，依他而起所產生我們的思想，都屬於方生之說。這是莊子提的一個名詞，用文字講就是剛剛生起。所謂是非、心物，都不是外物的關係，用禪宗的觀念來講，就是一念之所生；觀念產生就是方生之說。但是他下面馬上推翻了自己，「雖然」如此，但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一個東西剛剛生下來，就沒有了，就死亡了。

所以，一般人講修道，尤其講禪宗說了生脫死，現在看了莊子的話，很可以瞭然。莊子認爲，當我們剛剛生下來的第一天，不叫做存在，因爲第一天過了，第一天的生命就完了；第二天是第二天的生命，所以方生就方死。這個生死是兩頭的現象，那個能生能死的，不是在生死上面，這兩頭都是現象而已，不相干的。等於晚上剛剛在黑夜，是明天的開始，剛剛天亮是夜裏的開始，這是個邏輯思想的問題。所以，我們自己是被現象騙了，認爲天亮了叫做白天，夜裏睡着了叫做夜裏。生命的存在也一樣是方生方死；當一個東西剛剛生下來，就是死亡的開始，我們認爲它是死亡的時候，卻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莊子的文章，沒有落在一邊的，剛剛講了方生方死，接着就講「方死方生」，兩頭都說完了，如珠子走盤，不着邊際。

接着又講到人的觀念問題，「方可方不可」。當我們認爲這一件事情可以的時候，講了「可以」，這一句話已經沒有了，過去了，方可方不可。當你主觀肯定的時候，它本身這一念已經否定了。「方不可方可」，你認爲否定了，你只是產生了另一個新的觀念，另一個肯定而已。所以，沒有真的所謂主觀、客觀。所有天下的是非，因爲我主觀認定「是」，所以產生不同於我的看法的，叫做「非」，「因是因非」。那麼，我們的對是哪裏來的呢？相對的，因爲覺得別人不對，所以認爲我的對，這還是自我的一念主觀來的。所以是非、善惡、因緣，都互爲因果，都靠不住。

我們看了這一段，留下一個問題，在莊子的時代，印度的佛學絕對沒有過來，幾百年後印度佛學傳來，纔有緣生之說。印度佛學也是走一樣.的路線，萬物不自生，不是自己來的，生命不是自生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他生，不是主宰能夠造得出來；也不共生。所以，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也不是沒有原因來的，是名爲「緣生」，一切的因緣所生。這個觀念就是佛學的中觀，與當時莊子有相通之處，方生之說，也就是緣生性空的道理。

## 聖人如何  如何得道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進一步，他又否定了一切，這就是莊子的邏輯。所以說聖人，得道的人，不由自主的不作後天的主張；而是很自然的照之於天。這個天代表形而上的道，以天體天道自然一照。但是，雖然認爲自己現在是非都不動，也不管對，也不管不對，也不落空，也不落有，已經得道了；你當心！莊子說「亦因是也」，如果認爲你這個就是道，仍然是一個主觀，仍然是你自己認定的。「是亦彼也」，你這個主觀的認定，還是屬於依他而起。這個彼是外界，因爲外界認爲你的不對，我纔對。「彼亦是也」，他的對，也是因爲你的不對他纔對。所以，客觀主觀是相對的。

我們經常聽人講：「我很客觀的告訴你」，你說這話已經是主觀了，自以爲是客觀，這就是主觀，「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所以莊子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以世界上的思想、觀念，各人有各人一套對錯。「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究竟哪個是真正的對呢？哪一個又是真正的不對呢？下面一段，是他批評當時的學術思想。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偶就是相對。他說真正的道，不是相對而是絕對。既不是空也不是有；既不是是也不是非；既不是惡也不是善。離開了一切的相對以後，可以說得到了「道樞」，就是把握了道的那個中心樞紐了；如果認爲這就是得了中觀，那就落偏了。換句話說，用莊子的道理來講，這不過是個道樞，一個機器的中心點而已。不過呢，得了這個道樞有個好處，「樞始得其環中」。環就是一個圓圈，圓的中心點，環中就是樞。

等於好幾年以前，大家玩的那個「呼拉圈」，人站在中間做一個樞點，搖動那個圈子。這個宇宙也就是這樣，生命、萬物都是無始無終像一個圓圏，不過圓圈有個中心點，你要把握。把握到這個中心點時，出世入世可以「以應無窮」，因爲無始無終。無窮的觀念不要搞錯了，我們一看到無窮，覺得無量無邊，在觀念上一定會盡量的擴大，卻忘記了邊際正在這裏呢！所以，無窮也是無開始，不要忘記了，這個起點就是無始無終。所以莊子的文章說得很妙，「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我們曉得學佛的拿念珠，是一百零八顆，而道家是一個連環圈，木頭做的，兩個圈圈連環套在一起，拿在手裏玩來玩去的，這個東西就是環中。過去在大陸看到很多道士，手上喜歡帶一個風藤，天然的植物，兩個圈圈長在一起，是否雕刻的，搞不清楚。《封神榜》中就叫做乾坤圈，這個東西就是環中作用。其實，人體也是這麼兩個環中，這個上半圈（胸部〉是一圈，下半圈（腹部〉這裏也是一圏。

所以有些人傳道，給人那麼一點，嗯！道在那裏，對其中宮，守其環中，即是道也。有沒有道理呢？是有它的道理，密宗也用這個地方。現在我這樣說出來，是因爲我認爲它無所謂，不是什麼祕密，這只是小孩子玩意，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道家和密宗卻認爲不得了的。我素來喜歡公開的提，因爲這不是道，充其量只是用這麼一個方法，使你能夠向這個方向鑽而已。中宮是什麼東西呢？這裏頭是胃，有兩根神經就是了。這有什麼道理呢？他是要我們做到心物相忘，人能夠真正修養到心物相忘，外境與自我都相忘，纔可以歸到那個環中的境界。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這就講到了學術觀念，也等於人生的觀念，包括政治哲學，社會哲學，經濟哲學，一切都在內。一切的觀念理論，就是我們中國最高哲學的兩句老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有理說不到底。」莊子的文字，就是「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都是無窮無盡。

「故曰莫若以明。」所以說最好是明道，明道了以後，是非皆明。因此古人有兩句詩：「自從三宿空桑後，不見人間有是非。」不三宿空桑，是佛教的戒律，出家人修頭陀行，不住廟子，一天到晚在外面行走，房子裏面都不住，夜裏打坐，就在桑樹底下一坐。在同一棵桑樹底下不能坐上三個晚上，因爲再多坐下去，會對這棵樹木有感情，會留情了；修行人要離開一切情，拋棄了一切的慾望，使自己對於生命不會有拖累，所謂：「離情棄欲，所以絕累也。」所以這兩句話就與莊子的觀念有相同之處，離情棄欲，拋棄了是非、空有等等的觀念，纔可以明這個道。

## 天地萬物一匹馬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這是莊子的兩句名言，後來的人，因這兩句話悟道的也很多。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這一段文章在中國文化思想上，文學、哲學上，幾千年來分量都很重。實際上是莊子文章的寫法，文字上看起來很囉嗦，翻來覆去的。學文學的同學，能不能簡化呢？當然可以。

說到簡化，就要提到宋代主持修唐史的歐陽修，當時在他旁邊幫忙的，都是翰林大學士，學問好得很。既然明天就要開始修史工作，今天大家放假，出去郊遊郊遊吧！郊遊的時候，正好一匹馬發瘋了亂跑，咬斷了繮繩衝過來，路上正有一條狗，瘋馬一腳就把狗踏死了。歐陽修要大家把這一幕記下來，實際上，他這個主編是在考這幾位編輯。結果有一個人寫了二十多字，說馬發瘋了，把繩子咬斷了，跑過來把狗就踏死了。有一個很節省寫了十幾個字，歷史上都有記載。歐陽修嘆氣說，照諸公這樣寫文章呀，一部唐史，不知道要多大一個房子來堆啊！大家問他該如何寫，他說：「馬逸斃犬於途」，六個字就完了。歐陽修這六個字，現在年輕人一定很不滿意，可是懂得古文一讀，這個意思就懂了。馬逸，就是馬亂跑，馬一亂跑，斃犬於途，就說清楚了。所以呀，一部幾百年的歷史，堆在案頭也就那麼一小本。古人寫歷史，是很困難的，我們幾千年歷史，如果照現在白話文來寫，那實在不得了。但是照莊子的文章來寫，也不得了，喻指又非指，非指又喻指，喻馬又非馬，非馬又喻馬的，搞了半天，究竟你指馬呢？還是馬指你？搞不清楚。也有人專門討論，對於這個「喻指非指」，我就看了很多文章了，而且現代學者也討論，認爲這個指不是指頭的指，是宗旨的旨，以指喻「旨」，還引經據典。因爲現在寫論文就是這個辦法，蘇格拉底怎麼說的，孔子怎麼說的，某一本書怎麼說的，反正有關指頭的，看到書上一根半根指頭，通通把它抄上去，然後引證我看了些什麼書，好像學問很淵博。實際上，你自己的意思呢？我沒有意思；結論呢？留給別人去作吧！現在很多文章，都學成這樣。

莊子這個「指」很簡單，就是指頭，這一段講什麼呢？講邏輯，講論辯。有關論辯，我們曉得一定有五樣東西，以因明來講，有所謂宗、因、喻，另加上正合、反合。以指喻指這個「喻」是比喻，印度因明非常注重比喻，西方邏輯並不講。由於人類語言文字，無法真正表達人的思想、意識形態，故而用比喻。比如說我會繪畫，要把我的意識畫出來，那個畫已經不是你的意識，而是三四層以後的意識了。爲了要表達人類的意識，所以佛學因明的邏輯，非常注重譬喻。那麼世界上善於用譬喻的是什麼人呢？所有宗教的教主，都很會用譬喻。最善於用譬喻的是釋迦牟尼佛；其次是基督教的《聖經》裏頭，很多都是用譬喻。爲什麼宗教的教主會喜歡用譬喻？因爲最高形而上的道理，很難講出來，只好講一個譬喻。所以，我們假使問某人長得如何？聽到回答說那個傢伙的臉像馬一樣，我們就一笑，反正就是臉長了，這就是譬喻。人們經常喜歡用譬喻，所以，譬喻在論辯上，是表達情識最好的方法。莊子當時的一般名理學家，像惠子、公孫龍他們這些喜歡論辯的人，都提出來說，莊子的這個譬喻不好，這叫做「引喻失義」，你用了譬喻以後，反而使人家不懂真正的意義。

我經常講諸葛亮的《出師表》，年輕同學都念過，其中有一句就是勸他的皇帝阿斗，不可引喻失義。我們看了諸葛亮這篇文章，就瞭解劉備的兒子阿斗，他是非常聰明，很會論辯的；做錯了事，他會蓋得很好。換句話說，很會亂蓋。因爲他父親當年交待他，把諸葛亮當乾爹看，所以在《出師表》中諸葛亮教訓阿斗，說他經常引喻失義，所用的譬喻喪失了真正的意義。

現在莊子這一句話，「以指喻指之非指」，有點引喻失義。但他並不是用指頭來作比方，這個不是指頭的道理。所以後來的禪宗大師及《楞嚴經》上的翻譯，也用「指」，是「以指指月」，比莊子用得高明。禪宗後來有?部書，叫《指月錄》，以指頭指月亮，叫你看月，不是看指頭，不要把指頭當月亮。現在研究禪學的人非常多，都是抓住了指頭當月亮的；拿莊子的話來批評，「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如果你研究禪宗公案而講禪的話，不如你絕口不談禪，或者還可進入禪。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這是莊子的名言，很多人因之而悟道，莊子這句話是表達心物一元的道理。這個心物一元，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但也可以說是純粹唯心，不過這個純粹的唯心，並不是西方唯心論的唯心。

莊子爲什麼那麼用譬喻呢？因爲當時一般講邏輯論辯學的這些人，慣用一些譬喻，所以他拿來批判一番，影響後世很大。佛法到了中國之後，產生了大乘佛學，唐代的時候，共有十宗。唐朝武則天時代，華嚴宗鼎盛，第三代祖師叫賢首大師，法名法藏。他有一篇影響中國哲學思想的著名文章，就是《金師子章》。賢首大師當時，在宮廷裏上課，宮廷的前面，擺了一個金獅子，他就用這個獅子來比方。賢首大師用金獅子，說「天地一指，萬物一獅子」。這個宇宙萬物等於一個獅子一樣，獅子全身，有頭有尾有腳，有無數的毛，每一根毛都代表了這個獅子，但是每一根毛，也都不是這個獅子，牙齒也是一樣，說明華嚴境界十玄門，所謂「帝網重重無盡」的道理。這同莊子以馬做譬喻的觀念，是一樣的。

所以莊子的歸納，「天地一指也"，這個天地是一指，不是這個指頭，而是這個指頭所指的。「萬物一馬也」，宇宙萬物，不過是一匹馬一樣。不是這一匹馬，是同這個馬的作用一樣，這是譬喻。因此，明朝的憨山大師，有兩句有名的詩：「身世蜩雙翼，乾坤馬一毛。」這個觀念，也是從莊子的「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來的。下面接着莊子由邏輯的道理，繼續批判是非觀念。

## 最終的一同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橘怪，道通爲一。

他說是非觀念使我們產生認定，認定應該或不應該，「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這個可以不可以，都是我們的主觀來的；是我們的念頭認爲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宇宙間沒有離開心以外的是非觀念。他的結論告訴我們，「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我們要想成這個道，想返回到形而上道里頭，只有實行。這裏我們看到莊子講實驗，偏重於經驗論，只有真正行道才能成道，要到達形而上道不是靠空洞理論，如果拿論辯思想來當作道，那就完全錯了。等於現在講道講佛學，都變成一種思想學問，那就不對了。「物謂之而然」，宇宙萬物我們認定對就對了，不對就不對。認定這個東西叫什麼，就叫什麼，一切都是唯心作用。所以形而上的道，「行之而成」，是要修行才做得到；形而下的萬物是人爲的，認爲怎麼樣就怎麼樣，就是「物謂之而然」。下面莊子的文章，波瀾洶湧。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他說「惡乎然」？怎麼樣才叫對了呢？「然於然」，你的觀念認爲對了，它就對了，還是唯心作用；用白話翻過來很簡單，給莊子一寫啊，我們就眼花繚亂。「惡乎不然？」怎麼樣認爲不對呢？「不然於不然。」這個不然是你的觀念認爲不對就不對。雖然那麼講，你不要被莊子的文字騙了，他上面來一個花樣，像我們打拳一樣，花拳繡腿，東一拳西一拳，實際上，他一到中心就殺出來了。作文章就是這樣，「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都不相干。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天地萬物都有它的所以然，既然宇宙萬物形成了，電就是電，成了電燈它發亮了；它通過了發聲的地方，成了錄音機、收音機了。「物固有所然」，物體都有它所以然的特別性能；「物固有所可」。所以萬物，都有它應該的本位和立場。

在現象界來講，當形而上道形成了萬物後，各有各的性質，水跟火兩個就不同，兩個都是物，但水火不能相容的。「物固有所可」，水有水的用處，火有火的用處，形而下是這樣。但是從形而上來講，「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歸到道體呢，水火都變成原來那個能量，只是一個能量，因此它說明一個道理：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桅橘怪，道通爲一。」所以啊，由於這個形而下、形而上的道理不同，在這裏產生一個現象。在現象上來講，「莛」是茅草的一個杆杆，等於是掃帚頭上一枝茅草杆。莛這個茅草很細，很脆弱，很輕微；「楹」是一根大柱頭，大殿裏頭那個大柱頭，大木頭，很粗很大，很貴重。這是兩個相反的東西。「厲與西施」，「厲」是一個非常醜的醜八怪；「西施」是古代第一美人，最漂亮，也是兩個相反。至於人的現狀、個性、心理等都不同，他只講了四大類：「恢」，是胸襟豁達，很寬大，什麼事情都不在乎；「桅」，胸襟很狹小；「橘」，很奸巧；「怪」，很怪異。這四種是外在的現狀，各有各的不同。這一個道理是什麼？就是說「物固有所然」，醜的是醜的，漂亮是漂亮，細的是細的，粗的是粗的，胸襟大的就是大，窄的就是窄的，奸巧就是奸巧，古里古怪的就是古怪的，各個不同，現象不同，作用也不同，就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但是，「道通爲一」，形而上講起來是一個東西。譬如一個人，好看的與不好看的，死了以後都變成白骨，白骨變成灰，漂亮與不漂亮都一樣，都是空，那個是「一」；茅草杆同大柱頭，化成了灰也是一樣，這也是「一」。所以恢、桅、橘、怪，到了最後，還是「道通爲一」。在這個裏頭，又產生形而上、形而下的道理。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這也就是物理的道理。一個東西分化了的時候，也就是成功的時候。譬如稻子割下來，加工磨成粉，分化開了，可以分做成很多好喫的東西，「其分也成也」，分散開就是另外一個生命的開始。等於夫妻結婚，生了十幾個孩子，這兩個人的分化成了一個大家庭。但是，「其成也毀也」，就是「方生方死」之死。當成功的時候，也就是開始毀壞的時候。譬如這個房子，當我們蓋成功開幕的時候，這一天已經開始在毀壞了，慢慢的壞，這個房子總歸要壞。所以結論是「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天地萬物，沒有哪個叫做成功，沒有哪一個永遠存在的，也沒有永遠毀壞的。空久了以後，自然會形成有。這個形成的有，加上許多因緣的構合，自然會有，是自然的有，最後還是歸到一。下面接着，有一箇中國文化重要的問題來了。

## 平凡的髙智慧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我們曉得幾千年來，中國儒家的文化思想佔了最重要的一環。而儒家的文化，到了宋朝以後，所謂《四書》裏頭的《大學》《中庸》，大家都知道，個個都會背。像我們當年讀書，小孩子是非背不可，不背就要打手心，那手心打起來很腫的，就像熟螃蟹的蓋子那麼紅腫，很可憐。關於《中庸》，有大學者提出考據的意見，認爲子思的時代比莊子還後一點。子思的思想是根據莊子的思想來的，所以著《中庸》；因爲《中庸》之庸字，是莊子這裏先提出來，據說如此。這個考據學問很難了，幾千年以後的人，考據幾千年以前的事，如說這個資料絕對準確，我不大相信。現在根據一點古董，根據一點死人的骨頭，就斷定幾千年以前的人是這個樣子，那個樣子，我只能說，「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是者爲之是也，非者爲之非也」，就是引用莊子的話，很難說。

不過，他這裏是提到庸的作用，講天地間的事情，從形而上道體上講，沒有成敗是非善惡。而形而下萬有的現象是不齊的，形而上是齊的，「復通爲一」。「唯達者」，只有真正得了道，通道的人，「知通爲一」，歸到形而上是一體的；這個一也不是一，而是絕對的。所以得了道的人，「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始終是不用。因此有許多人學了莊子，都學壞了。過去幾十年前，我看了老一輩的朋友，年齡都比我大幾十歲，學問很好，一輩子喝喝酒，悠哉遊哉。他上通天文又下知地理，問他世界那麼亂，你爲什麼不出來做一番事？他說你不曉得，我是學莊子的，無用之用是爲大用。我年輕時，經常跟這些老朋友們開玩笑，我叫他們的外號，就是《水滸傳》上那個智多星，吳（無）用。

所謂「爲是不用而寓諸庸」，這就是《中庸》的庸。這個庸也就是「用」的意思。莊子的「庸也者，用也」，又是用，這怎麼解釋？這是古文，是很難解釋。如我們把《莊子》內七篇全部搞通了，其實他並不主張完全不用世，雖然還是在用，用而恰當，用而適可。他下面就有「庸」字的解釋。所以不管《大學》《中庸》，其實庸字都來源於《莊子》。只能說那個時代是變亂到極點，那個時代的思想都有些相通之處。處亂世人容易變成鄉願，逃避現實；人雖逃不開現實，怕現實，只有想辦法，善於用現實。用得好，就是莊子這裏所講的「用」；用得不好，就變成鄉願了。

鄉願是孔子說的，他最看不起鄉願作風，這些人表面上看起來，做人處處都對，有道德，又不得罪人，處處都好。問他同意不同意？不反對。問他反對不反對？我也……是這個樣子啦！是不是這樣？差不多，大概吧！究竟怎麼樣，好嘛好嘛！這個就是鄉願的態度。所以孔子說「鄉願者，德之賊也」。但是莊子所講的不是這個意思，他說，「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只有通了道的人，才得這個庸，中庸之庸的作用。爲什麼呢？他自己這裏有話解釋，「適得而幾矣」。得到了這個，也就是上面所講，「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圓的中心是直的，直道而行，不是走彎曲路。「適得」，得到了這個道理。「而幾矣」，幾者，是差不多了。這一段是關於邏輯的論辯，講到是非成敗。

「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什麼叫「不用而寓諸庸」呢？庸不是馬虎，不是差不多，而是得其環中，恰到好處。換句話說，庸也不是後世所講的庸庸碌碌，叫笨人爲庸人的庸。高度的智慧，高到了極點，但是看起來很平凡，這個纔是庸的道理，得其環中之應用。一個國家的領袖，只要指頭在那裏一按，原子彈就出來了，地球就可以毀掉了多少，只要那麼一點，最困難的一點，你懂了這個以後，「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這個機關在這裏，高度的智慧，用起來是極簡單，極容易。但是中間包含的是智慧，全部的智慧，最高的智慧。那麼，當我們有了這個道，最後在用的時候，不覺得是道，也不覺得自己是智慧，而是很平凡的用。下面他拿道的用，說明一般人的用。

## 暮四朝三不習慣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這一段是罵世人的，也是最高明的警告世人。剛纔講到庸，我們人就不曉得用這個庸，自以爲聰明的人，都喜歡亂玩弄自己的聰明，所以聰明反被聰明誤。笨人喫虧在哪裏啊？不曉得玩弄自己的笨，所以更笨。聰明的人玩弄自己的聰明，所以也笨。那麼這些人爲什麼笨？「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都是把自己的精神和聰明，向一點上鑽。這個一，不是道復通爲一的一啊！不要搞錯了，那是向牛角尖那一點上鑽。「而不知其同也」，而不曉得向大同方面鑽。這些人叫什麼？就叫朝三暮四。中國文化經常罵人朝三暮四，就是出於《莊子》。什麼叫朝三暮四呢？

從前有一個狙公，就是養猴子的老頭，動物園的園長，他養了好多猴子。那些猴子喜歡喫板栗，養猴子的老頭，本來早晨喂四個，晚上只餵它們三個。有一天這個老頭子忽然好玩，對那些猴了講，明天開始，早晨餵你三個，晚上餵你四個。譁！全體猴子吵了起來，這個不行，受不了，會餓。他說，不要吵，不要吵，還是照舊早晨喂四個，晚上喂三個。猴子於是乖乖的說好，這樣可以。

這裏莊子罵世界上的人，都是像這一批被高明的人玩弄的猴子、反正是七個板栗給你喫就是了，時間安排的不同，位子安排的不同，你不曉得有多高興！罵你一聲混蛋，你就氣得要命；喊你聲老太爺，您好您好，對不起，您天下第一，萬歲，你就高興了。實際上啊，都是被人家玩弄。這就是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道理。所以他最後的一句結論，「名實未虧」，等於這個喂猴子的老頭一樣，板栗一天還是餵了七個.並沒有變，只把觀念變、變，大家就受不了啦。你不要看這是個故事啊！這就是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什麼哲學都在裏面。所以政治上的道理也樣，一個時代轉變，當政策要轉變時，領導政治的人很困難，明明新辦法對人民社會有利，開始老百姓絕對反對，因爲不習慣。要叫人改變壞習慣，他也會覺得不習慣。所以，我們讀了歷史，非常感嘆！

歷史上有幾樁事，都是「民曰不便」，老百姓不方便，鬧起來造反。實際上鬧了半天，照樣改變了，就是狙公賦芊。我當年在四川，知道重慶要修馬路的一個故事，古代都是石頭路，下了雨，路上兩邊都是泥巴，房子屋檐很低。但重慶當時也像成都有地方勢力，有所謂五老七賢，是從清朝到民國的，地位高，名聲大，學問好，社會力量很大，財產很多。修什麼馬路？他們走路很舒服啊，坐坐轎子，有黃包車，爲什麼拆房子，修那麼寬的路？馬路給馬走的，同我什麼相干？結果有一位先生，此人後來在臺灣這裏過世的，後人叫他軍閥，他真有辦法。有一天，他就請五老七賢來赴盛大的宴會，有鴉片可吸，有賭可玩，菜很好又很恭敬，一邊請喫飯，一邊派他的部隊，拆了那些人的房子。等他們喫完飯回去，房子也拆了，馬路也修了。後來四川的朋友告訴我，瞎子講，唉呀！真好，某伯伯修了這樣寬的路，現在走路都不要手棍了。所以由這個故事看到，天下事有時要改變很難，有時必須違反大衆的意思，堅持正確的政策，要有這個擔當，要大衆體諒那是爲了長遠的公利；也有的時候，在執法上和自己的私慾衝突，那隻好忍痛犧牲，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一個時代一個環境，譬如這個環境，我們坐的位置這樣佈置，假使下一次來，位置改變了，許多人一定覺得「民曰不便」。我當時坐的那個地方蠻好，怎麼弄到這裏！所以啊，不能動。其實都是心理作用，所以社會上很多的事情，不但是政治社會如此，家庭也如此。你那個孩子習慣了不用功，以後你想叫他改變得用功一點，「民曰不便」，他也不給你用功的，都是同樣的道理。所以這個故事，所包含的哲學意義，對於人生的實用，有太多的道理。你不要當成一個笑話聽過去，那樣就辜負了莊子，很可惜。

## 懂得調和的人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形而上的道無是亦無非，無善亦無惡；形而下有是非，有善惡。那麼得道的聖人處形而下道，人與人之間，怎麼處呢？一個字「和」之以是非，是非善惡要調和。這個「和」就是中庸的「庸」。所以有人提出來，《中庸》是根據《莊子》來的。《中庸》又提到中和這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所以得道的聖人，曉得形而下有是非，而且愈來愈尖銳，所以只有調和它，把是非中和了。能中和了，在形而下的人道，就好多了。

但是，還要進一步「而休乎天鈞」。這是莊子的名詞。天就是代表形而上道；鈞就是平衡；像天地一樣的公平。這樣的公平怎麼調和？這就是智慧之學。依我們看，天地並不公平；天地爲什麼在我們要熱時，偏要冷起來！當我們要冷時，偏要熱起來？很不公平啊！怎麼叫做天地一樣的公平呢？有了白天給你鬧，還有夜裏給你休息呢！這又是很公平了。這個中間的調和，要參透天地之間的造化，而休乎天鈞，莊子說這叫做「兩行」。

這個兩行的道理，拿我們現在的觀念，莊子是主張雙軌的。有許多東西，都是走雙軌的路線；但雙軌的路線，往往發生矛盾，發生爭鬥。實際上，兩行的道理，不是雙軌，也就是《中庸》講的一句話，「道並行而不悖」，道並行而不相違背的意思。

講到這裏，我們不要被莊子的文章迷住了，說了半天，現在還是由邏輯講起。古人各說自己一番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然後批評了每一個人所用的邏輯方法，都是由主觀形成的，天地間沒有真正的是非，形上、形下都講遍了。莊子的文章啊，等於我們去看一個噴水池，萬花筒噴出來的水，被燈光一照，五光十色，水池裏頭波浪起伏，就是這麼一個畫面。你不要被他騙住了，我們還是要看水，不要看那個現象，看現象已經上了莊子的當。他現在始終講一個東西，形而上的道，還沒有講到中心，還在轉。下面他又提到道的影子了。

## 宇宙萬有開始前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對當時的那些學者，有關道的研究，形而上與形而下之辯論，莊子提出來，「古之人」，中國的上古文化，早就有人懂得形而上的道。「其知」，他的智慧「有所至矣」，高到了極點。「惡乎至？」他高到什麼程度？「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有人認爲，宇宙萬有，「盡矣，不可以加矣。」在萬物沒有開始以前，沒有世界，沒有天地，沒有月亮，也沒有地球，一切都沒有的那個時候，是形而上的道體，認爲這個到了家了。中國文化後來就叫做無極，在佛家就是空，古人早已經知道形而上的道體是空，是無極。莊子又提到，中國上古的老祖宗，能夠曉得形而上道是空的，我們宇宙萬有生命，是由真空所變的妙有來的。怎麼變？這是個大問題了。那麼莊子又講：

「其次以爲有物矣」，等而下之有了萬物，我們老祖宗們，也曉得宇宙萬物有東西開始。現在我們站在莊子學問的立場，莊子這一段的觀念，可以作爲世界上哲學的評論；就是說，上古的人，已經曉得萬物沒有開始以前是空的。那個空的東西，可以叫它是唯心，或者是心物一元。再其次呢，有一些人，曉得萬物開始以後，物質的力量很大，物理的作用很大。或者先有水，由液體變成熱能；或者由氣體變成風；或者地水火風，金木水火土，一起開始運動，是由物在變化。但是，這個物質一變出來，形成這個世界以後，「未始有封也」，並沒有界限。中國政治哲學思想，社會學思想，經濟學思想，都提到這個，這個根根。莊子這裏提過，孔子也提過，譬如這個地球形成以前，拿社會觀念講，沒有什麼叫做財產製度的觀念。這個財產製度，也不能說這個是私有，那個是公有，這些觀念都沒有。等於一個人到荒島上去開荒，未始有封也，沒有說這個界限屬於你的我的。到了人類人口慢慢多了，生活的需要，引起人的私心來了，我有我的範圍，你有你的範圍，有了界限，有了封界。最早的時候，人類社會人口還不太多，私心還不太大，所以還沒有爭鬥。

「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那時人口還少，雖然說你有你的界限，我有我的界限，還沒有爲了爭多一點，鬧是非爭鬥；人類還能互讓，還很有禮貌。我經常給同學們講，人們常說時代在進步，但在哲學邏輯的觀點來看，時代究竟在進步，還是在退步，是很難講的。在東方我們固有文化，素來認爲人類的文明是衰落的，愈到後世愈亂，愈墮落、愈退步。佛家的文化也是這樣認爲。所以如果嚴格講哲學，這個邏輯上有差別，我們現在只能說，人類的物質文明發展算是進步的，至於人類道德精神文明，不進步，而是在墮落退化。現在莊子也是這個觀念。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有是非就有爭鬥，這個事情一演變發展，人與道就愈來愈遠了。爲什麼看到古書上，古人得道，或者學問成功的人，好多好多，又快又好。爲什麼愈到後來愈差呢？昨天我還接到國外一位學生來信，就是問這個問題。他也覺得自己很用功，很努力，修了那麼久的道，一點影子都沒有；爲什麼古人一修就會？老師啊，我有點不相信，是不是古書上騙我們的？這封信現在壓在案頭上，還沒有回他，因爲這一回起來，要寫長文章，我實在沒有時間。其實古人並沒有騙我們，物質文明愈發達，人類社會愈複雜，思想愈紊亂，是非善惡觀念更復雜，這些都是障道的因緣。而且人的教育普及了，知識開發了，學問愈沒有基礎了。知識並不一定是學問，我是站在莊子這個立場，說明這個道理。所以他說：「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這個愛，代表了私心的偏愛，私心的愛好愈來愈嚴重，人的自私心也就愈來愈嚴重。

現在還是在《齊物論》。我們再提一下全篇的宗旨，實際上內七篇是一個連貫性的。.尤其是《齊物論》，是指道體---宇宙萬有本體，本來是絕對，是同一的，是一體。當這個體起用的時候，一切萬類的現象就不同。所謂不同，只是現象、作用不同，道體是一樣的。比方說水，它的性能就是溼，至於水有清水，有混水，或者變成各種鹹淡等味道不同，但是水的性能不變，只是作用、現象變了。這個原則，我們必須要把握，讀《齊物論》，曉得內容是一貫的。因爲它的內容引用了太多太熱鬧了，我們容易被他的譬喻，或者說明所騙，所以覺得漫無頭緒，實際上是很連貫的。

比方，上次我們講到中國文化裏慣用的一個典故，就是「狙公賦芋」，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在觀念、現象上一變，大家就被這些現象觀念搞迷糊了，引起人情緒上好惡是非的不同。這個故事，因爲譬喻得太好了，反而使人忽略了「道體是一」的道理。因爲大家的觀念不同，所以儒家、墨家、道家，各家說法都不同，應用的方法也不同，因此現象把人們迷住了，忘記了本來。莊子的重點在這裏。

這個重點把握住了，它同佛經上引用「衆盲摸象，各執一端」的道理一樣。一隻大象站在那裏，有一班瞎子來摸這個象，摸到象鼻子的，摸到耳朵、嘴巴、腿、尾巴，各人不同，但認爲自己所摸的那一個部分就是象。所以衆盲摸象，摸到的是象的一部分，不能說不是象，畢竟不是整體的象。佛經還有一個比方，禪宗裏頭常用的，「分河飲水，各立門庭」。世界上，水都是一樣，因爲海洋、江河性質不同，所以水的味道不同，有鹹淡、渾清、硬軟等等。一般人在自家附近的江河喝水，就以偏概全，概括天下的水都是這樣。佛學裏引用這兩個例子，與莊子所講的是同一個道理，只不過莊子表達的方法很美而已。

我們前面講到這裏，他說最好兩邊都放下，取其中道而行之，不過他沒有建立中道這個「中」字，莊子說了一個「庸」字，《中庸》那個「庸」字。在前面的結論，說到「兩行」並存時，我們也引用過《中庸》上說的，「道並行而不悖」。他引申這個理由，就講到人對於道體形而上的知見，開始要追求原始生命的來源。因爲追求道體最初的來源，理論知識愈來愈進步，是非辯論也愈多了，私心和偏見也就愈多。結論是「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接下來他又引用一個故事，說明一個道理。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這就是莊子的文章，像宋朝有名的蘇東坡，也是採用莊子的筆法。接着明朝的這一班文學家，尤其跟禪有關的，包括袁中郎、李卓吾、馮夢龍等等，以及清朝金聖嘆、李笠翁這一類人，都走莊子的文學路線；再加上佛學、禪學路線，都是綜合的文章格式。你看莊子的文章，沒有一句話說固定的，他不把話說死，都說得活，所以後世有人說，莊子就是禪宗一個開山祖師。禪宗禪師的文學，以及禪宗大師們的講話，多半都是這個樣子。

「果且有成與虧乎？」世界上，果真有所謂成功與失敗嗎？「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果真沒有成功與失敗嗎？其實是一個觀念，但是用邏輯來講是四面的。所以莊子不但文學美，邏輯也很清楚。下面講一個事實。

## 音樂與道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先提出來這一個人的事。「昭氏」，昭是古代的姓氏，名字爲文，據說是魯昭文，是魯國音樂家。他的琴藝已經出神入化了，所謂近乎道的境界。他的琴一彈，可以使人聽了忘我，忘掉了一切萬物。人只要聽他彈琴，就進入道的境界，就昇華了，變成神了。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這就是說，昭文在彈琴的時候，他的琴音在表達世上有盛衰成敗。這個世界花開花落，春來了春又去了，人生出來又衰落，又死亡；這個成虧之間，生滅變化之間，使人引起很多的感慨。表達這個感慨的情感，所以「昭氏之鼓琴也」。當他彈琴到最後一聲，這個手一停，聲音也靜寂了，沒有了，人也忘我了，什麼都沒有了，天地皆空，不需要彈這個琴了，所以「昭氏之不鼓琴也」。這就是描寫昭文彈琴，他的琴藝近乎道的境界，當他有感於人生宇宙萬有成虧，成敗盛衰的許多感情來的時候，他才彈琴；等到彈完琴的時候，一聲不響，所謂天地人物皆空，這個時候，是合於道的體。那麼，在這個時候，世界上也沒有所謂盛衰成敗，一切皆空。莊子先提出來這個，同時又提了兩個音樂家。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枝策」是一種樂器。像八仙裏頭的曹國舅，拿兩個竹片，手裏一捏就發出聲音，枝策就是這個東西，也可以說是拍板吧。「師曠」是晉國的一位名音樂家，他的樂器是板，音樂的造詣也到達了最高峯，同昭文的彈琴境界一樣。「惠子之據梧也」，「惠子」是有名的論辯學家，講邏輯的，跟莊子同時，孟子也經常提到他。「據梧」就是彈古琴，等於我們今天的古琴大師孫毓芹教授一樣，是七絃琴古琴獨一無二的專家了。我們把惠子一換，換成孫子之據梧也一樣。當他在彈琴的時候，長袍一穿，摸到琴絃，他自己鬍子長在哪裏都忘記了。就是說他那個境界非常超越。莊子提了三個人，音樂造詣都到那種高的境界，但我們要特別注意，爲什麼他要提出音樂境界來？因爲音樂、繪畫，或者詩歌等等，一切的藝術都是人的感情發揮。在感慨、喜怒悲歡之間，用這個藝術乃至歌舞表達出來，都是同一個道理。情緒的變化，照古代歸納叫喜怒哀樂，照現在分析起來就更多了。人的整個喜怒哀樂，就是成敗盛衰這四個大字；在成敗盛衰之間，引起人的喜怒哀樂。

這三位音樂大師音樂的境界極高，他們的音樂，隨着喜怒哀樂的情感變化，表達出抑揚頓挫、輕重緩急的不同，是萬物作用的不齊。而當曲終人散，江上數峯青，天地萬物寂寥時，以及未彈琴前，那麼高雅，那麼空曠，那麼高遠，沒有盛衰成敗，也沒有喜怒哀樂，此心很平靜，如同道體的平齊。他們就用音樂的境界表示出這一切。這一段因爲與音樂有關係，開始就先講大風之吹，萬竅怒號。下面他做結論。

「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他說這三個人，歷史上的名音樂家，不是普通講的音樂家，他們已經由音樂的境界進入了道的境界，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到達那個境界，成了神仙了。他說這三個人，音樂到達的境界，「知幾乎！」這個幾是機關的機。這三個人是知幾的境界。這個幾在哪裏呢？當情感來的時候，把握這個情感，以他的高明技術表達出來，簡直跟天地變化一樣。他能把握住這個機，當風雲雷雨一過，宇宙萬象清明的時候，他一聲都不響，就同天地的空靈是一樣。所以這個知機，拿音樂藝術的境界講，現在人就叫做靈感，要把握這個靈感，這是從小的方面來講。

大的方面來講呢，他下面有句結論，「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都是在他精神及技術造詣到最高境界的時候，把握了成功的演奏。所以在當時能成功，歷史上也留名千古。如果等到精神老化，人要衰敗的時候，縱然有高度的理想，也做不出事來了，表達不出來了。譬如彈琴吧，腦子想到某一個手法怎麼樣彈，某一個聲音應該很好，可是風溼病啊！兩個手神經不對，發抖了，彈起來也不行了。所以啊，他有一句做結論，世間法、出世間法都一樣，修道與做人都是一樣，人要曉得知機，把握自己生命的重點。不知機的話，就是對自己開玩笑，沒有用。

知機的道理呢？莊子點題了，「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當他鼎盛的時候，登峯造極的時候，就是他成功的那一剎那，再不能有第二下了，因爲沒有那個精神了；這個機一過，一切都過去了。世法的成功與修道的成功，都是一樣。他引申這一段，是他自己所引用的理由。接着又進一步講。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他拿這三個人來講，昭文、師曠、惠子爲什麼音樂的造詣到達神仙的境界？因爲每個人的喜好不同，偏愛不同。每個人有所好的，這也是機啊！要把握自己這個長處，專搞這一項，沒有不成功的。所以任何學問，任何事情，愛之者不如好之者，好到什麼程度呢？入迷了，好到發瘋似的，一定成功；因爲世界上外在的一切東西，都不在話下，都不在心目中，這個就是人成功之路。

## 專心實證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萬世留名的專家，了不起的人物，都因爲對於某一件事有所偏好，而能死死的鑽進去，硬要把這個問題弄透徹明白，這就能成就的原因。下面他又批評，「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他說，可是有些人，尤其對於他的朋友惠子來講，因爲惠子非常好辯；所謂好辯，好研究邏輯及思想的方法問題，也就是用方法去思想。那麼莊子認爲，這些都是浪費時間。天地間思想這個東西妙得很，不去研究思想的本身，光去研究思想的這個方法，「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堅白，是惠子他們辯的，就是所謂「堅石非堅，白馬非馬」這些問題，將來莊子下面會說到。他們這些人始終在自己這個邏輯裏，把自己套住了；邏輯講了半天，他本身最不邏輯。世界上有許多事在理論上絕對講得通，但是事實上是行不通的，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說「以堅[丨之昧終」。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可惜啊，這一般人，認爲自己學問很好，講邏輯的人，他們將「以文之綸終」。在邏輯的理論上寫書，發表文章，發表邏輯的邏輯，愈來愈不曉得邏輯到哪裏去了。結論是「終身無成」。搞了半天，自己修道也好，人世間做事也好，都沒有成功的。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莊子兩邊都說完了！絕不留個尾巴給你拿的。這一段他批判用邏輯思想去推測道是個什麼，道究竟怎麼樣？那個是永遠搞不清楚的。他已經罵了，用邏輯的方法或推理去求道，認爲思想就是道，根本錯了,他又說,若是而可渭成乎？雖我亦成也」。假使一天到晚坐在那裏講空話可以成功，那我早成功了。

莊子這句話就像《三國演義》裏諸葛亮，在東吳罵一班讀書人:「坐議立談，滔滔不絕，臨機應變，百無一能」你們啊，了不起！講學理都有一套。臨機應變，百無一能，那有什麼用呢？諸葛亮這個口才講法，好像也是從莊子來的。莊子也講，「若是而可謂成乎？」如果認爲坐議立談無人可及，就叫做學問，也叫成功的話，那麼莊子也幽默地，也很傲慢地，也很謙虛地說，「雖我亦成也」。他說，那我早就成功了。「若是而不可謂成乎？」那世界上什麼叫有用的？「物與我無成也」，天地萬物與我，本來沒有一個結論的，都無所謂成功。上帝創造了宇宙，創造了半天，多少年後又變成了一塌糊塗而毀滅，這不是多餘嗎？這叫做終身無成。

人蓋了房子，千百年後，它還是變成灰塵，天地萬物同我們一樣，都沒有結論；但也不要認爲學問論辯沒有結論，就無所謂成功。你說莊子，究竟站在哪一邊講話?你看看他，兩邊都說完了。你認爲這樣是對的，以偏概全，錯了"；你認爲那樣是對的，也是以偏概全，都錯了；你說我偏也不偏，概也不概，全也不全，對不對？你又錯了，這就是莊子的道。那麼要如何不錯呢？莊子勉強告訴我們一條路。

## 聖人追求的境界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莊子提出來這個名詞要了命了，叫做「滑疑之耀」。「滑疑」是個什麼東西？又是滑頭的滑，又講出一個懷疑的疑，那我們後人看來，一個滑頭一個懷疑，兩個搭在一起，沒有用的東西，很可惡；下面又來個「之耀」，發了光明，這是個什麼東西？他說「聖人之所圖也」，聖人要走的就是這個境界，走實證的路線。走到哪裏呢？到「滑疑之耀」這個境界就對了。他說到達這個境界「爲是不用而寓諸庸」，那就離開了一般世俗的應用，到達用而不用，一切無爲而爲之，就是道的境界。「此之謂以明」，這樣叫做明道，悟了道。那些用理論來推理求道的，永遠不是；思想妄念不斷的，都不是，而必須要求證。

什麼是滑疑之耀呢？我們現在都借用別的東西來講，滑疑這個東西是似有似無，非真非假，是內心自然光明的這麼一個境界。不假借別家的解釋，莊子說了這麼一個東西，他自己也沒有辦法講出這個境界是什麼。他就造這個名詞「滑疑」。這個「滑」字，嚴格的講要研究戰國時楚國的南方土音。所以我一直留意湖北人與河南邊界這一帶的話，一定有一句非常土非常土的話，同這個音一樣。

如果借用別家的解釋，就容易懂了，像佛家《楞嚴經》所講的，「脫黏內伏，耀發明性」。這個時候，一切六根六塵脫開了。內伏，不是身體以內，這個內也是假定的，到了那個道體以內了，那麼自性的光明就出來了。莊子所發揮的這一段，說明道的境界，不是推理的，而是要實證到的，也就是《楞嚴經》上的這兩句話。

講到這裏又來了，莊子跟惠子，兩個是好朋友，但對於惠子喜歡以推理來學道，以邏輯思想來講道的人，他是痛惡的。另一點我們看出來，在戰國的時候，各家學術爭鳴，思想發達。可是思想發達，論辯太多了，大家反而茫茫然無所主。我們歷史上有三個階段，學術思想非常發達，可是當哲學發展到很高的時候，就是天下大亂的時候。一個是戰國時代，也就是莊子這個時代；一個是魏晉南北朝，所謂清談，三玄之學的時代，其實也不止三玄啦；另一個是南北宋的時候。我對於宋朝，不叫它宋朝，那是第二個南北朝。因爲實際上，宋朝只是半個中國，另半個中國是遼、金、元，他們也有高度的文化；可是我們研究歷史，以漢人爲主，往往把遼、金、元忘記了，這是不對的。南北朝時候，也是理學最發達的時候，學術一發達，歷史上沾到痕跡的都很悲哀，天下都是很亂的時候，可以說是社會被思想擾亂了。所以莊子在這個時候，痛惡這一般搞論辯，搞哲學思想的。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

莊子前面講到一個實證的境界，他提出一個名詞，「滑疑之耀」，先擺在這裏，這就是莊子的禪。後來禪宗許多大師也這樣，講到最重要的時候，一點題，剛剛點一句，等於我們現在照相一樣，你注意，笑一下，笑笑，卡喳一亮，你已經被他照完了。莊子的教育手法，就是這樣子。鎂光燈一亮，你懂了一點也行，你不懂也這樣，下面又推開了，看起來不相干，卻仍是連帶的。

「今且有言於此」，他說我先聲明，「不知其與是類乎？」不曉得我講的同你們講邏輯的是否相同？這是一個異議。他的文章很活，也可以解釋爲，不曉得我說的對不對？「其與是不類乎？」或者我講的話，合不合你的邏輯，這是另一個解釋，或者我說的與你的不對。下面他的結論來了「類與不類，相與爲類」，管他同於你的也好，同於他的也好，或者與兩家都不同，那就是我的，我也是一家。這在論辯上，就是正反合的論辯方法了。「則與彼爲以異矣」，這句話，把自己的邏輯觀念所建立的文字，又推翻了。總而言之，我現在要說一句話，不曉得對不對？你們的觀念認爲合不合邏輯，都不管。如果你們都否定我，我自己也成立一個體系。雖然如此，也同你一樣亂七八糟。「則與彼無以異矣」，我又多此一舉了。

這幾句文字非常簡單，我們看莊子的文章，如果我們是國文老師，這幾句話很可以拿紅筆把它劃了，好像多餘的。可是真正懂邏輯的人，乃至懂得寫邏輯文章的話，一個字都不能動，他講得非常清楚。換句話說，一個人學會了這樣一個論辯術，就很高明瞭。我現在先要同你講一句話，不曉得中聽不中聽，不管中聽也好，不中聽也好，反正我講了，你一定要聽，聽了對不對嘛，反正是狗屁的話，聽過上就算了。就是這個話。你說他有道理嗎？沒有道理嗎？他非常有道理，道理都對了。

「雖然，請嘗言之。」「雖然」這兩個字就是「但是」。上面文章「則與彼無以異矣」。一句結論推翻了一切。雖然不要說話，但是「請嘗言之」，我還是多囉嗦一點，結果他還是要說。

## 太極  無極  太太極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這就囉嗦了，莊子說你要問到道啊，就是哲學家，希臘哲學所要研究的，先有雞先有蛋？先有男的？先有女的？究竟宇宙從哪一天開始？也就是宗教哲學所要研究的，上帝從哪裏來的？上帝的外婆誰生的？就是這些問題了。所以我說這是西方哲學。要講中國哲學，沒有一個單獨成立的系統，所以大家學中國哲學史，是個很笑話的事；因爲中國哲學和文學、歷史、政治四樣東西是連在一起的。第一是文哲不分，文學家都是哲學家，一箇中國哲學家，要想懂哲學，先要懂《詩經》與《易經》。《詩經》裏頭都是哲學，文哲素來不分，他不像西方哲學家，科學家，詩人，都是獨立的。其次是文史不分，文學家同歷史家不分的；再其次是文政也不分，一個大文豪，往往又是大政治家，也是史學家。這個政治不是講普通主觀的政治，而是同人生實際做人做事分不開的。所以文哲、文政，文史，都分不開的，通通連着。

其實中國的哲學早就有了，譬如我們隨便舉一句文學上有名的，像隋唐之間的一首詩《春江花月夜》，這一篇長歌長詩，充滿了哲學問題。最有名的兩句：「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比你先有雞呀先有蛋，好多了。管它雞呀，蛋呀，我們中國人把雞燉起來，加一點香菇很好喫，哪有時間問你先有雞先有蛋！可是碰到這個文學境界，「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這個味道，比先有雞先有蛋有意思多了。乃至我們經常說的蘇東坡，現在來講他的笑話，蘇東坡早就想當太空總署的署長，爲什麼這麼說呢？那個時候，還在宋朝，看他作的詞啊，「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他很想坐火箭上去看看。這些就是說明，中國的哲學思想，充滿在文學的著作裏。如果在中國人的文學著作，文章、詩詞、歌賦、對子中，把哲學的東西找出來，那不得了，那多得很。

莊子這裏提了這個問題，就是這個天地間，未開始以前，當還沒有男人女人，連一個蛋都還沒有時，「有始也者」，應該有一個東西開始。如果說是個空，照佛家來講，對呀！這不要再談了。假使是一個講邏輯哲學的人，他就要問了，這個空，誰使它空起來的呢？這個空是自然空出來？還是有人造出來的呢？這個問題很重要。假使是自然空起來，最後必定也歸於空；既然這空本來自然，那我何必要修道呢？我等自然到那一天，自然就空了，何必辛苦白修一場！你說不是自然，那麼這個空誰造的呢？你說沒有人造的，這個空又是哪裏來的呢？這個問題不能再問，如果再問下去，會把人問瘋了的。所以學哲學的人，因爲問不出來究竟，很多都學得跳江了。「未始」，就是說沒有開始以前，「有始也者」，最初開始那個是什麼東西？是誰？

這裏有四段假設的問題，一段一段向前面追的。「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如果拿我們中國文化來作註解，那還好辦，因爲名稱多嘛。「有始也者」，就是開始的，那麼叫太極。太極前面嘛，後來的人又加了一個名稱，「有未始有始也者」，叫做無極。「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無極前面，又進一步了，我看，只好把它再取一個名稱叫太太極了。又有人這樣註解：「有始也者」，萬物之始。「有未始有始也者」，這個叫太極。「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這叫無極。那麼拿中國文化來註解，這是三段。看莊子的文章，青年同學們自己研究他文字上的技巧，蠻有意思的啊！看他蠻囉嗦，我們就囉嗦不出來。

「有始也者」，有個開始的。「有未始有始也者」，有一個沒有開始以前的那個有開始的。「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一個沒有開始，雖沒有開始，好像又有一點開始的那個東西。他就那麼講話；這個講話一半帶精神性的，像是神經質的講話。拿佛家歸納起來，在釋迦牟尼佛以前的印度佛學，有些學派的論辯也是這樣，所以釋迦牟尼佛，像中國的孔子一樣，刪詩書，訂禮樂，把那些學理裁定了。其中就有「能」「所」的問題，譬如佛學所講的八識，在釋迦牟尼佛以前，有講到十識、十一識、十二識的，後面再引申的很多；釋迦牟尼佛就歸納性的裁定爲八識，這些都是學術的建立。莊子這一套也是這樣，代表了中國上古這一套思想。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有有也者」，有一個有。「有無也者」，有一個沒有。那麼有跟無，兩個是相對立的。「有未始有無也者」，有一個有無都沒有開始的那個。「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一個「有」跟「無」還沒有開始之前，就是剛纔所講的「能所」兩個字。這一段，我們簡單的就說過去了，要詳細說的話，還有一堆的說法，很耽誤時間。我們都是中國腦袋，中國的個性，老祖宗的傳統不喜歡太囉嗦，大概懂了就行啦。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俄而有無矣」，他說天地間，當萬物還沒有發生以前，空空洞洞，忽然之間，生出一個「有」一個「無」，一面有一面空。「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但是我們還不知道，這個有與空，究竟是真的有嗎？還是真的空？這個問題來了，比較科學實際了。我們說空，這個空是空空洞洞像空間一樣的空呢？還是說，這個空代表了絕對的沒有，是什麼都沒有的這個空？這是兩個觀唸啊！我們進到一個空的房間，這是空間的空，站在高山絕頂上，覺得這個天地太空那麼空，那個是大空間的空，都是一個空間的空。那麼另有一個空呢？是理念上的空，沒有了叫做空，跟空間的空是兩樣的。所以所謂有跟空「孰有孰無」，怎麼樣叫做有？怎麼樣叫做空？空是哪個空？

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莊子說：因此我現在提出一個理論，所謂宇宙開始，有個有，有個空，我告訴你，講句老實話，我也不知道；我所講空，或者是講有，「果有」或者「果無」，究竟是有嗎？還是沒有？我搞不清楚。

他爲什麼講這一段呢？上面所講的，討論這些「類與不類」，宇宙萬有有個開始，有個沒有開始，不管有沒有開始，兩個觀念歸納了就是一個空一個有。不管是空是有，在我們沒有求證到空有以前，只能夠說是你思想中的假設主題，因爲你沒有實證到這個道。假設的主題是唯心所造，是你的思想搞出來的，但是思想本身是虛玄的，靠不住的。你把《莊子》研究到這裏，全篇前後一兜攏，就搞清楚了，他原來說的是這個！他的文章啊，嚇！那個手法之高明，一上來是花拳繡腿，接着真功夫，真刀真槍上來，使人看不清了，實際上他告訴你的很清楚。

下面他提出一個重點，這些理論思想，對修道都沒有用，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歸納一句話，天地間的一切學問，不管是宗教、哲學、科學的諸子百家，有一個大原則，也就是說，這一切的學問，如果與我們人的身心性命沒有關係的話，是不會存在的。你說預言、卜卦、算命，這些同我們沒有多大關係吧？有關係啊！因爲我們要曉得自己生命究竟怎麼樣，就因爲有這麼一點關係，所以幾千年來它仍然存在。有人說七月半有鬼，套用莊子話說：果其有鬼何哉？果其無鬼何哉？果其有鬼之與無鬼又何哉？你曉得有鬼沒有鬼？誰知道！可是它同人的身心性命有關係啊！當你無法解釋的時候，會說撞到鬼了。所以它是有關係的，因此鬼神之說也存在。反過來說，與身心性命無關的學問，是不會存在的，它會自然被淘汰。什麼是與這個身心性命有關的呢？莊子現在提出來。

## 大小  壽夭  爲一

天下莫大於秋豪（毫）之末，而大（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莊子的《齊物論》又點題了，同前面的好幾個高潮一樣，都點題告訴我們。從「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一個大結論，到這裏高潮結論一起來，好像颱風，又好像海水倒灌到這裏，水流到平地，水也都沒有啦，接着又來一個高潮，最後呢？說「天地與我並存，萬物與我爲一」。這代表了中國文化那個道，又一個高潮起來到了最高峯，這就是莊子。

那麼原文怎麼講呢？其中還談到邏輯，他批駁惠子這一班人講邏輯，都是亂七八糟，辯駁了半天都沒有用。實際上，莊子本身就是大邏輯，他說「天地莫大於秋豪（毫）之末」，天下最大的東西是秋天的毫毛。我們的頭髮不叫毫毛，我們身上的毛才叫毫毛；小孩子生下來時有細毛，那種細毛叫毫。秋天的毫更細，因爲人到了秋冬，有人香港腳爛了，或者手指甲脫皮了，人跟動物一樣，春秋兩季要換一層皮，所以春秋兩季洗澡下來的水特別髒。秋天脫了皮毛也掉了，剛剛長出來新的毛是秋毫，細得不得了，看都看不見，最小；但莊子卻說天下最大東西是秋毫，泰山不算大，算是小。你說他講的是什麼話？

大小沒有絕對的標準，你說什麼叫大？這樣大，那樣大，大到那個無所說處最大，大到無法理解纔算大；那也就是最小，就在眼前。小到沒有辦法再小的，看不見了，那就是最大，同虛空一樣大。如果用邏輯來講，沒有辦法講；因此他講實際，也是真的事情。所以大小、是非、善惡，都是唯心所生，沒有畢竟的，也就是「天下莫大於秋豪（毫）之末，而大（泰）山爲小」的道理。

「莫壽乎殤子」，古人把生下就死的孩子叫做「殤子」，這也有幾種說法，反正未成年的小孩死了，就叫殤子。小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莊子卻說他的壽命最長；「而彭祖爲夭」，彭祖，我們的老祖宗，活了八百年，那算是短命。壽命的長短，空間的大小，這些都是人爲的觀念，都屬於唯心所造的範圍，沒有絕對的標準。絕對的標準在哪裏呢？要我們去求證。

他又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這個是道，這兩句話也沒有辦法解釋了，大家讀了也懂，大家都得道了，因爲都懂了嘛！

「天地與我並生」，並不是說天地就是我，也不是說我就是天地，天地還是天地，天、地、我，就是天地人一起來的；萬物同我本來是兩個，不是一個，但都是那個東西的一份子，所以說是「爲一」。

我看了許多人的註解、引用，都把「天地與我並生」，說成天地就是我；「萬物與我爲一」，好像做饅頭，放點鹽巴放點糖，都和在一起就叫做鹹甜饅頭，完全錯了。注意啊！天地與我並生，是共存的意思。萬物與我可以說是同一的，畢竟不是一個，物是物，我是我，天還是天，地是地。這個重點搞錯了，這一錯錯大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所以今天我們特別提出來告訴大家，千萬記住這兩句文章。天地與我是同存的，萬物與我是同一個原體來的，所以我們跟萬物一樣的，都算是一份子。這個是文章的高潮。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既已爲一矣」，既然是一體，「且得有言乎？」那就沒得話說了。這就是邏輯的道理。我們中國人學禪宗，覺得禪宗很玄妙，禪宗的祖師就是高明的邏輯大師，沒有一句話，沒有一個動作，不合邏輯的，都非常合理。你看了《莊子》都懂了，你就懂了禪。既是爲一，「且得有言乎？」既然是一體，還有什麼話講？既然是一體，爲什麼沒有話講？對吧！我既然不對了，你何必罵我呢？既然不對了，罵罵你有什麼關係呢？那麼我既然不對了，罵與不罵都沒有關係，因此所以，罵你也可以，不罵你也可以，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的哲學，現在喜歡用西洋哲學文化的引證，這一百多年來，關於道這個名稱，都習慣用西洋哲學思想的翻譯，叫「本體」。所謂本體論、知識論，這些翻譯的名稱是西方文化進來的，實在有些不大恰當。可是現在呢，經濟學這個名詞也用了一百多年了，事實上我們中國人過去所講的經濟學，那個觀念可大了。古代的文學，有一副對聯是：「文章西漢雙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諸葛亮纔是經濟大家。什麼叫經濟？經綸天下，濟世之才，救人救世，這個學問在古代叫經濟之學。後來西方文化一來，口袋空空的人，把東西弄出來賣賣，變出來錢就叫經濟。這一下，中國的這個「經濟」觀唸完了。

閩南語的發音叫「哲學」如「鐵盒」，我說還有「銅盒」啦！你要曉得，那些哲學、經濟、本體論、知識論，都是日本人翻譯的。日本人原來就是中國人，用中國文字的，所以用中文一翻譯，我們看日本人已經翻好了，就把二手貨拿過來了！哲學啊，經濟啊，就是這樣來的。我們現在也用了一百多年，習慣了。這個「道」字，也就拿西方翻譯過來的「本體」。但是，現在我們有了這個名稱以後，研究哲學一講到本體，已經不是「道」那個境界了；思想觀念裏頭就有了個東西，就偏向於唯物的思想去了。所謂本體，是個唯心的，抽象的，就很難弄了。爲什麼說這一段話呢？因爲同莊子這一節有關係。他不是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嗎？既已爲一，既然共同存在，是一個東西，且得有言乎？何必講呢？既然是一個，爲什麼不講呢？那麼就講吧！莊子就講了。

## 三以後是什麼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一與言爲二」，說一個一，已經是兩個了，對吧？這是邏輯的道理。等於說，那個地方有幾個？一個，但這個觀念裏頭是兩個，關鍵是什麼呢？主觀客觀的問題。告訴你只有一個，批駁了你兩個，你不要認爲是兩個，只有一個，所以這一句話講出來，就有三個，對不對？說一個，是對那個二而言，一既然對二而言，我又講了這句話，不是三個嗎？所以同一句話，三個存在，因此說太極含三。禪門臨濟說：「一語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義」，一句話裏頭有三個玄門；一玄門中有三要義，其理由、道理，都是邏輯。所以莊子也提出來，一與言爲二，等於說，我現在客觀的告訴你，這個客觀就是他的主觀，所以「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這個是老子的道家思想。

老子《道德經》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是宇宙三層次；宇宙發生的這三個層次的道理要研究起來，那可以寫一篇博士論文了。不管小題大作，大題小作，都一定成功的。那麼，這個一就有三個，基督教中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佛家是法、報、化三位一體；道家是玉清、太清、上清，一氣化三清，也都是三位一體。反正啊，天地間萬事不過三。中國文化則是天、地、人三個符號。莊子從三以後不談了。老子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講的也是老子的觀念，三以後變成多少？那這個數字連電腦都數不清了。

「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什麼叫巧曆？就是數學家。注意啊！中國文化講科學最早，幾千年以前就有，是在西洋還沒有發展以前。中國科學第一項發展是天文，爲了發展天文，必須要發展數學，數學也是中國最早。中國上古的文化不叫做數學，而叫做歷算。歷算是幹什麼？算天文的。所以黃帝堯舜，就算二十八宿，太陽月亮五星的行度與我們地球的關係，因而建立了一年十二個月，一月三十天；一年七十二個候，二十四個氣節，這是幾千年前建立的。這個天文歷算，也叫做歷數。將來西方的科學發展，我可以大膽的預言，將來數學進步到了最高處，就不用數字了；或者產生一個新的八卦，新的什麼代號之類。中國上古的歷算沒有數字，只有一個字就代號了；數字太多了，分析歸納起來只有一個，所以叫歷數。那麼莊子這裏講「巧曆（歷）」，就是最巧妙、最高的數學家，也永遠搞不清。天地間，一生二，二生三，過了三這個數字以後，無窮盡的發展，巧曆都不能得，都下不了一個結論。「而況其凡乎！」最好的第一流的頭腦，懂得天文數字的都不能瞭解，更何況一般的凡夫呢！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注意這個宇宙的來源，當萬物沒有開始以前，究竟有沒有，不去管它，那是個問題。如果你聽了這個話，真的認爲萬物開始以前是個沒有，那已經錯了。不過現在爲了瞭解這個道體，宇宙的來源，佛學也好，科學、哲學、宗教也好，只好先把它切斷，「無」前面那一段是「有」？是沒有？我們先不要下結論，暫時保留在這裏。「故自無適有」，從萬有變出來「以至於三」，它層次的變化，以三爲最有力的基礎。

從無變到有，是三個階段，所以中國的《易經》，畫爻，畫卦，開始三爻爲卦，後來畫成六爻，是後人加上的。他說從無到有，很容易找得到，是三個層次；但要由有轉到無，那可難了。

「而況自有適有乎！」就更難了，從「有」至「有」永遠向前面發展，那就沒有底了，沒有結論可言，那麼佛家有個名詞做結論，叫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研究佛學的注意啊！無量無邊，無窮無盡，是「有」的發展，不是講空。但是一般學佛，把這個名詞當成空的觀念，所以又錯了；禪宗講又要喫棒子，因爲解釋錯了。所以《易經》從天地開始，最後一卦是「未濟」，下不了結論，所以永遠也不要做結論。那你說，沒有結論的東西怎麼辦？那就是結論。這就是莊子的話。

「無適焉，因是已。」適就是到的意思，到達那裏。「無適焉」，既然到不了底，「因是已」，就切斷到現在爲止。接着他不是講他的邏輯，不是空泛的討論，而是根據道是一，是絕對的；但是爲了我們喜歡用思想去推測，所以他用邏輯表達。

## 道可道  非常道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這個道，他說這個未始，不是開始的意思，它真正沒有一個什麼界線，「封」就是界線。「言未始有常」，人的言語，就是我們講話啦，也代表了所有的理論文字思想，沒有任何文字、思想是永遠存在的。沒有一個永遠存在的事，「爲是而有畛也」，言語、文字都不是確定的，如果可以確定，就永遠不變了。實際上我們人類的言語，三十年一變，再過六十年，說不定我們講的話，後麪人都聽不懂，又變成古文了。所以「言未始有常，爲是有畛也」，畛也就是界，畛界；那麼不得已，把人文建立一個區，建立一個田坎一樣的區界。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這是莊子所提出來的八德，我們用《易經》歸納爲四個字，「羣分類聚」，就是一羣一類。《易經》裏孔子的觀念告訴我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孔子先提出這個「方」字，有些人解釋文字的，說"方」就是猴子，就是最初的猿猴的意思，這個理由不能成立，不去管他啦！方就是方位，東西南北四方，東西南北半球，每個方位都不同。人類也好，物類也好，植物類，礦物一類，都不同。「方以類聚」，一類一類分開。「物以羣分」，萬物是一羣一羣的分。莊子這八德講什麼呢？特別注意！莊子的邏輯就用這八個方法，八個程序，把惠子、公孫龍這一班戰國時候的邏輯名家，辯得一塌糊塗，始終在莊子的前面站不住。西方來的邏輯，有二段論辯法；印度因明有五段的論辯法，所以有各種各樣的論辯法。不過，有人說中國的《易經》也是三段；我說不要亂講，《易經》是十段論辯法，那是有憑有據的，現在暫且不講了。但莊子提到的是八段論辯法，其實也不是什麼八段論辯法，而是個圓的論辯法。禪宗走的也是這個路線，如珠子走盤，像一顆彈珠在盤裏滾一樣，沒得邊際的。這個邏輯論辯到了這個程度，沒得邊際可以給你拿的，沒有尾巴可以給你抓到的。

但是莊子在這個曾通的論辯上，他提出來說，「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這個「有左有右」是講物理世界的次序；「有倫有義」是人文世界的次序；「有分有辯」是理念世界的次序；「有競有爭」是人類社會的現實。這八個論辯，歸納爲羣、分、類、辯。我們曉得孔子被人家挖苦得最可憐，那就是道家的人！這個孔聖人碰到道家的人物啊，每個都幽默他幾句。但是天地良心，道家每個人都很捧孔子，只是大家不懂得道家的幽默，不懂他們的機鋒，以爲他是罵孔子，都搞錯了。罵孔子罵得最厲害的是莊子，但是捧孔子捧得最厲害也是莊子，所以可以說莊子是孔子的知己，是最捧孔子的。現在又開始有點捧了。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現在大家到處在叫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是個什麼東西？現在下不了一個定義。是館子店的辣椒炒豆腐嗎？故宮博物院多了不起！說是我們中國文化。但那是老袓宗們留下來的。我經常告訴同學們，了不起的是我們祖宗耶，那不是你畫的，對不對？所以要慚愧！慚愧。當人家問到中國文化，你就把他帶到故宮博物院，怎麼不把他帶到你的書房去啊！因爲你書房裏沒有東西，只好找老祖宗來撐面子。所以中國文化，下不了一個定義。講中國文化哲學問題，宇宙生命的來源，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江上何人初見月？」上帝怎麼樣創造世界？都是文化問題。莊子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大家不去研究，因爲搞這個會去搞邏輯，搞邏輯會搞得發瘋，搞了五十年，也還沒有搞出結論來；那是「未濟卦」，永遠得不了結論。如果拿現實來論，我們的老祖宗們蠻聰明，「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什麼叫六合？東南西北上下，叫六合。有些文學叫八方，東南西北加四個角，合起來叫八方。等到佛教進入中國叫十方，是八方再加上下。十方是佛學進入以中國文化裏關於宇宙天地的觀念。八方是比六合後期一點的觀念。

最早的一上古文化，莊子所提出來旳六合，就是老祖宗們對宇宙看法的代名辭。「六合之外」，天地以外還有沒有世界？人類究竟是不是外星球過來的？這是中國文化，以及佛經裏討論最厲害的事情，有憑有據的。人類從哪個外星球來，佛學裏都明確的指出，怎麼來的，坐什麼東西來的，來了以後如何流落在地球上，變成我們老祖宗的。老祖宗在這個地球流落得很可憐，因爲貪喫鹽巴（地味、地肥）搞壞了，所以流落在我們這個地球上。

這個六合之外的事情，他說上古文化，「聖人存而不論」。你們注意，一個「存」字，不是冒昧的說沒有這個問題，這問題永遠存在，不過暫時不去追問它，所以說「存而不論」。那麼宇宙間的人事呢？「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只是討論研究，不加批判，不做一個嚴格的結論。在這兩個原則之下，就顯示了我們的歷史比任何國家民族都早，都完備。像許多國家，許多民族，都沒有歷史，是後世來慢慢追溯的。印度就是如此，到了十七世紀以後，英國人在印度了，才找舊資料，由英國人、德國人寫的印度史。其實大部份翻譯成中文的佛經中，都有印度史的資料，但西方人故意不承認，在我們《大藏經》裏所有的印度歷史，都沒有采用，很是可惜。印度有幾個東西不大講究，沒有歷史觀念，沒有時間觀念，也沒有數字觀念。他們的民族文化就是如此，究竟好不好呢？很好，很解脫嘛！人被這些歷史的包袱，時間的包袱，數字的包袱捆住了，很痛苦耶！所以修道蠻好，悠哉遊哉，餓了摘根香蕉喫喫，然後打個坐，沒有褲子衣服穿，樹葉子弄一片，遮一遮就蠻好啦！不過講人文文化就不對了。

## 孔子的春秋

只有我們中國！從遠古開始就建立歷史觀念，這個歷史叫春秋。青年人注意啊！中國文化歷史叫春秋，不叫冬夏，這有它的道理。天地之間只有一個現象，一個冷，一個熱，這是太陽、地球跟月亮的關係。冷到極點是冬天，熱到極點是夏天。秋天是夏天進入冬天的中間，是最舒服的時候，不冷也不熱。春天呢！正是由冬天進入暖和天氣的中間，不冷也不熱。所以在我們的季節上，一年有二十四個氣節。春分與秋分那兩天，白天夜裏一樣長短，不差一毫。夏至是白天最長，夜裏最短；冬至是夜裏最長，白天最短。只有春分跟秋分一樣長短，這個太陽下去，剛剛地球面一半，夜裏也一半，我們穿的衣服不冷也不熱，剛好。所以春秋是世界最和平、最公平，持之平也！而歷史是個「持平」的公論，所以叫春秋，不叫冬夏，春秋的道理是如此。

中國文化的開頭，是歷史的觀念。中國爲什麼開始那麼注重歷史文化呢？歷史是給人類留下人生的經驗，這個經驗是經濟之學，不是學校經濟系的經濟。前面我報告過的那個經濟，叫做「經世」之道，是救世救人的學問。也就是把人類過去的成敗盛衰、善惡是非的經驗，留給後人做榜樣，使後人瞭解我們祖先的文化，對人類的和平安樂是怎麼樣的。只是後世的子孫不肖，把社會天下人類弄成這樣的痛苦，這就並非是先王之志。所以「春秋」是「經世」之學，是「先王之志」。但是孔子著春秋「議而不辯」，所以春秋的道理，只是責備賢者，而不是批評普通老百姓。春秋要批評的是歷史上負責的人，社會搞壞了，那是領導者的責任，與老百姓無關；因爲百姓是被教育者，負責人是教育老百姓的人。所以春秋責備賢者，不責備一般人。因此孔子「一字褒貶」，一個字下去，就把領導者萬代罪名判下了。

莊子前面講到中國文化的人倫之道，「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這幾句話，幾乎成爲中國文化，儒釋道三家幾千年來不易之論。也就是說，後來文化一切的觀點，對於東方歷史、哲學的看法，都是由這幾句話做基礎的。雖然各方面都加引用，尤其儒家更是很嚴重的引用，可是大家忘記這是出於莊子的思想，也可以說是屬於道家的思想。

說了半天，莊子的本題，現在還是在講邏輯觀念，文化思想的論辯問題，各有各的看法。現在他提出來，對我們傳統文化，人倫道德倫理的看法，以及人生哲學、一般哲學、歷史哲學的看法，下面是他對這一節的結論。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這兩個「分」字，上面這個字是念「份量」的份，下面這個分是「分辯」的分，不能當做「分割」來看。所以各部分的看法，有些是不可分割的，要整體的看，所以「分也者，有不分也」。接着是「辯也者，有不辯也」，天地間的道理講不完，如果拿邏輯觀念來推理的話，論辯下去，沒完沒了，辯到了最後呢？是無言之辯，沒有話可講了。最後真正的理，是無話可說，那纔是真理，一個字都沒有，一點道理都沒有。換句話說，本體、道體是空的，等於佛家說的不可思議，乃至《維摩詰經》上講的同莊子這個「不辯」，不說之說，不論之論觀念是一樣的，都到了最高處。譬如佛學有兩句名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尤其是學禪的，道理到達最高處，形而上的理，沒有文字，沒有語言，什麼都談不上。到了那裏，一切都石沉大海了，它本身也包羅了一切文字，一切語言，一切思想。

莊子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佛學尚沒有進入中國，可見東西方的高人、聖人、有道之士，見解都是一貫的。所以說「辯也者，有不辯也」，無法可辯。因此如佛家問答的，論辯的最高處，就是如釋迦牟尼佛的方法，是置辯、置答，沒有什麼可辯的，也沒有什麼可答的。他說這個道，既然無可辯，無可答，他說：

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什麼理由呢？「何也？聖人懷之」，這個聖人代表得道的人，真正瞭解學問到最高深，真正證到形而上道的「懷之」，只有在胸懷裏自己知道，也等於佛學的觀念，所謂「如人飲水，冷曖自知」。只有自己知道到了那個程度，那個境界。「衆人辯之」，一般人呢，不在自己身心內在去體會，只在思想上，靠嘴巴在論辯，「以相示也」。以表示自己見解的高明。所以他的結論，「辯也者，有不見也。」他說，這些道理，所謂道，如果用推理，從倫理思辨上去求，這個道越辯越糟糕，離道越遠。「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越辯越看不見道了，距離越遠，心思越散亂。

因此，他連帶着講一段，由「道」講到「德」，在春秋戰國的時候，道德兩個字，大部分的書上不合並用；譬如《老子》，上半部都是講道，下半部講德，所以德字同道字，各有單獨的一個內涵。這個德是講用，人生的行爲、言語，人倫道德的作用，現在他由道說到德字的道理。

## 仁義道德是什麼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

這是莊子對於當時文化所流行的口頭禪、標語，屬於知識分子所號召的，加以嚴厲的批評，也指出了一個準確的路線。因爲在春秋戰國的時候，老子也批評過，到處看到標榜仁義、道德，事實上呢？那個時代局面非常混亂，可以說是最不仁、最不義的。由這一點，我們自己應該反省，中華民族這個文化，從古以來號稱是禮義之邦，行忠孝仁義之道，事實上，深入瞭解研究後，對這幾句話是非常難過的，很痛心的。

要曉得，孔子提倡孝，可見社會上都不孝，因此才提倡孝；等於說社會有了病態，他所以因病給藥；大家都不仁，所以他提出了仁。我們標榜的忠孝仁愛等等，實際上，幾千年文化，一樣都沒有做到。例如剛剛莊子所提過的，「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拿孔子所著《春秋》四百二十多年的歷史，兒子殺父母的，部下叛變的，不曉得有多少！我們這個自稱是禮義之邦的，非常不禮義，令人非常痛心。那麼才知道《老子》、《莊子》所提這個道理，正是針對文化學術上、教育上這些目標、口號，加以批評，認爲這些標榜有什麼用？結果社會很多人的行爲，都是完全相反的。

因此，他在這裏也提到，「夫大道不稱」，真正的道是沒有理由，沒有什麼名稱的！不像我們的社會講了幾千年的道，而這個社會上，充滿了狹義的宗教的道，除了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這些等等以外，現在民間的各種教，起碼有一百多種；加上各種的迷信，每家都說自己有道。全世界的宗教有五六百種，包括外國，每一個都說自己有道，而且都說自己證得了道。如果拿莊子的觀念，「大道不稱」，真正得道的人，自己也不標榜已經得了道，所以大道是沒有名稱的。

「大辯不言」，這是針對當時如惠子一般講邏輯、講思想的人說的。他說真正的道理到了最高處，是沒有話講。譬如歷史上，宋朝趙匡胤開始當皇帝時，南方尚未統一，南唐李後主文學很好，「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就是李後主的詞。南唐的人才很多，文學家也多，趙匡胤當了皇帝以後，南唐就派了一位大使徐鉉來了。趙匡胤曉得徐鉉是鼎鼎大名的大文豪、文學家，學問很好，宋朝由哪個來接待他呢？這個就着急了。等於現在，世界有名的學者來做大使，派哪一位學問好的來接待呀？趙匡胤說：不要忙，我已經有人選了。結果找了一個相貌堂堂，一個大字都不認識的衛士，去接待這位徐鉉大使。這衛士接受了命令，也只好裝起來，坐在上面。大使跟他談哲學啊！經濟啊！科學啊！談了半天，他只嗯嗯嗯！是是是的！請喝酒吧！好好！你好！有道理。搞了好幾天應酬下來，這個徐鉉也得不到一句話！徐鉉想，宋朝趙匡胤是有一套，派了一個接待我的人，我講了好幾天，他一句話也不批評我，也不贊成我，摸不到他的底子，學問到底有多好不知道，心理就垮了。

這一個故事，說明「大辯不言」，趙匡胤這一手很厲害，一下就把別人打垮了。你的學問再好，派一個沒學問的人跟你交談；當然這個人也穩得住，如果是沒學問又愛談的，那就糟了。所以「大辯不言」，正是這個道理。佛家也有一句話，「是非以不辯爲解脫」，這都是很有道理的。你們青年人愛講禪宗，禪宗是注重行爲的，並不完全注重打坐。所以百丈禪師的叢林要則，「疾病以減食爲湯藥」，一個人生病了，最好是少喫東西，腸胃先清理一下。「是非以不辯爲解脫」，是非越辯越糟糕，所以「大辯不言」。

「大仁不仁」的道理呢？這句話就牽涉到道家的思想了。老子有句話：「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一般的解釋，認爲老子這句話，是講宇宙很殘忍，上天沒有什麼仁慈，他把萬物都看成芻狗一樣。芻狗是草做的狗，用完了就把它燒了。我們的老祖宗是喫狗肉的，所以廣東人喫狗肉，保持我們傳統文化。上古祭祖宗，也有用狗祭的，後來廢掉了喫狗肉。可是祭天地祖宗的時候，拿草做一隻假狗，等於我們現在祭拜的時候，拿米做一個豬頭代表一頭豬。老子這句話表面看起來是說，天地不仁慈，把萬物當成芻狗一樣玩弄，但他不是這個道理，而是同莊子這個話一樣，「大仁不仁」。天地並沒有仁與不仁的觀念，這就是「大辯不言」，「大道不稱」的道理。

天地生萬物，說仁慈是非常的仁慈；好的也生，壞的也生，稻穀也生，毒藥也生，包容萬象一切，都是它所慈愛的。所以天地並沒有像人一樣，特別有個觀念，我要做好事，因此光生好的，沒有這回事。下雨也一樣，好地方也下，壞地方也下，像太陽光一樣。所以天地看萬物都是平等。如果把人當成芻狗的話，萬物也是芻狗；如果把芻狗當成人，人也就是芻狗，反正天地是無心，是自然而來的。所以莊子的大仁不仁是說，故意有心爲善，有心求一個仁的話，這個人已經不是大仁了，因爲那是做出來的。真正的大仁，是普遍的、自然的，並沒有對某一點特別的仁。

「大廉不嗛」，這個「廉」就是廉潔了。我們這個文化裏，標榜人倫的道德要非常廉潔，要求公務員，做官的一定要是清官，清官就廉潔，廉到什麼程度呢？一清到底，連稀飯都喫不起，那是不對的；真正的廉，不是表面的，而是心地上的純潔。

有一次電視臺正在演包公，有個單位把我拉去作專題演講，你說這個東西怎麼講？包公案大家都看過，那麼就講包公的歷史吧。宋史上的包公，大家都曉得是鐵面無私，中國文化的小說也好，歷史也好，清官都是「鐵面無私」。什麼是鐵面？讀了包公的歷史傳記就知道，包公啊！一天到晚沒有笑過，親戚朋友不往來，那個臉板得鐵板一樣。這樣一個鐵面，老實講，包公的學問是好，人品也了不起，如果他活着，我不會跟他做朋友，因爲沒得味道！一個人的臉闆闆的像塊鐵一樣，一天到晚發青，不要說紅潤沒有，黃顏色都沒有一點，大概有肝病啊！不曉得什麼病啊!當然他無私，親戚朋友一概不往來，家裏很窮，窮到這個樣子當然很廉潔。實際上，包公案這本小說，把歷史上好多個清官的故事，統統集中到包公的身上去了。

包公固然了不起，但是更了不起的是包公的老闆宋仁宗，他是趙匡胤兄弟的後代子孫；因爲宋仁宗的支持，他當然可以鐵面啊！沒有這個老闆的話，你肉面都不行，你涼麪也不行。有老闆支持他，你去幹，你儘管怎麼做，我負責，我支持你，當然我們也可以鐵面起來啊！不然也銅面一下嘛！對不對？後面有一個好老闆支持，每一個公務員都會做到鐵面無私，不是做不到，是時代的環境許不許可。

再說「大廉」，真正大廉的人，「不嗛」沒有謙讓，這個字，同謙虛的謙是相通的。「大廉不嗛（謙）」，怎麼叫不嗛呢？譬如說廉潔的人不愛貪錢，貪錢不好。關於這個問題，他說一般知識分子標榜做清官，連個錢字都不敢提，所以中國的這個錢字還另有一個別號，叫「阿堵」，是南北朝的事。當時有一個人很清高，做了大官以後，人家給他送錢送紅包，一概不要，太太及家裏的人生活要緊啊！想弄些錢。後來家裏人沒有辦法了，等他睡着後，擺些錢在他牀前面，隔天早上下牀，總要講把錢拿開吧！結果他醒來一看，哎喲！他說把這些「阿堵」拿開，阿堵的東西堵住了，還是不談錢，所以叫做阿堵。

但是到了清朝袁子才，一句詩就把千古這個「大廉不嗛」的道理說完了。他說：「不談未必是清高」，這個錢字談都不肯談，未必是真正的清高，因爲你心中還有錢字的觀念在，還有怕與不怕。真做到了最高處，無所謂了，談錢就髒嗎？愛錢不愛錢不在這個地方。「廉潔」這個廉，當然是不愛錢；豈止不愛錢啊！真正的廉潔就是人生「冰清玉潔」，任何的行爲做到一清二白，並不一定是指不要錢。一個人真正做到了冰清玉潔的時候，他反而沒有什麼嗛；這個嗛，不是說他不謙虛，而是他用不着標榜自己這個叫廉潔了，所以是大廉不嗛。

我經常說一個笑話，這個道理拿豬來比，實際上，世界上最愛乾淨的是豬，研究生物學的人都懂。你看那個豬，一天到晚用嘴來拱大便啊！泥土啊！因爲豬討厭髒的，看到髒的就拱開。所以人人以爲豬是髒，其實是最愛清潔，一點髒都看不慣，結果，它越拱越髒。由這一個生物性情的愛好，我們可以瞭解，人生真做到了冰清玉潔，一塵不染，不一定是真正的清廉。倒是那些在渾濁的世界打滾，心裏頭不着外面一點形像的人，反而可以做到大廉，這就是莊子所講大廉不嗛的道理。

「大勇不忮」，真正有勇氣的時候，不忮。怎麼叫忮呢？就是特別古怪。比如說，有力氣的人，他到處會打架，身體好，力氣大，隨便站在哪裏都要擺這麼一個姿勢纔會過癮。我們年輕都做過這個事，手上帶一個扁鑽還要拍一下，告訴你我有扁鑽在身上，這個就已經不是大勇了。大勇的人看起來溫文柔弱，他沒有特別的奇特表示。這是上面他說的原則，也就是人倫之道。

我們不要忘了！莊子講了半天還是「吹萬不同」啊！《齊物論》怎麼吹到這一面來了呢？注意，他提出來天籟、地籟、人籟，這一段都是講人籟，人籟就是人道。因爲他這篇文章長，引用的十方八面，汪洋博大，如被他的文章迷住了，就會以爲他講的同《齊物論》不相干！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道昭而不道」，「昭」是無所不在，他說這個道啊，很明白，你不要去找；這個道，昭昭靈靈無所不在，沒有一個固定的方法，所以昭而不道。你說佛說的，老子說的，莊子說的，孔子說的，孟子說的，耶穌說的，穆罕默德說的，都對，都是那個道理，是全體的道的某一點個體。下面要注意哦！既然是道無所不在，隨時隨地都在那裏，也都在人人的心靈中，明明白白的「而不道」；而你卻說，只有你這個才叫做道，那就不對了。每個宗教，每個修道的，都認爲只有自己的那個纔是道，別人那個就不是道。實際上「道昭而不道」，道是明明白白的，是無私的，所以是絕對不道。

「言辯而不及」，天地間最高的理論，到了最高處，沒得話講，講出來都不是。譬如說我們人，如果身上有痛苦有高興，我們表達出來，哎喲，好痛唷！那不算痛；等到痛到了極點，沒得話講，痛死了，那纔是真痛。你說你高興不高興，我高興極了，那是有限的，真正高興到了極點，會把你喜歡死了，笑死了。世界上的人，情緒到了最高處時無話可講，那就是言辯而不及。

「仁常而不成」，什麼叫真正的仁？仁慈、慈悲，那很平常；說你冷了，我還有件衣服給你加上，很平常；你餓了，我正好有個麪包你喫喫吧！很平常；如果說你餓了，我拿個麪包給你喫，喂！你喫我的麪包，你要知道，因爲我是學佛，這是我慈悲你啊！這就完了。所以，「仁常而不成」。天地間哪個人沒有仁心啊！人人都有愛人之心，就是每一種生物，雖然對別的生物有抵抗，有殘害，殘害的心理是防禦，但是對自己的同類有時候都有一種仁愛之心，所以仁道是常道，並不是不平常。仁常而不成，是說沒有一個成規在那裏。

「廉清而不信」，真正廉潔的人，自己是很清高，但是這個信字呢？不是沒有信用；真正廉潔，真正清高，外面沒有信號，沒有標榜的，不展示出來給你看到的，清高就是清高。

「勇忮而不成」，大勇的人，處處標榜自己有力氣，或者會打人，會救人，這個已經不是真勇了。真勇的人，看起來沒有什麼勇的樣子。所以莊子反覆地說這兩件事。

「五者圓而幾向方矣。」五者就是大道、大辯、大仁、大廉、大勇，這五個條件完備的人，「幾向方矣」，差不多摸到向道的方向了。所以我們注意啊！莊子由講「吹萬不同」，天籟、地籟，這一段講人籟，最後下面再加一個嚴重的結論。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這是這一節的總結論。所以真正瞭解道的人，所有的智慧、知識、思想，都沒有用處；用知識用思想來推測道理，那不是道，與道不接近。道，最後到達無念之境，無道可道。真正的智慧到了最高處是無知。佛家也有這個說法，南北朝的高僧僧肇法師，在他的《肇論》中，最重要的一篇叫《般若無知論》。他說智慧到了最高處，沒有智慧可談，那纔是真正的智慧，是道的智慧。這個觀念，同莊子所說的道理一樣，「故知止其所不知」，到了最高處而不知。

所以《論語》上也看到孔子學生問他，他說我一無所知，什麼都不會，因此能夠樣樣會。如果一個人在某一樣有個專長，有一個最高的境界，那會擋住了一切。所以道到了最高處，像禪宗經常標榜的，真智慧「如珠走盤」，沒有方所，沒有固定，一無所知，因此無所不知，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莊子說：「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就到了最高處。

下面這一段還是講人籟，人倫之道，要把人倫之道講完了，才說出由地籟到人籟，乃至超越人世的道。因此他說人倫之道，由一個普通人怎麼樣去修道，莊子有一個觀念：

## 道的寶庫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他說假使在你的思想理解上，懂了這個道理，一切言語思想到最高處所不能到達的，是「不言之辯」，沒得理論，沒得文字可講。「不道之道」，形而上那個道，沒有法則，也沒有道理可講。道在哪裏？就在平凡，非常平凡，非常現成中。「若有能知」，假使有人能知道了這個，修道方向弄清楚了，「此之謂天府」。「天府」是莊子定的名稱，這個天字不是講天文上的現象的天，而是理念世界的天；這個天府，就是宮殿，代表了道的那個寶庫，道的那個淵源。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你懂了這個道，修養到這個境界「不言之辯」，就無話可說。真是講做工夫的話，修道、修禪、修佛都是一樣。譬如青年人現在最流行瑜珈術的打坐，修道的打坐，修佛的打坐，大家坐起來幹什麼？坐起來在那裏辯論，自己跟自己辯論，哎喲，這個不對吧！這個恐怕不是道吧？這個不大正吧？這個不是工夫吧？這些氣脈沒有通吧？都是閉着眼睛坐在那裏思辯。「不言之辯」，到達了內心沒有諍論，所謂無諍的境界，腦子沒有思辯，心裏就絕對的清淨；也不管什麼方法，都不管了，「不道之道」，那麼你道的初步到了，就是莊子講的「此之謂天府」，已經與道的寶藏接近了，與上天接近了。修養到了這個境界的話，「注焉而不滿」，像流水一樣，永遠把水灌進去也灌不滿。所以老子也講，這個時候才叫做「虛懷若谷」。這個心中空空洞洞，像山谷一樣，流水儘管灌，一萬年、一億年的流水灌進去都不滿，因爲沒有底的。「酌焉而不竭」像流水一樣，把水每天挑走一擔、一車，永遠也舀不完。那就是不增不減。

那麼這個心裏的能量、道的能量、身心的能量，是哪裏來的呢？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不知道來源，不知道去處，「而不知其所由來」，這個樣子就叫做「葆光」。你們修道，不管你修道家，密宗、禪、瑜珈，你們講修養的、講打坐的，能做到這樣就對啦！

「此之謂葆光」，生命的光明，永遠是輝煌，永遠是存在。莊子現在傳我們這個道很好，不要打坐，不要念咒子，免得一個咒子學來還要花五千塊錢，劃不來。這個裏頭沒有咒子，萬一你要咒子，念他幾句，「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就行了。這是莊子的咒子。莊子「天府」「葆光」這些名詞，後來道家經常引用。這個是講內養之學，每個人內在的修養，也就是修道了。下面講外用之學，就是仁道。

## 人倫之道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要研究中國三代以上上古史，莊子這裏的資料，不是根據孔子那裏來的，而是他自己找來的資料。他說我們上佔的歷史，在堯當皇帝的時候，是所謂公天下，堯要培養一個繼承人，就是舜了。舜跟隨他從政，在旁邊做事，由小職員上來當了副皇帝，差不多做了五十年。堯到了一百多歲交位給他。有一天堯問舜：「我欲伐宗膾、胥、敖」，西南方的邊疆落後地區，還有三個小的國家，宗膾、胥、敖，他們不聽教化，我想出兵去討伐，因爲文的教化不行，要武的教化，強的教化。由於堯是聖人，堯是以道德從事政治的，心裏頭卻還有這個出兵的觀念，也是實在沒有辦法，道德教化不了，只好出兵去教訓。所以「南面而不釋然」，中國古代帝王素來坐北朝南，南面是形容帝王的境界，讀古書讀到南面稱王，就是所謂王者的形容詞。

中國古代方向有一定的，幾千年帝王專制的時代，老百姓房子不準向正南，總要偏一點。如果向正南那不得了，你想當皇帝嗎？所以只有政府機關，還有廟子，可以坐北朝南，老百姓房子正南，就有南面稱王的嫌疑，有人報上去你就喫不消。

堯告訴舜說：我想出兵打宗膾、胥、敖。當我坐向南面作決定時，心裏頭總是難過，「其故何也？」這是什麼理由呢？如果這一段歷史是真的，我們也看到堯舜傳位之間的情況。堯講這個話有兩段的意思，那時實權已經都交給舜了，不過主要的事情都還是給堯講一聲。一方面測驗舜接位以後有沒有仁慈的心，一方面也代表堯的心，雖然到達聖人境界，但對於不滿意的事情，還是很難平下去。所以「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你看是什麼原因啊？

「舜曰：夫三子者」，關於宗膾、胥、敖，古書上說是三個小國家，他們是被我們上古老祖宗趕出家門的宗族，也是我們的同胞，因爲不聽話，被趕出去了，流落邊疆。現在另外有的說法是西藏、雲南邊境、彝區這一帶都是。是不是不知道。

舜答覆說：「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這三個小國的同胞流落邊疆，是很可憐的。凡是人類都是我們的同胞，他們在邊疆，文化落後，過着原始野蠻的生活，如同禽獸一樣。「若不釋然，何哉？」舜說你心裏過不去，我心裏也過不去啊！「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他說上古時代，天上有十個太陽，光明遍照萬物，你的心裏也是像太陽這樣，凡是人類你都要愛護。現在他們這樣可憐，你心裏當然很難過；但是他們又不聽教化，所以你想出兵打；又不願意殺，這是當然的，這就是仁慈。「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何況你愛天下萬民的道德心理，比太陽還要光明，所以這個事情使你心裏當然放不下啦！這一段講人倫之道。

## 莊子的論辯

現在我們研究到《齊物論》這一段所謂人籟，這是借用莊子自己的名詞，莊子在這一篇講到人倫之道，差不多告一段落，跟着提出人超越平常的生命，而找回自己真正生命的道理。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這一段很有意思的。齧缺、王倪這兩位，上古時代都列入《高士傳》，即所謂隱士，在道家都算做神仙。古代的神仙，《高士傳》裏的人物，都是上古修道的人。

齧缺問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你曉不曉得天地萬物到了最高處基本都是相同的，是絕對的，同一的那個東西？王倪的答覆是：「吾惡乎知之！」他說我哪裏知道！換句話，我不知道。那麼齧缺又問他：「子知子之所不知邪？」你知道不知道你哪個時候不知道呢？王倪說：「吾惡乎知之！」我也不知道啊！齧缺又問：「然則物無知邪？」宇宙最後最高處是無知的嗎？王倪說：「吾惡乎知之！」那我也不知道。三樣都不知道，這就是我們中國文化後來一個成語，「一問三不知」。換句話說你懂不懂得道？他說我不知道！你曉不曉得你爲什麼不懂得道？他說我也不知道。那世界上沒有道囉？也沒有智慧囉？我也不知道，就是一問三不知。

講到這裏，這個王倪回答了，就講話了。哎！他說你既然這樣問，雖然我實在不知道，不過呢？「嘗試言之」，我給你講：「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這三個字是莊子的文法，白話講就是，你哪裏知道？歷代很多的大文豪都引用莊子這個文法，尤其是蘇東坡的文章，常常來個「庸詎知」。其實這三個字也沒有什麼稀奇，就是說你哪裏知道。

王倪說：「吾所謂知之」，我如果告訴你，這些我都知道，「道」我也知道；那個知道的這個知，「非不知邪」，並不是不知道。但知道越多，就是無智慧、愚癡，懂得越多，他的愚笨越厲害。就是這個話，我所謂「知之非不知」，那是真正的無知。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他說你哪裏知道，我說一切都不知道，這個纔是真知道。這就是莊子，說了半天，這也就是禪，不知道纔是真知道，知道的不一定是真知道。這個我們可以給他一個結論叫「智辯」，一個人智慧的論辯，辨別是非的辯論「盡於知止」。這個智辯，最高的智慧，最高的學問，論辯那個「盡於知止」，一切到那裏無知，智辯是盡於知止。這是我給他的一個結論。換句話說，我們在座學佛學道的人注意啊！認爲自己懂得佛法，懂得道，懂得修道，懂得什麼中國哲學等等，你認爲知道的，就是你最笨，所以你的道不成功，就是頭腦懂得太多。太聰明是最笨的事，人本能的那個自然的靈感，那個真智慧，不是從學問思想聰明來的；所以「智辯盡於知止」，這是我給他的結論，這個話也是採用古文的章法。

現在，再進一步，我們曉得讀了《莊子》以後，人不外乎兩個東西，一個知覺，一個感覺。我們的知覺思想到了最高處，完全寧靜，無所不知裏頭，實在好像無知，那個是最高的境界。現在他把知覺與感覺，又連起來講，莊子說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看起來他在狡辯。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鰍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戰？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且吾嘗試問乎汝」，他說答覆了上面這一段話，下面就是他借用王倪的嘴巴告訴齧缺說：你既然問到這裏，我再給你講，「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鰍然乎哉？」「民」就是代表我們人類。「溼寢」在水裏頭，或者睡的地方太潮溼了，或在冷氣間裏頭過久了。

「則腰疾偏死」，腰也痛，肩膀也痛，風溼病就來了，結果風溼病會害得你死掉。「鰍然乎哉？」但是那個泥鰍同水裏的蛇呢？一天到晚睡在水裏，也沒有腰痛也沒有風溼痛，他說可見是感受不同。

「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他說一個人，如果把你綁在高高的大樹上，哎呀！你會嚇死了，心臟病都發了，害怕掉下來會摔死。可是猴子呢？愈爬高愈好。你看莊子這個論辯很巧妙，人睡在泥地上久了會得風溼病，那個泥鰍呢？黃鱔呢？都在泥巴里頭長大，它也沒有風溼病！人爬高了怕跌死，猴子呢，跳得愈高愈好。「三者」人、泥鰍、猴子三樣。「孰知正處？」你說說看，究竟哪一個感覺是對的？哪一個是正道？知覺感覺都不同。換句話說，人所稟賦的生命，功能不同，習慣不同，一切感受思想不同。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他說我們人類喫的青菜啊！空心菜啊！山東白菜啊！飯啊！也要喫一點肉，素的葷的合攏來。「麋鹿食薦」，麋像鹿一樣，但身軀比鹿還龐大。薦就是草；那些山裏頭的麋鹿是喫草的。「螂且甘帶」，螂且是有一種蟲，大蜈蚣一樣，它喜歡喫蛇。甘：喫起來味道很好。帶：就是蛇。「鴟鴉耆鼠」，空中有一種飛鳥很兇叫老鴟。老鴟與老鴉喜歡喫老鼠，尤其是死老鼠，越臭的死老鼠越好喫，等於我們喜歡喫臭豆腐一樣。他說這四樣，人們喜歡喫菜喫飯；牛啊鹿呀喜歡喫草；有些東西是喜歡喫蛇，喫毒的；有些是喜歡喫臭的、爛的動物，我們認爲有細菌不得了，它們喫下去是營養品。這四類比起來，「孰知正味」，哪個纔是真正對的呢？他第一講感受的不同，第二講飲食的不同。第三個：

猿猵狙以爲雌，麇與鹿交，鰍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猴子有好幾種，有猿、有猵狙，等於牛一樣，有犛牛，有黃牛，有水牛，各類的分別。猴子裏頭，有一種是同性戀。猵狙長得像猿但是狗頭，喜歡和雌猿交。他說麋跟鹿兩個戀愛，互相交配，沒有父母，沒有兄弟姊妹的分別。魚呢？水裏頭的蛇與魚兩個做好朋友，甚至於它們互相交配，這個是生物的現象。莊子對於生物很瞭解，常常引用到這些東西。「毛嬙」「麗姬」是古代兩個大美人，歷史上名女人，名美人。「人之所美也」，大家曉得這兩個名女人長得很漂亮，等於現在在美國長堤選美，選出來的美人，三圍也標準，人又長得漂亮，口紅抹得特別紅的，眉毛特別畫得長。他說，那麼美的美人，你叫水裏頭的魚看看，魚就溜下去不敢看囉！你叫她仰起頭給鳥看看，鳥就趕緊飛掉了，你叫他跑到山裏頭給野獸或動物園給麋鹿看看，那個麋鹿蹄子咚咚咚跑掉了。他說：「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你說說，哪樣叫漂亮？哪樣叫不漂亮？你認爲漂亮，別的東西還認爲不漂亮，怕死了。

看到莊子的詭辯，他罵人家邏輯詭辯，他的詭辯比人家還厲害。這些叫做不倫不類的比喻。但是呢？拿我們現在的觀點來看，都是有很深的科學道理，並不簡單。我們現在是簡單講過去，每一樣東西，把專門的資料加以分析的話，叫一個生物學家、物理學家來研究，就發現莊子所講的非常對。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他這裏三段，第一提出感受的不同；第二提出飲食的不同；第三提出好惡的不同。

其實佛經上也有這種比喻，不過比喻與莊子的說法不同，講得比莊子講得還要玄。譬如說水，我們看到是水，佛經上說餓鬼看到不是水是火，所以餓鬼口乾但不敢喝水，即使水喝進嘴裏去，水會變成火，是燒的。像我們不會喝酒的人，喝一口高粱酒，嘴裏燒得要死。高粱酒也是水啊！不能說不是水啊！怎麼會發燒呢？還有佛說的，像我們人世間喫的飲食，自己認爲最好的美食，欲界天以上的天人，覺得是臭得不得了；當我們吃了最好的飲食，他說天人到我們面前要把鼻子捏住，閉眼而過，看都不敢看，覺得人這個動物怎麼喫這樣髒的東西。這種比喻同莊子的比喻有什麼兩樣？佛經上所說的比喻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我們也無法找天人來對證，餓鬼也不可能站出來證明；但是莊子這些引用，如果研究生物，倒是有些道理。

他這三段第三節就是講人性、人類之間好惡的不同，因此他辯論的結果，是推翻春秋戰國一般諸子百家的學說。他說儒家啦！墨家啦！你們都講怎麼樣可以救國，怎麼樣可以救世，怎麼可以救人，等於美國人天天講人權，結果是搞得世界上又不人道，又不人權。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所以環境不同，感受就不同，教育環境的不同，自己生理稟受的不同，思想觀念就不同。有色盲的人，同正常眼睛比起來，不曉得是他的正常，還是我們的正常！等於我們到了精神病院一看，我經常站在那裏傻了，究竟是我神經？或是他神經？當精神病人從四面八方圍着你的時候，好像我們是神經，他們纔是正常，分別不清了。

莊子說，以我看起來，你們天天講「仁義之端，是非之塗(途）」，你們辯來辯去，「樊然殽亂」。物質文明越發達，知識越普及，人類的智慧越低落，文化越衰敗。所以我「惡能知其辯」，你叫我來論辯，我講不出來哪裏是真理，真理究竟在哪裏，我不知道，我也懶得辯。你注意哦！這一段話是莊子說的，不過莊子沒有自己說，他借齧缺問王倪，王倪答覆的話，用他們兩個對辯作的結論。

## 至人的境界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齧缺說，「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你不曉得人世間什麼叫對，什麼叫不對，你既然不曉得利害，至人也不知道利害嗎？「至人」就是得道的人。

我們曉得莊子提了三個名詞，後來中國文化、道家、道教常引用的，第一在《逍遙遊》提出來「神人」，第二在這一節提出來「至人」，後面還有提出來「真人」。關於人的價值，他提了這三個名字。以莊子的觀念，我們這個人現在不是人，雖然活着，但是把人的本錢玩掉了。人有本錢真可以變成神人，能夠超神入化，超出這個物質的世界，昇華到精神物質統一。人做到了那樣就是至人；至人再進一步就是真人。我們人活在世間，沒有做到人的真正價值，沒有達到這個人的標準，道家叫自己是「行屍走肉」，我們是個屍體在走，裏頭空洞沒有東西，只是幾十斤肉在街上跑罷了。所以有時候同學來說笑，老師您越來越瘦了，我說這所謂標準的「行屍」，胖一點叫標準「走肉」。但是人做到了不是行屍走肉，那才叫做做人。好！現在把人籟講完了，下面由人籟又到達了天籟。

「王倪曰：至人神矣！」中國文化裏頭，生命的價值，莊子在這裏都講完了。一個人能做到的話，在印度佛教就是成佛了，在中國就是成神人了。王倪說：噯！你老兄不要問這個問題，當然我們是普通人，行屍走肉；至於至人，真正達到了道的境界，可以神化。「大澤焚而不能熱」，整個的四大海洋火山都爆發燒起來，他一點都不熱；在上篇《逍遙遊》提過，他覺得是到三溫噯裏洗個澡而已。「河漢冱而不能寒」，整個的北極冰山化了，他覺得像吃了冰淇淋，在冷氣間裏坐坐，涼快涼快。「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整個地球震開裂了，山河動搖，海水乾了，在他都一點沒有感覺，也不害怕，覺得是小孩子把泥巴弄壞罷了。

所以至人的修養，超神入化到這個程度。莊子那麼一寫，就是中國後來道家的神仙思想，《封神榜》等等，都是從這裏來的。「若然者」，人做到這個境界，「乘雲氣」，不必坐航空公司的飛機，手一招天上那朵雲就來了，自己好像睡在臺灣涼蓆上就去了，想到哪裏就到哪裏。「騎日月」，有時候要想買個摩托車，不要買啦，把太陽、月亮拿來當做摩托車就行了。「而遊乎四海之外」，到這個宇宙外面去玩玩。人修道到這裏「死生無變於己」，生死同他毫不相干，他已經不生不死，與物質世界的變化毫不相干，「而況利害之端乎！」更何況世間的利害是非，在他看起來是小孩子的爭吵，毫不相干。等於我們看螞蟻打架，或者看一批動物在籠子裏自己在鬧一樣。這一段是說人的價值，由人籟而到達天籟。

《齊物論》最長，說了半天啊！一股邋遢，還是提到最高的道。道在哪裏？每個人都有道，可是每個人自己喪失了。下面又講一段事了，是說大家最容易犯的毛病。你讀《莊子》要當心，真正修成功得了道的人，是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上面是「乘雲氣，御飛龍」，騎在龍背上玩玩的。現在有一個人，也是古代道家修成功的。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這兩個都是修道的，是《高士傳》上的人，瞿鵲子提一個問題，「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瞿鵲子據說是孔子的學生，這裏的夫子，據說也是指孔子。他就問長梧子說，我聽我老師講「聖人」，真正得道的人，「不從事於務」，他在這世界上，好像對於世俗的事務不需要管。這也就是我們一般修道人的思想。一般人學佛修道，學密宗，學瑜珈術，學各種古里古怪的都叫做修道了。據我積數十年之經驗，發現凡是觀念一沾到修道的人，有一個毛病，就是這個人成了廢人，完了。第一先學到懶，以爲什麼事都不管就是道，哎喲！這個會擾亂我的道行，最好光修道什麼都不管。第二，非常以自我爲中心，自私又自利，因爲修道本來是個自私的事啊！因爲我要成道啊！也想騎騎太陽腳踏車。對不對你們去研究吧！但這都不是真道。所以莊子現在引用的瞿鵲子問長梧子的話，也是這個道理。他說，我聽到老師說，學了道的人，不從事於世間的事務了。

「不就利，不違害」，表面很好聽，有利的好的事情不沾邊，壞的事情也不管，這個修養真正很高啊！絕對的自我主義，在西方文化，是真正的自由，個人自由主義發揮到極點。可惜我們一般人，「不違害」就做不到。有害的地方我就是要去，那就是中國文化。《禮記》上講，士大夫知識分子，臨危受命，譬如說國難當頭，匹夫有責。這時不怕禍害，這一點我們做不到。「不就利」，我們修道的人，表面上萬事不管，只要對我修道有利，只要你傳我一個道，你叫我磕頭，叫我龜孫子我也幹，這就是就利啊！雖然看起來很誠心的學道，實際上這個存心是「就利」，對不對？你叫他犧牲一點精神生命，就是佛家講的佈施爲別人，像宗教家、基督教，奉獻給人家，嘿！嘿！這個我不幹，這對我有害，對不對？

「不喜求」，不喜歡要求什麼。大家注意，我們一般學道的人，要求可多得很呢！既要健康，又要長壽，還要發財，還要大家看得起我，還要，還要……多得很！總而言之，三根香蕉到廟子上拜拜，拜完了，要求完了，還要自己帶回家喫，通通是喜求。「不緣道」，也不自己標榜自己在修道，沒有裝模作樣裝起那個修道的樣子。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他說，無謂有謂。你說他有所謂嗎？在這個世界上活着有什麼目的嗎？他也無所謂，你說他無所謂吧！他在世界上很起勁。但是你仔細研究，他雖然身在世界，也照樣做生意，照樣騎摩托車，照樣六點鐘起來，匆匆忙忙趕啊！十二點才睡，忙得不得了，「遊乎塵垢之外」，但是他的心跳出來了，心在世俗的塵渣外面。「夫子以爲孟浪之言」，瞿鵲子說，我是聽老師那麼講，可是我的老師說我太孟浪，好高騖遠，怎麼有資格問這個話呢？我被老師罵了一頓心裏不服啊！

「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我認爲，這個是對的啊！真正得道的人是沒有特定的樣子，「吾子以爲奚若」，他說老兄啊！你認爲怎麼樣？他問老師得道的人是不是那樣，老師沒有答覆他，還捱了老師的罵說是「孟浪之言」，你吹大牛，你沒有資格問這個問題。他說，我認爲我的問題很對，老兄啊，你說說看怎麼樣？

## 求道與成道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鶴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

長梧子說：老弟啊！你問的這個問題太大了。莊子所謂，蓋！你蓋得太大了，不要說你，就是我們那個老祖宗黃帝，是得道的人，「之所聽熒也」，你問他，他也假裝聽不懂，不是不知道，是裝起聽不懂不會答覆你。「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他說你的老師孔子，他哪裏會知道！看起來莊子在罵孔子不懂，實際上也就是說，孔子以不知表示不懂，那是真懂。他說你的老師罵你孟浪，他說得對啊！怎麼對呢？他說你老兄啊！「且汝亦大早計」，太急性子，太早了，牛吹得太早了！

注意哦，我們一般學道的人都是這樣學佛的！「見卵而求時夜」，看到雞蛋就想到唉呀！把雞蛋放在旁邊啊！明天早上不要鬧鐘了，公雞會叫了，我會起牀。你看到雞蛋就想到公雞了，有那麼容易啊！「見彈而求鴞炙」，你看到打獵的那顆子彈，就想到我打到一隻野鴨子，明天中午烤野味，請你來喫！其實你只不過子彈在手上，你還沒有到山上，打不打得到還是問題。他說，你老師罵你孟浪難道不對嗎？

這一段是描寫千古以來的人，但我們現在修道的人差不多都是這樣，打坐三天就想神通來，再不然氣脈通，再不然明心見性悟道了！坐了四個禮拜都不悟道，然後來問說：老師啊！我在你這裏坐了四個禮拜一點都沒有什麼！我說：這個樓上本來沒有什麼的嘛！誰叫你來坐？每個人看到蛋就想到公雞，看到子彈就想到野味上桌了。他說你老兄挨老師的罵，是當然的。

「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長梧子一邊罵他，又說：不過呢！你現在既然亂七八糟的問我，對不起，我也亂七八糟的答覆你，怎麼樣？所以我們中國文化後來有一句成語：「姑妄言之姑聽之」，典故就出在莊子這一篇。你們年輕人要知道，我們以前讀書很注重根據，要是老師問你典故出在哪裏，答不出來手心就要發腫。《聊齋》開頭不是有一首名詩嗎？是清朝王漁洋題給《聊齋》作者蒲松齡的。「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第一句話，「姑妄言之姑聽之」，大家曉得用姑聽之。「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愛聽墳裏頭的鬼講話，這就是罵人的話，意思是說世界沒有人，都是鬼。他說想來你討厭人世間，社會上的話你都懶得聽，所以寫《聊齋》，都是寫的鬼故事。蒲松齡寫了《聊齋》，拿去給王漁洋看，王漁洋出十萬代價要買他的稿子，叫他不要出名，寫我王漁洋著，他不幹。王漁洋曉得這部書一定是個流傳鉅作，所以寫了這個序。王漁洋後來也仿照他再寫一部，始終不及《聊齋》，名詩倒是傳出來了。

旁曰月，挾宇宙，爲其吻合，置其滑湣，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這一段是最麻煩的，就是講成道的境界，得道的境界。他說真正是得了道的，所謂超人的境界，是「旁日月」。「旁」就是鄰近太陽、月亮，他把太陽、月亮兩個拿來當彈珠玩，可以到這個境界。「挾宇宙」，他有時候把整個的宇宙，像夏天拿手巾擦汗一樣的，挾在身邊。下面很麻煩了，「爲其吻合，置其滑湣，以隸相尊」，以文字講起來，這是很討厭的問題。我們曉得莊子上面提出來一個名稱，叫做「滑疑」。上一次提到過「滑疑之耀」，對不對？那麼他同樣用滑疑多好呢？但這裏不用滑疑了，上面這個字相同，下面要變一變。上次「滑疑」我們給他做的註解「非空非有」，所謂引用《楞嚴經》的「脫黏內伏，耀發明性」做說明。那麼他這一次呢？他所提到「滑湣」，跟「滑疑」是一樣的，只是程度更深一層，這個「湣」字啊！就是混合那個「混」字，混混然，那個宇宙湣湣，幽昏之昏，空空洞洞，比滑疑深一層。我們借用佛家的勉強做比方，就是同於佛學「寂滅」的那個境界。「爲其吻合」修道修到那個境界，心物一元了，心跟物兩個參合，吻合，融合爲一，「置其滑湣」，已經到達了寂滅的境界。「以隸相尊」，我們簡單的解釋，就是完全平等，也就是《金剛經》提出的性相平等這個觀念，到達這個境界。

如果專拿中國文化自己本身文字來解釋這三句話，起碼要寫他幾千字，或者萬把字，看能不能解釋得清楚。借用佛學來解釋呢，就簡單明瞭了。「爲其吻合」，到達心物一元；「置其滑湣」，已經證到寂滅這個境界了；「以隸相尊」，萬法平等、性相平等。這個得道的境界，並不是說離開人世間另外有個道，而是入世的。「衆人役役」，就是形容社會一般人，活了一輩子，天天勞勞碌碌，幹什麼事都是爲自己的慾望、身體做奴隸，做奴役。這就是衆人，佛家叫凡夫。「聖人愚芚」，得道的人看起來笨笨的，什麼都不做，他是最高的智慧，他是葆光，就是莊子前面講的在天府中，自己在葆光，所以外面看似愚鈍。

到達這個時候，「參萬歲而一成純」，他超越了時間的觀念，無所謂長壽不長壽，一萬年也就是一剎那之間，他活一萬年也不過活一剎那，壽命的長短到了「萬」跟「一」，空間的大小，時間的長短，都是合一的。合一就是不二，沒有差別。「成純」完全是一個純清絕點，就是上面講的吻合。「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這個時候，心物一元了，身心一體，心跟物合一了。「而以是相蘊」，蘊是含藏、含蓄。道在哪裏？在心物中，在身心上；換句話說，「而以是相蘊」，解釋這兩個字，又只好借用佛學，最簡單明瞭，就是無分別。相蘊，就是一點分別都沒有。

## 說心物一元

上面提到這個瞿鵲子問長梧子的話，現在，我們正講到長梧子答話，「姑妄言之姑聽之」的道理，就是說，不敢講太肯定的話，姑且那麼一說。他說人可以自己修養到成爲超人，這個在《逍遙遊》已經說到過的，「旁日月，挾宇宙，爲其吻合，置其滑湣，以隸相尊」。就是人的生命自己可以提高到最高的價值，那就是所謂至人、真人，最好的一個名字就是神人。他說我們這個肉體的生命，經過修養到達的境界，可以與太陽、月亮爲鄰，可以把握這個宇宙，與天地的精神合一了，跟宇宙合一了。下面兩句「置其滑湣，以隸相尊」，是形容那個境界。這裏產生莊子的文辭學術思想的一個問題，上面一個名詞「滑疑」，這個「滑」字是現在大家方便念，嚴格講，這個字讀成「古」。

「滑湣」，我們用《楞嚴經》「耀發明性」一句話做比喻。所謂「滑」，拿現在的觀念就是不定，沒有個固定的形態，就是禪宗常用的一句話，如珠之走盤。「湣」就是冥想，所以滑湣就是空空洞洞，非常空靈，沒有呆板。「以隸相尊」，到達這個境界，就是出於佛經一句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據佛經上說，釋迦牟尼佛出生的時候，剛生下來就站起來走七步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講了兩句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們聽了這兩句話，很有一般宗教性的、統治性的英雄氣概，好像是一個宗教教主自我崇高的話，至少表面上看這個文字是這樣。如果真透過內在的意義，所謂以佛學的意義來講，就不是這個意思了。關於這個「我」字，佛學本來標榜「人」是無我的，我們這個身體是假借的一個房子，不是我們真我的生命；那個真我的生命，現在只是暫時在我們這個肉體上。

我們做個比方，像電力公司發的電能，通過了電燈泡的燈管，所以發亮；如果通過一個錄音機呢！它發聲。聲、光是電能發出來，是作用的現象。可以說它本身不是電，也可以說它就是電，因爲它發出來作用的現象。電的能量，通過這個光、熱、力，用過了就消散歸還本位。所謂「人」也是無我，就是我們這個身體上，等於電燈泡的電燈管，好的時候它還發亮，如果這個管子用壞了呢？這個電能並沒有生滅，並沒有死亡，而歸回生命本來的那個地方。那個地方你叫它主宰也可以，叫它是神也可以，宇宙萬物都是那個東西所變化，也就是西方哲學所講的本體。

這個本體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家所共有的體，是大公的真我，不是私心佔有的小我。所以釋迦牟尼佛講這兩句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就是大家自己這個我。我是什麼？我是這個心，心就是佛；所謂佛，不是宗教性的，也不是迷信的，更不是統治性的。莊子這個「置其滑湣，以隸相尊」的話，與「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有同樣的意義。長梧子答覆瞿鵲子說，中國文化自古相傳，人的修養可以到達得道聖人的境界，但是給你講你不會信，所以姑「妄言之」，你也姑「妄聽之」。

他說人修養到這個境界，自己把生命的真諦拿到手了，「旁日月，挾宇宙，爲其吻合」，那麼「置其滑湣，以隸相尊」。長梧子說因爲恐怕你不信，所以他引用一段理由，「衆人役役，聖人愚芚」。衆人就是我們一般人，我們曉得中國文字，尤其莊子的文章，「役役」兩個字，寫得非常好的。上面這個役是動詞，下面這個役是名詞，就是奴役這個役。爲什麼叫衆人役役？我們一般人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個生命，自己給物質做了奴隸，一天到晚都在奴役的生活中，一輩子勞勞碌碌。譬如我們現在，像這兩天天氣冷了，趕快穿衣服，一熱趕快脫了，餓了就要喫，喫飽了就要屙，忙得不得了。大部分的精神、生命爲這個身體做奴隸了，爲了外界的物質環境做了奴隸。

聖人境界不同了，表面看起來很笨，「愚而芚」，這個芚不是鈍，莊子這個芚是有生機的，外表上看起來笨笨的，自己內在的生命生機充滿，是得道的人。「參萬歲而一成純」，到了這個聖人的境界，所謂得了道，就破除了時間觀念，也沒有壽命的觀念，要活多久呢？一萬年不過是一剎那之間，「參萬歲而一成純」，「參」不念「三」，是參合的參。活了一萬年，在他不過是睡一覺一樣，不過是一剎那之間，這破除了時間的觀念。表面上這個文字是這樣啊！如果我們拿掉了幾個字，尤其青年同學注意！這就是中國文字的寫作方法，「萬歲而一成純」，就是統一時間觀念，活得很長，活一萬歲。但是前面還有一個參字，「參萬歲而一成純」。參者參通、貫通、綜合、融會，有這麼多的意思，多了這一個字，「參萬歲而一成純」，壽命的長短都不在話下了，都不再考慮了。也許活一秒鐘，這個生命也等於一萬年；活一萬年也不過一秒鐘，因爲時間的觀念是人爲的。

譬如我們人在快樂的境界裏，一天覺得很短過去了；如果是遭遇痛苦的環境，半個鐘頭就像過了一年一樣。所以這個時間觀念，完全是人的心理自己製造的。參通了這個道理，時間、空間的觀念，就是「參萬歲而一成純」；我們只好引用禪宗經常說的：「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念就是這個思想觀念，我們一個思想，一個觀念，想到從古人至今一萬年，或者五千年曆史，就在我們一念之間。就這個一念，就可以貫通上下古今萬萬年，都是人唯心所造。

到達了這個境界，時間、空間觀念沒有了，「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這九個字的意思怎麼說呢？就是心物一元。「萬物盡然」，人跟萬物同一個本體了，不分彼此。但是，「以是相蘊」，到了修道成功，這個心物一元的境界，人不會再做物質的奴隸。物質世界一切萬有，都包括在這個範圍裏面，蘊藏在這個範圍裏面。所以他不是爲物質做奴役，萬物乃至聽他的指揮，到了「旁日月，挾宇宙」這個境界了。

這一段是長梧子答覆瞿鵲子的話，就是人的生命是可以到達這個境界的，這就是中國文化，所以後世有道家修長生不老的方法，也是由這種思想一貫系統來的。下面他補充一個理由。

## 文字與言語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這個「說」字讀成「悅」，古文這兩個字通用。這就是莊子的文章，所以後世很多人都是學這一套的，其實看起來有許多廢話，囉嗦的字蠻多，把它拿掉可以簡化一點；但是你要曉得，現在白話文就可以簡，結果用白話文一簡，就更麻煩，比古文還要更多。古文不是念的，是唱出來的。我們寫白話文，是嘴裏講話，就那麼講出來就是文字。言語隨着時代三十年一變，言語用白話記錄下來，幾千年後就不通了。我們中國人，每個人只要認得兩千五百到三千個字，就不得了啦！寫什麼文章都夠用了；中國字以《康熙字典》到現在爲止，增加到也只不過四五萬個字，但是我們平常用到的只有一兩千字。把文字和語言脫離關係以後，就沒有時間的距離，幾千年以後的人，看幾千年以前的書是一樣的；只要花半年一年時間，受這個文字的訓練就會了。

說到言語與文字統一的問題，我經常告訴來學中國文化的外國學生，不要走冤枉路，最便捷的方法是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這四本書。能夠花三個月時間，對中國文化就會有一個基本的瞭解。《三字經》已經簡要的介紹中國文化，連歷史、政治、文學乃至於做人做事等，都包括在內了。尤其是認識了《千字文》以後，對中國文化的概念基本就有了。雖然只有一千字，但哲學、政治、經濟等等都說進去了，而且沒有一個字重複。這本書的作者是梁武帝時代的大臣，名叫周興嗣，因犯了錯誤，武帝罰他要他一日一夜寫出一千個不同的字，並且要成一篇文章，結果他寫成了《千字文》。開頭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四字一句的韻文。不要以爲《千字文》簡單，它從宇宙天文一直說到做人做事，「寒來暑往，秋收冬藏……」等都是生活。現代人能講好這本書的恐怕還不多。現在如果要我默寫幾千字，我還要慢慢去想，也會花上好幾天呢！

另有一本書《增廣昔時賢文》，是一種民間格言，從前算是課外讀本，個個都會念，其中也是做人做事的道理，也有一些要不得的話，如「閉門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張」等等，不過多數好的話都收進去了。中國自南北朝到清代，歷史上經過好幾次外族的進攻，爲什麼中華民族始終站得住？就是因爲文化的力量，進攻的民族反被我們的文化同化了。有個哈佛大學的教授來問我，說世界上許多國家亡了就亡了，永遠起不來了，只有中國經過了好多次的大亡國，都沒有垮，永遠站得起來，是什麼原因？我回答說，關鍵在「統一」這兩個字，就是思想、文化、文字的統一。現在的歐洲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交通不統一，經濟不統一，言語也不統一。其實中國現在言語也都沒有完全統一，福建、廣東各省都有方言。但中國自秦漢統一後，全國文字已經統一了，甚至亞洲各國，如日本等，都使用了中國文字。

再說我們大家講白話文，過去《水滸傳》、《紅樓夢》這些白話文，你們青年現在看起來都變成古文了，都看不懂，連《紅樓夢》都很少懂。我們過去對《紅樓夢》白話文，像我們這一輩的人，有許多人都背得來；現在你們覺得背這個很無聊、說裏頭有些話不通，看不懂，用白話寫就有這個毛病。所以關於文字寫作方面，我們現在不多去研究討論了，回到本文。

## 歸回何處

他說「予惡乎知」，我怎麼樣曉得，怎麼樣知道，「說生之非惑邪！」一般人貪戀活在世界上，這不一定是聰明的事。這個話怎麼講呢？中國俗語有一句話，「好死不如惡生」，「惡」念「務」。人再好的死都不願意，寧可最壞的活着。人因爲貪戀這個世間，所以我們人生最大的問題是生死問題。每個人研究自己，真到了最後，就有許多害怕，沒有錢也害怕，沒有飯喫也害怕，生病也害怕，老了也害怕，有很多很多的害怕。一個總問題就是怕死，這就是佛學提出生死問題。禪宗標榜的第一個問題，先了生死，父母沒有生我以前，這個生命究竟在哪裏？我們究竟有沒有？真的是唯物的嗎？假使現在我們就死了，死了又到哪裏去？有沒有天堂？有沒有地獄？有沒有極樂世界？而且我沒有辦好入境證，去不去得了呢？這都是大問題，就是生死問題。

現在莊子提出來生死問題！他說，我哪裏知道，「說生之非惑邪！」高興活着一定是聰明的！生命活着難道是一定對的嗎？看起來莊子好像鼓勵我們去死一樣！他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他說，我哪裏知道，一般人怕死，「弱喪」是沒有膽子，沒有勇氣，他說沒有勇氣，「而不知歸者邪！」也不懂活着是住旅館，死了是回家的道理。這個是中國文化的講法，我們上古的老祖宗，一位治水的大禹，是三代的聖王之一，講過兩句名言，「生者寄也，死者歸也！」他說活着是住旅館，死的時候是回家休息。等於說我們白天醒着坐在這裏，還在研究《莊子》，這個也是住旅館，晚上回到牀上睡着了，是回去休息；生死就像白天夜裏一樣。青年同學應該讀過一篇有名的古文，叫做《春夜宴桃李園序》，其中有一句「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是《莊子》這裏來的。就是道家說的，整個宇宙是萬物的旅館，也是我們的大旅館；幾千年光陰，去年、今年、明年，百代之過客，過了就算了。過了去年，今年已經不是去年，去年過了永遠不回來；明年不是今年，更不是去年，如流水一樣，前一個浪頭過去了，永遠不回的，所以江水東流，一去不回頭，永遠不回來。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只在旅館裏經過一番而已。

這篇文章是非常有名的，是李白作的，也是道家的思想；道家跟佛家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莊子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一般人對自己生命看得非常重要，怕死！「而不知歸者邪！」而不曉得這只是回去而已。但是這樣看起來，莊子是勸我們早一點死嗎？不然！我們曉得中國歷史上許多忠臣，譬如有名的文天祥，「視死如歸」，看死好像回去一樣，這是我們文化上最有名的四個字，都是受道家的影響，所以能夠爲忠臣，爲孝子。再看歷史上多少忠臣，乃至戰爭打敗了，死的時候身上滿是刀傷，還是站在那裏不倒。清兵入關的時候，漢族幾位將領，戰敗了以後，屍體站着不倒，等這些清軍的將領發現，馬上叫人點香，點蠟燭，恭敬他是前朝的忠臣；因爲清軍將領也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就跪下來一拜，屍體才倒下去。這些歷史上記載很多。元朝也有一個歷史名將，叫董搏霄，戰敗了以後，一身是傷，被敵兵用刀刺進去，但卻沒有流血，而是白氣沖天，身體也不倒。所以敵人的將領趕快把自己的階級拿掉，跪下來磕頭，恭敬他是忠臣，這也是很奇怪的！他們這種修養，與莊子道家思想都有關係，並不是因爲佛教的傳入，纔能夠把生死問題看到另外一面。下面莊子講了一個非常滑稽的笑話，但也是真理，他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麗之姬」就是麗姬，一個名女人的名字，麗也是個小地名，因爲她很美，後來變成她的名字，等於春秋時西施一樣。麗姬是哪裏人？是「艾封人之子也」。什麼叫封人呢？封疆，是管地政；管地政事務所的是封人。麗姬是封人的女兒，中國古代男的叫男子，女的叫女子；所以男女兄弟姐妹之間，對於妹妹可以稱女弟，姊姊可以稱女兄。中國古代文化，倒是男女非常平等，男女搞得不平等是唐、宋以後的事情。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晉國的皇帝選妃子把麗姬選上了，古代一個家裏有女兒的，聽到皇帝、太子要選妃子，每家都着慌了，年滿十六歲以上的女孩子，趕快出嫁，不然皇帝選入宮以後，那不得了，一輩子也見不到父母的面。所以「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深宮二十年還是少的，有時候十六歲進宮到了白頭，一輩子也沒有出來過，就完了。所以啊！皇帝選妃子選上她，離開家裏時，痛哭流涕，鼻涕眼淚沾襟，襟就是衣服的前面，哭得一塌糊塗。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等她到了皇帝面前，被這個皇帝看上了，變成妃子皇后，家裏也可以通來往了，你看多富貴！多舒服！然後想想當年從家裏出來，說是怕嫁給皇帝，在家裏哭得一塌糊塗，後來想想當時多窩囊，多愚蠢，多無知。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莊子說，誰又知道死的時候拼命哭，如果死後，到了那邊很好，覺得臨死時的痛哭流涕，是不是很多餘啊！這個我們沒有經驗，大家等到有經驗的時候，也沒有辦法通信，通電話，反正莊子是那麼說的。

我有個朋友，快到七十歲，過去也是帶兵作戰的人，前幾個月來看我，他說他新發明一個道理，好久不見你，總要拿一點成績給你講講：人家到我們這個年齡，怕到榮民醫院，怕癌症，這個怕什麼？要曉得，上帝已經給我們一個生命，這已經很了不起了，如果不給我們這個生命，連這個死的機會都沒有，現在總算給我們一個死的機會，這個多可貴啊！我還有死的機會，還有得癌症的機會，這個機會到哪裏找啊？所以我發明這個道理貢獻給你！我說有道理，這就是很有勇氣。

莊子這一段話，《齊物論》快到結論了，我們都曉得，萬物不齊；生與死兩個現象是最難齊的，生與死最不同，這是人生生命上的一個大轉變。莊子這一段講起來，生與死是一樣，所以看透了生死；尤其他引用這個出嫁小姐的故事，在出嫁以前，怕做妃子哭得不得了，後來當了第一夫人，纔想到自己出門時，那一場大哭很丟人，太窩囊，何必哭啊！曉得這樣早應該哈哈大笑，坐上車子就去了。莊子說，假定我們死了以後，發現那一邊比這裏舒服的話，我們一定很後悔。他講生死蘄異，蘄異生死，就是四個字。

## 夢與醒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佔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這一段文章很美啦！就是兩個字「夢」與「覺」，一個夢字啊！夢來夢去，文學真美。中國文化裏對夢的研究有很多資料，中國原來的醫學，對夢的研究，認爲與心理學大有關係。莊子這一段也是對夢的研究，他說，「夢飲酒者，旦而哭泣」，一個人夜裏夢到有人請你喝酒很高興，但不一定是好事，白天恐怕碰到倒黴的事，會大哭一場。嘿！中國人有一句老古話「夢死得生」，夜裏夢到自己死掉裝進棺材，或夢到壞的，往往白天遭遇是好事。但是也不一定，有時候夜裏夢到很痛苦的事，「夢哭泣者，旦而田獵」，白天醒來有人請你去打獵，等於說有人請你跳舞，有人約去郊遊。他說，這個夢跟我們白天生活顯然兩樣，對不對？

但是他要我們注意！「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我們在做夢的時候，絕不曉得自己在做夢，對不對？有人說，我曉得耶！你曉得是做夢就醒了嘛！所以你做夢的時候不曉得在做夢！「夢之中又佔其夢焉」，這個大家都有經驗，年輕的時候，經驗更多，年紀大了就很少有這種事了。年輕的時候，經常夢中夢，夢中覺得自己在做夢，在夢中夢裏頭自己又在做夢，一醒來三重夢都沒有了，這叫做三重夢。所以「夢之中又佔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我們怎麼曉得夢呢？醒了以後說，哎呀！我昨天做個夢，醒了以後才知道自己在做夢！這一段他交待得很清楚。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第二句話他沒有講，文章就留了一手。換句話說，覺而後知其夢也！你醒了以後才曉得自己在做夢。再換句話說，我們現在白天也是在做夢。夜裏的夢是神經沒有完全休息，思想仍在活動，等我們眼睛一張開說，哎呀！我做了一個夢。我們現在的夢是張開眼睛做的，他說，人生就是一個大夢，醒的時候是做白日夢，睡覺的時候是做黑夜夢，兩個夢的現象不同，但做夢是一樣的。所以夜裏的夢是白天夢裏頭的夢，如此而已！「夢之中又佔其夢焉」。那麼要什麼時候我們才真正不做夢呢？除非得道，這個叫大覺。「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到了大徹大悟、大清醒以後，才曉得人生是個大夢。

「大覺」兩個字是莊子提出來的，後來唐朝翻譯《華嚴經》，稱釋迦牟尼佛爲「大覺金仙」，很多佛經翻譯名詞也是用莊子的。另外《三國演義》劉備去見諸葛亮的時候，諸葛亮假裝睡覺，嘴裏念這一首詩：「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這一首詩年輕同學可以背起來，愛睡覺的時候，爸爸媽媽老師干涉你，你說我學諸葛亮啊！草堂春睡足嘛！這些都是道家思想境界的文學。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人真到了悟道，大徹大悟以後，才曉得我們活了一輩子是做了一場大夢。他說你沒有悟道以前不會知道，因爲不知道自己在夢中。

「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他說，我們因爲沒有悟道，不知道自己現在就在做白日夢，「而愚者自以爲覺」，笨人自己以爲聰明，認爲自己是清醒的。「竊竊然」竊就是小偷一樣，心裏偷偷的私自的高興。他說：我問你，你那個自己認爲很聰明，自己很高興，你那個心裏「竊竊然知之」，「君乎？」是誰知道？這個做主的是誰啊？君就是這個主宰。「牧乎？」牧就是一個被人家放牧的牛一樣，鼻子給人家牽起來走的。禪宗經常罵人，哎呀！你不要搞錯了，你的鼻子給人家牽了。禪宗祖師很會罵人，轉個彎罵得多漂亮，說鼻子給人家牽，那是牛啊！那個牧牛的小孩子叫做牧童，你鼻子牽在人家手裏。這個禪宗罵人多藝術啊！但是我們沒有悟道以前，活着的生命，鼻子都是給別人牽的。給誰牽呢？無主宰，沒有人牽你，是你自己被它牽住了。所以我們不曉得自己能夠做生命主宰的「君乎？」這是問號。「牧乎？」你是被人家牽着你也不知道。「固哉！」他說你好頑固哦！不懂自己的人生。他這一段借用翟鵲子跟長梧子的對話，下面引出孔子的話。

「丘也與汝，皆夢也」，他說孔子說，我現在跟自己學生們，同你們大家，你以爲我是傳道講學，嗨！都是在作夢！我跟你大家都是在作夢。「予謂女夢，亦夢也」，我現在講你在做夢，這一句話，是我在說夢話，我也在做夢。

## 弔詭機鋒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他說我這樣講的道理，這種邏輯不是正反合的邏輯，這就是禪宗祖師的講話，是禪道的邏輯，不是普通的邏輯，也不是辯證法，也不是印度的因明，道家叫弔詭。弔詭兩個字，是莊子的名稱，借用禪宗的名詞來說，就是機鋒。什麼叫機鋒呢？中國人學武的有一句話，「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那個弓拉滿了，箭在弦上自然射出去了，這就是機。機到那裏時，兩人相對非常鋒利快速，不可以用思想，也來不及用思想就發機鋒話語了。就像兩個人對打，都拿起手槍，兩個人子彈同時放，這個時候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你怎麼躲避子彈，也沒得思考的，鋒利無比，快速無比，就是機鋒。

莊子所說弔詭的意思，就是這個東西。如果不借用禪宗佛學來解釋弔詭的話，怎麼解釋怎麼糊塗，越搞越不懂。他說我現在告訴大家的話，大家都在做夢，照孔子講的，現在給你們傳道講學，也不是傳道講學，也在說夢話。大家現在聽到了，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你也是在夢中亂聽，實際上都沒有一個真實的事情。他說這種說法和道理，不是普通的教育，而是機鋒的教育。弔詭，誰懂呢？普通人都不懂。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莊子說，現在講給你們聽，你們聽不懂，只有等將來千年萬年以後總會有人懂，碰到一個大智慧，大聖人，就懂了這個道理；「是旦暮遇之也」，這個人是早晚當面碰到的人一樣，不稀奇的。你看莊子多會寫文章！莊子沒有罵人啊！換句話說，把天下人都罵了。你們通通不懂，只有千百年萬年以後，有高明人會懂我的話。等於漢朝的司馬遷寫了《史記》以後，自序裏頭有兩句話：「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這也是罵人的話，他說我寫的《史記》你們永遠不會懂，所以我只有把它藏到山洞裏去，「傳之其人」，將來也同莊子說的一樣，千秋萬代以後，有個聰明人就會懂我的話。

所以我常常對有些朋友說，多買一點書啦！留起來！不是什麼財產，因爲我喜歡書，一輩子到處買書。有好幾個朋友對我講，他也曉得書是好的，但看不懂耶！現在建築的房子小，買回去沒地方放。我說你第二個理由馬馬虎虎，還成個理由，第一個理由不成理由。你把書留着，你看不懂，你的孫子也看不懂嗎？你把孫子都看成那麼笨！說不定你兒子就比你聰明，就看懂了。說看不懂就不買書，這是很笨的事。

關於莊子提到「弔詭」這一段話，是不大合邏輯了！東一句，西一句，白天是夢，夜裏也是夢，現在就是夢，我說這一句話也是夢，這個夢也是夢，大家都是夢；講到最後說，這些話你不要聽，「弔詭」，聽了你也不懂！這是個什麼邏輯啊？但是你說他不合邏輯嗎？絕對有理，因此他轉過來，爲了提到「弔詭」這個話，又批評了惠子他們講辯證邏輯的人。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

我現在這個道理是說，道只能夠悟，道沒有辦法用思想去思考，更沒有辦法用邏輯去推理，也沒有辦法從文字上去追尋，所以只能悟。如果用文字思想去推理思考，離道越來越遠。即使我現在跟你辯證這個道，「若勝我」，你假使勝過了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這樣一來，他說，你真的是對了，勝利了。能證明我真的是錯了嗎？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假使勝了，你敗了不能勝我。「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難道我真的對了嗎？還是不對呢？「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實際上，或者假定是對的，假定是不對的。「其俱是也邪？其俱非也邪？」或者說，你我、主觀客觀雙方都是錯的。總而言之，天地間究竟哪一個是對？哪一個是錯啊？天地間真正的是非沒有辦法下一個定論。「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如果用我們人類的思想來判斷一個真正的是非，沒有辦法下斷語。因此也可以下一個結論，我與你通通是無知。「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所以如此說來，一般人認爲是真正有學問聰明的，都是黮闇。莊子提出這個名詞，叫「黮闇」，暗就是暗淡。黮是什麼呢？白的裏頭有黑斑，有污點。黮闇是什麼東西呢？只好引用佛學一個名詞就懂了，就是無明。因爲是無明，自己一片漆黑，被一片墨黑的烏雲蓋住了，所以現在的智慧不能悟道。當我們人類自己都在無明中，反而自認爲有智慧，「吾誰使正之？」到哪裏找一個大智慧的人，糾正我們思想上的錯誤呢？

## 誰是公評人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倶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這一段都是莊子講這個邏輯問題，他說誰能夠確定天地間的是非？「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假使一個思想與你相同的人，來做評論員，來糾正評定是非問題的話，既然你兩個一樣，已經有偏了，怎麼能夠正確評定呢？「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假使同我思想一樣的人做評判員，跟我一樣就有偏啦！哪能公正呢？下面的文字是比方，都是相反的意見。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假使找一個人，他的思想同你同我兩個根本不相干，完全不同的做公正人，「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本來他同你我兩人都走不同的路，他怎麼可以確定呢？「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假使找一個同你我思想一樣的來做公正人，既然同我倆一樣，也不能做公正人！莊子四面八方都給你兜住了，世界上沒有辦法找一個真正公正的判斷。「然則我與若與人」，那麼，我同你以及一般人們、人類，「俱不能相知也」，誰都沒有真正得道的智慧，普通的常識大家都一樣。所以我們要求真理，到哪裏找呢？「而待彼也邪？」我們自己找不到，只有靠另外一個他，嘿！不知道，假設另外有一個他，那麼這個他是什麼呢？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何謂和之以天倪？」莊子提一個名詞，他是誰？只有天。這個天不是宗教的天，不是天主啊！天神啊！也不是科學上天體的天，這是中國文化所謂代表「本體」「道」這個天。所以我們自己中國人研究上古文化時，碰到幾個大問題，一個「道」字，一個「天」字，每個字就有四五種的解釋。譬如老子講的，「道可道，非常道」，這個道字，或者是儒家書中的天字，有時候這個天字是代表天體，科學上有星星月亮這自然界的天；有時候這個天是宗教性的，神話的，等於上帝、神；有時候什麼都不代表，就是一個代名詞。道是抽象的，莊子這裏所講的是抽象的。「何謂和之以天倪？」真正的是非只存到道的境界時，自然空靈，所謂是非兩平了，也可以講是非兩泯，無是也無非，不是也不非。所謂是非寂然，這就是莊子所提的「天倪」。

「曰：是不是，然不然。」他說：假使說是說然，說不是說不然，都是主觀的形成。「是若果是也」，假使你主觀認爲這個是對的，是確定是的，你的客觀也就是主觀，任何人講自己講話很客觀，只要一講出來，這一句話已經是主觀了。「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所以中間是非善惡之辨別，沒有辦法辨別清楚，因爲都是相對的。「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對與不對之間也沒有辦法確定。

講了半天，莊子的文章，就是後來佛學進入中國的四個字「不可思議」。最高的真理，不可用人類的思想知識去推測，不可用邏輯思想辯論來判定，所以叫做不可思議。但是我講到佛學，經常告訴年輕同學要注意！「不可思議」是一個方法上的說法，但是看了這句話，我們馬上主觀上有一個錯誤觀念，下意識把不可思議，當成不能思議，這就完全錯了。這個不可思議是個方法，拿佛學來講叫遮法，因爲方法用錯了，這個門這個路子就錯了，所以把你遮起來，停止那個方法。但並不是個確定觀念，不是說不能思議。

莊子現在講到這個地方，同佛學這個理論完全相同，所以「亦無辯」，不可用思辨來推測形而上道。你們大家學打坐，修道的人也注意，你們覺得自己打坐，坐起來什麼都不想，認爲這個就是道，要曉得這已經犯一個錯誤，那個什麼都不想，都不知道，你怎麼曉得那個就是道呢？你認爲是道，那是你認爲的。所以中觀，佛學裏頭以中觀正論來看，你這個已經不是正見了。你認爲我現在坐起來很空，那是你自認爲的！違反了中觀正見；所以學佛與研究道學是一樣的。他說不要邏輯，但邏輯非常重要；用邏輯，他用過了馬上推翻，高明也就在這個地方。因此他說：

「化聲之相待」，他說一切人類的文化思想，都是由人的思想來的。論辯是靠人類講出言語、文字，表達出來，這個謂之「化聲」，變化聲音出來。凡是化聲見之於言語文字，都是相待，相待就是相對的。「若其不相待」，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你要求一個不相待，就是真正的絕對，就要「和之以天倪」，只有得道。莊子所講天倪，是道的境界，因爲人沒有到達道的境界，不能得到天倪。

「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曼衍、窮年，都是莊子的專有名詞。因爲人不懂這個道理、學問、思想，所以幾千年來，東方、西方的文化，越來越複雜，思想越來越亂。譬如到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真正的戰爭是什麼？是思想的戰爭。嚴格說來，二十世紀的思想戰爭，就是唯物同唯心思想的戰爭，人類文明爲什麼如此？因爲「曼衍」，一樣一樣衍開，越演變越多。曼就是「漫」，充滿了，「衍」就是敷衍，越衍變越大，因之不能得道，千年萬年一輩子也搞不清楚真理在什麼地方。窮年是永遠，無窮無盡的日子搞學問去吧！學問越搞越鑽牛角尖，真理越找不出來。那麼怎麼樣才能到達天倪得道的境界呢？

## 生命的主宰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民國初年一位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他的名字就是無竟這個觀念來的。真的要得道，「忘年」，忘記了時間，「忘義」，要忘記了一切的理論、道理，乃至道家《莊子》、《老子》、佛學都丟開，一切都丟掉。這個懶人哲學很好，尤其青年同學不肯唸書，不肯寫文章，坐起來又懶得想，然後你把四個字拿起來，我是學《莊子》「忘年忘義」，是學道的，一切都要丟掉，所以什麼都考不出來。「振於無竟」，這個振就是自己站起來，站在無量無邊無窮盡的境界裏，所以最後只有一句話，告訴你無竟，宇宙萬物無窮無盡。

這個時候佛學沒有來，莊子提出來的無竟，就是後來佛學無量無邊的觀念。這個無竟的道理也就是《易經》的道理；譬如說《易經》用乾坤兩卦，最後是火水未濟，永遠是無竟，無窮盡。莊子告訴我們天地間的道理，永遠無窮盡。這個道理是什麼呢？就是佛學唯識學所講「流注生，流注住，流注滅」。研究唯識的道理，宇宙間的生命，一切等等，連我們的思想文化也是一樣，像一股流水一樣，永遠在流；我們看到這股流水在流，好像它永遠無窮盡。黃河之水天上來，永遠無窮無盡，大洋裏頭的海水永遠無窮無盡。

其實不然！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那個流水的浪頭時，那個水分子已經過去了，它永遠不再回轉來，永遠是那麼過去，永遠的過去。所以在《論語》上，孔子也指示了這個道理，孔子在川上看流水，他告訴學生，「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他說你們看這個流水不斷的過去了，就像流水一樣永遠的過去了，所以過去的不必回頭。年輕人聽了不要說這樣很消極，不是的，是叫你不要留戀在今天，要不斷的前進。留戀今天，今天已經過去了。下面這句話，「不捨晝夜」，你看流水一樣，白天夜裏，它永遠不斷的流向前面，也就是「苟日新，日日新」，不斷的前進，也就是這個無竟的道理。無窮無盡，但不是灰心。因爲無窮無盡，無量無邊，所以修道學佛的境界是不斷的前進，不斷的擴展，不斷的偉大，不斷的成就。這個就是唯識學所謂「流注生，流注住，流注滅」，任何過程都有四個階段，生、住、異、滅。異就是變異的意思。

佛學就告訴我們，我們是偶然的存在，譬如我們生命的存在，像白天的做夢，就是流注生、住、異、滅。看起來是生命停留在這裏，但是，我們從第一秒鐘坐在這裏到現在，通通已經過去了。他講了這個道理，指出來生命一個真諦，一個結論。《齊物論》快要做結論了，要注意把握《齊物論》開頭，就是南郭子綦隱機而坐。那麼一坐，然後這麼一靠，學生顏成子游問他說，老師啊！你今天不對啊！你好像同以前都兩樣啊！那個時候他入定去了。那麼學生一問他，他說你不懂，這個時候無我了。《齊物論》是從這樣一個故事開始對吧？然後告訴他無有境界裏頭，發生宇宙萬有是「吹萬不同」，真達到無我的境界是萬物皆齊，沒有不齊的，那個是進入道的境界。中間講吹萬不同，講宇宙萬物的現象，這一篇是最長，我們拖了幾個禮拜。莊子花樣真多，各種各樣都說完了，現在快要做結論了。如果你忘記了丌頭，這個結論就結不了啦！但是他也沒有具體告訴你結論，現在提出一個東西。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罔兩是什麼東西呢？就是影子的影子。我們站在太陽底下會有影子，月光下最容易看出來。現在中秋快到了，月光下看自己的影子，尤其是在稻田、野外，有水的地方看自己的影子，影子外面還有一個圈圈，你們看到過沒有？自己影子沒有看到過？可惜啊！諸位青年同學都在都市裏長大的，真可憐，連自己影子都沒有看過。我們在鄉下生長的啊！夜裏走路，兩邊稻田，看自己的影子另有一番風味，影子外面還有一個光圈，那個叫「罔兩」。所以我們的影子外面還有個圈圈，還有個影子的影子。

「罔兩問景曰」，那個影子的影子問這個影子，喂！「曩子行」，曩就是過去剛剛，剛剛你在走。「今子止」，現在你又止，你又站住了。「曩子坐」，剛纔你又坐着，在打坐。「今子起」，現在你又起來。「何其無特操與？」你這個人啊！怎麼那麼沒有人格，沒有人品，怎麼像個小孩子！心思不定，中心沒有自己的主張，一下動，一下這樣，一下那樣，像猴子一樣。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影子說你哪裏曉得我的痛苦啊！我不想坐，不想走，我後面還有個老闆，「有待」，相對的，他要走我就要跟啊！他要坐，我就要坐，他要躺下來，我就躺。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他說，我再告訴你，我那個老闆也是可憐人，他也做不了主，他後面還有個總保險公司，他還有個老闆，那個老闆就是自己的思想。影子的影子告訴影子，你很可憐，我們這個影子說，你不要罵我可憐，我有個老闆，老闆就是這個肉體，你不要看我那個老闆了不起哦！我那個老闆，他也要聽命於人，他後面還有個老闆，就是我們裏頭有個思想；你看有三個老闆！我們一輩子就是那麼在磨。賺錢也好，做生意也好，做官也好，做學者也好，教書也好，繪畫也好，跳舞也好，反正都不是你搞的，都是另外一個老闆在弄。這個影子就告訴罔兩，他說你看我是真可憐啊！我做不了主張。

「吾待蛇蚹蜩翼邪？」這個影子告訴罔兩，你以爲我什麼了不起！我像蛇的肚了下面那個皮。據說蛇是沒有腳走路的，對不對？但是蛇走得很快，就是肚子下面那個皮啊！粗粗的那個東西，它有彈性，所以走得很快，那個叫「蛇蚹」。「蜩翼」是夏天吱吱叫的知了，就是蟬，蟬的翅膀薄薄的，很輕。影子說你以爲我很了不起！我還是幫人的，像蛇蚹蜩翼一樣，是人家的附屬品，附在這個身體上的。所以蜩翼、蛇蚹，都是莊子提出來的名詞，中國文學幾千年，很多詩詞上都用到，以後你們看到好的詩詞，蜩翼等等，就曉得出自莊子。

我曾引用過明朝憨山大師的詩，「身世蜩雙翼，乾坤馬一毛」，所謂「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等的典故，也統統出於《齊物論》。所以學佛的同學要注意！古代佛教的高僧大師，儒釋道三家的學問沒有不通的，而且滾瓜爛熟；所以下筆爲文，一出言一吐語，都是非常寶貴的。對於青年同學，我經常擔心你們本錢不夠，我說你讀了莊子這篇以後，應該知道你那個思想都靠不住啊！都「免談」了。但是你如果要讀懂佛學，要懂真學問，如果中國文化諸子百家，儒釋道三家的基本不通的話，就沒有辦法入手。現在這個影子的話，還沒有說完。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由影子這個話，所以天地這個真的主宰在哪裏？生命主宰在哪裏？莊子說，我也不知道，「惡識所以然！」誰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你真不知道嗎？「惡識所以不然！」不一定不知道，世界上有人會知道，你如果有一天大徹大悟了，就會知道。一切都不知其所以然，你要知道了所以然的後面是什麼，你就悟道了。下面是《齊物論》裏有名的蝴蝶夢，莊子拿自己本身來作結論。

## 蝴蝶夢

昔者莊周夢爲胡（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他說，我過去做了一個夢，夢到我自己不知道我了，覺得自己是一隻蝴蝶。像梁山伯、祝英臺一樣變成蝴蝶了，哎喲！那個飛呀！飛的。就是我們青年現在作的白話詩，飛啊！飛的！飛得真高興，從那個山飛到這個樹啊！就是那個樣子，舒服極了，「栩栩然」！形容那個飛得飄飄然的。「自喻適志與！」在那個時候，自己夢到當蝴蝶，真舒服啊！「不知周也」，莊子的名字叫莊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是莊周。「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蘧蘧然是形容嚇一跳的樣子，他說，一下夢醒了，哎呀！我還是莊周，「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這一下我糟糕了，我搞不清楚了，究竟是蝴蝶在夢中化成莊周呢？還是我莊周做夢夢到化成蝴蝶呢？

你說說看！現在我們不管莊子的問題，想想我們自己，人生活着是個夢，是這幾十斤肉現在做夢，夢到變成我嗎？還是等到有一天我大醒，或者等到民權東路口那個（殯儀館）的時候，才說我變成肉呢？這就不知道了，莊子沒有下結論。莊子說，當我夢到是莊周的時候，是蝴蝶夢莊周？還是莊周夢蝴蝶？這個還不說，譬如大家青年同學，很多結了婚生了孩子，變成媽媽，你究竟由女兒兒子變成爸爸媽媽，還是由爸爸媽媽變成女兒兒子？想想看，還真是個問題。

是的，人生如夢，莊子在前面說，夜裏做夢時喝酒，白天會流淚；夜裏做夢死掉了，也許白天發了財，中了愛國獎券。夢境很難把握。我們現在活着這個生命的歷程，前途的好壞，你有沒有把握？也同夢境一樣沒有把握，這個大夢中究竟是哪個對？他下面提一個問題。

「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究竟是莊子變成蝴蝶，還是蝴蝶夢到莊子呢？這個中間一定有個分別，一定有個主宰的，有個道理的！譬如說，我們昨天夜裏做個夢，哎呀！昨天夜裏做個夢，嚇死了！真好笑！對不對？大家都經過的，尤其是喫飽了消化不良，夢到被鬼趕，或者被人追，自己躲也躲不掉；或者有一樣東西消化不了，這是身上有風溼，根本不要怕的，這些叫作病夢，也是生理上的問題。發炎的時候，夢到火燒；身上水分太多，有溼氣夢到大水，這一類在《黃帝內經》上屬於病夢，與生理都有關係。

你說昨天夜裏做一個夢，把自己嚇死了，真好玩，到底是現在在說夢話？還是昨天夜裏在做夢？我們自己想想看，這是一個大問題。那麼不管是昨天夜裏在做夢，還是現在在說夢話，昨天夜裏做夢的時候，你說自己知不知道是在做夢？有個青年同學答覆不知道。但是你錯了，當我們在做夢的時候，我們很清楚耶！對不對？你想想看，曉得那個是紅燒肉，也曉得去挾！而且喜歡喫肥的一定選肥的，你說你在做夢，怎麼會不清楚啊？你夢中喜歡的人，你看到高興得不得了，你夢中並沒有糊塗，對吧！我們現在醒着的，是真糊塗。你不要認爲現在不像在夢中，不相信的話，昨晚睡一覺，今天起來了，昨天夜裏做過的事，你想得起來嗎？都糊塗了嘛！所以你白天自己認爲這個清醒的主宰，是個大糊塗啊！夢中認爲那個糊裏糊塗的並不糊塗啊！很清楚！生死的道理，生命的道理，要在這個地方參究。莊子點題點得非常清楚，由忘我講到最後結論，最後一句話「此之謂物化」，是中國文化道家的思想。

道家看宇宙萬物，都是互相在變化，以道家的觀念看，這個宇宙是個大化學鍋爐，我們也不過是這個鍋爐裏頭的化學品而已！現在我們的化學藥怎麼樣呢？青菜、蘿蔔乾、牛肉、番茄炒蛋裝進去，還有什麼菠菜啊！白菜裝進去，又變化出來身上的細胞，頭腦又會思想；當我們死了以後，我們的肉爛了變成肥料，又變成青菜、蘿蔔啊！又化成這些東西，彼此都在化，化來化去，「物化」。所以生與死，在道家不叫做死，道家對人死叫物化，是另一個生命變化的開始。死沒有什麼可悲，活着也沒有什麼可喜，所以在婦產科前，不必送喜幛，殯儀館前也不要送輓聯！他說都差不多，不過一個是睡覺去了，一個是來做夢，如此而已。

## 小結《齊物論》

我們注意，第一篇《逍遙遊》，是講怎麼樣能得逍遙，這篇《齊物論》則講「物化」。普通人很可憐，衆人役役，被物質所變化，我們只得接受物質影響我們的變化，我們做不了主。深深潛伏在海底的鯤魚，一躍沖天，可能變爲大鵬鳥；高翔天空的大鵬，也許一蹶不振，變成什麼細小蛋白質的基因。得道的人，可以自由，

做了變化之主纔能夠逍遙。《逍遙遊》就是佛學講的解脫。所以注意哦！我經常給朋友們講笑話，學佛嘛是學解脫，學道嘛學逍遙，我經常碰到這些學佛學道的人，哎呀！可怕得很，一來就磕頭叫老師啊！我最怕磕頭，一磕頭我也要跟着他磕，我說既不逍遙又不解脫，何苦來哉呢！不學道還好，學了佛以後，很拘束，毫不解脫。學道的人，常有這樣不合道，那樣不合道。你曉得什麼叫道？你也沒有得道，你怎麼知道什麼合道？你說別人說的，別人他也沒有得道啊！你看都在上當吧！學佛學道的人，既不解脫又不逍遙，真可憐，不學還好，不學蠻清爽。所以莊子說，要怎麼樣纔能夠逍遙呢？要真把握了物化之主纔能夠逍遙。真把握了物化之主，接着纔能夠齊物，在宇宙萬物不齊、不平等之間平等統一。這平等統一是什麼呢？道！形而上的道。好啦！這兩篇都連着的不能分，乃至內七篇都是連着的。

因懂了《逍遙遊》，你又知道了悟道，《逍遙遊》告訴你悟道的原則；懂得了《齊物論》，你說悟了道了，悟了道以後，爲什麼講夢？真正悟了道的人，佛學禪宗是一樣的道理，醒夢一如，白天跟夢是一樣。所以你們研究禪宗的，有許多人學禪、唸佛、打坐、做工夫，我只要問兩個問題就都垮了。你念佛打坐很定，白天有人罵你也不生氣，做夢的時候如何？還不行。好！夢中做不了主，你的工夫沒有用！修道修得白天如此，夢中也在打坐，如果說偶然一次，瞎貓撞到死老鼠，還不算數啊！即使夢中能做主還不算，你有沒有做到醒夢一如？白天跟夢境一樣，夢境跟白天一樣，如果沒有達到這個境界不要談禪宗！不能只講理論，這是真正實際的工夫。如果做到了醒夢一如，還沒有了生死，要真把握住物化才能了生死。

所以醒夢一如是初步的境界，真正做到了了生死是什麼呢？「覺夢雙清」，大徹大悟，悟了道以後來做凡夫，做個凡人那樣。「覺夢雙清」差不多達到道的境界了，所以工夫先要到醒夢一如；偶然做做工夫，蠻像修道的樣子，夢中完全是凡夫的樣子，那就是兩回事了。莊子還夢到變蝴蝶哩！我們夢到的是變成蝴蝶的弟弟糊塗，那就不對了。（問：「覺夢雙清」是不是就了生死了？師答：差不多，還沒有到完全了生死。「覺夢雙清」幾乎達到道的境界了。你們年輕人不要隨便禪啦！什麼青蛙噗咚一聲跳下水也是禪，那是什麼禪？一個青蛙跳下水，那是不〔撲〕通！〉

# 第三篇 養生主

---莊子諵譁

## 少知道  少煩惱

接下來就是《養生主》了，注意啊！我曾說孔子講《論語》二十篇是連貫的，莊子的內七篇也是連貫的。《逍遙遊》講解脫以後，才能談齊物，齊物以後才養生，這個題目次序我們先要了解。我和外國同學討論時，經常把自己文化吹高一點，我說你們西方的文化只講衛生是消極的，衛生是防禦性的，中國講養生是積極的，是超過防禦，沒有病先保養。要想不死，先要養好纔不死嘛！所以纔要養啊！可惜我們只懂這個名詞，對於生命不懂得養生，還儘量在消耗，向死亡路上走。這就是莊子《齊物論》上講過的一句話，「不亡以待盡」，雖然是活着，只是在那裏等死，因爲自己不曉得養生。要想真活着不等死，就要懂得養生了。以莊子的觀念來講，大家打坐學佛修道，不管你修大乘小乘佛法，也不過是養生而已。立場不同，解釋就不同了。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這兩句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青年同學抄起來，有依據可以不讀書了，也可以不要聯考了！他說我們生命是有限度的啊！學問知識是無窮盡的啊！拿有限度的生命，研究那個無窮盡的知識，多危險啊！你看這個真好吧！不要聯考，也不要念書。有同學寫日記、寫信也提到過，他說：莊子說的生也有涯，你嘛！偏要我們研究學問，而知也無涯啊！下面兩句老師您忘記了。我一點都沒有忘記（衆笑〉，「以有涯隨無涯」，以有限生命跟着無窮的學問知識去追！「殆已」，這太危險了。

這個話是養生的道理，像我們抗戰的時候，在大後方，碰到老年的朋友問說，你身體好不好？說，好啊！我很講衛生，第一衛生不看報紙，看到報紙又氣、又傷心、又煩惱。這個也就是莊子養生的道理。所以，無知識是幸福。但是不要被莊子騙了。莊子既然這樣說，那你又何必寫那麼多啊！對不對？可見他的話是騙你的嘛！等於白居易寫了一首詩講老子，「言者不如智者默，此語我聞於老君」，像我們天天嘩啦嘩啦上課吹自己，大家寫文章也這樣的。言者不如智者默，沒有智慧才說話，真有智慧不講話了。白居易講這一句話是老子說的，「若說老君是智者」，那麼老子說這個話，他一定是大智慧人，「如何自著五千言？」他怎麼還寫五千言《道德經》呢？所以我看老子碰到白居易，會被他問得一句話都答不出來。你既然說不說話是大智慧，你爲什麼寫一部《道德經》，寫了五千言？現在我們看莊子的《養生主》，他告訴我們知識無窮，不要去追，那他爲什麼寫《莊子》？所以不要上他的當啊！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以有盡的生命，跟着無窮盡的知識後面追，這是很危險的。知識是無限度的唷！我們拿到一點點知識，自己認爲學問了不起，「已而爲知者」，自己認爲是智慧很高，有了不起的學問，這是一個自找麻煩的危險分子，「殆而已矣」。這話真有道理，道理是什麼？學問到了極點，道理都明白了，要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進得去跳得出來，然後把自己腦子中一切書本丟開了，成爲白紙一張，到這個境界時，可以養生了，可以談道了，可以學禪了。所以經常有許多人說禪，站起來跟我講：老師啊！你不要叫我們看書嘛！我說不行啊！你學識不夠。他說那個六祖呢？一個大字不認識呀！我說你該不是七袓吧？六祖以前沒有六祖，六祖以後也沒有找到七祖啊！六祖是六祖，你是你啊！那麼六祖總不會超過釋迦牟尼佛吧！釋迦牟尼佛從小到大，世間學問都學遍了啊！你爲什麼不學釋迦牟尼佛，而一定要學六祖呢？所以莊子講這個話是對的，學問到了最高處，然後把所有的學問丟下來，那纔是高明的人。自己沒有學問，本來是一張黑紙，冒充一張白紙是不對的。

講到養生，民間有兩句話，不過不大好，消極一點，可是還是要告訴你們。我們小時候五六歲開始讀書就先背這些，背了幾十年，搖頭晃腦搖進來的，那些是童子功，現在搖出來啦！「知事少時煩惱少」，知道的事情少，煩惱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認識人太多的地方，碰到就講是非嘛！可是這些話，我們幾十年肚子裏知道，嘴巴不敢講，太消極了一點。但是話說回來，爲了養生的話，這兩句話真是名言，也是《莊子》裏出來的道理，所以知識越高痛苦越深，學問越深煩惱越大。這也是深深體驗到的，有時候自己看到書啊！恨不得把它燒掉，就是被你害的，但是書並沒有害人啊！歷史上南北朝的梁元帝，最愛讀書講書，最後亡國了，十四萬卷的圖書，用一把火燒光了；他說我讀書幾十年，結果還弄得亡國，都是被書害的。你說他笨不笨！所以學問並不害人，要懂這個道理。

「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這個道理就是說，人如何做到少煩惱，因爲知道得越多，煩惱越深。現在有一本很流行的古書，就是《菜根譚》，這本書是明朝的一位儒家洪自誠先生作的，不過後來國內沒有了，反而是日本人保留下來。民國初年，有人到日本留學發現了，同時買了很多中國失傳的古書回來，《菜根譚》才流行起來。《菜根譚》的原文有幾句話：「涉世淺，點染亦淺，歷事深，機械亦深，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樸魯，與其曲謹，不若疏狂。」「涉世淺」，年輕人剛剛出來，入世不深，污染也不深；「歷事深」，人生經歷的事情太多，機械亦深。這個機械，就是代表那個有心計較的妄想，所謂機關用盡，那些煩惱也越多。所以他下面說的：「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樸魯，與其曲謹，不若疏狂」，就是我們普通喜歡講做人，人生經驗都要通達，但反而不如有些地方馬虎一點的好。

練達這個話，《紅樓夢》這本書就有，我們小學的時候已經偷偷地在看《紅樓夢》了，書上的好句子都會背，那個時候，認爲《紅樓夢》已經黃得不得了的，現在看起來覺得清白得不得了，現在的書更黃了。《紅樓夢》的主角賈寶玉，這個活寶，不大肯讀書，他的父親在他書房裏掛了一副對子：「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實際上這兩句話，一個人一輩子的修養如果能夠做到的話，就是非常成功了。世事都很洞明，都看得很透徹，這是真學問；練達就是鍛鍊過，經驗很多，所以對於人情世故很通達，這是大文章。本來這一副對子，是人生哲學的最高名言，可是我們這位少爺賈寶玉，最討厭這一副對子，也就是道家莊子的這個思想。真洞明，真練達了，就會由極高明而到達平凡。這一類的思想在中國哲學裏，是非常特殊的。西方文化也有這樣的思想行爲，但很少構成文字系統。而這一類的文字的系統，對於每一個人影響都很大。比方到了清朝以後，有名的這幾個名士，如袁子才與鄭板橋等等，都受這種思想的影響。

## 袁子才與鄭板橋

像袁子才年輕考取功名，在康乾盛世，天下絕對太平那個時候，考取了進士就外放做縣長，他的老師主考官是乾隆時代名臣尹文端。他來辭行的時候，老師問他，你年紀輕輕，出去做地方官，你有什麼主意呀？等於現在問，你的政策是怎麼樣？他說：老師啊！到那裏再說啦！也沒有什麼政策，不過我口袋裏準備了一百頂高帽子。他老師聽了很不高興。老師是講理學的就訓他，年紀輕輕怎麼講這個話！他說，老師啊！社會上的人如果像老師一樣，就不需要準備這些了。尹文端一聽，鬍子一抹，嗯！他說，還是有些道理，不過不可以這樣做啊！他出來後，同學們問他怎麼樣？他說高帽已經送掉一頂，這是袁子纔有名的故事。

太平盛世做官是很舒服的，「一任清知府，十萬馬蹄銀」，不需要貪污，絕對一毛錢不貪，收入就有那麼多，不像我們現在待遇苦。所以袁子才做了兩任縣長就不幹了，回去當名士，買了《紅樓夢》的那個大觀園，改名叫小倉山房。兩三百年前那個時候，他的房子已經用透明的紅色玻璃了，進口貨很貴啊！小倉山房就在山裏頭，樹木、林園美得很，像他們這些人生的哲學，就是走這個路線。

另外一位很清苦，與他相反的，就是有名的鄭板橋，功名沒有考取以前很可憐，是教書的。講到教書啊！同我們一樣，古今中外都很可憐，外國的教授也一樣可憐。鄭板橋教書的時候，飯都喫不起，尤其古代的教書，請到家裏教，有些刻薄的主人家，早晨喫的稀飯，有人形容，「鼻風吹動浪悠悠」，鼻子呼吸起來，稀飯都起波浪了，所以有人說：「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貧無奈做先生」。他是江蘇人，因爲過年過節人家來收賬，還不起，只好逃到外省在杭州教書。當然後來功名考取就做了官。

這個人非常有趣的，也非常高雅，同袁子才一樣，做了一任縣長以後就不幹了，回家讀書。他有幾句名言，青年人不要學，學了不好，畫虎不成就變成狗了。「聰明難，糊塗亦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着，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絕對的聰明人，最後通達了，再學到絕對的糊塗，這個是真難了。他說人生做人處事，要萬事放人家一馬，退一步，當下心裏頭就很安詳。並不是像宗教家那個樣子，求來生要得個好福報，這就不對了。像這一類的思想充滿在文化中，中國的文學家，也就是哲學家，以及歷代許多文人，一生走這個路線的非常多。因此像鄭板橋、袁子才（枚）他們，在家裏又講究喫，講究穿，講究玩。這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多年之間，文人知識分子，充滿了這種狀況。因爲太平社會太安定，安定到人活着不知道如何打發日子。

現在我們歸結下來，就是莊子所講的，少知識少煩惱，知識學問愈高，痛苦煩惱愈大。尤其生當亂世的時候，知識學問愈高的人，心裏隨時都在憂患痛苦中。

## 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看到莊子這兩句話，如果說是教育，我們歷代的教育家之所以不去採用，是因爲它非常的消極，消極到接近滑頭了。對於人生處世雖然滑頭而逃避，不過有它的道理。譬如第一句話：「爲善無近名」，等於他的格言，就是說做善事應該做到沒得名氣，人家不曉得你在做善事。「爲惡無近刑」，做壞事，有時人也難免，世界上沒有一個真正的善人，每一個人內在私心，或生活上總有些不對的地方，但是不會達到犯法的邊緣，不會達到打擊、痛苦、失敗到極點那個邊緣。換句話說，就是善惡之間恰到好處。你說這個人好嗎？好不到哪裏去，壞嗎？也不壞，也不算太好，表面上看起來還是這兩句話。

所以有人研究了《莊子》，認爲道家都是逃避的，消極的，實際上不是這樣。「爲善無近名」，中國文化不僅莊子的思想如此，諸子百家都是如此。過去大家講做好事有四個字，叫做「陰功積德」，不曉得你們年輕人聽過沒有？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這個道理灌輸得很牢，做人一輩子要做到陰功積德。陰，是暗的，偷偷做了好事別人不知道，這就是陰功。因爲真正的陰功纔是真正的積德。如果做好人做好事，是爲了給人家表揚，爲了讓人家說我們是好人，這個不算是善事。

我經常提到一本小說《聊齋志異》，因爲最近在座滿眼看到有許多新來的青年同學，他們也許沒有看過這部說鬼的小說；但是很多同學對於這本書也很欣賞，我往往問第一篇是什麼？很多人答不出來，《聊齋》這一部書說鬼怪，說狐狸精，它的宗旨在哪裏你就不懂了！現在我給你們做答案，第一篇是《考城隍》。我們臺北市到了成都路，不是有一個城隍廟嗎？城隍也就是陰間的地方官。這一篇很妙，有一個讀書人，做夢夢見接到一個通知，叫他參加一個考試。他莫名其妙，心裏想，還沒有到聯考的時間，也不是普考，爲什麼要馬上去考試？一到那裏看見上面坐的主考官是關公，這個多嚇人！我們中國人素來對關公是尊重得不得了，那比包公還威嚴。

題目發下來，他就作了一篇文章，中間有幾句很要緊的話：「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一個人有心去做善事，故意有心的，爲了做好人去做善事，他說這個人雖然做了好事，也不賞他，因爲他有個目的是好名、求名。無心爲惡，這個人無意做壞事，譬如說：家裏一塊破銅爛鐵，向窗外一丟，結果傷了人，他是無意的，他無心爲惡，雖然做了壞事，不罰。所以關公當場閱卷，拍案叫好，錄取了他，要他馬上去做城隍。他一聽去做城隍，糟糕，那要死了以後才做的。他說我還不能死啊！最後只好向關公請求說：我媽媽年紀大，只有我一個兒子，你叫我馬上去做陰間的官，我死了，誰孝養我媽媽啊？關公說：你有此心真是好極了，馬上叫人看他媽媽還有幾年陽壽。判官（祕書〉把簿子翻開一查，還有九年。關公說：可以，就等你九年吧！那個職位先叫判官(祕書〉代理。

這個故事就是說明「爲善無近名」的道理，表面上看是逃避，但也是教你做善事是要真善，不求神知，不爲名利，也不要爲了因果報應。我常常碰到許多學宗教的朋友，好像他做了許多好事，已經磕了好多頭，拜了好多佛，唸了好多經，好像他也天天上教堂做禮拜，爲什麼他的爸爸媽媽會死掉呢？這個問題我是答不出來的，只好看着他，張開嘴巴，沒辦法答。這種心理就是僞善。如果拿歷史來證明，有很多忠臣孝子的做法，「爲善無近名」的太多了，所以暫時到此就不補充了。

「爲惡無近刑」這可不是鼓勵我們去做壞事的。我們要把這個文字瞭解了，這也等於孔子的思想《論語》裏頭，子夏說的「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人們常常把這兩句，解釋成做人道德在大的原則標準上，絕對不要超過範圍，小地方有時候馬虎一點是可以的。在我的看法，這樣解釋也對，但是這兩句話也另有含義，就是道德的大原則絕對不能違反，小地方呢，不是叫你可以違反，「出入可也」，是在兩可之間的時候，要慎重考慮的意思，最好連小德都不違反。有時古人的批註，還是值得商榷的，不要認爲古人一定是很高明。「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也就是「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

歸納下來，莊子這兩句話，說明人生要止於至善，基本的含義分成兩段共有三點。第一是養生，把自己的身心修養到不煩惱不痛苦，很安詳平凡，很快樂的過一生。有學問、有思想、有知識、有經驗，要不被其所困，要能夠解脫這一切；換句話說，要提得起放得下。第二就是在善惡之間，在人生的行爲上，絕對要走至善的路子。不過他的文學的氣氛，「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兩面一說，我們往往被他文章的氣勢弄迷糊就搞錯了。

## 打通督脈

第三點呢，「緣督以爲經」，這個大麻煩來了，這一句話嚴重得很。所以莊子講的養生，後來道家修神仙之學，煉丹、長生不老、袪病延年的這一套，成爲中國特有的學問，籠統就叫做養生之學。修道的人都是走養生之學的路子。道家這些養生之學的觀念，就是取自莊子這一篇的，這個我們首先要了解。瞭解了這個，我們特別要提的是，中國文化裏特有的養生之學，西方文化裏是沒有的。西方文化也講人的生命可以長生，譬如後來演變成西方的宗教，所謂升到天堂去就得永生，那是講這個肉體死後，精神的生命可以得永生、長生。只有中國文化認爲，我們這個肉體生命，經由一種學問，一種方法，可以修養到永恆的存在。這就是長生不死之學。人是能夠修成神仙的，也就是莊子所講的真人。研究全世界的文化，可以說沒有任何民族文化曾大膽假設，生命經過修煉，可以永遠活下去，就只有中國文化纔有。

那麼修煉的方法呢？青年同學們看武俠小說，就知道人身上有奇經八脈。奇經這個「奇」字，應該念成「只」，單數謂之「奇」；八脈是陰蹺、陽蹺、陰維、陽維；衝脈、帶脈、任脈、督脈。奇經八脈單獨統攝全身氣血的運行，尤其道家、密宗流行講氣脈，便特別注重任督二脈的氣。另外中醫所講的把十二經脈，處分爲六條陰脈，六條陽脈，上下左右，頭面手足互相交叉貫通，統攝了西醫所講的心、肝、脾胃、肺、腎、大小腸、膀胱等內臟，以及肌肉神經系統。學中醫的要特別注意，現在西醫說法，十二對腦神經也是左右交叉的。譬如我們經常說，發現這個人，左邊手臂肩膀很痛，或者發酸，可能病根是在右邊；也很可能是陽明經脈不通。胃不舒服，並不一定是胃上有癌啦，而是氣的運行不通。譬如腿有時候不舒服，走路站不住，發軟無力啦！也可能是胃不好引起，不過胃不好的情況有很多種原因。

奇經八脈的主脈就是督脈，這裏「緣督以爲經」，這個督脈是什麼東西呢？就是在我們身體的背脊。人體是以一個背脊骨爲中心，心、肝、脾、肺、腎五臟六腑都掛在這個背脊骨上，人是站立的，頂天立地，這是我們人的優點。動物跟我們人不同，它的背脊骨是橫放的，五臟是橫掛的，所以佛學把它們叫做傍生，也叫做橫生、畜生。我們人是直立的，以督脈爲主，神經系統沿着背脊骨一直到頭，所謂中樞神經系統，是我們人體健康活着重要的依靠。

到了前面自舌頭以下，就是肺啊！心臟啊！肝啊！胃啊！橫膈膜啊！大腸啊！小腸啊！一直到下面，這個系統，在醫學舊的翻譯是自律神經的系統。所以有些人中風了，嘴歪了，講話做不了主，中樞神經系統仍好，只是自律神經出了毛病。這些都牽涉到醫學，講起來很囉嗦。所以督脈，就是背脊神經系統。我們這個身體，像蓋房子一樣，一個骨幹，前面兩個出來是手，上面加一個東西是頭，下面兩個叉叉是腳，但主要是這個督脈，督脈是中樞系統。那麼督脈是背脊骨的中心嗎？這是千古以來道家、密宗討論得非常厲害的問題，到現在還在討論。西醫過去不太承認有這個東西，現在已經開始慢慢承認了，所以科學還是要慢慢進步的。

那麼，許多人的討論，認爲督脈是什麼呢？我們背脊骨這樣一節一節串攏來中間是空的，所以我們有時候生病到醫院去，醫生就抽脊髓化驗，一個空針管打進背脊骨的骨節的縫裏，把脊椎骨的脊髓抽出一點化驗。豬骨頭裏，也有一條白白軟軟的就是脊髓。這一條一條連上，直到我們頭頂，中間脊髓有液體，其中一條很細的路線，一直到後腦的，就是督脈。這是印度瑜珈以及有些道家那麼認定的。

另外有些道家，有些密宗，認爲這樣說法還不對，太粗淺了，認爲督脈是每一節脊骨的中間，那個白白的脊髓，這個脊髓的中間的中心，細到比我們頭髮絲還細的，那麼一條空的路一直上到腦。這個是「有相」，有這麼一個現象；「而無形」，脊髓中間是空的。所以也比方它如芭蕉樹，如香蕉樹，你看到是一個筒狀，但中間沒有心。所以我們年紀大了，背脊彎起來了，就是督脈的生命力量不夠了，於是頭就低下來了，督脈閉塞不通了，乃至壞了。所以修道的人講打坐，第一重要就是打通督脈。

講到督脈的修煉方法，各家名稱不同，道理都一樣。可是一般學佛、修密、學道的很可憐，學問不能融會貫通，而被許多宗派的術語名詞困惑了，始終在那裏解釋術語，搞名相，搞各宗派經驗所發現的理論，都在邊緣上摸，摸了半天更搞不清了。實際上不管古今哪一宗哪一派，道是那個道，身體也是這麼一個身體，不會說道家同佛家的身體不同，更不會是現代人身體比古代人身體有大變化，都是一樣的。對我們來講呢？因爲道家用的術語，講起來比較方便，但是不要被這些名詞術語困住就對了。

## 督脈的三關

道家經常講到，後三關、前三關，督脈有三個部位最要緊。腰的部位叫尾閭關，從下面起來，尾閭就是腰的這個部位。譬如說有些女性經常腰痠背痛，因爲生孩子或其他原因，氣脈破損衰弱，甚至於閉塞沒有恢復，所以腰沒有力量。女性本來腰比較沒有力量，我經常給大家講，男人走路跟女人走路不同，男人走路是兩個膝蓋頭彎起來這樣走的，男人年紀大了，膝蓋頭彎得不靈便了，這就很討厭了，越年輕，膝蓋頭越靈便。女人走路是屁股在動，因爲腰在扭，這是生理氣脈的關係，不是骨頭的關係。女人生命的重點是中間這一圈，叫做帶脈，帶脈的氣足不足非常重要。督脈的這一節打不通，男女都一樣，坐起來都是勾腰駝背的，腰這裏叫他直一點，唉呀！要命了，這裏都很衰弱。那麼這兩邊呢？

背脊骨兩邊腰部，在中醫是命門火所在，是生命的根本，也是鍼灸的重要穴道。所以老年人腰痠背痛，要捶腰捶背！如果實在是很痛，只好找人按摩推拿，叫人家捶打才痛快。所以腰痠就是督脈的尾閭關不通，督脈最難打通的就是尾閭關。尤其年輕人，打坐練氣功，講修養做工夫，往往到達這一關，一百人有五十雙通通垮掉了。男女都一樣存在的問題，剛剛打坐有一點精神，這一關還沒有走通，身體出毛病了，乃至於發生遺精啊！各種各樣的毛病，據我所知是非常普遍。很可惜！我們這個民族，因爲傳統禮教的文化關係，個個有這個病，人人不敢說，身體都沒有調整好。許多修道也好，練工夫也好，第一關尾閭，包括腰部以上，通通沒有打通，所以影響腸胃、腎臟、膀胱等，百病叢生。如果這一關通過，就健康多了，那麼人體內臟胃以下半部，應該沒有病了，而且不管男女，生理上保持年輕，像兒童的身體一樣。

這一關通了以後，向上就是夾脊關，道家叫做夾脊，夾就是肩胛骨兩塊向脊椎夾攏來，那裏有一條窩窩的地方，與心、肺、呼吸系統、肝膽、脾胃連帶關係很重要，做工夫修養能夠把背脊這一關打通的人，就不同了。平常坐在那裏，會挺起腰來，自然很直的，你叫他彎腰很不舒服。再看我們年紀大了的人，總喜歡彎腰，一坐下來喜歡把兩個腿蹺起來，現在是二十幾歲已經在蹺腿了。老了的人坐在辦公室，最希望是靠在椅子上，兩個腿都要放到辦公桌上去，只要有機會，兩個腿非抬高不可。以中醫來講，這是下元虧損，夾脊這一關通不過。前面所謂中宮胃氣，一切都不充足，呼吸系統的毛病啦！胃口不好啦！各種各樣的病多得很，這是後三關的第二關。

再上來那就更難過關了，叫玉枕關。玉枕就是後腦，所以有許多人打坐、修道做工夫，不管你修淨土，或者基督教天主教靜坐閉靜，或者道家修煉，在我的經驗上，很少有人能夠到達這一關，尤其這一關能夠走通的人更是非常少。如果有人靜坐修道，到了這個腦的部位會非常痛苦，除了童體童真入道以外。童體就是女性第一次的月經以前，男性是性知識完全沒有開竅的，像這樣的人修道纔不會有這種痛苦。可是童體不會有這個智慧，除非天才的天才。

要打通腦這部分氣機很不容易，因爲人腦到十幾歲超過童體年齡後，腦神經大部分衰敗，氣脈或閉塞，或死亡。譬如說會近視老花，就是衰老了、退化了，這些都屬於道家所謂的玉枕關這部分的氣脈，氣脈到了這裏通不過，所以普通人或修道的人，在氣脈要通過時，常常頭痛得不得了，或者眼睛痛、牙齒痛、耳朵鼻子出毛病，各種毛病都來了。再看了報紙上的醫學知識，有一點毛病，就懷疑是這樣是那樣，外加恐怕自己是癌症，結果嘛！又找醫生又喫藥，並沒有勇氣把自己的生命拿來試驗一下。當然，我也不主張人家這樣試驗，結果工夫整個的退回去，等於沒有用。

或者有些學佛的人到這裏，有眼通了，能夠看到這樣，看到那樣，實際上都是玉枕關沒有通，那個氣剌激了視覺神經或聽覺神經，在將通未通之間發生許多的怪象。然後自己認爲有神通了，再加上心理的牽強附會，好一點嘛，大神經變成了小神通，小事還看得蠻靈，嚴重一點的呢，大神經、小神通都沒有了，完全成神經了。所以有許多人，打坐修道瘋了，武俠小說上說是走火入魔，就是這個原因。實際上也沒有火，也沒有魔，就是「緣督以爲經」，是經脈的氣沒有打通，沒有真正的恢復健康。如果玉枕這一關頭腦氣脈打通了，不管你年紀多麼大，思想不會疲勞，身體不會倦怠，記憶力不會衰退，也不會耳朵聾，也不會眼睛近視老花，應該說比年輕人還要行，這就是講督脈這一部分。如要參考，可看我講的《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一書，此書已有八國不同文字的翻譯，在世界上流行。

當然我們今天在講《莊子》，不是講氣脈之學，爲了解釋「緣督以爲經」，而說身體督脈這個系統。再說怎麼叫「緣」呢？佛學有個名稱叫攀緣，等於人爬樓梯一階一階，連續的慢慢爬上來，一圈連帶一圏，這一圏又鉤住那一圈，這樣謂之攀；像爬山一樣，兩個手一步一步抓到藤子，抓到石頭慢慢爬上去叫做攀。緣就是沿着這條道路，一節一節慢慢向上連鎖的關係。所以「緣督」以督脈爲主，保持健康，是我們養生之道，以生命的氣化使健康一節一節向上爬。「以爲經」不是奇經八脈的經，應該做「常」字解釋，要真想保持整個身體中心的健康，則「緣督以爲經」，必須督脈保持絕對的健康。

## 要名利  要成仙

接着是所謂奇經八脈中，督脈前面的任脈，剛纔我們講自律神經系統都叫任脈，環繞腰部這一條是帶脈，身體中間有象而無形的是衝脈，也就是後來密宗道家所認爲的中脈。不過有人辯論，說衝脈不是中脈，大家都爲名詞爲這個作用在辯論，我們暫時不去管它。反正人體這四條脈，加上兩足兩手到頭腦上下，這八條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謂打通了氣脈，是沒有缺陷，沒有病痛，沒有閉塞，那是絕對的健康。

莊子講到這裏，只提到督脈的重要，爲什麼不講下去說任脈、帶脈呢？因爲他有一個「緣督以爲經」，其他任脈也好，帶脈也好，總而言之，背脊骨這一條到腦中樞神經的這個督脈最重要，這是主幹。至於修道、修密宗認爲中脈纔是最重要的說法，那是後來的事，因爲督脈、任脈都不通的話，中脈沒有辦法通。中脈真正的通了，這奇經八脈當然通。所以必須先要以督脈爲主，這個打通了，後面才能一路跟上來。如果以督脈爲基礎，其他跟着督脈的作用，打通了，身體恢復健康了，那麼據我的想像，不能說我的經驗，長生不老，慢一點老，不是完全不老，絕對做得到。不過要專修纔行。不能像我們一般人學佛修道，地皮也要炒，房地也要有，汽車、黃金、美鈔，多少總要一點點吧！名片上總要印一條官銜吧！董事長啊！那是「長」的，再不然來個什麼「員」的啦，如果這些都想有，然後又想做到緣督以爲經，修到長生不老，奇經八脈打通！據我所知是不可能的。那真是莊子在前面講過的，屬於人生的大夢，也就像我們歷史上的秦始皇和漢武帝，又要名利，又想成仙。

有一點你們青年同學要注意！人的慾望跟着年齡、知識、經驗在升高，非常可怕的。假使這個人的慾望不跟着這些升高的話，那差不多可以修道了，甚至於減退更好。實際上我們許多學佛修道的人，講起來是看空，我看啊！只比我空的大一點點！不大容易真看得空的，包括我們大家都在內。這樣一來不能專修，想緣督以爲經，想長生絕對不可能。所以跟着慾望的升高，當了皇帝的人，秦始皇要做神仙，漢武帝要做神仙，唐朝、明朝好幾個皇帝也要做神仙，多得很。人到了權位最高處，還要想另外一個超越，一超越就把他搞死了。

漢武帝有一位大臣叫汲黯，另一個是道家的神仙東方朔，兩人講話會影響他。東方朔素來很滑稽，他經常搞得漢武帝哭笑不得，皇帝一點辦法都沒有。汲黯這個人是忠臣，當面批評漢武帝，「內多欲，而外示仁義」。內在慾望那麼大，外面講大仁大義，又想修道成神仙昇天。那個天上你還爬得上去嗎？歷史上汲黯這個人很憨，就是傻頭傻腦的，但是個忠臣，他當面批評皇帝，漢武帝也一聲不響！因爲曉得他忠心耿耿，講的是老實話。其實歷史上豈止漢武帝，大概我們所有學佛修道的，都是漢武帝的徒弟，都犯了這個毛病，內多欲而外示仁義，所以要想修道成功，「其可得乎？」這怎麼辦得到？所以真正能夠做到無憂無慮無求，「緣督以爲經」這一句話，就成功了。

但是莊子還沒有說完，剛纔他只講了一個督脈。督脈打通的時候，你看下面幾句話來了，「可以保身」，身體的健康長壽是絕對的，可以袪病延年。「可以全生」，怎麼叫「全生」？就是這一生，這一輩子很幸福、很快樂的活着，全始全終。「可以養親」，不會死在父母的前面，當然可以孝養父母照應家庭。「親」還不只是說照應父母，乃至照應你的家庭子女。所以三個條件，「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第四句「可以盡年」。就是可以活到真正該死的時候才死，盡了你的天年。我們許多人死亡，沒有盡了天年，在佛學裏頭，都叫做橫死。

照中國道家的說法，人活一萬年是很普通的，道家有一本書把這個賬算得很妙的，最短命是活一千年。我們普通人把活到一百歲當作高壽，在道家看起來那是不通的。人本來有萬年的壽命，爲什麼變短呢？他有個會計的算法：高興哈哈大笑一下少了半年，發了一頓脾氣少了五年到十年，哭了一場又扣了好多年。那一本賬很有趣，我哪一天把這個道書找出來，交給會計把它統計畫一個表，看一扣以後剩多少。現在人生七十就算古來稀了，這個不算盡年，所以真正的盡年是規規矩矩活到千年萬年，然後嘛！還不叫做死亡，道家有個名稱叫「登遐」。登就是上升，遐就是很高遠的另外一個世界去了，等於佛家說往生到其他的佛國了。

莊子下面要講的這一段，提出來三個故事，這三個故事要特別留意啊！故事的內容很簡單，可是經過莊子的筆法一寫，就很漂亮。中國的文學以及各方面，兩千多年來，引用莊子這些故事，作各種說明的地方太多了。如果現在人用白話，高度的文學手法，再把每一個故事描寫出來，應該是更好。

## 解牛的技藝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這是第一句，是題目，這個庖丁是給皇帝管廚房的，庖是職務；丁就是這個男人，所以叫庖丁。男人叫丁，女人叫口。這個人是哪個皇帝的廚師呢？文惠君，就是孟子見梁惠王那個惠王。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就是給他殺牛。當然現在有更好的殺牛機器了，但他是手藝啊！是當時的一種技術。

「手之所觸」，莊子一定學過殺牛的，至少曾在那裏觀察了很久。這個牛一拉來，把繩子一轉，鄉下殺牛你們看過沒有？我們看過殺豬、殺牛，因爲我是鄉下長大，聽到殺豬殺牛，趕快跑去看，很熱鬧，比戲還好看。殺牛人把繩子轉到鼻子旁邊，手在牛背上一拍，普通拍一拍，是表示很愛護，碰到殺牛的一拍，已經是很倒黴了。

「肩之所倚」，繩子一拉牛，那個牛鼻子給他拉歪了，然後他那個肩膀這麼一靠，有工夫哦！就是柔道摔跤，這個牛就被他靠到地上去了，牛就跪下來了。「足之所履」，然後這個右腳一抬，就壓到牛身上。「膝之所踦」，膝蓋頭頂到一個穴道，後來我研究曉得，牛身上那個穴道同人體一樣，牛被他一頂到穴道一定發麻了。「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就是那個刀啊！在牛的頸項上面輕輕一拉，就倒下來了。這幾句話描寫他的那個技術，那個動作之乾脆利落，皮套裏頭刀一拿出來，一刀下去，牛哼都不哼一聲，一條生命就回老家了。「合於桑林之舞」，看起來他不是在殺牛，簡直在跳舞一樣，手這麼一拉，這麼一拍，肩膀一靠，膝蓋頭一頂，腰裏頭抽一把刀，嘶……就下來了。不像醫生開刀啊！還要穿上白衣，帶上綠帽，好幾個人上麻醉藥，搞了幾個鐘頭。那個庖丁卻快得很，幾分鐘就完了，而且那個動作「合於桑林之舞」，「桑林」是商湯的時候，有名的歌舞藝術。

「乃中經首之會」，他那個刀一下去，牛身上的這個十二經脈分離了，頭上輕輕拉一下，整個的皮都脫開了。他對於解牛技術之熟啊，高明到這個程度！我們無以名之，只好叫作殺生的藝術。殺生已經到達了藝術境界了。實際上也使被殺的牛痛苦減少了，我想那個牛靈魂出竅的時候，一定會回頭告訴他，你的技術真高明，我不大痛苦啊！因爲古代那個殺頭，看得真是害怕，犯人上了刑場，對劊子手說，拜託！來生我們做個朋友，給我利便一點，就是快一點。那劊子手殺人就看這個頭，這麼咚！一拍！也像殺牛一樣，並不是畫上畫的，拿把刀切胡瓜那麼砍，可見那個畫畫的沒有看過殺頭。劊子手把犯人的頭髮這麼一抓，這樣一靠就完啦！快得很呢！我們年輕的時候都看過。

莊子講得好好的，教人養生活得長，活得舒服，可是爲什麼弄一段殺牛的來講？你說怪不怪！固然描寫這個殺牛的技術很美啦！總是不好。讀書要注意這些地方。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這一段是古文，給會寫白話文小說的編個劇本一定漂亮了。梁惠王站在那裏看他殺牛，看完了，口裏驚歎，「嘻！」就是這樣一聲，「善哉！」好哇！大概還在鼓掌，可惜他沒有描寫。「技蓋至此乎？」你這個殺牛本事怎麼這麼大！你這個殺牛真利落，殺得好，皇帝在庖丁面前讚歎殺生。孟子看到的話，一定要罵他的。

## 庖丁說法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聽到文惠君那麼一講，「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釋刀」，殺牛的把刀一擺，那個姿態之優美！就說，報告殿下，我真正喜歡的是修道，因爲我學道，所以會殺牛。你們年輕同學不要學道啊！打坐坐死了，比殺豬殺牛的還糟糕！（衆笑）剛纔是講的一句笑話啦！這個庖丁說，我啊！因爲好學道！由道的精神來做任何事情，技巧都高明，所以超越了，已經不是形而下，而是形而上了。就像我們這個大藝術家陳教授，石膏泥巴到他手上一捏，就是不同，讓我們捏起來，泥巴還是泥巴！「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他說這個就是養生的道理，也就是告訴我們，人生做生意也好，做官也好，讀書聯考也好，都像庖丁殺牛一樣，那就好了！進考場也無所謂，解答題一拿來，隨便一畫就是了；考完了把筆一丟，出來，很有把握，再來一杯冰淇淋，這就是庖丁解牛了。要有這樣的修養纔行啊！要修養到道的境界，任何技術都可以達到超神入化，就是這四個字「進乎技矣」。做生意做到這個程度嘛！無所謂發財，就是愛發就發，不發就不發這個樣子。這是講原則。

你看這位殺牛的給梁惠王傳道！莊子以殺牛在說法。拿佛家來講啊！「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他以殺牛身而說法，因爲他是殺牛，梁惠王是殺人；當皇帝也愛殺人，認爲殺牛、殺人，差不多！所以他在傳道！他說：「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他說開始我學殺牛的時候，我看到什麼都是牛，都想殺，像殺牛一樣殺。

這裏先講個笑話，年輕人練武功的、學拳的，現在什麼跆拳道啊！柔道啊！學了兩三個禮拜，這個手發癢，到處看到人都想動一下，看到柱頭都要打兩下。等於小孩啊！小狗啊！長牙齒的時候，看到臭鞋子都要咬它兩下，不然牙根發癢。學技術開始的時候，也是什麼都要動，就像庖丁開始看到什麼都是牛一樣。我們小的時候，聽到鄉下人學剃頭，剃頭店老闆教這個徒弟怎麼拿刀怎麼刮，絕對不能拿人的頭給他做實驗，先拿個胡瓜學刮那個皮。以前學徒都要做家務，這個老闆娘就是師孃啦！煮飯了，叫他打一點水，這個學剃頭的，把刀在胡瓜上「咚」一下插着，就進去拿水了。然後出來，就又把刀拿出來慢慢刮啊！刮！搞慣了。後來師父叫他給人剃頭的時候，師孃又在裏頭叫他打水，他就把剃頭刀在人家頭上「咚」一下，這個人就完蛋了。這是個大笑話，古代學剃頭的，習慣到達「忘」了，任何時間都是會如此做的。

說到剃頭，我小的時候，喜歡給一個挑擔子的剃頭，坐在那個矮凳上，那個剃頭的會作詩，他一剃頭就談起詩來，所以我也很喜歡他來剃頭。尤其夏天叫他颳得光光的，熱水一洗，那個清涼的味道比在冷氣電風扇底下還舒暢。我問他你這兩天作什麼打油詩，念給我們聽，後來許多剃頭店的對子，都是他念給我聽的，有一副是「毫末生意，頂上功夫」。我都還記得，這都是童子功，一邊給他剃頭，有意思的詩就把它揹來。還有一副，後來知道是左宗棠的，「問天下頭顱幾許，看老夫手段如何」。一個個把你頭都砍下來。這是左宗棠少年時候的氣派！後來變成理髮店的一副名對。

這個剃頭匠，我常常讓他剃頭，跟他談詩，過後我有點害怕，他一邊給我講詩，一邊在我頭上亂刮一頓，萬一他講忘了，也在我頭上咚的一刀，那就不得了啦！後來我長大出門以後，回憶在柳樹底下刮個光頭，夏天用一盆熱水洗了涼快涼快，現在追想那個境界，比冷氣底下喝一杯咖啡還痛快，但「豈可得乎」！永不可得了。回想他剃頭時，已經到了庖丁解牛的境界了，把我們的頭不當人頭了，眼睛都不看的，隨便在那裏刮兩下就光了。許多師大的同學在快要畢業那年去試教，上臺兩個腿都在發抖，對不對？你們師大同學都有經驗，慢慢上課久了，上到講臺以後，下面一個人都看不見，目中無學生了，等於目無全牛了。

所以庖丁開始三年，他說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三年後看到牛都不是牛啦！眼睛裏頭沒有牛了，技術和經驗到達那麼高的境界了。等於我們開始學打坐的人，只曉得自己兩個腿痛，所以始臣之學打坐也，所見無非腿也！三年之後，未嘗知坐也，坐得啊！昏沉、睡覺忘記了腿，腿的痛苦感覺沒有，坐在那裏睡覺了，所以始終也沒有學好打坐。

「方今之時」，這個庖丁講，三年以後到現在，拿現在講就是幾十年經驗。「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這就是我向大家報告的，我小時候那個剃頭師父，他一邊跟我講話，眼睛還看到書上，用剃刀在我頭上亂刮，颳得比西瓜皮還青，那是「以神遇」。他那個刀啊！跟他的意識跟我的頭皮合一了，叫做三身合一，颳得進入精神的境界，「而不以目視」，不要眼睛看而到達這個境界。注意哦！任何藝術家、文學家寫一篇好文章，一首好詩，也是這樣的。自己過後一看，這是我寫的嗎？我也有幾次經驗，說這個寫得蠻好啊！問這個同學是誰寫的，他說，老師這是你寫的嘛！他們還以爲我作假，其實我早忘了；我心裏笑一笑，我當時怎麼寫出來的真不知道，就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官知止而神欲行」，官就是五官，眼睛看到牛身上的毛，已經颳得蠻幹淨了，技術搞熟的時候，覺得這個豬皮牛皮已經不要再颳了，可是刀順手了以後，又再來一刀，這一刀是神遇之刀，這一刀下來是徹底乾淨。所以「官知止」，五官、生理的機能有意停止，但停止不了；「而神欲行」，那個精神的境界自然還來一下，很優美。

## 人生的關鍵和枝節

庖丁解牛的故事說完了，道理還沒有完。最重要的一點，他說那個殺牛的技術，已經是達到道的境界。任何一種專長的技術，進化到神化的境界，是不用頭腦不用肉體的官能，完全是神行，是精神一致自然來的。譬如大的藝術家，大的文學家，乃至高明的外科醫生，他的醫道到了最高明的地方，下刀不一定都是用眼睛盯着看的，刀到了多少深淺程度，他的意識已經感受到了。他說「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只用神，而不用眼睛了。這個神不是眼神的那個神了，是精神的神，超乎物質官能的。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他說技術到了最高近乎道的境界，進入精神的領域裏頭，四肢官能想停止，而這個神的境界「欲行」，連綿不斷了。

「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這個庖丁以殺牛的技術，說明瞭一個大道理。他說當我技術到「官知止而神欲行」的時候，這個刀下去到牛身上，不是呆板的，不要用普通的腦筋思想，那個刀順着牛身體的結構，依乎天理而欲行，很自然就滑下去了。「依乎天理」，這個天理就是人要有天理良心這個俗語。實際上所謂天理，就是天然的這個道理；一個物質天然的紋理，都是順其自然，依乎自然。「批大郤，導大窾」，就是牛身體大關鍵的地方。譬如說膀子啊！肚子啊！腿子啊！在這些大關節空隙的地方，順着經脈的流行，一刀下去把它解脫開了。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句話「因其固然」，那些生理有它當然的關鍵地方，自然解脫開了。大要緊的關鍵解脫開了，細節自然解脫開了，所以他講一句結論，「技經肯綮之未嘗」，技術所經過的，就是這個刀下去經過枝節的地方。這個技也代表技術，也代表枝節的地方，就是現在我們講神經叢，一個大關節的要緊的地方，「肯綮」是關鍵。他說當技術已到這個境界的時候，哪一條神經，哪一塊肉，「之未嘗」，我腦子裏都沒有注意了，順着刀勢就下來。等於一個雕刻家，順那個石頭的紋理，木頭的紋理，自然就刻下來了。「而況大軱乎！」他說大的骨頭，大的阻礙的地方，刀子在旁邊一溜就轉過去了，解脫了。現在大致解釋這幾句文字，重點要注意庖丁講殺牛的道理，實際上與做人做事道理一樣。

所以人世的道理，到達超越的境界，不管你怎麼樣做事，做領導人，或者被人領導，要解決一個問題，也就是依乎天理，用自然治世。「批大郤，導大窾」，關鍵要點的地方解開了，整個事情就辦好了。但不是勉強做的，是「因其固然」而來，所以這些枝節的地方根本不理。不是不理，是順其自然，枝節的地方跟着關鍵的地方就解開了，也根本就沒有阻礙了。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他批評殺牛的人，「良庖」，很好技術的，「歲更刀」，他們一年要換一把刀，這個刀用一年非換不可。等於現在醫院開刀的醫生，開刀以後那個刀就要換，就怕有問題。他說最高明的庖人，一年要換一把刀。下面一句註解「割也」，他說他們不是殺牛是在割牛，慢慢地割，牛被殺得也痛，他自己也痛苦。「族庖」，地方上有些高明殺牛的，月更刀，一個月換一把新刀，那是「折也」，硬砍的!那不是在殺牛，那是砍剁這頭牛。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庖丁告訴梁惠王說，我現在這一把刀，用了十九年，沒有換過，這一把刀殺了數千頭牛了。他說你看我這個刀刃，鋒面像新的一樣，沒有缺口，鋒利得很。這個道理說明得很深刻，就像我們小的時候，學寫毛筆字，不會寫字的嫌筆不好，不聽話，換一支最好的筆，買來幾千塊的進口貨，寫了幾個字好討厭，我要向這一邊，它偏要向那一邊。同樣道理，這個庖丁解牛，不會殺牛說刀不利，如果技術到了最高點，修養到了最高點，最壞的筆，可以寫最好的字。真的書法家還喜歡用壞筆寫，寫出來神韻還超過那個新筆寫的，那已經不是寫字了，就是莊子說的：「官知止而神欲行」，到了神化的境界。

他現在講到殺牛這一把刀，也是同樣一個道理，同時也說明會寫文章的人，怎麼寫都好；寫不好的人，挖空心思也寫不好。一個才俊高的人，處理國家大事也好，處理個人的事也好，乃至做菜也好，都會做得很好。會做菜的人，隨便一個蛋一點油，一點鹽巴，炒出來都很好喫；像我們不會煮菜，花生米都炒焦了的。這個意義很深，要我們自己去體會。所以說，在乎自己意境的造詣高不高，不靠工具的好壞；做人處世是看你智慧高不高，修養高不高，不靠環境條件的幫忙。下面他加以發揮。

「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莊子的文章，影響我們文化最深厚，所謂文學、詩詞，乃至寫大文章，像「刀刃若新發於硎」這一句成語，「遊刃有餘」這四個字，都是出在《莊子》。「彼節者有閒」，他說牛身上那個關節，不管多嚴密的，都有空隙。古書上這個「閒」字，和「間」通用。「而刀刃者無厚」，可是這把刀的鋒利，在我手裏已經變成沒有厚度了。譬如我們兩個指頭捏得很緊，都沒有縫，你說有沒有縫？還是有！厚的東西在這個指頭縫過不去，可是非常非常薄的，在這裏一拉就過來了，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任何嚴密的事情，都有缺點，都有空隙，同人體上的、生物身上的關節一樣。「而刀刃者無厚」，而我用的這個刀呢？在我手裏變成沒有刀了，那麼空靈，沒有空隙的地方都可以進去，何況還有一點點空隙可進！所以他說：「以無厚入有閒」，我以這一把無形沒有厚度的刀，進入那個空間的地方去，「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恢恢乎」，是形容詞，那是舒服、瀟灑、從容。他說，我這一把刀隨便在哪個關節沒有空隙的地方，「遊刃」，那個刀好像在物體上游泳一樣，很輕鬆很自在的就過去了。「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因此這一把刀我用了十九年，還同剛剛出爐的新刀一樣。

這句話就是重點，我們爲人處世，永遠保持剛剛出來的那個心情。譬如現在你們是年輕人，我們老年人也都是年輕過來的，年輕人一出校門滿懷的抱負，滿懷的希望，但是入世一久了，挫折受多了，艱難困苦經過了，或者心污染了變壞了，或者本來很爽直的，變得不敢說話了，或者本來很坦白的，變成很彎曲的心理，本來有抱負的，最後變得很窩囊。一般認爲，社會的環境影響了一個人，實際上懂了莊子這個故事的道理，就是說，社會的環境不足以影響我們，如果自己有獨立的造詣修養，使精神超神入化，在任何複雜的世界，任何複雜的時代環境，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也永遠保持開始出來那個心情，這是最高的修養。

中國儒釋道三家，有個名稱叫做永遠保持「初心」，就是最初在開始的那個心理狀況，人能夠永遠保持「初心」，很純潔，不受外界環境影響染污，永遠保持那個光明磊落、坦白純潔，如老子所講的「如嬰兒乎」！那就是莊子所說的這一把刀，永遠不壞，永遠常新的道理。他說明瞭這個要點，同時我們要了解這個原則，對於我們生命的修養也是一樣。

我們人爲什麼容易蒼老呢？因爲受了外界一切的影響，而產生情緒的變化，慢慢由青年到中年，到老年了。所以修道處世就是莊子庖丁解牛的道理。雖然處在很複雜的世間，批大郤，處理大關鍵要看大要點，自己始終保持頭腦清醒，像這一把剛剛出爐的刀一樣，不硬砍，不硬剁，不硬來，永遠保持生命的健康，永遠保持自己的青春。下面接着借用庖丁的話。

## 謹慎的人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上面莊子借用殺牛的庖丁，講修養的造詣，修養的境界，和他處世的方法原則。下面一段更重要。但是，「每至於族」，當我到了一般殺牛匠那裏，「吾見其難爲」，我看到那個殺牛的人，看這一頭牛一來，那個小心啊！把刀磨得很快，非常慎重的準備，我看了那個情形「怵然爲戒」，自己不免警覺起來，「視爲止」，把我所看見的，作爲自己的榜樣。他上面講自己技術那麼高明，等於殺牛不要用眼看，那個刀拿起來一揮，隨便一下就解決了。可是看到一般技術差的人，並沒有看不起他，因爲看到他那樣慎重，我反而更看得起他。因此我對於自己，更加警惕，他就是我的一個老師。所以不要認爲自己學問好，自己本事大，技術高明，人生做人處世，隨時隨地都要那麼小心，那麼謹慎。「視爲止」，我以他作爲我的榜樣。

這幾句話一方面也描寫普通一般殺牛的人，看到牛來了，「視爲止」，那個眼睛都瞪直了，看着這頭牛。「行爲遲」，走路都慢慢的，不敢一下子靠到牛的身邊去，但是呢！一方面也形容這個高明的庖丁自己，他說我看了，反而以他做榜樣，行爲遲，因此啊！本來自己很輕鬆，可是看了這個情形，他說，我走路都不敢亂走，慢慢走到前面。

「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動刀甚微」，他自己技術本來很高明，他說，可是我現在也學學他們，看他們把這個刀慢慢的，很小心的很仔細的劃下來，「謋然已解」，一聲啪嗒把牛整個的四肢都解開了。這個時候啊，他們普通一般殺牛的，「如土委地」，那個牛一身散開了，好像泥巴一樣倒在地上了，他自己呢？也累了，把刀一丟坐在地下，一坨泥巴一樣，休息下來，然後威風又來了，提刀而立，把刀一拿起，在那裏一站，「爲之四顧」，像大英雄打了勝仗一樣，站在高臺上四面看看別人，覺得自己是英雄，「爲之躊躇滿志」，覺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勝利了。「善刀而藏之」，把刀擦得乾乾淨淨，抹上防鏽的油，再用布把刀包好，好好放起來。這一段描寫得很有趣。

前面他講自己技術之高明，眼睛裏頭沒有看到牛，那個刀隨便這麼一揮，一條牛一下就解決了，那個高明已經不是技術了，而到達神化的境界了。你看他的文章裏頭有一點怪，意思是學問修養到了最高境界的人，而以最平凡、最底層最膚淺的人，做自己的老師，做自己的榜樣，你就大成功了。如果你技術學問一切到了最高處，自認是天下第一，那註定失敗了。所以要小心更小心，謹慎再謹慎。因此他說，雖然如此，我常常到一般的殺牛匠家裏去看，見到他們那個殺牛之難。一方面就是描寫他們殺牛困難的態度，一方面他也描寫自己，看到這樣困難，反而跟他們學，也學那個小心，以最高明而恢復到最平凡。文學上有一句話描寫一個人生，由最絢爛而歸於最平淡，由最高明而歸於最平凡，那樣纔是成就。這樣的成就就是養生之主。像我們大藝術家陳教授的雕塑，他技術那麼高明，但他小心得很耶！好像初學的徒弟一樣，這是最高明的，所以他有成就。

換句話說，這個就告訴我們人生一個道理，儒家道家同一個道理，子思在《中庸》上所說：「極高明而道中庸。」人生由絢爛而歸於平淡，由偉大崇高而歸於平凡，那麼就對了。莊子說了以後，還吊了幾句尾巴，描寫這個人生，那麼小心把牛殺完了，那個牛好像泥巴一樣攤在地上，自己也像泥巴一樣坐在地上。哎唷！總算完成了工作，一陣休息過後，人又不同了。我們大家都有這個經驗，當事情做成功了，或者做生意發了財，先是覺得困難害怕，睡了一覺起來，提刀而立，我還是英雄；站在那個臺上，爲之四顧，躊躇滿志，你看，我多英勇啊！這就是在描寫人，描寫人生，很幽默，人都是這樣，過後愈想自己愈英勇，在當時，卻痛苦得很。

可是莊子最後還加了一句話，很像禪宗的話，要透過文學以外去參，他說雖然如此啊，善刀而藏之。這是要點了。要把刀包好藏起來，等於我們有大錢的人，把那個美鈔、黃金一定包得好好的，藏起來，還裝起沒有錢的樣子。他說了這一段故事，內容包括了幾個層次，這也是我們人生的道理。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梁惠王聽庖丁講完了，就說：我聽了你這個道理，我懂得人生了。莊子用道家的思想，優美的文字，借用這麼一個故事，寫出人生的道理。如果拿儒家來講呢，還是我們常講的一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不恃才、不傲物。人不要有了學問、聰明、本事而恃才。莊子用不同的方法來說明這個道理。這個謹慎不是自卑，也不是膽怯，也不是自我的頹廢，而只是小心謹慎，這就是養生的道理。接着是第二個故事。

## 獨立自主的生命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公文軒是個人名。莊子所引用這些名字，據後人的考據，都出在戰國時候宋國的故事。右師也是一個人，不過這只是他職務的名字，這是另一說法。公文軒看見右師很驚訝地說：「是何人也？」他說這是個什麼人？「惡乎介也？」怎麼只有一隻腳啊！「天與」，這個人是天生下來一隻腳嗎？「其人與？」還是因生病而變成一隻腳殘廢了呢？人像一棵樹一樣，奇怪！怎麼搞的啊！一隻腳站着。這像是一個話劇，一幕戲劇，描寫公文軒這個人走過來，看到右師這個人畸形地站在那裏，因爲這個人形體上有缺陷，所以公文軒一看到，就驚訝地叫出來。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右師聽了回答他說，這是天然的，換句話，不管是人爲變成這樣也好，車子撞成這樣也好，或者發燒得了麻痹也好，或者病腿割掉了也好，都是天命，這是自然的；「非人也」，都不能歸之人爲。是天命要我一隻腳來活着，我就一隻腳來活着。他說，這個上天要我這樣，我就這樣。這個上天不是宗教性的，是自然的。

「人之貌有與也」，他說你不要看我這樣一隻腳站在這裏，你覺得很奇怪，每個人身體的形態相貌雖不同，但各人有獨立的精神。這一句話很深刻，一切都是相對的，你認爲我一隻腳不好看，我還看你兩隻腳很怪呢！各有各的天然生命；你認爲我這個鼻子長得歪了，我還正認爲你的鼻子長得太直了，不夠漂亮；各人看法不同。但是告訴我們一個原則，人的生命活着，順其自然，有自己生命的形態和價值，不要受任何外界的影響。我就是我，說我駝背，駝背有什麼難看！你笑我駝背，對不起，你還沒有呢！不相信，你駝駝看。你笑我歪嘴，對不起，你還歪不了呢！除非你去動手術開刀才歪得起來，歪起來又怎樣呢？這個天生的，絕沒有什麼關係。這是外形，不能妨礙我們精神生命獨立的人格。所以，「人之貌有與也」是相對的，精神獨立的人格，生命的價值，不在於外形。因此我告訴你，我曉得了這個原則，所以我答覆你，「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是天命，不是人爲，自然得很，這又有什麼大不了的！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莊子這幾句話，在中國的文學故事裏很多，尤其在《高士傳》上，引用的也很多。「澤雉」就是江河邊上、曠野裏頭的野雞，「十步一啄」，它走十步路，就在地上找喫的，抓蟲來喫。「百步一飲」，描寫那個野雞喫東西是這樣，不曉得大家看過山雞野雞沒有！走幾步路這個脖子一伸，在地下一啄，不曉得啄到蟲啊，石頭什麼的，再走幾步路，走遠一點，它又找一點水喝。「不薪畜乎樊中」，蘄就是蘄求，但它絕不蘄求自己關在籠子裏。你看它蠻可憐的，爲了找飲食，爲了肚子喫飽，一天到晚到處跑，找蟲子喫，找水喝。雖然如此，它很自然活着，活得很快活，活得很高興。「不蘄畜乎樊中」，它不願意關在籠子裏，關在籠子裏天天有米喫，有配合好的各種維生素的飼料，還有水喝。但是整天關在籠子裏不舒服，它寧可肚子餓了外面找蟲喫，找水喝喝，這自由啊！這多舒服啊！這個是它的生命，所以它並不希望關在籠子裏，爲什麼？

「神雖王，不善也」，這個「王」字，等於這個「旺」字。你看關在籠子裏的野雞、動物，還有那個孔雀，它把脖子一伸開，那個脖子一歪，哎唷，這是孔雀王，很了不起。再了不起也是關在籠子裏啊！他說「神雖王」，那個精神，雖然看起來像一個王一樣，「不善也」，並不好。莊子講的這一段，其實我們大家都關在籠子裏，這個宇宙就是個大籠子。

你看我們現在的建築，我們坐在這裏也了不起。譬如我坐在上面，給諸位講《莊子》，人都希望自己看起來好像很了不起一樣，有什麼了不起？外頭對面看來，這個房子像火柴盒，裏頭就關了我們這一堆。雖然我們這一堆坐在這裏，還翹頭翹腦，自己覺得還在稱王，「不善也」，這個不好，生命就是這個道理。我們人有時候覺得自己頂天立地，功成名就，或者發大財，大老闆出來那個肚子挺得特別大，因爲表示有錢，但是照樣的關在籠子裏。所以莊子說「不善也」。這是第二個故事。

養生主只有三個故事，第一個故事，庖丁解牛告訴我們，立身處世的心情，生活的方法，要解脫，不要被外境所拘，自己的造詣要達到超凡入聖；雖然生活在物質的世界，精神要超脫。第二個故事就告訴我們，生命活着，每個人各有他獨立的生命價值，不需要受別人、受外境的影響。而真正的生命價值呢，要效法天然，超越這個樊籠之外，要打破這個環境，自己要有打破環境的能力，創造天然的生命。第三個講到生死問題。

## 崇高必有墮落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吊焉若此，可乎？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他說老子死了的時候，這是莊子講的故事，不過老子幾時死，老子有沒有死，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素來的一個謎案，據說老子是永遠不死的。這裏說，老子有一天裝死了，他的朋友秦失來弔喪。照一般人說來，看到朋友死了，不流眼淚嘛！至少也掉兩顆，嘿！他不，他看到老子的屍體，「三號而出」，大叫三聲，既不是哭，也不是笑，哈哈，叫三聲就走了，他這已經是很大的敬禮。「弟子曰」，老子的學生問，這個傢伙是誰啊？「非夫子之友邪？」不是我們老師的好朋友嗎？似哭不哭，似笑非笑，好像來諷刺嘛！「曰：然。」秦失一聽到老子的學生們那麼講，就答覆他說，是啊！我是你老師的好朋友耶！「然則吊焉若此，可乎？」老子的學生問，我們的老師死了，你來弔喪，又不行個禮，又不掉眼淚，大聲幹吼幾聲，這個就可以嗎？

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曰：然。」這個秦失講，當然可以啊！這是最高的禮貌。然後他就講，「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他說我聽說你們老師死了，來弔喪，我還以爲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現在到了這個地方一看啊，看到你們這些學生，都跟他學道的，結果學成這樣，我認爲他不是人，他沒有資格作人，沒有得道。

「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他說：我以前對於你們老師很敬佩，認爲他夠得上是個人，等到我老遠趕來弔喪的時候，看了你們這個情形，我認爲他還不是道友，不夠是個人。爲什麼呢？他說剛剛我進來弔喪的時候，看到有些年紀大的人來弔喪，哭得不得了，好像死了自己的兒子一樣傷心；許多年輕人來弔喪，哭得好像死了自己的媽媽一樣傷心。爲什麼他們看到老子死了，哭得那麼傷心呢？年紀比他大的也哀他，年紀比他小的也哀他。哭是真情的流露，「彼其所以會之」，所以他們動了情感講不出來，必然會哭，「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因爲沒有言語可以表達出他們的情感而哭。可是這是普通一般人的感情，而你的老師老子呢？不應該是普通人，他是教導人超越人情、物理環境，而超神入化的人，不但說「哀樂不存於胸中」，連七情六慾，都已經不動心了。

換句話說，得道的人，生死也不入於胸中，生死是一體了，活着是張開眼睛做夢，死了是閉起眼睛做夢，反正是夢中在遊戲。結果呢！你們跟他學道的動了真感情，他死了以後，你們那麼大哭大叫大鬧的，可見你們沒有得道；換句話說，老子沒有把你們教好。所以他認爲老子不是人，違反天然，「是遁天倍情」，這個天，不是普通的天，是違反形而上道。

人的感情有喜怒哀樂，不錯啊！很自然就有，可是一定要哭得像唱歌一樣大聲，把喉嚨哭啞了，才叫傷心嗎？他說這個感情已經作假了，不是真感情；「忘其所受」，忘記了生命的本來。生命的本來是什麼？「積聚皆消散，崇高必墮落，合會終別離，有命鹹歸死。」能積聚攏來，必定會有散開；到了最高處，必定要掉下來；有相會就有別離；有活着的生命，自然有歸宿的一天，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生者寄也，死者歸也」。生命的本性動一動，自然就有靜一靜的道理。「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他說，人啊，對於生死看不開，違反自然，在莊子的觀念這是逃避天刑。人有生必有死，有合會終有別離，就是這個道理。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他說一個人生來活在這個世界上，順這個生命自然之勢來的，年齡到了要死的時候，也是順着自然的規律。所以，老子也提到「物壯則老」，一個東西壯盛到極點，自然要衰老；「老則不道」，人老了，這個生命就結束了，另一個新的生命要開始了。換句話說，真正的生命不在現狀，現狀看到有生死，我們那個能生能死的那個東西，不在肉體的生死上，所以我們要看通生死。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這纔是最高的修養。《養生主》最後的結論，重點在這一句，把生命的道理看通了，「安時」，隨時隨地心安理得。「而處順」，即使人生除死無大事，把生死的問題看空了，看自然了，「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自己不被後天的感情所擾亂了。哀樂不入於衷，這個「衷」是內心，內心不被哀樂所困擾。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中國古代的文化，一個道字，一個天字，一個帝字，有各種解釋。「帝」代表宗教性的上天的主宰，也代表哲學性形而上的一個本體、本來。這個帝字，不要當做真的有個有形的「上帝」解釋，不過作這樣解釋也可以，就是有一個生命的主宰。「縣解」這個「縣」就是「懸」字。這個形而上生命的主宰，無法用世間的學問，世間的文字、語言來解釋，要最高的智慧去理解，理解了這個道理啊！就了了生死了。

## 無盡相傳的薪火

了了生死以後，「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莊子這裏用的這個「指」，人們爭論得很厲害，爲什麼用這個指頭的指？這個指是代表肉體，有人解釋這個指頭的指就是宗旨的「旨」。換句話說，我們真正的生命就像火柴一樣，把它點燃了，這個火傳到蠟燭上去。火柴燒完了，火柴的形象沒有了，蠟燭接上那個光明，這一點光永遠傳接下去，所以叫「薪盡火傳」。火柴燒完了，但光輝永遠綿延不斷，「不知其盡也」，精神的生命永遠是亮的，而且無窮無盡。

莊子用這個方法來講，表達道家的思想同佛家、儒家的思想一樣。我們一個人肉體的生死是現象，生滅生死是兩頭的現象。我們生命的根本，不在這個生死的現象上，那個能生能死的生命的光輝，是永遠不生不滅，無盡無休的。我們瞭解了這個道理，就對身體的死亡，以及生死之間，看得非常解脫，非常輕鬆，非常自在。因此，哀樂也就不入於胸中了。

現在這三個故事講完了，我們再回轉來看看，《養生主》第一個故事，提出來庖丁解牛，叫我們對於人生的生活，要超神入化，要造詣到解脫現象，如庖丁的殺牛一樣；雖然如此，做人做事還是要處處謹慎小心。跟着第二個故事，說明人活着，有超然不可拔而獨立的人格，不受外貌外形外境界的影響。殘廢的不需自卑，用右師說明一隻腳的人，還要頂天立地活在世界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絕不受外界的影響。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卑感，任何的英雄都有自卑感，受不了環境的刺激，環境的打擊，自卑感自然就產生了。所以，常常一個非常傲慢的人，就是因爲他自卑感太重。自卑感太重，自然就傲慢，因爲那個傲慢，是對於自卑的防禦，深怕別人看不起我，所以自己要端出那個架子來。如果沒有自卑感的話，就很天然，你看得起我，我還是我，看不起我還是我，我就是我，我就是那個樣子。你看得起我也好，看不起我也好，他說一切都很自然的，就是這個道理。

到達這個境界，真的認識了自我，頂天立地，古往今來，無非一個我。因此活着時能夠看破了生死，在年老病苦，生死來去的時候，就一點無所恐懼，很自然的接受一切。換句話說，對於生死也不自卑。我們爲什麼怕死？自卑，覺得死了不曉得到哪裏去。他告訴我們，死了沒有到哪裏去，我的那個能生死的生命，永恆常在，薪盡火傳，精神的生命永遠是光輝的，水遠是亮着的，「不知其盡也」，是無窮無盡的。

# 第四篇 人間世

---莊子諵譁

講完了《養生主》，接着就是《人間世》。人間世這個名詞，也是莊子提出來的，我們常常用在文學上。注意啊！《逍遙遊》過了，是《齊物論》，這個我每次重提注意，希望大家把它連貫起來。因爲《逍遙遊》是解脫，真得了解脫，纔能夠達到形而上道；證到道纔能夠平等、自在、齊物；真能夠齊物以後，才懂得真正的養生；懂得真正的養生以後，纔可以做人，可以活在這個人世間。莊子所說的人間世，就是如何以出世之道，轉而逍遙自在地生活在這個人世間。

## 顏回想當王者師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這個故事是假託的寓言，莊子特別借孔子來講入世做人處事的道理。因爲孔子的學說主張，是偏重在人道，偏重入世的，所以莊子就採用了借婆婆的苦口婆心，向外公說拜年的吉利話。那是譏刺呢？抑是「正言若反」呢？就靠讀者自己去參究了。孔子的學生，第一了不起的是顏回，所以借顏回與孔子的對話來表達。

顏回有一天向孔子請假，他說，我想離開這裏出國去，不再求學了。孔子問他，你到哪裏去？他說我準備到衛國去；孔子跟衛國的士大夫們交情很好。「曰：奚爲焉？」孔子問顏回，你到衛國去幹什麼呢？顏回講一個道理，他說我聽人家說，衛王這個人「其年壯」，年齡正在壯年很可貴，大有可爲。「其行獨」，但是聽說衛王這個人治國啊，做人啊，他的行爲作法，非常獨裁，自以爲是。

「輕用其國」，他太聰明，又值壯年，對於國家政治很隨便，想怎麼辦就怎麼辦，不加考慮；「而不見其過」，自己不反省自己的過錯。這是莊子借顏回說衛王，說出做人做事的道理。我們套用這一句「輕用其國」來說，有些人在自己家裏，輕用其「家」，而不見其過；做事業，或開個公司，輕用其「商」，而不見其過。這句話就是說，不管大小範圍，都是一樣的道理。

「輕用民死」，因爲衛王正值壯年，壯年的人有勇氣，有衝勁，但智慧不足，經驗不夠，因此衛國政治搞得很糟糕。作爲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壯年獨裁，憑自己的意志決定了一切，輕用其國，以致「民死」，老百姓受災難受罪的多啦！「死者以國量乎」，死的人太多了，多得可以拿國家來衡量。「澤若蕉」，他這樣搞下去，等於一條大河燒了一樣，把水都燒光，這個國家太危險了。「蕉」字借同「焦」字來用。「民其無如矣」，顏回說我可憐衛國的老百姓，所以我要去救他們。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他說，老師啊，我跟你學了那麼久，受了你的教育，你平常教我們「治國去之」。顏回說孔子的教育，是說治理好的國家不要去，好的國家去幹什麼？光喫現成飯，當公教人員拿高薪水，沒有意思。「亂國就之」，他說，老師教我們，有危難的國家一定要去，要救世救人；現在衛國很亂，所以我要去救他們。「醫門多疾」，一個好的醫生門口，病人就很多，到衛國去可以看到許多有政治心理病的病人，所以我要到這個有政治病的國家去看看。

顏回說，同時我想去弘揚我在老師這裏所學的道理原則。如果用佛教的話來講，就是去度衆生，去傳道；拿儒家來講，就是到那裏救世救民。「庶幾其國有瘳乎！」他說衛王的國家毛病太多了，我去了也許能把這個國家救好，把他的病治好。你們注意啊，莊子假託了顏回的思想，其實就是青年人的思想，我們也經過青年來的，年輕時一點也看不慣別人，好像只要自己站出來一定有辦法。唉！可惜自己沒站出來，如果用了自己，早有辦法了。你們諸位男女青年，都有這個心理，對不對？顏回代表了青年心理，與孔子的代溝就出來了，這是老師跟青年學生代溝最好的說明。

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仲尼曰：嘻」，這個嘻字啊！我們念成「西」。真正的不是這樣念，孔子一聽，就幽默他去衛國的心思說，「若殆往而刑耳」，嘿！你去吧！你去了就會被殺頭。孔子接着就講一個道理，「夫道不欲雜」，孔子這裏說的道，不是修道的道，也可算是另一個原則的道；人生的大原則大道理，都是同樣不能雜，要專一。這句話很重要，你們修道打坐，想證果位，要一門深入，方法不要學多了。方法多了，你沒有智慧不能融會貫通，結果一樣都無成。做人做事這個道，這個法則之道也是一樣。「雜則多」，道雜了思想就多了；「多則擾」，思想多了就困擾自己；「擾則憂」，困擾自己就煩惱憂慮；「憂而不救」，人有煩惱憂慮在心中，救自己都救不了，還能救人家嗎？還能夠救天下國家嗎？孔子這樣開始罵顏回。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這一段完全是對青年人說的人生哲學，是孔子講的青年人的修養哲學。他說我告訴你，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上古及中古時代都是要「先存諸己」，先要救自己，所謂己立而立人；對於學佛的人來說，先求自度，然後度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你自己都度不了，救自己救不了，怎麼能夠救人！「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自己病都沒有治好，你哪裏有空去指責人家，暴露人家的缺點！所以道家的思想，同佛家儒家都一樣，中國傳統文化的人生修養的價值觀，在《莊子》這裏說了出來。

## 泥菩薩過江的顏回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兇器，非所以盡行也。

孔子說：並且你知不知道「德之所蕩」，就是過分標榜的道德就不是道德了。等於說一個杯子裝水，裝得太滿水就漫出來，桌子上也盪出水來了，所以道德是有範圍的，超過了這個道德範圍，就叫做蕩德。「而知之所爲出乎哉？」你自認爲有學問、有智慧，但是，聰明太過就是笨，真聰明不會太過的。憑你只不過懂了一點點，就去教訓人家，你這太笨了！

反過來說，一般人的修養道德，爲什麼不能守自己的本分，反而超過了這個本分呢？因爲受心理的影響。什麼心理呢？虛榮的名心！現在的說法是，爲了莫名其妙的求知名度，所以不擇手段去做，超過了道德的範圍，那就是「德蕩乎名」。因爲有求名的心理，把人生的行爲標準都破壞了。「知出乎爭」，所知愈多，意見之爭愈大，真學問也就沒有了。爲什麼會這樣呢？因爲固執個人的所知所見，爭強好勝，爭就是好勝。我們看到歷史上真有學問的人，他不是爲了考功名，他不要功名，他爲了自己讀書，爲了自己求道，所以他一生能成就，名留千古。

我們講個笑話，從唐朝以後，考試製度流行了，明清這七八百年間，一般人只曉得作八股文考試的文章，已經不曉得什麼叫真學問了。所以到了清朝的末年，有一個真實的事，不是笑話；一個考取了功名的舉人，忽然有一天問朋友，唉！孔子當年是哪一科的舉人？還有一個人，已經考取了舉人，他到同一年考取的一個同年家裏，看見這個同年的書櫥上擺了一部《史記》，他說：《史記》，哎喲，這個書我還沒有看過，是什麼人作的啊？司馬遷嘛！司馬遷是哪一科的進士？那時就有這種人。

「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他說人爲了求名，不擇手段去做，自己被名譽、名聲困住了；爲了好勝，爲了榜上有名而讀書，不是爲了學問去讀書。「爭之器」，這是鬥爭心理的開始。不是說名和知識不是好事，而是說爲了求名，爲了好勝而求知識的話，這兩樣都不是好事。「二者兇器，非所以盡行也」，這兩樣都是殺生的武器，破壞自己的生命，這不是道德的行爲，不是真正懂得人生生命的。

《人間世》這一篇有一個重點，由《逍遙遊》講如何解脫，由解脫成爲超人以後，修到形而上道萬物齊一而能平等，然後纔能夠懂得如何做一個人，如何養生，如何使自己這個生命有價值地活着，然後纔可以入世。上次提到入世的這一段，剛開了一點頭，就是孔子與顏回的故事，從歷史上我們曉得，孔子的一生，與衛國及衛靈公的大臣關係非常好，非常深，而孔子的大半生都是在衛國度過的。

我們這個歷史很妙的，中國歷史特殊的地方，有個名稱叫「諡法」，是我們歷史特有的精神。不管皇帝大臣名人，一生所做的事對與不對，死後都有一個封號，叫做「諡法」。古人對這個封號，非常重視，不過諡法現在不保留了。像有些皇帝，我們隨便講一個，漢朝的皇帝漢哀帝，很悲哀的。漢朝最後被曹操所控制，結束的是漢獻帝。獻帝，當然不是這樣解釋，但是也可以說，把國家獻給人家了。又如漢文帝、漢宣帝、周文王，歷代能夠諡得上一個「宣」字，一個「文」字的，很不容易。大臣中像清朝曾國藩，死後的封號「曾文正」，那都是最難得的。又如明朝的王陽明，諡封爲「王文成」，還沒有辦法稱文正。中國過去的讀書人，就怕死後所諡的這個名稱，那是永遠沒有辦法改變的。

再如漢朝的漢靈帝，戰國時候衛國的衛靈公，有一個靈字就不太靈了，有一點神經兮兮的。宋朝有一個皇帝叫宋神宗，就是有點神裏神氣的。所以中國的帝王大臣等的爲人，尤其做事，要有對歷史負責的精神，誰都沒有辦法逃過歷史的公評，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

現在我們瞭解了衛靈公，這位歷史上的諸侯，用後世的話勉強說，這位衛國的皇帝很不錯，並不太壞，只是有點吊兒郎當的這麼一個人。可是他用的幹部大臣都是一流的，像最有名的蘧伯玉，他是衛靈公的宰相，孔子都非常佩服他。所以孔子一生顛沛流離，可是在衛國反而住得很久，因爲有蘧伯玉這一些人照應他。

又譬如晏子（晏嬰〉，他是歷史上有名的矮子，是齊國的賢相，跟孔子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孔子沒有辦法住在齊國，晏子也不希望他住在齊國，想辦法要他走，這是歷史上一個祕密。因爲晏子是爲了保全孔子，怕他在齊國住久了要出問題，有人會謀殺他。晏子雖是一國宰相也保護不了，所以孔子只好在衛國的時間多。但是衛國呢？皇帝已經是衛靈公的後人，也是很難弄的，顏回有沒有向孔子要求到衛國去？歷史上査不査得到？不知道。不過《莊子》書裏現在出現了這個故事。

我們要特別注意，本篇題目叫《人間世》，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我們青年人，每人都有爲國家天下的熱情，這就是陸放翁的一首名詩所描寫的：

早歲那知世事艱 中原北望氣如山

樓船夜雪瓜洲渡 鐵馬秋風大散關

現在中學裏不知有沒有教這些詩文！因爲我不太留意課本了，過去我們才七八歲就先讀這些詩了，現在好像是高中才念，將來恐怕要到研究所才念這種書了。這首詩就是說青年人，「早歲那知世事艱」，對人世間的艱難困苦，一點都不瞭解，所以那股氣宇啊，好像天下國家只要我一出來就有辦法。「中原北望氣如山」，你看年輕人的心理，差不多每一個時代都一樣。那個時候南宋正在與金朝作戰，國家在戰爭中，陸放翁隨時有復國的思想。「樓船夜雪瓜洲渡」，古代的樓船，就是現代所謂的海軍，在長江的下游當海軍。「鐵馬秋風大散關」，又想去西北高原，當陸軍作戰。陸放翁這種心情，凡是亂世時代的兒女，尤其是青年受過教育，有志氣有抱負的，都有這樣的氣魄，可以說古今中外一律。

現在莊子描寫的顏回，也是這種心理。看天下國家不安定，很想出來作爲一番，這種心理代表了所有人們的心理。現在《人間世》就是講這個道理。莊子雖然站在道家的立場，實際上，這個時候是儒道不分家的時代，不像後來把道家儒家分得很嚴重。那時所謂的道家，是包括儒家與道家，所以顏回懷抱這一種氣概，要想去見衛君，要想教化衛君，使他成爲一個賢明的領袖。孔子聽了就訓話教導顏回，這一段也就是教導天下所有的人，前面已經講到這個重點。孔子說，你如果去，不但不能教化衛君，反而會送掉你這條命；因爲人世間的道理不能亂，要專一，精神專一，有始有終有恆。慾望多，懂得多了就不能專，反而困擾了自己，也困擾了別人。思想多了，複雜了，煩惱痛苦也大；煩惱痛苦太多了，連自己都救不了，還能夠救別人嗎？這個就是人生大原則。

大概我們一般人，由年輕到年老，都犯了這個毛病，這是我們自己的經驗，所以等到年齡大了，已經來不及了。我常常有個感想，如果青年人的勇氣加上老年人的智慧，二者結合，天下事就很容易了。結果是人老了，智慧雖然成就，可是不但沒有勇氣，連躺下來睡覺都沒有力氣了，所以不能做事；青年人儘管有勇氣，那個莽撞不懂事，毫無辦法。所以如果說有代溝，這個代溝是沒有辦法彌補的。假使一個人能夠具備了年輕的勇氣，老年的成熟智慧，那倒是天下事不足爲懼也。結果我們做不到，這就是對大家的一個警告。

所以孔子告訴顏回，再三地講中國文化的傳統，「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先能夠自己站得起來，再來輔助別人站起來。可是我們年輕時候總有一個毛病，自己還不會爬，就喜歡輔助人家站起來，覺得自己是非常高明也有很多主意。我幾十年來跟年輕的同學們常在一起，因爲我很怕自己老了不懂事，會落伍的。但跟着年輕人學習幾十年的經驗下來，覺得年輕人永遠跟不上我們。問題是什麼？因爲等到我們把他們的學到了，他卻沒把我們的經驗學走。所以年輕人能夠存諸己而站起來的，非常少，如果有的話也是非常特殊的人，一定是智慧能力都非常強的人。學道的也是這樣。你看莊子說的話，「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儒家說己立而後立人；佛家講先求自度而後度人，都是一樣。所以古今中外聖賢的哲學，都是同一個路線，沒有兩樣。這是重複我們前面講過的，前面講得太匆促了，所以現在重複一下。

## 職業和事業

我經常和朋友談天，說他們有個大問題，儘管活了幾十年，自己的人生觀沒有方向，都跟着環境在轉，這個就是犯了莊子所說「所存於己者未定」。譬如說，我一輩子要做一個睡覺的人，只要有覺睡就好，什麼也不管，他的人生觀是睡覺，也總算確定了，說睡得都快餓死了，沒有飯喫也不管，因爲求仁得仁嘛！那也可以，死後給他一個諡號，也稱他靈公吧！或者稱爲神公吧！就怕連這樣神經性的人生觀都沒有確定，只是跟着環境亂轉，這是很悲哀的事，要千萬注意！

譬如人的職業，都是求生存，當皇帝也是職業，討飯也是職業，是職業的不同，而不是事業的不同。中國文化這個事業是什麼呢？孔子也在《易經·系傳》上講，「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一個人不管是當皇帝或者討飯，或者做工，你的一生所作所爲，「舉」，就是你的動作「措之天下之民」，使社會能得到你的福利，受到你的恩惠，而得到一部分的安定，這樣的成就叫事業。我們看一部二十五史，多少皇帝，多少宰相，多少狀元，現在我們腦子報得出多少個？二十個都報不出來！原因是什麼？他們沒有事業在人間，人世間那幾十年，馬馬虎虎過去了，只是個職業而已。尤其古代那些太子當皇帝的人，對於歷史上這一類人，我給他名稱叫做職業皇帝，他天生要當皇帝，那沒得辦法，誰叫他七字不好，八字好呢！

清朝時候有一個笑話，有一個人去做縣長，字都不認識，一二三四五六七，他寫到七字的時候，應該向右邊彎，他寫成向左邊彎。站在他旁邊的衛兵說，大老爺，你這個七字寫錯了，七字是向這邊彎過來，你怎麼向那邊彎？這個當官的縣長受不了，他把筆一丟說，格老子七字寫不好，八字好，你還是當兵，我還是做官，你管我寫不寫錯字！那些職業皇帝，他就是八字好，可是他沒有事業，在歷史上沒有貢獻，爲什麼沒有貢獻？因爲「所存於己者未定」，自己人生觀沒有確定，「未定」兩個字特別注意。一個人把人生觀確定了以後，富貴貧賤沒有關係，有地位無地位，有飯喫沒飯喫，有錢沒有錢，都一樣，人生自然有我存在的價值。所以孔子告訴顏回，你「所存於己者未定」，你對於自己人生觀修養道德學問，都沒有確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你哪裏有空去暴露別人的錯誤！

## 道是道  德是德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道德」兩個字素來是分開的，不是合起來用的，道是道，德是德。譬如老子《道德經》，它分成兩卷，上一卷講道，下一卷講德，他沒有合起來用，道是體，德是用。那麼古人所講的德，同後代道德兩個字連起來的觀念，在內涵、在邏輯上有差別，我們特別要注意。

現在的人一提到道德就同窩囊差不多，所以講道德的人，好像你打我左臉，我右臉還要送過去，這樣才合於道德，這是很難講的。古人所講的道與德，不是後世的這種觀念，它有分寸的，非常有範圍。這個「德」字，與得到的「得」是一樣，假使照中國古書的解釋，就是「德者得也」。我們看了半天註解，不註解還好，愈註解愈糊塗。「德者」又怎麼是「得也」呢？這就又要用思想了。德字就是說成果，一件事情做好要有成果。譬如說，有人口口聲聲講仁義道德，但要有個仁義道德的成果出來，不然是空話，沒有用。現在下雨，我要跑到街上去，你不要光在房間裏叫我不要去，理論不要講，你能有辦法叫我不要到街上去，你的目的有一個成果，那你就「得」了。用一句古詩來講：「事到有功方稱德」，所以稱爲功德。一件事情做到了，由最高的勞苦功高得了成果，這個就是德。所以，有人說要做好人，你做好人不要講，你要做出來。現在我們對於德字，先有這樣一個瞭解。

孔子告訴顏回：「且若亦知」，看到這四個字，似乎毫不相關，好像古文亂七八糟。「且」是並且，「若」就是你。簡單點就是我們白話文：「你知不知道？」「夫」就是變成問號了。「德之所蕩」，講道德是不錯，但不要超越道德的範圍。

我常講一個故事，有位同學，夜裏開計程車的，有一天在路上開，看到一個人被打傷了，因爲他喫素學佛，講道德，本來車子開過去了，忽然一想這不是學佛的心態，他又馬上倒退回來，把這個人弄上車子，送警察局。因爲我規定同學們都要寫日記，我一看到日記這一段，就拿起紅筆寫「你不懂得道德的做法，會出毛病的」。他下一段日記，果然是出了毛病，人家家裏的人找到他，說是他打傷的，後來麻煩透了。所以說，做好事有好事的做法，尤其今天的社會，做好事當然應該，但要智慧的處理，不合於智慧的處理，做好事反倒找來麻煩。「德之所蕩」就是這個意思，道德有它的道德標準，也有它的做法，你不懂用智慧，就超過了這個範圍，道德反而變成不道德了。或者應該說非道德，因爲說不道德太嚴重；非道德是認不清楚，如說不道德，就太肯定了，非道德是還有商量的餘地，這也是邏輯問題。

這位同學被我罵了幾次以後，做好事小心一點了。他做好事很熱心，結果熱心得自己煩惱極了，這就是「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也就是人生的名言。

## 道德的泛濫

我們看全世界人類的歷史，尤其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每一個朝代，皇帝前面的黨派意見紛爭，都犯了這個毛病，「德蕩乎名」。所謂讀書人想成大功立大業，但是名心去不掉，爲了好名而超越了道德範圍。歷史上這樣的故事太多了，都是爲了名心的驅使，知識分子最容易犯這個毛病，千萬要注意。

「知出乎爭」，智慧知識愈高的人，他的意見愈多，爭端愈厲害；你不要看讀書人，教育受得愈高，學問愈好，愈難辦，意見愈多。所以古人說，普通人沒有受過教育的，也常常吵架，那很簡單，是爲慾望而吵架，慾望滿足了就不吵了。知識分子慾望滿足了照樣吵，爲什麼？爲了意見之爭。因爲意見不同，彼此就吵得不可開交了。所以歷代的黨禍，宋朝明朝，那個看了之傷心啊，統統都犯了這幾個字的戒律，「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所以我們深讀了歷史，再讀《莊子》這一段，就看得很清楚。愈是知識分子，爭名爭意見愈厲害，這個鬥爭比什麼都可怕，因爲這裏頭牽涉到名心的問題。這個名心並不是求個知名度，這個名包括了名理學；戰國時候的名理之學就是邏輯，包括邏輯觀唸的差別，那會固執得發生相爭。

所以莊子借用孔子的嘴告訴顏回，「名也者相札也」，人最高的道德，能真把名心磨平了，就無所謂名，這個很難；所以莊子後面會提到，呼牛呼馬，呼人人呼。人把虛名的心去掉了，隨便人叫，到了這個境界纔沒有名心。我們看到學佛修道的人看破了名，自己名字都不要，取了代號叫法名，代理代理。結果自己名字不爭，爲了法名爭得好厲害，也爭得要命，這個也是名心，可見名心之難除。所以，以自己知識上固執的成見，「爭之器也」，就是人生鬥爭的工具。「二者兇器」，「名心」和「成見」，這兩樣都是天下的兇器。「非所以盡行也」，這不是道德的行爲，這也不是真正懂得人生。前面講到這裏，現在再補充一下孔子教訓顏回的話，還沒有講完。

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

他說，並且我們這個人，很容易犯這四個字，「德厚信矼」。知識分子自己受過一點教育，有一點知識，對於道德的規範看得很嚴重，根基很厚。在佛學裏頭有五種「見」，見就是觀念。有一種見叫「戒禁取見」，自己立了一個教條，抓得牢牢的，違反了這個教條就認爲不合道德的教化。比方，我們講左道的鴨蛋教吧！不喫雞蛋光喫鴨蛋，或者不喫鴨蛋光喫雞蛋，我搞不清楚啦！他們認爲喫別的就犯了戒，喫這個就對，這就是道德的固執，認爲自己是道德。實際上是錯誤的，這叫做邪見，也叫做戒禁取見，但是他們抓得很牢。「信矼」，自信心太強，「未達人氣」，有許多人學問道德的養成，自認爲他那個就是道德，這一類就是方剛的人，所以很方正，很剛強，很道德。他這個道德的標準不能碰喔！方的就是方的，圓的就是圓的，道理講得是非常對，可是他實在並沒有懂，所以是「德厚信矼，未達人氣」。

## 不通人情世故的人

他說，你對於人生的意味都不懂，生命的氣息都不懂得，自己雖然也是個人，不懂做人的道理。「名聞不爭，未達人心」，這是他講顏回。顏回是孔子的學生中講道德第一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他窮得一塌糊塗，只有一杯冷開水，半個便當，在陋巷裏住，公共汽車票都買不起，他還在那裏自得其樂也，當然道德很好。不過孔子說顏回，「德厚信矼，未達人氣」，不通人情。其實孔子沒有講顏回這樣，這個話都是莊子借孔子的嘴巴講的，也許孔子講過，只有莊子聽到，我們沒有聽到，其他的同學也沒有聽到，那不管啦！反正莊子是借題發揮，道理沒有錯。「名聞不爭」，就是現在人講的，你電視都沒有上過，沒有知名度，報紙上也沒有常看到你的名字，所以大家不知道你。「未達人心」，誰曉得你有什麼了不起呢？別人心裏不會服你。

換句話說，孔子講他，你這個傢伙，個性那麼強，自己認爲學問好，人方得比木頭還要方，比冰庫裏那個冰塊還要冷，然後嘛，自信得很厲害，脾氣又槓槓的，你不通人情世故，你顏回不過二十幾歲，你又算老幾呢？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社會上誰也不認識你，你要去見衛君啊！「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你突然跑去對他講我這一套學問，仁義道德。繩墨就是規矩，古代做木工用的。

孔子說，你嘛！年紀輕輕，要去教化衛君，而勉強用仁義繩墨之言，這一套理論，去出賣我這一套方法，「暴人之前者」，你不是當面給人家下不來，又暴露人家的錯誤嗎？「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你想想看，那個人還會喜歡你嗎？絕不會認爲你是對的，這個事情太不美了，太糟了，你怎麼搞的呢？

說實在的，這樣莫名其妙的人，還真不少！我也常常碰到。先不講別的，我常常被學生教訓的。以前在大學也有，我最近也碰到好幾位，一位是我在大學教書時的同學，氣呼呼跑來前面一站，說，像老師你這個樣子的人啊，應該要躲起來，什麼人求你都不應該見，然後要如何如何……一大堆理論。我說你講得都對，我想想看吧！過幾天再答覆你！你先去聽我上課再講。過幾天上課下來，他也不講了，我也不問了，他慢慢懂了。過幾年以後，我說你當時跑來，站在我前面說的話，講得很對很對。就有這樣的人，現在都還在現場。

最近還有個學生跑來告訴我，老師啊！你這個地方，那麼多聽衆，要加以科學管理。我說是是是，你看怎麼管理法？你幫我設計一下好不好？他說：好，我給你設計。過幾天我叫個同學去請教他，我這裏啊，有些年紀大的，年紀輕的等等，給我計劃一下怎麼科學管理。他最後告訴那個同學，這個地方好像沒得辦法，不是管理的地方。我講的都是事實，是年輕人的榜樣。孔子所以對顏回說，你這樣不但不討人的喜歡，「惡有其美也！」大家都討厭你不美、不漂亮。

「命之曰菑人。」你這個人還會有災難的，「菑人」是倒黴鬼，你一定要倒黴。他說，你去見衛君講他的不對，上海話叫觸黴頭。你把這個倒黴的話都抖出來了，觸了人家的黴頭，你變成倒黴鬼了。「菑人者人必反菑之」，反過來，是你倒黴，不是那個衛國的君王倒黴。「若殆爲人菑夫！」你願意做一個倒黴鬼嗎？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並且你去當然很喜歡講忠臣的一面，哪個人對，哪個人有道德，而政治上壞人的一面，你一定打擊得很厲害。這樣「惡用而求有以異？」我告訴你，這樣的做法同普通人沒有兩樣。普通人都喜歡好的一面，討厭壞的一面。你問任何一個人，喜歡交好人做朋友，還是喜歡交壞人做朋友？連小孩子都會告訴你，願意交一個好人做朋友。歷史上皇帝前面那些奸臣，在當時所看到的都不是奸臣；如果奸臣那麼容易給你看出來，還叫奸臣嗎？所有的奸臣，在當時做的比忠臣都好，比忠臣還可愛，奸臣不是專做壞事的啊！他們也會做好事的。

歷史上奸臣本事大得很耶！拿唐朝來講，前面用的宰相，都是第一流的人材，後來唐明皇用了一個壞宰相李林甫，用了十幾年，唐朝就垮下去了，安祿山造反，楊貴妃也被吊死了。楊貴妃等於是李林甫害死的，唐明皇還被迫逃難。當皇帝的逃難，同慈禧太后一樣，很可憐，肚子餓了，老百姓給他一點紅薯幹喫，哎喲！這個是什麼東西，怎麼那麼好喫？唐明皇也做過這個事。當時只有一個半大不大的太監高力士跟着他，兩個人躺在路上，他說，皇上啊！你做了幾十年的皇帝，哪幾個宰相是好人？他說某人好人，某人好人。高力士一聽，就說皇上啊！你一點都不糊塗，都很清楚呀！那李林甫是不是好人啊？唐明皇說，李林甫這個傢伙是壞透了的人。他說，皇上你也知道啊！唐明皇說，我當然知道。那你怎麼用他十幾年啊？用了他把國家亡了。唐明皇說：你不懂，不用他我用誰啊？這一句話大家一定不懂了，沒有當過皇帝的就不懂，當了領袖就懂了。明知道他壞，但他會辦事啊！用好人？好人不會做事怎麼辦！找個人又好又會辦事，天下找不到。他認爲壞是壞一點啦！少壞一點，替我做點事，總是不錯吧！結果上了當了。皇上也知道的啊！不是不知道。所以讀歷史要懂。

再看乾隆皇帝用和珅，他明知道和珅是壞人，大家都講，皇上你不應該用這個人。乾隆也實在了不起，只有一個壞人在旁邊，要他跟着玩的。當皇上的要買香蕉喫，這個不好辦啊！如果下個條子買香蕉，算不定會計上要報銷五十萬！給和珅一講，你溜到外面去幫我買一根香蕉，一毛錢就買到了，皇上偷偷的一喫也沒有人知道。不然皇上也不能隨便喫，當皇帝很苦咧！所以大家講和珅不對，乾隆就講，哎呀！你們真是不懂，你曉得嗎？朕〈皇帝自稱）很苦！皇帝不好當，你們這些好人我都用了，總要留一個人陪我玩玩吧！當皇帝的說這個話，說到了家了。人嘛！總要有一個人跟着玩玩，老是叫我一天到晚當皇上，坐在那裏當菩薩，日子很不好過。

有人批評年輕人不行，年輕人並不完全是錯的，有很多的好意見，但是沒有用處，好意見就是那麼一點，不能稱之爲整個的。就像我們寫的文章，有好句沒好篇，幾句好而已，全篇都好的很難，除非學理修養到家。我們每一個人腦子裏都有靈感，不管有沒有受過教育，經常會冒出幾句很美的；但叫他寫一篇詩，寫一篇好文章，就不行了，因爲學養不夠。所以年輕人有好意見要貢獻給老輩子，或者給社會纔好。顏回也是年輕人，古人認爲，年輕人講得很重要的話，因爲年輕變成沒有份量，這個必須知道。當然這樣一學，會把人學滑頭了，所以『千萬不要學滑頭，而是要知道處世的方法。

這一篇，莊子告訴我們在人世間爲人處事的方法，如果不向壞的方面研究，你就得到好處，這就是人生的藝術。現在莊子告訴我們人生的藝術，做人做事怎麼做法，下面孔子又再訓話。

## 周圍嫉妒的人

「若唯無詔」，這一句話就很麻煩了，所以要多讀歷史纔會懂得。孔子說，你自己跑去見衛君，寫個信，寫個報告，拿個名片，見不見得到還不知道，還要在門房那裏登記。除非皇帝有詔書，有命令要你去見他，皇帝沒有命令給你，也沒有召見你，你跑去見他，「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皇帝面前這一些形成力量的大官大員，現在不是什麼「長」，就是什麼「員」，古代是什麼尚書啊！大夫啊！等等。他說左右大臣，看到你這個青年人，尤其又曉得是我孔老二的學生，一氣之下嫉妒心就來了，必將乘機會鬥爭你，整你。

譬如孔子周遊列國，就是給人擠走了，也就是「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孟子去見梁惠王，也給人擠跑了，這是必然的，是古人的名言。我也常常告訴青年同學們做人的道理，「士無賢愚」，一個知識分子讀書人，不管你好與壞，是賢人或壞人，「入朝見嫉」，他只要進到一個團體，大家就嫉妒。等於你一個青年剛剛大學畢業，一進公司，那些老的同事看你一個新的小職員，一定側目而視之，眼睛斜着來看你，總要整你兩下的，稱稱你的份量。所以士無賢愚，入朝即見嫉。「女無美醜，入宮見嫉」，女人到皇帝面前，皇帝一旦重用了她，其他的宮女就妒嫉了；這可要命了，皇帝被她搶走了。這是當然的道理，歷史上很多。

宋朝有一個宰相呂蒙正，大家都知道他是青年才俊，窮人出身。這個人沒有得志的時候，兩夫妻窮得一塌糊塗，過年拜竈君糖果都買不起，他作了一首詩，所謂：

一炷清香一縷煙 竈君今日上青天

玉皇若問人間事 爲說文章不值錢

他說，現在的文章不值錢，我也沒有錢來拜你，只有一炷清香送送你了，所以竈君您上天儘管上天吧！

那個時候他去砍柴，帶個便當，碰到下雨，便當和雨水泡飯喫。後來當了宰相，宋朝那個宰相出門，旁邊的祕書、副官要給他打傘的，雨傘沒有打好，雨滴下來滴到手上，手就青了。他就罵這個祕書、副官，怎麼那麼不小心，回到家裏還發脾氣，罵這個祕書、副官。他的夫人說，相公啊！想當年你在山上砍柴的時候，那個雨打下來泡便當喫，手都不會青，現在怎麼一滴雨手就滴青了？太太那麼一講，他傻了。可見人不能富貴，富貴了自己會墮落。

呂蒙正考取了功名，後來當宰相第一天上朝，文官武將排好站在兩邊，他這個宰相纔到，旁邊有（尚書〉部長就偷偷罵，什麼窮小子，他都當起宰相來了。呂蒙正聽到不理，一直向皇帝前面走上去。後面跟個副官，在旁邊聽到了，呂蒙正叫他不要回頭看。下朝後，這個副官就問他，人家罵你，你怎麼叫我不要回頭看？呂蒙正說，第一次上朝嘛！回頭一看，你知道是某人罵的，我們修養不高，心裏就會記恨，將來在一起做事就不好辦了。管他是什麼人罵的，不要管啦！呂蒙正就有這種道德修養。年輕人要記住，所以他在宋朝始終是個太平宰相，國家的事治理得好好的。

所以說一個人到了某一個階段，不要說是做官，連你到公司做一個小職員，那些原來的老職員，都還要看看你的。「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捷就是敏捷不敏捷，那些老職員就要把你鬥一鬥，看你靈光不靈光。

孔子說，你一到那裏，左右的人一定會找機會鬥你一下，人與人之間，描寫到透頂了，比劇本都描寫得好。「而目將熒之」，看到新來的人，那個眼睛瞄他一下，「而色將平之」，眼睛看到你就走過去了，哼！這個傢伙！表面喊老兄，樣子還很好看。「口將營之」，嘴巴嘛！表面上給你講得很好聽，轉過來就給另外人講，老王啊，你看看那個傢伙！一定是「容將形之」。然後下來大家就批評，今天來一個新簽到的，這個新青年，看他愣頭楞腦的，不曉得他會要什麼寶！「心且成之」，心裏頭成見就來了。處社會的環境，莊子一描寫，把人世間的那個外皮都扒掉了，這個內容好難看啊！這就是人情。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孔子說，你去有什麼用啊！你不要去，你去到衛君前面，結果是什麼樣子？孔子有神通似的，他說我早已經看到了，一定像是拿火去救火，火愈燒愈厲害，拿水去救水，水愈流得厲害。這個「名之曰益多」，現在話就是，你太多事了。他說我告訴你，大家對你態度不好，又有成見，「順始無窮」，順始就是順下去，這個樣子發展下去，你就糟了，你就成爲前途有限，後患無窮了。

「若殆以不信厚言」，孔子說，你如果不信我這個做老師的好話，「必死於暴人之前矣！」必死於這個暴虐的君主前面。你去吧！你去就死掉，死在那個衛君前面。

莊子的話不一定要聽，不過莊子是道家，孔孟儒家的話是講幕前的，道家則是注意幕後。譬如今天開會，或者演話劇，又或者設一個講演臺，臺前一定是弄得好好的，莊嚴肅穆；儒家認爲這個場合影響心理，要莊嚴。但是道家不同，道家不管前臺，專要拉開幕後給你看看。這個幕後拉開不能看啊！垃圾啊，桶子啊，什麼都有，堆在後面。但是幕前幕後你都要懂，不懂的話，就跟道家學壞了，懂了以後纔會明白道家講的道理對。因爲懂了幕後，才知道自己站在幕前應該怎麼站。所以儒道兩家要真透徹了，才懂得人生。現在先交待這個過節，下面他引用歷史的話。

## 笨的好人  聰明的壞人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他說，歷史上的經驗，從前夏朝的暴君桀，殺了他的忠臣關龍逢，因爲這個臣子太忠了，夏桀這個暴君受不了，所以把他殺了。殷朝的暴君紂王殺掉王子比干，比干還是他的叔父呢！這兩人是古代有名的忠臣，歷史上稱他們爲大忠臣，聖人。爲什麼他們會被殺呢？忠臣反而保不住性命！就因爲他們「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他說，他們講學問道德都好得很，對部下也愛護，對老百姓也好，但是對下面好，就違反了上面的意見，結果他這一條命就送掉了。這個是因爲不通達人情世故，只曉得做好的一面，忽略了另一方面的想法。

「故其君」，夏桀與商紂這兩個暴君，「因其修以擠之」，既然你自己認爲講究道德，我就拿道德來整掉你。這種人「是好名者也」，好什麼名呢？願意爲道德而死。古代很多忠臣是這個思想，認爲死不要緊，我要在歷史上留名，這就是好名者也，不是真的道德。譬如紂王，殺他的叔叔比干，紂王當然很壞，但也是很聰明的人啊！中國外國一樣，凡是壞的領袖，都是第一等聰明人。歷史上記載，紂王的武功不得了，九條牛他用一隻手都可以擋開，又聰明，文武都好，什麼都懂。

你要曉得，第一流的壞人，就是因爲聰明過度，但沒有道德的修養，結果就變成壞人了。所以世界上的人性很怪的，聰明跟壞，聰明跟滑頭，都是不隔一紙的；老實跟笨也是一樣。如果老實而不笨，聰明而不滑頭，那就是聖人。王子比干是忠臣，他對紂王說，這樣不可以，那樣也不好，紂王聽得很煩了，就說叔父啊，你這樣子好像是聖人，我聽說普通人的心只有七個竅，古人講聖人的心有九個竅，你既然是聖人，把你的心拿出來看看吧！就這樣把比干殺掉了。這就是「因其修」，你認爲你講道德，他就拿道德來打擊你。古代歷史上的例子很多，常常有皇帝發脾氣說，你想當忠臣啊！好，我就成全你，就把他殺掉了。莊子說這個原因「是好名者也」，還是不懂人生，不懂世界上的人常常是爲了這個「名義」，這個「名」，也不一定是指好名譽的名；包含「義」的一個觀念，認爲這樣就是正，那樣就是不正，不正就是歪，這些人都是爲了這個「名義」的觀念而死。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這幾個是小民族小國家，據說堯曾經出兵打過他們。「禹攻有扈」，有扈也是個小國家小民族，夏禹的是大國。他說，歷史上的經驗，聖人皇帝堯跟禹，他兩個總是好的吧！可是聖人的皇帝也曾經用過兵，換句話說，也打過別人，也侵略過別的小民族。發動戰爭有什麼好處呢？「國爲虛厲」，國家打窮了；「身爲刑戮」，一般人死得很多，雖然皇帝本身沒有危險。「其用兵不止」，結果國家出兵戰爭不止，爲了什麼？「其求實無已」，因爲他要實現一個觀念，要達到天下歸一的這個理想。「是皆求名實者也」，這都是爲觀念所矇蔽，思想所矇蔽。「而獨不聞之乎？」孔子告訴顏回說，這些歷史的經驗，你難道不懂嗎？

「名實者」，天地間的道理，一個觀念，是非善惡，就是名，名就是名理，名理就是邏輯。「實」就是實際的成果，所以「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歷史上的聖君賢相，都不能做到完全合乎道德的標準，「而況若乎！」他說，顏回啊，何況是你呢！這就是孔子教訓顏回的一段話，把他罵得大概昏頭昏腦的。不過呢！孔子會做老師，罵了以後，還要安撫一下。「雖然，若必有以也」，但是，你既然有勇氣想去糾正人家，你一定有你的道理。

「嘗以語我來」，把你的意見告訴我，究竟你有什麼想法？這一段孔子罵顏回的道理，都是人生普通的道理，也是做人的道理。現在他對顏回說，你既然有勇氣這樣做，你一定有理想啦！你把你的計劃報告來，我聽聽看。

## 顏回的修養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

「端而虛，勉而一」，這六個字就很難做到，顏回講自己的修養，「端而虛」，已經打坐得了定。他說，我啊，學問道德很端正，坐得也很端正，同你們大家盤起腿來一樣打坐時，「虛」，心裏頭沒有思想，空空洞洞的，達到空的境界。「勉而一」，心念只有正念存在；由開始心裏亂七八糟亂想，然後慢慢的勉強把亂想去掉，沒有了，空了；空掉以後，專一，這個正念專一了。

譬如你們諸位學佛的，只有這一個阿彌陀佛，信上帝的只有主啊！上帝啊！神啊！你保佑我，只有這一念。勉而一，他說我已經修養到專一了，這六個字的修養很高了。身體每天端正不歪，沒有邪氣，心裏頭思想空空洞洞的，正念永遠專一，做到這個修養的工夫，了不起了，很高了。「則可乎？」他說，老師啊！你曉得我顏回本來有這個修養，我憑這個修養的道德去感化人家，總行吧！顏回被老師罵一頓，心裏頭並沒有太服氣；我的程度已經不錯了嘛！老師，你還不放心，不放我出門，我已經到了這個程度，可以了吧？

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曰：惡！惡可！」孔子說：不行啊！這怎麼行啊！憑你這一點修養，還可以出門辦事嗎？你還想到美國白宮那裏晃啊晃啊！他說，不行！

「夫以陽爲充孔揚」，這句話完全講內在打坐修養的工夫喔！一個人達到端而虛，四肢身心端端正正，換句話說，氣都充滿了，煉精化氣，煉氣化神，這個人心裏頭一個念頭都沒有了。勉而一，只有一個正念存在，這個正念是無念，是空的。孔子說，這個境界是陽極的境界。拿陰陽來代表的話，正是陽氣，所以身上的氣機氣脈，都亢陽起來，都在流通。但是你這個正念不能柔和下來，陽剛之氣不能轉爲陰柔，身體沒有軟化，也就是你沒有忘掉身，沒有忘掉心；不忘身，不忘心，陽氣充實更充實。這就是孔揚愈來愈大，太過於陽剛了，過剛則折，完了！這不是道，這只是過程，你不要當成究竟。

「采色不定」，他說，你到達的這個境界，不是修道的究竟，你的修養沒有到達最高處，外面的氣色神采，一下好一下壞，氣色不定，只有陽剛沒有陰陽合，沒有柔合的境界。「常人之所不違」，你這個情況比起一般人，好像是有道，一臉的正氣。拿我們現在講，看到打坐的人紅光滿面，實際上是血壓高，這樣再坐下去，就變成腦充血，最後沒有病就死了。紅光滿面不一定是道啊！那就叫做「爲充孔揚」，不對的，太過於陽剛了，所以采色不定。與一般人比起來，你還可以多打一兩點分數。「因案人之所感」，你憑這一點本事修養，以爲好像有道了，有感通了，你想追求和人家心念上的感通，「以求容與其心」，想給他來心心相印，想感化別人，不行啊！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你這個工夫，拿後世說法來比方，算是漸修的工夫，不是禪宗的頓悟；你這樣漸修的一點小工小夫小道德，還想去感化別人，那怎麼行啊！甚至漸修的工夫你都還沒有完全完成，更何況頓悟的大道！注意啊！像顏回這樣修養的人，世界上不少，不管修瑜珈、修道修佛的，很多都是采色不定，閉眉閉眼的煞有介事，好像有道的樣子；然後都想去教化別人，都是這一套，這也就是孔子罵顏回走的路線。他說，你到這個地步就是「將執而不化」，永遠不會進步了，因爲你固執這個就是道，固執而不變化。「外合而內不訾」，外表看起來像有道之士，內在並不對，這還是外道。「其庸詎可乎！」他說，你憑這一點本事，去應帝王，爲王者師，那是不行的。工夫、修養、學問都沒有到家嘛！他說，你不行，不能爲人之師。顏回聽他講到這裏，被孔子一罵嘛！好像又進步一點了。

## 外圓內方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顏回被當場一罵，有一點領悟了，他說，那麼，老師啊，我這個內在道的工夫不表現出來，我外面圓一點，去跟他們和藹的接觸，我裏頭還是修我的道，外面轉個彎慢慢的把他向形而上道引導，總可以吧？這就是儒家所說的，外圓內方。顏回比孔子沒有罵以前進步一點，顏回提出來這個，孔子又批駁了。

「內直者，與天爲徒」，孔子說，你以爲你這個就對了，你還是沒有對。其實顏回很進步啦！孔子教導顏回，也就是莊子告訴我們後人，修道、做人要進步，「內直」是對的，腦子裏頭一天到晚空空洞洞，沒有雜念，沒有妄想。所以儒家講四個字「清明在躬」，永遠是清明的；拿佛家來講，心裏頭是空的，清清淨淨的，這就是內直，直心是道場。學佛嘛！第一步要直心，這才叫做修道。

孔子說：這是初步的工夫，「內直者與天爲徒」，這樣纔可以天人合一，就是效法天了，也就是老子所講：「人法地，地法天」。「知天子之與己皆天子之所子」，古代皇帝稱爲天子，就是把皇帝與普通老百姓都看成平等，看人世間一切都平等。一切地位、名氣，有錢沒有錢，官高不高，都不相干；你也是人，我也是人，與天爲徒，都是天下的人。既然達到人境界的平等，內在已經修養到萬緣都空了，等於佛家說的三個字「人無我」；已經做到無我無人，修到這個空的境界了。那麼孔子說：「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你自己內心既然經常是空的，你還何必要人家聽你的話，相信你的意見呢？你是要求人家認爲你是對的，還是要求人家認爲你是不對的呢？對與不對，兩邊都落入偏見了。既然有了偏見，你內在修養已經不空了嘛！已經不直了嘛！空，只是真正的因明邏輯，其他兩面論辯，邏輯一有分別，你這個境界就又錯了。

我們也常常看到青年同學們，剛剛得了一點清淨境界，雖然在老師面前不敢多講，我看他那個采色不定，洋洋然如有所得的樣子；然後就在我面前裝起老師一輩的人，很想出去教化人家，就想把這一點空，傳給別人那個樣子，這個就是犯了錯誤。你既然還有一點東西要傳給人家，就已經不空了嘛！不空了，已經不對了，墮落在一邊了，當然就是錯了。你看孔子論辯，兩面一翻，缺點就暴露了。注意啊！若有所得者，不必做此想。現在不是我講的，是莊子說的。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如果這樣的話，高明人眼睛一看，你不過是個小孩子，得少爲足，就是禪宗祖師罵人的話，得到一點點就自以爲了不起。等於窮人一得寶，就發了瘋了，窮人中了愛國獎券，馬上進瘋人病院，就是這個味道。他說，結果人家看到你不過是個小孩子，這個叫做與天爲徒。這句話就是我們現在說轉彎罵人的話，就是說老弟啊！你也太天真一點了吧！天真是好聽啦！天真的反面就是幼稚！有時候不好意思講一個人幼稚，只好說你好天真唷！人家聽得也很高興，所以這個轉彎罵人是很好的藝術。天真跟幼稚是一樣的啊！他說，你太天真了，這是孔子批評顏迴天真的一面。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什麼叫外曲呢？雖有高度的修養，但是千里做官只爲財，有什麼辦法呢！只好走外曲之路。外曲者就是與人爲徒，行爲也要同一般人一樣。「擎跽」，就是看到皇帝上朝，行禮鞠躬。「曲拳」，就是兩手合掌，或者學佛人的問訊，學印度的禮貌。或者跪下來，行人臣之禮，「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你看到別人是這個禮貌，自己不能不做，以免給人家挑剔，這個叫做外曲；也就是有一句土話，上了那一個坡，就要唱那一個歌。到那個環境，你就要跟那個環境學。到了美國去嘛！只好看到人就拉手；到中國去看到人穿長袍，只好作揖；有些地方去是吐舌頭的禮貌，你只好把舌頭吐得長長的。每個地方禮貌都不同。雖然心裏不願意，環境是這樣，你就要照這個規矩。他說，這個叫做外曲。那麼還有第三點呢！

## 學古人好嗎

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謂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

他說：怎麼叫做「成而上比者」呢？就是彼此使人家昇華，「與古爲徒」是專門效法古道而行。譬如以中國文化爲標準來說，現在常常聽到口號講中國文化，我就在想，中國文化是個什麼？大家給個答案看看。中國文化是青菜炒蘿蔔呢？還是故宮博物院的畫呢？如果說的中國文化是孔子，這答隻又錯了。中國諸子百家太多了，孔子是諸子百家的一家耶！我們大家現在都拼命講中國文化，其實講的人也同顏回一樣，都在莫名其妙的叫，就像《莊子》第二篇裏所謂吹萬不同，風吹進那個穴裏，嗚啊嗚的叫，叫得毫無意義。所以誰能夠對中國文化下一個定義呢？我看非常難，這是現代青年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

有些人只想「成而上比，與古爲徒」，只想復古，「其言雖教，謫之實也」，教化理論上是對的，但是這是誰的話呢？「古之有也，非吾有也」，是古人說的話，但是歷史永遠向前演進，古人所有的，不是我們今天有的。因爲環境不同，時代不同；今天有的也不是古人所有的。所以，孔子的孫子子思，在他所著《中庸》中也講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災）及其身者也。」作個現代人硬要復古，走古人的路線，那要出毛病有災難的，就算不是瘋子也要送精神病院。

孔孟思想並不是那麼迂腐復古的！大家一提到孔孟思想，好像就要復古，所以都是沒有讀通孔孟思想的書！你翻開《孟子》看看，孔子是「聖之時者也」，他是主張跟着時代走的。孔子在《易經》上說「與時偕行」，要把握時代，也就是跟着時代的腳步走纔可以。所以莊子這裏也說：「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江水東流是一去不回頭，歷史是不回頭的。像我們走路一樣，是走前面這一步路，不是回頭向後面走。如果在古代，直爽的風格是可以的，所以說「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我學古人的做法可以嗎？

這段是孔子說的，不要認爲是顏回說的。有許多註解把這段話說成顏回說的；有些人註解認爲是孔子說的。只有最後一句，「若是則可乎？」纔是顏回說的。

《莊子》從《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現在到了《人間世》。這一篇是講爲人處世之道，一個有道的人如何處世。上一次孔子跟顏回談話還沒有完，講到與人爲徒，就是人道，像現在社會上一般人走的路子，一個很好的人乘之道。這裏是講顏回要出來，想爲王者師，就是想做歷史上的張良、諸葛亮，或者是姜太公等等，改變領導人的思想作風。孔子對顏回一番的教訓，說他是不對的。現在孔子又說，「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我們看歷史上有許多人，成而上比，拿許多現成的事實來批評，是很難的，所以要看歷史上許多名臣的奏議、諫疏。

談到這裏，我們先岔過來說，我們要了解中國文化，不是拿一點孔孟之學，四書五經口頭來說教，就代表了中國文化，這個問題很大。尤其我們想了解中國的歷史，即使把二十五史都念完了，還是沒有懂歷史，必須要看歷史的反面文獻，也就是看歷史名臣的奏議與諫疏。這些奏議諫疏，等於現在大報紙的社論，像十九世紀的中期、初期的英國泰晤士報等，那些社論，足以影響世界政治和社會。

所以歷代的大臣，有許多上嚴重的奏議給帝王，持反對的意見，一邊寫報告，一邊寫遺囑，甚至把棺材都買好準備死的；因爲第二天的報告一上去，說不定就被殺頭。這是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精神，爲國家，爲老百姓，爲了對歷史交待，以生命換取千秋，對天下人負責。這是中國文化給知識分子的教養，也是非常特別的地方。尤其自明朝以來，讀書人受宋朝理學、儒學的影響，到了國破家亡，社會變亂的時候，以生命換取千秋的特別多。但是很有意思的一樁事是，明朝自從朱和尚朱元璋當皇帝以後，他的子孫，沒有一個夠格當皇帝的。我經常看明朝的歷史，想想明朝那些皇帝，只能在中山北路酒店裏當酒保，跑跑路可以，不要說當皇帝，連當老闆的資格都沒有。可是明朝許多儒家及知識分子，有忠貞之氣的反而特別多。所以明朝二百七十年的歷史，準確的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對生命的認識，對生命的貢獻，表現出一種忠貞的精神。

現在再回到《莊子》的本文。「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所以古人上奏議，對急迫的事要討論的時候，怎麼辦呢？你們青年同學寫社論，寫批評的文字也要注意，成而上比者，引古鑑今，就是把歷史的事實做比喻說明，所以莊子借用孔子教訓學生顏回的話，你假使出去，爲王者之師的話，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這樣好不好呢？這一種做法就是人乘之道。

## 君道  臣道  師道

這裏又要岔進來了，講到人臣之道，共有三道，君道、臣道、師道。譬如孔子，乃至後世的教主，像印度釋迦牟尼佛，西方的耶穌，走的都是師道的路線，不走君道。堯舜禹湯這些人，走的是君道的路線，歷代名臣走的是臣道的路線。這三道是中國文化教育人成就的目標。

拿現在來講，一個人赤手空拳白手起家，當了一個公司的大老闆，這要學君道，就是如何領導人，如何包容人，如何用人，好人壞人都能夠用，有本事沒有本事的人，也都能夠使他動起來，這是君道的學養。臣道是當夥計的，做一個幹部的，要知道如何以臣道自處。所以現在孔子告訴顏回，你走的是師道的路線，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引古鑑今。「其言雖教（音效〉」，他說你所建議的道理，雖然發生效果，「謫之實也」，可是行不行呢？不行，因爲其中含有諷刺的意思，人家是受不了的。

譬如現在很多青年，很有趣的，尤其在臺灣幾十年來，很多人喜歡看《貞觀政要》。這一本書是記載唐太宗怎麼當皇帝，所以大家讀得津津有味。可是大家卻忘記這本書是教皇帝怎麼去做皇帝，怎麼做領袖！唐太宗的大臣魏徵，是歷史上有名專門糾正皇帝錯誤的臣子，以唐太宗的精明，有時也受不了。《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對於魏徵等人的奏議，不管是正面或反面的意見，都是言聽計從；記載了唐太宗的偉大，是歷史上有名的。

唐太宗歡喜玩鷂子，喜歡養鳥玩，一個大英雄到了天下無事的時候，精神沒有寄託了，玩一玩鳥，等於我們老百姓養幾隻鴿子來玩玩，這個也沒有什麼啦！有一次，他正玩鳥的時候，看到魏徵來了，曉得魏徵一定要講話，當皇上怎麼像小孩子一樣，玩這一套！沒有辦法，就把那隻鳥往懷裏頭一塞，再跟魏徵談話。魏徵已經看到了，但是他也不講，本來幾句話報告完了，就該走，他偏不走，還故意找些事情來講了半天；結果魏徵走了以後，唐太宗把鳥拿出來一看，已經悶死了。他那個氣啊！指着他的背後說，總有一天殺了你這個土包子。古代不叫土包子，叫田舍翁。《隋唐家語》記載有這一段事實。

魏徵常常給唐太宗碰釘子，這一次把鳥悶死了，他回到後宮就罵。皇后一聽，你今天又在外面受了哪一個大臣的氣了？他說，那還有誰啊！就是那一個田舍翁。又有一次，皇后看見唐太宗爲了魏徵生氣，進去換了禮服出來。唐太宗一看，你那麼嚴重幹什麼呢？這是上朝的禮服啊！皇后說：恭賀你有那麼一個好的大臣，只有你這個肚量，纔能夠培養出國家那麼好的幹部。幾句好聽的話給唐太宗一講，心裏火也消了。但是魏徵死後，唐太宗還是把他的墓碑打掉了，因爲碑文使他想起很多的事，所以借一個題目把它拿掉，把過去都推翻了。

所以說，一個做領袖的人，修養真能夠達到容人之量，除非是得道的人，達到了空，不空是做不到的。因此孔子告訴顏回，「其言雖教，謫之實也」。你引古鑑今，向上面講話，你的話雖然見到了效果，但是他心裏感覺，你還是在諷刺他，況且拿歷史的經驗，來說明現在的事實，「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顏回說：我拿歷史的經驗講，也沒有錯嘛！古代有嘛！歷史上有很多大臣講話，我們要學習的啊！他說，非吾有也！不是代表我的意見，是古人的意見，我拿來講沒有錯啊！若然者，我如果用這個方法來處理這一件事，雖直不爲病，雖然講話直一點，總不會出毛病吧！這一種辦法是走人臣之道，所以與古爲徒，這個樣子，可不可以？

仲尼曰：惡！惡可！大（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孔子說：「惡！惡可！」上面「惡」是形聲的字，是嘆氣！用白話說是唉！「惡可」是俗語，就是你這樣做法不可以，也行不通的。「大多政法而不諜」，這是孔子教顏回如何走人臣之道，如何行師道。這個爲政之道，也就是現在工商業時代，領導一個公司，做一個事業，辦法不能太多，事情要簡化。老子也講過這個話，「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令規章越多，法律越嚴密，漏洞越大，人犯法的機會越多。這個道理就是「大多政法而不諜」，處理這個法令問題，沒有辦法周詳。這個諜字，不是諜報間諜的意思，而是言語沒有辦法解釋那麼周詳。

「雖固亦無罪」，雖然說我依法辦事，沒有什麼錯啊！我常有感想，許多大專畢業生當公務員，辦事的確很認真，或者拼命根據法律條規來辦事，或者沒有法令根據而不辦，都是一種不負責的做法。也就是這一句話，「雖固亦無罪」，辦錯了，嘿！我是照第幾條第幾款辦的嘛！雖然沒辦成，好像自己並沒有犯錯，但這並不是盡忠於國家的做法。「雖然，止是耳矣」，他說，雖然如此，充其量當一個混飯喫的公務人員而已！自己沒有做到人應該做的事。如果拿教化來講，「夫胡可以及化！」光是依法辦事，不是大政治家應該做的，因爲這違反教化天下的原則。一個大政治家，也就是師道中的大教育家，影響了一個時代，影響一代的歷史，因爲教育有教化的作用。所以說，如果認爲依法辦事就對了，「猶師心者也」，那就是師心。

師心就是自己的主觀，認爲自己很高明，所以孔子批評顏回是師心，也不好。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

顏回本來要出去教化衛君的，挨老師這一頓罵下來，他說：「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只好說：老師你這樣一講，跟您學的滿肚子本事，都沒有用了，再進一步我就不懂了。顏回說請老師指示一下方向，到底應該怎麼走？

我們注意《人間世》這一篇，孔子與顏回的對話，由外用之學講到內養之學，也就是由外王之道講到內聖，現在孔子提出來內聖的修養。

在這一段裏，現在人和古人，很有趣的爭議，哪幾句是孔子說的，哪幾句是顏回說的？我們都已講過了。究竟是誰說的？是莊子。不信，可以死後去找莊子問個究竟（衆笑〉。再說《紅樓夢》上有林黛玉批賈寶玉讀《莊子》的一首詩，很有趣，說得很透徹。

無端弄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卻將醜語低他人

讀了，就可再一笑了事。

## 心齋是什麼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心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暤天不宜。

孔子說：「齋」，大家都曉得喫素又叫做喫齋。孔子叫他要再進一步學，你先去齋，就是古代禮貌，「齋戒沐浴」，要洗個澡，換了衣服乾乾淨淨，還要薰香，外表上要清潔，包括喫素齋，先清淨心。「吾將與若」，我再告訴你。等於人家來問佛法一樣，匆匆忙忙跑來，然後說，老師啊！我要問你問題。我說，我沒有空。那不行耶！我還是美國來的，下午兩點飛機就要走耶！好像我欠了他什麼一樣。我心裏說，你走你的，同我什麼相干？現在這樣的人很多啦！我們也搞慣了，假使像我年輕的時候，早就理都不理，眼睛一閉，去你的，我又沒有欠你。現在不行啊！這些都是「有心而爲之」，心裏頭以有爲的心理來求道，以功利主義來問道，「其易邪？」那麼容易嗎？所以孔子要他先齋戒沐浴。「易之者，暤天不宜」，太容易傳給你啊！是上天所不許可的。所謂上天，是指違反天道，那是自然規律不許可的。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

顏回一聽啊！同我們的觀念一樣。他說：老師啊！你曉得，我的家窮得不得了，也喝不起酒，肉也買不起，不喫葷幾個月了。這個「葷」字不是代表肉哦！不喫葷同不喫肉是兩回事。這個葷是草頭，五葷是蔥、蒜、憩菜、薤白、興渠，也叫做五辛。佛家戒喫這五葷，因爲這一類東西，刺激荷爾蒙的生長，尤其刺激了性荷爾蒙的分泌，對修持很有妨礙。中國古代與印度的古文化，同一道理，持五辛不喫葷，並不是講不喫肉，不過如果真持齋，當然包括了不殺生，不喫肉。在《論語》上，孔子本人也有這個經驗，「三月而不知肉味！」所以顏回說，「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我這樣不是天天持齋嗎？在座的很多學佛喫齋的注意啊！真正喫齋喫素是怎麼樣呢？下面孔子有一個道理。

孔子說：「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你這個怎麼叫喫齋？這個是拜拜用，擺樣子的，是宗教的形態，而且是祭祀時對鬼神用的，這是外在的齋。真正的持齋叫心齋，這個我們要注意！現在我代表莊子說話，莊子所代表的中國文化心齋的觀念，就是佛家的持戒、修定、修慧，乃至於說得了九次第定，證得菩提，也不過是心齋的成就而已。

顏回說：「敢問心齋。」那麼老師你就傳了我吧！怎麼樣叫做心齋呢？持，是保持，心裏頭真的持齋，不是喫素，持齋就是念佛。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這段等於密宗黃教宗喀巴所提倡的修奢摩他（止）、毗婆舍那(觀）的路線，也就是佛教天台宗智者大師提的大止觀和小止觀的六妙門。如果研究起來就很奇怪了，莊子這個時候，佛教絕對沒有進入中國，這個就是列子所提到孔子的話，「西方有聖人，東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大家的方向完全一樣。

孔子現在傳止觀的法門，「若」字就是你，「一志」，先把心念專一起來，思想專一，「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不用耳朵來聽，拿心來聽聲音。這兩句話，就是《楞嚴經》所講的，「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這是佛學名詞，代表了觀音法門。「反聞聞自性」，不用耳朵來聽聲音，把耳朵習慣聽外面聲音的作用迴轉來，聽自己內在的心聲。這並不一定是聽心臟血液流動的聲音。

你要曉得，當我們靜下來，譬如打坐的人，你以爲他在打坐嗎？實際上心裏頭在講話，開討論會；不曉得這樣對了沒有？這樣靜不靜？很像！哎呀！可惜了，動了念頭，啊！差不多啦！已經成佛了。自己裏頭都在說話。所以要回轉過來，「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心怎麼可以靜得下來呢？孔子說：「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這個氣就是後世所講的息，佛法裏修禪觀的出入息法。「息」又是什麼呢？一呼一吸之間那個叫息。實際上我們一呼一吸之間，中間有一段是不呼不吸的，這個之間很短促，很難把握，這個叫息。莊子這裏沒有用息的名詞。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耳朵聽覺不起作用，停止了，同外界脫離了關係，不像我們平時耳朵向外聽東聽西，所以叫他也不要聽了，入定去了。「心止於符」，心裏頭什麼念頭也不動，自然同這個道符合了。用中國古代的名詞，就是與天心符合了，與天心和合了。「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這個時候呼吸之間是空靈的，等於沒有呼吸了，身心內外是一片虛靈的。「虛而待物者也」，什麼叫「待物」呢？同外物還是相對待的，就像我們昨天，剛剛上了唯識的課，是意識上的清淨了，好像看起來空了。你要知道，這只是你意識天地的空，外面並沒有空，我還站在你的前面，太陽照樣東邊出來西邊下去，都沒有空。雖然內心虛靈，但與外面物理世界還是相對待的。這是第一步的修養，你先能夠達到內心的虛靈就對了。

「唯道集虛」，集虛這個「集」字，要特別圈起來，集就是累積，你把內心意識虛靈、空靈的境界練習久了，累積久了，接近形而上的道就快了，所以注意這個「集」字。「唯道集虛」，你能夠做到內心意識不動，心裏很寧靜，耳根也不向外聽了，就完全返歸內在了。

「虛者，心齋也。」這時內心真正在持齋了。很多學佛的人受了八關齋戒，八關齋的那個齋，就是這個東西。達到了這個樣子，叫做八關齋的成就，並不是說過午不食就是持齋了。爲什麼八關齋有「過午不食」這一條呢？因爲過午不食，使你的氣息容易走通，虛靈，容易達到心齋的境界。所以融會貫通了，就一通而百通，都是同一個道理，只是說法不同而已。他說這個樣子才叫做真正的持齋。

莊子這一段話，是借孔子的嘴講的，不管儒家、道家，顯教、密宗，天台、華嚴，隨便哪一宗派，乃至天主教、基督教的閉靜，都是同一個道理，這個叫做心齋，叫做寧靜。到了這個境界，初步的閉關可以了，不到這個境界，是不可以閉關的！閉關會發瘋的。這一段內聖修養初步的工夫，心齋持齋的道理，孔子傳給了顏回。

但是我們要特別注意啊！這一篇叫做《人間世》，是《莊子》內七篇的第四篇。爲什麼不把孔子傳顏回這一段，放在第一篇《逍遙遊》，也不放在第二篇《齊物論》，也不放到第三篇的《養生主》，偏要放到第四篇的《人間世》？這是什麼理由？又是個話頭！你們很多同學要學禪宗，參話頭，這就是個禪宗，就是個話頭。爲什麼要在《人間世》這一篇，傳這個內聖之道呢？喜歡打妄想用心思的，不妨去用一下。參話頭就是要你打妄想，用心思，去研究思維。好！我們出這個題目放在這裏。

## 八風吹不動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

顏回聽了這個話，中間已經去做工夫了，不過文章沒有記載。顏回聽了孔子一傳這個方法，就去打坐做工夫了。坐了一下，起來向孔子報告，「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他說，老師啊！你教我這個方法，我就開始上座。等於你們打坐一樣，開始上來，「未始得使」，不習慣，身跟心配合不攏來，耳朵叫它不聽偏要聽；尤其聽到流行歌曲的時候，雖然說我現在在打坐，不想聽，但那個心裏已經跳起舞來，肩膀都搖起來了。那個時候我沒有入道，「實自回也」，我還是我。「得使之也」，慢慢我上了路，心跟氣兩個合一了，「未始有回也」，忘掉我自己了，都沒有我自己了。我們一般青年同學，還學不到顏回這一步喔！他說他那個時候，心也沒有，呼吸也沒有，也忘掉了我，我是不是顏回，都忘掉了。「可謂虛乎？」他說老師啊！這樣是不是達到空靈的境界？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

孔子一聽顏回的報告說，「盡矣。吾語若！」好了，對了！第一步到了，我再告訴你進一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遊其樊」，進了這個樊門樊籬。他說你工夫做到這一步，達到無我的境界，不過只是入門而已。「而無感其名」，但是我告訴你，還沒有到家的喔！內心的感應還會有。雖然你很空靈，如果有人碰你，你還會動念，你現在這個清淨這個空是靠不住的。

像我們在座的諸位，打坐的、學佛的、修道的、修密的，好像各路英雄，各路神仙都有，大家平常瞎貓碰到死老鼠的時候，這種小小的經驗，偶然都經歷過，但是不能永恆；碰到了就有，兩腿一放就沒有了，那是修腿不是修道。有時候它來撞你，你就有道，你要找它，就找不到，對不對？追不到這個道，比追求男女愛情還痛苦，對不對？身體健康的時候，有這個境界，一生起病來，就靠不住了，只曉得痛苦，不能夠心寧，當然也就不能夠空靈了。這就叫做「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你還是受外界牽引的，這個「名」字代表了外面的事理，一切事，一切理，一切外物，都還能夠牽引動你。

「入則鳴」就是佛經上一句話，「境風吹識浪」，外境界的風一來，這個心波就被吹動了。袁世凱的兒子袁寒雲，有一首名詩，中間有兩句更好，「波飛太液心無住，雲起魔崖夢欲騰」。這是講他的父親袁世凱，要想當皇帝是不對啦！「太液」是道家的話，是天上神仙的池水，指這個心池。波飛太液就是境風吹識浪。外境界的風一來，吹起心裏的波浪，不能停止，所以說「波飛太液心無住」。當妄念一來的時候，就像「雲起魔崖」，妄念本身就是魔，哪裏有什麼外魔！「夢欲騰」，你那個夢啊！好像自己要飛起來了，都控制不住。所以袁世凱看了兒子的這些詩，氣死了，就罵兒子的老師許地山，都是那個許地山教壞的。你們書院的同學，應該好好背住這兩句詩，是無上咒，心裏動唸的時候，你把這兩句一念，大概可以降魔。所以說無感其名，也就是這個道理，外境界的風一吹，你心中這個定境，這個清淨境界就被吹散了。

「入則鳴」，外境界一進來，你心裏就起共鳴。佛經上講，大阿羅漢習氣沒有斷都不行。譬如頭陀行第一的迦葉尊者，禪宗的第一位祖師，他多生累劫愛好音樂，所以迦葉尊者入滅盡定的時候，天人在奏音樂，他一邊在打坐，一邊隨音樂搖動起來。有的同學打坐，氣脈動了也會搖，算不定也是音樂聽慣了！旁邊的人看見迦葉尊者在搖，就問佛說：迦葉尊者怎麼搞的啊！他還在定中嗎？佛說：還在定啊！他聽到音樂拍子就搖動，因爲多生累劫愛好音樂的習氣沒有改，這個習氣的業力，在第八阿賴耶識種子裏沒有變掉，由此可知修行之難。

所以《維摩詰經》上說，天花掉在大阿羅漢身上都沾住了，雖然見色而不愛色！但習氣的根根沒有拔掉。平常守「心齋」戒不敢動的人，目不斜視，好像已經空了到了家，實際上那個根根一旦爆發就不得了。但是天花落到大菩薩身上，不會沾住，自然就掉下來，因爲習氣已經斷了，當然就不會「入則鳴，不入則止」。好比有人住在高山頂上，不要說看不見人，連鬼也看不見！自我覺得現在好空啊！然後看世界上一般人，多愚癡啊！這些衆生忙忙碌碌，像我這樣多清淨啊！那是空話，自欺欺人的話；下山以後，他會變得比普通人還愚癡，還壞！

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他說內聖的修養工夫，要做到什麼呢？「無門」。無門這個「門」就是方法，也就是說，那些真正修養到家得道的人，並沒有用什麼方法入門。什麼煉氣啊！看光啊！觀想啊！止觀啊！都沒有。所以禪宗後來標榜的「無門爲法門」，也就是佛在《楞伽經》上說的，真正佛法的最高境界是無門，有個法門就已經不是了。那麼莊子借用孔子的話說到無門，是不是孔子的話不知道，至少在別的書上沒有看到。莊子這裏記載說，孔子講，這個時候不需要用一個法門，等於佛學講六根大定，眼耳鼻舌身意都沒有了，就是大定。「無毒」，就是無治，政治的治，是古代借用的字。無治的意思，是不需要一個方法來對治妄想，對治煩惱，什麼方法都不需要。「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我們的心在這個身體裏，就像在一個空殼房子裏一樣，而生命的存在，只是借住在這個身體裏，不得已的活着而已。心中無事了，「則幾矣」，他說見地能夠到這個地步時，修養工夫差不多了，這樣還不算到家，不過差不多啦！

## 自欺  欺人  被人欺

絕跡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再進一步，內聖的修養就到了「絕跡易，無行地難」。大家到社會上做人做事，或者去做生意也好，賣菜也好，開垃圾車也好，當皇帝也可以，要內聖而後出來外王。你出家也好，出家也是外王，外用之一！不管你怎麼樣入世，就是這幾個字，「絕跡易，無行地難」。等於我們走路，地上一定有足印。當小偷的爲了不留手印腳印，可以穿襪子戴手套，工夫再高些像武俠小說一樣，飛行絕跡，踏雪無痕，踏在地上沒得痕跡。他說這些還算是容易，是可以練成功的。

但是「無行地難」，兩隻腳不着地而在空中飛的，這個困難了！行走總要踏在地上走，就是在空中飛也還是在行啊！你也還是要飛啊！等於《逍遙遊》中，列子御風而行，莊子說這有什麼了不起！人可以騰空駕雲在空中飛，那還是要飛呀，能不飛纔好啊，對不對？坐最快速的飛機，幾十個鐘頭，可以繞世界一週，坐太空船的話更快，但是還是要進入太空船纔行；不如你坐在這裏，一念之間可以環遊十方世界，那不是更高明嗎！

所以這七個字，「絕跡易，無行地難」，我們處事做人，做到不着痕跡，就是佛家說的不着相。不着相還容易，但是還不是最高明的，雖說無行地難，你還是在做在行，要完全做而不做，這就真的很難。也就是說，你要不要入世？這一篇是《人間世》，剛纔我們出了一個問題，現在已經答覆了，一個人要想大道的成功，只有入世去修，出世是小乘法，不入世磨鍊是不行的。入世磨鍊修出來，才能成就大乘道；大乘道修成功了還不是頂高，也不過絕跡易，無行地難。所以禪宗的話，成佛容易，成魔就很難了。叫你真的變成魔啊！還真不容易；但是要魔佛兩邊都不住，有時候偶然玩玩可以，那麼必須到人世間來磨鍊。所以孔子又講：

「爲人使易以僞」，「爲人使」是替別人工作，因此做事要聽人家的，假使做大臣就要聽領袖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也是「爲人使」啊！聽人家指揮，聽命辦事的時候，「易以僞」，還容易作假，容易推託，還可以用手段。「爲天使難以僞」，爲道啊！我們沒有辦法自欺，換句話說，爲人使，可以欺人。所以我常說，明朝末年有一個讀書人，叫什麼名字我忘掉了，講人生的境界有三件事，那真是說絕了。他說世界上任何人，一輩子只做三件事，不是自欺，就是欺人，再不然就是被人欺。

你看世界上的人，能不能逃出這三樣事？能逃出了這三樣的話，就跳出三界外了。你說我什麼都不求，只要有青菜蘿蔔喫，在山上打坐，一切無所求，你以爲對了嗎？那正是自欺。然後像我們一樣，坐在這裏，又講《莊子》，又講佛法，算不定就在欺人；再不然呢！兩樣都不幹，我規規矩矩喫人家的飯，拿薪水喫飯，還是被人家欺。除了三樣以外，還有什麼？所以說爲人使易以僞，易以僞就是在自欺欺人，也被人家欺。可是「爲天使難以僞」，是要自己對自己負責的，修道的人不能自欺，也不能欺人，更不可以被人欺；即使是聖賢說的話，也還要求證一番，不能輕易相信。沒有求證到的，存疑可也。

所以就像宋儒講的話，「六經皆我註解」。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熟讀了四書五經等，都是我的註解而已。換句話說，一個真正學佛的人，三藏十二部，顯教密宗，也都是他的註解而已。但是這個必須自己求證到，纔是真的；不然的話，還是落在一個嫌疑，被人欺。所以修道的人，「爲天使難以僞」，不能作假。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境界到了最高的時候，孔子做個比喻說，你應該聽到過，有翅膀的東西會飛，但是你從來沒有聽過，不要翅膀而能飛的。沒有翅膀而能飛，這個就是奧祕，就是密宗啦！你不要覺得稀奇啊！大家都會無翅而飛，就是在心裏頭飛，就像袁寒雲的詩一樣，「雲起魔崖夢欲騰」。我們有時心裏的妄念，妄想登天，念頭飛得好厲害，這就是沒有翅膀而會飛。夢中的富貴，夢中的空花，愛怎麼想就怎麼想！這是很可怕的。所以孔子說「聞」，你總聽到過「有知知者」，透過知識學問，而知道道理；但你從來沒有聽過「無知」纔是「知者」，到達了一切無知，那個纔是大智能的成就，是「無知知者也」。我們先停留到這一段。

看了莊子這一段，你會發現因莊子的影響，中國文化產生兩個東西，一個是影響了道家的隱士思想。我經常說，從二十五史看下來，對社會真正發生作用的是隱士，是道家的人物。歷史時代到了撥亂反正的時候，都是道家人物隱士之類出來，歷史上很多這類的人，自三代以來，一直到秦漢，唐宋元明清，沒有一代不出現這種人物。創業的時候，或天下大亂，都是他們出來幫忙，過後他們隱姓埋名，歷史上不見了，這些人是真正的做到了無行地。

另一個莊子思想的影響是，產生了政治與隱士之間的名士，歷代有許多的名士，像宋代陸放翁還出來做了事，另有一個詩人名士朱敦儒，他的一首詞《鶴鴣天》：

我是清都山水郎 天教懶慢帶疏狂

曾批給露支風敕 累奏留雲惜月章

詩萬首 酒千觴 幾曾着眼看侯王

玉樓金闕慵歸去 且插梅花醉洛陽

朱敦儒有個性，有學問，有修養，他始終不出來做官。「天教懶慢帶疏狂」，這是我最喜歡的詞句。他說「詩萬首」，當然沒有一萬首，吹牛的啦！這些人是真正所謂名士派，受莊子的影響最大。名士都喜愛老莊的思想，自然有超脫的一面，這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特性。

我們經常發現社會上，很多不論職業或者階級，都有這類的人物。像顯明法師講經的時候，有幾位老先生來，幾十年我看他們，始終穿那麼一件衣服，滿頭白髮，怪裏怪氣，我非常注意那些人，他們就有一些名士的味道。那個眼睛好像沒有光彩，誰都沒有看到，誰也不在他眼裏，就是幾曾着眼看侯王！我拼命拍這些人馬屁，因爲怕他看不起我（衆笑〉。但是中國文化這一類的人非常多，是這個民族的特性，所以研究我們中華民族很難，看法不能那麼簡單。固然社會有很壞的一面，但絕對有極高的一面，「絕跡易，無行地難」，有很多人都做到了。

下面，我們再繼續講孔子教顏回，這個老師傳徒弟衣鉢，快傳完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以無知而知，這個纔是大知，就是內在修養的工夫，你們學打坐，就要先學到這一步，才能再進一步。

## 內聖的修養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這三句話，就是大密宗，也就是大禪宗了。能做到的話修養就到家了。「瞻」，就像我們看東西一樣，遠遠地看到。「闋者」，就是那個圓咚咚的圓圈，這是形容看到那個圓滿清淨的地方。「虛室生白」，這個虛室是指內心，閉着眼睛，但是卻在一片亮光中，所謂自性的光明發現了。有些人打坐的經驗，夜裏在沒有燈光的房間裏打坐，亮光忽現，張開眼睛，什麼東西都看得清楚，這一類也是虛室生白，但是還不究竟，要內在到了虛室生光，自性發光，身體內部五臟六腑，每一個細胞，自己都看得很清楚，那纔算真的接近虛室生白。

像白骨觀修到了家的人，「瞻彼闋者，虛室生白」，空靈到極點，自性的光明發生，這個時候纔對啦！然後「吉祥止止」，這纔是大止，得了大定，止算是定，還沒有觀喔！所以你們修《摩呵止觀》的，修密修禪修道的，注意！不到達這個境界，你妄念停不了。「吉祥」是大吉大利，所以後來說「皇上吉祥」這類的話。

「止止」，前面一個止是動詞，後面是名詞。修止修到這裏，就是真正得止了，也真正得定了。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大家打坐，人坐在那裏，心裏頭在跑，唉喲！這個念頭又來了，我怎麼又想鈔票！某人欠我十塊錢！打坐都想起來了，心中在那裏開運動會，坐馳！注意啊！大家打坐都犯了這個乇病。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他說，你要曉得修養的方法，我們平常眼睛喜歡向外面看，耳朵喜歡向外面聽，真正修養做到了，眼睛對外面見而不見，看到的同我不相干。就是佛學的話，內心意識不起分別，雖在鬧市中，隨便怎麼吵，沒有聽見。佛經上記載，有一次佛在恆河邊上，喫完飯以後，偶然坐一下。這時有一個商隊過河，車馬很多，那個車聲馬叫聲，搞了很久，結果他老人家出定後，看見地上都是亂七八糟的水，就問這些弟子們，這個地方怎麼啦？弟子說，剛纔很多馬車過來。佛說他自己一點都不知道。這個時候釋迦牟尼佛不是昏沉，不是睡着了，而是「徇耳目內通」，眼睛不向外看了，內觀；耳朵也不外聽，內通。就是《楞嚴經》上說觀音法門，「反聞聞自性」，用耳根修的「入流亡所」。

你們注意啊！尤其年紀大一點的，最好用觀音法門，用耳根迴轉來聽自己，可以長壽。爲什麼可以長壽？因爲耳通氣海，耳也通腎海，用觀音法門修持，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到達了入流亡所；耳朵、眼睛迴轉來，進入那個法性，自性之法流。亡所，亡掉了所聽所聞的境界，也就是莊子所講的吉祥止止。這個時候，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怎麼叫外於心知？就是不要起心動念，一個念頭也不動，妄念不動，第六意識不用，而能夠天上人間無所不知；把能夠知道一切的能知之智，及所知之境都空掉了，之後出來的叫般若，佛學叫大智慧，大智慧能通一切法。拿佛學的道理講，就是第八阿賴耶識，轉成了大圓鏡智，照天照地。他說到達了那個境界，「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連鬼神都站在你面前聽命，更何況是人呢！「舍」就是到這裏停止，停在你的面前。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幾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這個萬物之化就是道。以道家來講，包括儒家、道家、道統。就是《易經》上孔子所說的，到這個境界是「參贊天地之化育」。人的生命功能價值到了最高處，彌補了天地宇宙的缺陷。我們生活的這個娑婆世界，是有缺陷的，人修道修養到了這個境界，天地的缺陷可以彌補了。這就是我們傳統的道統，堯、舜、禹三代傳心的法要，「禹舜之所紐也」。所謂儒道兩家所標榜的內聖外王，上古三代聖王堯、舜、禹，他們內聖的修養，關鍵就在這裏。

「伏戲」就是伏羲，我們那個畫八卦的老祖宗。「幾蘧」是上佔的聖王，明主。「之所行終」，他們爲什麼能夠天人合一呢？他們是人世間的帝王，等於佛經上說治世的轉輪聖王。就是因爲他們內聖修養到達了萬物之化育的境界，所以可以達到天人合一。這個是傳統文化的道統，內聖的道統。「而況散焉者乎！」其他我們的老祖宗，黃帝、伏羲、神農等等，都得到了這個道統，內聖而後外王；歷代的名臣名相，有功業留在歷史上的，都是因爲他內聖做到了，然後出來外王。

佛家講度人度世，這個度人的意思就是外王。千萬不要說，皈依你了，拿個紅包給你，聽你念一句阿彌陀佛，你就是又度了一個人了。如果是這樣，你要小心！本欲度衆生，反被衆生度，這是我從四川峨嵋下山以後，幾十年對自己的結論。我本欲度衆生啊！到現在我感覺到，反被衆生度我了。所以要小心，不要隨便講度人，除非你內聖做到了，才能外王。好了，《人間世》第一段故事，到此爲止。

孔子教育顏回的這個故事，我們再檢討一下，開始就說到春秋時代諸侯並起，那個時候，中央天子勢力已經薄弱了。顏回聽說衛君不是一個好領袖，想教育他，使他變成一個明主，所以想去做王者之師，因此向孔子請假，說自己要到衛國去教訓衛君。孔子說，你去吧！去了，你喫飯的傢伙就掉了，就是這個腦袋要被人家砍了，你這一點本事怎麼行！

這個故事，就說明一個人，做學問也好，修道也好，常會犯的錯誤，就是得少爲足，稍稍得了一點就滿足了。也犯了孟子所講的，「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的錯誤。像我們一樣就完了，給人家叫一聲老師，馬上就倒黴了，反被衆生度了，就是被學生度了的；所

以千萬不能當人師。這個是第一段的道理。後來孔子對顏回的訓話，就是教育我們出社會做人做事，應該有的態度；做領袖的是哪一種態度，幫人家又該如何。

顏回聽了不滿足，孔子再告訴他，進一步你真想出去度人，拿佛家的話，對世界對社會有所貢獻，必須要完備內聖的修養，做到了聖人的境界，然後出來外用，纔能夠起作用。不然的話，目前看起來很輝煌，是很光明燦爛的人生，死後呢？四個字再加上一個字，「與草木同腐」，埋在土下腐化而已！所以，我常告訴青年同學，你們看歷史上多少皇帝、宰相、狀元，能記得幾個名字？在當時他們是了不起，過後都被歷史遺忘了，因爲沒有功德留在人間，就是因爲內聖沒有做好而出來外用的。這些人都能夠爭取到一時，不能爭取到千秋。所以事業是分兩方面來看的，這些聖人們，教主們，說真的也是在爭唷！不過爭的是千秋，不是一時。

## 大使的痛苦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

莊子筆下再寫孔子的故事。古代的葉國，就是民國以來的河南葉縣，「葉公子高」，名「諸梁」，是楚莊王的玄孫。葉公子高是一般通稱，諸梁是本名，從前人的名字有官名，有小名，父母老師可以叫小名，自己對老師要稱本名。葉公子高這個人，「將使於齊」，要被派到齊國去當大使。這一篇是外交官的學問，我們將來假使寫一部外交官的修養，或外交官的哲學，就要把春秋戰國外交官的資料找出來參考。這一段是孔子教導辦外交的方法，葉公子高很害怕去當大使，就來問孔子「王使諸梁也」，大王派我去齊國當大使，這個任務「甚重」，太重了。

我們看歷史上的外交官，許多都把自己這個頭，當蘋果那麼玩的纔敢去，有時候有去無回。什麼蘇武牧羊，那還是小事，有時候當場就被殺掉了，在古代中國外國都一樣。就看五代時歷史上罵的馮道，他幾次出來當大使，都是戰戰兢兢，有沒有命回來不知道，所以他的詩說：「幾人路死掩風沙」，跟去的人半路死掉了，收埋在荒山野地，這就是當年當大使的痛苦。大使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稱爲行人之官，也就是現代所謂外交官。你們如果讀過李陵答蘇武書，蘇武牧羊十九年回來以後，還不是外交部長，只是外交部裏頭一個官員而已。

葉公子高又說：「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他說，到了齊國以後，他們對待我這個大使一定很有禮貌，這還好辦；若到敵國的時候，就沒有禮貌了。「甚敬而不急」，雖然很有禮貌，但並不被重視。齊國在當時是一個強國，做外交官的痛苦是「弱國無外交」，雖然是一個大使，在那裏只算是有這麼一個分子而已，並不被重視。他說，要我達到外交的任務，說動齊國的負責人齊王，「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連一個普通人的意志都難改變，何況一個國家的領袖呢！「吾甚慄之」，所以我心裏頭很害怕，這是他給孔子講的。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這幾句話都是人生最高的哲學，也就是做事的最高境界。他對孔子說，老師啊！你平常告訴我的話，凡是做人做事，不管大事小事，「寡不道以歡成」。很少有事情是完全成功，或是高興圓滿的。這就是佛學的道理，娑婆世界，萬事都有缺陷，沒有一個圓滿的人，沒有一件圓滿的事。現在孔子說的也是這個話，就是事情很少能合於一個法則，合於什麼法則呢？「歡成」，永遠是歡喜快樂的結果，才稱爲「歡成」。

所以人世間，做人做事之難，「事若不成」，尤其政治上或外交上的任務，事情如果不成功，大家都不好，「必有人道之患」。或者給皇帝殺了，或者給敵人殺了，或者去坐牢，或者有其他的禍害出來，或者路上有人行刺啦！譬如美國的總統，給人打了一槍。「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有時候國家的大事成功了，你覺得當時非常輝煌，但在歷史上可能是一個很糟的事，有陰陽之患，在冥冥天道中，會受很壞的果報，或遭到四周其他人的妒忌。「若成若不成」，不管成功也好，失敗也好，「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如果能做到沒有後患的話，只有最高道德得道的人，才能做得到，普通人是做不到的。

《人間世》這一篇，先講到孔子告訴顏回，想去糾正一個人主是不可能的；與其入世爲帝王之師，還不如退而自修。這是第一個故事，講入世之難，幾乎比出世修道還要難。所以要顏回重視自己的修養，由自修做工夫的方法，提出來心齋這一段。

第二段故事，莊子再引用積極入世的人，葉公子高出使齊國這樁事，說明動亂時代當大使入世之難。尤其在古代，敵我兩國互爲仇敵時，當大使的人，經常出去就不準備回來了。在戰國這個戰亂的時代，代表國家的外交官是第一線的戰士，隨時有危險。這一段是拿歷史故事，說明人生入世的道理，就是孔子平常教誨的話，凡事不管大小，朋友之間，做人做事之間，很少有圓滿成功的，或是很痛苦的成功，「寡不道以歡成」，這是第一句話。第二句「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第三句「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這是入世的名言，這也就是人間世。

## 宋真宗與寇準

凡是我們中國人，應該懂中國歷史，尤其在宋真宗這個階段，最有名的一個宰相叫寇準。那個時候，宋朝也等於南北朝，跟金國正在戰爭的外交狀態，結果寇準主張皇帝御駕親徵。那麼誰來保駕呢？寇準說我去。老實講，宋真宗是很不願意去親徵。宋朝自趙匡胤開始，一直到他的子孫，北方並沒有統一，而且實在也怕統一，不想統一，這是宋代史上最妙的事。

一個領袖如果是絕對的軍人出身，好辦！要嘛絕對的文人也好辦；由軍人而變成文人，像趙匡胤兩兄弟啊！就難辦了。所以宋朝，嚴格的講不成其爲一個朝代，因爲宋朝三百年始終是南北對峙。北方的國家是遼、金、元，西北還有一個夏，南方勉強維持稱爲宋朝。自從宋太祖黃袍加身當了皇帝以後，因爲自己身爲軍人，深知戰爭的痛苦，戰爭的殘酷和戰爭的胃險，因此把燕雲十六州，在地圖上一畫就不管了。所以遼金始終雄霸於北方，同時宋朝的土地非常小，所謂雲南大理是另外一個政權。等於南邊也沒有，北邊也沒有，這樣維持了三百年。不過宋朝在文化的發展上，反而是滿光輝的。

宋真宗，歷史後來封他這個「真」字的諡號，是很妙的。因爲他不想打仗了，但是全國知識分子總想統一國家，所以宋真宗拼命提倡宗教，又信道教，自己認爲是天命要他好好修道，不要再打了。當時的宰相王旦，不同意皇帝的想法，宋真宗就請宰相喫飯。皇帝很不容易當，古代皇帝很民主喔！喫完了以後，皇帝說，我看你這個宰相府上也很清廉，沒有什麼家用的東西，這裏有一點小小禮物送你帶回去。皇帝請宰相吃了飯，還給宰相禮物，在宰相的立場，皇上所賜，「情」字的道理只有接受。結果回來打開一看，好幾罐，大概是我們江西最好的瓷器，裝的都是黃金。皇帝送紅包就是叫他不要反對啦！所以王旦考慮了一夜，實在睡不着，怎麼辦呢？他只好不說話，後來他就宣佈，我老了應該退休了。

後來寇準要真宗御駕親徵，到了前方，隔着黃河，看到金國精銳的部隊也是擺兩邊，宋真宗心裏還是在害怕。他在最前線，叫人打聽宰相寇準在幹什麼！寇準這個人很有趣的，派去的太監發現宰相在行轅打麻將，而且一邊打麻將，還一邊喝酒，紅中白板，叫啊叫的，玩得很高興。真宗一聽比較心安一點了，宼準還在玩啊！大概不危險；如果說寇準還在辦公，或是正拿電話在聽消息報告，那真宗的心臟病恐怕要發了。寇準也曉得這個皇帝的心理，所以故意裝得很輕鬆。

寇準是宋朝的大忠臣，是爲國家爲天下盡力的大臣。但是寇準這個做法，「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這種事情搞錯了，那不止一個人槍斃，是滅九族的！全家要殺光的；事情成功了呢！「必有陰陽之患」。我們看宋朝的歷史，寇準後來很有功勞，封萊國公，澶淵之盟時，他軍事外交一手包辦了，有很光榮的外交勝利。可是勝利是勝利，雙方訂的還是和平條約。結果回到南方後，寇準始終遭到朝廷大臣的妒嫉，這就是陰陽之患。

歷史上還有一件有名的故事，宋朝一位了不起的文人名臣，是四川省的張詠，他是地方首長，官位也很高。寇準後來事情成功後就要下臺了，有一次正好在陝西碰到張詠到中央來述職，寇準當時的聲望很高，曉得張詠學問很好，就問他：「你看看我啊，有什麼預兆？」張詠就說：「相公啊！你太謙虛了，樣樣好，何必問我呢？不過啊，有一篇書還是要念一下，就是《漢書》的《霍光傳》。」寇準想，奇怪，《漢書》我又不是沒有讀過，他怎麼講這個話？可能讀得不仔細，馬上回去讀《霍光傳》。

霍光在漢朝功勞很大，劉家的天下是他一手救過來的，傳記上把他一生的功勞都說了。寫漢書的是班固父子父女，三人共同完成的，最後對於霍光下了一句評語，說他樣樣都好，就是書讀少了，四個字結論「不學無術」。寇準最後讀到不學無術，哈哈一笑，知道張詠是在罵他，說他不學無術。

## 郭子儀的境界

那麼這個「不學無術」的「學」，是什麼呢？像我們看「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不管做事成功或者失敗，而沒有後患的，只有有大德的人才能做到。我們從歷史上來講，只有唐朝郭子儀一個人做到了。研究郭子儀的一生，那的確漂亮極了，他對人事的處理，那是高明到極點，恐怕二十五史裏找不出第二個人。歷史上講這個人出將入相，幾次當大元帥，而且唐德宗喊他尚父。這個尚父的稱呼，只有周武王喊過姜太公，等於是乾爹，不但是乾爹，還有老師的意義，這個名稱是珍貴極了。郭子儀由唐明皇開始，到唐明皇的兒子唐肅宗，孫子唐代宗，乃至到曾孫子唐德宗，四朝的皇帝，都是郭子儀一手保駕的。唐代到後來，所有文官武將，都是他的部下，地位都很高。可是每次皇帝下命令，要他不要幹，他就規規矩矩移交清楚回家，臉色都不會擺一下的；等國家有難，邊疆敵人又打過來的時候，一聲命令叫他來帶兵，他就又出來打仗。

有一次到了唐代宗時，又同唐明皇一樣，天下大亂，在叛兵快要打到長安的時候，皇帝下命令叫他出來，他立刻就出來，一個部隊都沒有，只有身邊四五十個老弱殘兵，而叛軍的部隊有十萬之多。這怎麼打？勉勉強強把沒有經過訓練的後備兵，湊了五千人，去抗拒敵人十萬大軍。到了前方一看，他跟兒子講這不能打。那怎麼辦呢？他說我一個人去！就騎上了馬；第三個兒子也當司令官的，他說爸爸你不能去，那多危險，把他的馬拉住。他拿起馬鞭，把兒子手一鞭打開，就是說，你滾開，我告訴你，打也敗，不打也畋，只有我一個人去，死也只死我一個人，你們還有辦法；如果一打，統統沒有辦法，我們父子統統沒有了。結果他一個人馳奔到前線，一邊喊道郭令公來了！敵人說那個郭大元帥早死了。他把軍帽拿下，滿頭白髮，把身上的衣服都解開，手上的武器丟下來，大家一看果然是他，敵人就都向他敬禮了。令公啊！大家都說你死了，所以我們造反，不好意思了。後面還有部隊來嗎？郭子儀說沒有部隊，就我一個人來。此時他兒子也帶了幾百人過來，他回頭看見，手一揮，你們滾回去！他一個人把敵人將領的手一拉，然後幾句話給他一講，就不打仗了。

可是呢，你看他不只一次，經過多少次的危急，有那麼大的功勞，等到天下沒有事了，皇帝又叫他回去，他就下臺一鞠躬，立刻就回家，絕無怨言。後來活到八十歲，八個兒子七個女婿，幾十個孫子來向他請安問好，連家裏的傭人一共三千多人口，所以叫「大富貴，有壽考」。

我們曉得做人做事，大事小事一樣，孔子講的「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只有那個郭子儀做到了，他的功勞之高，比皇帝偉大得多了。「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上面沒有懷疑他有野心，出將入相幾十年，全國高級幹部都是他的學生部隸，而自己沒有驕傲，這兩點是他人所做不到的。第三點更難，他私人的生活很奢華，換句話說，他生活有點吊兒郎當，蠻不在乎！可是社會上，上面是政府，下面是民間，沒有一個人批評他不對。這三點，都是人所不能做到的，而他做到了。所以歷史也認爲他是古今以來第一人。

因此我常常告訴同學們，學軍事的，學政治的，應該以他爲榜樣。他最了不起的長處是度量大。當時皇帝面前最喫香，權力很大的一個太監魚朝恩，曾用各種花樣來整他，但他並沒有記恨，而包容了人家。最後魚朝恩沒有辦法，把他的祖墳挖了。當然他也曉得是魚朝恩乾的，連皇帝也知道，但他也不動聲色。這是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結果有一次皇帝問起要追究一下。他告訴皇帝，我帶兵幾十年，我的部隊在外面，挖人家墳墓的事情也一定很多，我也管不了那麼多啦！你看，他有這樣大的量，所謂量大福大。所以，莊子並不是隻講出世思想，而是告訴我們做人處世的道理。

## 無下兩件大事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慾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執粗」等於說喫素的。葉公子高現在臨危受命，個人也很難過。他說平常生活很簡樸，又不想求名，也不想求利，飲食很簡單。「爨無慾清之人」，古人的解釋，爨是廚房裏煮飯燒的火，古代用木頭燒火，要執爨。「無慾清」，不想清涼，火燒起來不想清涼，這是什麼意思？古人解釋莊子這一句，是說他只想生活清淡，並不想火燒得那麼熱，燒冷竈都不要緊，乃至一天都沒有人來看我，我都很高興，只想清淨，不求名，不求利。

古人這樣解釋這一句話，我不同意！各人見解不同；我認爲，「吾食也執粗而不臧」，他是說自己的生活很簡樸，有口飯喫就好了，青菜淡飯就夠了。「爨無慾清之人」，家裏也用不起人，雖然做官，家裏做飯都是自己跟太太兩個人，太太上街買菜，自己在廚房開煤氣，就煮飯了，也不想找一個幫忙清潔的人，一切自己來。就這麼簡單一句話，他們東解釋西解釋，就愈弄愈不懂了。「爨」煮飯，「無慾清之人」，不要求人家來清潔，一切自己幹。現在有很多公務員，尤其美式化的生活，非自己幹不行啊！請人請不起。他跟孔子講，我本來生活很簡樸的。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現在皇上下命令，要我擔任這個艱難的外交官。「朝受命」，上午發表了這個命令，急得我肝火發了，眼睛也紅了，趕快看眼科，心臟緊張趕快要喫鎮靜藥。所以沒辦法，心裏憂愁得發熱又發冷，好像吃了冰塊一樣。梁啓超寫一部書叫《飲冰室文集》，就是這一段來的。我早晨接到這個消息，心裏急得沒有辦法，「我其內熱與」！我豈是熱衷於功名富貴的人啊！這個地位是高，權力也大，可是這個任務多麼危險啊！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吾未至乎事之情」，還沒有完成這個任務，我自己先就生病了，「而既有陰陽之患」，已有陰陽之患；「事若不成」，萬一我這次任務完成不了，「必有人道之患」，國內有人會對付我。「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這叫做進退兩難，雖然我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是我覺得挑不起這個擔子，體能喫不消，情緒上也喫不消，任務太重了。「子其有以語我來」，老師啊！求求你，告訴我怎麼辦啊！就像你們辦事一樣，有一點事情就回來找老師。我倒常常想飲冰喫冰淇淋，一點小事都要來問；人家葉公子高是有大事纔來問孔子，他說老師啊！你怎麼說呢？怎麼教導我呢？好，注意喔！你看孔子怎麼說。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孔子說我告訴你，天地間有兩條大戒律，不管你出家在家，都要遵守。「其一命也；其一義也。」第一條大戒，認命了，知道天命。這個「命」解釋就很麻煩，不是算八字那個命，也包括算八字那個命。這個天命，也包括人生的價值。第二條戒是義，所謂義所當爲，包括兩個義：一是合於真理的，哪怕這個頭掉下來，都不回頭看一眼的，只要合理的就要去做。所以文天祥啊！嶽飛啊！頭該掉的時候就掉，毫不猶豫。第二個義，就是我們朋友之間的道義，人與人之間的義。中國這個義字怎麼寫法呢？大家注意！上面是個「羊」字，下面是個「我」字，這個「羊」是代表吉祥，大吉利，所以義就代表我的吉祥。仁義的「仁」字，是人旁邊一個二，二人之間謂之仁。推己及人，想到我的吉祥，也想到你的吉祥，我需要什麼，你也需要什麼，這就是仁義。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孔子說你要知道做人的道理，做兒女的要愛父母，愛父母就是孝。你說要做孝子，孝子幹什麼？就是愛父母。愛的解釋很簡單，我們生下來，媽媽爸爸怎麼樣把我們連屎帶尿拉把大的。像我是最愛乾淨的人，當抱着孩子，跟孩子玩的時候，把孩子一舉，大便連尿一聲嘩嘩譁拉下來了。家裏人都笑，看你怎麼愛乾淨！也不講究了，也不罵了；個人經驗如此，大家經驗也如此，這就是父母愛兒女之心。反過來，父母年紀老了，兒女也迴轉來愛父母，這就是孝。孝這個字是名詞，孝的內涵就是愛。很多同學說孝不起來，換句話，你也愛不起來，這就是愛的哲學。

所以中國人說，「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這就是中國文化！凡是大忠臣，必然是大孝子。換句話說，忠是什麼呢？就是擴充了愛父母的心，而愛國家，愛天下，愛別人。佛也講孝道，所以佛家也有《父母恩重難報經》，並不是說學佛的人不講孝道喔！「子之愛親也，命也」，兒女愛父母是天性；假使這個子女對父母不愛，而覺得很討厭，也是命；有些天性稟賦是壞根器、劣根性，簡直不可救藥了。「不可解於心」，是沒有道理可講的意思。

有個學生告訴我，他出生以來多少的痛苦。他現在不在這裏，我可以講，當時我一邊聽，一邊都替他掉眼淚了，但我不敢把眼淚掉出來，只是我心裏頭有一句定論，這一對父母就不是好父母。但是當着這個學生的面，我不敢講這個話。你們要注意，這是有分寸的，他父母再壞也是他的父母！雖然他是我的學生，我不能當着他的面罵他的父母，這就是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分寸。所以我只好嘆兩聲，作爲結論。這個學生還說，他爸爸有時候還向他要錢，他父親一去他就煩得很。這也難怪呀！我只告訴他一句話，我覺得你爸爸也是個可憐人。我這個可憐的意思包括很多，這是一兩年前的事。最近我想起來問他，你爸爸最近還找你嗎？找我啊！還是要錢。我說那你最近對你爸爸……他說我那一次跟老師談話以後，老師一句話影響我，我爸爸也是個可鄰人，所以啊！我現在看到他也覺得他蠻可憐，我還是對他好啦！總歸是我的爸爸。對了！這就是人性，這是我親自經歷的故事。

所以子之愛親啊！命也！不可解於心！沒得理由的，這是第一條。「臣之事君，義也」，古代是君主時代，在所謂中國的五倫中，君主代表了國家，這就是古人對於帝王要盡忠的緣故；不是對帝王盡忠，而是對君主，因爲君主是一個國家民族的代表。所以愛君盡忠，也就是愛國家民族。「臣之事君，義也」，這是人生的結論。「無適而非君也」，我們生在這個世界，生在國家土地上，整個國家就是我，任何地方都是我的國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你逃避不了的，就算是出國去了，說我不愛我的國家，我看不慣，所以逃到別的國家。老實講，你的心裏終究是中國人，每一個國家的人都是一樣。

我的朋友之中，也有許多蒙古的朋友，那個蒙古沙漠有什麼可愛呢？當然沒有我們江南可愛。江南山明水秀，魚米之鄉，山青水綠。在臺灣沒有真看到過綠的水耶！我們江南，山是青的，水是碧綠的，一清到底，幾條魚在下面遊，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多漂亮！蒙古那個沙漠，多討厭，可是沙漠來的朋友，講了半天，沙漠那個烤肉，騎在馬上，一臉的油，那個灰沙，問他那個味道好不好？那真好啊！真想啊！還是愛自己的家鄉，這就是人性。所以自己生長在哪裏，還是愛哪裏，那是必然的。這就是說，只把身體逃到別的地方，可是鄉土的感覺仍在，還是沒有辦法丟掉。「是之謂大戒」，孔子訓話，告訴葉公子高這兩條是大戒。

## 忠與孝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是以夫事其親者」，所以一個孝子愛自己父母，「不擇地而安之」，不是說，爸爸媽媽，我現在不管你啦！你自己想辦法，等到我跑臺北賺了錢，我蓋三十層的洋樓，再請您來孝順。那等不及了，他已經入土了。所以兒子孝順父母，不等時間、空間，不等環境，只是儘自己的力量。今天住一個草篷，就在草篷孝順父母；只有買得起一根油條的力量，我不喫，先買給爸爸媽媽喫，「孝之至也」，這就是孝順。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什麼叫爲國家盡忠呢？上面有一個任務交待給你了，不管是什麼任務，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等於是說，你做人家的夥計，做人家的職員，這個老闆交待一個任務給你，就要聽命。如果不能聽命，又不能命令，自己理想又高，既不能當老闆指揮別人，又不聽人家的指揮，那是廢人！所以「臣之事君，不擇事而安之」，不管什麼任務交待給你，你都要做到，「忠之盛也」，這就是盡忠於職務。你要認清楚人生就是這樣，就是這麼一個人生。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他說，所以你要明心見性，這是辦事的明心見性，是入世做人的。你瞭解了人生的價值，對於自己心性之道懂了，那麼「哀樂不易施乎前」，也沒有什麼叫悲哀，什麼叫痛苦，也沒有什麼叫快樂，人生該做的事情就去做了，不因環境因素而影響你的心情，這就是真理。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明知道無可奈何，算不定去了就送命，但安之若命，把腦袋裝在皮箱裏，就上飛機了，「明知其不可奈何」，而必須要這樣子做。孔子本身就是如此的，一心一意要救世救人，明知救不了，還是努力了一生。釋迦牟尼佛也是這樣，要度盡一切衆生，他明知道衆生度不盡，他非要度不可。都是莊子這一句話「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這就是道德；換句話說，現在派你這個任務，沒有話講，只有一個字答覆，去！沒有什麼理由的，你去就是了。

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爲人臣子者」，他說一個爲天下、國家擔任公職的，有時候的任務，實在是「有所不得已」。因爲不得已，不得不做，「而忘其身」，把自己生命身體，都奉獻出去了。這就是擔任國家公職的人，應當有的態度。「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在這個真理原則之下，哪有時間讓你貪生怕死！死就死，生死要看空了，這就是行爲上的了生死，不是那種靠打坐了生死。像有些人希望死的時候沒有痛苦，只要把腿一盤，阿彌陀佛！我走了，那還是小乘的了生死；爲公奉獻而死的是大乘的生死，是在行動上顯示的。

所以大家學禪就知道，達摩祖師講的兩門，一門是理入，就是參究，打坐用功；一門是行入，莊子借用孔子所講的這些，就是從行門入。能真正做到了，這也就是不計生死。因爲生死已經不在乎，這一條命佈施出去了，像其他宗教所講的奉獻一樣，孔子這個話也就是教他奉獻。「夫子其行可矣！」孔子講完了，對學生客氣一番，先生啊！你就趕快給我去吧！這個時候還有什麼考慮呢！這是這一段的結論，接着他又對葉公子高說外交之道。

## 外交政治哲學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我們要注意，唸到「丘」字，現在是民主時代，我也很大膽的念，我小的時候不敢這樣唸的，這樣念，頭上準備起個湯圓了，老師的手指頭一彎，咚！在你頭上就敲下來，不管你痛不痛，什麼腦震盪，沒有這個考慮的。聖人的名字可以隨便叫嗎？你敢叫孔丘，先給你頭上丘一下再說。那麼「丘」字要怎麼念呢？要念成「某」字，代表了丘。寫到這個「丘」字時，右面少一豎，是忌諱，對先人，對父母的名字也是如此。那麼現在我們是民主時代，丘就丘吧！「丘請復以所聞」，孔子說我要告訴你一個道理，現在孔子要教葉公子高外交政治的哲學了。

辦外交的人要注意，中國外交上的經驗，有句名言「遠交近攻」，這雖是一句名言，不過也看在什麼時候用。那麼「遠交近攻」，在君國的時代，國與國之間發生敵對的時候，差不多是一個不能變更的大原則。但是孔子現在講的，純粹是外交上的大原則，「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與鄰近的國家相交，處處要講忠實信用。「相靡」是指私人相處非常好，在公事上，彼此也比較能夠坦誠，當然有時必須爲國家守祕密的時候，並不是對朋友不坦白，那是不得已。遠交呢？「則必忠之以言」，誠意地勸告，拉感情地勸告，但必須對自己所言有信用。

辦外交是代表國家的，外交官說話很難，因爲任務非常重大。「言必或傳之」，這句話有兩層意義，一個是把元首的意旨傳達到，但是有些時候，自己國家的元首心情不好，對國事發脾氣，隨便罵另一個國家的元首混蛋，你這個外交官就不能講了。「或傳之』，這三個字要特別注意，外交官說的話代表了國家，對歷史負責、兩國雙方都有記錄的，講話特別小心，因爲馬上就會傳開了。大使及夫人，不能鬧一點笑話或缺點，傳出去是丟國家的臉面。「或傳之」這三個字，有權衡得失的意味，這是第二層的意思。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這個大概只有當過外交官的人，或者當過外交系主任的人，纔有這個經驗，才能瞭解。給兩家調和事情，在中間傳話，太難了。張家說李家老子是混蛋，李家說張家的父親下流，這是兩怒，兩怒之言不能傳。兩喜之言也不能傳，兩方過分的希望和要求，明知辦不到，也不能傳，因爲中間的裁定非常難。所以第一流的外交官，那個腦筋之靈活，說話之動聽，發了脾氣，都像是好聽的音樂，大概上帝那裏選來的吧！所以啊，「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那是最困難、最痛苦的。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

你看，孔子多會辦外交啊！你們學外交及外交哲學的，這一段拿去，就夠你寫外交博士論文了。再加上什麼心理學，言語學，第六感，都加上去，就是一篇好論文，包你外交官考第一名。現在文章並不難寫，就是小題大作，抓到兩句話，寫個幾十萬字，蘇格拉底這麼說的，邱吉爾那麼說的，這樣就是學問淵博，就好了。

孔子說，兩邊光說好話就過分了。像古代老式的媒婆，傳兩喜之言，「兩喜必多溢美之言」，過分吹捧人的話，將來不兌現，那是要命的。「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兩邊相互討厭的心理也不能表達，即使稍有表達，對於外交上都有絕對的妨礙。總之，當外交官在中間傳話，不能「溢」出事實。溢是過分了一點，歡喜的話也不能過分；比方說，我們部長對你是欽佩得不得了，這個話就過分了，只能說對你也很欽佩，這就差不多夠了。太過分的話，有時候收不回來，就麻煩了。

總之，過分的話，就是犯了佛家的妄語戒。一打妄語「則其信之也莫」，人都有靈感的喔，你打了一點妄語，別人就不會相信了。「莫」不是完全的否定，意思是彷彿、也許、不真實。「莫則傳言者殃」，如果別人不相信你的話，首先倒黴的是中間當外交官傳話的人。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老子也用到這個「法言」，法言兩個字，就叫做建言。所謂老子莊子說法言是什麼呢？就是古人的格言，也就是古人的名言。什麼叫格言呢？就是永遠不能變的一個標準，話說到了頭爲之格，這個話是不能變的。「故法言曰」，就是我們上古文化格言說的：「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所以，外交官傳達兩方面意見的時候，腦子要很快的整理內容，做翻譯官也是一樣，「傳其常情」，很正規，很平常；「無傳其溢言」，過分的話不能說，好壞都不能加一點。「則幾乎全」，能夠做到這樣，可以保全自己，也可以完成了這個使命。這是一段關於外交官的修養和態度，以及辦外交的哲學。

其實啊，我們不要只盯到外交，那就搞錯了！做人也是這樣，這就告訴我們怎麼做人，不要認爲只是外交官用的，我不須學，那你就白學《莊子》了。一個人平常就是如此，如果過分的話，倒黴的是你自己。下面又講一個人生的道理。

## 陽謀  陰謀

且以巧鬥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

「且以巧鬥力者」，什麼叫以巧鬥力呢？就是謀略學，兵法也都是用巧鬥力，以寡擊衆，以弱擊強，這個就是最高的謀略，也是最高的兵法。以巧鬥力就是用智慧。要搞政治也好，軍事也好，總而言之，人生處世，都要用巧力，要用智慧，這個巧是代表智慧。以智慧來鬥力，「始乎陽」，開始的時候是陽面的，是正面的意圖；但是用智慧用謀略，必然會走到陰謀。所以對於用謀略的人，中國文化始終稱他們爲陰謀家。譬如說陳平幫助漢高祖統一中國，漢高祖當上了皇帝，陳平一輩子也不過六出奇計，出了六次計劃，奇計就是陰謀。但是在司馬遷的《史記》陳平傳中，記載他自己講過的「陰謀者，道家之所忌，我其無後乎！」你們注意啊，現在有很多年輕人都想學謀略學，都想學鬼谷子，要學學好的嘛！爲什麼跟鬼學呢！要學也學天穀子嘛，不要亂學！陳平講修道人最忌諱用陰謀，所以我的後代是不會昌盛的啊！他用陰謀幫助漢高祖平了天下，萬古流名，到了孫子那一代，功名富貴就絕了。所以「以巧鬥力者」，開始是陽謀，最後就變成陰謀，那是修道人最忌諱的。

所以莊子也說，「大至則多奇巧」，用謀略鬥智，挖空心思整人，故意騙人講好話給人家聽，最後害了人家，自己還在那裏偷笑呢！越聰明的人，鬼心思越多，最後總是害了自己。這還只是在陽面上來講；以佛家來講，最後只有下地獄去了，因爲這種諂曲的心思，要不得。所以孔子說不可以，這是講人生的哲學。

爲什麼孔子提出來這一段呢？大家要注意啊！有一點聰明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玩巧；專門在那裏玩聰明，自以爲高明。要曉得你玩巧，碰到一個誠懇的人，就完了；這個人直直的，誠誠懇懇的，笨笨的，你怎麼玩他還是這樣，你就完了。你巧來巧去，像猴子一樣，蹦來蹦去的，最後一拳頭就被人打死了。所以人不可以走陰柔的路，還是要走陽的道路纔是。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

「以禮飲酒者」，看喝酒的人你就知道了，喝酒的人開始都很禮貌，唉呀！我們兄弟倆好久沒有喝一杯了，然後你哥子，我兄弟，你不喝我慪氣，那個好得很耶！好有感情耶！喝到最後喝醉了嘛！媽啊娘呀，十八代祖宗都可以搬出來罵，變成冤家。所以孔子說，開始以禮貌飲酒，「始乎治」，很有節制，「常卒乎亂」，最後是亂得一塌糊塗；所以酒肉朋友不能交，就是這個道理。喝酒的人「大至則多奇樂」，喝得好高興，越喝越高興，進入了瘋狂的狀態。瘋狂叫做奇樂，那個樂不是正常的快樂，是奇怪的快樂，因爲神經受了酒精的麻醉。

換句話說，人生的境界，第一不能玩巧，第二不能玩奇樂，你自己認爲很得意很高興，哼！樂極生悲。你認爲這兩天很高興，蹦啊跳啊，玩自己的花樣，你倒黴就在明天。上帝早給你看牢在那裏，閻王更給你登記起來，菩薩是不管事的耶！閉目在那裏打坐。「凡事亦然」，孔子告訴你，這個不但是外交官應該注意的，平常做人做事都是這個原則。

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始乎諒」，人與人之間做朋友，開始好得很啊！唉啊！你這個人真好啊！我就是喜歡跟你來做個朋友，彼此能互相原諒。唉啊！說我這個人脾氣壞，沒有關係，讓你一點就好了。尤其男女講戀愛，我就是喜歡你脾氣壞，你正好管我一點，那好聽得很！什麼騙人的話都說得出來。「常卒乎鄙」，後來啊！認爲你最美麗最漂亮的都不對了，想起來就討厭。當年看到他那個窩褰相，原諒他，現在反過來說受不了那個窩囊相。感情壞了就是這樣，開始是多種原諒，最後是多種鄙視。做事情也這樣，剛開始都沒有關係，只要你老哥來擔任這個事，隨便你怎麼做都可以，都聽你的；最後啊，任務越來越艱難，「其將畢也必巨」，快做完的時候，更加艱難，這就是人生。

爲什麼莊子這一段放在外交方面來說呢？凡是一個人，從他爬出媽媽肚子這一天，就在辦外交了，這就是外交哲學。你知道嗎？嬰兒要奶喫，第一個辦法就是哭，然後就是笑，這一哭一笑，都是外交的工具。人生出來就辦外交的，對不對？問我們外交官，他同意了。辦外交就是哄人的，外交官也是要哄人的，一顰一笑之間，都是辦法，這就是人生。莊子把人生的內幕，都拉開給你看，然後告訴你如何如何。

你們學佛的注意，不要以爲這個是世間法，這都是佛法，屬於佛法《普賢行願品》。你們讀了《莊子》，才懂得《普賢行願品》。「衆生無盡，我願無窮」，光念一念是不夠的，願要起行纔行！行就要先懂這個道理，這些都是戒行，是莊子借用孔子嘴巴來講的。

## 禍從口出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言者，風波也」，一個人講話要特別注意，有時一句話是兩面刀，害自己也害別人。「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你以爲自己會玩主意，會用嘴巴，倒黴統統是自己玩嘴巴玩出來的。所以佛家講口業之重要，莊子這裏已經明白的告訴你了。有人說犯了口過會下地獄，下地獄誰看到了？其實現生就可以看到了。話講不對馬上就起風波，不要等到下地獄，儒家道家都現身說法。「行者」，這個行爲，「實喪也」，這個行動錯了，結果不對，立刻就出問題，馬上有果報的。

「夫風波易以動」，風一來，平靜的水面就起了波浪，所以叫風波。一句話說不對，人與人之間就出問題，有時候就是因爲領導人的一句話，就引起了世界大戰。「風波易以動」是講動態，風一吹，波浪就起來。「實喪易以危」，行動錯了是很危險的，所以要懂得《易經》所講人生的境界，只有四種，就是「吉凶晦吝，生乎動者也」。只要一動，講一句話就是動，做一件事、一個行爲就是動；動的裏頭，四分之三的情況都不好，其餘四分之一的吉，也是沒有把握的，所以「動輒得咎」。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這幾個字怎麼講？千萬要注意哦！這是莊子的格言，一個人爲什麼會忿怒、發脾氣？人的心地本來都是很平靜的，只因某一句話沒有說對，「忿設無由」，沒有來由地挑動了心理的忿怒。爲什麼挑動呢？「巧言偏辭」。智慧高的人，不願聽巧言，你耍些花樣，他一聽就知道，恭維太過就是假話，他一聽也知道。你說，他這個人不喜歡恭維，我就罵他好不好？也太過了，他不是你該罵的。所以不要巧言，不要施巧，青年同學千萬要記住！不要玩手段。這一百年以來，人類歷史經驗的教訓，玩聰明、玩手段、玩花樣，一個高似一個，連現在的小孩都不笨，手段、本事、聰明，都比我們高明。將來全世界人類，都因爲太聰明、太高明，太會玩手段了，最後成功的就是誠懇老實的人。

尤其像我就喜歡那個笨笨的，老實的。你說他笨，我就是愛他笨。我們太聰明瞭，缺點就是太不老實了，當然那個老實的人好呀！有些同學也講，每一個人都喜歡老實人，可見老實人一定成功。這個是真理，所以頭腦聰明的人要反省，要清醒了。「巧言偏辭」的偏，就是過分，過分恭維也不對，過分批評也不對，所以巧言偏辭會引起別人的忿怒。一個人引起別人的忿恨、生氣，你不要怪人家，只反省自己，都是自己的巧言偏辭所引起的。

## 有善心  不刻薄

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這就是叫我們不要殺生喔！你看那個雞啊，牛啊，豬啊，要殺的時候，唉唷……這樣叫，它也不管這是不是音樂。那個豬、雞、牛要死的時候，那個聲音，等於我們人快要被人家逼死的時候，那個媽呀娘呀，什麼怪聲音都叫出來了。任何一種生物被人家欺負，要死的時候，都很忿怒，一忿怒血都變色，當時把血液抽出來化驗，血裏面就有毒，很毒；所以發怒的心（嗔心〉是有毒的。如果你平常恨人、忿怒，就是你心裏的毒，毒的習氣就很重，這是貪瞋癡三毒之中的毒。

所以莊子說，一個動物死的時候，不管什麼聲音亂叫，「氣息」，那個惡惡就「茀然」，「並生心厲」，臨死時候的那個心念，那個忿怒的一念，變成了厲鬼，兇極了，這是一個現象。爲什麼講這一段呢？就是說一個人，你無理的逼迫別人，欺負弱小的人，那個受欺負者，沒有辦法抗拒，這條命已經被你控制了，臨死的時候生起了瞋恨心，變成厲鬼，要你的命。

到底有沒有鬼啊？研究孔子寫的《春秋》，左丘明的《左傳》，其中鬼神的事好多好多！那個公子彭生、穎考叔等故事，在後來的京戲上都演出來，到了倒黴的時候那些鬼都來了。所以曹操這些大奸大惡的人，臨死的時候都看到鬼魂來要他的命，只得求饒了；鬼神之事就是這樣，都是真的啊！你以爲偷巧害了別人，哼！臨死的時候「並生心厲」。所以人不會被別人騙了的，最笨的人被騙了，到了斷氣的時候忽然聰明瞭，我上了當，這一念之間心生瞋恨，變成報復之心，果報就是這樣建立的。

「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所以一個人不要刻薄，如果對自己道德的要求太嚴格，或者要求別人太嚴格，就是「剋核太至」。歷史上有幾個皇帝，譬如明朝亡國的皇帝，我們小時候聽的古老相傳，明朝李闖、張獻忠造反，國家被清朝順治皇帝一鍋端走了，形成清朝三百年天下。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上煤山吊死了，臨死還說：朕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崇禎皇帝還自認是個好皇帝，怪罪臣子亡了國。

但是老實講，崇禎就是亡國之君，他刻薄多疑，一個當領袖的，做人刻薄多疑就完了，那就是剋核太至。多疑刻薄太過的人，「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就變成了心理變態了，心思就怪。所以你們學佛修道學宗教的人，就是常常這樣，對自己要求嚴格，一學宗教對別人要求更嚴格，看別人這一點也不對，那一點也不對，你注意啊，都犯了這個毛病，剋核太至。

「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這個不肖真是不肖，就是那個怪心理就起來了。所以西方心理學大多認爲，宗教心理病幾乎沒有辦法治療。這一段很重要，研究心理學的人，或者有心研究心理醫學的人，要特別注意。「而不知其然也」，你對自己的心理變態都會莫名其妙起來。我最近這三個月，每天晚上用兩個小時時間，就把二十五史（到清朝），到民國史，重讀了一遍。可是以我頭髮也白了，快要入土之人，讀歷史不禁感嘆，替有些皇帝、有些人，真是着急，讀兵書而流淚，.替古人擔憂啊！其實不是替古人擔憂，是替未來的人擔憂。歷史上好幾個皇帝，秦漢唐宋元明清，有些帝王真不是東西。很多領袖，「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這一段文章，又可以寫一篇博士論文，你們說寫論文找不到題目，其實多得很，從中國文化的垃圾裏都抓得出來好題目。

「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由於自己剋核太至，莫名其妙的變成不正常心理，這種變態心理的結果就難說了。所以，很多學佛修道的人，不管出家在家，都是剋核太至。真的啊！這是行門，一點都不欺騙你們。我現在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但是我不是佛，只是講老實話。我常常發現你們的心理，都有一種剋核太至，現在嚴重的告訴你們，平常我不太講，你們看起來都像個修行人，宋明理學家也都犯這個毛病，就是剋核太至。

所以你看歷史上，真成功的人都有豪俠之氣。中東這個領袖薩達特，我覺得他這個人很可愛，可愛之處就是沒有剋核太至；他有俠氣。你看他講話笨笨的，嗝嗝嗝……，但是說了就算數的啊！就是這一股味道，那不是假裝的，他可愛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們注意，做人是要學儒家的原理，不能學宋明理學家的那個態度，那都是神經病。學佛也是一樣，要知道學戒行，但是戒行是要求自己，不能剋核太至，更不能要求人家。你們往往拿戒行來要求別人，這樣不對那樣不對，你自己早就不對了，早就完了，已經進入變態心理狀況，自己都不知道。這是我今天講得很坦白的老實話，你們搞修養之所以不能成就，就是這個原因。佛殿被稱爲大雄寶殿，佛是大英雄，那個氣度多光華！你再看看佛的一生歷史，哪裏像我們大家這樣小家碧玉似的，絕不是這樣。所以孔子說：

## 不遷怒  不二過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你們做公教人員，做官的，乃至做負責人、做班長，甚至我們這裏王班長都要注意。「無遷令」，這個遷令怎麼去懂呢？我告訴你，《論語》上有一句話「不遷怒」，對不對？孔子講顏回最好的修養就是不遷怒。什麼叫不遷怒？這個人正在不高興時，你來找他講話，他就對你發脾氣了，罵你討厭，把怒氣發到你身上，這就是遷怒；人做到不遷怒很難。不遷怒就接近不二過；犯了一次過錯，已經曉得了，不會再犯。所謂懺悔者，就是不二過，不再犯錯。不像我們，老師，今天我不對了，我懺悔了，明天又不對了，老師，我又要懺悔了，永遠在懺悔中，那還叫懺悔嗎？

「無遷令」，就是上面給你的命令要照辦。我常發現跟我做事的同學，比如我說陸健齡啊，你到樓下把我那一本書拿上來；陸健齡到了樓下說：曹礪鐵啊，老師說叫你把那一本書拿上去。這已經是混字下面加個蛋，就叫遷令，就不對了。「無勸成」，不要勉強人家成功，要求人家去辦成功，而不要求自己，這是「過度益也」，都是太過度了。學宗教的人，往往對別人過度的要求，因爲對自己很慈悲，對人家很剋核，剋核就變成刻薄了。就說過午不食吧！像我們那個師父，連鍋粑都鎖起來；我就講這個不對了，人家餓得胃出血，怎麼辦呢？那就要放鬆一點，假裝看不見就行了！就是這個道理。所以「遷令勸成殆事」，這兩點是千萬不能犯的錯，做事情不能遷令，當主管的不能勸成。「殆」是危險，如果又遷令又勸成，做事情就危險了。我們注意這些話，究竟是孔子代表莊子說的呢？還是莊子代表孔子說的呢？也就無從考證了。

葉公子高與孔子的談話，還沒有結束，孔子繼續告訴他，「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美成在久」就是我們俗話所講，好事不要急，成就好的事情，不是短時能夠做到的；壞的事情容易成就，但是一旦成就了，就來不及改正了。這也就是說，爲人處世要慎重的考慮。

「且夫乘物以遊心」，孔子繼續告訴葉公子高一個人處世的原則。「乘物以遊心」就是有修養的有道之士，以大乘之道的精神和原則，處理世間的事務；生活在這個物質世界，保持一個超然的觀念，這就是現在流行的一句名言，「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抱着一種遊戲人間的心情去做事。所謂遊戲不是吊兒郎當，是自己非常清醒，心情非常解脫，不要被物質所累，該做就做了，也就是佛學所謂的解脫，那樣纔是「乘物以遊心」。

「託不得已以養中」，人世間的事，有兩個大戒，孔子上面也講，一個是認命，一個是義所當爲。這個認命，是認天命，做應該做的事，明知道這一條命要賠進去，爲國家爲天下，乃至宗教家說爲救人救世，像耶穌被釘十字架，文天祥被殺頭等等；他們都很坦然，這是「託不得已」，命之所在，義之所在，不得已而爲之。但是下面「以養中」，這個中是指內心的道，自己的修道。他說天地之間的兩大戒，一是命，二是義，這個人生的價值和任務都做到了，就是自己內心的道，也就是「養中」。

「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這三句連起來，簡單的說，是說人生的行爲，能做到認識天命的必然和自然如此的原理，盡其在我的做所當爲的去做到，並非是爲了現在或後世將來的好果報；只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但是說容易，真懂得、真明白、真做到，就太難了！

這兩個故事，一個是孔子答覆顏回，一個是孔子答覆葉公子高，都是以孔子的講話說明一些道理。第三個故事又來了，他又轉了一個方向。

## 太子的老師

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衛靈公的太子叫蒯聵，在歷史上是一位並不高明的人物，也是很暴虐的人。現在顏闔這個人奉到一個命令，去做太子的老師。這不是我們現在的老師，古代帝王時代，太子的老師責任很大！一直到清朝末年，都還有些官名，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等。當然啦！不是現在的太保，那是很大的太保，當官當到了太子太保、太子少保，都到了極點，功名位子，有時候比宰相還大，因爲是輔助新皇帝的人。

顏闔接到了這個任命，心中很害怕，就去問衛國的賢人蘧伯玉，也是孔子最佩服的一個人。孔子有幾位好朋友，一個是齊國的晏嬰，歷史上有名的那個矮子宰相，另一個就是衛國的蘧伯玉。衛靈公在位的時候，衛國很亂，因爲有蘧伯玉等好幾位賢人的輔助，而使衛國不致亡國，在國際上還站得住。現在顏闔來請教他，對他說，「有人於此，其德天殺」。他講有一個人，就是衛國的太子，「其德天殺」，這個人好殺，權力在手，動輒發脾氣要殺人。誰叫他是太子呢！「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如果幫忙他，教育他，只做個掛名的國師，萬事不管，你好我好大家好，開開會，看看報，抽抽菸，聊聊天，然後下班，就好了嘛！這樣一來呢，將來這個國家會亡在他的手上。

「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如果正規地教育他，改正他，那我本身就會危險，可能會被殺頭，他將來可能恨我。歷史上教育太子的國師，最後處境危險的有很多，好幾個大臣、名人也是遭遇同樣的情況，其實古今都是一樣。我們做人傢伙計的，做人家幹部的，差不多都遭遇這個狀況。如果貢獻好意見跟他的想法相反，他就不高興你，討厭你；如果你不貢獻給他好意見，只拿薪水的話，自己良心上過不去，所以爲人做事很難辦。

他說這位太子很聰明，聰明到「適足以知人之過」，看人家的缺點、毛病，看得很清楚，「而不知其所以過」，可是他永遠看不到自己的缺點毛病。這幾句話，看起來很簡單，但是查查我們的二十五史，這樣的領袖，這樣的皇帝，這樣的皇太后，這樣的皇后，多得要命，差不多是人的通病。同時也可以說，是一般社會上做那些小領導人的通病。「若然者，吾奈之何？」你看我現在遭遇到這樣一個問題，碰到這樣一個老闆，你看我怎麼辦？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當然蘧伯玉很清楚這個太子。他是大臣，也是老臣。他說你問得好，「善哉問乎！」他說你這個任務太難了，你必須要隨時戒備自己，講話要非常謹慎，「戒之，慎之」，就是說你要隨時警戒自己，處事隨時要謹慎。戒之慎之的「之」是虛字，不相干。但是我們做人做事，「戒慎」這兩個字一輩子就是做不到；這一篇是《人間世》，言行處處要戒之慎之，就是這兩個字。「正女身哉！」第一，你自己要站得正，就是我們普通話，你要思想純正，站得正，做得正，你要做一個正人君子。怎麼樣是正呢？哪個人是歪的做人啊？誰都做得很正，而且誰也不會承認自己是歪的，尤其處在這樣一個政治環境，要做一個正人君子，要把事情做好，那是非常困難的。

## 馮道的境界

我們歷史上有一個人，就得了《莊子》這一段的祕訣，可是在歷史上永遠留了一個萬代罵名，就是五代之間的馮道。我很替他不平，如果有姓馮的朋友在這裏啊，應該要替他伸伸冤。馮道一生，經過五代七八十年的政治變動，活到了七十幾歲。他是所謂五代的五朝元老，經過五次亡國，每一次他都是在最高位子，不但地位愈來愈高，最後還被封王。

由唐朝變亂起的七八十年之間，在五代的歷史記載中，這個上來當皇帝，那個上來當皇帝，一個上來十幾年或幾年就下去了，換一個不久又下去了，這個被砍了頭，那個被砍了腿的，只有馮道隨便哪個來當皇帝，都非請他出來不可。所以宋朝的歐陽修，修唐代的歷史，把他罵得一塌糊塗，說他是中國讀書人裏最不要臉的東西，無恥之極。因爲中國讀書人最講氣節，而且讀書人的氣節，最高的就是賠了自己的頭，這個頭最後是準備一定要割下來，才叫氣節高；如果這個頭還連到脖子上，不行！這是中國文化很特殊的地方，專門教人殺頭的。對與不對，是人生大哲學的問題。

馮道因爲年紀很大才死，所以稱爲長樂老人。我們小時候讀歷史，受老前輩的影響，說馮道喪盡讀書人的氣節。後來人生的經歷多了，中間回想起來，要再找一個馮道很不容易。再讀歷史，發現馮道真了不得，後來又看到蘇東坡和王安石兩個人，對馮道都薰香膜拜。王安石講，五代的馮道啊，是佛位中人，說他是活佛；蘇東坡講馮道，是菩薩再來人也！

這三個人都是宋朝的人，歐陽修那麼罵他，王安石與蘇東坡又那麼讚歎他。再一研究，我倒投了王安石和蘇東坡的票，不但投他兩個的票，我還爲馮道伸冤。所以我在講《論語》的時候，爲他翻案，把歷史上的這個案子，徹底平反了。我同時發現，很多人的冤枉都帶到棺材裏頭了；只有馮道，我總算替他辯護伸冤了。我一輩子做了三次辯護人，一次替馮道，一次替孔子，就是講了《論語別裁》，替他兩個伸冤。還有一次替關公伸冤，在關公的傳記上，寫了一篇文章。

再說這個馮道，那真是了不起，大家要他盡忠，讀書人最高就是盡忠報國，但他在五代幾十年中間，多是野蠻民族、外族人來當老闆皇帝，他爲誰去盡忠啊？但是五代八十年之中，中國文化能夠保留住，卻是他的功勞。每一次政權改變，每一次天下的大動亂，都是非請他出來不可。當然他有本身的條件。那個時候政治的變動之中，豈止領袖被殺，左右大臣都要殺掉，但是刀鋒絕不會到他身邊來，殺不到他，也不忍心殺他，就可見這個人的品性不平凡了。亂世攻擊人的缺失，只有兩件事情，一是男女的問題，一是錢財問題。世界上批評人，不是說好色，就是說好財，不管上至皇帝，下至挑蔥賣蒜的人，你罵他都是這兩件事，這兩件事也都是很難有對證的。你說他貪污，你看到了沒有？看到不叫做貪污。但是馮道呢！什麼都沒有，冰清玉潔，沒有任何缺點抓在別人手裏，他本身非常正，做事也公正，沒有嗜好，真正是個學佛的人。

有一次他的兒子買了一條活魚來，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把兒子叫回來說，這條魚不要殺，把魚放生了。他一生的著作很少流傳，只有幾首詩，其中兩句：

但教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

站在豺狼虎豹野獸中間，都不會害怕，他沒有把五代這些皇帝看成人，自己認爲是站在狼虎叢中，這真是下地獄的精神。所以你們研究馮道，他在亂世之中，不但不亂，反而很正，他本身的行爲沒有一點缺點，一個人能做到這樣，太難太難了。

馮道還有一樁故事，在那個亂世之間，有救國抱負的青年，性情急躁的也很多。他當宰相的時候，有一個青年才俊，剛好在他手裏考取功名，考取以後來拜見，他是宰相，當然衣冠整齊會客。馮道坐在那裏，把腿那麼蹺起來，行禮以後，大概問了一下，就沒什麼話談了。這個學生沒有話談就找話談，他在跪下行禮時，看到這個相爺腳上穿的一雙鞋子，與他剛剛買的一樣，他就問：「相爺啊！你這雙鞋子多少錢啊？」手一指，指馮道腳上，馮道說：「五百。」「嘿！糟糕，我的買一千耶！好可惡哦！現在商人好沒有信用。」馮道把腳一換，另一隻拿上來說：「這一隻也五百。」你看他教育之妙，訓練一個後進的青年，你認爲你有本事，這個亂世要擔當天下，那麼急躁沒有定力，沒有耐心，你何以處事？就在鞋子上，他就很輕微的教育這個青年，天下事不要那麼急，問話問清楚，做事也清楚，否則五百不夠，變成二百五就糟糕了。所以歷史上要找出一個人物，就是一個馮道，那真是得了莊子的祕訣。

## 如何教育領導人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蘧伯玉繼續對顏闔說，做大事業，處於混亂局面的時候，「形莫若就」，外形方面要顯得隨和，跟他在一起也很親近，將就他；「心莫若和」，可是你的內心不同，要外圓內方，自己要非常平和，不能隨便，更要調和，不能他做壞事，你也贊成，那就不對。要想改變一個人是很難的，但是心裏不能夠隨便，要用平和委婉的方法引導，所以要內方外圓。

「雖然之二者有患」，上面兩句話，任何人都很難做到，要是做到了也有毛病。「就不欲入」，比方外形跟他同流合污，你要怎麼樣我也跟你怎麼樣。你說要打麻將，陪你打兩圈，三圈就不來；你要喝酒，一杯可以，兩杯我就不行啦！這個「就不欲入」，不能深入，恰到好處。「和不欲出」，你自己內在心地要光明磊落，要端正，還要跟他保持和平祥和，但是外表絕不能表露出來！你的正道也不能夠暴露在外。

「形就而入」，他說處在這樣一個環境，碰到這樣一個人物，你外表上跟他也常常在一起，就是菩薩道的四攝法，佈施、愛語、利行、同事。四攝法是要慈悲人家，俗話說「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對人總要和藹招呼，就是愛語；利行的意思是行爲都是幫助別人的；同事，這個人喜歡打牌的，拿《觀音菩薩普門品》來講，「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現在應以打牌身得度者，即現打牌身而爲說法，應以跳舞身得度者，即現跳舞身而爲說法，這個就是「同事」的道理。所以「形就而入」，就是同事。但是，形態雖是同事，你不要真的同進去了。你本來是陪他打牌的，「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結果你染上了牌癮，比他的癮還大。那樣他完蛋了，連你也都完蛋了，就變成顛倒滅亡崩垮了，最後爲「蹶」，就要跌死了。

「心和而出」呢？外表跟人家一樣，內在自有道德的標準，然後表現那個不得已。他愛打球，我實在不願意打球，也只好陪他玩玩。他愛打牌，我愛打坐，我這一打同他那一打不同。不過呢，現在沒有辦法，只好在牌桌上陪他，他打牌我打坐。如果向人家表達自己，嚴重的宣傳自己，「爲聲爲名」，好像自己表示有學問有修養，那你完了，結果變成「爲妖爲孽」，變成外道、妖怪了。本來你是正道，爲了一點名利心的驅使，你遭遇的後果，說不定連你的腦袋都要落地了。

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這幾句話，一共是四點，蘧伯玉說，怎麼樣教你當個好少保輔助太子呢？那是真要做少保，將來可以做太子太保。他說，他這種生來的職業太子，八字好一定會當皇帝，可是你要把他教育成爲一個好皇帝，一個爲國家有貢獻的好皇帝。現在他是一個嬰兒，就是代表他幼稚，他幼稚你要跟着他幼稚，「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你怎麼領導他呢？如果他是幼稚園裏的一年級，你不過就是幼稚園裏的二年級，比他剛剛好一點；跟他一樣的話，就領導不起來了。他嘻嘻……，你就哈哈……，不過你笑得比他好一點就夠了。如果他嘻嘻，你說他那是小孩子的笑法，笑應該哈哈大笑，那就完了，就不行了；所以他幼稚，你也要幼稚。

「彼且爲無町畦」，町畦也就是方向，無町畦就是沒有方向沒有正路，像那個田地，都沒有邊際的，就是傻不愣登的白癡一個。「亦與之爲無町畦」，那你也就要像白癡，不過你白得好一點點，有時候清醒一下，這樣纔能夠領導。「彼且爲無崖」，崖就是一個山崖，有一個高高的標準。像太子這一類的人，沒有什麼標準的，或者標準不高，譬如明朝有幾個皇帝都是如此。明朝朱元璋的後代子孫，好幾個皇帝都是一塌糊塗，比這個衛靈公的太子還差，但是仍然當了皇帝！你們看電影看小說的，那個到山西洪洞縣去的明武宗，正德皇帝，就是這麼一個傢伙。衛靈公太子像沒有標準，你也要跟着像沒有標準。這三點你能做到纔行，但是你不能糊塗。「達之，入於無疵」，你做人做事要通達圓融，不要古板；但是啊，一個人太圓融會出毛病的，太圓就變成滑頭了，所以又不能滑頭，要做到沒有一點瑕疵。

在座有很多人都當過領袖的，當過長官、當過總司令的，這一套的法寶拿在手裏，無往而不利。要做到這樣，但不是滑頭！這樣纔能夠在一個混亂的時代，混亂的團體，混亂的局面，混亂的社會中，把這個壞的領導人帶上了正道，扭轉情勢，撥亂而反正。這是傳的密宗，做人的密宗，處世的祕訣，是真的密啊！這也是大學問。老實講，打坐成佛並不難，處於亂世把壞人改正了，尤其把一國之主改正帶上正道，那真比成佛還難。

所以佛經上，佛再三讚歎治世的轉輪聖王。你不要以爲佛經光講出世法，大乘佛法是主張入世的啊！所以纔再三讚歎轉輪聖王，是等同佛的功德。所不同的，就是一個悟道，一個不悟道。轉輪聖王是入世行道，成佛是出世悟道成道，不一定說哪一個方法纔算是行道。實際上入世之道更爲艱難，爲此之故，佛在《華嚴經》上說，只有十地以上的菩薩，才能做轉輪聖王，就是這個祕密，也顯示了入世之難。

## 不自量力的螳螂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中國文學有一個典故，叫做「螳臂擋車」，就是莊子這裏描寫而來的。他說你曉不曉得螳螂？這位顏闔當然知道，恐怕在座很多青年同學們不知道，都市長大，大概沒有看過螳螂，要到小動物園、昆蟲學會去看一看。我們小的時候，不像現在小孩子那麼可憐，螳螂啊、小螃蟹都是我們最好的玩具，但都是把它們玩死了的。蘧伯玉說：螳螂在路上，聽到車子卡卡卡的響，那個螳螂發脾氣，「怒其臂以當車轍」，兩個臂膀舉起來，想把車子擋住。「怒」就是發怒，也是努力，它用盡力氣，想把車子擋住。「不知其不勝任也」，這叫做啊，不自量力，自己不估量自己，只是一個小螳螂而已。「是其才之美者也」，雖然如此自不量力，但它有勇氣，所以人要效法螳螂。其實，螳螂不一定是有這個勇氣，可能是生物本能的反應。

我們歷史上有一個故事，越王勾踐打吳王失敗以後，回到越國要想復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經過了二十年的痛苦，越王有一次出來，看到路上有一隻癩蛤蟆，當越王車子過來的時候，這個癩蛤蟆生氣了，肚子鼓得好脹好脹，威風好大。越王勾踐看到了，立刻停車下來，向這個蛤蟆敬了一個禮，左右大家就問越王，這是什麼意思？越王說，我們要復國，要效法蛤蟆這股英雄氣概。就是這個道理。你不要看到這個螳螂，動作很愚笨，「是其才之美者也」，這個勇氣還是很難得。

這個話怎麼插在這裏呢？上面這一段蘧伯玉告訴顏闔，爲人處世，如何輔助一個老闆，這個大原則講完了，下面講，如果你不照這個方法去做，一定想要把他改正過來，那就像螳螂用臂擋車一樣，最後自己完了。不過完了是完了，歷史上留了名。

從前宋朝有位皇太后，請老師教太子，有一天老師處罰這個太子嚴厲一點，太子就不肯上學了。宋朝這些理學家老師，有他的權威，就馬上叫太監報告皇太后，應該請太子出來上課！他要見太后。太后口信帶出來說，我們家裏的孩子，太子嘛，不管書讀得好不好，都要當皇帝，等他當了皇帝，還不是把你的頭要殺就殺掉！這個當老師的告訴太監，去報告皇太后，你說是我的意見，有學問，就做聖賢堯舜那樣的皇帝，沒有學問，做桀紂一樣亡國的皇帝。太后一聽，對啊！立刻送太子出去讀書，要聽老師的話。慈禧太后也幹過這樣的事。所以說，螳臂擋車是有這個事。但是，這樣的做法，只能做個忠臣，做個烈士。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蘧伯玉說所以啊，你去要小心謹慎，你只能慢慢教育他，改正他。怎麼叫「積伐」呢？就是自伐，自己認爲了不起，驕傲自己有功，叫做自伐。這種人自尊心很強，傲慢漸漸累積起來就是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你慢慢的獎勵，多多的鼓勵他，哎唷，這個好，這一句說對了，他都聽得很順耳；有時候告訴他，這一點不太好，再把它改一改，你就成功了。「幾矣」，這一點你再做好了就對了。所以說，爲人處世多難啊！做一個大臣更難！

## 虎性  馬性  人性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接着上面兩段一正一反的理論之後，蘧伯玉又告訴他心理養成的事。他說，你有沒有見過養老虎的人？要喂老虎喫牛肉的時候，寧可煮熟給它喫，不敢給它生的肉喫。如果丟一隻雞進去，它必須要把這個活的生命弄死了才喫，「爲其殺之之怒也」，這樣會養成它殺生的習慣，而且有時候也養成它鬥爭的習慣。同時也「不敢以全物與之」，寧可先剁開，給它到嘴巴里就吃了。「爲其決之之怒也」，如果給它一整個的，還要用牙齒啃咬，用爪子按那個東西，有時候咬不下來，發了脾氣，就會出毛病。個性壞的人，就像這個老虎一樣。「時其飢飽，達其怒心。」養這些動物很麻煩，要曉得它什麼時候餓，什麼時候飽，更要了解它怎麼樣會發脾氣，怎麼樣纔不會發脾氣，養老虎就要注意這些問題。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老虎是動物，動物脾氣都很壞，瞋心也大，這就是變成動物的原因。老虎跟人不是同類，但是它對於養它的人蠻好、蠻乖，因爲給它喫的嘛！而且養老虎的人，順着老虎的性情興致而養，有時候老虎發了脾氣也會喫掉養它的人；惹到它的毛病時，不管養不養照樣喫，此之所謂禽獸。這一段對於研究心理學的人，發揮起來就很多。其實莊子講得很客氣，老虎與人不同類，並沒有說人比老虎好啊，人裏頭有獸性，獸裏頭也有人性。

上一次在那個宗教展示中心，有一位同學就問了，爲什麼密宗塑的佛像，多半不似人樣，而像動物的樣子？我們顯教的佛像，塑得三十二相，八十種莊嚴，看什麼樣子漂亮，就照那個樣子塑。密宗的佛像，有時候是人的身體，野獸的腦袋，或者臉，又有爪子。他問這是什麼道理？我說這很簡單嘛！告訴你人性裏頭就有獸性，獸性裏頭就有人性，究竟是人性善良，還是獸性善良，不可知。這個話頭你去參一參看！

你不要認爲人這個樣子才叫做漂亮，另外世界的衆生看到我們人這個樣子，認爲很難看。別人四隻腳，我們人只有兩隻腳，別的動物，圓的，後面還有兩隻眼睛，我們人這個動物，扁的，只有前面兩隻眼睛，後面都看不見。所以人這個動物笨得要死，只看前面，不能夠看全面。因此說密宗那個佛像，是個大話頭，裏頭有道理的。那個同學聽了，好像有點恍然大悟的樣子，是不是真的大悟了，我也搞不清楚。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古代的時候，那些喜歡養馬的人，看見馬尾巴一翹，就曉得它要大便了，立刻把籮筐放在馬後面接大便。馬糞也有用處，還是藥呢，也可以做燃料。馬要屙尿的時候，用海邊那個蛤殼（蜄）來接它的尿。馬尿也是藥，也有用處。嚇！你看人爲了馬，又要給它洗澡，又要給它剪毛，又要給它喝酒，又要給它喫豆子，那個愛它真不得了，那比愛自己的愛人還愛。

「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人們這麼愛這個馬，這麼照應它，馬對人也好，看到你，它把臉貼到你的身上擦兩下。人說，你看這個馬多可愛啊！它好愛我啊！人就是愛被人家騙的啦！馬這樣親他兩下，就說多可愛啊！多好。結果有個蚊虻來咬這個馬，這個人看到了，「而拊之不時」，爲了愛這個馬，拿那個蒼蠅拍，啪……打到馬身上去。馬被他一打，咚，頭轉過來一踢腿，就把他踢死了。馬屁拍到馬腿上，因爲他打的地方不對了。「則缺銜毀首碎胸」，然後馬把那個繮鐵也咬斷了，馬後腿這麼一踢，踢在他的胸前，他就受傷了，雲南白藥都喫不好了。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這兩句話要注意，是做人的道理。任何一個人，各有自由的意志，老虎、馬、各種生物也是一樣，他那個習氣來了，就是第八阿賴耶識習氣的根發起了，什麼都轉不了。「意有所至」，心意專注在那一點上，一個人着迷的時候，你要勸他回頭是岸，他說岸在哪裏啊？苦海茫茫，回頭岸如何去？什麼般若呀！真如呀！都沒有用。所以「意有所至，愛有所亡」，明知道你愛他，有時候因爲他自己的需要，那個力量一來，就忘記你愛不愛他了。

所以夫婦之間，父子之間，兄弟朋友之間，人與人之間，真的很難相處。人跟馬跟老虎，沒有什麼兩樣，總是「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我們再看，歷史上的大奸臣，譬如曹操、秦檜，清朝的和珅、明珠宰相等等，這些最有名的人物，爲什麼會成爲大奸臣？有些在皇帝前面一當權都幾十年耶！那個皇帝硬是離不開他，因爲他就是懂得這個巧妙，「意有所至，愛有所亡」。歷史上奸臣殺忠臣，真的是奸臣要殺的嗎？都是那個老闆要殺他。要殺嶽飛的，並不一定是秦檜啊！是那個宋高宗受不了，只是皇帝不好明講，而那個奸臣已經懂了，是皇帝的意有所至，想這樣辦，那我秦檜就給你辦了。所以皇帝越來越舒服！嘿！他真懂事。

奸臣很難當哦！當然我們不要學奸臣啦！奸臣太懂別人的心理了，所以大奸臣也好，大忠臣也好，歷史上有個名言，就是要「揣摩上意」。上面領導人的意思，要好好地研究揣摩，揣摩就是研究。不要說上面的人，有時候學生們沒有弄懂我的意思，我就罵了，老虎脾氣我也發了；告訴你再說再說，那就是不一定同意。有時候我說好好，因爲我正在忙，那個好好好是大不同意啊！他一聽就說，老師說好，答應了；那我那個馬頭不衝過來嗎？那個馬腿不一腳踢過去嗎？所以揣摩上意多麼重要啊！

不要說揣摩上意，兩夫妻、兩個好朋友，要真懂得對方的意思，纔不容易哪！之所謂知己之難，你懂得這個道理，就可以入世做人了，也可以做大事業了。有些青年朋友埋怨，自己的才俊是如何的了不起，就是運氣不好，這些長官不認識我。不是長官不認識你，對不起，是你不認識長官，你不懂得長官「意有所至，愛有所亡」耶！這兩件事是重點，也是最難的。

《人間世》是莊子的密宗哪！傳給你的是人道上面的密法，所以說「可不慎邪！」他說你要謹慎啊！三段故事講完了，莊子的妙就是他東一下西一下，禪宗後來都學他的這一套，東一段故事擺在那裏，西一段擺在這裏，都不做結論；如果他做了結論，就沒有價值了。莊子的三段故事說下來，你怎麼樣去看？像一個水晶球擺在那裏一樣，四面八方去看，角度不同，顏色也就不同，理解就不一樣，這就是《莊子》之妙。雖是三段，但是每一段並不獨立，是連貫的，你要仔細去讀，仔細去參。從顏回開始，三段都連帶下來，一個層次一個層次轉捩不同，每一段又是不同單元的故事，所以《莊子》是千古的妙文。現代年輕人的白話文，都是這個方法，可惜不是莊子的文章，上不及老子，下還不及孫子呢！那就是諸子百家中的「兒子」吧！所以上有老子，中有兒子，下有孫子，三代都有。

## 齊國的大樹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這個「石」，古代有好幾種解釋，不過這個不太重要。「匠石」是個人名，他也做工的，也有人說匠是個工程師，這個工程師姓石，有很多種說法。管它呢！莊子的話，十之八九都是寓言，反正有那麼一個人，是個工程頭子；他到齊國來選木材，到了曲轅這個地方。後來有人考據，曲轅就是孔子的家鄉曲阜，是不是？不知道。

他看到一棵樹，名叫櫟社樹。「社」古代是個土地廟一樣的廟子，拿我們現代講，就是忠烈祠，就是代表我們國家社稷的一個廟子。「櫟社樹」是這個神廟裏頭的一棵大樹，日本叫這種樹爲神樹、神木。我在日本看見他們保留了中國上古的文化，像是一塊圓圓的石頭，上面打了四個洞，社稷壇前面的神燈等等。

這一棵樹啊！大得可以「蔽牛」，夏天熱了，那些水牛在這個樹下一站，水牛整個都被遮住了。還有人站在旁邊蔭涼，手拉起來量一下，樹幹有一百圍那麼粗，高呢！有十仞之高，七尺爲一仞，就是有幾丈高。後面還有些旁枝散出來，那些樹枝的根部砍斷了，可以做一隻獨木舟。我們到日本京都時，有個地方我忘記叫什麼，那裏有個神社，有些樹就是這個樣子，來參拜這個神樹的人多得很呢！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

再說這個買木頭的匠石，到了曲轅，經過那棵大樹，眼睛都不斜一下，看都不看就走過去了。「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可是這些跟着師父的弟子們，看到了這個樹都圍上去，在那裏看個飽。「厭觀之」，看足了，看夠了。回頭看師父呢，師父沒有停下來看，跑掉了，在前面。這些弟子們就拼命的跑步追趕，趕到師父那裏，就跟師父說：「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綴，何邪？」徒弟說：自從我們拿把斧頭跟你學手藝以來，那麼多年，跑遍了江湖各地，沒有看到過那麼好的木材，一棵大樹那麼漂亮，老師啊，你走過樹旁時，連看都不看一下，「行不輟」，一步都不停，只管向前走，這是什麼道理啊？

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這個師父說：唉呀！你們這些笨蛋，不懂。「已矣」，算了吧！你們不要囉唆啦！這個是「散木也」，用這個木頭做船吧，放到水裏會沉下去；拿來做棺材吧，埋到地下，棺材很快就爛了；拿來做傢俱呢，很快就壞；拿來做門窗啊！那個木頭吸水太多，不容易乾燥；拿來做柱頭吧，生白螞蟻很快壞的。這個木頭啊！同讀書人一樣，百無一用是書生，沒得用處，它是「不材之木」，不成材沒有用。因爲它沒有用，「故能若是之壽」，所以它活到那麼大年紀，懂嗎？這位匠石，給學生上了一課，學生信不信不知道，年輕人沒有經驗，總是聽着而已。

## 樹神說法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匠石夜裏睡覺的時候，做了一個夢，夢到一個白鬍子的老頭子來了---他沒有講，我給它加上的啊，不要搞錯了。他夢見櫟社樹罵他說，你這個傢伙，你算老幾啊？你白天對你學生講些什麼狗屁的話，你拿什麼來比我啊？要求我幹什麼啊？你想把我比作那個楠木呀、紅木呀、文木呀，最上等的木嗎？你搞錯了！這個老頭子樹神就訓他一頓。

夫祖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他說你看那個水果樹，橘子、梨子、柚子等等，還有瓜果之類的樹，這些都是木頭之屬，你看這些水果樹，蘋果樹、水蜜桃樹，這些樹多好呢！會開花會結果，就因爲它開花結果，所以不許它長高，長高了將來不好摘，長高一點就剪掉，只許它橫長，不準向上長，橫長葉子多了一點，像是有了頭髮，又把它剃了光頭，你說人類對這些植物多刻薄！他說因爲這些果樹有用，會開花結果，所以大枝的折了，小枝嘛泄氣枯了，把自己的這個生命搞得很痛苦。

這些好樹木，專門生長水果給人家喫，長得愈多愈好愈辛苦，所以活不到幾年，樹也老了枯了，枯了以後還被人家砍做柴燒。

「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樹木本來的壽命很長，但這些樹活不到幾年就完了，短命而死，中途夭折。「自掊擊於世俗者也」，這都是給世俗一般人害了的。「物莫不若是」，所有有用的東西都是因有用而死，你能幹嘛，就把你能幹得累死。所以啊，我們女同學當太太的呀，懶一點是蠻不錯的啦！就是這個道理，不懶嘛，就很可憐了。（衆笑〉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他說，這個樹神夢中告訴他，我，修道就修到沒有用，我這個道已經證果了。證果了就得道，也就是一點道都沒有，修到了百無一用，修了好多年工夫才做到的啊！中間人家幾乎要把我砍掉，總算我表示沒有用，所以沒有砍掉。「乃今得之」，所以現在嘛，做到了，人家來上香拜拜，哈！每天磕頭上香的，不知有多少。「爲予大用」，你說我沒有用是不是？哼！這個就是老子的大用處啊！這個老頭子又講，「使予也而有用」，假如我也同那些桃子樹、梨子樹，那麼有用的話，「且得有此大也邪？」我還會長得這麼偉大嗎？還會活了幾千年，還會活到現在嗎？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他說老兄啊！我跟你兩個，你不要認爲自己了不起，認爲是人；人跟木頭差不多，都只是天地間的東西。我是天地間一個東西，你也是天地間一個東西，大家都是個東西。你，專門來看木頭，怎麼不看看你自己啊！你說我是「散木」這一句話，幾乎把我的祕密在你徒弟們面前揭穿了。揭穿了就不是祕密，是顯教，那就完了。你罵我是散木，你就是個散人；你不過是一個快要死的散人，我是個沒有用的木頭，你這個散人怎麼會懂我這個散木？匠石這傢伙被樹神罵了以後，他這個夢也醒了。

匠石覺而診其夢。

嚇！他夢醒之後嚇死了，就來圓夢，來解夢了。等於我們同學們做了夢，早晨起來就來問我，老師啊，昨天夜裏做一個夢，然後就來跟我講夢話，你說痛苦不痛苦！我是清醒的人，硬要聽大家講夢話，這是多痛苦的事啊！可是這位匠石老師，夢清醒了，叫徒弟來說夢話，叫一班徒弟來開會。他說：昨天啊！講錯了話，得罪了那棵神木的神了，樹神託了一個夢給我。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弟子說老師啊，怪了，你昨天不是講過嗎？這是根無用的木頭耶！嘿！既然是無用的木頭，他還會成精，修道幾千年變成妖怪，還會變成一個樹神，託夢給你，這好奇怪呀，你說他沒有用嗎？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匠石說，這是祕密，密宗密宗，不要講，不要講，聲音輕一點，密密密！不要給這個樹神聽到了。哈哈！這位師父哈哈大笑。他說我告訴你，「彼亦直寄焉」，他既然成了神，爲什麼託夢給我？是叫我帶口信，傳話給世界上的人啊！給他宣傳，要我在電視上給他廣播一下，報紙上給他登一下呢！因爲他也很寂寞，沒有知己。「以爲不知己者垢厲也」，雖然我罵他一頓，罵也是知己才罵啊！他夢中對我談這一番話，雖然說覺得我不懂他，實際上曉得我很懂他，他罵世界上的人都是笨蛋，不懂他，只有我一個人懂他，所以才託我再替他說明一下。你以爲，他來叫我買一隻雞去拜拜他嗎？不是這個意思。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匠石又說，你們剛纔問得對，既然是沒有用的木頭，爲什麼會在廟子後面給人家拜拜呢？這也是櫟社樹活了幾千年的道理。你們要曉得，有用的樹木有人要砍，沒有用的，被人砍得更快；既然沒有用，留着幹什麼！但是，這棵大樹，人們不砍掉是爲什麼？因爲他在廟子後面，大家說，這一棵樹是神耶！七爺八爺就在這個上面耶！也許城隍爺也在這個上面耶！動不得啊，只能夠拜一拜！因此就保住了。

這個道理你們懂不懂？人生啊，你有用也倒黴，沒有用更倒黴；要做到好像有用，又好像沒有用，纔是沒有用的大用。如果一塊木頭，做成了馬桶，多倒黴啊！現在這塊沒有用的木頭，雕成菩薩了，供在上面，我們一天到晚拜他了。所以要做到這樣纔好，你懂不懂？因爲他沒有用，而做成社神，如果不做成社神，「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它長到一半就給人家砍掉了。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所以他保全自己的壽命，有他一套的辦法；在這個社會上，那個沒有用的，纔能夠保全壽命活下去。當然囉！既然沒有用，就要裝起一副好像修道的樣子，人家一看是有道之士，那就行了；然後再說，我傳你道，我講的你不懂，是密宗；那就好了。人家問你密宗是什麼？嗯！藏文藏文，再不然說梵文，你不懂；或者說我認得呀！那是上古的梵文。反正說來說去就行了，就可以保住你自己了，也可以永遠傳下去了。

所以學了莊子會學壞的，但是確實有人生的真道理。「彼其所保與衆異」，他保全自己的辦法與你們不同，與世界上的人也都不同，所以他能長壽，永遠站住。「而以義譽之」，然後你還會對他喊萬歲、神、菩薩，還要拜他。「不亦遠乎！」這多麼高深遠大啊！這是密宗之密啊！他說你們怎麼懂呢！這是莊子說的人生，玄了。

## 韓非子說的故事

莊子說了好幾個故事，都與我們生活在人世間的道理觀念有關。我們中國的諸子百家，有老子莊子、兒子孫子，還有一個韓非子。韓非子是法家，講政治的，有一本書說，他也講過兩個故事，同莊子這個道理一樣，也是對當領袖的人講的。一個故事說有一個太子，國際上很有賢名，這個太子要周遊列國的時候，來了一個糟老頭子，穿了一件破棉襖，背了一把白傘，貌不驚人，言不壓衆。太子問他：老先生！你來看我有什麼事？他說：我告訴你，你先在國際上培養聲名，等到你上臺以後，大家就曉得你當太子的時候，聲望已經很高了；等到做君王，外交政治就樣樣都會成功了，所以你非求我幫忙不可。這個太子一聽，就問他有什麼本事，他說：我屁的本事都沒有，就是這個樣子，講話也喳喳喳的。

太子問說：那我拜你爲師有什麼好處？老頭子說：周遊列國嘛！你就帶我去，每到個國家，像美國大總統雷根呀樹根呀，來接你的時候，你就讓我站在前面，他們要先向我敬禮；國宴的時候，你要說自己不要緊，讓我的老師坐上面，你處處推崇我。我呢，光曉得喫，光曉得睡，人家問到我，一問三不知。大家說這個太子已經是國際上有名的人了，還對老師恭敬，這是太子禮賢下士，又謙虛，又尊師重道，將來一定不得了。而且他的老師這個樣子，一定是密宗，不曉得將來有多大的法寶，說不定他手一舉，世界上的核子彈統統失靈了，你這不是成名了嗎？這個太子一聽，「曰：善。」對，就照這樣辦。後來這位太子就成功了。

韓非子裏頭故事很多啦！都是政治的最高藝術。第二個故事，說有條大蛇要過街了。大雨過後，有一條大蟒蛇，要過信義路到對面。有一條小竹葉青蛇很小，也要過到對街。大蛇說：老弟，慢一點走，民主時代，開個會議商量一下。你這樣遊過去，會被老百姓打死，我這樣遊過去，也會被老百姓打死，爲了保全我們不被打死，還要老百姓在臺北市給我們修一座龍王廟，跟那個民權東路的恩主宮比一下，我們要大搖大擺過街，這樣一來老百姓還會擺起香案，跪下來拜我們，你幹不幹？這個小蛇說：有這樣安全的好處，我聽你的嘛！大蟒蛇說很簡單，你爬到我頭上，尾巴坐在我頭頂上這樣站起來，我呢，把半個身子也站起來，比復青大廈還要高一點，慢慢的在街上這麼遊過去。老百姓一看到，唉呀！龍王出來了，不得了啊！要拜啊！送到恩主宮太小了，送到圓山蓋一個大的龍王廟，然後把我們送進去住，初一、十五還有雞呀、鴨呀、香呀、蠟燭、水果啊，都來供我們拜我們。

所以，你們要做了不起的人，頭頂上要頂一隻小蛇。你們諸位是大蛇，我現在是那一條小蛇，雖然你們諸位叫我老師，實際上我是那條小蛇。這個故事與莊子說的櫟社神樹，是一個道理。有人說，中國的古書諸子百家不能學，會學壞的。我們小的時候，老一輩不讓我們讀諸子，連《三國演義》都不準看，怕學壞了。但是，想擁有大有爲的人生，做大事業，這些道理都要懂；想做大政治家、大外交官、大元帥、大教育家，甚至你想做個大和尚，反正想成就事業，不論軍事、政治、社會、經濟，乃至教育，這些都要懂；大和尚就是這棵樹，就要會託夢給人家，那才做得好。這是真的！也是人間世的道理啊！

我們還在研究《人間世》，還沒有跳出人世的範圍。在莊子的觀點，就是告訴我們怎麼樣處世做人。老子處世爲人的方法，就是「曲則全」三個字，拿現在的觀念，也可以說是爲人處世的一種藝術。上一次講到一棵樹的故事，這棵樹就是社壇、神廟裏頭的雜木，等於臺灣本地的榕樹，榕樹沒有多大用處，但是可以給人乘涼，乃至做爲廟子前面的標誌。現在接下去有一個同類的故事。

## 奇才異能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籟。

商丘是地名。他說南伯子綦，就是前面《齊物論》所講的那個南郭子綦，他看到一棵大樹，這棵樹大到什麼程度呢？同一般的木頭不一樣。「結駟」，古人所謂駟，是四匹馬並排拉一部車子，這叫做一乘。所謂千乘，形容有一千輛車子，共有四千匹馬，站在這個樹底下，樹陰都把它遮住了。這個樹陰有多大呢？我們都曉得，任何一種植物，一種樹木，樹葉子長到什麼地方，地下的根就伸到什麼地方；樹根有多大，就看樹枝的散開有多大。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

現在南郭子綦看到這麼一個大樹，問說：這棵是什麼樹呢？我們曾經流行的一句話，四個字「奇才異能」，不過現在也不怎麼用。說一個人有特別的地方，就是奇才異能之士，這也是由莊子的這個異材發揮的，就是特殊的一種材料。

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樑。

這棵樹啊，頭仰起看它，那個小的枝幹，彎彎曲曲，樹固然那麼大，但是沒有辦法做棟樑之材。古代建築房子，不像現在用的鋼筋水泥，統統是用木頭。尤其是古代修一個大房子，或者是修造帝王的宮殿，選擇棟樑之木非常困難。每一次宮廷裏頭要建築，就是老百姓的大災難。因爲大木頭要到深山裏特別去找，找到了砍下來，首都在長安，木頭就運到長安，在北京就運到北京，這是非常痛苦的事。

有許多好木頭，都在西康，在建昌。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土話：「少不入廣，老不入蜀」。年輕不到廣東去，其中的意義，是廣東風氣比較開放、風流，年輕入廣，就留連忘返了。「老不入蜀」，因爲蜀道艱難，所以年紀大了不到四川。但年紀大的到四川有一個好處，有好棺材。爲什麼呢？四川、西康那一帶，有些木頭是沉木，我們現在所謂沉香木，有些香的，有些是不香的。一棵沉香木砍下來，長江那麼大的水，這種木頭一到水裏就沉下去。可是古代帝王們要修好的宮殿，必須用這種木頭。一根木頭砍下來，經過多少省，運過幾萬裏的路，到了京城，爲了帝王的建築享受，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至於經濟上的損失，那更不用講了。就因爲我們古代的建築都用木頭，因此對於木頭那麼重視。現在南伯子綦看到這一棵大樹，仰頭一看，枝節是彎的，樹木的枝幹不直，不能作爲棟樑之材。

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

再看大樹這個根根，如果把它鋸開做棺材板，也不行。雜木做成棺木很容易爛，很容易生蟲。而且，古代好的棺材板是一塊板，不能兩塊併攏來，不能有縫，有縫的話，屍體就要腐爛，所以它不能做棺材用。

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

假使這個樹葉子拿來舔一下，嘴巴會爛，舌頭會受傷。聞它的味道，人會像喝醉酒那樣子吐，三天都吐不完。這棵大樹是這麼一種木材，大呢大得不得了，一點用處都沒有。這種木頭，雖然樣樣都不好，可是它有個大好處，可以遮蔭，「結駟千乘」。以現在來說，像一個上面有蓋的停車場，幾千輛汽車，都可以停在這個樹底下，它有這樣大的好處，所以是異材。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南郭子綦說，這個不成材的大樹，無以名之，這叫做奇才異能。因爲它很特殊，天生就特殊，能夠照應那麼多人，可是問它本身有什麼長處，一無長處，一點用處都沒有，所以這棵樹木才能長得那麼大。「嗟乎」是感嘆，唉！「神人以此不材」，上天生了這一棵樹，這一棵樹的木材是一無用處，但又大有用處呢！

表面上看這個故事，跟上一個故事是一樣的。上一個故事一棵大樹木頭也是沒有用處，結果可以作神木；現在這一棵大樹木，也沒有用處，但能夠擋住太陽，能夠遮覆了天下人，大家都可以在下面乘涼，都得到它的好處。這是個什麼樹木呢？世界上最偉大的樹木也是這樣，最沒有用的樹木也是這樣。這種樹木是人裏頭的什麼人呢？就是孤家寡人，是當皇帝的人。這個當大皇帝的是一無用處的，你叫他搬磚蓋房子也不行，做任何事都不行，他只有一個本事，大家都可以躲在下面乘涼；他本身雖然沒有用處，可是他又有這樣大的用處。

這個故事，不要看成一個沒有用的樹木，它有大用的，因爲有它的大用，它不成才，纔是專才。譬如歷史上最有名的漢高祖，那真是這塊木頭，他有三個兄弟，他是老幺，不是喝酒就是吊兒郎當的，他只有一個本事，會當皇帝，而且當得很不錯。現在青年有很多人想當領袖，你看看自己會不會做到像這樣一塊木頭？如果又精明又能幹，連小指頭都充滿了精明，你不要想當這塊木頭了；那隻能做個學者呀，或者做個電機工程師呀！再不然做個博士後，都算是了不起了；不過，想做這棵奇才異能的木材，那就要特別不同了。

現在第二層的道理，他沒有說這棵大樹做什麼用，但是你一望而知，他在點題，題目先告訴你，它可以結駟千乘。千乘之國是天子之邦，所以說貴爲天子的人，纔有這個本事，這個題目的眼就點在這個地方。下面說明一個道理。

## 好就是不好

宋有荊氏者，宜揪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宋國這個地方，有一個姓荊的人家，他家有一塊很好的土地，拿現在講，非常有經濟價值。他們種的樹木，都是有用的木材，像楸木、柏樹、桑樹等。因爲這些木材都非常有用，所以，「其拱把而上者」，這棵樹幹剛長到兩手合起來這樣粗，就被砍下了。爲什麼呢？「求狙猴之杙者斬之」，用來做捉猴子的機械跳板，就是「杙」。古代打獵用一個跳板，卡噠就把猴子捉住了。所以這種木材很有用。

再長大一點，到了三四圍那樣粗，也會有用而被砍。據說我們的手這麼一搓，叫一圍，四圍就是四搓。千萬注意，我們看古書，說關公腰大八圍，如果是雙手抱着這樣圍，這個房間大概坐他們三四個人就坐滿了。所以只是說他腰很粗，比我們腰粗得多了。「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名氣大的人，發財的人，要蓋個大房子，以前沒有幾十層高樓，只是蓋好幾進院子，一進一進的深宅大院，要特別漂亮的木頭做大門，三圍四圍粗的樹幹，那個木材正好合用。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什麼叫「樿傍」呢？你不要認爲莊子時代已經有禪了，還沒有的。古代「樿傍」，就是棺材一邊的木材，所謂王侯達官貴人，選用上好的棺木，七圍八圍尺寸的樹木，就是最爲適合的，因此就把它砍了。這種木材也可以做名門大宅的匾額。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以我們中國文化的五行來講，東方屬木，西方屬金，木代表生生不已，草木的壽命很長，而且不大容易死亡，即使砍斷了，還會再連續長起來。但是有些樹木，因爲太有用了，本來應該活得很久，結果是「未終其天年」，只要長高一點點，就會被砍掉，所以生命只活了一半，有時連一半也沒有，就被斧頭砍了，成爲短命。一個好的人材也是這樣。

莊子這個道理，其中有兩層意思。前面這個故事，說這個是無用的大木，卻是天下最有用的，它是代表了一個領袖的才能；真做一個領袖，實際上是一無所能，絕無所能。但是領袖的長處是能夠包容一切，假使不能包容也不行，那就是個臭木頭，只能在廟子前面靠菩薩保護，纔可以活得長久。前面我們講到大蛇與小蛇的故事，就是代表這個意義。

南伯子綦所看到的這個樹木，是不靠菩薩不靠神，因爲它能夠包容了一切，庇廕天下的人。我們人也是一樣，有才能的人，就用到累得早死，無用的人材呢，就活下去了，活得很長。譬如歷史上有名的蘇東坡，當然是這兩種木頭之一，其實也包括了王安石，雖然他們兩個人互相反對，最後是蘇東坡倒黴，但是他們都是有用的木頭。因此蘇東坡年紀大的時候，作了一首很妙的詩，希望人不要變成有用的人，也就是他的反調。他說：

人人都說聰明好 我被聰明誤一生

但願生兒愚且魯 無災無難到公卿

世界上每個人都喜歡聰明，他自己的一生都給聰明耽誤了。他說希望菩薩保佑，生個笨兒子，笨到了極點，一輩子笨笨的，只要能夠封王，做到第一流功名富貴。這一首詩是蘇東坡對人生的感嘆。

所以人的一生，聰明能幹的話，就是莊子所講的，「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蘇東坡晚年的大徹大悟，你說他對了沒有？我後來看這首詩就笑了，因爲蘇東坡又被聰明誤了，對不對？天下的如意算盤給他打完了，生個兒子又笨又傻，可是運氣好，無災無難到公卿，升到了部長、上將，多了不起啊！他不是打如意算盤嗎？這個思想又是被聰明誤了。我們拿蘇東坡的故事，以及他一生的遭遇，說明世界上能幹的人，都是自己把自己的生命糟蹋了。所以一切人，越能幹、越多才，越自求速死。莊子下面有一個結論。

## 不祥就是大祥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古代人迷信，認爲牛馬頭上有一塊毛是白的，不吉利。大家看過《三國演義》，一匹馬頭上有白色的毛，是帶孝的，叫「的盧喪主」。「牛之白顙」，全身黑色的牛「白顙」，頭上有塊白色；小豬鼻子特別翹高的，像犀牛一樣的，也不吉利，拜拜也不能用。人有痔瘡的，不能祭河，河神不答應。等於我們以前到浙江普陀山，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女的如果是碰到經期，不準坐船去拜觀世音，不然會碰到颱風的。如果船遇到颱風，馬上就問，船上有沒有女的？有女的，把她丟下水去，一定身上不乾淨，所以引得菩薩生氣，吹起了颱風，這是古代人的迷信。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莊子現在引用了古代人的迷信、習慣，他說這些事情，是「巫祝」---四川話「端公」，臺灣話「師公」，一般畫符唸咒的師公們都知道，齋公齋婆們也都知道的，「所以爲不祥也」，都知道這些是不吉利。可是莊子說，「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說不吉利，那頂好不過了；如果我是馬，我寧可頭上帶孝，別人就不敢欺負我，不敢騎我，一輩子沒有人騎。我如果變豬，寧可鼻子翹得像犀牛角，不會殺我去拜拜，我可以好好活到老。他說，世界上的人認爲不吉利的，在上天看起來，這是大吉大利的，好極了。

這一段，你看到莊子的幽默，人生到此讓他看得透透的啦！人生求名求利求能幹，要功名要富貴具足的人，都是不願意好好的活着，忙忙碌碌的過一生，賣命換來的功名富貴，最後功成名就，自己也不見了，像蘋果一樣落下來了。所以莊子的觀念認爲，自己人的價值也沒有發揚，沒有好好活在這個世界上，都是自己找的麻煩。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針治繲，足以餬口；鼓莢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支離疏」，是一個人的外號、綽號，因爲這個人名字也沒有，外表長得不成樣子，「頤隱於齊」，長得相貌很怪，兩腮接近肚臍，「肩高於頂」，兩個肩膀端起來比頭還高，「會撮指天，五管在上」，這個頭仰起，脖子裹起來好像沒有脖子，鼻子、眼睛五官都朝天仰着，脊柱彎曲，兩個大腿變成是他的兩肋一樣，人又矮，又難看。大概小時候受傷，或者是天生如此者。當年我們曾看到過這種畸形的人。

現在如果有這樣的人，這個人一定命很好，因爲是電視上的好材料，一定邀請他當名演員了；不過現在這種人反而難找。他說，這個人兩個膀子同腰上身是彎的，腰股連在一起。這個人雖然不像人形，可是他活得很快活，他做什麼呢？「挫針治繲，足以餬口」。他有專長，做我們縫衣服的針，坐着用手工做的，他這個身材正好做這個工作；「治繲」是做線，他做針線來賣，生活也夠了。

中國過去的社會習慣，找一個天生盲眼的人，算命或者卜卦都特別靈。還有一套特別方法教盲人學卜算，只要記住就好了。所謂鐵板數呀什麼的，都是教這些人的。「鼓莢播精」是卜卦用的，如果每天卜卦生意好的話，賺的錢可以養十口之家。這個人雖然長得不像人形，謀生的技能卻比誰都好。「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國家徵兵的時候，雖然「區公所」有他的名字，他可以免了兵役，國民兵也不要當；不但這樣，政府大概還要救濟，如果他沒有飯喫，儘管到市公所領錢就是了。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政府要徵勞役時，因爲他的情況戶口上有記載，所以不會被徵調。如果政府發社會福利救濟金，他都領得到。你看他這樣的人，實在很不好看，可是他在人生的旅途上，佔的便宜可大了。「夫支離其形者」，這樣形貌怪裏怪氣的一個人，「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他可以自給自足，生活得很好，也很長壽。如果有人對於自己的學問、修養、道德，有些怪裏怪氣，那就是所謂「支離其德者」。

這個怪裏怪氣不是別的，像我們現在就是怪裏怪氣，好好的一個人，要學禪學道學打坐，要喫素拜拜敲鑼打鼓，要信宗教上教堂，這都是「支離其德者」；不是正規的，看起來不太正常。人家批評這個人迷信，沒有關係，迷信兩個字戴在頭上，是一頂很好的帽子，可以躲掉很多災難；因爲迷信的人沒有什麼用處，不要找他了，那麼他就可以好好活下去。反正這個人信教喫素的，就可以原諒了他，就是「支離其德者」。究竟他心裏喫不喫素，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莊子告訴我們，這個社會很妙，正常的人生活下來很困難，稍稍帶一點怪，不要怪過頭了，卻活得挺痛快的，就看你能否善於利用，學到支離其德，把好處都佔光。國家要兵役，他來報到了，醫官一檢驗，你回去吧！不要當兵啦！政府發救濟金，他儘管來領，要做到這個樣子，就支離其德。

但是，要怪嘛，也要怪得有個樣子，許多青年人本事沒有，脾氣非常怪，那個樣子不行的，那會變成白額頭的豬，上祭壇不能用，只好把你做臘肉火腿用了，就把你醃掉的。所以，像支離疏這樣嘛，這個人就有用了。這是《人間世》的這個怪人，在孔子傳記上找不到。看起來莊子拼命在罵孔子，實際上，莊子隨時隨地都在捧孔子。

## 孔子楚國之旅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這一段故事在文化史上非常有名，就是孔子適楚。《莊子》上講，孔子是到過楚國的，但是據一般的記載，孔子周遊列國沒有到過楚國。所以很多湖南湖北的朋友，常常說笑，說孔子都不敢去他們楚國，因爲孔子周遊列國，到了楚國的邊境上，要過河時，車輪子壞了，就叫學生們去借工具來修。最勇敢最冒昧的冒失鬼就是子路啦！他說我去。

當時河邊有個女人在洗衣服，子路很有禮貌的拱手，孔子的學生嘛，當然很有禮。這個女人看他是魯國人，外國人嘛，子路說：大嫂！我問你借一樣東西。這個女的說：好，我去拿來給你。子路傻了，還沒有說借什麼，這個女的就走了。等一下回來，拿了一把斧頭一些鐵釘，還有木頭；古代的車輪子是木頭做的啦！她說拿去。子路奇怪了，只說借一樣東西，她竟然拿來了。子路就問：大嫂，你怎麼知道的呢？她說：你不是孔丘的學生嗎？一看這個樣子的裝束，道貌岸然怪模怪樣的就知道了。她說你要借東西，東方甲乙木，所以你要木頭，西方庚辛金，所以你要釘子要斧頭，對不對？子路傻了，一點都不錯。

回來向老師報告，夫子啊，我看我們車子修好，楚國不要去了。孔子問爲什麼？楚國連婦人女子都上通天文下通地理，都懂《易經》八卦，我只說借東西，她就曉得東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老師啊，我們這一套去楚國喫不開的。所以孔子聽了，說我們車輪子修好，趕快走吧！因此沒有到過楚國。當年我到了湖北，第一個告訴我這個故事的，就是湖北的朋友，他說，大家都罵我們湖北人，全國人都是喫我們楚國的醋，因爲楚國是連孔子都不敢來的地方。

莊子所說的，孔子最倒黴也是在楚國。楚國有一個瘋子，像支離疏這樣的人，就是當時的楚國狂人陸接輿。後來很多有道的人，都被普通人稱做瘋子或狂人。這個陸接輿是道家的神仙；因爲是神仙，故意裝瘋賣傻的，所以大家叫他楚狂。

孔子到了楚國，這個楚狂陸接輿一聽老孔來了，去看看他。電鈴都不按，就在門口講一句話，「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鳳凰，鳳是鳳，凰是凰。我們念《楚辭》，素來這個兮字，習慣念成「西」。從前，一位湖北學問淵博的老先生告訴我說，他是楚人，大家把《楚辭》裏「兮」字都念成「西」，是錯的。這個字古音是「啊」就是鳳啊鳳啊，就是那麼拉長聲音。後來是宋朝朱熹注《詩經》時搞錯了，兮啊變成西啊，唉！已經錯了那麼多年，將錯就錯吧！我認爲他說的非常有道理，那就是人拉長聲的尾音，等於我們白話文的啊、呢、嗎、呀。所以，楚狂就是說，鳳啊！鳳啊！你呀，你的運氣不好，「德之衰也」，怎麼那麼倒黴！在這個時候生到世界來。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這是中國文化道家思想的歷史哲學。楚狂說，你孔子所希望的人類道德的社會，是有啊！只有兩個時代有，一個是過去幾萬年前，「往世不可追」，過去已經過去了；一個是將來，「來世不可待」，也許幾千萬年以後，已經等不及了。這也是我常說的，世界上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沒有生，一個已經死掉了，所以現在我們自己都是不對頭的人。接輿罵孔子也是這樣，你所希望的這個世界，一個已經過去了，一個還沒有來，所以我們碰到的時代，中國文化都叫做衰世。

我們講的四書五經，其中一本經就是《春秋》了；《春秋》是講歷史哲學的，不光是歷史，是歷史哲學的批判，這也是我們文化裏的一部大書。《春秋公羊傳》講三世，一種是衰世，比亂世好一點的，這個世界永遠是衰世；好一點叫昇平之世，應該是堯舜禹，普通說像周朝、商朝，就是昇平之世；天下太平的大同世界，是太平盛世，所以稱爲三世。如此看來，我們任何一個歷史的時代，都是衰世多，道德衰落，文化衰落。稍稍好一點就是小康，不算太平。到了齊家、治國、平天下那個太平，是大同之世，等於西方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乃至於上帝的天國，佛家的極樂世界等等，慢慢去追求，那是「來世不可待」。

我們的命運很苦啊！都是活在一個比亂世稍微好一點的衰世，文化道德衰落。陸接輿對孔子說：你啊，命運不好，命苦生在這個世界上。你倒黴，雖然是個鳳凰，生在這個時候，比野雞都不如，這有什麼用處啊！人家是外國來的孔子，這個瘋子陸接輿，就站在門口把人家罵一頓。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真到達天下有道的時候，就是太平盛世，這是聖人的時代，聖人的世界。同樣的觀念，佛學裏轉輪聖王的時代，也都是太平盛世，是聖人成功的時候。但是拿佛學來解釋，佛的化身、聖人，什麼時候來？哲學家、宗教傢什麼時候來投生呢？在天下亂的時候，爲救世而來，「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所以那些聖賢們，都是抱着救人救世的心情來的，命運註定是來受苦受災難的。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陸接輿繼續講孔子，你老兄怎麼在這個時候來投生啊！這個時候來，你一輩子能夠保住喫飯的傢伙不掉下來，「僅免刑焉」，不被人家殺了頭，就算是第一等福氣了。他在孔子的門口，就罵了一大堆。你說他是罵孔子，還是愛護孔子？這個修道的傢伙，陸接輿一流的人，說話瘋裏瘋氣的。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孔子鳳兮之嘆！就是拿鳳凰生在不得時的時代，來比喻孔子。陸接輿的理論，是一個人生在衰亂之世，能好好活下去，半路不遭刑戮而死，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一個知識分子在這種亂世，懷抱一種救人濟世思想的，歷史上可以看到很多。譬如南北朝、五代、元朝，以及清朝入關的時候，乃至碰到任何一個政治社會變動的時候，最不容易活着的是知識分子。像現代大陸文化大革命時期，知識分子很難活下去。陸接輿講孔子，「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不受刑罰，不會被殺頭，能活下去，已經了不起了；你還要周遊列國，還要到處傳播文化，要救世救人，你簡直是不想活了。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人生都要求幸福，這就是歷史哲學的名言，幸福啊，太難了！幸福這個東西，比羽毛還輕；換句話說，拿新的文學來寫，幸福在我們的前面是輕飄飄的溜過去了，那永遠是把握不住的東西。他用古文寫，就是「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沒有辦法把它裝起來。「禍重乎地，莫之知避」。那個痛苦、禍患，如同土地一樣，隨時離不開我們的腳跟。拿現在的白話文來說，人活在世界上，幸福是這樣難於把握，因爲太輕飄，一下子就溜過去了。所以做人一輩子，隨時都在禍患之中。莊子說得很過分嗎？這就是人生，不但是知識分子如此，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算了吧！算了吧！你老兄，何必到我楚國來呢！楚國的賢人很多呀！他想要把孔子趕跑。你到處傳道「臨人以德」，好像君臨天下，到處散佈道德的思想，文化的觀念。「殆乎殆乎」，他說你危險極了，尤其到我們楚國來，楚國多高明啊！「畫地而趨！」這四個字很重要，一般人的人生，都犯了這四個字的錯誤，自己畫了一個範圍在走。所以知識分子，讀書人，就是那個書呆子的樣子，畫地而趨，在自己那個範圍裏鑽，認爲天下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看了這四個字，覺得對自己是很大一個機鋒；人生每一個人，都是畫地而趨，所以佛家講兩個字很了不起，就是「解脫」。怎麼樣能夠解脫呢？就是不畫地而趨，自己不規定範圍，而超越於一切，那纔是真正好的人生。下面就引用楚國當年的土話，當年楚國最強大時，是湖南湖北，一直到安徽、廣西、貴州這一帶的邊緣。

## 小結人間世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這是楚國當年流行的俗語。「迷陽」是什麼意思呢？現在看起來是高深的文學，含有很多文藝境界，當年就是土話。「迷陽」就是路上那些荊棘，那些有刺的草木，會割傷人的手腳。實際上迷陽迷陽，我們也可以說，到了湖南湖北一帶，喜歡喫辣椒的，就是麻辣麻辣。「無傷吾行」，一邊走路一邊在唸，這幾個字是鄉下人唸的咒子，出門之前先念咒子，古代人很迷信的哦！就是說，我現在出門了，路上的荊棘，壞的東西不要傷到我的腳。「吾行郤曲」，我走得很慢很小心，這些有妨礙的東西，千萬不要把我的腳傷到了。我們先了解了這四句俗語，全篇的東西都在這四句裏頭。下面一個結論，我們先了解。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他說，山上的大樹，自然的活在那裏很好，爲什麼沒有都變成神木，永遠活下去呢？「自宼也」，本身長得太美麗了，太好了，所以招來別人的砍伐。太有用的材料，一定有人把它砍掉的，所以山木是自寇也。「膏火自煎也。」那些能夠燃燒的油脂，古代叫膏，像豬油、鯨魚油等等，歷史上的記載，把古代帝王的墳墓挖出來，裏面銅鍋裏點的燈，千年不熄。那個燈裏面是鯨魚油，燃燒得非常慢，可以點個千萬年。爲什麼這些動物身上有膏脂，會招來殺身呢？因爲它有可利用的價值。「桂可食」，肉桂是補品可以喫，可以做藥，「故伐之」；「漆可用」，現在油漆是化學的，古代就是漆樹，這種樹流出的汁，可以漆東西，有利用的價值，「故割之」。

所以一般人都知道，生命活着要有用處，有價值。其實啊，人生的價值，自己覺得沒有用的，最有用；規規矩矩、老老實實活一輩子就好了，這是莊子的結論。看起來非常消極，對於社會、世界、人生是諷剌的；實際上，他一點都不諷刺，只是告訴我們四個字：「世路難行」。《人間世》這一篇的結論，是說世間這一條道路，很難走的；生命要很有價值，自己處理生命要很有藝術；要懂得在哪個環境，應該要怎麼樣做。如果不曉得自處，會招來侮辱，招來傷害。

我們再看《人間世》這一篇，由孔子的學生中道德、學問最高的顏回，要出來救世，想出來做帝王師開始，被孔子罵了一頓，說他哪有資格出來做帝王師！這一條命要玩掉的，自救都救不了，還想救世救人，不如先自救。所以教他如何修道，修心齋，如何自利而後利人的道理。接着講了許多的故事，最後講到孔子的本身。孔子善於教人，不善於教自己，所以自己也憂傷悲苦一生，結果碰到裝瘋賣傻的陸接輿，罵了他一頓，實際上也是恭維了他一頓。

孔子一生之所以爲聖人，在哪裏看到呢？不在四書五經上，而是在《莊子》上看出來。聖人之用心，明知不可爲而爲之，這就是救世聖人的觀念。所以《人間世》全篇的宗旨，看起來像在譏笑孔子，實際上是非常捧孔子。所以後世的儒者，孔子的門徒們，尤其宋明理學家，都是採用莊子所說的來捧孔子。他們看出來莊子在捧孔子，但是表面上，因爲宗教性的排他心理，仍然拼命的罵佛道兩家，這是歷史上非常不公平，文化史上也非常不合理的事。所以我們要把《人間世》的宗旨看清楚，其中告訴我們世路難行，並不是世路不可行，世路是可行的，要自己善於處理纔行。

總結起來，這一篇告訴我們什麼呢？三個字，守本分。人要守本分，在什麼立場就做什麼事，處什麼態度；大家進了歌廳唱歌，你就唱歌；到了舞廳跳舞，你就要跟着跳舞；大家喝醉了，你也要裝醉；大家清醒了，你也要醒過來。如果大家清醒了都在那裏做工，你仍躺在那裏睡覺，那成什麼話呢？那不是瘋，那已經蠢到極點了。

可是還有個大道理，《莊子》內七篇是連貫的，真正善於處世的人，世路固然難行，善於行世路的人是什麼人呢？是得了道的人。知道了《逍遙遊》，知道了《齊物論》，然後知道了《養生主》，這三個內容都做到了，就是得了道的人，也就是佛家講的菩薩道，然後才入世。這個入世啊，隨便他怎麼玩法，都是他的遊戲三昧。這四篇連起來，是一貫的宗旨，就是大題目大方向。

# 第五篇 德充符

---莊子諵譁

我們前面講過，春秋戰國的文化，道德這兩個字是分開的。現在由《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講到第四篇的《人間世》，說道的充實。道是禮，就是內涵，是每人學問修養的內涵；德是用，得了道禮能夠起用，是用世之道。世路固然難行，《人間世》講的重點是，在難行中，如何以最高的智慧、最高的藝術去行，那必須要有德行的充實，德性的充滿。德性要如何充滿呢？莊子就在《德充符》這一篇，用寓言，用高度的文學筆調，用他藝術的手法，繪出來人生的一幅圖畫。

## 王駘是何等人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他說魯國有一個「兀者」，沒有兩條腿的人，不曉得是生來的，還是後來受傷去掉的，這個人名叫王駘。跟他學的人很多，比孔子還多，他的名氣跟孔子一樣大。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常季是孔子的學生，也是朋友，是師友之間的人。「問於仲尼曰」，就問孔子，他說王駘這個人真怪了，兩條腿沒有了，可以說是殘廢的人，結果他的學生很多，名氣之大和你一樣。「中分魯」，把魯國分一半，你的名氣一半，他的名氣一半。

如果我們從幽默的角度來看，魯國真的有很多人才，至少應該有三個，一個是莊子所說的王駘，一個是孔子，還有一個是搶孔子飯碗的，孔子上臺把他殺掉的少正卯，這三個人都了不起。不過少正卯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的學術沒有流傳下來，如果流傳下來，一定非常麻醉人，因爲他的思想非常奇怪。

現在是講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嗬！這個人可真了不起，拜門做他的學生吧，他沒有上過課；也沒有什麼指責你、罵你、勸導你，都沒有。「立不教，坐不議」，坐在他前面半天，他也沒有說一句話。議就是討論，沒有跟你討論過問題。可是怪了，只要你一見到他，「虛而往」，原來什麼都不懂的人，一拜門跟他以後，「實而歸」，都會非常充實的回來；滿腹經綸，什麼都懂了。

照這個形容，這個人是比孔子還高明一點，那我們願意做他的學生，這多好呢！不要上課，不要考試，也不必看電視，也不要聽錄音機，他在那裏一坐，你好像都懂了，一切學問都有了。「固有不言之教」，用不着說話的教育，大概現在連科學的進步都達不到；至少還要視聽教育，拿個錄音機之類的；他用不着，是不言之教的身教。如果是身教，跟着他，豈不是兩腿要斷掉嗎！所以我們只好跟他學打坐了，不用腿嘛！「無形而心成者邪！」外形一點不着痕跡，心裏頭悟道。常季問孔子，世界上真有這樣善於教育、善於傳道的人嗎？「是何人也？」王駘這個傢伙是什麼人啊？他說真看不懂。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孔子說，你問他嗎？他是真正的聖人，得道的人。「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他說我孔丘心裏早想去報名了，去做他的學生，「而未往耳」，不過還沒有去，公共汽車沒有搭上，他那裏太擠了，我晚一步去。「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我都準備拜他爲師耶！何況一般還不及我的人呢！更應該拜他爲師了。「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豈止魯國的人應該拜他爲師，我準備號召全天下、全世界的人拜他爲師。這個，越說越神了，王駘就是這麼一個人。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季一聽，這可怪了，「彼兀者也」，一個沒有腿的人，「而王先生」，「王」是高於其他人，是世界上第一位，「而王先生」就是超過了先生你。「其與庸亦遠矣」，這個庸就是用，照你這樣說，他的作用高深遠大。「若然者」，假定他像你老師所講的這麼了不起，這個人的道在哪裏？「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他傳心的心法在哪裏？他的學問中心是什麼？孔子答覆這個問題。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孔子說，世界上有一個大問題，就是人的生死問題。人類的生命從哪裏來的？先有雞呀先有蛋？西方哲學家問的，先有男的先有女的？今天不是劉教授上課講比較宗教嗎？西方的說法就是，上帝造了男人以後，沒有事情做，把男人的肋骨挖出來一根，造了女人。劉教授講得很好玩，可見上帝同我們女人毫無關係。這個生死究竟哪裏來的？男人女人究竟哪裏出來的？

所以禪宗標榜要了生死，父母沒有生我以前，我這個生命在哪裏？死了以後究竟有沒有靈魂？到哪裏去？所以「死生亦大矣」，這個問題在中國文化裏，首先明顯提出來的是莊子。禪宗所謂了生死的觀念，就是莊子先提出來的，那時候佛學還沒有進入中國。他說這位先生啊，已經了了生死，得了道的。「而不得與之變」，生死同他都沒有關係。了了生死，得了道的人，就到了這個境界，道德達到最高的成就。

他說了了生死的人，生死的變化，同他沒有關係了，因爲他得了道。進一步說，不但生死了了，「雖天地覆墜」，這個世界毀滅了，地球都完了，同他也沒有關係；「亦將不與之遺」，他可以超然而獨立物質世界之外。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天地，是物質構成的，地球毀滅是物質的變化，他到了地球要毀滅的時候，大概兩條腿都不需要動，就已經超越了，所以地球毀滅同他都沒有關係。

「審乎無假」，這四個字很難講，仔細來說，「審」和「無假」的意思是，透過了物理與精神的兩面，能夠參究到達智慧瞭解一切，不需假借其他的東西。人都依靠物質而活着，我們肉體就是個物質，這是假借來的，因爲這個生命靠肉體，肉體假借給我們用幾十年，用完了，肉體也化掉了。王駘這個人已經超越了，不需要一切的依賴，不需要一切的假借。「而不與物遷」，他如果不動，不會隨着物理的變化而遷流；我們勉強借用佛學上一個名詞，他已經到了不動地。密宗裏頭有一尊佛，叫做不動明王，他說這個人已經到達了不動明王這個境界了。不動明王可以王天下，這一尊佛所代表的，就是「而不與物遷」，不管物質世界如何變化，他在那裏站着旁觀。

「命物之化」，我們任何人，一切萬物，一切的衆生，生命都受物質變化的影響，而這位老兄王駘先生啊，不與物遷，不受影響，因爲「守其宗也」。我們叫它是道，在西方的宗教可以叫它是上帝，是神；佛教呢，叫它是如來、涅槃、菩提，反正有這個東西，萬變不離其宗。孔子把他講到這個程度，把這個人推崇得不得了。這個常季一聽更糊塗了。

## 山不山  水不水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他說：老師啊，你今天大概感冒了，你講些什麼話啊！孔子說了兩句話回答：「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中國文化思想，包括文學、政治，尤其講中國哲學思想，莊子用文學境界來描寫。這兩句話很囉嗦啦！代表人的見地、見解，所謂智慧之學，我們現在不講道啊，是講道以下的第二義。

他說任何一件事，任何一個東西，任何一個人，「自其異者視之」，如果你戴了有色的眼鏡來看，或從不同的角度來看的話，你的觀念觀點都不同。我們人體的內部，肝跟膽連在一起的，可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呢，肝跟膽，猶如楚國跟越國一樣。用春秋戰國的形勢來比方，楚越互相爭強爭霸，兩個地區不同，國家國勢也不同。拿現在來講，猶如蘇聯跟美國一樣，雖然都是白種人，中間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利害的關係。「自其同者視之」，站在一個統一的觀念來看，換一個角度來看，「萬物皆一也」，萬物是一體的，就是一個。

換句話說，人生也好，道也好，每一個人只抓住了一點，矇蔽了自己的智慧，如果這樣去看形而上的道，看形而下的萬物，那就糟了；因爲各有各的見解，越看越生氣。如果得了道的人，從超然的立場，從另外一隻智慧的眼睛來看，則天下的萬物皆是一體，都很可愛，都同我自己一樣，沒有什麼分別。怎麼叫做得道呢？就是佛學所講的，得道人的智慧，叫做無分別智。如果用有分別的觀點來看呢，肝膽就是楚越，我們把他們看成冤家；假使用無分別智來看呢，矛盾的東西，都不矛盾，都是同一的。因爲孔子認爲常季不懂，再進一步給他解釋道理。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

「夫若然者」，所以，你要懂得這個道理，那麼就懂得修道了，懂得了道德。莊子在傳道，而且借用孔子的嘴巴在傳道，在說真正的修養，也就是孔子修道的工夫。「不知耳目之所宜」，你能夠每天忘記了耳朵，忘記了眼睛，不被聲色所轉，不被外境所誘惑；譬如在座很多學佛打坐的，老實講，你儘管在那裏打坐，你還是被聲及色這兩個東西牽着的。耳朵聽聲音，不是指這個耳朵，而是喜歡聽的習慣；所以唸咒子有各種聲音出來，因爲習慣喜歡聽聲音。另一個是好色，閉着眼睛打坐，雖然不看外面，仍然看着前面黑洞洞的，白茫茫的，你還是習慣在看。

你能夠忘記了聲色兩種外境，忘記了耳朵眼睛的用，然後也不要盤腿打坐，到這個社會上張開眼睛，張開耳朵，忘記了眼睛所看，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聞聽到聲音，不是聽不是看，但是都知道了。也都看見，也都聽見，但同你的心理都不相干，就是「不知耳目之所宜」，忘記了聲色耳目。

那麼你的心在哪裏？「而遊心乎德之和」，心境永遠是平靜、安詳的，不因外在的聲色而擾亂了你的心境。如果看到某人就生氣，看到某人就歡喜，都不對，那是被眼睛騙了；說得好聽就好高興，罵你就好生氣，那是被耳朵騙了，就是不能得其和。「遊心乎徳之和」，你的心境是永遠快樂安詳，遊戲於這個世界，就是道之用。這樣你就不一定要去盤腿了，可以兩條腿站起來沒有關係，這個世界上你可以走了；不然的話，就同王駘一樣，兩條腿要鋸掉了，坐在那裏。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所以，修養到像王駘先生一樣，他看世界上一切的東西，無分別，好的跟醜的，一樣的都很好，既沒有好看，也沒何難看。你說他看到了嗎？看到了，可是心中無分別，很和怡，很安詳，很平和。而且看萬物「視其所一」，他只看到了這麼一個東西，沒有美醜、善惡、是非的分別，都是一體。「而不見其所喪」，他沒有看到任何的缺點，也沒有看到任何的優點長處。你認爲他是殘廢沒有腿，但他忘記了自己有沒有腿，他照樣無腿可以走路，有神足通了。你看莊子引用得很怪吧！實際上打坐盤腿的，就正好沒有兩條腿，然後工夫也到了忘腿了；心境能夠修養到這個工夫時，無腿也可以走路，就是佛家所講的神足通。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孔子的這個學生很難教，上一層的談話他不懂，孔子用下一層第二義的談話，總算把他教開悟了，常季總算懂了。「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常季說我懂他開悟了得了道了，他見到了自己本來的面目，認識了自己。我們人活了一輩子，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我們儘管能夠想，能夠用，但是我們那個能想的是什麼？當我們睡覺時，我們那個自己是什麼？這個肉體不是我耶！這是假借來用的。他說老師啊，我現在懂了，他已經悟了道，因此他有智慧的成就了。「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他明心見性了，他總算找到自己的心，因此他善用他的心了，「以其心，得其常心」，得了自己真正的常心了。這個心是永遠不變的；也無所不在，無所在，這個心他把握住了。「物何爲最之哉？」因此萬物對於他不相干，也不會動搖他的心了。好像常季也悟了孔子這一番話，孔子也是教他，人能修養到不爲眼睛所騙，不爲耳朵所騙，此心永遠安詳，在這個世路難行之中，很幸福地行去。這就是道的用，就是德，修養到這個境界，纔算有道德之人。

## 知止而後定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佛學講修止修觀，而莊子、孔子早傳了止觀了。孔子說，光悟了道沒有工夫不行，還要修止修觀。他說「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水流動的時候，沒有辦法當做鏡子用，等水不流澄清了，可以做鏡子用，反照我們自己的面孔。

聖人教主們，都是善於拿水來比喻，老子說上善若水；孔子也讚歎水，「逝者如斯夫」；莊子這裏，又用水作比喻；釋迦牟尼佛也曾拿海水來比喻；乃至唯識學講的，「一切種子如瀑流」，也是用水比喻。所以關於這個水的比喻，要深入去體會。人的心理狀況，永遠像一股流水一樣，心中的波浪，永遠不能停止，所以就永遠不能悟道，永遠不能得道。

莊子借孔子的嘴講出來，「人莫鑑於流水」，流水不能做鏡，你心中像流水一樣的雜念妄想不能靜止，就永遠不能見道；「而鑑於止水」，必須要把心波的識浪停止，靜止，纔可以明心見性。他說，「唯止能止衆止」，唯有真達到止的境界、定的境界，纔能夠停止一切的動相。如果心念不能像止水一樣澄清，就永遠沒有智慧，永遠不能悟道；而生命之流，永遠沒有辦法自己作主，永遠沒有辦法了脫生死。所以我們修道要了生死，要打坐要修道，要死的時候，一笑就走了！再來生的時候也要有把握。禪宗很多祖師以及明朝好幾個儒家都做到了。明朝羅近溪也是如此，已經說再見，坐在椅子上走了，學生們跪下來一哭，老師啊你多留一下；好嘛，好嘛，你們好討厭，我多留一下嘛！又活了一日，然後說算了，不幹了，重新又走了。就是這個本事，止定這個工夫。

這一篇首先提出來，王駘是個殘廢的人，但是跟他學的門生弟子之多，超過了孔子，以這個故事開始。所以有人懷疑而問孔子，這個人何以有這樣大的成就！孔子就說，他已經是了了生死的人，然後以出世的成就，入世處理世間法。前面的重點講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講到這個止，以及修止觀的重要。我們由這一點能理解到，不但道家、佛家，凡是講修養首先都提出來一個「止」，儒家更是注重。譬如我們所讀《大學》，裏頭「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首先提到這個止。止就是心念專一、止於一，這個是最大的修養工夫。

我們人的思想紊亂、痛苦、煩惱，就是因爲心念不能得止；心念得止是一個內在的基本修養，然後外在的行爲也要做到止。所謂止，人生認定一個目標，一個途徑，止於某一點，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不是散亂，不是隨便，不是做一件什麼事業，而是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如果要做一個了不起有道德的人，就是向道德的目標方向走；如果要做一個壞人，他認爲這樣做纔對，這是止於壞。要做一個止於善的人，比做一個止於壞的人更難了；道理就是說，以善的行爲，使惡的行爲不會發生作用，而專注於至善；這個在曾子所著的《大學》裏討論得很多了。現在莊子也引用孔子的話，提出來止。前面我們講了大要，現在再講止的原理和修養。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植物是土地土長的，這一切的草木，唯有松樹柏樹，所謂「溫不增華，寒不改葉」。夏天熱的時候，沒有特別青；到了冬天冷的時候，也沒有凋零，它永遠都是常青的。這個道理說明什麼呢？止。松柏之性永遠常新不變，人生的境界，自己也要找一個常道；要做個善人，做個好人，用哪一種善法，就向哪一條路上去做；也就是佛家所講的，必須先要有個定力。所以它引松柏說明，「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無論冬天夏天，它溫不增華，寒不改葉，永遠常青。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由植物再講到人，古代所謂受命於天地，植物礦物等，很多都受命於天，或受命於地，唯有人，是受命於天地之正氣。「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莊子這裏沒有提到堯，也沒有提到禹，堯舜禹這三代的聖人，他只提到舜，這個裏頭就是一個問題了。堯的聖德固然很了不起，但是堯個人的身世沒有大舜那麼堅苦；大舜出身環境的痛苦，家庭不完美，父母都不好，兄弟也不好，在這個不好的家庭環境裏頭，他始終能夠止定，認定人生走一條正路；最後能夠君臨天下，能夠率天地以正。所以莊子特別提出舜來說，他認爲人就是要以舜做榜樣。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重點就在這一句話，從上面一路下來到這裏，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一個人，唯能夠自正，纔能夠正衆生。「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就是說，一個人自己能夠正，纔能夠正人；也就是儒家所講的己立立人；佛家嘛，自度度他；所以儒釋道三家，路線都是一樣的。

那麼，人如何能做一個正人君子呢？必須先要止，心境纔能夠定，見解也定；就是見地見解要正。用現在的話來講，觀念要確定，要不變，不受環境的影響，一個觀念勇往直前。現在，他就提出一個理由。

## 有始有終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保始」就是開始的起心動念，開始的動機，也就是所謂人生觀的開始，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之徵」是後果，一個人要有始有終,就是孔子講過的，「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我們有時候慷慨答應一件事，說一句話很容易，不能過了幾天，把自己原先講那句話的動機就忘了。所以孔子說，一個人經過長久的時間，不忘平生之言，講的話一定做到，有始有終，能做到的話，就是了不起的人了。我們平常讀到這一句，不覺得重要，如果人生的經驗多了，就曉得「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這句話，是非常難辦到的。

譬如交朋友，或男女由愛情結成夫妻，過不了多久，都會發生問題，絕對不是最初相愛的那個樣子，這就是久而忘記了平生之言。開始的時候可以爲你死呀爲你活呀，什麼都做得到、最後爲你半死半活都做不到。人就是會忘記平生之言,所以我們一個人講一句話，不要輕易說話，更不要輕易發一個動機；因爲「保始之徵」很難,也就是有始有終很難。

「不懼之實」，在人生的途徑上，無所恐懼，勇往直前。一個人什麼都不怕，不怕死不怕鬼，都容易；但是很怕人生。生活的逼人，環境的壓力，久了以後，你對於社會對生命，會產生一種恐懼，人會自然到這個地步；幾乎沒有一個人對人中的路途不產生恐懼的。古人的詩講，「世事茫茫難自量」，人都有這個感覺，前途如何，後途如何，不知道，所以人生就有很多的恐懼。

我們要做到人生「不懼之實」，就是要實際做到不懼。「保始之徵，不懼之實」，這兩句話很重要，要想求好的結果，就要注意有好的開始，這就是保始之徵。一個人確定了道德的途徑，要不懼一切，不怕，無恐怖，這就是不懼之實；不管受什麼挫折，都還是直正地走這一條路。下面他用勇士做比喻。

「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在戰場上作戰的時候，一個大勇士，發奮前衝，千軍萬馬在所不顧，一人一馬就衝進去，所謂「雄入於九軍」，這在中外軍事歷史上非常之多。那麼這些人爲了什麼？「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爲了成功，爲了勝利，當時一股勇氣，生死都不顧。最後呢？如兵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他成功了，成名了，這是慷慨、專心、視死如歸的一股勇氣。

一個人在千軍萬馬的戰場上，忘掉了生死去拼命，博得成功而成名，那還算容易。但是，在人生的途程上，零割細刮地慢慢走，有時真受不了，會有恐懼之感。在這個時候能夠不恐懼、不憂愁、不煩惱，有始有終，就是了不起的人。

這一節說明怎麼樣修止，怎麼樣得天地之正，就是《大學》講的，所謂正心、誠意。怎麼樣得正？必須要有勇氣，有決心，面對人生，面對自己確定的目的，一直地向前去，這樣的人，沒有不成功的。前面是說普通人，下面再進一層說。

## 有道者如何生活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這更進一步了，前面說一個有勇氣的人，已經了不起了，那是要有定力纔行，在千軍萬馬中，無所顧忌。凡是想成功的人，都要有這個決心，也要有這個定力。但是比人世間成功的人更偉大的，就是修道的人；因爲修道的成果是「官天地」，官就是管，天地宇宙在他的手裏，受他的掌握，而他並不受宇宙物理的法則所左右。「府萬物」，「府」就是包羅的意思，是一個官府，什麼東西都可以放得進去。就像大房子，什麼東西都可以容納。「府萬物」就是容納了萬物。我們普通人，只有被萬物所左右，被天地的法則所管束，而這個修道的人，到了那個境界，了了生死，反過來管領了天地，容納了萬物。

「直寓六骸」，六骸是莊子所提出來的，等於佛法所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整個的身體。莊子所講的六骸是頭尾，及兩手兩足四肢。他說，人到了「直寓六骸」這個境界，這個身體，自己並不當成身體了。這個「寓」字要特別注意，我們普通人，每天情緒好不好，精神好不好，都受這個身體支配。有道的人不受身體支配，這個身體，等於是個空殼，是租來用的房子，是個寄寓的地方，不是真正需要的；所以把身體看得輕鬆。

「象耳目」，眼睛耳朵，看東西聽聲音，只是象徵性地用一用，不會被眼晴或耳朵騙了。我們普通一個人，並沒有達到這個修養，所以被眼睛騙，被耳朵騙；譬如看到這個人，態度對我不好，心裏頭就生氣了。對於有道之士而言，別人態度再不好，也只覺得自己在看電視，這個傢伙怎麼演成這個樣子！好討厭，好難看，看了哈哈一笑,耳目不被聲色所左右。所以說，「象耳目」是形容有道的人的外形。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得道的人，智慧當然高得很，沒而任何一點不知道，學問自然就淵博，就高了。但是，他爲什麼有那麼高的智慧？那麼高的學問？答案是，他只有一個東西，就是莊子現在提出來的，只有「一知」。這一知就是覺悟，普通叫做悟道；這一知，就是生命中本有的智慧，佛學上叫做根本智。一個人得了根木的這一個智慧後，宇宙萬有一切的學問，一切的事理，都明白了。

所以修道人「一知之所知」，他得了根本智以後，這「之所知」，是講差別智，這個根本智得到了以後，宇宙萬有的一切學問都明白，差別智都有了，差別智也叫做一切智。所以「而心未嘗死者乎！」他心裏頭了了生死，永遠沒有死，不生不滅，永遠常在的，永遠是活着的；就算是這個肉體死了，他也沒有死。他說，一個人修養到這個程度，了了生死，就是有道之士。

彼且擇日而登假（遐〉，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有道的人活在世界上，是遊戲三昧，是在玩的；等到有一天他選定了日子，就「登假」了。「假」就是遐，就是很空很遠，向上昇平了；所以有道之士，到死的時候，叫做「登遐」。在古代的文化，當帝王領袖死了，或者是父母去世，後代的不忍心講他是死了，就說登遐。這個典故出在《曲禮》，莊子這裏引用。這個假同遐通用的，後世都用遐，「登遐」就是昇仙了，成仙了。這種有道的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等到有一天，他不願意玩了，就登遐昇華而去。「人則從是也」，一般人所看到的只是他走了，不在這個人世間罷了。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這種人，哪裏會把人生這些境界、物理世界放在心裏！他理都不理，看都不看。這一段，孔子說明王駘這個人，兩個腳沒有了，可是在魯國影響之大，跟他的人，崇拜他的人，比崇拜孔子的人還多。所以有人問孔子，這個人有什麼本事？孔子說，他一點本事都沒有，就是得了道，了了生死；孔子說，連我都快要去拜門了，何況你們呢！莊子借用孔子的嘴巴講這一段話，下面又說同樣一個沒有腿的故事，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

## 你自以爲是嗎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昬無人。

申徒嘉是個人，申徒是姓，嘉是名。「兀者也」，也是沒有腿的人。「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昬無人。」「鄭」是周朝分封諸侯的地名，鄭國的宰相叫子產，這個殘廢的老兄申徒嘉，跟當朝的宰相鄭子產是同學。他們的老師名叫伯昬無人，這是古人取的名字。中國上古的名字有四個字的，甚至有六個字的，後來慢慢變成固定的姓名。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

因爲鄭子產有這麼一個同學，覺得很丟人，他自己是鄭國的宰相，除了鄭國的國王以外，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現在跟這個缺腿的人一起進進出出，實在丟臉。他就對申徒嘉商量說，我出來的時候，你就不要出來了；如果你要出去，你先告訴我，我就不要出去，兩個人各走各的路。到了第二天上課的時候，這個宰相來了，申徒嘉也來了，「合堂同席而坐」，又坐在一起。古人是沒有椅子的，就是日本人學我們中國人的，坐在榻榻米上。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子產跟申徒嘉說，喂，我們兩個人先講好，不要同時出去，我要出去時，你就不要出去，你要走我就不走。現在上課完了，我要先出去，老兄啊，你慢一步好不好呢？「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你看，可不可以啊？講話總算蠻客氣。「且子見執政而不違」，老實說，你看看我，我是一個國家的執政耶！鄭國的首相。所以子產說，照道理你是老百姓呀，看到我這個執政的人，跟我平起平坐，一點都沒有恭敬禮貌，「子齊執政乎？」難道你的地位跟我一樣嗎？子產就這樣講申徒嘉這個同學。這個同學一定是穿得破破爛爛的，既殘廢又貧窮，人也是蠻可憐相的。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申徒嘉說，對不起，我們老師的門下，有一位同學居然當了首相，但是卻那麼的差勁啊！這一句話，是當人家的面罵，等於說當面給首相難堪。「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你認爲做了國家的宰相，那就可以看不起任何人了嗎？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聞之曰」，我告訴你，據我所知道的。注意喔，這是做人一個很重要的經驗。「鑑明則塵垢不止」，「鑑」是鏡子，這個鏡子擦得很亮的時候，一點灰塵在上面，就看到了；「止則不明」，如果這個鏡子不亮的話，灰塵堆滿了也看不見。換句話，一個人有道，頭腦清楚，學問好，道德高，心如明鏡臺，自己有一點灰塵，有一點過錯，就會看得很清楚。他罵鄭子產說，像你官那麼大，頭腦不清，學問不夠啦！就是罵鄭子產這個腦子不明白。

明白的人塵垢不止，一點灰塵也沒有辦法停留，停留一點灰塵，就曉得髒了，馬上擦掉。「止則不明也」，灰塵掉在鏡子上都不知道，可見這個鏡子是糊塗，看不見灰塵，看不見了，暗了嘛。他說老兄，你不明白，你沒有得道。第二點呢，「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一個人常與好人做朋友，在一起相處，就不會有錯誤，自然學好了。「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現在我問你，你在這裏幹什麼？跟我們老師學嗎？古稱老師爲先生，幾千年來都是這樣叫的。申徒嘉說，現在你所崇拜的是我們的先生是嗎？結果你受我們老師的教育，「而猶出言若是」，你還講這樣混賬的話，「不亦過乎！」你這不是犯了最大的錯誤嗎？就罵他一頓。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子產說：哼！你還那麼傲慢，你認爲自己很了不起了！我不過是個宰相，照你這個器度看來，你連皇帝都看不上眼，「猶與堯爭善」，好像堯、舜這些皇帝都不及你一樣。「計子之德」，你估量一下你自己，「不足以自反邪！」我看你呀，一點反省的心思都沒有。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莊子的文章，寫得好極了，同樣一句話，在他筆下那麼美。這句話道理在什麼地方？世界上的人，自己反省的時候，都認爲自己是不該死的，該死的都是你，不是我；世界上的人都是這樣，「以不當亡者衆」。我不應該死，我的失敗是不應該的。項羽最後打敗的時候說，是「天亡我也」，哪裏是我打敗的！是老天不公平。人都是把過錯推給別人，「內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社會上這一類的人多；「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認爲自己活在世界上是多餘的，不應該的，這樣反省的人少。

這兩句話罵得很刻薄，但是社會上的人，差不多都是這樣。沒有學問，沒有修養的人，想法都是一樣，覺得自己該活着，別人都該死，錯的都是別人。兩個人吵架，或者是夫婦，或者是朋友，該死的都是他啦！還認爲自己倒黴，碰到對方這種人，唉呀！天亡我也，就像項羽一樣。

## 安之若命的人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在這個矛盾的世界上就是這兩種人，一種人是多數，認爲自己沒有錯，應該活着；另一種是少數，自我反省，認爲自己不該活在世上。我們生活在這兩種人之間，是很無可奈何的；「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但是矛盾的世界，只好矛盾地活下去，也不覺得你是高明，也不覺得我是混蛋，很平常地活着，「而安之若命」。

這樣的人生，「唯有德者能之」，只有最高道德的人才能做到。譬如孔子，明知道這個世界救不了，他還是要救；譬如佛，明知道衆生度不完，他仍然要度盡衆生；譬如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流的血，還賣不到兩毛錢，他硬要釘上去。這些都是「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除此以外呢？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是上古射箭最準的一個神話人物。羿的名字好幾代都有，如果以神話爲標準的話，他活了好幾百年。我們中華民族的姑奶奶，首先登陸月球的那一位嫦娥，就是羿的太太。因爲羿在堯的時候，是個大將，弓箭射得好，百發百中；可是他要修道去了，到了崑崙山上西王母那邊。中華民族上古的文化，都在西北高原。羿到了崑崙山上，找到了西王母，得到一顆長生不死之藥，他拿回來還沒有喫，就被太太嫦娥偷偷地吃了下去。於是嫦娥忽然飛起來了，她的丈夫立刻在後面追，嫦娥飛向高空就飛到月亮上了。

多年前，美國人阿姆斯特丹，第一次登陸月球的時候，有一位美國的中將，正在我家裏。他看完了電視轉播以後，哈哈大笑，就問我說，你看怎麼樣？我說這有什麼了不起！月球的主權是我們的。他問是什麼意思？我說，我們的姑奶奶嫦娥，三千年前就登陸月球了，而且還把國旗帶上去了，不相信你上去看嘛！大家就大笑了一場。所以唐人有詩說：「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就是講這個故事。

現在莊子形容，「遊於羿之彀中」，彀是什麼？是那個箭靶的標的圓圈裏，箭總是射到中心。我們這個人生都是在箭靶的中心，都是你射我，我射你，一箭一箭射過來；你不射死我，我也要射死你，大家都沒有脫離羿的靶彀中心。我有一個朋友寫信給我說：「我行年七十有九，猶遊於羿之彀中。」爲了生活，還在工作，七十九了，雖然當個顧問，總是拿薪水來維持生活；沒有超然物外，還在羿的箭靶中間。

所以，我們在座的每一位，沒有哪一位不在羿的彀中！都會受這一箭。「中央者，中地也」，就是那個箭靶打中的地方，可是人生在這個世界上，隨時要挨一箭的，隨時會被打中。被環境、遭遇，以及喜怒哀樂情緒的變化打中；因爲我們就是箭靶。要想脫離箭靶，脫離羿的彀中，除非得道的人，不需要飲食男女，一切都不需要了，超出了這個物理世界。「然而不中者，命也。」不過，也有些人始終沒有被箭射中，那是命好。這一段，是申徒嘉教訓鄭子產。

## 郭象註解之美

我們用的這一個本子，是郭象註解的，他是三國末期，晉朝開始時的一個名士。郭象注的《莊子》，好得很喔！不但文章美，哲學的理論高極了。如果在座有研究中國哲學史、歷史的，可以看三國末期到東晉時期的兩晉清談，歷史上叫清談誤國。我對清談這個說法非常反感，清談並沒有誤國，倒是兩晉的歷史，誤了清談；的的確確，我可以講出一百個一千個理由。時代沒有過錯，文化發展沒有過錯，是兩晉人物的過錯，誤了我們的文化。再看郭象文章之美，這一篇註解的文章，等於第二篇《莊子》，尤其這一段裏頭，文章美得很啊！現在我們看郭象的註解。

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爲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爲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慼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

「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爲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人生活在世界上，隨時遭遇利害相攻，天下到處都是羿這個人了。我今天喫晚飯的時候，一個同學告訴我，老師啊，我請三個月假。另外一個同學問我，老師他爲什麼要請假？我說他家裏鬧分家，上有祖母、母親，下有兄弟姊妹，鬧家務；人生處在父兄、子女、兄弟骨肉之間，做人是最難不過的。所以我今天晚上講個笑話，我說我投胎的時候選過的，只有自己一個人，沒有兄弟姊妹。我現在看人生看久了，我來生投胎時，還是要選父母只生我一個人；不過呢，我要選一個錢又多，兩老又早死的人家；我想想還不對，頂好伯伯叔叔也沒有孩子，然後遺產也交給我。

那麼，這是講什麼呢？父子、兄弟、姊妹骨肉之間最痛苦，最難處理，沒有一處不是利害。即使單獨一個人，只要男女成立了家庭，夫婦之間，又是道義，又是感情，又是愛情；有時候也是利害相攻耶！「則天下皆羿也」，箭頭都是射過來的！

「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這些文章我們現在這樣念，一點味道都沒有，如果搖頭擺尾拉長聲一字一字念，喝唷！比新詩好多啦！新詩，什麼風啊慢慢地飄過來，那沒有意思。

「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人生的境界，都莫名其妙，前途茫茫，不曉得前途怎麼辦！到老了一看，自己也活了幾十年，前途就是那麼辦吧！活到老了還要問前途怎麼辦？因爲到那一邊去，松江路一直去，到右邊轉彎的時候，不曉得怎麼辦！但是你不要問怎麼辦！這個文章就那麼說，「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各有各的遭遇，「而不知命之自爾」，這都是命，命運的安排，很自然的。

「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爲巧」，可是世界的人啊，自己覺得像羿一樣，沒有被箭射中，認爲自己有本事，以爲自己安排得很好。「欣然多己」，認爲你們很可憐，我活得最好，就是我有辦法。「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你不要吹了，任何聰明人都逃不了這一箭，結果最後免不了還是中箭，才覺得自己錯了。「而志傷神辱」，最後曉得了，「而志傷」，意志消沉了；「神辱」，精神都沒有，覺得人生很悲苦。「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這是不懂得人生，不懂得生命的意義。

「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你要知道，我們現在活着，哪裏是「我」活着！這個我在哪裏？身體也不是我，你說身體哪一部分是我？腦筋也不是我，我究竟在哪裏？「非我之所生」，一切都是無我的，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凡所有一切都不屬於我，本來無我。「理自爾耳」，這是自然的道理。「而橫生休慼乎其中」，而我們一般人沒有悟道，不曉得本來無我，拼命要抓一個我，我要這樣，我要那樣；因爲要抓住一個我，所以在世界上生出很多的煩惱。「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這是不懂得生命，不懂得自然。

這些文章好得很喔！不過給我這麼一念，念得沒有道理了。要慢慢的，煙抽夠了，茶喝飽了，一個人在燈光之下，外面又在下雨，下得冷冷的，鬼都不想上門，深山空谷，搖頭擺尾一念，喔……人忽然就得道了。

## 道德充滿的人

回頭再看莊子說申徒嘉教訓鄭子產的話，講到人生遊於羿之彀中。這個「羿之彀中」的典故，在我們中國文學上，經常用到的。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他對鄭子產講，你曉得嗎？大家看我都很奇怪，別人兩條腿全的，「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認爲我是殘廢，少了兩條腿，

「衆矣」，這種人太多了。每次有人看不起我的時候，「怫然而怒」，我恨極了，很氣。這是當然，一個生理不健全的人，自然會養成對社會仇視，反感。其實一點都用不着，尤其這一段，是我們最好的參考；不管你手不對呀！腳不對呀！少一個眼睛，都沒有什麼了不起。他說，開始我也是受不了，「而適先生之所」，等到我跟我們老師學了以後，「則廢然而反」。覺得我當時發脾氣是多餘的，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我跟伯昬無人老師學了以後，對於人不再怨恨，也不覺得自己丑陋，也不覺得自己是殘廢。那麼先生教了我什麼呢？他也沒有教我什麼，我跟他久了，他好像給我洗澡一樣，把我心裏頭洗得乾乾淨淨。這就是學問，是自然的，他也沒有教什麼，我自然受到他的洗禮，自然就善良了。「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我跟老師十九年了，在老師眼中，沒有覺得我是一個殘廢人耶，沒有覺得我是一條腿獨自站着。他也是你子產的老師啊！你知不知道，你雖是宰相，但老師看我同看你一樣，看你也同看我一樣。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老兄啊！你跟我是同學，大家都有一個形體，我們活着的生命，不在這個形體上面。形體長得漂亮長得醜，又有什麼關係呢？形體不過是個工具嘛，不過你那個電瓶是玉做的，我這個電瓶是泥巴做的，你的比我的好一點，但都是用電而已嘛。「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你同我一樣，生命都陷在這個身體裏頭了，如同孫悟空被壓在五行山下一樣。「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你也忘掉了生命的本能，是被這個肉體所拘束。這已經很可悲了，你還在外形上，分辨我醜不醜，多兩隻腳，少兩隻腳，「不亦過乎！」老兄，你真是大錯而特錯，你何必到這裏學道呢？就這樣罵了他一頓。

這個鄭子產是春秋時代的人，孔子也提到過，他是鄭國有名的宰相，是很了不起的賢人；當時他被這個殘廢的同學一頓罵下來，大徹大悟了。

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子產被他一頓罵，汗流浹背，「蹴然」，趕快站起來，向他行個禮。「改容更貌」，臉色都變了，非常恭敬。「子無乃稱」，他說老兄啊，不要說下去了，夠了夠了，已經把我罵夠了，我也懂了。這是兩個故事，都非常妙。

這一篇叫《德充符》，是說什麼纔是人生道德充滿的境界；可是他用的，都是外形殘廢的人，這些殘廢的人都有道。所以說，一個人道德的充沛與否，不在外形的美與不美。有人外形很健康，身體很壯，像項羽一樣，也同那個黑人拳王一樣，打到他身上都叭叭叭的響，好像有幾十斤肉那個樣子；但是很蠢，裏頭靈魂的道德不充沛，又有什麼用呢！所以這一篇是《德充符》。後面第三個故事，又是一個殘疾的人。

## 向孔子說教的人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

魯國有一個人，也是殘廢，少兩條腿的，名字叫叔山無趾；「無趾」是外號，沒有足趾頭的意思。「踵見仲尼」，因爲沒有腳，只有用兩個膝蓋，跪在地下走路，大概挾了兩個支架，去拜見孔子。孔子說，老兄啊！「子不謹」，你自己不小心謹慎，受了傷，變成這個樣子。「前既犯患若是矣」，他大概本來有兩條腿，因爲自以爲很勇敢，亂搞啊！孔子說你看你變成這樣，現在來看我，「何及矣！」來不及了，已經受傷了，太遲了。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注意這個話，他是悟了道的，無趾說：因爲我年輕不懂事啊！.「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自己不重視身體，認爲什麼都不怕，別人傷到我，沒有關係；許多人都是這樣。尤其有些人，車子撞來，那不稀奇，被人撞了才稀奇。這就是年輕人！這兩天喫飽了沒有事，老的少的坐在一起討論，結婚好，還是不結婚好，分成兩派，各有各的理由。有一位老同學，我看他這兩天家庭痛苦到極點，結果他說，還是結婚好。我一聽這些道理，都是「輕用吾身」；被汽車撞了，很容易辦，兩個人結婚在一起，人跟人撞了，比汽車撞了還受傷得厲害，你說對不對？無趾說，自己都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年輕不懂事，對身體很隨便，「吾是以亡足」，所以把兩個腿都玩掉了。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雖然我沒有腿，我今天來，還看到有兩條腿的人。他這就是講孔子；意思是，你罵我，是啊！我是年輕不懂事，所以把自己兩條腿玩掉了。不過，我現在來看一個人，他是兩條腿還沒有玩掉的人呢！這一棒，把孔子打得很厲害。「吾是以務全之也」，因爲我看到你這個人，兩條腿沒有玩掉，所以，我是爲了來保全你這位老兄，希望你這兩條腿不要玩掉了。無趾對孔子講得很好，因爲孔子周遊列國，也快要玩掉了。他說我爲了保全你的兩條腿，不要玩得同我一樣。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栽，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這個天地生萬物生人，非常仁慈偉大，總希望人與萬物都好好的，很幸福地活下去。所以「天無不覆」，好的壞的，都在天底下。「地無不載」，地也很仁慈，好的壞的，它都承載着。「我以夫子爲天地」，人家都說你夫子道德學問好，我想你的修養胸襟，也同天地一樣的仁慈。「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結果你看到我，還講這樣的話，我失望了。他講孔子，你原來不過如此，這就是我們普通說的「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不過如此」。

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

孔子被他罵了以後就說，對不起，非常抱歉，我太低級了，太淺薄了。「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孔子不敢叫無趾的名字，叫他夫子，請你進來，講一點你所知道的道理給我聽。無趾進了房間，他與孔子講了些什麼話，不知道，大概傳了道吧！講完了以後，無趾就走了。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孔子告訴學生，「弟子勉之！」你們要努力纔是啊！你們看，無趾這個人，是一個殘廢的人，雖然外形殘廢，心理精神是健全的。「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他知道在學問道德上修養，以彌補自己以前的過失。他這個殘缺的人，都能夠懂得這樣，「而況全德之人乎」，何況我們不殘廢的人呢！如果我們不曉得努力求學修養自己，那就很慘了。如說我們是「全德之人」，那只是身體完全。世界上全德之人很少，形體全不算是完全的一個人；還要精神修養，內心道德學問的成就，纔算是一個全德之人。這是孔子受了無趾的教訓，所說的話。

## 老聃怎麼說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無趾這位老兄，又跑去看老子了。老子就是老聃，也算是孔子的老師。他給老子講，老師啊！我看那個孔丘---他叫孔子的名字，「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他恐怕沒有得道，恐怕離得道還差一級，恐怕還沒有到家。「彼何賓賓以學子爲？」他爲什麼彬彬有禮，好像裝起一副外表有道的樣子。「賓賓」也就是彬彬，是形容詞；他到處很謙虛有禮，滿口之乎者也那個味道，從頭到腳，充分表示了很有道的樣子。這個不對，他還要跟你學，我看他不像。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

「彼」就是講孔子，「蘄」就是希望，「諔」是講話的巧妙修辭，如何講得好、寫得好。「詭」，思想要出奇，「幻怪」，說些人家不懂的道理，古里古怪的。無趾說，嘿！我看孔子雖然標榜爲聖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那不是真的有道啊！真正有道的人，講話很通俗，用不着加上文學修辭。「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無趾說，我看他不明瞭，一個真正得道的人，把這些學問知識看成是自己的枷鎖，都是人生的刑具，都是腳鐐手銬，把自己捆住了。做人一定要講禮，講禮就把自己捆得很厲害，不自然了。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老子一聽啊，你這個學生不錯，原來你已經去看過孔子了。你既然看過他，怎麼不接引他呢？使他進一步瞭解「死生爲一條」，了了生死，生也就是死，死也就是生，生死只是一個過程而已；生命不在一個有形的生死。

譬如我們死的時候，很痛苦，唉唷唉唷地叫，這是形體的生死；那個能叫唉唷，能叫痛的那個東西，不受生死的影響。所以了了生死的人，看生來死去是一樣的，這樣叫做了生死。千萬不要搞錯，以爲打坐成功了，死後這個世界我不來不來你躲到哪裏去啊？你躲到月球姑奶奶那裏，也沒有用啊！姑奶奶要叫你做工的呀！

所以死生爲一條，生死沒有什麼了不起。處在這個人世間，「以可不可爲一貫」，好與壞都差不多。得了道的人，對於生死看成一條了，好與不好，生活優越不優越，做人得不得意，都是一樣，是一貫。如果你看了孔子，能帶他一步，叫他了了生死，然後處世無可無不可，那樣你把孔子的學問等等，一切外形的刑具不是解脫了嗎！

##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無趾一聽老子罵他的話，就說老師，算了吧！那個孔子愛做這種事，活該。「天刑之」，上天給他的刑罰，他那個痛苦刑罰沒有受滿，給他去周遊列國，愛講四書就講四書，五經就五經，讓他去講吧！他要去受罪，坐在那裏覺得在弘法傳道，把自己害苦了。「安可解」，刑期沒有滿，幫不了他。這就是禪，所以莊子全篇是禪，像孔子刑期沒有滿，他活該受刑，這一類的話。下面是郭象的註解：

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向隨。夫順物則名跡斯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向也。影曏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則名跡可遺，名跡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

「今仲尼非不冥也」，郭象說孔子並不是冥頑不靈，孔子也得了道，並不是不懂。「顧自然之理」，孔子的救世之心，同老子的出世法之道，並沒有兩樣，都是合於自然。「行則影從」，一個人走路，有太陽照，影子就出來；「言則向隨」，一講話就有聲音出來，這兩句都是高深的哲學，也是科學。

「夫順物則名跡斯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順物」是爲了救世救民，並不是爲了求名。郭象說孔子不是爲了求名，是爲了一種仁慈。不爲名反而留萬古之大名，這不是他原來所希求的；也就是釋迦牟尼一樣，每個聖人、教主都一樣，開始只是一番救世之心，後來他的教化變成宗教，那是後世的人，假借他的招牌。

「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向也。影曏者形聲之桎梏也。」所以人世的虛名，都是影響，千萬不要被自己的虛名所影響；名氣高了就是現在所謂知名度，你會被知名度騙死了。你名氣再大，如果不講你就是那個人，誰也不理你。其實那個名同你自己，有什麼關係嘛！亳不相干。所以，「故名者影向也。影曏者形聲之桎梏也。」你被自己的虛名所捆綁，結果是你自己在受罪，這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何苦呢！

「明斯理，則名跡可遺，名跡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懂了這個道理，就可以把這個虛名丟掉不要了。虛名不要，自己有安身立命之道，也不被外界的虛名所困，就是解脫了桎梏。

所以莊子借無趾的話，講孔了「天刑之安可解」，上天要給他受罪，他的罪還沒有受夠。老師啊！（叫老子）我們不要使他得到解脫，讓他去受罪吧。這幾段都是殘疾人的故事，最後來一個更大的故事。

## 魯哀公被迷住了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魯哀公是魯國的諸侯，孔子是魯國人，魯哀公就問孔子說：

「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衛國有個人，是有名的壞蛋，名字叫做哀駘它。哀駘它是外號，就是可悲的意思，反正難看得要命。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

但是男人一旦跟他認識，就捨不得離開，每人都愛他。女的一看到他，嘿，就回家跟父母吵，如果把我嫁人，我情願給這個人當小老婆。他說這樣的女人，有幾十個，後來登記的越來越多；不但男人受他的騙，女人也受他騙。女人不但要嫁給他做太太，還願意做第二、第三、第四的姨太太，還排隊登記。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

但是這個人這麼厲害，他卻從來沒有做過宣傳，既沒有上電視，也沒有登過廣告，也沒有自己弄個傳單，挨家挨戶叫人家投他一票，從沒有這種事。他只不過對人都很好，人家對他也很好。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君人之位」是領袖人物，像當皇帝的人，可「以濟人之死」；一個犯罪的人，要處死了，皇帝下個命令赦免，這個人就活了，這就是可以濟人之死。這個人並沒有這個權力啊！「無聚祿以望人之腹」，窮人肚子餓了，都想找有錢的人做朋友，想弄兩個錢過生活，「無聚祿」，而他又沒有錢，沒有辦法使人喫得飽，生活安樂。「又以惡駭天下」，他的面貌形態，又難看極了，大家看到他都覺得可怕。「和而不唱」，真奇怪了，你說他那麼難看嗎！一見到他的時候，就捨不得離開他，他也沒有做宣傳啊！他的智慧學問有多高呢？同我們差不多嘛！都是天地之間的學問，「知不出乎四域」，我們有的學問，他也有，他所知道的，我們也知道，他的知名度僅限於四境之內。「且而雌雄合乎前」，雌雄就是男女，不論男女老幼，都願意跟隨他，都聽他的。「是必有異乎人者也」，我想這個人啊，一定有特別的地方，超越一般常人。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

魯哀公說他想辦法把哀駘它請來了，「果以惡駭天下」，這個人到了魯國見面，果然醜，醜陋得不得了，真難看啊！「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可是呢，那麼難看的人，才住了一個月，「而寡有意乎其爲人也」，就使我覺得他非常可愛，他做人好像沒有什麼缺點，樣樣都可以，都不錯。「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住了一年，連我都迷信了他。

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泛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

我心裏頭都沒有主宰了，我要請他當魯國的國王，願意讓位給他，把整個魯國讓給他；所以我就跟他商量。「悶然而後應」，當我告訴他，我退位，請他當魯國的諸侯時，他悶聲不響，也沒有高興，好像傻裏傻氣，停了半天，就是嗯，這麼一聲，也沒有講可以或者不可以。「泛而若辭」，後來他講了一句話，不可以，我沒有資格當……「寡人醜乎」，連我請他當國王，他都不要，我覺得很丟臉，心中也很慚愧。「卒授之國」，最後，我勉強把國家政權交給了他。「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他不到幾天，就偷偷地溜掉了，離開了我，根本不要當國王。

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他離開我之後，我心裏就像掉了一塊東西一樣，非常不安，心裏難過極了。自從他走後，我沒有快樂過一天；雖然當諸侯，富有國家，但是我不快樂。「是何人者也？」你看，這個人是什麼樣子的人？世界上，哪裏有這樣子的人啊！魯哀公問孔子這是個什麼人，大概孔子你也沒有見過。如果孔子見了他，大概也要拜門了。這就是禪宗了，這就是個話頭。

世界上有人做到這個樣子的嗎？有！當然沒有到那個程度，人人都要跟着他。可是有人會這樣，雖是很醜，但是很可愛；社會上不大看得到，修道人裏就有。我經常講，當年在大陸到處求道，年輕到處亂跑，看到過有道的人，那麼可愛，也不洗澡不洗臉，雖然髒但就是不覺得他髒，反而樣樣都好；就是因爲道德的充沛，確實有這樣的人。我先點出來這個題目，再看孔子的答覆，就很有道理了。

## 吸引人的是什麼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眗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

孔子說：我曾經到過楚國，看到小豬喫老母豬的奶。當時這個老母豬已經死了，這些小豬不知道老母豬已經死去，仍來喫奶。「少焉眗若」，小豬吃了半天的奶，然後圍着老母豬一轉，看到這個老母豬與平常不同，眼睛也不張開，死了的樣子，「皆棄之而走」，小豬哇……統統都跑掉了。「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小豬爲什麼跑掉？因爲看到媽媽的樣子變了，是死的樣子，不像原來那個媽媽，而跟自己不一樣，不同類，覺得不對勁，就統統跑了。孔子講了這個故事。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豬也好人也好，他們愛自己的父母，並不是愛父母的形骸，所愛的是什麼？「愛使其形者也」，是使之成爲形骸的，也就是形體後面的那個東西，那個東西如果跑掉了，就變成了死人，變成死豬；與活着的不再同類，當然就會害怕了。就像我們普通人，你的父母再可愛，你的情人再可愛，當他們死了，就不可愛了。所以你所愛的，不是外形，而是外形裏頭的那個才德。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

他說古代的禮貌，因打仗而死的軍人，送葬的時候，不用軍人的服裝，因爲軍人是勇敢的象徵，拿現在講，戰敗覺得丟人，勳章都不給他戴上。古今中外的文化，是尊重英雄，尊重勇士，戰敗而死的人出葬，連表揚令都不能拿出來，只能普普通通把他埋葬了。

「刖者之屨，無爲愛之」，一個斷了腳的殘廢人，或者五個腳趾頭切掉的人，腳都沒有了，還要鞋子幹什麼？「無爲愛之」，所以不會愛鞋子了。「皆無其本矣」，因爲無本，沒有了主體，所以勳章鞋子都沒有意義了。這是古代的文化。

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古代進宮的女子，不準穿耳洞，指甲也不準修剪；所以古代的女性，指甲都留得很長。傳說麻姑的指甲很長，背上癢了，都可以用指甲抓。有時候，指甲要用開水泡，慢慢慢慢，把它捲起來變成一個球一樣，才能睡覺。「不翦爪，不穿耳」，是要形全的意思。「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他說，古人夫婦之道，已經結過婚，「止於外」就是休妻到外面了，這種情況就不能夠再結婚，因爲不完美了。

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

爲什麼古代有這樣的文化風格呢？就是說，一切求完全美好。不但求內心的美好，外形也要全好。如果內在的道德不美的話，外形再美，也是醜陋；如果內在的道德充沛了，外形雖然醜陋，也是世界上最美的。這是孔子答覆魯哀公的話，認爲哀駘它這個人，是全德之人，道德真正修養到了家的，也就是至真至善至美。這個全德的名稱，是莊子在這一篇提出來的。所以這一篇叫做《德充符》，一個人的修養，是道德的充實，精神的昇華，這纔是真正的美。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孔子說哀駘它這個人，用不着講話，而是無言之教，人們自然就受他的影響；在佛家來講，這個人已經得到不可思議三昧，凡是接觸到他的人，坐在他所放射的功德範圍之內，心就定了，清淨了，就得救了，所以他是「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他用不着有什麼特別的表現，自然會使人感到可以信任，可以親近。「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所以他能使人情願把國家交給他，人家還怕他不願意接受呢。

他說這一個人「是必才全」，一定是才能、學問統統具備的全才。才能是天生的，譬如說一個人有繪畫的天才，做人做不做得好，也是天才喔！有些人再教也教不好；有天才的人，一點就透，聞一而知十。纔是才，學是學，孔子說，他這個人一定才能俱全，道德也全。但是才與德雖然都全，「而德不形者也」，他的道德內涵始終不外露，所以更美。有才有德，如果給人家看出來，這個才德雖然是好，還差一層。有才又有德，你還看不出來，方向在哪裏也都摸不出來，那就更高了。

哀公曰：何謂才全。

魯哀公聽孔子這麼說，就問了，怎麼樣才叫做「才全」呢？注意啊，才就包括了智慧、學問。

## 再說修養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譭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孔子這幾句話都是相對的，「死生」相對：「存亡」就是得失，成功與失敗；「窮達」，「窮」就倒黴，沒有錢當然屬於倒黴啦！「達」就是通達，樣樣得意；「貧富」，有財富與貧窮；「賢與不肖」，好人與壞人；「譭譽」罵你的，恭維你的；「飢渴寒暑」等等一切，這些外界的影響都屬於世事之變；這些變化的現象，也都是人生境界會遭遇到的！這些就叫做人世。在人生的道路上這些現象的變化，會隨時現前。那麼，這些遭遇到的人世變化，有沒有主宰？是上帝給你安排的嗎？還是菩薩給你安排的？還是閻王給你安排的？都不是，而是無主宰。那麼你說自然而來嗎？也不是「命之行也」，都是自己生命中的一股力量，而使自己遭遇到的。你們研究過佛學的就知道，這個「命」，就是佛學所講的業；善有善業，惡有惡業。「行」就是佛學所講的，色受想行識五陰的那個「行」；「行」也就是動，這股力量永遠在運行轉動。這股力量並無主宰，也非自然，而是一切唯心的，唯自己心所造的。所以生命是自己造的，這股力量永遠在轉動，在生命存在的途程上，使你自然遭遇種種的變化。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他說這些現象，白天過了是夜裏，夜裏過了又是白天，所以「日夜相代乎前」，日夜交替變化擺在我們前而，「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但是我們找不到生命力量及宇宙萬有變化開始的起點。白天跟夜裏哪裏來的呀？上帝造的嗎？沒有，不是上帝造的。上帝是什麼人造的呢？他說「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你的智慧沒辦法參透這個最初的動能是怎麼來的！如果你參透了這個本源呢，就叫做得道了。

這一篇莊子所講的故事，一般人根據後面的一篇所謂寓言，認爲這些都是假託的；是不是假託呢？等講到寓言的時候再來討論。現在我們姑且把它當成一個假託。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

我們一般人，被時間空間所限制，自己心裏永遠得不到解脫，得不到自在，始終被外在的環境障礙住了，因此達不到「滑和」的境界，也就達不到一個祥和、安適的境界。勉強用佛學的名詞來解釋，就是達不到身體的自在和心靈的解脫；因此說，「不可入於靈府」。「靈府」在《莊子》這裏纔出現，一般人把它解釋作心。不過，不是我們心臟的心，而是講心的體，所謂包羅萬象，都是唯心所造，莊子把它稱做靈府。後來道家以及道教，就用了這個名稱，把所謂天人的境界，得道的境界，叫做靈府。以後又加上宗教的色彩，在道教裏，把靈府描寫成天堂，再有各種各樣的述說。實際上，莊子借孔子口中所講的靈府，就是心靈的意思；所謂「不可入於靈府」，就是不能昇華到心靈最高解脫的境界。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這個「兌」字就是「悅」。假使一個人的修養，到達了隨時隨地都在和平愉悅的境界，心中沒有煩惱，沒有悲憂痛苦，「和豫通」，流通和豫之氣，與天地相通，入於靈府的境界。「而不失於兌」，一天到晚，都是愉悅的，那就是道家修神仙長生不老的名言：「神仙無別法，只生歡喜不生愁。」要學神仙，沒有別的方法，只生歡喜不生愁。能夠隨時隨地保持心境在愉悅的狀態，沒有憂愁煩惱在心中往來，自然可以到達神仙的境界。《德充符》是講道德的充實，現在由孔子的口中講到才德，真正有道德的人，才德學三樣具備。道德行爲都修到充實，他的才能也是天才了，就是古人所謂的仙才。中國文化思想，認爲人可以修成人仙，肉體生命永遠存在，長生不老，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的。至於這個仙才，在中國文化裏也有一句話：「此身無有神仙骨，縱遇金仙莫浪求。」如果不是神仙的材料，縱使遇到金仙也不可以亂求。「浪」就是亂的意思。當然你求也無妨，不過不會成功的。

## 李泌的故事

說到仙才，從唐明皇時代開始，到他的兒子肅宗，然後代宗，一直到德宗，在這四代，有一位仙才宰相名叫李泌，不過普通曆史書上不大說的。李泌與郭子儀齊名，一文一武，都了不起。李泌是有名的神仙宰相，這個人學道也學禪。你們研究禪的人，在《指月錄》懶殘禪師這一段，可以找到他的一點資料。歷史上形容李泌，不但有仙才，也有仙骨。傳記上記載他，骨節珊然，他走起路來很輕靈，「珊然」，那個骨頭柔軟得呀！不像是人的骨頭，有一股特別的味道，也就是普通人所講的仙風道骨。

李泌就具備了仙才的特質，他與懶殘禪師有一段故事，這位禪師是所謂的再來人，李泌曉得他是有道的人，夜裏向他下跪求法。這個懶殘禪師很懶，鼻涕流出來掛到胸口，自己也懶得擦，又專門喫廟子上的剩菜剩飯，所以大家叫他懶殘禪師。李泌在廟子裏讀書的時候，就看到這一個和尚，夜裏聽見他念經，猶如天籟之音。冬天，那個懶殘禪師把牛糞抓來燒火，在上面烤芋頭。這個李泌就跪在懶殘前面，懶殘禪師不理，等芋頭烤好了，連鼻涕連芋頭，自己喫得很有味，然後吃了一半，連鼻涕帶芋頭就給了李泌；這個李泌像得了什麼寶貝一樣，就喫下去了。所以求道很容易，肯不肯喫人家的鼻涕，是個問題；有這個精神，那纔可以求道啊！

李泌喫完了，懶殘就告訴他，你好好地記住，將來領取十年太平宰相。所以我們讀歷史，替李泌很可惜，應該喫一整個芋頭纔對，那樣總有幾十年太平宰相吧！結果只做了十年。不過他始終不肯真當宰相，一直以普通人的身份，幫助唐肅宗，配合郭子儀，把安祿山之亂平定下來。當時內部的計劃戰略，許多都是他出的主意。

到了代宗的時候，皇帝留他共睡一牀，兩個人無所不談，但是他始終不肯做官，宰相也不肯做，只想修道；他已經到達闢穀了，同張良一樣。最後大家逼他喫東西，他的道就掉了。所以只能喫芋頭，不能亂喫的。這是歷史上一則故事。

不過這種故事，在正史上多半不提。我們這個歷史很有趣的，因爲都是一般儒家的人物所寫，有關於奇特一點的事情，都去掉不記。所以讀中國的歷史，光看正面不容易全部瞭解，要看反面纔行。因此我常叫人家看歷朝名臣的奏議等等，看反對的意見，纔可以瞭解當時真實的情形。

## 才德雙全

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再講莊子所提出來的全德與全才。一個能夠成道的人，能夠昇華的人，或者要在這個世界做一番大事業的人，必須要具備兩個東西，就是全才與全德。全才已經很難了，再加上全德就更難；有才無德也不行，有德無才也不可以。有德無纔可以修道，但不能入世；有才無德入世很危險，不但危險了自己，也危險了世界，所以要才德兩全才能入世。上面借用孔子的話，所以說一個人「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使日夜無郤」，「無郤」不是退卻的意思，而是晝夜心裏沒有雜念。拿佛家的話說，沒有煩惱。所以，前面我們講到佛學的道理，說到一個人的修養，所謂大阿羅漢境界，「身輕如葉，晝夜常明」，就是沒有睡眠了。心中也沒有煩惱，也沒有夢，到這個境界，「而與物爲春」，同萬物相往來，是神仙的境界，身心永遠是春天，永遠年輕，永遠愉悅的。

「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這個接是接天地之靈氣，換句話說，是天人相交；宇宙的生命，互相交接在一起。「而生時於心者也」，隨時生生不已，心境永遠是春天一樣，永遠常春。元朝開始以前，成吉思汗曾爲長春真人丘處機，修造一座長春宮，道理就是這個地方來的。事事長春，沒有衰落，沒有煩惱，「是之謂才全。」換句話說，這樣才全的人，才能達到道德的充實。

## 何謂德不形？

魯哀公又問怎樣叫「德不形」呢？一個人內在道德的充沛，外形上看不出來，這個非常重要。有道德之上，如果外貌也擺出一個道德的形態，那就是有限的道德了。可以叫他有限公司。道德真充沛的人，外表很平凡，就像文學裏講的，「學問深時意氣平」。一個人學問成就深沉了，他的意氣也沒有了。這句話看起來很平常，實際上很重要的。我們曉得古今中外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爭論與心理上的戰鬥，比什麼都厲害。普通人活着都在爭，是貪心所起的爭，是爭利害。知識分子的爭，比普通人所爭更可怕，是所謂思想之爭，更超過於利害之爭。

所以真做到學問深時意氣平，就是無諍，那就是聖人境界了，叫做得道的人。平常看這麼一句話，「學問深時意氣平」，好像很容易，做起來是非常困難，因爲意氣很難平和。知識分子能否夠得上這個標準，全看他的意氣能不能平。至於莊子現在所講的「德不形」，是有道德而不形之於外，那比意氣平的境界還要高。哀公問，怎麼樣才叫做德不形呢？有個道理。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科學上、物理上，常用「水平」這兩個字；水平這一句話，首先出現在《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他說這個水真正平了，就不流了，所以叫做水平。水有一點點傾斜就會流動。「其可以爲法也」，所以打坐修道達到此心定下來，不一定盤腿，而是這個心像止水一樣，不流動了。什麼叫做定？什麼叫做道的境界？古人形容只有四個字，「止水澄波」。像水一樣停止不流，像秋天的寒潭一樣平靜。在臺灣這裏，我沒有出去走過，沒有看見，像我們江浙一帶，水綠山青，古人的詩，「爲愛名山入剡中」，就是形容這一帶的山水。這種一清到底的水，就叫做澄波。有時候看到水不流，是碧綠的青顏色，但不是死水喔！死水的綠看不到底，那是有毒的。活的水發青綠色，同樹一樣，那非常好看。看了這一種水，心境自然會清涼了。

所以說，水平不流，如止水澄波，人能做到，「日夜無郤」，日夜都是在這種境界上，就是道德的修養。莊子很明顯地告訴你方法，此心如水，不流了，雜念妄想都沒有了；喜怒哀樂的水不流了，但又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就像一面鏡子一樣，照見了喜怒哀樂，但是它止水澄波，不流。

佛經上告訴我們靜坐的方法，開始像一杯水一樣，這一杯水是渾濁的，慢慢自己感覺到了，不靜坐還好，一靜坐以後，思想雜念反而特別多。有人問佛，佛說這是當然，一杯水擺在那裏，看不到泥渣，等到慢慢澄清的時候，就看到灰塵泥渣；慢慢澄清久了，灰塵泥渣都澄到底了，然後倒掉這些泥渣，水完全變清了。那是釋迦牟尼佛在印度講的，莊子的時間當然比他後一點，但那時中印文化還沒有交流。莊子講出這個方法，「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要人們效法水平，止水澄波，心境慢慢地修養，道德就充實了。他這個說法，與釋迦牟尼所說卻是相同的。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在的心境，永遠保持這個境界，而不受外界的影響。外面的境界不管如何，罵你也好，恭維你也好，

乃至看到得意失意也好，此心水平不流。如果說，打坐時或者做得到，做事的時候就做不到了，那不算數。要能夠入世，要能夠做事，喜怒哀樂都有，而自己那個心境的修養，等於一杯清水擺在那裏，沒有動過。所以有這種修養，可以出世，也可以入世，從外形上是沒有辦法瞭解的。玄奘法師有八個字說明，「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道德的修養，到達這個「成和」的境界，就是《中庸》所講的「中和」的狀態；換句話說，這才真正成就了和平，心境的平和。修不是修道的修，而是這條修長的路，這個希望和前途；這個才叫做內德修養。所以，內在有這種道德的修養，「物不能離」，不管外界萬物如何擾亂你，你始終沒有離開這個凝定、祥和的境界。孔子講到這裏，回答了魯哀公有關哀駘它的問題，告訴他，哀駘它是有道之士，說明瞭什麼叫才全！什麼叫德全！換句話說，在《莊子》的文章裏，孔子在對魯哀公說法。

## 用師則王  用友則霸  用徒則亡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

「閔子」，他是不是二十四孝裏那個閔子騫？不知道，我們姑且把他當成是他了。有一天，魯哀公遇到孔子的學生閔子騫，就對他說：「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中國古代的皇帝或最高領袖，都是面南而坐；其次坐西面東，那是師道的位子。在國民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前，誰的房子都不敢向正南，只有衙門、神廟，纔可以向南。這一種幾千年的民族文化，是根據《易經》所講，南北極磁場的道理而來。等於埃及脩金字塔一樣。魯哀公是個職業皇帝，他說，我當國王的時候「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想有一個好的政治制度，就怕老百姓得不到好的生活，憂國、憂民、憂天下，我做國王是這個心思。「吾自以爲至通矣」，我自以爲自己是個好國王。

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我現在聽了你老師孔子這一番話，才曉得還不止這樣，而是要懂得人生的價值。「聞至人之言」，得道的人爲至人；莊子創造的這個名稱至人、真人，影響了道家與道教。所以成了道的神仙，稱爲真人等；像呂純陽真人、丘長春真人等。至人也就是真人，得道的人。不過，我們看到這個名稱，可以想到，我們這些都不是真人，而是假人。魯哀公說他聽了至人的話，自己南面而王，憂心天下，只是一個空洞的理想，「恐吾無其實」。雖然也有憂國憂民等心思，但也只是「輕用吾身，而亡吾國」。最怕不愛惜自己真正的生命，而對社會國家沒有貢獻。如果這樣下去，對國家並不好。魯哀公因孔子一番話而懂得深一層的道理，知道得道的人不在於外形。這一段故事魯哀公自己做了結論，就是得道的人，不在於外形的威德莊嚴；所謂真正的莊嚴，是在於內心的充實。

魯哀公的結論，「吾與孔丘，非君臣也」，他與孔子，不是國王與臣下，而是「德友而已矣」。可以說是道友，道德的朋友。魯哀公畢竟還是魯哀公，莊子這一段話，也記得很真實。不過，研究孔子很難，只讀四書五經，沒有辦法瞭解孔子。有幾本書，我們需要看的，一本是《孔子家語》，那是在四書五經以外，所捜羅孔子的資料；還有一本是清代以來的著作《孔子集語》，記述孔子的這些話。看了這兩本書以後，研究孔子纔會有所瞭解。莊子記錄的這些東西，是不是孔子當時真有過的事呢？考據上很難了，但是，對於瞭解孔子，是有所幫助的。

其次我們看到，莊子提到孔子時，很多地方是難堪的、挖苦的、幽默的。但是你仔細看完了，他很多地方是絕對捧孔子，這裏也在捧孔子。另有一個問題，剛纔我們提到魯哀公的話，說他與孔氏「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所以說，魯哀公是個小諸侯，不能成其大者，是有原因的。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個名言：「用師則王，用友則霸，用徒則亡。」這是中國歷史的天經地義。用徒弟的下場不好，這是所謂唱京戲「末將聽令」一類的臣下，大家都是唯命是從。魯哀公到底有沒有大帝王的器度呢？最後說是跟孔子德友而已，他沒有說我師是孔子啊！

所以歷史上用師則王，譬如湯用伊尹，周文王、武王用姜太公，這都是用師；漢高祖用張良，劉備用諸葛亮，這些是用友，朋友同僚之類，夠不上以師道用之。總之，秦漢以後，沒有用師道的，都是用友而已。剛纔提到唐玄宗以下子孫四代對李泌，仍是用友而已，並不是用師，這是我們順便提到的。現在莊子另外再提出來兩個人，這一篇的每個故事都講得很妙，每一個都是不像人樣的人。

## 內在與外在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闉跂，支離」，都是外號。闉跂這個人非常矮，個子很小，長得不像人樣，兩個腳踮起來走，腳跟不落地的，用足趾頭走路。支離這個人身體奇怪，胸口不像胸口，腰幹不像腰幹，反正也是個怪樣子，而且嘴巴無脣。但是衛靈公見到這個人非常喜歡，再看普通正常的人，覺得沒有一個可愛的。「衛靈公說之」，「說」就是悅。「而視全人」，看一般長得正常的全人，「其脰肩肩」，反而不像人了，就是這麼一個面孔，一個脖子這麼長，好難看！還是那個人好。

「甕大癭」，也是外號，他的脖子甲狀腺很腫，好像一個水缸，肚子也很大，像一個有病的人。他去見齊桓公，齊桓公很高興，認爲他這個人才漂亮，很喜歡他。「而視全人」，而看一般正常的人，「其脰肩肩」，好難看，怎麼人有個肩膀，有個脖子！越看越難看。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莊子是正面講，一個人，有道德不一定在外形！外形是看不出來的；所以「德有所長」，道德有所長的時候，欣賞他的道德學問「而形有所忘」，忘記了他外形好不好看。「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可是一般人，都像佛學所說的名詞「顛倒」；人的思想觀念，往往很顛倒的。人們認爲是真理，是正確的，不一定是真理；我們認爲是錯誤的，不一定是錯誤，也許是正面的。世界上的真理在哪裏啊？很難講。哲學家、科學家、宗教家，三家都在找這個真理，到現在還沒有確定下來。佛家認爲，一般人的觀念都在顛倒；所以一般人，「不忘其所忘」，應該忘掉的事沒有忘掉；「而忘其所不忘」，不應該忘掉的事情呢，偏偏忘掉，「此謂誠忘」。一般人都認爲自己是意志清明，實際上莊子說，這是大糊塗。

不要忘記了郭象對《莊子》的註解，這一頁裏的小字，註解得非常好。我們曉得，尤其研究佛學的人都知道，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所著的一本《肇論》，其中好幾篇文章，都影響了中國哲學思想；研究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化史，離不開《肇論》。僧肇這個出家和尚，年紀三十一歲就死了〈公元三八四---四一四年），他太聰明，文章也太好了。我們都認爲，《肇論》的文章學《莊子》，文字之美啊，是很難超越的。實際上呢，僧肇的文章真正是學郭象，不是學莊子的。至於郭象嘛，倒是學莊子。歷史上幾個才氣縱橫的人，蘇東坡，乃至清朝的金聖嘆，都是學莊子與郭象的文章。郭象的文章，不但文字美，哲學思想也高。下面引用郭象的註解：

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下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偏情一往」，人只要感情有了偏見，形成了主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雖然別人都覺得那個人很醜，他覺得好，越看越漂亮。如果對這個人感情偏見一來，或者意見不合，就是長得再漂亮，也愈看愈討厭；大概男女之間、夫婦之間、朋友之間，都有這個經驗。中國人有一句俗語，「牌打一張，色中一點」，漂不漂亮並沒有一定的標準。當兩人感情好的時候，愈看愈漂亮，罵他侮辱他，他還覺得對他好呢！等到感情有了偏見，你對他好死了，他還認爲你想害他。就是這個道理。

「生則愛之，死則棄之」，一個人活着的時候很可愛，生病或者死的時候，就被拋棄了。「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道德是世人不會忘記的，譬如經常聽到說，某人很有道德的，這個人很好，是世所不忘也。人人都認爲道德好，但是人真愛好道德嗎？道德是個什麼東西？沒有看到過，都被外形所騙。所以「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我們也都知道外形是假的，雖然個個知道，但是個個都會被外在的現象所騙。

所以說，一個人的真正修養，是忘了外在一切現象，但能透過現象而看到後面那個真的東西。可是一般人，雖然都知道這個道理，卻做不到，「故夫忘形者非忘也」。相反的，「不忘形而忘德者」，因爲一般人都被現象騙了，真正的道德，雖然重要，反而是丟了，所以這個是「乃誠忘也」。郭象的註解，我怕大家忽略裏頭的許多好東西，雖然只有一兩句，你透徹把它瞭解了以後，對於人生，做人處事，應用無窮，所以特別提出來，請大家注意。現在再回來研究《莊子》本文。

## 發揮四種觀念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

這是發揮老子的觀唸了。當然莊子不一定發揮老子的觀念，可是他和老子的思想是連續的；所以中國文化提到道家，都是老莊並稱。「故聖人有所遊」，聖人境界，得道的人，自己有他用心的地方，就是逍遙而遊，自在而解脫。

「知爲孽」，知識本來好的，知識愈高，造孽愈多。「孽」是罪孽的孽，不是佛家那個「業」。佛家的業是事業的業，包括善、惡，以及非善非惡的無記，共三種業。莊子這裏這個孽，就是壞業，是佛家所說的惡業。所以知識愈多，有時候，反而變成在造惡業。

「約爲膠」，「約」就是約束，就是許多道德的規範，觀念上的戒條。越保守的人越有自己的範圍，結果變成固執，變成黏膠一樣，自己不得解脫，被它膠住了，就是佛家所講的執著。「德爲接」，道德本來是件好事情，可是，一般人用到反面去了，待人接物裝起一副道德的樣子，所以道德仁義變成可利用的工具了。「工爲商」，這不一定是做工的工，是工於思想，工於技能，腦子特別好，造出來的東西叫做工。好的東西造出來以後，誰都要買，就變成商業行爲，莊子從正反兩面都講了。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聖人不謀」，真正得道的人，用不着對人家打主意，不需要用謀略。「惡用知」，不需要用知識，知識本身並不壞，可是它會使人顛倒，把它用在壞的一面，就變成謀略去害人。其實謀略也不是壞，只是變成了陰謀，就會偷偷地害人了，是私底下害人；所以，聖人不用權謀，因此也不需要智慧。

「不斲」是不雕琢，就是不裝模作樣，人生直道而走，該如何處便如何，不會故意把自己打扮僞裝一番。「惡用膠」，所以自己用不着有個界限。「無喪，惡用德」，聖人處世，無所謂得失，不會說樣樣東西都屬於我，「無喪」，就是沒有失，沒有感覺失去了什麼。說錢，你要用就拿去吧！不會覺得是損失，或者不高興，所以沒有喪的觀念。另有一個道德的名詞，理論上叫做佈施，認爲佈施有功德，這些都是人自己造出來的。直道而用之，無所謂什麼佈施啊，供養啊，所以是「惡用德」。

「不貨，惡用商」，他不想做生意，他不好貨。這個貨代表一切物質，人都是好物質的，被物質所困擾。讀古代的歷史，某某帝王「好貨」，就是說，他喜歡東西，看到這個茶杯好，最好屬於我；看到戒指漂亮，就想要；所有好的東西都想要，就是好貨。聖人境界，不好貨，不好東西。

好貨啊，那很厲害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好貨，看到好東西就要。譬如對面國際學舍，這兩天，什麼出口成衣呀，外銷賣不掉的，又便宜又好看，有這個便宜機會可得，一定去好貨。所以人生好貨是免不掉的，都會被外面的東西所引誘。但是聖人不好貨，何必要商呢？所以不需要做生意。

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所以這四種，不需要謀略，不需要智慧，不需要自己弄個範圍，不需要想辦法把人家口袋裏的錢弄到自己口袋來。「四者，天鬻也。」「鬻」就是養的意思，是天生天養，上天生一個人，總有機會讓人活下去，除非人自己搗亂。「天鬻也者，天食也。」靠天喫飯，如果順其自然的話，正常的生命會自然活下去。「既受食於天」，天地生人，除了自己跟自己搗亂以外，正規的平常生活，每一個人都會活得很好；「又惡用人！」不須別人的幫忙，更不須妨礙別人，才使自己能生活下去。

我們人活在天地之間，沒有不妨礙別人的，一定會妨礙了別人，才活得下去。就像夫婦父子，兄弟姊妹之間，都是互相妨礙！你把飯做好，我下班回來要喫飯；一定要妨礙了他人，自己才喫得到飯。人都不能自立，如果能夠自立，就不會妨礙別人，這是天徳，也就是莊子的觀念。

## 情與無情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這是莊子對歷史文化人類社會的批判。他說一般人「有人之形」，雖然形體是個人，「無人之情。」但沒有真正的情感。所以莊子的觀念，認爲我們這些人是假人，不是真人；只有得道的人才是真人、至人。但是，至人活在世界上，「有人之形，故羣於人」，因爲他是個人，我們也是個人，大家形體都是人，所以聚集形成人羣。既然大家都是同類，所以有人羣形成，人羣就是社會，大家就要懂得羣體相處之道。

西方文化的社會學，幾十年前嚴復翻譯爲羣學，「羣」字就是這個地方來的。商務印書館有一本嚴復翻譯的《羣學肄言》，大概還買得到吧！照中國舊文化嚴格來說，嚴復的翻譯觀念並沒有錯。「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也由於沒有什麼情緒感情，所以不會惹是非上身。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他說，我們一般人不懂人生的價值，所以本身的是非弄不清楚；就是佛家說的一切衆生，皆爲顛倒衆生。所以莊子看人類，太眇小了。莊子的話翻成白話，就是渺小的人啊，你太渺小了，姑且叫做人吧！莊子自己也是人，他連自己也否定了。

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謷」是高大的意思，真正要做一個人，要想做一個偉大的人，先要了解人生的價值，有了偉大的人生價值觀，纔可能成爲一個偉人的人。「獨成其天！」更要有獨立不移的精神，成什麼天呢？這個天是道家的觀念，就是自然，也就是佛家說的如來、真如。上面都是古里古怪的，找一些怪人來形容這個道理，下面加一點人話了。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講到情與無情這個道理，惠子是名家，專門講邏輯的，他跟莊子也是好朋友。惠子對莊子說：「人故無情乎？」照你這樣講，人要無情才叫做人嗎？莊子說：對呀！惠子說，一個人，如果沒有感情，怎麼叫做人呢？這個情，我們一般人當做感情看啦！莊子說，「道與之貌」，生命的本來「天與之形」，那個本體給了我們人的相貌，上天給我們人的形狀，「惡得不謂之人？」怎麼不叫人呢！這一段，是莊子答覆的話。再看郭象的註解，很值得一讀了。

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嚮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這都是哲學思想，邏輯論辯，所以莊子、郭象、僧肇三個人，不但文章好，文學境界也高。我們現在買一本邏輯的書，不管翻譯的也好，中國人寫的也好，常常看不下去；科學的書更看不下去，原因是什麼？文學的境界不高。如果科學的書，講邏輯哲學的書，有這樣高的文學修養，我們國民的文化就提高了。由此可知文學之重要。莊子他們也是講哲學，講邏輯啊！可是你會被它文章的美迷住了，被文學的境界迷住了；其實裏頭講的，都是邏輯與哲學。

## 什麼是情  什麼是性

「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人生下來有生命的時候，不是因爲情而生的呀！這句話提出來，什麼叫做情？這是一問題。如果我們現在論辯，說男女有感情而結合纔有人的話，爲什麼說非情之所生呢？「生之所知」，我們生來的時候，那一點靈知之性，那一點能知道的這個「能」，「豈情之所知哉！」哪裏是情所能夠知道的啊！

《禮記》中，始終把人分成兩部分來研究，就是性與情兩部分。性是人性的性，本性，靈知之性。我們人有思想，有知覺，這個不是感情的作用，這叫做性；而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這是情。能知一切的靈知之性本身，並沒有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的，所以這兩個要分開。現在郭象說的這個「性」，是「人之生」，所以說，「豈情之所知哉！」與情沒有關係。

「故有情於爲」，所以他說，一個人有情，被喜怒哀樂，悲歡愛惡的感情所困擾，就是我們現在講愛，我愛你你愛我，愛得要死那個愛。這個愛就是情。「故有情於爲」，這是有爲的作用，心裏有所爲。「離曠而弗能也」，一個人被感情所困，心的那個光明偉大作用，困住在一小點上；雖然想要把它解開擴大，心境想要如何偉大，思想上要如何偉大，要空，要超出三界，都不可能！做不到的。「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如果我們修養到心境離開感情的困擾，心中不被喜怒哀樂愛惡欲，某一小點所困住，而非常曠達而逍遙，那時智慧就開了，這才真叫做大聰明。

「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普通的人，只要被感情所困擾，心中有了喜怒哀樂偏見的感情，要想修行達到聖賢的境界，那是永遠做不到了，就是「以爲賢聖而弗能也」。那麼所謂得道的聖賢，就根本是個無情的人囉！要做到無情才能成聖賢囉！

「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因此，我們可以瞭解，真正的聖賢是很難做到的。聖賢之所謂無情，是沒有欲界的這些情，沒有世俗的小情；聖賢有的是大情，是大慈大悲聖賢的情；所以說「豈直聖賢絕遠，而離曠難慕」，心境的開闊曠達，包羅天地萬象，就是聖賢的境界。他說「難慕哉！」你雖然心中很仰慕，但是修養卻很難到達這種境界。

「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所以說，世上的一般笨人，五官不全，腦筋不好的，乃至於一般雞鳴狗盜之徒，「豈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他們雖然想修道,因爲自己心理不正常，加上情感的困擾，心裏愈來愈狹小。伹是，對於修道做神仙，超出三界，他們的興趣也大得很，也想學喔！總而言之，世間的感情也要，也要成道成聖成佛，這就是第六世達賴倉洋嘉措的詩所寫的：「世間那得雙全法，不負如米不負卿。」什麼都想要，怎麼辦得到啊！

「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己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他說，他們也不考慮考慮，修道要想超越，變成一個超人，要遠近分開纔行；也就是要遠離私人情感的作用，親近解脫清淨智慧高遠的境界。因爲遠近親疏分不開，所以個人的私心，一點都沒有除掉；雖然仰慕孔子、顏問的修養，「終莫之得也」。也永遠不可能達到的。

「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由這個道理看來，真正的修養，「反取諸身」，要自己求之於自身，要去實驗；「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光靠眼睛耳朵去找真理，是不會成功的。我們看書是靠眼睛，聽課靠耳朵喔！光靠學來的這一點，靠耳目而來的一點點，是絕對不夠的，所以「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這是講學理。

換句話說，你們年輕的，將來出去做事，乃至當校長，或者當什麼長，前途無量，後途無窮，反正官位總是拿這兩個來代表，不是員的，就是長的；至少家長你總會當到的。不管你當家長也好，當國家的大家長也好，當一個什麼小主管也好，千萬記住，「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不要隨便看到某一點，聽到某一點，就判斷一切事，那是靠不住的。自己的耳目都不可靠，何況下面各種人的報告呢！

所以當一個主管，如果親信的人告訴你，老張不對，老李不對，那不一定！千萬要記住，這就是聖人做領袖的道理。「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手與腳喔！你如果相信自己左右的人，乃至於相信自己手與腳，手足有時候都會錯的。有時候自己拿杯子都會打破，所以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樣，尤其做一個偉大的人，一個偉大的領袖。你認爲某人是我的耳目，那並不一定可靠；某人是我的手足，也不一定可靠；所以，當了皇帝，才自稱寡人。只有自己的頭腦，只有自己一個人，能真正地判斷；任何人的是非報告.都有問題，都摻了感情的水，連那個酒都變成水了，所以你喝下去，都存問題，變成毒藥了。這就是道家與儒家不同，看東西，看世間的事務，道家就透徹得很。

「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嚮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所以他舉了一個例子，什麼叫做不用情呢？人的心境能夠修養到嬰兒的狀態，一百天以內嬰兒，勉勉強強說一歲以內，頭頂囟門還在跳，還不會講話纔算嬰兒。嬰兒長大一點，有了一點意識就不算了。「不以目求乳」，嬰兒剛生下來，他不用眼睛看媽媽的奶，用眼睛看是後天的作用，嬰兒是用人性天生那個靈感，曉得媽媽的奶在那裏，就會偏過來喫奶，這就是靈府。「不以耳嚮明」，嬰兒不需耳朵看東西；「不以足操物」，用不着腳當手用拿東西；「不以手求行」，不用拿手來當腳用；換句話說，嬰兒他全身都是功能。

所以一個人，修養到心中沒有雜念，沒有妄念；情是妄情，佛家叫做妄想，意識沒有這些後天加上的思想，究全恢復到嬰兒清淨無爲的狀態，這時生命的功能整個發出來了。《楞嚴經》講六根都可以互用，那麼鼻子可以當眼睛看，耳朵可以當眼睛用了，全身各種各樣都是功能，這個就叫做神通。神通也就是神，生命的精氣神，恢復到原始完全的狀態，就是神通。

這一段文章，都是郭象的註解，這是千古的名注喔！對於莊子的道理，發揮得最好，別家都不如他。歷代道家各家註解《莊子》的不少，始終以郭象的註解佔第一，確實是有他的道理。現在恢復《莊子》的原文，莊子跟惠子的談論。

## 有情  感情  妄情  無情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惠子說，既然是人，怎麼會無情！莊子就罵惠子說，所謂情，不是說人無知；知是知，情是情，那是兩回事。前面提到嬰兒喫奶，天生能夠知覺的即是性，那是知；情是後天加上的意識，是第六意識所形成的，佛學的名稱叫做染污，就是現在人說的污染；情就是後天加上去的污染。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學問，都是後天的污染。現在的人說得很妙，把佛學名詞倒轉來用，就變成最新的名詞了。後天的染污越多，我們生命的天性就越少。現在莊子對惠子說：你不懂，我講無情的這個情，不只代表了普通的感情，也包括了後天的妄情，一切後天加上的觀念思想，都是妄情。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我所謂人要做到「無情者」，不是無知啊！他告訴惠子，你搞邏輯，完全把我的名詞弄錯了。我之所以講，人須修養到無情，是不要偏見，不要後天加上的好惡，以免傷害到自己的本身。後天的好惡、情感、妄情加上去，是最傷害生命本身的。人要怎麼樣用知用情呢？「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就是很自然地活下去。我們人天生眼睛會看，耳朵會聽，手會抓東西，腳會走路，一切都天生自然的，不要加一分第六意識和後天的觀念；那就是佛學所講的，沒有分別心。換句話說，就是佛經上經常講的，不增不減，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惠子聽了以後說：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人總想給自己加一點，就是「益生」，今天辦事多了，趕緊回去，把多種維生素喫一點，不然恐怕受不了。要不然這兩天不對了，喫補吧！多燉一點什麼當歸雞呀，麻油雞呀，要進補。其實，越補越糟糕，會把人補死了的，所以也不可益生。惠子聽了莊子反對的說詞，生命同身體一樣「不益生」，要不加妄情，不加意見，不增不減，順其自然，就可以長壽。惠子一聽，那活着的身體「不益生」怎麼行！我們對身體要補充的啊！不加上東西，不多喫維生素，「何以有其身？」這個身體常常用，不補充是會壞的。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莊子說，你不懂！我說生命活着要順其自然不增不減，是指心裏沒有妄念，沒有妄想，清清明明，這樣活下去纔是神仙之道，可以長壽。要懂得上天給我們的道，這個道，就是我們的性，本性，自性。上天給了我們生命、形體，這已經很好了，人就要活得很自然，要一天到晚頭腦清清楚楚，和藹地活下去，不要加上後天的人情世故。因爲一加上後，就有喜怒哀樂，和後天的愛惡慾望，而「內傷其身」，這個身體就受傷害而有病，所以活不長。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莊子罵惠子，也就是罵一般人，「今子外乎子之神」，你呀！把自己的神用到身體外面去，沒有內養其神。「勞乎子之精」，這個精，不是精蟲卵髒的精，是身體的精神。一天忙到晚，把這個精都外用了，就是把你生命的電能，都向外放射完了。所以像你又愛彈琴，像孫老師一樣，彈古琴專家；「倚樹而吟」，倚靠在樹上吟詩；「據槁梧而瞑」。總之作好詩好文就用思想。那個七絃琴在手裏，聽到那個聲音，精神都到了琴絃上去了，自己也忘了自己，你這不是跟自己生命過不去嗎？

惠子當然不光彈琴作詩，那還好，那個傷害還沒有太厲害：傷害最厲害的是用腦筋、搞思想、搞邏輯、搞哲學。「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結果明明人生是很自然的，活着就活着，學邏輯的人偏偏要問，什麼叫做活着？你給活着下個定義！等你定義下完以後，因爲活着要喫飯，又問怎麼樣叫喫飯？有人也可以喫麪呀！並且飯也可以變成米粉！面也可以變成麪包啊！學邏輯的人，搞思想的人，一路追到底，你不是自己活得不耐煩了嗎？故意說什麼堅石非石，白馬非馬，拿邏輯來研究；你去邏吧！慢慢邏到底，一定把你邏死了爲止。

《德充符》這一篇，莊子用自己跟惠子的辯論，作一個結論。本篇開始就是講一個外形殘廢、內心有道的人的故事，對不對？中間描述的都是殘廢的人，他主要帶領我們，不要看人的外形，要看內在道德的修養：擴大一點講，不要被外面的境界，現實的環境困住，要修養到自己精神的昇華。最後告訴我們，千萬要精神昇華到不製造麻煩的程度。像惠子一樣，自己認爲學問好，知識高；學問愈好，知識愈高，煩惱愈多，痛苦愈深。換句話說，跟自己生命過不去，自己往死路上走，所以那不是《德充符》。要真正道德的充沛，達到道的境界，就是順其自然，心境很和平，滋養內在的精神，這個生命道德自然充沛了；身體的內在也充沛了。

現在《莊子》的內七篇，《德充符》是第五個階段；由《逍遙遊》開始，一路下來到《齊物論》，到《養生主》、《人間世》，一直到了《德充符》，就是道德的充沛。這七篇都是一步一步連着的工夫！道德內養充沛了以後，第六篇《大宗師》，這纔可以稱爲大師了。現在世界上大師太多了，都是要別人叫他大師的！什麼叫大師？大宗師的名稱是從《莊子》來的，內外修養到了，內在道德修養充沛了以後，纔是大宗師。大宗師成功了以後，纔是師道的成就，就是佛家所講的天人師，然後可以《應帝王》，纔可以入世；入世而出世，可以爲王者師，所以這七篇是連起來的。

# 第六篇 大宗師

---莊子諵譁

《大宗師》這一篇，可以說分成兩部分。上半部分是講，人由出世的修養而超凡入聖，完全解脫，等於是《莊子》前三篇的總論。一個人能夠做到了了生死，然後纔可以入世做人做事。再加上《人間世》與《德充符》的引申、解釋、結論，這樣纔算完成了一個人，人生的價值也就是這樣。這樣一個人，纔夠得上稱爲一個大宗師。

《大宗師》下半部分，等於儒家所講有成就的君子，包括《禮記》所講的儒行，說明一個儒者，一個知識分子，如何做一個人。一般認爲《莊子》是道家的思想，表面上看起來跟儒家兩樣，實際上原則是相同的；尤其這一篇，主要是講對生命的認識。這個命在哲學的理論是天命，在實際修證，就是認清楚生命的來源。如果研究命是什麼，等於佛學裏頭所講的業，這個業，就是生命的一股力量，叫做業力或業氣。我們先了解了這篇的大綱，然後再來研究本文，比較容易透徹。

## 天命與自然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莊子首先提出來，對於自己生命的把握；人的生命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並不是說會那麼短命的。人爲什麼短命呢？道家思想同佛家思想幾乎相同，認爲都是自己糟蹋的，自己活該，是自求快死的。我們先了解「知天之所爲」，這是屬於形而上的，關於這個天，往往包括好幾種意義；有自然的天，就是我們仰頭看到的天體，科學性的天；有宗教的天，有時候代表上帝，代表宇宙有個主宰；還有形而上的道體，也可以叫它天，叫它佛，叫它真如等等。儒道兩家用天字做代號，代表形而上超越宇宙萬有生命以外，另外的那個東西。「天之所爲」，「所爲」是個現象，天的作用；「天之所爲」，不是天之「能爲」，「能爲」是天的體性。「能」跟「所」要分開。

要了解「知天之所爲」這一句話，先要參考上古道家的《陰符經》，其中所說「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這幾句話把宇宙萬有，以及生命的道理都講完了。實際上《易經》及道家所講的修養法則，都是效法於天道，是宇宙自然的法則。道家認爲，我們人的生命，同宇宙自然法則是一樣的，所以如果能夠知天之所爲，然後「知人之所爲」，瞭解人爲的各種人事道理；包括了我們生理的變化，精神、思想的變化等等。一個人的修養學問到了這個地步，「至矣！」到了家了。所以莊子所提的這兩句話，也是同《陰符經》的說法一樣。現在再看郭象的註解：

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

「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中國道家老子所講的自然，不是印度哲學的自然，也不是西方哲學的自然。西方學問裏所謂自然，是指物理世界的，是有質有象的，就像我們講的自然科學一樣。另一個是印度的自然外道，那個自然也不是物理世界的自然，而是說生命的自然，不要去追究，隨便它，像行雲流水一樣，一切是聽其自然。印度這個哲學思想的自然教派，變成一個有主宰、有生命的這麼一個理念世界的自然了。再看中國道家所講的自然，也可以說概括了物理世界的自然，又概括了印度哲學的自然，它的代號就是道，也就是孔子在《易經》上所引申的形而上道，這個本體的力量。

所以我們看中國道家所講的自然，同西方和印度哲學的觀念，是不同的，千萬要區分開來，不能混爲一談。我們後代翻譯的物理、化學等學科，統稱自然科學，這只是借用了古代自然這個名詞，大家往往本末倒置，就把古書上的自然當作自然科學的自然。所以郭象的註解說，「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到達這個境界就是得道了。得道的人呢！「則內放其身」，沒有身體的障礙，也沒有身體的觀念；「而外冥於物」，而外面呢！跟物理世界達到心物一元，兩個混合爲一了。

「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人跟物質世界的物，跟樹木花草，行雲流水一切混合爲一了，不分彼此。「任之而無不至也」，放任其自然，一點都不用後天的心思；這樣的話，這個道的修養就到了。所以這一段郭象的註解，是很重要的，他的意見也蠻對的。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這一句，郭象的註解說：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爲耳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矣。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夫爲爲者」，上面這個「爲」是動詞，下面這個「爲」是名詞。有一種說法，認爲宇宙間有一個主宰，叫做上帝、玉皇大帝，或者佛，給了一個代號；但是道家並沒有這些！中國文化從《易經》開始，宗教外衣早已經脫掉了，反而是後人把它穿上。中國文化是最科學化的，沒有穿宗教外衣，也不加哲學的粉刷，赤裸裸地直接表達有一個東西。「夫爲」是能爲的，意思是說能爲宇宙萬有主宰的「爲者」，它所起的作用。「夫爲爲者，不能爲」，宇宙萬有生命的根源，是無爲的，什麼都做如不做。

比方來說，我們現在看到物理世界自然的虛空，是什麼作用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做；空間有什麼用呢？但是宇宙萬物離開空間，就沒得生命，就是這個道理。既然沒有主宰，那宇宙萬有一切的生命，怎麼生出來呢？是自生自滅，「而爲自爲耳」，它自己本身構成一個生命的法則。「而爲」，是「所」爲的爲，不是「能」爲的爲，這就是能所的問題了。

## 知與不知的問題

「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最高的智慧，到達了知而無所不知，我們人類的智慧高，是了不起，但是最後還是空的；因爲空，故名爲無知。所謂「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那麼我們人的思想，可知一切的作用，這個知不是什麼上帝做主，不是佛做主，也不是鬼神做主，而是我們自己生命中本有的功能。「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因爲我們人這個本性，也就是我們生命的功能，具備了無窮無盡的智慧寶庫；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一個知和不知的東西，不像我們現在自己認爲有個知的東西；因爲它是知而不知的，而無所不知；所以真正的智慧最高處，一無所有。道家這一套思想，就是老子「爲、無爲」的道理，由此發揮成最高政治哲學，帝王領導學。所以一個在上位的人，不一定太精明，不一定太有爲；即使很精明很有爲，也要做到無所爲的樣子。因爲他無所爲，纔可以使其他的人能夠發揮長處，這一套就是道家的思想。

「自爲耳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矣。」這個道理都一樣。「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因爲一切萬有的所作所爲，它本身是出於道體的；換言之，生命最高的功能，是從無爲而來。

「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所以得道的人，沒得知，無知。一切的感情、感覺、知識、思想，都丟棄不要了，空掉了，「遺知」就是拋棄了。那麼最高的智慧那個無所不知，也無所「不爲而爲」的作用，就發揮出來了。「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把身心都忘了，空了。「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所以這個得了道的最高智慧，是絕對的，不是相對的；那麼一切的名相，叫做無爲也好，叫做道也好，這些都沾不上。

郭象註解的《大宗師》，文字又美，雖然翻來覆去，就是爲呀知呀這幾個字，但是每一重的邏輯，都分析得很清楚，是科學化的邏輯思辨，又是文學化的表達。這是中國文學達到最高處的藝術，讀起來很舒服，有時候自己會笑的，知呀知呀，爲呀爲呀，搞些什麼名堂！但是大有道理在內的。

現在回到《莊子》的原文：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退一步來說，不是進一步，一個瞭解道的人，知道人活着，包括了生理和精神兩方面。如果我們瞭解人精神方面的法則，「知人之所爲者」，就會知道疲勞一定要休息、要睡覺；睡足了一定要清醒。等於自然界的天地一樣，白天過完一定是黑夜，春天過了一定是秋天等等。「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換句話說，我們的知識學問，得來之後，有時是非常可笑的。有了知識學問用來蓋房子，發明機械，本意是想幫助人便利人，結果反而變成殺人的武器。換句話說，人類的知識學問，「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應該是迴轉來找自己所不知的；我們所不知的是生命的本源。

我們的思想、知識，是這個生命能知的第二層投影；而這個能夠思想、有知識、有學問的功用，有一個根本；如果知道了第一層這個根木，就叫做得道了。所以道，也是必須高度的智慧實證，實證的結果是什麼？是知而非知。有一個知存在，就非道也。

## 你想與天地同壽嗎

「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這個現有的生命，不會中途夭折死去，是智慧充沛的緣故。人活到六十歲或者一百歲，認爲很長壽了，但在道家的觀念，那是短命；道家認爲人人可以與天地同壽，與日月同休，天地人三者壽命一樣久長。結果人爲什麼做不到呢？道家的資料，認爲是我們自己糟蹋的。前面曾說過，一切的喜怒哀樂，情緒心理的變化，都會使壽命減少。這是中國道家特有的思想，不管準不準確，說是幻想也可以，理想也可以，但道家對生命的重視，是人類文化裏所沒有的，這是道家特別的地方。

佛家有一個比較相同的說法，認爲人的生命本有八萬四千歲，因爲人類心壞，思想情緒太複雜，道德就壞了；每一百年減一歲，人也矮一寸，慢慢矮下來。將來我們人類，世間的知識最進步，但到末劫的時候，腦袋大，四肢手腳用不到，也變小了，手一按機械就可以了，十二歲就做了爸爸，活到一二十歲就死了。到了那個劫數裏，草木都可以殺人，空氣也可以殺人，最後人類統統死光，地球也打一個翻身。那時，人類只剩下五百個算是好人做人種，然後慢慢大家倒回去生活，做好人，不亂來，科學文明也廢了，人還是靠勞力，規規矩矩做人。然後一百年再長一寸，加一歲，倒回原來活到八萬四千歲，這樣一個來回叫做一小劫。所以說人修行三大劫，我看我是等不及了，這太長了！這是佛學關於宇宙生命劫數的說法，同道家的說法非常接近。

剛纔我們解釋《莊子》的原文，「而不中道夭者」，不半路短命而死，以道家的看法，彭祖雖然年高八百歲，也算是短命，所以《莊子》提到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我們覺得是一萬多年，在逭家看起來，只是活了一年而已。下面看郭象的註解：

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暗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

「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五常分兩種，物理世界是金木火水土五行，人倫的五常是仁義禮智信，也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所以說人生五常必具。

「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區區」形容小，我們這個生命，雖然七八尺之軀，幾十斤肉而已，但不要看這個渺小的身體，「乃舉天地以奉之」，整個的天地，都來奉養這個生命；如果沒有空氣，沒有太陽，沒有水、青菜、牛肉、蘿蔔，就活不下去，宇宙萬物都要奉養人。

「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所以天地萬物的存在，每天都不可缺少任何一樣東西。「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所以宇宙萬物，少了一樣東西，這個生命就活不下去，尤其最重要的，日光、空氣、水，少一樣，或者多一點，生命就出問題，這個是講物理。「一理不至」這個理，是精神世界的，跟物質一樣的重要。精神生命有至理，這個理包括哲學性的，也代表了精神的那個法則，這是個代號；也就是知識所能夠瞭解的理。什麼叫做儒者呢？「一事之不知，儒者之恥。」一件事情不能透徹瞭解的，都夠不上稱爲一個知識分子，這就是中國古代的文化。所以說，一個讀書人，能通萬理，無所不知。「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修道的人要高度的智慧，無所不通；有一點不瞭解，這個生命就做不到長生不老。

「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他說我們生命裏這個所有，這個身體上面所有，「知或不知也」。朱文光有一篇小文章，是報道科學上的證明。整個宇宙的萬有，先不要講唯心，先講唯物的思想，這個宇宙是很渺小的一點，人的腦子之複雜，那麼多神經像電纜一樣，現在國外科學進步，頭腦及身體內部，都可以用機器照相顯現光色；凡是思想裏頭一動念，心裏一起變化，都可以表現出來。心肝脾肺腎有任何毛病，顏色馬上不對，將來科學再進步，診斷一個病人，只要從影像中看光色就行了。雖然中國古代中醫沒有那麼科學化，但原理早已經有了。

所以他說，道家的思想，人體以內的所有，「知或不知」，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天地宇宙間，我們的精神生命，「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那些功能，哪些有作用，哪些沒有，我們還不知道。這裏要注意，郭象在西晉時候所注的《莊子》，早提出來「理」字，理就是道體。到了宋朝的理學家，也用理字，他們一方面用了人家的東西，一方面拼命罵道家外道，佛家異端；結果罵了半天，原來是東家鄰居拿一點東西，西家鄰居又搬一點傢俱，自己開個店面，賣的東西都是那兩家偷來的，然後說自己的最對，他們兩家都不對，實在可憐！這就是理學家。

## 誰真瞭解生命

「故知之所知者寡」，他又告訴我們，我們自認爲學問很好，其實，人類的學問，我們所瞭解的很少，所知道身心、生命及宇宙的一切，不過一點點而已。「而身之所有者衆」，但是我們身體上的功能，非常多非常富有。「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所以我們用各種方法，養生之道也好，醫藥也好，修道也好，我們做得到的，能達到最高效果目的的太少。宇宙間的真理，有很多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仍保存在祕密的狀態；不是天地間有意保存，而是我們自己知識達不到的。

「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因此啊，出人頭地，高高在上者，「莫能器之」，沒有辦法把宇宙間的真理，變成一個可用的東西，因爲理不通嘛！這個同科學道理一樣，譬如說牛頓看到蘋果掉下來，就發現了地心吸力，科學又進步了一層。但是我們已經吃了那麼多的蘋果，也不曉得掉下來是有個道理的；這個道理本來存在於宇宙間，好在被他發現了。這些科學家都是傻子一樣，傻不愣登的，一下一個靈光來了，哎唷，這個裏頭有個東西；像文學家一樣，突然冒出來的妙句。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也是一樣，瓦特發明蒸汽機也是傻裏傻氣，雞蛋煮成石頭，煮那麼久了也不知道；後來想到，這個東西這麼一燒，這個水可以變力量耶！但是宇宙間這個理，「上者莫能器之」，它原來就存在，只是自己智慧不夠沒有發現；如果能發現生命這個道理，就可以把生命永遠保存了。「而求其備焉」，我們想求其完備，做不到。這兩句話，後來也應用在政治的最高領導哲學，「上者莫能器之」，當領袖的自己什麼都不會，同漢高祖一樣，樣樣不會。漢高祖會什麼？喝喝酒，什麼都不懂，但他善於用別人的長處，「而求其備焉」，結果都變成他的成功了。

「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這也是人類行爲學所涉及的。我們講西方的科學研究，新的名詞特別多，其實把舊的東西找出來，也就應用無窮了。人類行爲的原則，「人之所知不必同」，譬如你辦一個工廠，所用的人，智慧才能，不必要一樣，如果都一樣，這個工廠就停擺了；如果大家一樣聰明的話，連螺絲釘都裝不上去了，所以「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人的智慧雖不一樣，有些作爲可要一樣；人的思想聰明各人不同，但喫喝拉撒一定同，睡覺也一定同的。

「異則僞成矣。」人的所作所爲必須要一樣，人類的生存也共同，可是人類忘記向這個共同目標而努力，外加自己心理及各種的慾望，以致社會上有作僞，有虛假，有勾心鬥角。「僞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社會上有了僞造的東西以後，生命的真就喪失了。可是你們要注意，道家的東西是很圓的喔！下面講的也是最高領導學，當領袖的道理，就是道德誠懇；有最高的誠懇，就是最成功的人。所以我常常告訴青年同學，不要玩花樣玩手段，這一百年來我們看得清清楚楚，世界文化的交流發展，人人玩手段，玩聰明，一個高似一個。尤其我們老頭子看來，現在年輕人越來越詭，手段越來越高，比我們這些老頭子還老，老奸巨滑到了太上老這個程度。將來什麼人成功呢？一個笨人，一個不玩手段，對人做事非常誠懇的人；這是天地的法則。

所以「僞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社會上工商界有錢的大老闆，他們所用的人，很多都是領十萬塊錢薪水的博士，還要聽他指揮挨他罵。我說世界上的博士，都給「不是」用的呀！他什麼都不是，格老子有錢，要聽我的。你說他有什麼本事呢？他有個本事，就是誠懇喫苦耐勞，所以他有錢了嘛！你博士又怎麼樣！你博士碰到他「不是」，就比你高一級啊！世界上的大學校長，都去募錢才培養了很多博士出來，那些大學校長向哪裏募錢？向「不是」那裏募錢耶！才培養這些博士。世界就是這麼樣一個世界，妙不妙！由這裏就懂得了最高的誠懇，不作僞的道理。

「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有些人「好知不倦」，同我們這些笨蛋一樣，又讀書又求知識，有一點不懂，就拼命去研究。「以困其百體」，結果身體搞衰弱了，

眼鏡戴一千度，頭髮也白了，背都彎起來，不是肝炎就是咳嗽！不過帽子戴上了，叫做博士，如此而已。「所好不過一枝」，你所知道的不過這麼一點，「而舉根俱弊」，你整個的身體六根，根部都爛了，不健康，這個有什麼用呢？所以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人類以很小的一點聰明知識，害了那個根本大智。

「若夫知之盛也」，真的智慧，最高的成就是什麼？「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真懂得生命的重點，不用這些後天有限的知識才幹，而是體任自然，不去強求。「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人生了解的這一點知識，太有限了，如果不能瞭解宇宙，不能瞭解生命，有什麼用呢？因此自己用而不蕩，雖然在人生世界作用之中，但不亂來；自己反而覺得很笨，因爲自己生命的來源都不知道。

「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我們現有的學問，知識儘管好，仍屬有限，因爲學問是無涯的，但不要以這個把自己困住；「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暗相與會」，用現有的知識去了解生命的根本，達到最高道的境界無知，把有爲的知識，都融入無爲的境界裏去；「暗相與會」，跟道的境界，自然冥合了，不分界限了，「而俱全矣！」這就是完全的境界。這也就是「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

郭象把《莊子》這幾句話，解釋得很好，他的註解像一篇論文，也是真正的博士了。古代考功名作文章，四書五經之中，隨便抓出來這麼一句，考試官臨時出題，你的思想才能，就在文章裏表達了，這也是很妙的。就像這一篇文章，把科學、人生、政治一切的道理，幾句話的短文全部都發揮了。如果這些小字的註解溜過去不看，就不瞭解時代文化的演變。

所以兩晉南北朝的清談，不是偶然的，郭象在晉代，當時重視老莊的思想，而真正的歷史淵源，開創祖師是曹操父子。這是告訴青年同學，一百年來所寫的中國哲學史，都不大靠得住，都還有問題。現在再看《莊子》的原文：

## 知識學問非絕對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莊子》講知與不知的重要，這個綱領先要把握，就是說人類的知識不算學問，我們有個大學問，就是無所不知的那個道體，也就是我們生命的根源。自己活了一輩子，連生命的根源都不知道，白做了一個人，所以很可憐。莊子的觀念是，認識了自己生命的本源，纔算是真人。譬如呂純陽，道家認爲他得道了，所以叫呂真人；當然我們同學，將來如果得道了，就是李真人，張真人，某真人。

但是這個道要如何得呢？有兩個路線，一個是拋棄了自己的小聰明，而求那個真正無知之知的大道；另一個路線，把世間的學問知識參透到了極點，最後歸到「一無所知而無所不知」，也就得道了。這是講知的重要。那麼真知又是什麼呢？印度佛學叫做般若，《金剛經》全名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中有個實相般若，就是道的智慧，不翻成智慧而用譯音，因爲翻成智慧意義不完全。「實相般若」與「知而無知」，其實二者一樣，所以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搭配，就完全融會了。

現在莊子講「雖然，有患」。但是，這個道理還有毛病。他提出理由，「夫知有所待而後當」，我們這個智慧，必須相對而知，看到黑的，比較起來，有一個東西叫做白；看到長的，就想到短的；知識都是對等，就是相對而瞭解的。唯識學把相對叫做比量，是比較而知。知識都是相對而求出的結論，是「有所待而後當」，然後才定一個恰當的名詞，做一個恰當的瞭解，這是普通的知識。「其所待者特未定也」，知識都是相對的，比較性的，沒有絕對的標準。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庸詎知」是莊子的口頭語，是當時的南方話，戰國的時候所謂楚人，不全是後世所講的湖南、湖北，而是當時的中原地帶，當時的土話「庸詎知」，等於「怎麼知道」的意思。「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我們所謂瞭解這個道，乃至這個天，不管是科學的，或者是形而上這個道體，怎麼知道這不是人爲的解釋呢！譬如宗教家解釋，天上怎麼樣，上帝怎麼樣，那是人爲的解釋。宗教非常有意思，西方人的天堂，跟東方的完全不一樣；阿拉伯人的天堂，跟歐洲人的天堂也是兩樣，顏色不同，神的樣子也不同；中國人的佛穿中國的衣服，漢朝人塑菩薩，穿漢朝衣服，什麼王母娘娘，這個外婆，那個公公，西王母，東王公，配搭一大堆，各有不同。

再看那些有神通的，外國人也有有神通的人，你去問他，我前生哪裏人？他說你前生是希臘人、印度人，但很少說你是湖南人；因爲西方人不曉得有個湖南，他意識境界裏頭沒有。我們中國人說到你是什麼投生的，或說你是高雄呀，或者你前生是個雞啊，鴨子啊，他也不曉得西方有個恐龍啊！所以不會講你是外國人投生到這裏；這些談天說地的，都是人爲的，沒有一個知識是靠得住的。

「所謂人之非天乎？」我常常講到中國政治哲學，或者哲學思想，什麼人是哲學家？鄉下那些老太婆，一輩子沒有離家二十里範圍，端個板凳坐在門口看下雨，看牛回來，看到田裏水漲，一輩子也只看過那麼個境界；也沒有爬過阿里山，也沒有到過中央飯店那個圓頂上，都沒有；但是你問她，老太太，你怎麼樣？很苦哦！是我的命嘛！認命了！這就是哲學家，所有哲學家都不及她。

所以說政治哲學，中國古代講的，「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不管什麼主義什麼思想，都離不開這八個字；老百姓要求的是安居樂業，做到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就好。這都是哲學，都是人最起碼的話，「所謂人之非天乎？」它合於最高的道及天理。知識分子及宗教家所解釋的天堂，說你到我那裏就沒有罪了，你不到我那裏就有罪啦！那些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都靠不住，莊子早給你說明瞭。所以最平常的道理，最平常的東西，就是最高的真理。真理就在最平凡的地方，平凡就是最高的真理。

## 真人的行事風格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莊子說，得了道的人就是真人，到達真人這個境界「有真知」，那是真智慧。下面又把我們帶到一個神話境界，但卻是真的，把人的生命價值說得很清楚。「何謂真人？」什麼叫得道的真人呢？「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逆」就是迎，「寡」就是少。「不逆寡」就是順其自然。

通常一個人的心理，從小孩開始，分糖也好，喫奶也好，都貪多的；真正得了道的人，少就少一點，就是剛纔我所講，鄉下老太婆大哲學家說的「命嘛」！你怎麼分得那麼少？唉！我的命嘛！少就少喫嘛！無所謂，一切不貪求，這是「不逆寡」。什麼叫做「不雄成」？雄是英雄，自己覺得了不起，你看，我比你行吧！我就了不起，我就成功，這就是機心，用心打主意。真人不打主意，一切的成功很自然，沒有成功與失敗的感覺，命嘛！就是這個樣子，無所謂。

「不謨士」，謨同謀一樣的；不謀就是不打主意。我們所有的人都打主意，想辦法賺錢，想辦法鑽門路，想辦法那樣這樣，乃至想辦法修道，想拜佛多拜一下，罪業就少一點，都在那裏打主意，都是做生意的思想。「不謨士」就是不求；認爲向上帝禱告罪就沒有了，那是自己欺騙自己，這是謨士。真人沒有這三點，但這三點卻是人生心理狀況最嚴重的地方。人會打主意，真人不會；人會自己覺得了不起，真人不會；人貪多無厭，不好的地方不願意去，錢少了不幹，或者你看不起我，我就生氣，這些都是逆寡；真人不逆寡。這三句話，現在的心理學發揮起來，就有三本大書了，古代很簡單，三點而已。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莊子說真人就是如此，做到了這三樣，他也沒有過錯，縱然有過錯也是無心的。「過而弗悔」，有錯過去就過去了，今天的事過去就過去了，沒有後悔，沒有追戀。不像一般人爲過去的事生氣煩惱；當年我對他怎麼樣，他現在對我怎麼樣，那年過去了，那是去年，去年到現在三百六十五天，影子都找不到了。人大半的煩惱都是追悔過去，夢想將來；都在那裏煩惱，不能把捤現在。

生命只有現在，過去已經過去，未來還沒有來，你去想那些幹嘛！現在怎麼樣？現在就在這裏看書，就是很簡單，心中就沒有煩惱。「過而弗悔」是兩個觀念，「過」，所犯的過錯，也是無心而做的；「而弗悔」，沒有什麼，一切過去就過去。「當而不自得也。」爲人處世也有兩個觀念，「當」就是現在，現在也沒有覺得什麼了不起，過去不追，未來不妄想。當在現在的時候，「而不自得也」，也不想把現在抓住。現在是抓不住的，馬上就過去了；這樣是得道的人，我們都做不到的。我們一般人的心理狀況，都在三段裏頭追悔，追想昨天，瞎想未來，想要把握住現在，生怕把握不住，結果愈抓得緊，愈飛得快。所以得道的真人，他沒有這樣，也就是《金剛經》講的，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人修養到這個境界，已經沒有時間觀念，沒有過去、現在、未來。他爬高不會恐懼，不是不會恐懼，就是從萬丈懸崖掉下去，他也沒有覺得是掉下去，更不會坐車子嘔吐的，因爲沒有覺得自己在車子上，同躺在牀上一樣，心理沒有分別作用。到水裏也淹不死，因爲他忘掉這是水，到火裏也不感覺熱。

這其中是有道理的，講起理論很難。先說一個案例，是我所曉得的，也是說老實話，不是說假話。我的老師告訴我，他的老師(我的太老師〉是學禪的，有入水不濡的本事。他這個人到了什麼都無所謂的境界，都是笑一笑。有一次，大約八十多年前，一個法國神父來跟他談道，神父拿了一杯毒藥，也不是太毒的啦！等於是這個殺蟲劑，吃了可能會死。那個時候西藥很少，很稀奇，太老師說有毒嗎？哪有這回事！我看同茶水差不多嘛！不相信我喝給你看。他就喝下去了，結果一點事都沒有。

他原是廣西人，後來常住四川，有一天他從成都回新都家裏，經過駟馬橋，就是司馬相如當年所說的，「不坐駟馬高車，誓不過此橋」。那個河很寬，河水漲得很厲害，他夜裏回家，手裏拿着唸佛珠，不曉得他念佛不念佛，結果路走錯了，走到河裏去了。他覺得怎麼那麼遠，還沒有到家，慢慢走吧！在河裏走了一夜。早晨上游有船過來，看到河裏一個人頭遊來游去在轉，怎麼搞的？這個人是不是自殺？過來一看，他還在唸佛；問他怎麼會這樣，他說我回家呀！你怎麼在水裏？誰說的！我在走路。他忘掉了，入水到了這個境界，一切都忘掉了。

所以說真人到這個程度，入火也燒不掉，也沒有覺得熱，人的生命功能修養到這個境界，是得道了。「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登假」就是登遐的意思，是超過無量無邊，因爲他心的境界已經達到無量無邊，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一切知覺感覺同他毫不相干；身體也忘掉了，這個叫真人。莊子所描寫的，由心理轉化到這個境界，是真的事實；心理能夠修養到這個境界，就叫做得道的真人。

## 真人的生命現象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就是道家所說的，夜睡無夢，睡了就睡了，醒來就醒來。「其覺無憂」，醒來也不做夢。我們一般人睡覺，睡着仍在思想的時候，眼睛因爲閉着，就形成一個境界，我們叫它是夢。現在白天是張着眼睛在做夢，我們以爲眼睛張開就是醒，其實也在做夢，是有悲歡喜樂的白日夢；夜裏的夢也有悲歡喜樂。但是真人「其寢不夢」，他不做夢；換句話說，其醒也無夢，白日也不做夢，就是那麼坦然，所以「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喫東西無所謂，什麼都可以，喫一點飽了就算了，沒有什麼叫做鹹甜苦辣，好喫不好喫；因爲飲食的慾念沒有了，解脫了。這個食的慾念很嚴重喔！食慾還存在的話，氣脈是不會通的。

「其息深深」，一呼一吸的中間，好像停了一樣，叫做息。學佛的人修止觀修到息，不是靠鼻子的呼吸，鼻子一來一往是呼吸，一呼一吸中間那一段是息。普通人息很短，得道有定力的人長一點，好像沒有呼吸，停止呼吸了，那個是真息，是呼吸功能最初的能，所以他的息深深。大家不要搞錯了，不是深到丹田；一般人叫你守小肚下面的丹田，那是裝大小便的腸子，你守它幹什麼！搞久了以後，不是大便祕結，就是血崩，道也不是在小肚子上！這個「其息深深」，是深到無底，不是在身體上搞的；當然身體有感覺，就是呼吸自然到達足底心，到達足趾頭。

「真人之總以踵」，得道的人，這個呼吸往來，那股保留元氣的息，每一次都到達了足底心。「衆人之息以喉」，我們普通人呼吸是靠肺部的，只是身體的一半，所以得道的人，工夫到了，呼吸不靠鼻子，自然在呼吸；每次都達到足底心，這就是真人的外表，慢慢的有資格做大宗師了。但是修養到這個境界，還不到大宗師的程度，中國後世道家，稱這個就是神仙。神仙分五等，死後精靈不散，叫做鬼仙，是最低層的仙；其次是人中之仙，有定力的，心境很寬廣的人；進一步地仙；再進一階是天仙；再進一級就是大羅金仙。大羅金仙就是大阿羅漢，佛家講大阿羅漢就是佛。

一個人到達「其息深深」「之息以踵」這個境界，就是地仙之份；這個人也就達到了晝夜長明，夜睡無夢，身輕如葉。所以道書上描寫，中國有些老祖宗們得了道的，到八九十歲時，身體輕靈，行疾奔馬，看他走路快速到與那個奔跑的馬並排，卻好像沒有動過一樣，這個就是所謂地仙之份。

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所謂「屈服者」，是心中有煩惱，不服氣，我們任何人都是很屈服的，就是普通話說的都活得很窩囊，很委曲；爲什麼呢？心裏頭都有一股煩惱壓在那裏，無法跟人家講，每人心裏都有痛苦憂煩。「其嗌言若哇」，所以講話，嗌嗌嗌……尤其向人家借錢的時候，不好意思，嗌了半天；像我們瞭解的，問他要多少錢你趕快講嘛！不要囉嗦啦！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都會求人的，因此講話就不會痛快。兒子向父母要錢，那很自然，那是睡倒了要，拿來，要去買東西！先生要向太太要錢，那是站着要；等到父母向兒子要錢，是跪着要。當父母向兒女要錢的時候，那就是「其嗌言若哇」；你有沒有呀？夠不夠用？如果夠用，我想拿一點！你看人生多麼可憐，心裏都很屈服。「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一個人，世間的慾望愈多，天機愈淺，人愈聰明，本事愈大，慾望也就愈大；物質文明愈發達，人的慾望愈多，則離道愈來愈遠。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

「說」通「悅」字。古來得道的人，他也沒有覺得活着很痛苦，也沒有怕死，死也無所謂，活着也無所謂，這兩樣他看成一樣。中國人的思想，生死並不存在心中，我們老祖宗也用不着打坐用工夫去了生死。譬如大禹就講過：「生寄也，死歸也。」活着是住旅館，在這裏玩玩，死了呢，回家休息。孔子在《易經》上講：「明乎晝夜之道而知」，你曉得白天跟夜裏的道理，就會明白生死的道理。生命就像夜合花一樣，夜裏開花，白天收攏來；我們人的生命是白天開花，夜裏就睡覺了，死生不過如此。所以上古的真人，把死生已經了了，不存在於心中，「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其出不欣」，由來得道的真人，「其出」是指生命的用，「不欣」就是也沒有什麼高興；什麼留名萬古，封侯拜相，乃至爲帝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歷史上，黃帝堯舜就到達這個樣子。「其入不距」，收回來也沒有覺得與外界有距離，也不會自嘆知名度不高了，看到他都不向我打招呼，我沒有地位了，活不下去了；沒這回事。恭維也好，罵我也好，反正差不多，別人要說讓他去說，同我沒有關係。「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生命活着很舒服，如此而已。這個「翛然」，就是陶淵明的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那個味道。

我們年輕的時候，讀書很調皮，我還記得有一個同學，跟我坐在一起，他說我告訴你，「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我現在才發現，陶淵明啊，斜眼睛的。我說爲什麼呢？他說這個「悠然」，一定是斜眼睛，方向不對。聽他一講，另外一個同學更調皮，他說你搞錯了，他不斜眼睛，他歪脖子。這是我們小時候的一批同學，調皮鬼，當然我也是其中之一啦！

人生所謂「翛然而往，翛然而來」，生命活着就活了，死了很自然就走了，何必那麼痛苦呢！又上個氧氣，被人家翻來覆去的，不幹。所以活着也沒有什麼厭惡，也沒有什麼煩惱，過一天就算一天。我常說我們現在，多活一天好像是利息，賺來的，說不定今天晚上鞋子一脫，明天早上就不穿了，屬於那個地攤當鋪的，再不然屬於那個垃圾箱的，都不知道，也沒有什麼關係。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這是人生真的價值了，「不忘其所始」，一切的作爲，不要忘掉最初的動機，「不求其所終」，也不要追究結果是什麼！無始無終，忘記了時間觀念，忘記了空間觀念，只對現有的生命，悠然而受之，冷了加衣服，熱了脫一件，餓了就喫。「受而喜之」，假使痛苦來呢？高高興興地接受就是了；這就是理念的境界哦！你真做到就差不多了；把整個的人生，看成是一個遊戲，這正是進入到遊戲三昧。「忘而復之」，忘掉的，沒有的東西，「復之」把它恢復了。忘掉了生命從哪裏來，那個本有的生命的境界，就是我們嬰兒時候那樣。

現在要回復到嬰兒的那個狀態，一切都無所謂，嬰兒抱在手上，你罵他兩句，他算不定笑了，以爲你逗他笑。但是嬰兒的那個境界，被長大後知識污染而失去了，所以要恢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用心去求道，「捐」就是求道，捐也就是減少。打坐的人，修道的人，都叫你空啊，空掉；空是個方法，是叫你用減法。教你眼睛瞪到天上看光啊！或唸佛啊，唸咒啊，那是用加法。所以佛法叫你不增不減，不要去加！也不要去減！可是普通人，「以心捐道」，都是用減法。如果有心去空才叫做修道，就不對了；有心修道不是道，捐道就不對了。

「不以人助天」，不要以人爲的方法，去幫助自己的天機，就讓它自然，就是這個自然樣子，只是當下。所以後來禪宗把它濃縮了，經常用「當下即是」這句話；只有現在，生命就在現在這一下。當下即是，「是之謂真人」，這樣纔是得道的人。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悽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若然者」，一個人能夠修養到這一步時，「其心志」，他心中沒有妄想，沒有煩惱，「心志」是精神專一。「其容寂」，慢慢他內心的修養，影響他的外形，也很清淨，就是我們講的神仙菩薩那個樣子。「其顙頯」，額頭髮亮，有光，很充滿。這樣的人，有沒有情感變化呢？那是不是像個木頭人啊？不然，他有情感變化；「悽然而秋」，當他看到別人很可憐的時候，他會很慈悲，會可憐別人，他同春夏秋冬四季一樣，反應很自然。「暖然似春」，換句話說，他的態度雖然很嚴肅，像秋天一樣，可是像《論語》上描寫孔子，「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跟他一見面一談呢！很溫暖，好像坐在春風中，很舒服，很溫和。

「喜怒通四時」，同春夏秋冬一樣，自然合那個時令；不是喜怒無常，是喜怒有常規，是很近人情的。一個佛，一個成功或有道的人，內外作爲都很近人情，不是不近人情的。如果一個修道的人，一個眼睛瞪到外面看東西，古里古怪的，那已經是神經了，不是修道；修道的人非常平凡，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他在這個世界上，與物理世界，一切萬物之間，相處非常恰當相宜；可是你研究不出來他的意思和做法。而且處人處事都蠻高明，事後一看，恰到好處，恰得其份，恰得其所。「與物有宜」就是儒家所講的仁義，也是真人的境界。

## 用兵的原則

莊子所講的《大宗師》，照我們的觀念來說，是先有出世的成就，就是普通觀念所謂得道了。一個人能夠得道，就是內聖成功了，莊子把得道的工夫、境界都說了；然後內聖以後外王。並不是說得道的人同這個世界沒有關係，只有真正得道的人，纔是聖人，纔夠得上是個大宗師，然後入世用世，所謂用世之道。

講到用世，與《莊子》內七篇和外篇、雜篇等等，都有很大的關係。《莊子》這一本書，代表了道家，普通都講老莊，又稱爲黃老；「黃」就是黃帝，「老」就是老子做代表，包括莊子。所謂黃老之道，包括了兵家、法家、謀略家，乃至諸子百家，淵源都出自黃老。在黃老的立場來講，也認爲儒家及諸子百家，都淵源於黃老。「老」並不是單指老子《道德經》，它包括了全部中國文化的道。

事實上，歷史上國家有問題的時候，撥亂反正都是靠道家；天下治平的時候才用儒家。一般學者研究認爲，孔孟之道的儒家，秦漢以後被帝王們利用，作爲統治的權術。表面上看起來，這些學者們的話有些過分；事實上秦漢以後的儒家，唯一的謀生就是做官；這一個做官的風氣，影響了中國三千年的教育，成爲非常有問題的教育。

首先的問題是教育觀念，習慣性的重男輕女，因此人人都希望能夠生兒子，而且望子成龍。什麼方法可以望子成龍呢？「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只有讀書。讀書可以做官，做官可以發財，

這樣一連串的觀念就下來了。在座的諸位朋友，包括我們在內，開始的思想裏頭，儘管有忠君愛國的觀念，大帽子的口號；事實上，開始讀書，還是想升官發財，儒家就是如此。

歷史上真正不同的人物，倒是道家；道家並不一定是打坐修道，而是包括全部文化天文地理等在內。那麼道家用以撥亂反正的是什麼呢？影響最大的是《莊子》這部書，大家平常都忽視了它，後來所謂謀國之道，軍事思想，謀略的思想等等，都出於《莊子》。下面這一段，莊子講外用之學，首先以軍事哲學爲基礎。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所謂大宗師得道的人，假使來處世，對歷史國家天下有所貢獻，首先提出用兵的道理，這一句話在中國文化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歷代喜歡談兵的是道家人士，所以軍事哲學思想、謀略學，都出於道家；後代所標榜的神仙們，沒有不喜歡談兵的。如道家的代表作《淮南子》、《抱朴子》，以及多數道家的大著作裏，都附有兵法，以及政治的所謂權術一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道家喜歡談兵論兵，尤其是那些神仙們，更喜歡論兵，這在文化史上看起來，倒是很奇怪的。唯有代表儒家的孔孟之道，不大喜歡談兵，甚至於避免談兵。因此歷代歷史的轉變，談兵用兵與政治策略的變動，都與道家有密切的關係。這裏莊子乾脆就提出來，「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這一句話不要念錯了，並不是把自己國家亡了；是把人家的國家亡了的。不管你是侵略也好，「弔民伐罪」也好，亡了別人的國家，別人還要感謝，這個很難了。不管後人的懷疑如何，湯武革命，確實是使別人亡國，但最後萬民恭維，還得到亡國人民的愛戴，做到了「亡國而不失人心」。

他說得道的人用兵，爲什麼會得到如此的結果呢？因爲「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這些文字看起來很順，邏輯觀念都是相反的；就是說得道的聖人用兵，亡他人之國，而被亡的國家，反而個個愛戴，個個擁護。原因就是，得道人用兵，不是爲個人私慾，不是爲侵略人家，而是爲萬民的利益。拿現在的話說，就是爲人民造福利；這一種福利，不是我們現在的福利觀念，是「利澤施乎萬世」，這一點我們年輕同學更要注意。

講中國文化，剛纔我們批評讀書爲了做官，我們從小就要背《朱子治家格言》，這幾乎是每個國民必讀的。其中有：「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因爲觀念太深了，一輩子都受它的影響。過去知識分子讀書人做官，任何的政策舉動，都有一個很嚴重的觀念，就是看政策是否有百年以上的效果；所謂國家百年大計，不是隻顧目前。第二個最重重的觀念，在個人方面，不能在歷史上留下污點，而使子孫永遠無法抬頭。一般人的觀念，嶽飛是忠臣，秦檜是奸臣，清朝的時候，有一位秦姓詩人到過杭州西湖嶽墳，在他的詩中有一句，「我到墳前愧姓秦」，因爲歷史上秦檜實在太丟人了。這種觀念哪裏來的呢？就是中國教育幾千年的習慣，「爲官心存君國」。這兩種觀念，在今天我們文化思想裏，好像非常淡了，這是我們文化的悲哀，或者恥辱，或者是問題，必須重新檢討。所以講文化復興，中國文化究竟講什麼，這是問題。

看莊子所講，亡人家的國家，而不失人心，因爲他的利澤施乎萬世，是千秋萬代所仰慕的。「不爲愛人」，並不是隻爲一點愛或仁慈的口號，也不會爲愛某一個地區的人；換句話說，聖人所做的不爲愛人，而是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時間空間所限制。這是「聖人之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一個總結論。《大宗師》所謂得道的聖人，是由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 內聖外王的成就

下面就是一條一條分析內聖外王的成就。內聖外王這一個觀念，是宋朝理學家們所慣用的一個名詞，實際上這個招牌是莊子的。他們拿來用了以後，反過來就罵老莊，這種學術的態度很不嚴謹，很不應該。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馬上問題來了，所謂聖人的修養，如果只限於通達人情物理的，也不夠聖人的資格。所以聖人不只瞭解人情物理，還有進一步更高的通達。

「有親，非仁也」，這個「仁」字，與儒家解釋仁義道德的仁，並不違反，而是對孔孟思想更擴大的註解。「有親」，親人的私情，所謂真正的仁慈，如果還帶一點親人的私情，已經夠不上仁了。講到親與仁，儒家所謂的仁，同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愛，都有相同之處；不過範圍解釋說法各有不同。

歷史上宋明理學家常跟佛家的思想有爭論，理學家說你們佛家講慈悲，不錯啦！慈悲就是我們儒家講的仁，但是你們佛家講慈悲，是莫名其妙空洞的口號，不着實際。佛家的慈悲是平等愛人，儒家的仁也等於慈悲，但它是有範圍有層次的愛，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把自己小孩照應好，再把力量愛心擴大，愛社會上其他的孩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我的父母老人養好，有力量才養你的父母，養社會大家的父母。嘿！你們佛家呢！不然，慈悲平等愛一切衆生，衆生那麼多，怎麼愛啊？

理學家說假定釋迦牟尼佛，跟孔子兩人站在河邊，看見兩人的媽媽都掉到河裏去了，請問釋迦牟尼佛你怎麼辦？先救自己的媽媽，還是先救孔子的媽媽？如果先救自己的媽媽，那不夠慈悲，衆生平等，兩個媽媽都是要救啊！儒家不同，孔子當時會毫不客氣，先跳下去救自己的媽媽，再跳下去，救你的媽媽，是有一個程序的。所謂「親親」，把我的親人先安置好了，再把我的心量擴大，就是叫公啦。「仁民」愛別人，愛社會，把人類都愛了以後，再「愛物」；所謂行人之道，有它的步驟次序。這個道理，我們要搞清楚了。

莊子這裏，等於對儒家沒有批判，可是下了一個註解，「有親，非仁也」，所以仁慈是愛天下，沒得私心，中間有所親，有所偏愛，已經不是仁的最高目的了。如果是個大宗師，聖人之道，愛是普遍的，像下雨一樣，並不是對於青菜、蘿蔔，或者人蔘、當歸就多下一點；那些毒藥、辣椒、麻醉藥，就少下幾點，不是如此，而是好壞一律平等。所以說，「有親，非仁也」。

「天時，非賢也」，這也是春秋戰國時代，對儒家的批判。當我講《孟子》的時候，我一定替孟子辯護，現在對不起，我已經沒有義務替孟子辯護了，我現在是講《莊子》，我得了他的錢，就要站在他的立場說話。孔子在《論語》裏提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儒家所謂聖賢之道，非其時不出來，社會環境不對不出來。但是莊子認爲真正的聖賢，沒有爲己，所以不論天時合不合，都要出來，艱難困苦更要出來，這纔是真正的聖賢之道。但是他又轉過來說，「利害不通，非君子也」，這一句話，也有一點罵儒家人的味道，批駁儒家有點利害不通之處。歷史上看到很多讀死書的儒家人，都有這個味道，莊子在當時前後也看到很多，所以他認爲這一般知識分子，沒有得道，不懂利害的關鍵。

道家的所謂通利害，是怎麼通呢？歷史文化上常有諍辯，儒家理論主張所謂臨危受命，時代愈艱苦，愈要站出來，救社會，救國家，救天下。可是在中國歷史上的儒家人物，真做到臨危受命的，並不太多，不得已的倒很多。道家表面上看來，好像不走臨危受命這個路線，多半認爲時代狂瀾不能倒挽，而走隱士的路線。歷史上儒家，經常標榜中流砥柱，或是倒挽狂瀾，氣派都很大。中流砥柱，等於說颱風過後，石門水庫的洪水流下來，一個人站在水中要抵擋水流，大概早就被水衝跑了，砥不住的。所以道家不做這種笨事，中流砥柱看起來很偉大，在那個時勢的潮流下，除了一個人送命，歷史上可以留名之外，對於社會沒有貢獻，對於國家沒有補益。

道家認爲要順自然之勢，就是所謂應用之道；明知洪流一下來，不是堤防能阻隔得住，所以要計算雨量多大，流程多遠，等到水流到關鍵點，打開一條水溝，順勢把水就輕輕帶走了。政治也是一樣，所謂四兩撥千斤，就把那個時代扭轉過來了。所以說救世之道，必須要通利害，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站在道家的立場看，儒家是那麼的窩囊！可是話又不能那麼講。我們迴轉來看《易經》孔子的思想，真正研究孔子，不能夠只拿四書五經做代表，四書裏的一部《論語》，有十分之二是關於學生的，只有一小部分是關於孔子的。要研究孔子真正的思想，《易經》之中，倒是孔子的思想爲多；此外，要深通《春秋》，才瞭解孔子。

## 談《春秋》 說《史記》

孔子自己也講，「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司馬遷後來作《史記》，仿照孔子的思想，講了兩句話，「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這句話非常傲慢，罵盡了當時這些人，看不懂，本子都不要翻，我只有藏之於名山，將來後代有一個聰明的人，他會看懂。因此人家說《史記》是漢代的一部謗書。可是司馬遷很偉大，漢武帝也很偉大，乃至他的兒孫等，都很偉大，沒有把《史記》毀了。

司馬遷寫劉邦跟項羽兩個人，項羽傳叫本紀，劉邦傳也叫本紀，兩人雖然一成功一失敗，但從某方面說，兩人是一樣的。這種觀念可以說是司馬遷的了不起，他也看準了當時沒有人懂，因爲《史記》很難讀懂。譬如說，他寫一篇傳記，講那個人的都是好處；而壞的一面，只有與那個人有關係的人傳記裏纔有。所以研究一個人，必須要把那一個時代有關的資料，都要讀遍，這就不容易了。

孔子著《春秋》，最後卻宣佈，「知我者春秋」。《春秋》是一本書，怎麼會懂得孔子呢？孔子的意思是說，將來你們要真正瞭解我，除非真正懂得《春秋》。「罪我者春秋」，將來你們夠資格罵我的，也要把《春秋》研究通了纔行。所以我們小時候，像《春秋》、《戰國策》，以及小說的《三國演義》，都不準讀的，舊式教育，認爲看了以後會學壞。因爲《春秋》就是大謀略，就是大兵法，所以孔子有「罪我者春秋」的說法。

爲什麼引用到這些呢？孔子在《易經》中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只有聖人才真正懂得利害關鍵，進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假使不知進退存亡之道，就不是聖人，這種觀念同道家的完全一樣。所以莊子說，「利害不通，非君子也」。這不是說君子比聖人差一點，如以學位比喻的話，聖人等於博士，君子等於是個碩士，大學畢業更差一點；我們這是隨便做比方啦！

「行名失己，非士也」，歷史上許多人爲了好名、求名，所謂留萬世之名，「失己」，亡失掉了自己；「非士也」，這夠不上是一個知識分子。所以我常常跟青年同學講，關於名利兩個觀念，我們不能不提到一個日本人，就是明治維新的大臣伊藤博文。在晚清中興那個時代，他跟李鴻章是外交的對手，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批的留英學生，把西洋的風氣引介回國，改變了日本。他有兩句名言：「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這是全部中國文化思想，更充分表達了儒家的思想。所以說，如果只爲個人一己之名，行名而失己的話，非士也，這是夠不上稱爲知識分子的。

講到這裏，又要引用司馬遷的思想。我常常說《史記》不是一本歷史，而是一部歷史哲學，尤其《史記》的學問重點，不是什麼漢高祖、項羽等傳記，而是裏頭的八書。就是關於天文的《天官書》，經濟思想的《平準書》，還有《禮》、《樂》、《律》、《歷》、《封禪》、《河渠》。此外還有一篇《伯夷列傳》，其中有「烈士徇名，誇者死權，衆庶馮生」三句話，包括了很多的思想，是講的人生哲學。「烈士徇名」，一看烈士這個字，不要就想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那就不必研究中國文化了；《史記》的這個烈士名稱，是套用古文的，在古文當時所講的烈士，等於現在所講的英雄；時代不同，觀念也就不同了。

所謂世界上的英雄，「徇名」，爲了成名，生命在所不惜；把自己的命像賭錢一樣押上，這纔夠得上稱英雄。這個「徇」，等於打牌一樣，把命拿出來作最後的賭注。「誇者」是狂人，有精神狀態神經質的人，像近代的希特勒、墨索里尼講獨裁的這一批所謂的英雄人物，喜歡控制人，喜歡抓權的人。「死權」，爲了權力的慾望，可以把自己的命賭上；換句話說，你們要不要成名？要成名就要拿命去拼，拿命去賭。你們要不要權力？要權力，不是坐着就來的，也要拿命去拼，「誇者死權」，算不定最後會當英雄，當帝王。

「衆庶」，至於一般老百姓呢？像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就是「馮生」，不要找我麻煩，只要給我喫得飽，穿得曖，晚上有個好地方睡，這麼樣活下去就行了。這三句話，就是人生哲學。管你老張來也好，老李來也好，誰來都不要緊，少找我麻煩，少找我交錢，少來按我的門鈴，少來檢查我，就行了。所以「烈士徇名」，就是「行名失己」，莊子進一步批評，他這樣「非士也」，不夠知識分子的資格。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什麼叫「役人」？替人家服務的叫做役，「役人」是領導別人的；中間加一個「於」字，「役於人」，就是被人所領導的。人的分類，差不多隻有兩種。要嘛！我聽你的，乃至夫妻朋友，要嘛！你聽我的，不管是夫妻朋友，社會上的人；如果你不肯聽我的，我也不聽你的，就沒有辦法。所以古人有一句話，一個人既不受命，又不能令，這個人是廢人，沒有用。

照這個觀念，不是我聽你的，就是你聽我的，沒有中間路線，人總要聽一個；那麼人要如何役人呢？如何作個真正的領導人呢？他的結論是要「廣身」，就是無我，連自己都沒有了，這一條命都不要了。如果「亡身不真」，不能做到真無身、無我，就不能夠做一個領導人。這一句是結論。那麼要如何纔能夠無我呢？《大宗師》裏面所講的，得道的人才可以真做到無我，因此下面提出一些人作爲標榜。

## 莊子眼中的高士

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這些都是《高士傳》裏的人物。像「狐不偕、務光」，是黃帝時候的隱士，我們老祖宗前面最高的高人。「伯夷、叔齊」是周朝的高士。箕子名叫胥餘，這一班人，歷史上標榜他們是隱士。

所謂隱士，順便提到，研究中國哲學史文化史的，要特別注意，我看到近百年來著作，好像對於隱士方面沒有搞清楚。中國文化幾千年來，影響最大的並不是孔孟，也不是老莊，而是隱士。有一位同學依這個觀念寫博士論文，他寫了六年，還沒有完成，因爲資料找不全，很痛苦。

何以證明隱士思想，對於歷史文化有那麼重要的影響呢？我們從三代以來，唐堯想禪位於許由的歷史故事，一路看下來，都可以找到資料。

像漢高祖劉邦當了皇帝以後，因爲他愛的妃子是戚姬，所以想把呂后兒子的太子位，換成戚姬的兒子如意，結果呂后去找張良想辦法；張良說，沒有辦法，除非把商山四皓請下來，做太子的老師纔行。漢高祖一看，商山四皓，那是高人耶！我都請不動，竟然被太子請來了！太子不能換了，將來皇帝位子是坐穩了的。漢高祖這麼樣的英雄，還受了這些老頭子擺佈。爲什麼呢？難道漢高祖流氓的態度，還真怕這幾個老頭子武功高嗎！不是這個道理；這是隱士思想最大力量的緣故。以西方政治哲學來說，就是不同意主義；隱士思想，不是反對，但也不是贊成，只站在旁邊看；照民主政治的說法，就是保留權的票不投。

中國隱士的思想，在歷代都有這種作用，所以歷代的帝王，就怕這一面；一直到清兵入關，康熙都想盡辦法，收羅這些不同意派的人；康雍乾三代一百年之內，開了幾次博學鴻詞科，不要考試而請來這些人物。有些隱士不滿意清政權的，最後都被康熙、乾隆挖出來了。有人寫詩挖苦得很厲害說：

一隊夷齊下首陽 幾年觀望好淒涼

早知薇蕨終難飽 悔煞無端諫武王

明朝這些遺老，本來都想做伯夷、叔齊，不投降的，最後都被清朝請出來了。他們就像伯夷、叔齊在首陽山上一樣，喫草根喫不飽，所以一隊伯夷、叔齊都下了首陽山，歸順清廷了。

這一類的隱士，代表了道家的思想，在歷史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直到清朝都是如此。袁世凱要當皇帝的時候，也受了這個思想嚴重的打擊；當時南通的張狀元張謇，是袁世凱的老師，也是不同意的。所以，隱士的思想，在中國曆代政權上，始終保留有否決權的一票，這樣的力量，也就是文化的精神。

上面說到清朝康熙時代，徵召一批原本想當高士，像伯夷、叔齊一類的學者名人，其中有一位詩人吳梅村，在文學上非常有名；他屢次拒絕清朝的徵召，最後清廷挾持吳母威脅，他只好出來了。當然吳梅村很有他的道理，假使媽媽不在的話，他可以做忠臣；忠臣是很賠本的耶，可能賠一條命。他本來想做忠臣，現在媽媽仍在，做不了忠臣，因此他的詩說：「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無繇識九還」，一生唯一的缺憾，是當時沒有死掉，再想把國家民族救回來，也做不到了。

吳梅村不得已出來投降，要應召面見皇帝了，這比帶上腳鐐手銬還要痛苦。當時清朝發動江浙一帶的名士學者，來歡送他，號稱一千多人的歡送大會。正在千人會的時候，有一個年輕人，大概同你們現在一樣調皮的年輕人，送來一封信，吳梅村打開一看，連這一千人臉都綠了，信上是一首詩：

千人石上千人坐 一半清朝一半明

寄語婁東吳學士 一朝天子兩朝臣

吳梅村的家鄉是在江蘇婁東，有一塊石頭，叫千人石，歡迎會就在那裏開。就是這樣一封信把大家罵慘，一個個都溜走了。這個就代表了中國文化精神，所謂不同意權的隱十派思想，始終在這個民族裏起着很人的作用。所以爲大政治的人，這個道理砬該要了解。西方文化的不同意權，就類似隱士派的思想。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那些歷史上叫做高士的人，在正統的道家思想看起來，還是屬於沒有出息之類；一條命賠進去，既不能救國救天下，又不能成自己的道業，叫做莫名其妙。譬如人家失火，你不主動救火，可是你站在火光旁，拼命地叫，叫有什麼用呢？「役人之役，適人之適」，人家正忙的時候，他也站在旁邊忙，叫他進去參加，他又不參加，搞成不倫不類。「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對於人生該怎麼安排，他都不懂。莊子把這些高士們，批評得一文不值。我們特別強調一點，這裏莊子是講入世的《大宗師》思想，爲了說明這幾句話的道理，現在再提一個人。

## 嚴子陵與漢光武

東漢的時候，光武帝的同學嚴子陵，實際上他姓莊，因爲要逃名隱姓當高士，改成姓嚴，後來歷史上就慣稱嚴子陵。漢光武劉秀當了皇帝，他不同意，也不反對，所以躲了起來，有他的理由，歷史上可以找到資料。當時漢光武統治中國，還有兩西沒有統一，一個是西北隴西，一個是四川西蜀。當時西北一帶以隗囂爲反對派的將領，有一次派部下馬援代表西北，去看漢光武帝。馬援和光武帝談得很投機，回到西北，隗囂問他光武劉秀比他的祖宗劉邦如何！馬援說，我看不相上下。

你們注意啊！馬援是隗囂的部下，隗囂是頭子，是老闆，派馬援做政治協商代表去看漢光武，結果當老闆問他，劉秀與劉邦相比如何，馬援雖說不相上下，不過呢，他說有幾點跟他祖父不同，第一、劉邦是豁達大度，氣派很夠，人很豪爽，這一點嘛，漢光武也是一樣。第二點呢！劉邦不喜歡讀書，喜歡罵人。劉秀喜歡讀書，而且學問很好，辯才也很好，又不罵人。馬援是部下，不能講比你還高明，只好跟他的祖宗來比。還有一點很不同，他不喜歡喝酒。隗囂一聽就說，照這個樣子看來，比漢高祖還要高明。本來是比漢高袓還要高明！不好直說，只好這樣講了，這就是馬援之爲馬援，多會講話！

漢光武有這樣多的好處，最後天下成功，沒有殺戮一個功臣，這多了不起！不像歷代的帝王，不像漢高祖，殺戮功臣。可是嚴子陵，爲什麼還有不同意的地方？當然有他的道理。我們研究歷史，就要在這種地方着眼；歷史讀通了，歷史就是人生，我們才懂得做人的道理。嚴子陵後來做了高士以後，逃隱在浙江桐廬，垂釣於富春江上，漢光武當時爲了找這位朋友，下命令，天下到處找；後來有人在桐廬縣看到一個反穿皮襖釣魚的人，才找到嚴子陵。現在街上最時髦的，是皮襖反過來穿，可是漢朝時，皮襖應該穿在裏頭的。

昨天有一位同學在香港給我買一件舊皮襖，我說不知道是哪個死人穿過的，穿就穿吧！穿了以後，我們判斷是老百姓的，不是做官的。因爲古代做宮的穿皮襖，不敢露出來，皮襖裏頭要加一層裏子，把皮蓋起來，外面要套一件罩衫，表示謙虛。雖然是作假，但是這個作假的後面有中國文化，是痛惡浪費與奢侈，拿富貴來驕人。做官的皮袍，邊上要露一點皮毛。老百姓不敢這樣，所以皮毛沒露出來，而且很短，不是長袍。古代要有功名、有地位才能穿長袍，所以讀書人有功名回家，叫做士紳。「紳」就是大帶子，衣服很長，老百姓是不敢穿那麼長的。這些都是文化故事，不說一說，以後我們死了，你們不知道。

嚴子陵在釣臺上，反穿皮袍被找到了，漢光武叫他做官，怎麼樣他都不幹。皇帝說，我們今天晚上兩個睡一牀，還是同學。所以睡到半夜，嚴子陵故意把腿放到皇帝肚子上，把他壓住來睡。漢光武動都不敢動，表示我不擺皇帝架子，我們兩個還是同學，你總要來幫忙我嘛，第二天還是不幫走了。

這是嚴子陵，歷史上都說他高，到了清朝有人說他不高。有個讀書人考功名，經過嚴子陵的釣臺，就題了一首詩：

君爲名利隱 吾爲名利來

羞見先生面 夜半過釣臺

你啊，爲了逃名當隱士，我爲考功名而來，因此我沒有臉看見你，只好半夜溜過了你的釣臺。袁子才（袁枚）在他的《隨園詩話》上再三讚歎這首詩好。可是有人提出相反意見，認爲嚴子陵一點都不值錢，這個隱士是假的，有一首詩說：

一襲羊襲便有心 虛名傳誦到如今

當時若着蓑衣去 煙水茫茫何處尋

他說你把皮袍反過來穿，分明是告訴大家你在這裏。歷史上，大家都說你高明，是隱士，我看你沽名釣譽，故意宣揚。你如果真想當隱士，當時規規矩矩穿個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去找你呢？

有人引用陸放翁的詩，講隱士哲學，他對於隱士思想推崇得很高。

志士棲山恨不深 人知已是負初心

不須更說嚴光輩 直自巢由錯到今

真的有志做個高人隱士，不求功名富貴，應該是入山唯恐不深，不會在這個世俗中；還在這個十一層樓講《莊子》，那都是爲了賺錢，不是高士！像嚴子陵一樣，讓一般人知道是隱士，已經與開始的動機不符了，辜負最初的誠心。大家何必批評嚴子陵呢？從上古隱士巢父、許由，已經一直錯到現在了。

我們引用了這麼多的東西，就瞭解中國文化對隱士思想的推崇，極爲高遠。這是代表文化精神的一個招牌；甚至歷史上已經出名的高士、隱士，都受文化思想的批評，這個民族思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們要了解，道家思想形成了隱士學派；三千年來，二十六代的歷史上，佔了非常重要的位子。而他們在國家時勢危急的時候出現，撥亂反正，救世救人。等到天下太平了，有許多連名都不留就走了，就是老子所說的，「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這是中國文化的另一面。我們青年同學研究中國文化，對於這個問題，應該密切注意。過去一百多年來，好像所有的著作，都沒有提到這一方面，甚至於忽略，乃至說不瞭解。莊子所引用的這一段，隱士的理由何在，我們加了許多的閒話，做了一個說明。

## 真人的境界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

上古時代，夠得上稱大宗師的，由出世的修養成就，做入世的事業，能夠救世救人，這些是真正得道的人，稱做真人。莊子說，這些人「其狀義而不朋」，他們入世的作爲，表現得非常講義。這裏不提「仁」字，只提一個「義」字，是愛人作用的發揮。儒家解釋孟子的「義」，「義者宜也」是做人的中庸之道，恰得其份，恰到好處。

墨子解釋的「義」，帶一點俠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義也。天下存難，摩頂放踵而利天下，自己的生命犧牲，在所不惜；這是墨家對於義的思想看法，同道家相近。莊子這裏所提的義，近於墨家思想，不是儒家的「宜」；譬如火起來了要救，趕快去挑水，水挑不夠再去挑，萬一挑累了就算了，聽之天命，我總算盡了力。所以「古之真人，其狀義」，表現出的作爲，可以犧牲自我，利世而利人，爲仁義而爲之；「而不朋」，但是他不結黨，沒有黨派，不營私，沒有私人的感情，而是爲天下的；不希望你來恭維我，也不希望有個老張老李說我很好。所以說，有爲而無爲，做了就是做了，所謂救人救世，犧牲自我，義所當然，應該做的事做完了，也不需要你知道。

「若不足而不承」，道家得道的人，處人處世永遠不會自滿，永遠是謙虛。「若不足」，好像永遠不夠，自己總覺得不夠。「而不承」，而不接受什麼，不想什麼東西厲於我的，只有自己拿出來。天下國家屬於你的，我幫你弄好了，你好好去治理，我不要，功成名遂身退。道家在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說自己的聖德不夠，你去搞就好了，永遠是謙虛。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他說，做人的態度，看起來很有棱角，其實得道的人，內方外圓。雖然對人都很和藹，無可無不可，他自己自有棱角，但是沒有成見，不堅持自己的意思；天下人認爲這樣有利，他可以將就。所以「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如老子所講的，永遠是虛懷若谷，像花一樣地開開了，自己內在空空洞洞，沒有東西，無主觀、無成見，更沒有虛華，不宣傳，不炫耀。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

「邴邴乎其似喜乎！」面對人生是樂觀的。「崔乎」也就是巍巍、高大的意思，「而不得已乎！」雖然崇高，站在最高的位置上，有最高的成就，但不是被慾望驅使而出來的，是爲了天下的艱難痛苦，不得已而爲之。

瀋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

「滀乎進我色也」，就是對社會的貢獻。「滀」是形容詞，就是對社會貢獻了一切。「進」就是貢獻，有所奉獻出來。「色也」，態度覺得很當然的，沒有一點要人感謝的心態。「與乎止我德也」，與你共同做事，到了相當的時候，就退出了，停止了，這是德，因爲不能再幫下去了。如果再幫下去，歷史上有一句很了不起的話，就是功高震主，很多人因爲不懂這個道理，最後都被殺頭、抄家。本來是很好的，功勞太大，道德太高，學問太好，到某一個時候，趕快要溜，否則功高震主，下場就不好了。「與乎止我德也」，道家的人，到某一個階段，他曉得該撤退了，就是恰到好處。天下事不能圓的，太圓滿就要爆掉了，所以，功高就必須要退。

「厲乎其似世乎！」處世的態度很莊嚴，很慎重，態度做法一切都很嚴厲，表面上跟着一般世俗的走，但他不是爲了自己，是爲了世俗的需要。道家有這樣修養得道的人來處世，所有的條件都具備。「謷乎其未可制也」，「謷乎」等於傲慢，真正的傲慢，但是傲慢到什麼程度呢？到看不出來那個程度；像是絕對的謙虛。謙虛傲慢之間到了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的程度；所以永遠不出來的，永遠不擔任任何名義的，「未可制也」，他不屬於任何範圍。「連乎其似好閉也」，雖然如此，他做人做事「連乎」，處處自己有個範圍，表面上看起來很固執，「其似好閉也」，實際上不是固執，是爲人處世的方法。一個人處世，如果自己沒有範圍，結果當然是不好。因此得道的人，自然懂得人生，懂得處世。

「悗乎忘其言也。」「悗乎」，形容他使大家都佩服敬仰，所以忘記了他所講的理論，因爲道理已經深入人生，個個都做到了。因此之故，道家的人不著書，也不立說。不過呢！莊子也寫了那麼多，老子也寫了五千言。所以，後世的人就笑過，所謂忘言之道，本來自己不要說話的，等於佛所說的，不可說，不可說，看來似乎只有釋迦牟尼佛高明一點，自己沒有動手寫過一個字，要寫的都是學生徒弟們寫的；老子跟莊子都逃不了責任。白居易有一首詩就笑老子：

言者不智智者默 此語我聞於老君

若說老君是智者 如何自著五千言

肯說話寫文章的人，是笨人，言者不智，沒有智慧，真的大智慧的人，不說話。這個話是老子說的，假使老子真的是大智慧，爲什麼還要寫五千言《道德經》呢？

## 漢宣帝與丙吉

下面一段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們先提一個歷史的經驗與理論。中國歷史上的光輝時代，漢朝的「文景之治」，漢文帝、景帝父子兩人，在政治上最了不起；唐代是唐太宗「貞觀之治」。宋、元、明，沒有特別可提的。到了清朝可提的是所謂康雍乾聖世。從康熙到乾隆，父子孫三代之間，在歷史上文治武功都了不起，值得欽佩。可是歷史上這些時代，真正思想的指導是道家，尤其是老莊。所謂文景時代，好用黃老，文景的政治，是黃老思想所指導。

歷史的經驗，內容太多了，在此我們只提出綱要，但是由此綱要就引出來另一個大問題。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過程中，究竟是哪一家指導思想，使天下得太平，歷史起光輝？這不是爲了研究過去的歷史，而是爲了要展開二十一世紀的歷史，這是一個承先啓後的問題。青年同學們要特別注意，不是爲了讀《莊子》研究古書，古書何必研究呢？我們所謂溫故而知新，是要啓發未來的思想，那纔是重要的。

其次我們提出來歷史上一個關鍵之處，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先說漢朝有名的文景之治，在歷史文化上，都認爲政治思想的主題是黃老，實際上並非如此，而是八個字：「內用黃老，外示儒術。」黃老是放在口袋裏用，外面招牌上掛的是孔孟的儒家思想。這八個字就是我們中國政治思想史，是歷史上的大祕密。它的重點在哪裏？前面說過，就是最後諡號的定評。歷史上諡號「宣」的好皇帝，像周宣王、漢宣帝、唐宣宗、明宣宗等，沒有幾個耶！死後封號「宣帝」、「文帝」，都是了不起。當然不希望將來再有獻帝，國家都獻給人家。還有哀帝就太悲哀了，那都是值得哭的；有些短命死了，就叫殤帝。所以看了帝王的諡號，就明白那個時代，讀歷史要懂這個。

漢宣帝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出生在牢裏，在艱難困苦的時候出生；把他培養到當皇帝的，是歷史上一個了不起的人，就是後來當他宰相的丙吉。這個宰相，看起來很窩囊，牛喘氣了，他去管，其他的事他都不大管；如果讀歷史不深入，會以爲丙吉沒有什麼了不起。丙吉一輩子沒有管過大事，好像沒有作爲，但他是最了不起的人。我經常說，一個漢朝的丙吉，一個五代時的馮道，都是菩薩中人；拿王安石的話來講，都是佛的化身。

丙吉當廷尉（猶如現在法院審判長）的時候，發現漢武帝的曾孫劉詢（漢宣帝），因爲宮廷的複雜關係，宣帝的祖父太子劉據，被漢武帝逼死，母親也坐牢自殺，當時他未滿週歲。漢武帝曾下令，要把監獄裏所有的犯人，不管老小通通殺光，結果丙吉反對；他報告監獄裏有一個小孩，是皇帝的曾孫呢！雖然有些人犯了罪，也不應該這樣殺！漢武帝同意不殺，丙吉這才僱了奶媽把漢宣帝帶大。後來在外面流浪江湖，處境很可憐，所以他很懂民間的疾苦，因爲他是喫苦出來的。

後來漢宣帝當了十一年皇帝，只曉得自己出生很苦，至於怎麼活下來，他都不知道；而丙吉雖然在朝中做官，卻一聲不講。我們青年同學要學學哦！施恩勿念，自己有那樣的大恩於人，皇帝等於是他培養出來的，但他從沒有表示過。等到後來，那個奶媽的事情被宣帝知道了，下令調查，才查出他的幼年是丙吉的安排照料。

過了五年，漢宣帝忍不住了，這樣好的人，提上來當宰相。這個時候丙吉已經很老了，心想既然找我當宰相，那就宰相吧。另有一個副宰相，對丙吉不太滿意，所以丙吉一路都不大管政治的事，副宰相既然想抓權，就讓他抓權吧！他自己只是看牛爲什麼喘氣啦！氣候好不好啦！他只管管這個事。可是丙吉不是糊塗，他是第一等高明，太平盛世做人做到如此，才真正是莊子所謂的道家。所以講丙吉這一段歷史，不要只當故事聽，是要我們學如何做人的，這是「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兩句話的說明。

《大宗師》這一篇，所提出來內聖之學，說得道的人，纔是所謂真人。真人的一切修養境界和成就，前面已經描述；後而接着就是一個得道的真人，內聖以後，是不是要入世起用？換句話說，得道以後是不是要修道？應該怎麼修？修道就是道的用，也就是入世的關係。

## 是莊子  不是老子

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

莊子提出來這四點，我們先從得道以後的修道去了解。所謂「以刑爲體」，「刑」就是政治上這個「治」，也就是管理。所以後世道家講到修道的，如佛家的引用，若要長生必須先學死，這個死，就是殺的作用。爲什麼要長生先要學死呢？就是把心裏的煩惱、雜念、胡思亂想等，通通殺光；這樣一來，生命的本能才能恢復本來的長生不死。

關於心裏面這些煩惱，怎麼把它殺死掉呢？必須要自己來治理；每當一個思想、觀念、煩惱起來的時候，自己要警覺到，這都是不好的，要把它去掉。道家後來有兩句俗話，「未死先學死，有生即殺生」。一個人要想得長生的話，「未死先學死」，不是自己喫安眠藥去死，而是心念一生起，就要把這個心念殺掉，那麼自己生命心性的本體，就可以得到清明瞭。

所以殺掉自己心念的修法，就叫做刑，刑也就是殺的意思。所以，修道的人，管理自己非常嚴格，就像法律上的刑殺一樣，去惡存善，去掉惡業，只保存善業。這是以刑爲體，講修道的作用。但是，專注在殺死自己的念頭，還只是消極的，不夠的；所以要「以禮爲翼」。禮就是中國文化所講《禮記》這個禮。

有關禮的道理，現在很難解釋，包括的意義很多。譬如中國四書五經的這部《禮記》，包括《周禮》、《儀禮》、《禮記》這三部書。《周禮》等於我們中國幾千年來，政治哲學的法典，一直到民國的大憲法，以及一些政治措施，都曾以《周禮》爲根據。《儀禮》現在來講，是社會的秩序，生活的藝術，生活的禮節等等，包含也很多。至於《禮記》呢！包含的內容非常多了，可以說中國諸子百家所有的思想學說，都是從《禮記》出來的。譬如《大學》、《中庸》，乃至我們現在最熟的《大同篇》，都是《禮記》裏的，後人抽出來，另外編成一本專書。

如果要解釋禮是什麼，勉強的說，就是文化的精神。這個說法對不對呢？不一定對，但是也沒有辦法，只好用現在比較流通、漂亮的名詞來講。真正的禮是什麼？古人的解釋，禮就是道理，換句話說，它包括了一切文化的原則。以新的觀念來講，是哲學；這個哲學，不是西方的哲學，哲學也是借用的名詞。那麼禮是講什麼呢？是中國各代的政治哲學最高原則，是講禮治，不用法治。禮治是注重文化的教育，全民的教育。禮不夠的話，教育道德就不夠，那時只好用法了，就是「以刑爲體」。

「以禮爲翼」，禮的真精神是自然的道德。光把自己管理得很嚴，以刑爲體修養這個心性，也是不夠的，必須要以禮爲翼，瞭解禮的真精神。我們引用《禮記》開頭第一篇的一句話「毋不敬，儼若思」，來說明禮的精神。這六個字，就沒有辦法處理，這是中國文化的根本，講一個人的修養程度，到了隨時隨地沒有雜念，沒有妄念，沒有亂想，也沒有惡念，隨時隨地對自己身心都是嚴肅的，這種形態就是儼若思。看起來，這個人好像在那裏想一件事情，但是他沒有想，因爲他在靜止狀態；這六個字就是後世所講的，隨時在入定的狀態。人到了心境永遠在定境上，在清靜無爲的境界中，那也根本不需管理自己了，不需像個刑法一樣，去管理念頭了。

所以說，光是以刑爲體，還不夠，必須要以禮爲翼，以真正的定慧精神輔助自己；然後去處世。「以知爲時」，這個知，就是智慧成就。所謂知，可以引用孔子在《易經》所講的「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所以聖人之道，是知進退存亡，這個知是智慧。所以得道的人，應該具備了「以知爲時」，隨時隨地曉得自處之道，什麼時候該進一步，什麼時候該退一步。「以德爲循」，隨時在道德的行爲上，知道人生的方向，自己走一條正路。這四點，我們特別說明一下。

爲什麼要特別說明呢？其中有個關鍵點。大家都曉得，在中國文化史上，真正偉大光輝的時代，那些帝王的政治思想，都是道家的黃老之學，尤其注重老子。實際上，是以老子做招牌，真正用的是《莊子》；因爲《莊子》是道家的代表作。《莊子》等於儒家的《孟子》一樣，老子則等於儒家的孔子。漢唐兩代，所謂黃老的政治，實際上是以《莊子》爲主的。

但是，我們看到後世的說法，尤其最近一百年來，有許多談論中國政治思想的，所謂黃老之治，都以老子爲根本。老子主張無爲，因此認爲那些輝煌朝代的帝王是無爲之治。那麼，什麼纔是無爲？當皇帝什麼都不管，那他管什麼？大概只管喫飯。所以把無爲解釋成什麼都不管，是很莫名其妙的話。

現在我們可以瞭解，所謂漢唐黃老之治的用法，就是《莊子》這一段的精華。所以說黃老之治，是道德的政治，這一點首先要了解。老子講的我有三寶，佛家講皈依佛法僧三寶，三寶的觀念名詞，是老子先提出來。哪三寶呢？「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做人做事，小之於個人，大之於天下國家，都一樣。「曰慈」就是儒家所謂仁愛，這個很容易明白。「曰儉」，這個儉不是說省錢，包括節省錢，節省精神；一件事情的簡單化，簡單明瞭就把事辦好，就是簡的道理。「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是說永遠跟在人家後面，而是萬事不要突出，要因勢利導的意思。如果不知道因勢利導的話，永遠做不好事情。

譬如大水來了，沒有辦法擋住，你硬要擋這個水，會出更大的問題，一定要把水流疏導開了，然後順這個水勢一轉，就把水災解除；這就是因勢利導。中間應用起來，方法當然很多，要能應用得很巧妙，就是太極拳原理，以四兩撥千斤，也就是兵法上所講的，以弱擊強，以寡擊衆。這都是老子所講的無爲，由「不敢爲天下先」這句話所引出來的道理。

像文景之治，實際上用的是什麼呢？用的就是「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這四句話。所謂無爲之道，是講爲人上者，作領導人的無爲；而把國家大事，一切付之於法治，就是「以刑爲體」。這是法治的精神，並不一定是講法律！也就是現代所謂制度化的觀念，將一切歸之於制度。所以，上面的領導人，他在這個位罝，等於一個手指頭，只要按到一個電鈕，整個制度就跟着動了起來，所謂損力少，成事多，這就是無爲的道理。

## 法家與法治

但是我們不要看到「刑」字，就認爲完全歸之於法治。首先要了解歷史，在我們歷史的經驗上很多，完全信賴法治會天下大亂；如不重法治，天下也大亂；這就是應用之妙了，所以要配合上面這四句話。歷史上如漢唐的鼎盛時代，真正的引用，就是《莊子》這一段東西，也包括了《莊子》後面《外篇》和《雜篇》所有的內容。

在我們的文化歷史上，還有個東西需要了解的，就是法家的學問；法家的學問也出於道家。法家是非常殘酷的，歷史上記載，刑法太嚴格的法治，就變成一個殘酷的時代。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上，由司馬遷開始，把完全講法治的人，另外歸類，列入酷吏這個傳記裏；酷吏是專用法治的，他們非常之殘酷。

看這些法家殘酷的法治，有個問題就來了，法家怎麼會出在道家呢？道家是講道德、清靜無爲，講慈悲的，爲什麼會發生如此嚴重的偏差呢？我們要知道，一個講清靜無爲修道的人，一定非常注重道德；因爲注重道德，對人對己的要求就非常嚴格。嚴格的結果，就是法治的精神。譬如佛家的戒律，我們學佛本來要解脫，一個學佛的人，自己性命也不管了，頭髮也剃了，衣服也換了，一切都放下不要了；本來還自在的一個人，結果出了家，反而覺得很不自在；爲什麼？因爲必須要守戒律。

戒律是一個道德的規範，對自己要求的嚴格，管理的嚴格，於是就產生了法家的精神。所以說，法家，拿整個文化思想來講，就是戒律；而且是對於整個社會全面的戒律；用之太過呢，就變成殘酷了；用之恰當呢，法家就是治世最重要的規範。所以，莊子這裏提出來，光「以刑爲體」是不行的，還要「以禮爲翼」。

由此我們再看儒家的兩句話，孟子說得很徹底，「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光講道德，勸人爲善，那可以用於宗教，不能用之於政治；宗教就是這樣，慈悲嘛！宗教家認爲，宗教推行了，天下就可以太平，那是做不到的。只勸人爲善，沒有一個規範，屬於很高的理想，實行起來不但做不到，還會搞得一塌糊塗。所以，必須要用法治作爲輔導。如果光信賴法治，則「徒法不能以自行」，自己連路都走不通了，反而把自己困住。我們懂了儒家這兩句話，再看《莊子》的「以刑爲體，以禮爲翼」，就明白了。所以儒家、法家也是相通的，下面莊子把這四點再加以引申。

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我們不管個人的自修也好，或者國家的政治也好，爲什麼以刑爲主呢？理由剛纔說過了，現在講他的做法。「以刑爲體」不能過分，過分就成了酷吏的做法，「綽乎其殺也」。注意「綽」這個字，所謂「綽乎」，是很輕鬆自在，並不是嚴刑峻法。刑法過重，法令太嚴密，那就是嚴刑峻法，在我們的文化史上，素來認爲那是錯誤的。嚴刑峻法，也不是法家的真正精神。「以禮爲翼者」，是以文化的精神作輔翼，「所以行於世也」，足以永垂萬世。

## 能出世  能入世

「以知爲時者」，前面說過，以知爲時是要知機，要知道進退存亡之時機。「不得已於事也」，事情到某一階段，應該停止的時候，就要停止，是不得已只好這樣做，也是不能不這樣做。不得已有兩個觀念，一個觀念，拿儒家來說，孔子想救世，明知道救不了的時代，他仍要去救，所以盡其一生去救；每個宗教家都是如此，這是不得已於事也，不能不那麼做。另一個觀念，知道事情沒有辦法做，只能適可而止，恰到好處，就是不得已於事也。所謂知，就是兩方面的應用。

「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這個丘，不是指孔丘啊，是說這個地方堆起來像山丘一樣。以道德爲標準，依照道德的規範，「有足者」等於佛家講的圓滿，達到一個圓滿的標準。而「至於丘也」，樹立一個很高的，像山丘一樣的標準。

上面我們費了很多時間解說，好像沒有使大家清楚瞭解，重點是要了解後面這一句，所謂無爲，修道的境界。怎麼叫做修道？「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譬如我們學佛的人，又要守戒，又要修定，又要修慧，又要喫素，又要拜佛；其他的宗教徒，星期天又要去做禮拜，還要上街，吹個喇叭去傳道，好像忙得不亦樂乎。實際上，修道人外表上看起來忙得很，「以刑爲體，以禮爲翼」；其實他內心什麼事情都沒有，很逍遙，很自在，一天到晚忙，可是像沒有事一樣。一般人認不清楚，「真以爲勤行者也」，以爲他這個人修道很努力啊！這個樣子才叫做修道，這是隻看外形。這一句話，就是莊子在這一篇這一段裏的點題，一個真正修道的人，入世處世，當了皇帝的境界，日理萬機，一天有一萬件事那麼忙，但心中無事，這就叫做無爲之道。因爲一切他都有一個制度，有個規範，已經弄好了。因此下面就接着說：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這兩句話，莊子的優美文字，說明什麼呢？世界上的事情，只有正反兩面，有愛好的一面，就有不喜歡的一面，沒有辦法全是好的。「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既然有愛好，有不愛好，兩面各有一個偏見，有了偏見產生，一樣一樣就多了。莊子現在提出來，真正的所謂一，正反的兩面，只有下面兩個狀況。

「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歸納起來這兩種狀況，前面在《人間世》講過。「其一與天爲徒」，莊子這裏所謂講天，是天道。這個天，不是代表宗教性的天，也不是自然科學的天，是與天道爲徒。徒不是做徒弟，而是朋友，合在一起，跟天道相合。「其不一與人爲徒」，另一個就是順應人道的方式做法。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兩樣不能兼得，只有真得道了，人道是自然附帶了，並不是人道做好了然後接近天道。這種得道的人，重點是了了生死，沒有生死。我們人生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問題，就是生死。一切宗教、哲學，甚至於科學，之所以發展，都是爲了找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至今還沒有找到答案。現在莊子提出來，一個得道的真人，他的生死問題已經不存在了，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我們講過很多次了，生死問題是人類根本問題，沒有人不懷疑它，沒有人不怕它，尤其人越老越怕這個問題；已經來日無多了，不曉得死了到哪裏去。如果有旅館可訂嘛，也可以預訂一個，可是不知道在哪裏！這是很麻煩的事。所以人類東西方的文化，通通在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我們中國老祖宗，在幾千年前，已經把這個問題否定了。可是人很難瞭解，不容易相信，如果能相信的話，就得道了，了了生死。

那就是說，「死生」是「命也」。大家不要搞錯了，這個命不是算命那個命。生跟死，是生命本源本來存在的兩頭現象；看起來有生有死，其實我們本有的生命，並沒有死亡，也沒有生出來過。「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譬如我們看這個虛空，頭頂上這個自然界科學的天，夜裏，這個天是黑的，天亮了仍然是這個天，所以黑夜與天明對虛空沒有妨礙，而是一個自然的現象。「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人對生死作不了主，也無法控制生死，這個不是本命的問題。「皆物之情也」，這個身體也就是物質；被外界物質所困擾，就引起我們心理上情緒的變化，所以覺得生死非常可怕，其實沒有什麼可怕。

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所以得了道的人，了了生死，不被物情所困，物理世界的環境，同生理的作用，引不起他情緒的變化，永遠在清淨中；所以他「以天爲父」，他始終在天道這個境界。「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因爲他的心理始終在得道的境界上，這個身體呢？「猶愛之」，不是去愛身體，是身體跟隨這個道業，變好了，「而況其卓乎！」因此，得道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有卓然而獨立的精神，超出於常情物理以外。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可是一般人不知道，不認識自己生命的根本，「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有君」就是有一個主宰。一般人都認爲這個生命以外，另有個主宰的，「爲愈乎己」，比我們人高明。所以宗教家就把這個高明的東西，叫做上帝，天帝，或者是佛，或者是神；好像有一個超人的力量存在。「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但是啊，不管你認爲是否有一個東西存在，而身體還是死了，與這個是沒有關係的；因爲另外有一個生命存在。這兩句話，可以說是對一般宗教信仰的結論。

我們常常講笑話，但也是真理，就是從另外一面看宗教；所有的宗教有一個共同的外形，好像都在勸人不要怕死，我那裏開了招待所，觀光飯店，你現在先買票，將來死了以後到我那裏來，我好好招待。譬如極樂世界啦！天堂啦！各有各的一個地方，而且每個地方都登了很大的廣告，都在拉生意。也就是說，你不要怕死，快一點死，好好的死，死了到我那裏來。這是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管死的一面，只有中國文化不談這個，尤其三代以上，沒有現在後世的宗教形態。中國文化不站在死的一面看，站在死的一面看是夕陽西下，風雨悽悽，旅館也找不到，雨傘又破了，雨衣抵不住，那個時候，身上一毛錢也沒有，饅頭也沒有買，實在很悲慘。所以看天地是灰色的，看人生是悲哀透頂。《史記·伍子胥傳》有一句話：「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到那個時候，真的是什麼希望都沒有了。所以，宗教始終站在殯儀館門口看，天天都看到抬進擡出。我們中國文化素來不在那裏看，而是在婦產科門口，永遠看到新生的，哇一個了，哇又一個了，生生不已。

所以，中國文化不談宗教，無論道家、儒家，尤其是《易經》，都是面對早晨太陽方向看日出，光明普照大地，很高興。你說死了痛苦嗎？太陽落下去了很悲哀，他說，不要緊，睡一覺明天又出來了。所以，它看死沒有什麼關係，回去睡覺嘛！你總要睡覺的。活着像唱戲一樣，你已經唱了幾十年，總要下臺一鞠躬嘛！這個臺總要給別人上來唱一下吧！這是中國文化的不同之處。

可是一般人道理沒有看通，只被生命兩頭現象拉起走了，總認爲，生死以外有個作主的，這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所要找的。莊子說「而身猶死之」，那個作主的有什麼用！作主的那個主宰本身，會不會死亡呢？等於我們不要問主宰的本身會不會死亡，只要問上帝由哪裏來，如果上帝是媽媽生的，上帝的外婆又是誰呢？所以他說「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你研究生死之間，要找出什麼是真實的，就很難了；要得到了那個真實的道纔行，也就是真人的成就。

## 忠奸共處

前面講歷史上丙吉和漢宣帝的故事，丙吉問牛，大家都知道的，也是一個蠻長的故事。這幾天電視在演《大漢天威》，受了電視的影響，剛纔喫飯的時候，有個同學也提到漢武帝，討論到漢武帝的爲人。漢武帝旁邊有一位歷史上非常有名的大臣，就是憨直的汲黯。這位同學問我，汲黯是道家還是儒家？汲黯當然是道家。一般後世認爲道家的人很圓滑，馬馬虎虎，那是錯誤的觀念，事實上不是這樣的；漢代許多道家的人士非常嚴肅，就是剛纔講的「以刑爲體」的道理。

漢武帝這個人，當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好壞暫時我們不評論他。他也很聰明，但是後來有一個毛病；大凡歷史上當帝王的，依我個人的研究，除了三代聖王以外，那個位子大概有神經病的傳染因素，如果沒有老莊孔孟之道的內養道德，在那個位子上坐久了會昏頭的，會發生許多問題，那個位子很不好坐啊！

講一個現代的故事。我們都知道大陸當年北平的皇宮，我小時候聽到我一個老輩人說，民國以來，推翻了清朝，他這個前清的舉人到了北京，皇宮正好開放可以進去遊覽。看到那個皇帝的位子，他硬跑上去坐一下過過癮！結果在那裏一坐啊，很怪，頭會發昏的；所以，皇帝那個位子，是很難坐的。我現在想，皇帝的位子不會使人頭昏的，頭昏是自己的問題。我們看歷史上的帝王，凡是政治清明的時代，領導人都來自民間，都從低層的社會過來的，所以他當了帝王以後，非常懂事。太平久了，皇帝的兒子孫子繼位，這種的皇帝，我有個特別創作名稱，叫做職業皇帝。好像一般歷史學家沒有用過的，我本來想去申請專利的，可是標準局又不準（衆笑〉！

這種天生來當皇帝的人，都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生下來就在宮廷裏頭生活，外面草地是什麼樣子都搞不清楚！什麼是窩窩頭、小米稀飯，大概是看過啦。他們長於婦人之手，除了宮女照應以外，就是在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監裏頭長大的。所以，在三千年的歷史中，這些職業皇帝，選不出三個了不起的，都是昏頭的；好在他們都活不長，職業皇帝最多三十幾歲，搞個幾年就下去了。所以啊，上天有好生之德，叫他們早一點睡覺。至於漢武帝這個人，他一半一半，一半是職業皇帝，一半是民間。漢武帝本身也曾經在民間喫過苦頭的，可是他當了皇帝以後，仍會受奸人的挑撥；像漢武帝這樣精明的，爲什麼會受奸人的挑撥呢？

所以我常常給同學們講笑話，我說你們要知道哦，歷史上的奸臣都是非常可愛的，假使我當了皇帝，算不定也會喫這一包藥。我們看京戲那個奸臣，像曹操、秦檜擺一個方的臉孔，肩膀那麼端起來。中國的京戲，別有一套學問，它是象徵的，曹操臉上是白的，表示白麪書生，非常清秀漂亮。京戲裏頭有兩個是白臉的，一個是天上的神仙，面如白玉，一個就是奸臣的臉也白，表示是絕頂聰明的讀書人。爲什麼曹操、秦檜這些奸臣一出來，肩膀都是那麼端起來呢？表示這個人用腦筋，就是光在辦公桌上想，想得頭都縮進去了，肩膀自然端了起來。

奸臣是很可愛的，奸臣不會講話那麼差勁，他要想害一個人時，一定先捧這個人，捧得非常好。他會先在皇帝面前說，某人真好耶，好得不得了，偶然一點小毛病沒有關係，慢慢東一下，西一下，就會把人給害掉。漢武帝就中了這種箭，逼得太子好像造反，其實是自衛，結果這些太監奸臣們講，太子果然造反；這時漢武帝正在生病，就氣得要抓人來殺，太子只好帶着妃子逃出去，後來逼得自殺，幾個妃子也都自殺了。這個案子後來平了以後，與太子有關的，乃至太子的孩子都抓進去坐牢。漢宣帝是漢武帝的曾孫，他的母親生了他以後自殺了，他只有一歲大，就住在牢裏頭。

歷史上的記載，當時外面有流言報告給漢武帝，說長安的監獄裏有天子之氣；古人這種學問叫做望氣，像看風水，看人的氣，就會判斷。漢武帝那個時候，年紀也大了，而且心裏有點明白是上了當，但是發作不出來，所以脾氣非常不好。他就下命令，把長安監獄這些犯人統統殺了，幸虧丙吉力爭，漢武帝這纔不殺，而且大赦天下罪犯。既然自己的曾孫也在牢裏，爲什麼不趕快去抱回來啊？大概皇帝兒孫多得很，這個小孫子也不在乎；再說武帝年紀大了，所以沒有再處理這件事。

## 再說漢宣帝

所謂文景之治的階段，直到後來，都是流行道家老莊的學說，丙吉這個人素來道德很高，修道的人很仁慈，他覺得漢武帝的曾孫子可憐，沒有人管，一個孤零零的孤兒需要餵奶。他自己掏腰包請奶媽喂這個小孩，總算把這個小孩慢慢帶大。皇帝雖然也曾下詔要他認祖歸宗，後來由宮廷邊舍主管張賀收養，但也沒有管他，還是丙吉託他特別照應這個孩子，讀書生活這些錢，都是丙吉出的，這就是他的仁慈心。

張賀看到這個孩子，到底是龍種，相貌不同，將來有一天算不定不當皇帝也封王。等到那一天，他的兄弟們想起來，那是自己的血統，照古代的家庭制度，要把孩子找回去封王！封王也不得了，比現在省主席還要大得多；皇帝叫萬歲，封一個王雖然沒有九千歲，也有八千歲的樣子，那還是不得了的。張賀就跟一個名叫許廣漢的講，我看你乾脆燒冷竈，把女兒嫁給他，我願意拿錢爲他做聘金。許廣漢是曾犯罪受過腐刑的人，在牢裏很規矩成績好，後來做牢裏的小主管。

許廣漢回去給太太講，太太不答應，說我們家裏已經倒黴了，不管如何他總是個罪犯。許廣漢說，人家罪犯同我們家不同啊，人家是龍種啊，皇帝的後裔，總算把太太說服了，所以就把女兒嫁給他了。那時漢宣帝才十幾歲，兩夫妻也很可憐。後來他在民間東逛西逛，所謂下流社會啊，動刀動槍的，他都看過經歷過；地方官的貪污，不好的，好的，他也看得很清楚；不過他也很自愛，沒有亂來。至於自己的身世已經搞不清楚，跟太太兩個人感情很好，太太后來是有名的許皇后；他們的兒子，就是後來的漢元帝，也是在艱難困苦中出生的。

等到後來朝廷裏頭出問題了，考慮在劉邦的後代中，哪個當皇帝比較好。當時整個國家權力操縱在霍光手裏，丙吉向霍光提議，劉家的後代只有這個漢宣帝懂事，在外面受過艱難，所以就把宣帝找來當了皇帝。他年紀輕輕當皇帝，戰戰兢兢，政治很清明，頭腦很清楚，因爲民間的疾苦，他都很瞭解。

霍光捧了這個皇帝出來以後，權力更大；他本身是很好，他的太太卻是有名的潑婦，而霍光本人又最怕太太。這個太太說，皇帝你捧出來的，把我們女兒嫁給他作皇后；霍光說不行，他年輕在外面流浪的時候，已經有了皇后。所以文學上有一個典故「故劍難求」，就是漢宣帝的故事。當時漢宣帝當了皇帝，皇后還沒有接進來，一般大臣都認爲，皇后還沒有選，每個人家裏都有女兒，都有當國丈的希望，都打起主意來了，尤其霍光家裏。

這時左右探聽漢宣帝的意思，漢宣帝告訴旁邊的人說，哪個人把我的故劍找回來，我就很感激了。漢宣帝爲什麼這樣講呢？他乾脆講，把我那個老婆找來當皇后就好了嘛！我們讀歷史要懂，剛剛接位的皇帝，旁邊那些權政力量都大得很耶，政治環境還沒有太清楚，不敢講話，這就是他的高明瞭。像現在這些讀到博士二十七八歲了，都不懂事。你看人家，二十來歲，他就會講話，他不正面答覆這個問題，只說我有把故劍，哪個人能幫我，把我落難時的那一把劍找回來纔好。霍光一聽就懂了，他還是要他原來的老婆。聰明就是聰明，像我們這些人，還真的去買一千伍百塊錢一把劍給他，那隻好拿劍把你砍了。人家講一個故劍要求，霍光馬上就懂了，所以這些大臣，趕快把他太太找來立了皇后。

霍光的太太一聽，這不行，當然要我們的女兒當皇后，而且許氏是一個牢徒的女兒，做了我們國家的皇后，我們還要跪下來拜她，那算什麼！一定要我們女兒嫁給他。所以霍光太太想辦法把許皇后毒死了，臨死的時候很痛苦，皇帝也懷疑皇后是被毒死的。若干年後，漢宣帝一直懷念，這是患難夫妻的可貴；後來發現是霍光的太太乾的，這時霍光已死，宣帝氣極了，把霍光的後代都殺了。

## 再說丙吉

再說宣帝當了皇帝以後，丙吉也沒有什麼太得志，不過總是在中央政府做事。丙吉的一生，所謂無赫赫之功，沒有特別的成績，也沒有壞處；在那麼高明的領導之下，天下太平，所以不須特別表現，也不須特別的忠臣了嘛。所以他也很平凡的，就是照階級升進，最後也就升到皇帝旁邊去啦！不過漢宣帝對他特別好，但是最早並不知道自己這條命是丙吉救回來的，也不知道從小是丙吉花錢給他請奶媽帶大的，他只知道自己很慘，丙吉也從沒有講過。

歷史上所講的丙吉，「一生不念恩」，幫忙人家，有大恩於人，自己一輩子不講。他不是忍着不講，而是他那個道德修養，心中無所謂無記掛，這就是丙吉。再從歷史故事來講丙吉，因爲領導人漢宣帝很高明，所以丙吉一生看起來都很平凡。不過漢宣帝對於自己患難時生的這個孩子，並不滿意，覺得兒子太老實了；雖然道德不錯，但是氣魄不夠，所以幾次也想把這個太子廢掉。只因爲看到太子就想起許皇后，患難夫妻，又死得不明不白，心中難過，所以不肯換，後來就是漢元帝。

再說丙吉在宣帝幼兒時，爲他請過幾個奶媽，有個奶媽的丈夫，大概是鄉下的流氓，就逼這個奶媽，到京城把事情鬧出來，結果被抓，叫她拿證據出來，才供出一切是丙吉的安排。丙吉看到這個女人就罵，你還有臉來見我！真有功勞是前面兩個奶媽，可惜她們都已經死了。丙吉在這個時候纔講出來，漢宣帝知道了，叫人把那個奶媽送到宮裏來，另外跟她談，這個奶媽就告訴他，丙吉的話不錯，開始請過幾個人，後來請到我，我是被他開除了的，都講了老實話。漢宣帝處理得很好，沒有封官，也沒有封侯，國家的官位不可以拿來做私情，所以給她很多的錢，很多的禮物。但他對於丙吉沒有表示，丙吉也沒有再提這個事；這就是我們應該效法的丙吉爲人的風範。

大概隔了五年的光景，漢宣帝其實也在看丙吉究竟怎麼樣。丙吉年紀比漢宣帝要大個幾十歲，已經是老臣了，但是看到皇帝，還是要下跪的，所以後來漢宣帝就請他做宰相。在那個時代，宰相差不多是副皇帝，當時有正副兩個宰相，另外一個副宰相是蕭望之，才智很高，比較精明，他看丙吉這個老頭子，老老實實的，也不大管他，就自己都作主了。這個丙吉呢，曉得這位副宰相很愛作主，反正國家政治也不錯，皇帝也不錯，他樂得不管，大問題他才注意。

歷史上所謂丙吉問牛，就是說有一天，他去中央開會，車子走到街上，看見有人打架，死了人，躺在馬路上，他不理叫車子繼續走。遇到有老百姓牽一頭牛，夏天很熱，那條牛走得喘氣，牛的口水白沬都流出來了。丙吉就問牽牛的人，多少時間沒有下雨了？因爲不下雨，天氣太熱了，水牛無法在水裏滾，所以受不了而喘氣。丙吉就估計當年農作物收成有問題了；這是國家大事，糧食第一，尤其在農業社會，所以歷史上叫做丙吉問牛。實際上，他由牛的情形判斷到氣象，由氣象聯想到全國哪個地方下過雨，哪個地方沒有下過雨，所有糧食的收成，都關係國家老百姓的命運。

有人就問他，爲什麼看到街上人死不問？他說，這個打架死人的事，由縣長去管，那是他們的事，我的職務是國家的大政。問牛燮理陰陽，這個陰陽意思多得很，那是國家的大事，我怎麼不問！所以丙吉問牛是這個道理。一方面也可以說，丙吉深知大體，一個宰相管理國家的大政，小事各有專管的人員去管，二方面，他的副宰相非常愛管事，何必兩個人爭權呢？這就是丙吉問牛高明之處。他年紀也大了，坐在那個位子也蠻好的，只要把他培養出來的皇帝位子看牢，不要歪了，不要給別人坐了去，就夠了嘛。這是講丙吉一生的長處，尤其是對他培養出來皇帝，一生不念恩，這個是做人最難的地方。

宋朝有個宰相呂端，與丙吉有相似之處。有一副對聯說，「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諸葛亮一生沒有別的長處，就是小心謹慎，一個人如果聰明絕頂，但對小事能夠馬虎假裝糊塗，纔是第一流的聰明人。像宋朝的呂端當宰相，他哪裏是真糊塗啊！大事絕對的不糊塗，小事就馬虎過去。那個時候天下太平，他樂得如此，做一個太平宰相。

丙吉的做法也是這個樣子，所以丙吉個人的道德，與他的長處，應該很多。但是進一步的研究，歷史上對於丙吉的好處寫得並不多，可見這個人道德更高，看不出來他的道德好，給人的印象始終是很平凡的一個人。不像社會上那些塑造道德的人，說某人也是他幫忙的，報紙經常登載他捐了多少錢，哪個地方做了多少好事等等；這種人，要給他打個三折兩扣纔行。丙吉沒有這樣，一生只看到他平平凡凡，只看到他問牛講幾句話，其他沒有事；所以他的道德之高，是非常值得我們青年效法的。

## 法家與道家共治

前面提到漢宣帝與丙吉之間的故事，爲什麼在這一段又提出來？因爲那個故事還有一個尾巴沒說，就是說漢宣帝的太子，也就是後來的漢元帝，他喜歡研究儒家的思想學問，所以對父親漢宣帝的政治做法有意見。他對父親表示，認爲國家管理得太嚴肅了一點，能不能放寬一些，多用一般儒家講仁義道德的讀書人，那麼就會好一點。漢宣帝聽了大發脾氣，但是他這一頓脾氣，可以說把歷史有名帝王政治做法的祕密，都揭穿了。他答覆他的兒子說，漢家自有章法，王霸雜用，王道與霸道互用；就是法家、道家雜用，互相爲用，絕不能偏向於哪一家的思想，否則天下事就走不通了。你這麼不懂事，將來怎麼能治理國家呢！

古代帝王制度，在家族的立場是父子，在公事的立場是君臣；父子也是君臣，夫妻也是君臣，那是很嚴重的。所以漢宣帝非常不高興，看到兒子出去就皺眉頭說，將來漢家天下在他手裏就會下去了。這個話固然也不錯啦！所謂中國的文化思想，儒家拼命講王道，就是我們提到過《孟子》的話：「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偏向任何一面都走不通的。實際上，歷代的帝王所用的祕決，大原則大政治，就是《莊子》這一段，「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

所以講中國哲學思想、政治思想的，這個就是關鍵；這些祕密帝王們儘管用，可用不可講，講了就不能當帝王，只能當教書匠了。如果你們學會了這個祕訣，想當了不起的人，或者當一個老闆，也是可以用不能講，這一點特別說明一下。

現在《大宗師》裏，公然提出這一節；我們上次提到過兩方面作用，個人的修養道德，處人做事也都是這個原則。之所謂大宗師者，可以出世，也可以入世；不限於出世，也不限於入世，唯有得道的人，能夠做到這樣。等於我們剛纔跟這位朋友來討論《莊子》的遊於羿之彀中一樣，唯有這樣的人才可以入世，因爲他身入世而心解脫，心是出世了。

由這個道理，我們講到人這個生命，如果不得道，自己做不了主宰，被外在的環境，物理世界，以及自己身體所支配，當然就不能支配自己的生命；只有得道的人能夠支配自己的生命，也纔有資格入世，立大功，成大業。不過成功以後，也都是老子的路線，「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所以一切的成功不必在我，幫助別人成功以後，自己偷偷地溜走了，這就是老子的原則，也是自然的法則。

## 話說人的一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莊子這幾句話，是幾千年來文學上常用的，以後提到這種情形就曉得出在《莊子》。「泉涸」，池子裏泉水乾了，魚沒有水就跳到陸地上來，結果一堆魚碰在一起，「相岣以溼，相濡以沬」，口裏都出白沫水泡，彼此以水沫維持一點點殘命，不然沒有水，魚就死了。你說魚願意這樣嗎？魚絕對不想這樣！

譬如我們金魚缸裏養魚，現在養魚很流行，還有電的設備，把水噴動，但是如果我們是魚的話，寧可在江河裏生活，絕不願意在魚缸裏養着；所以下面一句話，不如「相忘於江湖」。魚情願在江海里自由自在，那是它本身生命的天地，靠人家的滋養，永遠是靠不住。「相忘於江湖」這一句，我們後人常常引用，在江湖裏頭怎麼相忘呢？忘記了有江有湖，忘記了有外力的管束，不受任何人的幹擾。像我們的人生，所有的人都是離了水的魚，都是靠一點口水來滋養生命；只有真得道的人，纔是江湖裏的魚，纔是「相忘於江湖」。接着，莊子再說到人生社會。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人世間都恭維善人，討厭壞人。歷史上堯舜當然是賢聖的明君，是善人；桀紂當然是歷史上的壞皇帝。過去的習慣，像我們小時的成語是「助桀爲虐」，這幾十年變成了「助紂爲虐」，我總是不習慣，管他呢！桀也好，紂也好，我們研究《莊子》的人，要相忘於江湖，沒有關係，反正懂了那個意思就好了。

莊子說與其恭維堯舜，又批評夏桀，還不如化掉是非善惡。是非太明並不是好事，善惡太分明，學問太好，知識太淵博，都是自找麻煩，人生是非常痛苦的，「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善也不做，惡也不做。當然你說善不做，那就做惡吧！既然善都不做了，當然更不做惡，而是善惡兩忘而化其道。人生能夠把是非善惡譭譽化掉，自己就可以相忘於江湖，相忘於天地，連生死都可以相忘了。

夫大塊栽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這句話就是莊子對於生死所參透的道理。這裏有一個大問題，我們幾次講到佛家、道家的思想，威脅人的重要問題，就是生死問題。其他的宗教想盡辦法來解決生死問題，只有中國文化的儒家、道家不解決生死問題；它以不解決爲解決，等於禪宗講的，無門爲法門。換句話說，你爲什麼要討厭活着呢？有些人爲什麼去自殺？死了以後究竟好不好？死了以後，如果覺得比現在還麻煩，那時後悔來不及了。同時也可以講，何必要怕死呢？如果真到死的時候，很自然地就走嘛！因爲我們現在怕死，是怕死了以後比現在差；萬一比現在好，那不是會後悔現在的笨嗎？這兩個問題，莊子兩邊都講透了。

現在講「大塊載我以形」，大塊是莊子提出來的名稱，大塊就叫做宇宙，再明顯講，就是這個地球，這個天地；天地給我一個形體，給我一個人形。但是這個天地很公平，給你一個生命，「勞我以生」，這個字用得非常好，給你生命就要你忙忙碌碌，不忙忙碌碌的話，不叫生命。不但人如此，任何螞蟻蚊蟲等，都要忙忙碌碌過一輩子；所以在中國文學裏頭，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勞生」，就是出在這裏。

「大塊載我以形」，這個土地對我們的恩惠非常好，沒有辦法還報，所以老子叫我們效法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就是效。人爲什麼效法天地？你看大地生長了萬物，它只有付出，一點也不求報酬，我們還給它的是什麼呢？最髒的都還給它，它也不生氣，最後人們死了，一堆臭水、臭骨頭，還要埋在土地裏頭，它也照樣地收回去。所以人的道德修養，要效法天地那麼偉大，只有付出，沒有收回，這就是道。

「大塊載我以形」，就是形容這個土地，那些汽車呀，飛機呀，高速公路，鋼筋水泥的大橋，一切的一切，土地都照樣負擔着，一點也都不埋怨。但是天地很公平，「勞我以生」，讓我們一生勞勞苦苦：「佚我以老」，老年是應該的，人有生就有老，老是給人休息耶！人不老就不肯休息。不過有些人同我們一樣，老了還不肯休息，那是不合於這個原則啦！「息我以死」，就是給你一個長假，完全退休。生老病死是生命的階段，在老莊的道家是順其自然，至於後世修神仙的道家就不然了，他們是要跳出這個生老病死的範圍。老莊的道家順其自然，生命活到一個階段，很自然地死了回去休息；所以啊，氧氣什麼都不要麻煩，要死就早一點休息，沒有什麼。

下面重要的結論。「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一個人真認清了自己生命的價值，認清了生命的意義，生命的方向，生命活着的方式，才知道應該怎麼樣活着，這是一個大學問。所以說，善於生活的，才善於死亡，才知道如何面對死亡。

老莊的道家思想，並不代表老莊以後的道家，或孔孟的思想。春秋戰國的時候，儒道是一家的，沒有分；秦漢以後，儒家道家法家等等，都分家了。中國文化過去本來是一套的，所以我們看到孔子同樣談到了生死問題。當子路提出這個生死問題時，孔子講「未知生，焉知死」。他說，你活着都不懂怎麼活，還問死後到哪裏去！孔子不是不懂，只是不答覆他。這個道理也就是「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換句話說，看到文字很簡單，他把所有人類都罵了，沒有一個人活着的時候，能認清楚自己的人生；也可以說，我們是莫名其妙地活着。那隻像佛家的解釋，靠着因緣，闖到哪裏活到哪裏，自己做不了主。真能善我生者，就是得道的人，自己能夠做主了，也能善吾死也。

因此他又提出一個比喻，莊子把比喻叫做寓言。在《雜篇》裏頭也有一篇名叫《寓言》的。我們先提一下莊子所說的寓言，也就是印度因明所講的「喻」。比喻是有意義的，不是沒有意義，所以寓言這個「寓」，是莊子先提的名稱，距離我們現在兩千多年了。可是等到外國文化一來，那些神怪虛幻小說翻譯過來，就有一本《伊索寓言》；後世年輕的同學們，因爲兒童的時候讀過那些寓言小說，所以一聽到寓言，認爲都是謊話，認爲亂吹才叫做寓言。結果看到莊子的話，莊子自己也說嘛，他的都是寓言，所以以爲莊子都是放狗屁，亂說，這是觀念上的錯誤。因爲當時翻譯只是借用寓言這個名詞。

寓言就是比喻，所謂因明（邏輯〉的宗、因、喻，是由一個前題主旨，引申理由，最後講不清楚，只好用個比喻說明；所以《莊子》裏面處處是比喻，用比喻說明一個道理。下面有我們文學上慣用的、常用的、最好的東西。

## 莊子的比喻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這個「藏」字是什麼意思？借用一個名稱來講，就是貪慾、貪心。也就是佛學所講的執著，抓得很牢；人的生命當中，一切都想抓得很牢，其實永遠不可能。因爲人要把握牢，「藏舟於壑」，怕船被風浪吹壞了，就把這個船抬起來藏到山谷裏。「藏山於澤」，把山藏在哪裏？只好藏在海洋裏！澤就代表了海洋，「謂之固矣」；以我們人的觀念看起來，這是牢固得很，這樣就太可靠了。把船藏到山裏，把山擺到太平洋裏，這還有什麼問題！他說，自己認爲藏得很好，可是不知道「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半夜三更，有個氣力很大的人，把太平洋同這個山都揹走了。

所以有人說，莊子早懂得這個地球在轉動，現在我們也都曉得地球是轉動的圓形，古人也都知道。民國初年，西方文化一來，很多人罵自己中國文化，說天圓地方，根本就是錯的；孔子的學生著《大學》的曾子，有一本書叫《曾子》，這本書現在還流傳，提到天是圓的。後來所講的天圓地方，並不是講地球是個方塊的啊，而是說地是有方位的。所以我們看舊書的時候，不要把自己的文化搞錯了。

由此可以瞭解莊子所說的，半夜還有人把山海揹走，其實那是轉動！「昧者不知也」，可是一般人不曉得，以爲自己坐在地球上很穩當，沒有動。我們現在坐着也覺得很穩當，實際上地球在轉動，如果懂得地球物理的，算不定這樣坐着，還是倒轉來坐着的。爲什麼不掉下來呢？因爲有地心吸力。可是古代人們不知道這個道理；不過莊子知道，就是「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恆物之大情也。

我們要藏大大小小的東西，都想找到恰當的地方藏好，「猶有所遁」，「遁」就是跑掉的「遁」。天下事真藏得好嗎？真能把握得牢嗎？不可能！愈藏得好，愈把握得牢，愈靠不住。所以我們這些老人的朋友們，我昨天才講一個朋友，你那個小孩被你愛得要死，你愈愛愈糟糕，愛的教育要有方法，愛得太過分，這個孩子被你害了。愈想愛得牢嘛，愈跑得快，天下事都是如此；「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又逃掉了。那麼要怎麼樣藏呢？真想要藏得好，看下面莊子怎麼說。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藏在什麼地方最好？就藏在本位上；把天下藏在天下，這就沒有一點問題了。一杯水藏在哪裏？最好倒在水裏，這樣藏最好，就是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那就永遠逃不掉了。「是恆物之大情也」，也就是物理自然的道理；所以叫人一切歸之於自然，還到本位去，該如何便如何。如果想用私心，用個人的小觀念，企圖把它抓住，結果就愈抓愈抓不住了。

像莊子這些文章，一兩千年來的詩同歌賦文章常常用到。不過古人寫文章，不會把整句全用上去，那樣就叫做文抄公了。可是千古文章一大抄，都是抄，不過抄的技術要高明纔好。像這一段，有人寫文章只要提藏山啊，所藏啊，幾個字，就把莊子這一段的精神顯出來了。所以我們看後世的文章、詩詞歌賦等等，有許多好東西，都出在《莊子》裏頭。

## 郭象解釋人生變化

下面我們再看郭象對「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這兩段的註解：

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目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曏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系而在，豈不昧哉！

「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宇宙天地間最有力量的是什麼？在宗教家說是上帝，是神，或者是佛；中國文化不談這一套，而把這些名稱叫做造化，是物理性的，沒有宗教外衣。這個造化，也叫做變化；後來算命批八字，也叫做造化。我的命運不好啊，造化不好啊，也是這個。造化就是生命主宰的意思，這裏頭是變化，是「無力之力」。你看他好像沒有力量，但對於萬物，對於一切衆生有主宰的力量；「莫大於變化」，這就是宇宙這個功能，這個造化的功能。

造化這個東西，宇宙的生命，「揭天地以趨新」，宇宙中間的萬物，每天都有變化，所以苟日新，日日新，每一天都不同，不同就叫做新。誰在主宰呢？就是這個功能；「負山嶽以舍故」，宇宙等於說揹着這個地球，地球又天天在轉動，昨天箭似的過去了，永遠不斷地向前，不斷地過去。「故不暫停」，沒有一秒鐘停止。

「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忽已」，忽然之間，不知不覺之間，「涉新」，天地萬物隨時隨地有新的變化，道家叫這個情形爲變化，佛家的名稱叫「無常」，不永恆，不斷在變化。「世皆新矣，而目以爲故」，世界上，時間與物理世界，隨時向前趨新，只是我們人的知識不夠，認識不夠，「而目以爲故」，眼睛看到今天的臺北還是昨天的臺北。其實今天的臺北已經不是昨天的臺北，明天的臺北又不是今天的臺北，一切都隨時在變。

「舟口易矣，而視之若舊」，莊子前面提到船，這個比方非常妙，郭象也拿這個作比方。我們生命活在這個地球上，等於坐在一隻船上。船每日也在變舊，看起來仍然像以前一樣。「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我們看到前面的這個山，天天都是這個山。唐人的詩：「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其實啊，今天的敬亭山已經不是昨天的敬亭山，山天天在變，「而視之若前」，可是我們人沒有得道，不知道，所以看起來還是從前那個山一樣。

「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交一臂」前面已經解釋過的，孔子告訴顏回說交臂失之，兩個人對面走在相遇處，兩個臂膀擦碰一下，你過來，我過去，就過去了。一切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過去了永遠不會回來，永遠就是過去。「皆在冥中去矣」，都在冥冥之中，不知不覺中，生命就那麼變過去了。

「故曏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所以我們要了解，我們這個生命，昨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本來身體上的新陳代謝，隨時變更。「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我今天這個生命，同今天的時間，過一秒鐘，就都過去了，「俱往」矣！「豈常守故哉」，豈能永遠守在這裏不動！不可能的。

「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系而在，豈不昧哉！」世界上的人，對於這個道理，永遠不瞭解，看不通，總要把今天的成就抓得牢牢的，希望有成果，又要牢牢把握住這個成果，其實哪裏做得到呢！「豈不昧哉」，多笨，多笨啊！

這是郭象的註解，千古以來註解《莊子》第一名，文字很美，而旦比《莊子》更容易懂，因爲跟後代接近一點。「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郭象的註解認爲：

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遁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

「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我們因爲不曉得造化隨時在變，而想把一切永遠把握得牢牢的，不讓它變去，所以，想永遠年輕，想永遠保住得來的錢。

我的經濟思想不同，我經常告訴年輕朋友，你們賺了錢嗎？做生意發財，這個月賺了五十萬。我說在口袋裏嗎？在銀行，我說那不算賺，我認爲錢放在口袋裏都不算我的；算不定掉了，或者給扒手扒了，我說我賺多少錢，是用多少錢，把錢都用了纔算是我賺的，放在銀行都靠不住。因爲我有經驗，我年輕的時候，正碰到北伐，我們家裏的錢放在銀行，北洋政府被打垮了，銀行也變了，錢也沒有了，所以說銀行也靠不住。鐵櫃也靠不住，會被小偷偷走，放口袋會被扒手扒走；反正很麻煩，出門還要摸一摸口袋，告訴扒手，我這裏有錢！這個好麻煩啊！所以我的原則是把錢用掉，我用多少錢，那纔是真賺了。這也就是說，我們要使用它，我們有這個權利使用，如果錢放在口袋裏，或者永遠包起來，我的使用權利沒有了嘛！這樣是天下笨事，我始終不幹；所以我認爲自己還蠻聰明的（衆笑〉。

「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所以你藏得那麼好，深藏得那麼牢固，「各得其所宜」，這一回藏好放好了，「無以禁其變也」，可是無法禁止它的變化，它永遠要變去的。「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遁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就是我這個原則，用了一百萬，纔算賺了一百萬，這就是「變不能變也」，你再也沒有辦法變了，因爲我本來空了嘛！空了還有個什麼變呢！

對於莊子所說「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恆物之大情也」，郭象的註解是：

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遁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

「無所藏而都任之」，本來不需要藏，而任其各歸本位，無所謂把一切抓住藏起來，「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所以與這個宇宙造化合一了。「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遁而不得矣。」這與天地合一了，已經了了生死了，那麼要跑也跑不掉了。「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郭象解釋莊子的「大情」，就是把長生不死的道理，歸之於空。空是死不掉的，因爲空既不生，當然也不死，「此乃常存之大情」，這樣叫做永遠活着不生不死。「非一曲之小意」，這個道理太深了，不是你一點點彎彎曲曲見解所能懂的。你自認聰明懂了這個道理，其實不容易懂；這個道理就是藏之於空，由於空無所藏，所以不生也不死。

現在回過來看《莊子》本文。

## 修道  傳道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

這個地方是個大問題，就是道家的思想。我們人，最高興的是有了這個生命；所謂生命，也就是有了這個肉體，這是人的錯誤認識。生命不是肉體，肉體只是個機械，是生命通過它用一用的，等於這個電燈一樣。真的生命那個道不懂，所謂「犯人之形」，我們犯了錯誤，得了個人形，結果忙死了，一天到晚爲它忙，「而猶喜之」，還對這個身體保護喜愛得不得了。

「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實像人體這麼樣一個生命，是宇宙造化裏的萬化，是千萬億變化中之一而已，沒有什麼太可貴的。人的漂亮不及玫瑰花，香味不及蘭花，笨不如豬，聰明又不如猴子，沒有一樣可取的，這個身體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猴子、豬、花、鳥啦等等，都是萬化裏頭的一種。但是這個生命的根本，宇宙的那個道，生生不已，萬有變化無窮無盡，永遠變不完。可是，我們卻把人的這個形體看得那麼牢，希望永遠不變。我們如果認識了這個真生命，知道真生命不是這個身體，那就真得道了，「其爲樂可勝計邪！」那個快樂是沒有辦法估計的。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所以真正得道的人，不一定認這一個肉體，他要得生命那個真諦，得了真諦則「遊於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他同萬化並存，那樣就跑不掉了，永遠存在，這個也就是得了道。再看郭象的註解：

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遁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

「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得道的人，遊戲人間，遊戲在變化這條路上，這個變化就是造化啦！「放於日新之流」，任其自然，一天一天只有明天，不管今天，這個生命永遠萬古常新。「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遁之哉！」所以順着天地自然法則，道的自然變化而變，不勉強，不抗拒，一切過去的不想找回來，末來的也不抗拒，自然而來，自然而去。那個自然無所逃遁，這個就是道。

「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所以得了道的人，看到我們現在的生命，是可憐的，是失敗的，所以莊子這一段所說犯人之形，是犯了罪纔有這一個人的形體。「於生爲亡」，生就是走向死廣，「於死爲存」，那個死亡倒是存在；認識：那個死的存在，「則何時而非存哉！」所以我們永遠是長生。當然他不是鼓勵人家去自殺，這不是普通的死，這是了了這個生死，是得道的人。下面回到《莊子》本文：

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繫.而一化之所待乎！

所以得了道的纔會懂得自己的生命。這本書上「善妖」是用妖怪的「妖」字，古書上是沒有「女」字旁的「夭」。夭就是短命，說得了道的人，無論壽命長短，怎麼生，怎麼死，都無所謂；這是天地自然之理，等於早晚的變化。「人猶效之」，所以人要效法。那麼這一種得道的人，「又況萬物之所繫」，這個就是道體，形而上道的根本。萬物都靠這一個道，靠這個功能變化出來。「而一化之所待乎！」萬物的萬種變化，就是「一化」，最後的功能只是一個，這一個就是道；也就是說本體只有一個。那麼這個道怎麼修法呢？接着他就講了。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這個道講起來就很麻煩了，所以人家都要找明師傳道，找不到的！而莊子現在傳道了。他說道是「有情」的，這個情不是感情的情，而是有境界的情；「有信」，有徵候的，有他的境界，做一步工夫，明白一步，就有一步的象徵出來。但是「無爲」，你愈去做工夫，離開道愈遠；愈是心境清淨，愈空靈，就是愈接近無爲。雖然是無爲的，又是「無形」的，如果說無爲無形是空的，看不見，可是你真能夠心性修養到看不見的話，嘿！空就有空一步一步的境界，一步一步的徵候，一步一步的工尺。關於這個工夫，莊子前面講「心齋」時已經講過了。

孔了也透露過了，孔子只講原則，是說讀書的工夫，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我們小的時候說，孔子兩個腿不大方便，三十歲才站得起來。「三十而立」是說三十歲才確定了這個道，徵信纔來。可是由十五歲求學，三十而建立了這個信念，再加十年的功夫，「四十而不惑」；不懷疑了，四十之前都還在動搖。再加十年，「五十而知天命」，纔有點消息了。「六十而耳順」，哪個人耳朵不順啊？耳朵都順的，一邊聽進來，一邊出去。「耳」字古義用作語尾助詞，就是「矣」、「吧」。「六十而耳順」，是非善惡合一了。再加十年功夫，「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距」，他纔可以說得了道。

至於孟子，他是講四十而不動心，也同孔子講的四十而不惑差不多。但是孟子傳道，講做工夫說「養吾浩然之氣」，怎麼浩法呢？他又不講了，又說「充塞於天地之間」，怎麼充塞？一顆原了彈打下來，也做不到充塞於天地之間呀！但是孟子的真工夫修養是在《盡心篇》，你們諸位回去看，他幾步工夫都給你講完全了。他說「可欲之謂善」，譬如我們在座那麼多學佛學道的，信各個宗教的，拼命喜歡到處找廟子，到處找老師，這隻能說你是個善人，你對於道有一點想求，這個叫做善。但是你還沒有見到道。「有諸己之謂信」，就是《莊子》講的有情有信，道到身上來了，有消息了。到身上來還不行，身心要充實，「充實之謂美」，那就是孟子講養氣的「睟面盎背」，那是充實之美。再進一步，「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這是拿來註解「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的，但是都有進歩徵候的道理。其實啊，這幾家的道理都是一樣，各家的說法不一而已。

「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這兩句很麻煩了，似乎是說，找明師傳道沒有用。「可傳而不可受」，這個很妙，既然可傳，爲什麼不可以受啊？千萬不要被莊子的文字弄迷糊了，道當然可傳！代代相傳承是有的，但是不要有一個得道的觀念；有了道的觀念，那已經錯了。所謂不可受，理由是有老師傳我道這一念，已經違反了無爲的觀念，違反了無形的觀念，所以叫做「可傳而不可受」。什麼又是「可得而不可見」呢？得到道了，因爲是無形無爲的嘛，當然不可見。

所以古人說某人「儼然有道之士」，真是形容得非常好；這個儼然，等於佛家如如不動的那個如。如來，佛學翻得很高明，好像來了，沒有來過，也可以翻譯成如去呀，那就沒有意思了。一般不用如去，用如來，那味道無窮；來而不來，去而不去，就是這個道理。所謂「儼然有道之士」，看起來好像有道，但是道不在形象上。所以「儼然」這兩個字用之高明啊，有時候真覺得古人實在聰明，我們沒有古人的聰明。那麼他說這個道，爲什麼是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呢？

因爲「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白告訴你，道不在老師那裏，也不在菩薩那裏，在你自己那裏，自己本來有的根。所謂明師傳道，不過把他的經驗告訴你而已！你拿到他的經驗，依照去做，你所得的道，是你自己本來有的，不是他給你的。這不是鈔票，鈔票是會花掉的；得到道是掉不了的，自本自根這個道，在沒有天地萬有以前，都永遠長存，「自古以固存」。這個纔是存在主義，永遠存在的，沒有天地以前已經存在了，天地宇宙毀滅了以後，還是存在，因爲它自本自根固存的。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鬼會來迷人，鬼靠什麼來迷人呢？就靠這一點靈光，是道的靈光變的。這個「神」字是形容詞，不是名詞，「神鬼」就是鬼得到一點靈光就變靈了，變成靈鬼了；不然就是個笨鬼，沒有得道的鬼是笨鬼。神帝，這個上帝得了道纔可以做上帝，不然就成下帝了；他一定要有這個道，所以這個道「生天生地」。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這句話是老子觀唸的發揮，老子講過道德，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就是這個道理。「太極」是上古的名稱，我們讀了《莊子》，再看孔子著《易經繫辭》，可見太極這個名稱，也非孔子所創，也非莊子所創，而是上古留下這麼一個名詞。這個代表宇宙初生那個極點，就有那麼一個東西，名稱叫太極。至於「無極」呢，是我們中國文化後來的人所造的，太極上面又加它一個無極。據說列子是老子的徒孫，在他《列子》這本書上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共創了四個名同。原先這個太極就是最初的東西，所以這個道稱爲太極，等於現在講物理那個動能，初動的那一下。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自己沒有認爲自己高。「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六極」就是六合，指空間東南西北上下。中國過去對於宇宙只用六合來形容，秦漢以後加了兩方，成爲八方；所謂「八方風雨會中州」，這是康有爲很有名的對聯。到了佛學入中國，又加成爲十方世界。所謂十方，就是東南西北加上四個角，再加上下，就是十方。所以莊子說，在六極之下，有形的宇宙下面，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天地還沒有之前，道已經是永遠長存的了；「長於上古而不老」，這個上古是無始以來，非常非常古老。但是，道無所謂老，這四句形容道的高深久長。《大宗師》這一段，差不多到了精彩結論的地方了。

## 有道古人的成就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

這是講中國上古史了，「狶韋氏」是人皇，研究中國遠古史，纔會瞭解一些，不過現在歷史學者們都把這部分除掉了。像我們小時候讀書，在舊的觀念裏知道，中華民族的文化已經有幾百萬年以上了；天皇、地皇、人皇，以後纔是伏羲出來畫八卦；在那以前沒有文字的，那些都是有道的人。那個時候，我們世界跟天人來往，跟天來往，太陽、月亮是我們的電燈，掛在門口的。後來啊，人愈來愈壞了，地跟天就分開愈來愈遠，所以現在只好用太空梭，慢慢再回去。那個時候人都會飛，同佛家的說法一樣。我們人哪裏來的？不是猴子變的，是從天上下來的，身上有光，飛來飛去；我們老祖宗下到地球來，後來吃了地味，就是鹽巴，骨頭重了，飛不起來，只好留在這個世界上。慢慢也是吃了蘋果以後，又出毛病了，東西方文化的說法也是差不多的。

中國古老的故事，講起來好遠好遠，現在都認爲那些是神話，究竟是不是神話呢？那也是一個問題了。我前面講過，美國的同學拼命找《山海經》，因爲也有美國人研究出來了，大禹治水時到過美國的，現在變成有憑有據的事；傳說紛紛，豈止宋朝唐朝，我們早已經有人到達美國。不過那種地方我們認爲荒涼，不如中國山川秀麗。狶韋氏因爲有道，纔可以縱橫天地之間，所以稱爲人皇。

## 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

到了伏戲（羲）帝出來，沒有文字，開始畫八卦。伏羲是得了道的，道是無形無相的，做工夫的方法則各有不同。伏羲得了道以後，「以襲氣母」，「襲」是合的意思，「氣母」是元氣之母，伏羲修煉氣而成功，達到長生不死。

維鬥得之.終古不忒。

「維鬥」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得了道，所以指揮天體。我們這個天體，夜觀星象以北斗爲標準，北斗有七個星，實際上不止七個，七個是中樞，把它連起來一畫，就像一個舀湯的水瓢，古代叫做鬥，也像古代熨衣服用的熨斗。現在是電熨斗，古代的熨斗是一個盒子、前面一個口，上面一個把子，裏頭生的炭火燙燙的，就是那個鬥。北斗是後面四個星前面三個星，再前端還有兩個亮的星，一顆叫做搖光星，後人又叫做招搖星，像眼睛一樣亮的。所以我們現在講的，這個人招搖掩騙，就是招搖這兩個字。春夏秋冬，北斗的斗柄所指地球上方位不同；春天指東方，夏天指南方，秋天到西方，冬天到北方。我們小時候學的天文學，是夏天夜裏書也不讀了，可以乘涼了，躺在涼牀上，一把大扇子扇蚊子，一邊仰觀天星，臥看牽牛織女星，就在那個境界，學會了這些小天文。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壞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太陽、月亮因爲得了道，有這個功能，所以永遠掛在天體上。「堪壞得之，以襲崑崙」，堪壞是小小一塊泥巴，就是手這麼一捧啦，堪壞就是一捧，一捧泥巴得道了，慢慢累積起來，就變成崑崙高山，後人稱它爲人面獸身的崑崙之神。「馮夷得之，以遊大川」，中國神話中的馮夷，就是水神，太平洋、大西洋，天下的水都歸馮夷管。馮夷得了道，可以遊大川，他是水上的神仙，連海龍王都歸他管。「肩吾得之，以處大山」，肩吾得了道，在高山上活着，永遠不死。

由上古史一路下來，到了我們老祖宗黃帝了，「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所以中國舊的歷史上講，黃帝是得道的，得了道以後，才「鼎湖龍去」。所謂鼎湖，就是安徽的黃山上面。黃帝最後得了道，不當皇帝了要上天，天上飛下一條龍，他騎上龍背，白日飛昇上天了。當時這一班宰相大臣，趕快抓住龍尾巴龍頭，也就跟着上去了。有些地位差一點，階級低些的，就抓住龍的鬍子，結果鬍子斷了掉下來，留在世界上都變成神仙了，長久不死，這就是攀龍附

鳳。所以後來的人說，某人事業做起來了，就去捧他，或者依附權貴，都叫做攀龍附鳳，也是這個典故來的。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顓頊是上古一個得了道的帝王，這個皇帝死後，在玄宮這個地方。「禺強得之，立乎北極」，禺強是北海的神，神話裏說他是管北極深海的神。這個據說是中國人，所以北極的主權應該屬於我們中國人，將來你們到北極探險的時候，找找他看，我們有個老袓宗在那裏管事的。「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少廣是天的名稱，佛經三界天人也有這個名稱。西王母是女的，據說是玉皇大帝的母親，就是上帝的媽媽。西王母永遠是二十幾歲的樣子，她在崑崙山上的少廣天，她的丈夫是東方的東王公，九年見一次面。

這兩個人都得道了，生的兒子就是玉皇大帝，當中央的主宰，這是我們中國的神話。你們研究比較宗教，把各地的神話都收集起來，就發現這個天上非常熱鬧，西方人有西方人的區域，我們有我們的區域。因爲這些人都得了道，所以能夠成爲神。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上古傳下來的說法，我們這一班祖先們，的確得了道；他們不曉得活了多久，也不知道有沒有生死。「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至於後來跟我們比較接近的彭祖，是歷史上可以考證的，他是唐堯時候的人，據說活了八百歲，照神仙傳上的說法，彭祖到現在還在世間。彭祖是南方楚國人，是湖南湖北一帶的祖先。五伯一直活到春秋戰國的時候，上面講的都是出世得道的人。你看莊子亂扯一頓，看起來像亂扯，把老祖宗的神話都拿來講一講，這些人在世間社會上功德做完了，好事做完了，國家治好了，最後走了，得道了，不生不死，這是上古的人。後世差一層的，得了道的，就當宰相。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傅說是上古殷王高宗的名宰相，也是得了道的，「奄有天下」，因此一統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據說傅說功成名遂身退，死了以後上天，稱爲星宿之神。這一段是莊子引證，說這些人都是得道的。莊子煞費苦心，宣傳宗教，好像有人披一件白衣服，拿一本《聖經》在街上叫一樣，他在那裏宣傳他的道，叫完了以後，他引出一個人。

## 女仙的傳授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

「女偊」是女仙，南伯子葵問這位女仙，你的年齡非常大，但是你的臉色外貌仍像女孩子一樣，什麼道理呢？女仙告訴他，因爲我得了道了。南伯子葵問說，道能不能學呀？這個南伯子葵當然是我的同宗啦，是不是雙姓，不知道；他想學道，同我們現在一樣。想學道的人注意啦！這個女仙告訴他：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

「惡！」就是「唉！」「惡可！」不可以啊！道怎麼可以學啊！「子非其人也」，你們要學道，沒這個資格，你不是學道的人。「卜梁倚」是古代的人，也是神仙，他有聖人的才能，聖人的聰明，可以做哲學家，可以講理論；「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但是沒有道德資格。這個女仙告訴他，「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所以出世和入世，兩樣想要合一的話，佛家講除了十地以上的大菩薩，道家講除了得了大道的人，不然只能走一邊，不能兩邊兼得。

換句話說，孔子有聖人之才，恐怕還沒有聖人之道；莊子有聖人之道，也無聖人之才，所以始終在農林公司管管植物園，做了一輩子的管理員。先不講道，一個人有學問，不一定有那個才能；有些人學問好得很，道德也好，叫他做事，唉！那是窩字號的，窩字號者就是窩囊，不能做事。有些人做事辦事，那真能幹，但是他沒有學問，連簽名都籤不好。

所以古代的帝王要用人，只用那個人的才能，不用他的道德；不管你貪污也好，亂七八糟也好，他都不問。因爲你貪污多了，最後犯了法，把你滿門抄斬，財產充公，等於給你過一過手，最後仍然要還回來。所以高明的皇帝很放手，讓你去做，你貪污，他假裝看不見，你搞了半天，還不是替他收藏！那就是說，有人有才而無道，有人有道有德而無才。才、道德、學問，三者兼備的幾乎沒有；如果有的話，那就不得了啦！這人就是得道了。

這段話叫大家注意，有聖人之才的人，道家、佛家、西方哲學家，什麼新舊約《聖經》，都講得通，學問又好，但是修道不一定成功；這就是有聖人之才，無聖人之道。有些人得了道了，你叫他弘法傳道，他一句都講不出來，這是有聖人之道，無聖人之才，兩者不能兼備。這都是莊子講的真話。這個女偊說「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像卜梁倚這個人，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嘛，有聖人之道，沒有聖人之才。我來教教他，截長補短，兩個人的本事合在一起，他也許可以得道。如果不是這樣，「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所以有聖人之道的人，找一個具備聖人之才的學生，傳道給他，那麼他會學成功，不然很難。

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像卜梁倚一樣，他的聰明才智，有聖人的才能，是塊材料，但他沒有聖人之道；「吾猶守而告之」，女仙講我有聖人之道，不是聖人之才，結果我就來教他，也許勉強可以成功，但是教得很辛苦。只教了三天，古人教了三天已經厭煩死了，我們教了多少年，還在教，你看多痛苦。她說我教了三天以後，卜梁倚「而後能外天下」，那個空的境界，空靈、虛靈的境界，超過了宇宙，宇宙都在他這個道心裏了。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把身體忘掉，空間忘掉，時間忘掉，「以外天下矣」，我們聽聽，多偉大多了不起啊！但是這個女偊講還不夠；三天以後，「吾又守之」，我又教了他「七日」，痛苦死了；七天以後「能外物」，不被物理世界所束縛了。因爲你得了道以後，還沒有脫開物理的環境，風、寒、暑、溼，感冒病菌，還會侵襲你的。所以等到了了外物，才叫跳出三界外，勉勉強強她說可以了，不過還在五行中。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我又教他，慢慢來呀，又教了九日，加上七天一算啊，十幾天了，「而後能外生」，這才了了生死。等他一了了生死以後，「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這個時候才大徹大悟。「朝徹」就是早晨起來，太陽一上山，整個光明普照的意思，就是大徹大悟的境界。「朝徹，而後能見獨」，等到大徹大悟以後還要修嗎？還要修！修了以後「見獨」，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孤零零的，把道這個東西找到了。「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能無古今就達到了不生不滅。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你看這個道多難辦，一步一步的這位女仙都告訴我們，有境界有徵候。從這位女仙，女菩薩的嘴裏，就把這個道傳出來了。所以莊子在《大宗師》裏都說明白，如果你們想做大師的話，聖人之才及聖人之德要兼備。不過現在大師不值錢了，到處什麼人都是大師，將來我看你們去當太師吧，要做太師就先把這一段自我反省。不過要加一句，現在時代不同，還要有聖人之德，品德還要好，然後纔有資格修聖人之道。最後得道了，成了道，就「入於不死不生」了。

## 是寓言  是修道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

怎麼樣才叫做「殺生者不死」呢？這個按佛法說，太嚴重了。其實不是真的叫你去殺生，如果殺了人，那你非死不可。這個生，不是生命的生，是念頭生起來，思想念頭一動，就要平靜下去，就要把它空掉。後來道家修神仙之道的兩句話，「未死先學死，有生即殺生」，就是根據莊子這兩句話來的。所以我們打坐幹什麼？要先學死，念頭一動，一生起來，馬上把它空了，這叫做殺生，就在空靈的境界永遠定下去，這就是學死了；這樣的死，人就永遠不死。永遠不死是什麼呢？所謂不死就是長生嘛！生生不已，永遠是前進的。

所以「生生者不生」，你要長生不死，最好是不生，不生就是思想妄念情緒動都不動，不是壓制下去的。孟子說四十而不動心，孟子是硬壓下去，那很不得了，要很空靈纔行，就是生生者不生。學佛的同學注意啊！佛家講要到了八地菩薩，才得無生法忍；莊子講的就是無生法忍。「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生而不生，不生而生，這就是無生法忍。到達了一念不生處，無生法忍，「其爲物，無不將也」，那時心能轉物了，一切萬物跟着你轉，你不被物所轉，要改變萬物就可以改變。像我們普通沒有得道的人，受物質環境的影響，改變了我們自己。修養到達了心能轉變萬物的境界，要毀滅它也可以，要成功它也可以。「無不迎也」是來者不拒。

莊子「將」「迎」這兩個字後來被宋儒用了，宋朝的儒家，我非常佩服，不是講笑話，宋明理學家像是佛家的律宗，品德做人那個嚴肅，沒有話講，那好極了。就是有一點，對學問主觀太強，到處把佛家、道家的東西收來，然後再拼命罵他們異端，很不應該。異端的意思就是外道，儒家專門名稱叫做異端，是借用孔子的。譬如程明道（顥）是有名的大儒，寫的《定性書》，講怎麼樣叫做打坐入定，其中第四、五句話，很有名的，「無將迎，無內外」，你說將迎兩個字哪裏來的？偷莊子的嘛！拼命偷道家的東西，連名詞也偷，等於家裏沒有紅包，到別人家裏拿一個來，然後又罵人家家裏沒有紅包，因爲被他偷掉了嘛！宋儒就搞這種事。

《定性書》裏頭講打坐做工夫，「無將迎，無內外」，是講到了底。說打坐無將迎，不要故意把念頭空掉。「無將迎」就是說不要把念頭帶來，念頭來了不歡迎，自然就跑掉；跑走了也不送，就那麼坐就定了。「無內外」，不要守在身體以內，也不要守在身外。他說的完全對，道家、佛家用功的精華他都拿到了，可是寫完了書，他又罵道家、佛家是異端，只有他不曉得是哪一端？量太小了，那就是有聖人之才，無聖人之德，這也不厚道。拿了人家的就應該說是出在人家嘛！另外所謂內聖外王，也是莊子講的，不是儒家講的。

莊子說，得了道的，「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那就是心能轉物。這樣的境界，莊子給它定一個名稱叫做「攖寧」。用佛家來比喻，「攖寧」就是自在，叫做觀自在。但是自在是講原則，是自由自在的；而攖寧是講那個現象之舒服！所以這個道的境界叫櫻寧。

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

什麼叫做攖寧？一個人得了道成功了，還是在這個世界，不會離開這個世界，可是他摸到萬物，等於小孩子摸到東西一樣。小嬰兒，出生不到一百天，拿一個東西，他好像拿牢了，可是他沒有用力，所以嬰兒一定是大拇指放在裏頭，握個拳頭，叫作握固。這個裏頭學問大了，什麼理由？很多理由！要講密宗的話，說手印爲什麼要這樣結？爲什麼嬰兒要那麼握住拳？人生下來就抓，什麼東西都想抓，嬰兒一天到晚都想抓，喫奶時兩個手也想抓。到了什麼時候不抓呢？到了民權東路殯儀館的時候，就抓不住了；這就告訴你這就是人生，就是道。攖寧就是這個道理。小嬰兒雖然抓成這個樣子，而是若有若無之間，安詳而平靜，也把握得很牢，所以這個是自在，「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莊子前面講，道可傳而不可受！現在他借用了這位女仙的話，傳了道給我的同宗南伯子葵，都傳給他了。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南伯子葵得了道以後，有一些懷疑，就問仙女，「子獨惡乎聞之？」你這一套哪裏來的呀？什麼人傳給你的？

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這個是一代傳一代，就像我們聽鬼故事一樣，你講的鬼嚇死人，真的嗎？看到了沒有？沒有，我表兄那裏聽到的；去問你的表兄，表兄說是我外婆說的；外婆說，我們孃家的老太太說的；找了半天，現在還在找。

「曰：聞諸副墨之子」，女仙說我是聽副墨的兒子說的。這些名詞都不可考了，後來道家都把這些名詞，歸於民間的說法，也是譬喻，算是莊子的寓言。那麼什麼叫副墨呢？下面郭象有一套註解，不過我並不太同意這個註解，因爲他把所有的，都歸之於莊子的寓言。實際上這個寓言是講修道一步一步的工夫境界，莊子不過是在這裏賣一個關子。

副墨之子就是黑漆桶；開始修道的時候，閉着眼睛黑洞洞的，所以稱之爲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慢慢寧靜久了，耳根清淨，一步一步工夫再修下去。靜下去久了以後「瞻明」，就是莊子前面講的，「瞻彼闋者，虛室生白」，有一點光明出現了。「瞻明聞之聶許」，聶許就是光明之間有個東西，「聶許聞之需役」，這個東西會動的。「需役聞之於謳」，於謳，我們拿佛家比方，就是耳根圓通。等到耳根圓通以後「聞之玄冥」，完全

是空的境界，空到了極點，不過還不是道的究竟。「玄冥聞之參寥」，參寥就是非常廣大、遠大的東兩，所以後代有一個學者自稱「參寥子」，算是道家的神仙，他有很多的著作；參寥子是這個人的道號，就取自莊子這個地方。

「參寥聞之疑始」，到了這裏爲止，等於佛家一樣，你看如果研究的話，推開這些都不講，只研究東西方文化的比較，莊子這個時候，比佛教進入中國還早很多，連秦始皇都還沒有出生！但是，莊子已經講到無始之始，等於佛家講宇宙開始的問題，是先有雞，先有蛋的問題。

這個宇宙是個圓圈，所以佛家定個名稱爲無始之始，追究有沒有一個起點，佛家有一個名稱叫做「無始」。無始者，就是代表無始之始。莊子這裏一個名稱叫做「疑始」，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研究比較東西方的文化，就是古人所講的「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凡是得道的人，名稱語言雖有不同，弘揚這個道，雖因地區不同，但是那個道理意義相同；真理就是一個，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莊子在《大宗師》，道也傳了，怎麼樣修道也傳了，下而又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明。

## 生命受身體的拘束嗎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這四個人是好朋友，也是同學道友，他們討論世界上有誰能夠「以無爲首」，就是把空無當成頭。拿人的身體來比方，空是我們的頭，空是道的體。「以生爲脊」，現在活着的生命拿背脊來代表，「以死爲尻」，死嘛，像屁股一樣，是最後了。換句話說，這個人隨時在空靈中，活着也無所謂，就是那麼活着，死了就把這個身體丟下來不管了。講一句很透徹很土的話，等於屙一坨大便在這個世界上就跑掉了。一個人如果能夠做到這樣，把這個肉體一丟像排泄了一樣，就走了，「孰知死生存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誰能知道死生是一體，是道的過程，是個現象的話，就跟他做朋友。那是佛家唯識所謂的法相，是個現象，這個本能道體沒有動過。假使世界上有人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跟他做朋友，就叫他入會了；不然，沒有資格入會。你看這四個人很可惡吧！傲視天下人，好像沒有一個人夠得上當朋友。這四個人站在四方就這麼看天下。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這四個人啊，彼此迴轉來看，看不到有人懂得，就你看我，我看你，大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逆就是反對，莫逆就是沒有反對，彼此完全心同意合。所以後來中國文學，稱交情好的朋友爲莫逆之交，典故就是這裏來的。「遂相與友」，這四個人做了朋友。「俄而子輿有病」，後來子輿生病了，「子祀往問之」。我們探病，一定帶一籃水果呀，或者送一束花呀，探病都是這樣，但是子祀去了就說，「偉哉！」好偉大啊，人家生病，他來叫好偉大。

「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他說，你現在好偉大，你快要高升了，好了不起！我來恭喜你。「造物者」，就是這個造化，生命的主宰。他說真是討厭，造物者弄這樣一個東西，把我們拘束住，「爲此拘拘」，我看你現在刑期夠了，快要解脫了，快要跳出牢籠了，哈！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足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你看那個造物者，造化人的好可惡，就拿這個肉體幾十斤，一個骨架子，就把我們扛住了。「曲僂」，我們人體不是完全直的，這個背脊骨那麼彎的。「發背」，背上駝起來，上面弄一個頭有五官。「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下巴快接近肚臍，兩個肩膀又比頭還高，頭面朝上。「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不過這個子輿雖然陰陽不調，生了病，但是他心中還灑脫不以爲意。我看你快要昇天了，偉大偉大。生病了嘛，刑期快要滿了，我來恭喜你。

「跰足」是一個形體不正跛腳的人，「而鑑於井」，他對着井水看自己的像，就很感嘆地說，造物者要這樣一個身體拘束着我！「造物」這個專有名詞，在道家的學術思想，代表了天地造萬物的功能，宗教家就叫主宰，哲學上所謂第一因。中國文化沒有這一套，宗教哲學的問題都拔掉了，另外給一個名稱，叫做造物者，能夠創造萬物的。

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戰！

子祀問子輿，你討厭自己這個身體嗎？子輿說，你想到哪裏去了！「亡，予何惡？」假使我們知道了沒有我，這一切的變化，長得漂亮不漂亮，生與死這一切等等啊，都沒有關係了。

「浸假」，又是莊子用的詞，這兩個字是文學上特有的名詞，「庸詎知」和「浸假」，都是虛字，語助詞，等於我們現在講話，這個……那裏……有時候一個問題答不出來，這個這個，這個了半天，或者是哪裏哪裏，就是那麼一個意思。浸假就是假使的意思。

假使你感覺討厭自己的身體，受這個身體的拘束，他說一個得道的人就瞭解，這個並沒有什麼拘束；假使天地把我們的左膀子變成雞，那很好嘛！我用不着買手錶了！一叫就知道時間。古人沒有鐘錶，就是靠雞報時，夜裏叫個兩三次，白天叫個兩三次。一個雞叫的聲音，一個貓眼晴的變化，古人就靠這兩個天然的大鐘知道時間。假定把我們右膀子又化成彈弓，「以求鴞炙」那麼好了，打鳥去，鳥打來了以後，就烤着吃了，這樣不是很好嗎？隨便怎麼變化都可以。假定把我們背脊骨，從上到最下尾閭骨這裏，變成了輪子，那好嘛，只要我精神還在，我就把我的精神當成馬，拖着這個輪子，把車子就開走了，自己坐在車子上，不必另外叫計程車了！

莊子這一段，看起來講得不倫不類，都是莫名其妙的話，但是中間有一個道理，一切的萬有生命，都是自然的變化，萬物與生命，人的身體心理，都自然在變化中。所謂「造物」，另外有一個名詞「造化」，也是莊子所講的。「造物」，是講宇宙間有一個功能，有一個力量，能夠創造萬物，不是宗教家所講人格化的東西，或者固定形體化一個全能的東西。這個功能無所謂能不能，因此定個名稱叫「造物」，它創造萬物，萬物很自然都在變化中。

譬如我們人的身體上有植物、礦物、動物，什麼都有，累枳起來，就變成這個形體。所以我們有病喫的藥，譬如西藥裏頭，礦物植物什麼都有，中藥偏重於植物。藥喫下去病就好了，這也是化學的作用；所以一切皆在變化中。這個變化是非常自然的，彼此相互爲生命，彼此互相爲生死。我們吃了菜，菜就可以叫做草。所以陳教授喫素的時候，他就說是喫草，也沒有錯，菜跟草本來都差不多。喫肉就叫做喫人，喫別人的肉，都是互相在變化。一切的變化非常自然，所以叫造化，造作萬物，互相變化。因此，生來也是一個變化的現象，死去也是一個變化的現象。有了這個生命，也無所謂是拘束，沒有這個形體也無所謂是悲哀，這個就是中國道家所謂的自然。這個自然並非是個主宰，也不是印度或西方哲學所講的自然，而是很自然的變化。

他說，你這個人怎麼不通呢！一切萬物皆自然在變化，人由生變老，老了就是老了，老了就要老得好看。你說我老了很可憐，年輕人想要這個可憐還做不到呢！我有一個朋友，有一天跑來喫飯，他說現在我們年紀大了，碰到的都是老朋友，老朋友們一碰面啊，就是唐人的詩所講的「訪舊半爲鬼」，「相悲各問年」，問問老朋友一半都做了鬼，另外見面就問你幾歲了！啊！七十九了，哦！我八十二了，相悲各問年齡。

他說，你們怎麼這麼討厭！我們碰面談談別的嘛！一看到就問你血壓高不高？心臟好不好？最近去檢査過沒有？這個多討厭啊！那些老朋友講，老了很難過，所以跑公保門診醫院，真是笨。他說，我覺得自己非常幸福，上帝如果不給我這個生命，我還沒有死的機會；既然給了我這個生命，有一天會叫我死，我非常光榮，死的機會多難得！人生只得一次，你們老害怕那個死幹什麼？

雖然這個朋友一點都不學道，也不研究《莊子》，但他講話素來很痛快。他說假使得了癌症，叫我去開刀也好，不開刀也好，都是很難得的機會，最後一個大機會就是死，這要看通嘛！在我沒有死以前，什麼東西吃了會得癌症，我照喫不誤，總是個機會嘛！所以他說，最近跑到國外去走一趟，去看看女兒、兒子，我哪裏想去呢！就是因爲中華航空最近飛機失事，我一想就買張票去了。我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說我很想找一個機會這麼掉下去，不是簡單明瞭嗎？萬一將來還要上氧氣，這個多討厭。結果運氣不好，也沒有掉下去，在外國走了半個月，也不會講洋文，上了飛機以後，一路就被人家帶着走。

他在國內也蠻有地位的，當然不會洋文，他說幾乎就掛了個牌了，我是哪裏人，到哪裏去；所以空中小姐看我實在不懂洋話，一個一個交待。到了地方，飛機一停，就想下飛機。旁邊那個招呼的人受了拜託的，就說NO、NO，他說NO，我就不下飛機了。後來我問他飛機上喫東西怎麼辦？唉呀，就是這個討厭，他說那個西餐啊，又難喫，我就把胡椒、辣椒醬一起都倒進去了。人家問我喝什麼？我只會說咖啡，這半個月喝了一肚子咖啡。這個老朋友一來，總有笑話講，都是現場的故事。所以我現在要勉勵你們，不要出國去像他一樣，喝了一肚子咖啡，至少菜單要認得啊！他這個人雖然不學道，不學什麼，他的思想倒很通達。

## 莊子說不能勝天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莊子說，我們得到這個身體，活在這個世界上，「時也」，這個代表一個機會，一個時間；有了這個機會，有了這個時間，才叫我們活個幾十歲。萬一生下來就死呢！時間短一點就跑也行，沒有什麼捨不得，所以「得者，時也」，這是個機會。「失者，順也」，生命結束了，要回去是應該的。本來這個世界上沒有我嘛，忽然跑出一個我來，就在世界上玩了幾十年，很夠本了。當初什麼都沒有帶，光光的來，又喫又住，又玩又罵人，又吵架，玩了幾十年，蠻有趣的。回去就回去，應該的嘛，沒有什麼了不起。

所以後來中國文化有一句名言，「安時處順」，這四個字是常用到的典故、原則，就是《大宗師》這一篇來的。所以他說「安時而處順」，活着的時候，把握現在，現在就是價值，要回去的時候，很自然地回去了；所以一切環境的變化，身心的變化都沒有關係，那是自然本來的變化。常常有許多朋友講起，要這樣那樣，尤其到了晚年，孔子也講，人到了老年有一個大戒，就是「戒之在得」。人老了以後，手抓得愈緊，思想也抓得愈緊，因爲來日無多，日暮途遠，太陽要下山了，前途茫茫，所以生怕把握不住。那些所謂平常不愛錢的，老了特別愛錢，平常很大方的，老了，兒子也是我的，女兒也是我的，孫子也是我的，因爲他沒得抓了啦！總想抓，這就不懂這個生命了，所以不知道處順。

人一到老了，這個世界給你玩那麼久了，已經很夠本，要順其自然；如果懂了這個道理，「哀樂不能入也」。所有喜怒哀樂沒有什麼，情緒都不動；情緒不動不是灰心喔！是自然就空了。有什麼可喜歡的！當然不是叫你不喜歡，你高興笑就笑一下，笑完了也算了，要哭就哭一場，哭完了也算了，「哀樂不入於心」。他說這個道理最難懂了，這就是道。佛家禪宗講悟，就是要悟這個道理，要看通了人生。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古人這個「縣」就是「懸」。什麼叫縣解呢？就是最高明的見解，勉強再加解釋，形而上哲學的道理就是縣解。如果嚴格地講，像縣解、造化這些題目，包含的意義都很多；簡單地說，就是理解到了，懂得了這個就是道。所以後來有人寫成這個「懸」，人應該個個有這個智慧，瞭解這個人生，而得道了。「而不能自解者」，但是人生自己得不到解脫，達不到懸解的解脫境界，「物有結之」，因爲被物理的環境困惑了，被它拴住了。

我們在座研究佛學的朋友，你就看出來了，很多佛經上翻譯的名稱，什麼「解脫」啦！心中的煩惱妄想叫做「結使」啦！套用莊子的特別多。所以有了高明的見解，悟了道的人，自己就得解脫了；人如果不能得解脫，自己就很苦惱。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這是最後的結論，他說宇宙萬物不能勝天，這個天就代表道，不是天體的天，也不是什麼自然科學的天；萬物離不開道的境界，就是物也不能影響心，心就是道。但是講一個「心」字，我們容易把它降低了，好像把自己思想當成心了；這個心，包含了思想、精神、物理（生理〉，三部分一體。而古人尤其莊子不用這種字眼，他就用天，或者道這一類的字，就是代表心物是一體的；所以「物不勝天」。他說我們何必爲外物困擾了自己呢！能夠把萬物看空了，看通了，不被困擾，就不被束縛了。所以，我們又何必討厭這個身體，乃至於物理世界的東西呢！下面另起一個故事。

## 你怕死嗎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這四個好朋友，過一陣子，子來生病了，太概肺積水，或氣管炎而氣喘；「喘喘然將死」，氣都出不來，快要死了。他的老婆兒子圍着他哭。這個子犁「往問之」，就是探望他的病，看到他家裏的人圍着他，那麼悲哀，子犁就罵人了。「叱！避！」你們通通走開，把他的家人都趕開。「無怛化」，生病也好，死也好，一切都是天地物理自然的變化；生病的時候就生病，當然不是叫你不喫藥，藥還是要喫，何必心裏恐怖！

我們先討論這一點，關於子來生病，莊子只講了三個字，「無怛化」。「怛」就是害怕，害怕變化，這就是生病的哲學了。上面講一個生理變化的道理，我們生病，不管是中醫、西醫，在醫理上有個最大的原則，學醫的同學們更要注意，任何病只有三分，但是我們心理的痛苦加上去，變成了七分，好痛哦！好痛哦！尤其生病的人喜歡人家照應，等於小孩子一樣，孩子見到娘，無事哭三場，沒有事情都要哭一下的。人生病的時候最喜歡別人來看他，照顧他，痛不痛啊？痛得很哦！有許多人就是小孩子脾氣，其實並沒有那麼痛，喊痛都是自己心理作用。

譬如一個人感冒很痛苦，但是自己心理把它加重了，因爲恐怖生病，下意識的心理作用；這個加上以後，使病的消除增加很多的困難。所以在醫學上，可以看到很多的事實，往往有些人喫錯了藥，但把病喫好了，因爲信賴醫生，認爲藥喫下去，自己就會得救了；所以有許多醫案，給病人喫的根本不是藥。現在美國很多家庭，都是擺的藥瓶子，非常相信藥，當然醫生生意也好，尤其是各種維生素，多得要命。

但是據我所知的資料，而且都有醫學上最高明的資料，很多醫不好的病，醫生給他喫的是白糖，包起來像一顆藥一樣，他說，多半是安撫病人的心理；結果病人也活得好好的，因爲心理病很嚴重。科學文明愈發達，一般人的心理病癒嚴重，要解除自己心理這個問題，就是莊子這三個字，「無怛化」，沒有那麼恐怖，對於生命看得空一點，生病就不那麼恐怖，也不那麼怕死了。因此，子犁這兩句話罵子來家裏的人，叫他們走開，你們怕什麼呢？這是自然的變化。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子犁就靠在窗子旁，窗子叫做戶。門是門，戶是戶，戶是室內，房子以內的門叫做戶，外門大門叫做門，等於說落地窗叫做戶。子犁就靠在門窗給他講話。「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他說好偉大的造化啊，不曉得要把你變成什麼樣子了！更不曉得要把你送到哪裏去！因爲生病了，生病下一步要死，「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死後會變成爲老鼠肝嗎？或者一條蟲的手臂嗎？這裏說的像生命輪迴，其實鼠肝蟲臂都是沒有的東西。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子來說，宇宙天地等於我們的父母，是個大父母，宇宙萬有就是陰陽所變。它「不翅」，沒有翅膀，就是沒有形象而飛得很快，萬物的速度跟不上它，變化無窮，快速得很，莊子說這是我們的大父母。所以萬有的生命，包括人，都是這個大父母陰陽所生，不翅於父母。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焊矣，彼何罪焉！」我這個大父母，宇宙主宰，陰陽造物的這個作用，如果認爲我要死，我也無法抗拒，只好聽它的。假使我不聽命令，不順其自然而死，就是反抗，「我則悍矣」。爲什麼要抗拒父母的命令，抗拒陰陽的命令？它要你死也不是罪過，要你生也不是恩惠，很自然的，就是這樣一個規律。而且我們這個生命是它變出來的，我們必須還之於它，要聽命於它纔行。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中國哲學裏常用到，造物、造化、陰陽、大塊等。前面提過大塊就是我們這個天地，天地「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這是生老病死。這裏有個比較，過去佛家的哲學，對於人生生老病死的四個階段，非常看重，整個的印度哲學也都看重。印度哲學提出來的四個階段很明顯，中國本來也有；印度哲學是要從這四個問題跳出來，要脫離，要人如何解脫生老病死，因而創立了佛學的哲學系統，也就是佛教的基本宗教哲學。

如果拿掉了宗教的外衣，只拿文化精神來比較，莊子在這裏的說法，代表了中國上古文化對於生老病死的看法，輕鬆得很！不像其他宗教看得那麼嚴重。莊子說，這個大塊天地「載我以形」，注意這個「載」字，我們上次也提到過，是說這個身體像車子一樣，把「我」裝在裏面，就是「載我以形」的意思。所以說，身體不是我，我也不是身體，可是身體現在屬於我用的，等於我的一部車子。有了形體，活着時「勞我以生」，活着忙忙碌碌；「佚我以老」，老了給我一個退休安洋；「息我以死」，死了是讓我休息。所以「故善吾生者，乃善吾死也」，真懂得生命的人，纔能夠真懂得死亡，生既不足以喜，死也不足以怕，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階段。

但是呢！所有的哲學，以及宗教哲學，都只講到這裏爲止，死了以後還有沒有呢？那麼這又歸到佛學裏頭去了。答案是還有。道家沒有講得那麼明顯，承認還有，還再來的，就是輪迴。輪迴就是重新迴轉來，又是生老病死，所以這個生命永遠是連綿不斷的，這是生命的現象。這個現象的後面有個東西，有個無比的功能，那就是宗教哲學所定的第一因。第一因另有各種名稱，叫它是道也好，叫它是什麼也好，莊子接着另有一個形容。

## 順自然  逆自然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這個譬喻很妙了，莊子打一個比方說，「大冶」，有個打金的工程師，在鍋爐中鍛鍊黃金，準備把金鑄造成別的東西。豈知黃金一倒入鍋爐裏，這個黃金就高興得跳起來講，好啊！這一次輪到我了，我馬上要變成一把「鏌鋣」寶劍了！古代冶煉名劍，都要五金混合而煉的；如果這個金一到鍋爐裏就跳起來叫，那個工程師一定認爲這個黃金是妖怪，一定把這塊黃金設法搞掉。

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現在我們這個生命，「犯人之形」，「犯」就是「範」，現在我們變成人的形狀了，「而曰人耳人耳」，自己還叫着，我是人……我是人！所以生命的主宰，看我們這些人都是妖怪，是不祥之人，像這塊金子一樣。本來就是個人嘛，爲什麼要自己宣傳呢？就是自己在作怪。

今一以天地爲大爐，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莊子這一段特別提出來說，我們要認清楚，整個宇宙就是個大化學鍋爐，「今一以天地爲大爐」，現在是以天地爲大化學鍋爐，天地間有一個功能，能創造萬物，這個功能叫做造化；造化就是這個工程師，他要把我們變化成什麼，就是什麼。「惡乎往而不可哉！」不能說接受不接受，要順其自然。本來曉得宇宙就是個大變化，我們讓它變化，變化成什麼都可以，你何必要叫！自己不要在那裏對生命矛盾彆扭。

這個道理就說明，我們對生命認識不清，所以自己對生命有怨恨，對人生有不滿。其實任何環境人都可以生活，可是偏偏人對任何環境都不滿意，都會怨恨，就像那個黃金跳到鍋爐裏，自己叫了起來，那就是妖怪。所以人要認清楚，自己生命就是那麼變化，不必怨恨，也沒有悲歡喜樂，一切很自然的。

「成然寐，蘧然覺。」造化在鍋爐裏打造了一個成品，就是我們人了，成品已經造成，人的生命也裝到這個身體裏了。「成然寐」，變成人這個東西就睡覺，糊裏糊塗睡覺；就是佛經上講長夜漫漫。這個夜很長，這一覺睡下來，算不定活了六十歲，就是睡了六十年。「蘧然覺」，等到有一天我們身體不行了，這個工具使用完了，我那個精神離開了這個身體工具，回到大自然，那就是夢醒的時候；非常舒服。

這一段故事，最後這兩句話，說明我們活着生命裝在身體裏，這個是倒黴的時候，是我們大睡眠的時候；等到我們有一天夢醒了，這個身體就不能拘束我們了。

在莊子所講有關生命的道理和寓言比喻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心點，大家不要忽略，就是人如果懂了這個道，雖然在自然變化之中，自己卻能夠做宇宙之主，主宰自己的生命；這就是生命的昇華，這種人叫做真人。真人可以說把天體上太陽月亮拿在手裏，像湯圓一樣玩的，這個真人比宇宙還要偉大，有無可比擬的生命功能。

《莊子》的內七篇裏，表面上都是如何解脫，順其自然；但是有一個違反自然法則的，可以不隨這個變化走而超越了這個變化的；只有懂了道的人才辦得到，這個纔是中心重點。我們讀《莊子》的時候，往往被他這個自然變化，又美又幽默有趣的文字迷糊了，而忘掉了中間有一個能夠作主的。大凡一般研究《莊子》的，乃至我們喜歡《莊子》的人，據我的經驗看來，古今以來各種註解，多半隻注意到逍遙解脫順其自然這一面，而忽視了逆行修道主宰生命的這一面。

以前我在西南一帶碰到一位老朋友，是有名的天文學家，名字一時想不起來了，是四川人。如果活着，應該有百把歲多一點了。他是老牌英國留學生，學天文的，中國文學也好。自從我們中國文化接觸到科學，這一百年來真學天文科學的人沒有幾個，一般都是學實用科學的多。所以我們一聽學天文的，覺得非常了不起；而且他學的天文，不但懂得西洋的天文，對中國的傳統天文也非常有研究。所以我們都笑他，昨天夜裏又沒有睡覺嗎？他夜裏經常不睡的，夜裏研究天文，從前沒有天文臺，沒有現在的科學設備，那是幾十年前，他穿着很厚的皮襖，戴很厚的帽子披風，站在房子高樓的頂上，仰觀天象。問他國家有什麼變化？他講得很準，比說寓言還要準，那是科學。某一個星座變了，世界上會怎麼樣變亂了。抗戰時期我們問他，打仗還要打多少年？他說不是三年五載的，掐指一算，不是算什麼子醜卯酉！他是算數學的，說總有十來年吧！八九年免不了的。

這個人看來怪裏怪氣的，因爲我們大概太熟了，看他倒很自然，就是莊子所講子桑、子輿這一流的。他走起路來眼睛都看着天，目中無人，好像非常傲慢。他說我很尊重每一個人，不過我看天文看慣了，看看人啊，非常渺小。他坐在茶館裏，或者是跟大家一起喫飯，也是這樣往上看的。因爲他是學天文的，看這個世界，看這個地球，像湯圓一樣。況且我們這些人類，活在這個地球上，像湯圓上的螞蟻，他說一點意思都沒有；所以懶得看人，就看天。

他晚年的時候，最欣賞《莊子》，好像莊子的道已經傳給他了那個味道。這種人做朋友很有意思，辦起事情來是一塌糊塗，人情世故什麼都不懂。家裏又有錢，穿衣服怎麼穿都不管，釦子也亂扣，朋友看到又扣錯了，把他解開重扣上，他覺得這些都無所謂，還說你們怎麼不讀《莊子》！這個釦子，那個釦子，扣到就可以了嘛！所以這個人很自然。像這樣一個朋友，他在《莊子》解脫逍遙的方面，順其自然，研究得很透徹。他的生活就在天文的境界，宇宙的境界，我們稱他活在《莊子》的境界裏。但是他只曉得解脫，而忘了一個東西，一個從解脫中如何使生命可以作主的東西；所以今天特別提出來說明。

我們研究《莊子》，這是中國道家之道，道家之道主要有個精神，就是自己可以作主。你看《莊子》這裏頭，每篇之中都來這麼幾句，等於道家的密宗，祕密的；他講了幾句以後又不講了，塑造一個得了道的人是怎麼樣的！真人又是怎麼樣的！然後不講了；接着又是講普通的俗話。這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現在再說下去。

## 挑戰無極的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這三個是人名。這就是莊子的文章，所謂「相與」就是相同，哪個人能做到四件事？第一是「相與於無相與」，相同在無相中。學佛的同學注意，這個無相有相，莊子早提出來了，不等佛學傳來。他說哪一個人能夠做到彼此相同地活在無相之中？那就是不着相，活着的這個生命，一切不着相，不被現狀所迷。第一句話是做到了不着相，不着相就解脫了；解脫了以後，萬事不管嗎？就是我報告學天文這個老朋友的樣子，怪裏怪氣，我現在認爲，前輩的高人怪朋友，現在幾十年間這種人都找不到了。所以越想他們越可愛，可惜訪舊半爲鬼，或許當仙人去，不做鬼了。

第二件呢！「相爲與無相爲」，光解脫了也不行啊！要能夠入世，能夠有所作爲。雖然入世，雖然還在做一個平凡的人，一切所作所爲不着相；因此我們可以講，道家始終處在出世入世中間。儒家是偏重入世的，譬如孔孟，絕對懂得這個道，悟了這個道，但是偏重於入世，以仁愛大悲的心情，明知這個世界不可救的，他硬要救世救人；不是他笨，是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這是聖人之行。

佛家呢！老實講，不管你大到什麼乘，最後還是偏重於出世。道家則站在中間，可出可入，能出能入，要出要入都可以。道家始終是站在門的中間，你說進來嗎？他抽腿就出去了，你說出去嗎？他拔腿又進來了，始終在這個中間，這是道家之妙。大家研究禪宗的，往往說禪宗是受了老莊的影響，這倒不盡然，不過禪宗與老莊非常相合，尤其禪與佛學的很多名詞，借用老莊的太多了。譬如剛纔提到的「相」，莊子早就提出來了。這兩句話，是兩個重點的觀念；「孰能」，孰就是誰，誰能做到相同在無相中間玩？這是遊戲三昧，遊戲人間。但是有些不是專求解脫，而是入世的，「相爲於無相爲」，就是入世的作爲，這是兩個觀念。下面再提出問題。

第三件，「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他說哪一個人能到天上去？「登天」，這是指有形的天，「遊霧」，在天上的雲霧裏去遊玩，跳到游泳池裏不好玩，要到太空雲霧裏頭去玩玩。這還不算，還在那個虛空中騰雲駕霧，「撓挑無極」。「無極」又是一個名稱，代表無量無邊的這個大宇宙，把這個空空洞洞的太空，無量無邊的宇宙，用指頭挑起來；像是我們玩銅板一樣，隨便在手裏翻轉，誰能夠做得到？這是三個觀唸了，接下來是第四個觀念。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能夠忘了這個現象界的生命，「相忘以生」，這三個人現在的形體還是人啦！所謂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忘記了現象界的生命，「無所終窮」，抓住了生命一個真正的主宰，無量無邊，無盡無止。但他沒有說永遠常在啊！而是無所終窮，也沒有完，永遠不完。這個生命的幾個大原則，哪個人能夠做到？所以許多人修道學佛的朋友，我看他性格相近的，就建議他去讀《莊子》就好；讀《莊子》比佛學好，讀了佛學太宗教化太嚴肅，馬上就要喫起草來了，不然就要拜佛啦！這是引用陳教授的笑話，我們一喫素，他就說我們是喫草，這個太嚴肅了。讀了《莊子》呢！沒有這樣嚴肅，非常解脫，一邊敲木魚，一邊念《莊子》，所有的煩惱都忘掉了。

《莊子》是道教的經典，道教唸經是念《莊子》，也就是《南華經》。道家的大廟子很少有道士道姑敲木魚念這些經耶，但是你若敲到木魚念念《南華經》，也是別有味道，很解脫很輕鬆。可是你念得很輕鬆解脫當中，着了相，被文字騙了，執著解脫輕鬆這一面，反而忽略了中間最嚴肅的一面，就是生命可以自己作主的這個道理。莊子沒有明說啊！他是暗中說的，祕密地說，「相忘以生，無所終窮」，這種的句子非常多，內七篇裏頭，到處提到了這些觀念。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爲友。

他們三個人提出來這個話以後，就是剛纔我報告給你們諸位聽的，像我那個老朋友一樣，一天到晚眼睛看上面，目中無人。所以「三人相視而笑」，彼此你看我，我看你笑了一笑，「莫逆於心」，大家心裏有數，他們三個人自己心裏懂了，所以三個人做了好朋友。

## 方外人  方內人

莫然有閒（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莫然」兩個字等於現在用的「忽然」，忽然之間。「有閒」，就是過了一段時間，結果「子桑戶死」，這三個朋友中間死了一個了，「未葬」，還沒有埋葬，沒有送到殯儀館。孔子夠熱心的，聽說子桑戶死了，就派他最有錢也最得力的學生子貢，你去看吧！「待事焉」，去看看啦，有沒有什麼事情要辦；要錢出錢，要力出力，子貢都做得到。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

結果子貢奉了老師的命令，進去一看啊！那兩個朋友坐在旁邊，既不流眼淚，也沒有什麼難過，在唱歌呢！一個在編曲，同我們現在出殯一樣。所以我們中國人都是學道的，出殯時有洋琴鐘鼓，什麼都有，古今中外的音樂倶全。和尚、道士、端公、師婆，通通加上，一條街都擺滿了。人家笑我們，我說這是中國文化，這叫做吵死人，死人在棺材裏一定被它吵醒的。

子桑戶的這兩個朋友就這麼玩，或者編曲，或者彈琴，唱的什麼歌呢？「嗟來桑戶乎！」這是古文，就是現在的唉呀呀，就是那麼唱。他兩個說桑戶啊，唉呀呀，你總算回去了，可憐我們兩個人，

「猶爲人猗！」我們可憐，還在當這個人，做人好討厭，你好了，總算回到那個地方，我們現在還是一個假人。假的這個東西，叫什麼名稱呢？就叫做人。可憐我們還是人！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屍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子貢是孔子的學生，多嚴肅啊！嘿！一看這個狀況，趕快跑兩步，跑到這兩位先生面前。「敢問」，就是請問，他們是子貢的長輩，所以禮貌上用敢問。「臨屍而歌，禮乎？」他說人死了，你不流眼淚鼻涕，還唱歌，這個合禮嗎？如果這一幕演成電視劇一定很妙的。「二人相視而笑」，結果這兩個人，大概一個寒山一個拾得那樣子，一看子貢這個傢伙來講這個話，嘿嘿！你講的什麼話！這兩個就面對面笑了。「是惡知禮意！」你這個年輕人，你還懂得禮啊！禮是什麼意思啊？你懂嗎？就把他這樣罵一頓。子貢喫癟了，捱了棒子。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屍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子貢捱了罵跑回來向老師報告，治喪委員還沒有當上，已經捱了一頓罵，就問孔子，他們兩個是什麼人啊？「修行無有」，看他兩個人平常人品都很好，好像得道之士，很講究修行。你們學佛的同學注意！修行兩個字又是莊子提出來的，後來佛學翻譯修行都是用莊子的。「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他說「無有」，修到空了，他們兩個修到了好像滿不在乎，一切皆空，甚至於把人的生命形體形象都丟掉了，一天吊兒郎當。「臨屍而歌」，在死人前面唱歌，顏色不變，還很高興的。「無以命之」，他說我這就不懂了，老師啊！「彼何人者邪？」他們是什麼人啊？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孔子說，你不懂，他們是方外人士。方就是範圍，他們已經超過了一切的範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們遊方之外，跳出物理世界一切範圍，什麼都不能拘耒他，所以叫做方外。後來佛學借用這個名詞，出家人叫方外人。孔子說「丘遊方之內者也」，像我嘛，還在這個範圍以內。遊於方之外，遊於方之內，這個名稱觀念，也是莊子提出來的，所以我們後世中國文化，不管是道家的道士，佛家的出家和尚，都自稱方外人，就是這個地方來的典故。下面這一段郭象的註解就高明得很。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反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睹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者，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郭象的文字學莊子，可以說時代向後較晚，比較下來，文字的通、顯、暢、達，比讀莊子的還痛快。「理有至極」，「理」就是哲學、真理，有最高的真理。「外內相冥」，不在內，也不在外，當然也不在中間，內外混同。

「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這個「極」變成一個動詞，也就是說一個人的修養真能做到遊心於方外，解脫又逍遙，到了方外的境界，自然與內在真正的相通了。「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相反的，如果內在真悟道了，內在真通了以後，自然就跳出三界外，遊於方之外。

所以得道的聖人，常常「遊外以弘內」，這個心（精神〉能跳出了物質世界，在天地以外，可是內在還是弘揚這個道業。「無心以順有」，雖然是無心，空的，可是仍在現有世界中游戲。拿我們現在漂亮的名詞講，真正得道的人，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雖然在形體上做入世之事，他的精神永遠跳出來，空靈的，不受拘束的。

「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這就是儒家所標榜的堯舜這些聖王之道，所謂得道的聖君賢相，內聖外王的這個道理。所以得了道的人才能夠入世。「終日揮形」，一天到晚事情多得不得了，忙得很，「而神氣無變」，實際上他內在的修養，神與氣，沒有受外界影響，那麼忙碌，內心沒有變動。人要修到這個樣子啊，可以做帝王，可以做帝王師，可以做領導人。「俯仰萬機」，一天忙得呀，一萬件各種各樣的事，都是拖累，可是他內心是空空洞洞的，「淡然自若」。

「夫見形而不反神者，天下之常累也。」一般人只抓到了自己的外形，抓到了外界的一切事情，而不迴轉來找自己生命的那個真諦，所以感覺生命是痛苦，是拖累，是矛盾的。「是故睹其與羣物並行」，因此這些人不懂道，自己不能得道，在這個人世間，雖然有個肉體，有個靈魂，自己沒有找到靈魂的真諦，自己也變成一個機械人，「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不能跳出物質世界的束縛，而真懂得一個人生。

「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如果能夠瞭解了道，得了道，體會到宇宙萬化的自然而變，雖然你做生意也好，儘管忙碌之間，辦公桌上有八個十個電話通通響了，也無所謂。不過這要訓練啦！如果十個電話一起響起來，你準備先接哪一個？你心裏緊張不緊張？你們諸位青年也許將來會到這個境界，這個時候你怎麼辦？我們要研究一下，這個時候，不曉得哪一個電話最重要，一定是緊張的；如果體會到變化之道，則自然能夠應付。「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可以入道了。坐忘是莊子提出來的，就是佛家所講入定，那就是杜甫講諸葛亮的詩，「指揮若定失蕭曹」，就是這個道理，指揮若定，就是入定一樣，很自然。

剛纔拿這句話來解釋，當碰到萬馬奔騰的時候，看你能不能做到指揮若定，達到坐忘的境界。「豈直謂聖人不然哉？」所以你能做到了這樣，才瞭解聖人是入世的，不一定是出世的，並不一定跳出了紅塵才叫得道的人；也就是說，真正得道的人不一定跳出紅塵。「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因爲不懂這個道理，纔會認爲修道好像同現實生活脫離關係，這完全錯了。真正的修道學佛，懂了以後更積極地入世，更積極地面對現實；所以大乘佛學也是如此，道家的道理也是如此，莊子這裏的道理也是如此。「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所以莊子把明白悟道的道理，歸到一個宗旨裏頭，這個叫做道。這個道是要你智慧去理解的，去體驗，「以釋天下之可悟」，告訴我們道是可以摸得到的。

「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莊子》這本書裏頭，經常可以看到對孔子的挖苦，事實不然。孔子的號叫仲尼，上古的人倒不避諱，對聖人直接叫名字，乃至對父親也可以叫號。後世的人很奇怪，對父親的名字都不敢叫，現在不相干了。但是子思著《中庸》的時候，他沒有稱夫子或者我的祖父，直接也叫祖父的名字，這是古禮，但是不能叫名，只能叫號。仲尼是孔子的號，因此郭象說，莊子其實沒有挖苦孔子，而是非常捧孔子，他怎麼捧呢？「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他直截地說孔子也是這個道；沒有轉個彎說，或者故意幽默他一下，「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不像一般人藉口排斥，這就證明莊子是捧孔子的。

「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於數子」，實際上孔子心裏頭早已遊於方外，故意在嘴巴上這麼謙虛地說。「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所以我們後世人研究學問讀文章，不是隻看字句，更要了解文章裏所寄託的道理；要透過文字以外，真正懂得其中的含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心跳出三界之外，行爲仍在現實之中，這就是現實生活中跳出三界之外，懂了這個道理，才懂得道，「坦然自明」了。

「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這裏郭象特別捧莊子，他說《莊子》這一本書，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是捧得不得了的捧。「超俗」，超出世間一般所及，而是「蓋世之談」，當然不是蓋世太保，就是我們這幾年的新名詞「你不要蓋了」。歷史很多都用「不要蓋」，所以這個蓋還是老話呢！

現在我們把郭象的這一段妙文也看了，有個重點，孔子告訴子貢說，他們是遊於方外之人；像我呢！還在方之內；換句話說，還在羿之彀中，還在那個中心點，沒有跳出輪迴以外。下面再回到莊子的原文。

## 聖人看生死問題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則陋矣。

孔子說，唉！我剛纔忘記了，只聽到朋友死了而關心。實際上，方之內與方之外不同，出家人跟在家人「外內不相及」，他們已經得道了，結果我剛纔忘記了，還以世俗的觀念，叫你跑去給他辦喪事弔喪，真丟人！慚愧慚愧！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菝煮，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孔子說，他們是得道的人，「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他說這個天地賦予一個生命做成一個人，所附的人體是個累贅；現在這個人死了，累贅已經解脫了，「遊乎天地之一氣」，回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的那個「炁」中。那個「炁」不是空氣的氣，等於現在講的本能、能量，回到那個裏頭；所以他們對於現有形體的生命，看成是身上長的瘤子，應該割掉的。他們認爲死啊，是把這個癌瘤割掉了，痛快得很呢！所以他們是這樣一種人。「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他們已經解脫了生死，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也沒有先後，一切都是很自然。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戰！

這些得了道的人，我們看他們肉體死了，其實是死是活同他們都沒有關係。這裏要傳我們人生的祕訣了，「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就說我們這個肉體吧！是我嗎？不是我！你分析看看，細胞、神經、骨頭、頭髮，沒有一樣東西是真的我，都是假借來的，借來用幾十年。不同於我的是「異物」，把「異物」湊到一起是同體，勉強說這就是我，是我的身體，跟我相同。所以你借來用就用了，不要看得那麼嚴重。

身體也是個機械，現在科學發明瞭機械人，是我們人類指揮機械人，也許將來會被機械人指揮了，那就很可怕了！當然不是必然。不過外國有些神經病的科學家，正在向這方面發展，中國還談不上，所以也有人寫文章擔心這個事。但這些神經病的科學家不瞭解，我們本來就是機械人，懂了《莊子》，就曉得我們祖先本來就是機械人；「假於異物託於同體」，我們手拿起來敬禮、拉手，就是機械的動作，我們的生命不在這個肉體上，軀體是我們機械。至於使用這個機械人的時候，「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什麼內臟一切都忘記了，眼睛、耳朵也忘記了。「反覆始終，不知端倪」，忘了身體，也忘掉我了，在這個世界上舒服得很，既無歡喜也無悲，有什麼了不起啊！他說「反覆終始」，就是一個圓圈一樣，佛家形容那個圓圈叫做輪迴，像輪子一樣，永遠在轉動。「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一個圓圈的東西，你說哪裏開始啊？哪裏結束啊？它永遠是個圓圈，沒有開始，沒有結束。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這些人，對於世界紅塵裏的事情，早就得了解脫，得了真解脫是真逍遙，「逍遙乎無爲之業」。我們學佛同學注意！無爲是老子提出來，莊子也在用，佛家翻譯「涅槃」，正式應該是「無爲」，所以後來玄奘法師研究了很久，最後還是採用了無爲兩個字。印度哲學裏頭「涅槃」這兩個字，包括了六種無爲，勉強相比的話，整個籠統的觀念就是無爲。無爲並不是什麼都不做，等於我們講空，空不是沒有。譬如這個虛空裏頭，有無比的財富，雷哪裏來？電哪裏來？是虛空裏頭來；電是最大的財富，這不過是虛空裏頭含藏的一種而已！尚未發現的還多着呢！無爲裏頭有大有爲。所以他們「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你去給他講世俗的禮貌，去吵死者，他們怎麼接受嘛！「以觀衆人之耳目哉！」世俗的禮貌是給一般人看的，大家都在虛僞敷衍，這些人才不做這種虛僞事，沒有時間虛僞敷衍。

《大宗師》這一篇主要的宗旨，就是後面提出的內聖外王之道，也就是自己如何先自養得道。得道的樣子有一個模型的，在本篇前面以及前幾篇都講過了。本篇有個最重要的要點，有聖人之才無聖人之道，或者有聖人之道無聖人之才，都不能稱爲全才。因此這一段提到生死問題與聖人之道，以及無聖人之才的道理。這一段講孔子派子貢去給子桑戶弔喪的事，現在提出結論。

## 子貢、孔子都命苦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

子貢問孔子，那你算什麼呢？孔子說我啊，上天給我的刑罰是受罪的，所謂「天之戮民」，等於說被天殺戮，活受罪。我們可以講，人大部分如此；有一句俗語說，「死要面子活受罪」，人都是這樣。那麼做聖人，像孔子一樣，真是「天之戮民」！自己非常受罪的，因爲要救世救人啊！這個重點反映本篇的中心，聖人之道與聖人之才，兩者不可兼得。所以，由這裏給我們一個人生觀，就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所講的：

中路因循我所長 由來才命兩相妨

勸君莫更添蛇足 一盞醇醪不得嘗

古今以來，有才能本事的命不好，由來才命兩相妨，兩樣總是相妨礙的。這首詩也就是說明才命兩相妨礙，有人有才而無運氣，一輩子沒有好命運。所以我經常說，中國文化的哲學思想，都在文學裏頭，尤其詩詞裏頭，充滿了哲學思想。像這些文學的句子，就包括了人生哲學的大觀念，所以看通了以後，人生沒有什麼大煩惱。由來才命是兩相妨，有才就無命，能幹聰明本事很大，結果給你苦一輩子，坐在那裏，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孔子說的：「丘，天之戮民也」。

有些人命好，不勞而獲，他七字不好八字好，就有這個命，你沒有辦法去妒嫉，也不要羨慕人家。拿佛家的道理來講，人生的觀念「欲除煩惱須無我」，一個人要去掉煩惱，必須要修養到無我的境界，才真無煩惱；「各有前因莫羨人」，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前因後果，就是才命兩相妨，也不必煩惱，也不要妒嫉。因爲孔子提出來，「丘，天之戮民也」，所以說到這些人生哲學的問題。下面孔子的話。

「雖然，我與汝共之。」孔子說，但是啊，不只我一個人命苦，做了我的學生，志同道合，你跟我一樣生來命苦；生在一個變亂的時代，爲救世救人，一定是苦命的。講到這裏子貢就問了，「敢問其方」，他說老師您講半天，中間這個道理，我沒有摸到，您告訴我一個方向吧！孔子看子貢還沒有懂，他只好用譬喻來講了。

## 魚忘水  人忘道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孔子作了一個比喻，「魚相造乎水」，這個「造」字，我們原來受的教育，要讀「操」，曹操的那個操，音相同，意義稍稍不同。他說魚在水裏，不知道有水，等於我們人，天天在空氣裏頭生活，不知道有空氣，就是人相造乎氣；魚嘛，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我們大家都想修道求道，道不須去求，人本身就在道里頭活着。所以在《中庸》裏頭也講到，道並沒有離開人，只是人自己離開了道。《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沒有一剎那離開我們，「可離非道也」，能離開我們的，因爲修道纔來的，那就不是道了。道是天然，自己本來就是具備的，所以人本來就在道中，而自己不知道。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孔子提出兩個原則，一個人生活在道中，不知道有道，等於魚活在水裏，不知道有水。再引申來講，魚需要水，所以我們養魚的時候，「穿池而養給」，故意挖個池塘放進水，才養得住魚。人呢，本來有道，道本來在人這裏，可是人自己找不到，就像魚在水中看不到水一樣，怎麼辦呢？「無事而生定」，真正打坐修定，就是說你的心裏一天到晚覺得無事，心中無事嘛，就真正得定了。爲了達到心中無事的境界，打坐是訓練自己的初步方法，不要認爲打坐就是定，就是修道；如果打起坐來，心中還是很忙，又唸咒子，又搞什麼氣脈啊，守什麼竅啊，這裏守那裏守，生怕身上跑掉一塊骨頭那樣！這不是在修道，是坐在那裏心中開運動會，坐馳！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孔子這一句話，把修道的方法也告訴你，「無事而生定」。

真正的定，所謂做到無事，是於事無心，於心無事；這才真得到定了。定啊！並不是說你萬事不管，盤腿坐在山上，心中無事那叫道；那個是半吊子道，半道；要於事無心，能夠入世做事情，心中沒有事，這就是工夫了。一天到晚地忙，可是心中沒有事，於事無心，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過了就沒有了；於事無心，於心無事，心中不留事，這樣纔是真做到無事。無事嘛，就是定了。子貢不是敢問其方嗎？孔子就告訴他了，那麼就要有定，有靜定，而認得自己本有的道。因此孔子作一個結論。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又進一步了，開始說養魚，必須要挖一個池放下水，給魚在裏頭悠遊自在。修道，必須要做到心中無事，才生定。進一步呢，等於魚在水裏頭，不知道有水，水也不覺得有魚了。就像我們在空氣裏生活，活了一輩子，也不曉得空氣的形象，都沒有看到過；除了天冷鼻子裏出氣，冒一點白煙，那個還不是真的氣。所以真得了道的人，不覺得自己有道；如果說得了道的人，自己還有個道貌岸然，或者是儼然有道那個樣子，滿嘴的道話，一身的道氣，那就有問題了。

所以人「相忘乎道術」，得了道的人，忘了自己有道；等於一個窮人中了獎券，或者分到兩百萬，七天七夜都睡不着，鎮定劑都沒有用。但是那個習慣有錢的人啊，身上從來不帶錢，說今天又賺了二十億，聽聽而已，並沒有覺得歡喜。可惜大家好像沒有這個經驗，等你慢慢發了財就有這個經驗了。真到了那個時候，看到錢又進來那麼多，可能有點厭惡，你說真把它丟掉嘛！也捨不得；可是來了以後，同魚相忘乎水一樣。我們在座也有做大生意，大資本家的，他聽到就笑了，可見我很懂他的心理，就是這個味道。

## 天之君子  人之君子

子貢曰：敢問畸人。

子貢接着又問，「敢問畸人」，「畸」跟「奇」字一樣，「畸」就是單，所以學《易經》要曉得，畸數，常常寫成奇數，這個字念基。「畸人」就是一個怪人，我們現在的講法，修道的看起來是怪人，稀奇古怪的。「畸人」，單獨，超乎常情的人。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畸者就是奇數，陽數爲之奇，所以，得道人的行爲與衆不同，稱爲畸人。孔子說，得道的人爲畸人，陽數充滿，是純陽之體。這一類的人，看起來都是怪裏怪氣，特別與人不同。「畸於人而侔於天」。他是不合於人世間要求的人，但他是合於天道。下面孔子有個結論，這個不光是講修道，是講做人的道德，人生哲學。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不過這四句話先要聲明，年輕人不要隨便拿來用，有時候人家罵你，討厭你，你說你是天之君子，所以被人家看不起。那些認爲自己是君子，是了不起的人，在上天看來是個小人；做人做的很好，湯圓一樣，到處都滾得圓圓的，逢人必笑，實際上不是那麼一回事。這是「人之君子」，一般人叫做君子，但是他是「天之小人」，不合於道，心腸不直。

這四句話，我們看歷史上很多的人物，古今中外，的的確確有許多人，道德非常高明，可是人呢，到處不合適；而且命運也不好，到處不得志。孔子當年就是這個樣子，周遊列國，一個便當都弄不到；哪裏曉得，死後到處都是牛肉、冷豬頭，拜祭他一大堆東西。所以我說死後給他冷豬頭喫，還不如當年給他一個熱便當多好，熱狗也可以。可是當時很可憐，他是人中之小人，天之君子。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會借用的，有時候給人家搞得煩了，同學之間，你不要看我是人之小人，被你們看不起，哼！人之小人，是天之君子。

實際上一個真正修道的人，往往不合於世法，被世俗看起來，很討厭。但是你要知道，不是全才的人，不夠格爲大宗師，莊子所引的這四句話，不是指大宗師；如果是大宗師的話，是天之君子，也是人之君子，那就是有聖人之才，也有聖人之道。這裏是講，有聖人之道的人，無聖人之才，所以處世都是不高明的。

剛纔我們講的這一段故事，是由孔子派子貢，去給子桑戶弔喪，看到他幾個好朋友不但不哭，還在旁邊高興唱歌；子貢回來報告，那麼孔子就說明，這些人是得道的人，你不要拿世俗的禮法去要求他，他們已經了了生死，所以生來死去，他們看得很自然，死不過睡長覺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因此引出來孔子講自己，而講修道的方向。現在又另起一段，稍稍不同的。

## 喪事喪禮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顏回有一天問孔子說，魯國有個名叫孟孫才的人，母親死了，他也哭，但是「哭泣無涕」，沒有眼淚鼻涕，就是嘴裏哭啊哭啊，可見不傷心；「中心不戚」，內心好像沒有真覺得媽媽死了；「居喪不哀」，辦喪事的人，一點悲哀的形象都沒有。如果說哭起來沒有眼淚，一笑眼淚就出來，那是老人的現象，是老人的顛倒，老人有好幾個顛倒，這是大顛倒之一。另外像坐着就想睡覺，躺下來睡不着；現在的事邊說邊忘記，幾十年前的事卻都記起來，這些都是老人的顛倒。

但是孟孫才並不是老人，可是哭起來沒有眼淚；心中也不戚，不難過，又「居喪不哀」。「無是三者」，像這三件不合常情的事，與做人道理原則都相違反；結果「以善喪蓋魯國」，魯國全國的人反而說，他對於母親最孝順，辦的喪事最好。顏回說，「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這豈不有名無實嗎？外面宣傳得很大，實際上不是這個樣子，有這種道理嗎？「回一怪之」，顏回說老師啊，我實在覺得奇怪。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孔子說，你不要搞錯了，社會上對他的恭維不是偶然的，孟孫才這個人，做人做到了頂，雖然生活在世間，但他是有道之人。「進於知矣」。這個知就是智慧的成就，得道了；「唯簡之而不得」，辦喪事雖夠簡單，但是他已經違反這個簡的原則了；你看他也沒有哭出來，也沒有流鼻涕眼淚，實際上他已經超過了。

這裏頭有個什麼道理呢？這裏頭有個大道理！中國文化三代以後，到周秦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是養生送死而無憾；對年輕孩子的教養，對老年人照應，以及死後的喪事，這兩頭一定要辦好，這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其實不管哪一個國家的政治社會，一個人如果沒有做到這些，至少在中國文化裏認爲他不是人。但是卻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在三代至周秦之間，對於父母的喪事，辦得太嚴重了。棺材外面要有槨，所謂衣襯棺槨，死者有幾個女兒女婿，就要蓋幾條被子；古代又是多妻制的，如果有二十個女婿，死者的身上，就蓋二十層被子。幾個兒子穿幾條褲子，所以棺材裏頭，春夏秋冬的衣服俱全，現在還要加上長袍馬褂，軍人又要軍服，還要西裝，那多極了，棺材裏都裝不下。棺材外面的東西就更多了，什麼茶葉啦，石灰木炭啦，各種東西，你們看都沒看到過，另外還有嘴裏頭含的什麼，手裏拿的什麼，這個之多叫做一塌糊塗，非常複雜。

所以到了春秋戰國的時候，最反對喪事過分的是墨子，他等於贊同伊斯蘭教的葬法。伊斯蘭教人的棺材，一個可以用幾百年呢！那個棺材的底子，是個可以抽動的板子，人死了以後，白布包裹起來放進梢材，墳墓是挖一個坑，把棺材抬到那個坑上，然後板子一抽，屍體就下地了。屍體一定要接到土地，這有它的理由，人是地上的動物，天地生我，死後歸之於地，也很有哲學的道理。屍體下地，封好泥土，這個棺材擡回來，第二次還可以用的。

當然伊斯蘭教的葬禮，棺木方面簡單，別的方面也不簡單。喪禮太過，我也反對，這叫做吵死人，死人在棺材蠻好，把他吵死了。所以這裏你就看到，孔子也反對喪禮過分；孔子在《易經系傳》上也講，「古之葬者……不封不樹」，我們上古最古老的老祖宗，死了以後，也像伊斯蘭教徒一樣，就埋在地下，沒有墳墓，也沒有弄記號；後人因爲所謂文化社會的進步，才建立了許多養生送死的花樣，這是中國文化喪禮上一個大問題。

當然到我們現在很可憐，一個婚禮一個喪禮，今天沒有一樣是自己的文化；所以中國人自己講是禮義之邦，到現在既沒有禮，也沒有義。婚禮嘛，七變八變，現在是爸爸拉着女兒帶進禮堂，然後交給女婿，送給你了。你注意，就是手臂這麼一挾，帶進去了；走得很慢，如果我來帶的話，很想走快一點，這個事情很多不合理啦！

關於喪禮，孔子在這裏所說的，可見也反對繁縟之禮。所以爲了「唯簡之而不得」這一句，我們引出了很多歷史上的道理，孔子認爲孟孫氏已經辦得夠好了。生者寄也，死者歸也，我們人活在世上是住旅館，死了就回去了，所以喪禮應該簡單。「夫已有所簡矣」，他說孟孫氏的母親死了，他能夠這樣辦喪事，已經很合理了，你不要過分地要求。

我們中國古人所謂合理，如果八十歲以上去世，那叫高壽，福壽全歸；你儘管送紅的輓聯，這是合古禮的，那不叫做死亡，叫做登仙，成仙了。假使父母活到一百歲，或者一百多歲，古人常有活那麼長的，當兒子的七八十歲了，那個眼淚哭不出來，何必非要眼淚不可呢！所以啊，辦喪事，孔子說，只要盡力就可以了，這是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孔子說：「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他本人得道了，他已經了了生死，所以對生死已經不是問題了。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這種人也沒有時間觀念，沒有過去，沒有未來。人之所以不能得道，最痛苦就是被兩樣東西限制，一個是空間觀念，一個是時間觀念。所以你們打坐經常被自己的觀念困住，有些人說，唉呀，老師啊，我只坐半個鐘頭，加一分都加不上去；因爲他思想裏頭被時間觀念所困，所以到了那個時間，就想睜眼看看，唉唷，還是半個鐘頭！他不能夠「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如果你把時間觀念一忘掉，就不同了。

人不曉得多麼自找痛苦，有些修道人，非要面對東方纔能打坐，北方就打不得坐嗎？哪一方不住人啊？哪一方不生人不死人啊？爲什麼一定要東方纔是生起方？北方還叫做不空如來呢！對着北方不是更好嗎？這是人自己智慧不夠，很可憐，被時間空間困住了。所以孔子說孟孫氏，第一了了生死，第二忘記了過去未來，「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不曉得哪個在先，哪個在後。

## 生命是變也是夢

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所以道家的觀念，生死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個天地是個大化學的實驗室，所有的生命都是這個大化學鍋爐裏的變化物；死後的肉體又變成其他東西了。我們的身體，也是其他東西變化而成的；當然很多素菜呀！豆腐牛肉呀！鹽巴白糖，各種營養喫下去變化出來的這個身體，死後又經過一個複雜的程序，再變回去而已。

因此，中國文化對於生死叫做物化，一切皆在變化；學佛的人就叫做無常，無常也就是變化。沒有東西是固定不變的，因此人死了就是「化爲物」，外形變化了，因爲生命的精神永遠不生不滅，所以「以待其所不知之化！」下一個生命會變成什麼，那是我們不可知的，得道的人就知道。「已乎」就是這樣。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這就告訴我們，現在大家都活着沒有死，「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新的生命，或者我們現在活着的人，怎麼知道不變化呢？因爲沒有道，自己不覺得在變化，實際上，自己的身體隨時都在生死，都在變化；前一秒鐘的事情已經死掉了，現在腦子裏是後一秒鐘的事；昨天的我已經死掉了，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前一秒鐘的我也不是現在的我，隨時都在變化中。「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剛剛生下來的時候，你難道不知道是向死亡變化嗎？你感覺自己是活着存在，卻不曉得現在有一部分已經死去了嗎？但也有另一部分又生回來。因爲人不懂這個，悟不到這個道理，所以不能得道。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孔子告訴顏回，我跟你都在做夢呀！瞪起眼睛做白日夢，沒有醒；如果醒了就是開悟了。不做夢就醒了，醒了就開悟，得道了。我跟你兩個人，都還在做夢，沒有悟道，沒有清醒。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

並且像孟孫氏這個得道的人來講，看到的死亡是外形，我們看到這個人眼睛不張開，沒有呼吸，這叫死了，就哭了起來了。這個是殼子耶！這個外形等於電燈泡一樣，生命不是這個外形，電燈泡壞了，電能電源沒有壞；換一個電燈泡又亮了。所以我們普通人，只看外形，認爲軀體是生命的根本；得道的人看到死亡的是形骸，「而無損心」，那個生命的本心，沒有死亡，也不因外形的死亡而死亡，它永遠常在。而且他覺得「有旦宅而無情死」，「旦」就是早晨，「宅」就是住宅，實際上就是旦暮，晚上就要回家休息了。他說，生來與死去等於早晨跟晚上一樣，那個生命真正作用的那個常在，那個真常真生命，沒有死亡。所以他說你對孟孫氏，根本看錯了。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現在你去弔喪，孟孫氏已經搞得很好了，得道的人沒有悲哀，也沒有歡樂，不過呢！他總覺得自己還是在人世間，在做人嘛！人世間覺得死了人應該哭，所以他也張開嘴巴哇啦哇啦叫一下，他已經夠好了，他總算肯應酬一下別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因此乃不得已，因爲大家要這樣做，所以他無可奈何不得已而這麼做。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他說你們都那麼做，他也只好跟着大家那麼做，你們說天亮了，他也跟着說天亮了；碰到一堆瘋子在一起，人家要他跳舞，他就跳了，不跳那個瘋子要打死他，反而說他瘋了；所以他只好這個樣子。「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庸詎知」就是你哪裏曉得，換句話說，你不知「吾所謂吾之乎？」因爲他得道了，無我了，所以他沒有自己的我，一切都是大我，你認爲你的我要這樣，他就跟着你的我辦吧！你要哭跟你哭，你要笑跟你笑，如此而已，他已經到達無我的境界。

如果是別的文字，像佛家嘛，直截了當，說一個無我就好了！莊子不然，用文字「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這樣一「吾」嘛，就搞得我們糊裏糊塗了。實際上就是說，他已經到了無我，沒得我，沒什麼一個我叫做我，就是這一句話；讓他文字一寫就寫成這樣子。再進一步說無我的境界，你看人生哪裏找一個我？從你的頭髮一直到內臟，哪一處是我？沒有一處是我的。由無我的境界就講到人生就是夢，不是人生如夢，那是文學的形容詞，人生就是夢！什麼如夢！夢還如人生呢！不是如啊！這個如不能用的，因爲人生就是夢。下面就講這個夢。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當我們做夢的時候，夢到自己變成鳥了，飛得很高，飛到天上去；「夢爲魚而沒於淵」，當我們夢到自己是一條魚的時候，就躲進深水裏去了，那個時候，也不覺得水的可怕，也不嗆人；飛到天上也不要加棉襖，也不要穿毛衣，自己就上去了；夢中很舒服，這是講夜裏的夢。「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現在我們眼睛張開了，覺得那些是夢，覺得現在是清醒，但是我們想想看！現在會思想會講話，你認爲自己真是清醒的嗎？這是個問號，「其夢者乎？」難道現在不是睜開眼睛在做夢嗎？這是禪宗所謂參話頭，問題沒有給你答案，你自己去找答案；你自己想想看，你認爲現在是清醒嗎？還是認爲現在是在做夢？

所以，人生究竟現在是清醒，還是在做夢？這是個大問題。譬如我們，昨天白天的時候，大家做了很多事，你現在回想一下昨天的事，這不是現成的夢嗎？是睜着眼睛做的呀！可是大家不瞭解，把自己閉着眼的精神思想活動，當做是夢，認爲自己很笨，被夢騙了；其實現在更是笨，現在的活動是睜着眼睛在做夢。現在被什麼騙了？被眼睛騙了；不信你閉上眼睛看一下，馬上前面的夢就沒有了。究竟那個樣子是醒，還是現在這樣子是醒？我也不知道，莊子也不清楚，孔子也不曉得，叫做和尚不喫葷，肚子裏有素---心裏有數。下面講一個道理。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造適不及笑」，人的自然情感，到了最舒服最得意的時候，笑都來不及笑了，當然也不會哭，就是舒服到極點，笑都懶得笑了，那真舒服。當愛笑的時候，要哈哈大笑，碰到一件好笑的事，「獻笑不及排」，來不及安排的，有些時候，我們聽人家說笑話，肚子也笑痛了，一邊叫他慢一點講，一邊又捧到肚子笑，就是「獻笑不及排」，來不及安排的，那個叫做真的笑。如果說講個笑話讓我笑，然後先哈……笑，那就是安排的笑，不是真笑。「安排而去化」，這個安排不要當成現在的觀念，現在說的安排，是預先想辦法弄好；譬如我們上課了，把位子擺好，這個是現在人的安排。莊子這裏的安，就是平安，排就是自然，自然的排列，自然的法則，放任其自然，安於天地，自然的相排而去化。

變化以後進到一個什麼境界呢？「乃入於寥天一」，這又是莊子取的名詞叫「寥天一」，等於佛家的涅槃、菩提、得道。「寥天」就是這個天上面沒有一個什麼，而是空空洞洞的，無量無邊的天，空得無量無邊，無盡無止。但是要空到哪裏去呢？還是在這裏，天地與我合一，萬物與我一體的這個境界；「安排而去化，入於寥天一」，就是佛家所講的涅槃。這一段又是人的生死問題，顏回來問孔子，孔子由死亡的問題，講到活着的問題，告訴我們，夜裏做夢是夢，白天也是在大夢中；要把這個大夢參破了，就得道了。真正地清醒了，那生死都在夢中。接着又是另一個問題來了。

## 談仁義  論是非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意而子跟許由都是上古的高士、隱士。許由就是唐堯時候的人，唐堯曾想讓位給他，但他不願意當皇帝，仍然當隱士，這段前面曾講過。「堯何以資汝」，許由問意而子說，那個堯啊，究竟給你講些什麼話呢？「資」就是補充給你，或者是送給你些東西。他到底給你說些什麼啊？歷史上記載堯來找過許由，請他來當皇帝。現在許由反問意而子，堯向他說過什麼話。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這一點很重要，所謂後世中國文化的儒家，非常注重這個是非仁義，尤其是唐宋以後的儒家。意而子說，堯告訴我，叫我一定要實行仁義之道，「躬服仁義」就是親自實踐仁義，「而明言是非」，一個人一定要明辨是非，人世間的是非，一定要搞得清楚。

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許由說糟糕了！「而奚來爲軹？」他怎麼給你弄一個陷阱，弄一個軌道給你走呢！「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人生來像個小孩子一樣，本來很乾淨很純潔，什麼仁義啊，是非啊，哲學啊，宗教啊，藝術啊等等，都是白紙上塗的顏色；人天生本來很乾淨，堯已經給你臉上刺青了。「黥」就是犯罪的人，臉上給他刺了字。他說，堯已經把你破了相，本來一個很乾淨的臉，刺上了字；「而劓汝以是非矣」，古人有個刑法，犯了罪把鼻子割掉，這個人永遠看起來就是個犯罪的人。堯叫你明言是非，等於割了你的鼻子。

人有了仁義善惡是非的觀念，就是價值的問題來了。所以這個問題，我也經常說，大家老一輩人在一起，看年輕人，愈看愈看不慣。老了的人蠻討厭的，當然我也是一個老人，看年輕人這樣不對，那樣不對；不是鼻子歪，就是耳朵大，總歸是沒有一樣對。事實上大家都認爲，尤其現在年輕人，不講道德，這個社會多壞，其實大家都在說夢話。所以說道德的觀念，不管古今中外都有的，只是說法不同而已。

中國古的道徳是宗教性的，如果不道德，怕背因果；唉呀，不得了，將來死了閻王那裏問案，或者菩薩會處罰，下地獄啊，有因果報應。現在這一套年輕人不信了。但是，年輕人有沒有道德價值觀念？如果說有價值的事纔去幹，這是利害觀念，也是一個道德標準，不能說沒有標準。凡是人一定有一個標準的，就算是一個動物，也都有它的一個標淮，只是形態不同，思想語言觀念不同罷了。不要看他變成什麼樣子，再變來變去啊，那個人也都曉得張開嘴巴喫飯，冷起來曉得穿衣服；除非把這兩樣都變掉。所以說，這是文化意識形態的不同而已。他說人的真正的天生的本性，像一張白紙，乾乾淨淨的純潔得很，堯舜教你道德是非仁義，那你可就完了。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你完了，你不得自由了，不得自在了，不得解脫了，不能得道了，不得逍遙了啊！你受了這個後天染污的拘束了。許由這樣批評意而子，但是意而子的觀念不同。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意而子說，唉！這個道理我也懂啦！但是嘛，「吾願遊於其藩。」我願意買個門票站在這個門口，「藩」籬，站在門邊、不深入。許由一聽這個話啊，很感嘆了，「不然」，他說不是這個樣子，你一定要這樣做，我替你可惜。「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他說，一個眼睛看不見的瞎子，永遠沒有辦法看到人的顏色相貌，也看不到人的眼睛眉毛長得好不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瞽者跟盲者不一樣，盲者是眼睛完全看不見；瞽者是眼睛壞了，只看見迷迷糊糊的亮。有些病人眼壞了，看不清楚，只看見一點點亮光，分辨不清顏色，就是瞽者。許由會講話，我們想要學講話就要學這些人，他在罵人，罵人不帶髒話的。他說：瞎子嘛，看不清楚，我已經告訴你了，你這個頭腦不清。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爐捶之間耳。

「無莊」是古代一個漂亮的美人，最後年紀大了，美麗失去了；「據梁」是古代一個勇士，到了相當的年齡，體能到達了極限，拳王的寶座就垮掉了；黃帝是我們大家的老祖宗，智慧最高，「黃帝之亡其知」，年紀大了老了，智慧也沒有了。這三個人，漂亮的，漂亮沒有了；有力量的，力量沒有了；有智慧的，智慧沒有了，這三樣東西都是人生最重要的。人漂亮可以騙死人；有力量可以控制人；漂亮使人愛，有力量使人怕，有智慧使人迷糊，這三樣也是英雄創業不可少的。

但是一個人有特長的，最後喪失了，這是多麼可憐！爲什麼喪失呢？「皆在爐捶之間」，像一塊鐵一樣，在爐子裏頭鍛鍊，挾出來再用鐵捶打，就是「爐捶」。這個「爐捶」代表人生的經驗多了，就把天性的純潔破壞了；所以年齡愈大，離道愈遠，因爲乾淨的心地不乾淨了；學問愈好，知識愈多，也就愈不能得道了；因爲心裏不乾淨，亂七八糟的東西太多了。「爐捶」這兩個字，後人經常用到，你們將來看到古書上，提到爐捶這個道理，就知道出在《莊子》。這代表了人生的磨鍊太多，原來的天真智慧，自然就喪失了，所剩的是後天的渣滓，所以學道愈來愈困難，愈來愈遠了。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所以啊，天地很公平，給我們一個生命，給我們一個純潔的頭腦，乾淨的心地，可是又再給我們造了生命以外的許多環境，磨鍊我們。等於一塊頑鐵，要很多的錘鍊；結果嘛，就像在我們臉上刺了字，鼻子也割了，使我們自己很悲哀。

這個是什麼道理？像我們人生，你們年輕同學們沒有辦法懂，因爲我曾同你們一樣，也年輕過來的。我十七八歲的時候，人家問我多少歲，我講二十九。我二十一歲已經出來做事，別人一問我，我已經四十五了；而且鬍子還留起來。現在啊，天天刮，恨不得一天刮七八次纔好呢！愈年輕的時候愈想裝老，喜歡看相算命；給我看相算命的很多啊，我那個時候也覺得自己前途無黿，後途無窮的。有些朋友說，你將來到了走眼運如何，到了中年四十幾走鼻運又如何；唉唷，我說這樣好了，我把鼻子當給你，就少當一點錢，到鼻子的鼻運，我不要了，統統給你了。

看相算命靠不住的啊！大丈夫能造命，不要聽這一套！年輕人有很多搞這一些的，我一輩子玩這些，自己也學，學完了都不看，什麼相啊，命啊，人不可以貌相，你不要相信，沒有這回事。尤其是女孩子們，找先生，千萬不要相信這一套，相信這一套，不知道多少人上當。現在講到這個道理，說起人在年輕的時候，覺得前途無量，後途無窮，到了中年，心就慢慢灰起來了，到了老年啊，愈想愈難過。

其實這是沒有看通，這就是莊子這裏的話，上帝、上天、菩薩隨便哪一個啦，反正給你年齡大了，精力不夠了，由漂亮變成衰老難看，難看正好休息！讓別人的眼睛也可以多休息，自己也可以多睡覺，對不對？老了，人家看不起，我還正懶得跟你應酬呢！這個來拜訪，那個來拜訪，外國人也來，什麼名滿天下呀！我說我的天下就是那麼大，我也從來沒有出過天下呢！這些都不要聽。

上天讓你老，是讓你休息耶！讓你眼睛老花看不見，也不必戴眼鏡，正好躺下睡覺，書也不看，你只要那麼一想，人就合了道了嘛！已經讓你漂亮過了呀，也出過名了，現在也要讓別人漂亮漂亮；永遠讓你漂亮，別人怎麼辦呢？只要這樣一想，你就得道了，就通了。「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我受的刑罰可能就是造物者給我機會學道，才得以認識先生您。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凋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許由說，我不確定你的想法對不對，不過我現在給你講一點點道的道理。「吾師乎！」這個老師不是指一個人，是說這個道，「師法於道」這個道，但也可以代表人。譬如佛家叫做如來，道家叫做太上，再不然嘛，來個廣成子；有沒有廣成子這個人不知道，不過《神仙傳》上有，是黃帝的老師，傳道給黃帝。實際上有沒有這個人，不要去管他了。《封神榜》有這個神仙，說他會打「翻天印」，他手裏有塊印，一打出來，宇宙天地都沒有了，變成天翻地覆，這個道理就對了，就是心印。

廣成子，看他的名字就懂了，要想得道最後是不要學問，不要知識，有了知識，就有染污。可是在你沒有得道以前，什麼都要會，要「廣成」了以後，變成一無所知，就得道了。許由說的老師是指廣成子，或是講太上，就不管了。他說我那個老師（道），「齏萬物而不爲義」，「齏」就是漬，把一切揉攏起來，像韓國的泡菜叫漬鹹菜，「齏萬物而不爲義」，萬物都是他製造出來的，他造了就造了，也沒有覺得自己是了不起的仁義，或者是藝術，當做是應該做的。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那個老師，那個道，千秋萬代都靠他，萬物才得其生命，他沒有覺得自己仁不仁！慈悲不慈悲！那些都是你們叫的，他只覺得是應該給出來；造了天地萬物，造了就好了，所以「長於上古而不爲老」，這個天地還沒有開闢以前，這個道就存在了，他也不老，也不少，永遠是這樣。「覆載天地」，這個天地都是他造成的，「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萬物都是他造的，草是那麼綠，樹是那麼青。造了我們人，有男有女，有白種紅種黑種，各色人種，都有鼻子眼睛，又各不相同。這個本事多大，他並沒有覺得自己技術高明，或者是個藝術家，哪一天開展覽會，要你們來看看。「此所遊已」，他說你想要懂得道啊，就要超越於這個境界，這個道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後來到了南北朝，有一位禪宗大師傅大士，他就把這個道，簡單地用老子、莊子這個意義，歸納起來作了一首詩：

有物先天地 無形本寂寥

能爲萬象主 不逐四時凋

「有物先天地」，有一個東西，這個是道，天地宇宙沒有開闢以前就存在。「無形本寂寥」，它無形無相，本來空空洞洞。「能爲萬象主」，造作萬物，爲萬有的主宰。「不逐四時凋」，它不隨着氣候而有生死存亡。這是綜合剛纔莊子所講的意義。講到這裏，把道講得那麼大，要怎麼得道呢？孔子跟顏回又有對話了。

## 顏回的修行成就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顏回聽到這裏，就說「回益矣」。老師我懂了，這一下懂得道了，好修道了，他說我已經進步了。孔子說，哦？你懂了道，進步了？「何謂也？」把你的心得報告看看。顏回說「回忘仁義矣」。現在我心裏頭放下了，什麼文化呀，藝術呀，學問呀，文學呀，仁義道德這些，都放下了，我心裏頭都沒有了，進入道了。孔子一聽，說「可矣，猶未也」。你是放下了一點，只放下了仁義道德，還沒有完全，纔剛剛入門。等於你們修道一樣，有時候瞎貓撞到死老鼠的時候，心裏就空空洞洞的，以爲悟了；那是耽誤了的誤，不是真的悟。那比顏回這個還差一點，顏回是真的放下了仁義。孔子說：可以啦！還沒有完全。顏回聽老師批駁還沒有完全，又去用功打坐了。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不曉得搞了幾天，顏回又來見孔子，說「回益矣」。老師啊，我真的懂了道了，進步了。孔子說，你講講看，報告一下。顏回說「回忘禮樂矣」。我更放下了，腦子裏把所有這些文化精神，中國文化傳統的觀念，一股邋遢都丟得光光的，沒有了，放下了，放下了就是道。孔子說「可矣」，可以啦，「猶未也」。還沒有完全。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

顏回聽老師這麼講，又回家去打坐了，是不是回去打坐不知道，是我加上的。有一天又來看孔子。這一回，你注意哦，過了三關了，跟禪宗說的過三關一樣。「回益矣。」我悟道了，這一下不是耽誤的誤。那麼孔子說，怎麼講呢？顏回說「回坐忘矣」。什麼都放下了。你們打坐就要做到這樣，「坐忘」，也不曉得自己坐在這兒，也沒有我，也沒有身體，也沒有人，也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什麼也沒有，天地什麼都放下了，連那個放下的還要放下！不是那麼一股死相坐在那裏，好像比長途賽跑還要喫力的樣子。看你們打坐坐在那裏，有些人，兩個手那麼叉起來，不曉得幹什麼，像是角力比賽，說是結手印；結了手印就不怕魔，又不怕鬼。不曉得搞些什麼，都不是道！真正的道要坐忘，真正地放下，時間、空間、身體都沒有，更要忘記了兩條腿。孔子聽見顏回說「坐忘」，「蹴然」，古人在孔子那個時候，在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孔子一聽，本來屁股坐在兩條腿上，一下子膝蓋頭就站起來問顏回說，你講什麼？「何謂坐忘？」你說說看，什麼叫做「坐忘」？

顏回曰：墮枝(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你們學禪宗也好，學什麼宗都好啦，學端午節的糉也好，就要記得，工夫要做到這樣纔行。「墮肢體」，身體沒有了，沒有感覺了，有些人打坐坐得好，老師啊，今天氣通了，兩個手印好像分不開一樣。你既然曉得分不開，可見還有身體的感覺，何必來報告呢！你說，我現在好像兩個腳麻過了，也不痛，不過仍曉得有兩個腳，可見沒有「墮肢體」。「黜聰明」，沒得思想，沒得妄念，沒得雜念；可是並不是不知道，什麼都知道；知道沒有思想，沒有妄念。「離形」，沒得形體，「去知」，也沒有智慧，就是不叫做智慧，還有一個智慧就不對了。有人前面還看到一團光，何必要你看到呀？用一個電燈泡就發亮了，那個光有什麼稀奇啊！那是你裏頭氣血通過後腦神經，要通不通而發生摩擦的作用，那不是道！搞清楚！老實告訴你們，有時候騙騙你們，好啊好啊！光啊光啊！你去光吧！有什麼用！那都不是的，所以要「離形去知」。

「同於大通」，與天地合一了，什麼是大通呢？虛空是大通，四通八達；你到了那個沒得身體，沒得智慧，可是一切都清楚，比你清楚的時候還要清楚時，就是大通。現在我們只清楚到這個樓上，或者夜裏靜下來，只有這個東門一帶的範圍大概知道，那不是「同於大通」。要真坐到了坐忘的時候，整個臺北臺灣的事情你都知道，會那麼大通，是謂之「坐忘」。

不過我這個話是形容的啊！你不要坐忘了以後，還說我臺灣的事都還不知道呀！那已經沒有「黜聰明」了，要放棄了這些聰明，那是形容給你聽。所以說「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你看莊子寫文章很妙吧！這種話絕不從孔子嘴裏講出來，孔子講就沒有價值了，孔子是用憋的辦法去教育學生；他的教育法是一路憋憋憋，絕不告訴你，憋到這樣，顏回自己衝關了，顏回嘴裏自己報告，孔子給他作了印證。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你看孔子之偉大！他說你到了這個境界啊，「同則無好也」，

如果同到虛空合一，宇宙合一的話，沒有是非善惡，也沒有好壞，大通了嘛！到了這個境界，叫做「坐忘」，也可以叫做「坐化」。

所以後來佛家的坐化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羅漢得了道，自己最後要走，宣佈死了，我那天走，再見，然後坐在那裏，不要殯儀館幫忙，本身一入定那個三昧真火熱能一動，也不要木材，身體化成一陣光就沒有了；不會留給你舍利子，子舍利也不留；高興則留幾個指甲給你做做紀念，其他什麼都沒有，這個叫坐化。其次的坐化，就是坐在那裏，肉體還在，也叫坐化。再其次的坐化就是打坐達到了坐忘，身體沒有了，「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也就是「坐化」。這是三種坐化。

「化則無常也」，佛學翻譯的「無常」又是借用莊子，我們佛門實在欠莊子很多。所以姓莊的到廟子喫飯絕不給錢的，因爲佛學裏借了他太多的名詞了（衆笑〉。這個「化則無常也」，所以知道變化，一切萬化無常。「而果其賢乎！」孔子說，顏回啊，你得了道啦！老實講，你比我還高啊！「丘也請從而後也」，我以後要跟着你啦！孔子多謙虛啊！謙虛這一棒打下來，很痛喔！所以顏回得了道就不敢驕傲了。這就是孔子的教育法，他說，我還不及你呢！

「請從而後也」，將來你在上面坐，我站在旁邊，跟在你後面。

現在我們看到了吧！《大宗師》這一篇到這裏，中間的要點，有聖人之才，存聖人之道，修到什麼境界是聖人之道，通通告訴你；你不要另外去修密宗了，這裏密宗都告訴你了。至於說，如何做得到呢？那我沒辦法，莊子也沒辦法，要你自己去體會了。怎麼墮肢體？絕不要拿個刀來把肢體割掉啊！那要工夫做到的；換句話再告訴你們，爲什麼你們做不到呢？一般人打坐修道做不到，犯了一個錯誤，用聰明！通通在那裏用聰明，所以不能得道；聰明是修道最壞的東西。現在孔子跟顏回兩個也作一個表演，這個電視劇出來了，得道，這個最後的境界是如此，到了這個修養的境界，夠得上做大宗師了，就是這麼一個結論。下面另一個尾巴，做了大宗師以後，就更要了生死了，重點都在了生死。

## 誰是大宗師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子輿和子桑，這兩個人是朋友。「而霖雨十日」，夏天下大雨，水漲得很高，等於臺北夏天那個大雨，一漲水啊，路也過不去了。連續十天下雨。子輿一想，糟糕，我那個好朋友完了，家裏沒得喫的，被水困住了，怎麼辦呢？趕快帶一個便當，先去救救他的命。

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到了子桑的門口，子輿看到他老兄子桑在裏頭，大概餓得沒力氣了，雖然在唱歌，聽起來很難聽，又像哭一樣。你說他哭嘛，又像唱歌一樣；一面還在彈琴呢！他說，是媽媽的罪過嗎？是爸爸的罪過嗎？爲什麼生我呢？還是天的罪過生了我？還是人的罪過呢？「有不任其聲」，那個聲音講不出來，不成個調子，雖是在唱，但唱起來比哭都還難聽。「而趨舉其詩焉」，可是嘴裏還不斷在唱這個詩。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所以子輿趕快就進去了，手裏拿一個便當，這個電視劇本就是這樣表示。他說，老兄啊，你還有力氣唱歌作詩啊！可是你的聲音爲什麼這樣呢？你連聲音都沒有，氣都沒有了。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栽，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這幾句話是大家的問題。子桑說，老兄你來了，我想了十天了，我參不通啊，爲什麼我會餓飯？生命給我聰明，給我本事，給我學問，給我能力，可是我到處碰壁，到處都是此路不通的條子，運氣不好，搞得自己餓飯，搞得自己有氣無力，快要死了。「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我思想了很久，是上帝做主嗎？有個上帝嗎？真的有命運嗎？還是媽媽爸爸？誰給我的這個生命？人人都有這個生命，你也有這個命，我也有這個命，爲什麼每人遭遇這樣不同？他說，我找不出答案。

「父母豈欲吾貧哉！」哪個人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兒女窮一輩子呢？都希望自己的兒女好，可是就做不到。你說上帝、天地要人這樣嗎？「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無私的啊！很公平呀！你說我不努力嗎？我也蠻努力，我正想出門，又碰到下霖雨，走不通了，怎麼辦呢？天地本來是無私的呀！活在這個世界上，人的命運怎麼說呢！所以我們文章寫「命運之神」，命運沒有神，你自己就是神，只不過找不到。

「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誰能夠製造這個命運？每個人命運不同，是誰在做主？你說有個上帝嗎？上帝的命運又是誰給的呢？想要找我命運做主的那個，可是找不到的呀！「然而至此極者」，今天總算餓了飯了，「命也夫」，找不到答案，只有一個代名詞的答案，叫做命。命是代名詞，你不要聽了命，趕緊去算八字，不是你那個命！這是宇宙的大命，這是自然的一個規律。我們看《大宗師》最後一個命作結論，先要倒回去，看本篇開頭的話。開頭說：「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命運並不是不可知，這個命是生命的根本，就是佛家講的，宇宙先有雞先有蛋？那個生命的根本，不是不可知。何以求知呢？唯有得道的人，稱爲大宗師的人。一個自稱爲大師，或者自稱爲宗師的，如果連這個道理也不知道的話，那也是命！那隻好算是他命中要稱自己是大師，讓他大去吧！要當大師者、宗師者，什麼法師啊，老師啊，就應該瞭解《大宗師》開頭的這幾句話；所以你前後一對照就曉得了。這一句「命也夫」，非常幽默，是個幽默的代名詞；《大宗師》正好到這裏結束，下面就是《應帝王》了，大宗師要來入此了。

# 第七篇 應帝王

---莊子諵譁

《應帝王》是《莊子·內篇》最後一篇，《莊子》的內七篇是一系列的，有連貫性的，從第一篇《逍遙遊》如何解脫，到怎麼樣悟道、修道，然後到《大宗師》；由得道的完成，既可以出世，又可以入世。當然，重點偏向於出世，偏向於形而上道，但是它的用，偏向於入世；這就是道家和儒家的不同之處。這一篇是講《應帝王》，不是應對的意思，帝王代表了治世的聖人，這是中國舊文化，上古最古老的觀念，認爲足以領導國家天下的人，非有道之士不可。只有有道之士纔可以入世應世，成爲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帝王，這與佛家有一個思想是相同的。

我們普通認爲，學佛一定是偏重於出世，但真正大乘佛法的重點，是注重入世的，所以注重轉輪聖王。轉輪聖王的意思，是能夠扭轉乾坤的治世明王，同佛是一樣的。轉輪聖王是不世之出，幾千年幾百年「而後王者興」，不是常常有的。所以佛說，要十地菩薩才能做到轉輪聖王，等於成了佛的人轉生入世，才能做治世的明王。同樣有一句話，大魔王也要十地菩薩以上，纔可以化身爲大魔王，那是逆的教化；轉輪聖王是順的教育，這一種觀念常常在佛學裏被人所忽視，因此總認爲佛學是完全出世的，這是錯誤的觀念。同樣的，道家的思想，也有相通的道理；尤其《莊子》內七篇，由第一篇的《逍遙遊》，到第七篇的《應帝王》，是一個連貫的觀念。

《應帝王》開頭這一段，是講人類歷史文化的演變，這個觀念也就是我們研究人類文化史、社會進化史以及歷史哲學，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 堯舜以前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莊子的文章，經常會出人意表，出於大家意料以外的；這一篇文章更是如此，突然來一個齧缺問王倪。王倪是老師，齧缺是學生，都是古代所謂得道的真人。關於這兩個人，在《齊物論》裏已經出現過，現在再提到他們。齧缺問些什麼問題呢？非常妙，《莊子》裏頭沒有說，只講了結果，「四問而四不知」。

這就值得研究了，爲什麼不三問三不知？而要四問而四不知？所謂四問代表四方，正反相對的，這就是一個邏輯問題了。任何一件事物，舉其一就有正反的兩面，也就是二，二有正反兩面就是四了。如果拿《易經》的道理講，太極生陰陽，陰陽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是同樣的道理。這個四問而四不知的答案，更妙的在下面：

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這位學生看到老師沒有答覆一句話，他反而高興極了，跳起來，趕快跑去告訴一位得道的人，這個人叫蒲衣子。蒲衣子是什麼人？是他的太老師，老師的老師，就是王倪的老師。

上古史有一個記載，蒲衣子才只有八歲的時候，舜準備讓位給他，請他出來當皇帝。當然這些是幼年才俊啦！中國歷史上好幾位，所謂甘羅十二歲做秦國的宰相，蒲衣子八歲可以出來當皇帝。所以我們年輕人大可以自豪一番，可惜我們這裏還沒有八歲可以聽懂《莊子》的。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

齧缺來告訴蒲衣子，那麼這位太老師蒲衣子一聽就說，「而今乃知之乎！」這個「而」，指的就是你，蒲衣子說你到現在才懂啊！唐堯虞舜就是代表夏商周三代，我們有歷史資料可查的。首先以孔子開始，對於上古史不敢碰，因爲照古老相傳，中國傳統的文化已經有兩百多萬年了。我們這個民族史，上古有的許多說法，很多的神話，不敢確定，因爲沒有文字的記載可爲依據；所以孔子把歷史暫時切斷，對上古的研究，是從唐堯開始的。

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來了，外國人有意毀滅中國文化，甚至我們自己的學者，把三代都切斷了，認爲都靠不住，好像自己民族的歷史愈短愈進步，最好我們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才光榮的樣子，這個是非常可笑的事。莊子這裏提出來，三代以上「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是誰啊？這個泰字古代寫的是「太」，太初。像我們的歷史，任何一本古史，開始已經不曉得是誰了，天、地、人謂之三皇，三皇以後就是五帝，三皇五帝以後，黃帝開始纔有文化，慢慢纔到了三代。

現在這一句話，「有虞氏不及泰氏」，代表了什麼思想呢？我們現在有一句話，時代是進步的，這是我們現代人的話，而且是從西方文化觀念過來的。但是站在中國文化傳統的立場來講，時代是退步的，人類是墮落的，文明一代不如一代。我們如何把進步和退步這兩個觀念統一呢？它的矛盾在什麼地方呢？

所謂時代是進步的，是站在物質文明的立場來講，社會的形態一天一天都在進步，後世的人比我們現在的人，還要進步，物質還更享受。認爲時代是退步的，這是站在精神文明來講；不但中國如此，西方也是這樣。要研究西方文化，必須要推論到宗教方面去。任何一個宗教，都認爲人類是在墮落，當然不只吃了蘋果以後才墮落。這裏提出來有虞氏不及泰氏，因爲到了唐堯虞舜的時候，社會已經衰敗，不行了。

由這一點可以知道，我們民族文化裏最重要的理想的天下國家，是大同思想。大同思想是《禮記·禮運篇》裏的一段，是孔子講的。把《禮運》全篇都研究了，才曉得大同思想是認爲人類在墮落，要回到我們原始老祖宗那個社會，那個纔是大同的天下。這篇並不是說大同思想是我們努力的目標，而是說我們的文化本來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這樣一個非常安定的天下；後來是人類自己把社會破壞掉了。所以《禮運篇》一開頭就說，孔子喫飽了飯，就站在走廊一個角落，在那裏嘆氣，一個學生看到了就問他說，老師爲什麼嘆氣？孔子嘆道，人類墮落，沒有辦法再回到那個境界！《禮運篇》是這樣說的。我們讀到這裏，也認爲孔子的感嘆很多，就像宋朝詞人辛稼軒的詩，所描寫的那個味道。

飽飯閒遊繞小溪 卻將往事細尋思

有時思到難思處 拍碎欄杆人不知

他這首名詩，代表了古今中外一切人的心理。人有時候思考一個問題，想不通了，拍碎欄杆人不知。由於蒲衣子說到泰氏（太初），才說到《禮運篇》大同世界，莊子在《應帝王》這一篇，首先引出來有虞氏不及泰氏的問題。

## 爲何提倡仁義孝慈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中國文化諸子百家所標榜的，最好的太平日子，是唐堯虞舜時代。但是在道家的觀念，那個時候已經墮落了；不過雖然墮落，還保持我們傳統文化一個道德的精神。那個時候的人，尤其是唐堯虞舜這兩位聖帝，「其猶藏仁以要人」，「要」不是要求的要，是說沒有標榜什麼仁義道義的，用不着這些教育。這個仁慈愛人的心理，是人性中本來有的，用不着去教育人發揮仁愛，因爲個個都很仁愛。所以這個時候，人性的仁慈愛人之心，還自然含藏在人性的天然裏面，大致上一般人都是這個樣子。「亦得人矣」，這個時候的人心，文化社會，都是良善的。「而未始出於非人。」唐堯虞舜這個時候，雖然在道家看來，已經算是墮落了，但是還不能說出於非人；就是說沒有壞人，善惡是非還沒有嚴格的分別；社會上也很少有不對的人，大致上都對。

講到這個道理，我們研究哲學的、歷史的，特別要注意；我常說，我們的這個民族性是一個問題，包括整個人類的人性，都是非常可怕。因爲人性天生都很壞，所以各個宗教，各個文化，各個哲學都是教人如何做好。由於人性缺乏仁義孝慈，所以千古以來的聖人都要人學仁義道德，要孝要慈。

任何一個文化思想，都要先了解當時的時代，譬如我們經常講民族要團結，可見這個民族不團結；尤其是在國外看到，兩個中國人在一起就有三派意見。一個人的時候，自己還對自己埋怨一番，吵架一下；或對鏡子砸茶杯，出出氣。所以說，人性的問題很嚴重。一個道德的時代，人性不懂教育，所以說要教育；有些國家標榜人道，可見是很不人道，所以才需要人道。凡是一種思想、一種主義，都是藥方子，某一種病喫某一種藥。孔子開的方子是仁義，老子開的方子是道德，諸子百家都在開方子；可是這個歷史永遠是毛病百出，各種方子幾乎都喫不好，這是人類的悲哀。

這裏代表道家思想的蒲衣子說，三代以上還算好的，不算壞。三代以上，我們上古的老祖宗所謂泰氏，泰氏是哪一個？是天皇啊，地皇啊，還是人皇呢？就很難講。其實這裏所講的泰氏，等於儒家孔孟經常提的先王之道，這個先王是哪一王？先王就是我們的祖先，我們老祖宗先王之道就是王道。

## 上古人的生活和道行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

蒲衣子繼續說，我們上古老祖宗那個時候，政治文化是道的境界，還不是德！以道家的思想，道衰了纔有德，德衰了纔有禮，禮衰了纔有仁，仁又行不通了纔有義，是這樣一路下來的。我們上古時候，人都自然不要修道的，個個都在道的境界。人在睡覺的時候，「其臥徐徐」，形容他舒服得很呢！睡得徐徐的，慢慢的。徐徐是怎麼樣睡法？不知道，其睡徐徐，好像睡得很悠然！現在人睡覺很不悠然，尤其是在外國文化生活之下，每一分每一秒都緊張，所以現在的人很可憐，連覺都睡不好。上古人睡覺徐徐，也沒有限定時間，年輕人最歡迎，可以大睡七八天，沒有關係，也沒有什麼八點鐘上班上課啊，更不會講《莊子》，莊子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生呢！「其覺于于」，于于是形容很舒泰，懶洋洋的這個樣子。

這兩句話代表什麼？代表夢覺一如，就是佛學禪宗常講的醒夢一如。人沒有昏迷過，無所謂睡眠，睡眠也是清醒；醒來以後，也沒有昏迷，道的境界就是醒夢一如的。所以那個時候的人，善惡是非沒有什麼了不起，就是佛家要我們學佛的人修到無我，那個時候不談有我無我，因爲個個無我。

無我到什麼程度呢？「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你叫我是狗就是狗，你叫我是馬就是馬，你這個傢伙蠢得像牛，好好，牛就牛吧！你這人笨得像狗一樣，不錯，狗就狗吧！沒有關係。就是說，人沒有這些名相，沒有這些是非善惡的觀念，沒有差別。所以古人很多的文學詞句，或者詩詞裏常說，呼牛呼馬，一任人呼。任人，就是隨便你高興。因爲這些名同，什麼張三李四，老師大爺，你兄弟你哥子，都是不相干的代號。所以上古的民族，呼牛呼馬，一任人呼。那個時代，沒有善惡是非，是心境一如的境界。

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這三句話，這個知就是智慧的智。上古人們的智慧，感情純真沒有虛僞，換句話說，罵人也罵得純真。恭維人也恭維得很自然，所以他的智慧，他的「情信」，都很值得信任，自然大家呼牛呼馬都可以嘛！人沒有什麼不相信別人，也沒有什麼不相信自己，所以「其知情信」。那個時候沒有什麼道德觀念，但是他的道德很真實，「其德甚真」。這個時候，「而未始入於非人」，也沒有覺得別人是錯的，我是對的。時代文化愈到後來，學問知識愈高了，我見愈強；除了我的以外，別人都是錯的，都在非人，看別人都不對。他說上古的時候，別人沒有什麼不對，個個都對，社會自然安定，人類沒有是非。

## 民主自由是道德嗎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肩吾是古代一個神仙，有道之士。在《逍遙遊》、《大宗師》都見過他，他去看一個楚國的狂人接輿，這個狂是外號，他像我們小說上濟顛和尚一樣，假瘋子。他名字叫陸接與，他罵過孔子，教訓過孔子，《論語》上也提到過這個人，只曉得他是楚狂接輿，狂就是目空一切，道德很高，什麼人都不在話下的。道家也認爲這位楚狂接輿，是神仙得道之士。狂接輿說：「日中始何以語女？」剛纔懂得陰陽八卦的那些人，告訴你些什麼？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肩吾說，他對我講，「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領導人要以自己推及別人，就是儒家所講的推己及人。「經」是一個直道：推己及人，也就是忠恕之道。「式義度人」是用一個格式，劃一個規範，讓大家遵守。「義」就是義理，這個義理就是思想問題；所謂仁義啊，道德啊。這裏說的「度」，不是佛家講度人的度，度就是一個規範，規範人家；換句話說，他告訴我一個領導天下國家的人，要推己及人。自己所需要的，別人也需要，訂出來一個辦法直道而行，立一個大家都適用的規範，去管理一般人，從道的軌道上來做。這樣的領導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天下哪個人不聽你的，不服從你呢！自然受你的感化。

這個故事到底有沒有，很難考證，不過莊子提出來《應帝王》的要點，就是告訴我們怎麼樣做領導人，做個好皇帝；君人是領導人，所以叫做應帝王。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如果說這是教我們領導學的，做一個好皇帝，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皇帝；要如何把自己的思想領導起來，就是改正自己的思想，纔可能成爲一個領導人。

在古代的思想，君是年高有德的，所以稱君子。「君」字篆字體的寫法，上面這個「尹」字，是柺杖，年紀大了走路靠柺杖。我們現在的手杖是西方化的，只有身體的半截，古代老人拿的柺杖是高高的，那很長的。下面的口字，代表一個人，就是這個嘴巴；這個老人手裏拿着柺杖，就是「君」。所以年高有德，足以爲大家的榜樣的，就是君。除掉做領導人的觀念以外，真正的君人，是如何建立自己的人格，給社會上做一個榜樣。

他說，一個人能夠推己及人，我要喫，別人也要喫，我要穿，別人也要穿，我要發財，別人也要發財；人與人之間，目的都相同，都是相等。所以「以己出經式義度人」，由你自己所需要，想到大衆也需要；也就是做一個家長，要教育孩子，就不要忘記自己當孩子的時候，這樣才容易懂孩子。可惜我們當了家長以後，就忘記自己當小孩子的時候；所以這個道理，就是講領導學。陸接輿一聽，這是什麼話！

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

你看這個狂人瘋子，立刻說這是欺騙了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他說真正的領導人，學問如何？「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他說用推己及人，忠恕之道來治世，想到我需要，你也需要，這就是自由平等；獨裁專制當然談都不要談了，如果都講民主自由，會是真正最高的領導哲學嗎？在陸接輿的看法，所謂民主自由，是欺騙道德的思想。他說這樣的領導，不會成功的。「其於治天下也」，這樣要求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猶涉海鑿河」，像是在崑崙山，或喜馬拉雅山慢慢挖一條河，挖到東海，那要搞到哪一年啊？永遠做不到。

大海本來現成的，當然我們海邊人看大海沒有什麼，如果跑到西北高原一帶，告訴他們海有這樣大，有這樣好玩，他不會相信的。我們當年到了康藏一帶，我說海邊是我的家鄉，海是怎麼樣，講了半天都不信；海水舀上來這麼一曬就變鹽巴，他們說哪有這回事！他們鹽巴好睏難哦！送他一塊小小的鹽巴，那像寶貝一樣。所以說，想到海里玩，還慢慢挖一條河到海里，那不行！還叫一隻蚊子來背一個泰山，背得動嗎？這種思想要想領導天下人，做不到的。等於說，推己及人是以民主自由，自我爲中心出發，以人文爲出發的，這還不好嗎？但在道家的觀念，這個是天下大亂，等於叫蚊子來背個山，從高山挖河通大海一樣的不可能。

## 天下如何治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他說一個聖人治國家治天下，這是代表中國文化，是先王之道。我們傳統老祖宗，至少我們古書上認爲個個都是聖人，所以我們都是聖人之後。我們老祖宗是聖人賢人，不過我們也是「剩人」，剩下來的剩，剩下來沒有用；又是「閒人」，沒得用了嘛！我們本來就是「剩閒之流」。我們老祖宗是真聖人。這個聖人之治是如何呢？不是在外形上要求的，所以真正要天下太平，每個人自動自發，要求自己成聖人，不是要求別人。

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他說真正先王之道，是聖帝明王治天下，不是要求別人的，而是要求自己的。人人自治，真正的自治，每個人變成真聖人。「正而後行」，每人都很正，正己而後正人，這樣起作用。「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就是一句話，很實在的，的的確確，做到能做一件事就好了。喫飯嘛，規規矩矩就是喫飯；穿衣服嘛，規規矩矩穿衣服；換句話說，沒有那麼多花樣。人類的智慧聰明學識愈高，花樣愈多，人也愈靠不住了。下面是陸接輿的話。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燻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他說鳥一定高飛，飛得那麼高，怕打獵的人用網去抓它。這些鼷鼠、田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不是在普通的山丘打地洞，而是在神丘下打洞。老鼠很精明，在神廟、教堂的山坡下面打洞，一般人不來破壞，不會有人來燻那個洞。打獵的人很高明的，兔子啊，小動物，在洞裏不出來，就用煙來燻一燻，它受不了，就跑出來被捉了，所以小老鼠們田鼠們，懂這個道理，洞挖得深深的又在廟的地下。

「而曾二蟲之無知」，你想想看，天生萬物，都各自有他自己的聰明，不能說鳥同老鼠它們一點聰明沒有，它們絕頂的聰明，都曉得避開禍害。可是雖然它已經夠聰明，躲開了禍害，唯一不能躲開的是世界上的大混蛋---人。不管地洞打得多深，飛得多高，人都有辦法把它抓到。所以我經常說，人講自己是萬物之靈，萬物看人是非常討厭。牛也比我們老實，豬也比我們老實。所以我們講到中國歷史、哲學，在明朝末年，就有人寫很多幽默的文章，有一個狀元楊升庵寫的《二十五史彈詞》，就是對歷史哲學幽默的反面文章。

還有一本《木皮散客鼓詞》，也是對歷史一個反批。他從人類開始講起，他說河裏的遊魚犯下了什麼罪啊！颳了鱗子還要加上蔥花。有一些還要灑上辣椒、薑汁、醬油，把它拿來燻了喫。你看這個人類多討厭！人最壞了。這個鳥跟老鼠二蟲，你說它無知嗎？它有最高明的智慧，可是有一個更高智慧的人，反而傷害它的生命。這是第二段，莊子在《應帝王》又掛了兩個問題在那裏，沒有給我們作結論，他好像講了一半又不講了，又再來一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

這個天根是什麼人，就不要研究了，反正有這麼一個人。莊子這個名稱，天的根，地就是靠他來的，「天根遊於殷陽」，殷陽在哪裏呢？也不需要考證。陽是代表南方，光的一面謂之陽。天根到殷陽這個地方來玩，到了「蓼水之上」，這個水在哪裏呢？也沒有固定。這都是他假託的，是四個假託。他碰到一個沒得名字的人，「無名人」，就向他請教了。請教什麼呢？「請問爲天下。」怎麼樣治天下？拿現在的觀念來說，就是怎麼樣使社會安定，真正成爲最好的社會。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豫）也！

無名人說，去！就是滾你的。「汝鄙人也」，你這個髒得很的人。「何問之不豫也」，你問問題要問一個好一點的，怎麼問那麼一個髒的問題，多討厭的一個問題！要是我們現在一聽，有個年輕人請問如何做領袖，如何創事業，我們一定很獎勵這個年輕人，認爲他很有辦法，很有出息，前途無量，後途無窮的。如果碰到這個無名人，嘿，你滾！你真髒得很，要問也問一個好的問題，怎麼問治天下這樣一個不痛快的問題！

## 如何成爲領導者

天根問如何治天下，答覆是一頓罵。下面講了一個理由：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

這是他的說法。他說我啊！現在自己正「與造物者爲人」，與天地合一。這個造物是個代名詞，代表能夠創造宇宙萬物的一個功能。他說我現在正跟能夠造萬物這個功能合一呢！換句話說，我正在恢復生命的本能。「厭」，有時候也煩起來，煩起來怎麼辦呢？「則又乘夫莽眇之鳥」，這個鳥是假設的，就是講天地這個空間、太空。莽是蒼蒼莽莽，眇是看不見的，就是這麼一個鳥。這個鳥並不是真的鳥，後世道家、佛家綜合起來說，遊於太虛之上，遊於虛空之中。「以出六極之外」，六極就是古代所講的時空的觀念，宇宙的觀念。東南西北上下謂之六極，超過這個時空以外，到什麼地方去玩呢？「而遊無何有之鄉」，到達一個空都沒有的地方，「以處壙垠之野」，「壙垠」也是假託的，有一個地方，什麼都沒有，到無量無邊這個壙野裏去玩。

這裏有兩段觀念，第一是說我正跟形而上的道體，能超萬物的那個功能合一，正在這個境界裏頭，懶得答覆人世間的事情。得道的人永遠都是很舒服嗎？有時候蠻討厭的。討厭什麼？討厭自己！當我們討厭自己時，到哪裏去玩呢？他說到一個空空洞洞，四顧無人的那個境界裏玩。

第二是講修道的方法，永遠做到空的境界。這個修道的方法，他這樣形容，是講什麼呢？調心。任何悟道得道的人，有沒有煩惱？有煩惱，聖人的煩惱。所以悟道以後必須修道。修個什麼呢？調心而已；所以一切的方法，任何佛家、道家、儒家各種的方法，不管怎麼樣高明的方法，總而言之，一個名詞，調心。調整自己的心境。莊子說了這兩段的故事。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

「帛」字是講道理。他說，你來問我「以治天下」，怎麼治理天下的道理，你想用這個仁慈的觀念，來感動我的道心吧！就把他罵一頓。這個人被罵了還不死心，「又復問」，又問無名人，他問了什麼問題沒有講了。換句話說，他問怎麼修道，無名人就講了一個道理。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我們先來瞭解原文。世界上一切宗教、哲學，任何的學問，一切的知識，修養的方法，也都是一個名詞「調心」，調整我們的心境，使它永遠平安，就是這個作用。調心的道理，莊子用的名詞是「遊心」。

人的個性、心境，喜歡悠遊自在，但是人類把自己的思想情緒搞得很緊張，反而不能悠遊自在，所以不能逍遙不得自由。「汝遊心於淡」，你必須修養調整自己的心境，使心境永遠是淡泊的。淡就是沒有味道，鹹甜苦辣酸都沒有，也就是心清如水。我們後世的形容，說得道的人止水澄清，像一片止水一樣的安詳寂靜，這就是淡的境界。這一句話，後世有一句名言，是諸葛亮講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諸葛亮這兩句話，影響後世知識分子的修養非常有力。但是這兩句話的思想根源是出於道家，不是儒家；諸葛亮一生的做人從政作風，始終是儒家，可是他的思想修養是道家。因此我們後世人演京戲，扮演諸葛亮，都穿上道家的衣服，一個八卦袍，拿個雞毛扇子；俗話說拿到雞毛當令箭，就是從諸葛亮開始的。淡泊以明志這一句話，就是根據《莊子》這裏來的，所謂遊心於淡。

戰國時候，道家思想興盛，孟子提出來的養氣，類同莊子所講的「合氣於漠」。孟子所講的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是有形的；莊子所講的合氣於漠，比有形還要進一層，到達無形。「漠」是無量無邊廣漠之野。這個漠字，在《逍遙遊》裏已經提到過。但是這個「氣」字，後世一提到道家的「氣」字，都走入一個錯誤的觀念，拼命練氣功；靠鼻子呼吸之氣，哼啊哈啊地練。這是有形的呼吸，不是氣，這是空氣的氣。孟子的養氣，與莊子的合氣，是什麼氣呢？是意氣；意志那個意，是心念；換句話就是生命的功能，看不見的。呼吸是它的外形，不是氣的真形，真形是看不見的。在不呼也不吸的時候，那個靜止凝定的階段，就是氣的功能。

大家要想練氣的話，先要從這個地方體會。但是自己沒辦法體會，除非你是得定的人，那麼你只有拿別人來體會。怎麼體會呢？你看別人睡覺，睡得最熟的時候，呼吸來往常常像拉風箱一樣，年輕人沒有看到過啦！那也像吹笛子一樣，吹進來吹出去，這個鼻子，呼啊吸啊！但是有一度很短暫，完全沒有呼吸，那個時候纔是真睡着了，一點呼吸都沒有。一剎那之間又吸……這麼一口，那是吸氣了，吸氣的時候，差不多腦神經已經清醒了；不過他馬上忘記了，覺得自己還在睡覺。所以一個人的真正睡眠，只要有三分鐘到五分鐘完全睡着了，呼吸到達了完全寧靜，比你幾個鐘頭的睡眠還要好。我們雖然在牀上睡五六個鐘頭，而真正睡着的休息，不過幾分鐘而已；其他的時候，只能算是睡眠中的浪費。而且，那是大昏沉的狀態，不過我們習慣了大昏沉，還是覺得很舒服。

由於中國文化的影響，日本和韓國有一個氣功，叫做合氣道。什麼是合氣道？真的合氣是不呼不吸，就是佛家講止觀的那個「息」字。不呼也不吸，等於呼吸暫停了，那個是合氣。

他說遊心於淡的修養方法，是合氣於漠，是廣漠之野，什麼都沒有，修養到這個時候，「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人就順天地自然之理生活着，沒有一點私心，無我相，無私心自然就是大公嘛！他沒有叫我們要大公。只要人修養到無私，「而天下治矣。」天下自然太平了，何必要有什麼方法領導治理天下！所以我們做一個領導別人的人，乃至當一個班長，做一個家長，反正你身上有個長字，有個員字的頭銜，就要留意這個。

要如何領導得好呢？只要你做到這三點，第一點，淡泊以明志，遊心於淡，自己沒有要求，這點我們就做不到；人一定會要求別人的，要做到一切遊心於淡纔行。第二點，合氣於漠，生命的本能修養到空、定的境界，然後起用。第三點，順乎自然而無私，只要人人無私，這個天下自然大治了。

莊子這一篇很奇怪！三段都掛蘿蔔乾一樣，東掛一塊，西掛一塊，你怎麼把它逗攏來做一盤菜呢？那就是我們自己的事了。下面又來一個。

## 聰明努力不一定行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向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陽子是姓，居是人名，陽子居去看老子，他是老子的學生。「有人於此，向疾強梁」，他描寫有一個人，什麼人就不管啦！張三李四都不問，有一個人「向疾強梁」，疾不是生病，是腦筋反應得快，第一等聰明，某一個地方一響，他聞一而知十，馬上就反應出來。你劃一個圈圈，他說是數學上的零，什麼都懂馬上都曉得。

「強梁」，身體精神非常的健康強壯。這樣的人很難找，反應快就是聰明人，反應慢就是笨人；其實天下人的聰明是相等的，沒有哪個人笨一點。不過有些人，你一說當下他就明白了；有些人到死的時候才明白，就差那麼遠！最聰明的人，聲音一響，他已經懂了。就像歷史上漢高祖，張良用腳在桌子底下一踢，他就明白了。

「物徹」，任何東西，只要眼睛一看，都懂了，透徹得很，

「疏明」，這個胸襟很開闊，萬事很明白。這樣一個人很可愛，如果我們碰到這樣的一個人，一定是跟他的。而且，他不但聰明身體健康，胸襟闊大，氣度高雅，又學道不倦。當然不是打坐的修道不倦，打坐哪裏會疲倦呢！坐在那裏本來是休息呀！這個道是活的道，治世之人真正的道，不是坐在那裏死的，是起來能夠做事的；在做事的時候，心境又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這是道。

而且這個人又學道不倦，不勉強自己，隨時提醒自己在修道，不是被動的，是主動的。這樣一個人好不好？當然好。「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這樣可以做一個治世的聖人，治世的帝王吧！歷史上所描寫的唐堯虞舜，或者商湯，或者周文王、周武王，大概可以做到。等而下之的秦始皇、漢高祖、唐太宗等人，條件都還不夠；因爲治世的明王，有天生睿智，是鐵打之士，這樣纔算是一個治世帝王的材料。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系，勞形怵心者也。

老子說，這個馬馬虎虎，算是一個人就是了，如果說夠得上聖人之道的，他還早呢！「胥易技系」，他說這一種人啊！他已經把人性中不是真的聖情，用過度了，變易了；看起來，與普通人很不一樣；他的技術已經散了，不是整體；「勞形」，雖然聰明，這個生命不是完整的，自己很勞苦；莊子也講「巧者勞，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的名言。巧者，是指能幹的人，聰明有學問的人，他們又勞苦煩惱又多。笨笨的一樣都不能的，這個人最舒服，也一無所求。「蔬食而遨遊」，喫飽了飯菜，一天悠哉遊哉，睡睡覺，打打坐，什麼事情都可以不幹。「泛若不繫之舟」，悠哉遊哉，吊兒郎當，好像在沒有人的船上漂來漂去。世界上有不少這樣的人，不要修道，他已經是道了。懶惰的同學，很可以把這幾句抄起來，如果老師叫你交報告的時候，你就寫上這是莊子那裏學的。所以這個老子就講了，這樣的人，還是「勞形怵心」，他心裏頭有憂患，隨時都覺得不好。

## 真正的明王之治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這就是老莊之道，道家的思想。這裏莊子引用老子的話，老子有沒有說過呢？不知道，不過《莊子》這裏是這樣說的。剛纔老子已經講過了，他說這樣的人，比他爲明王，他沒有直說這個不行，老子沒有下斷語；換句話說，這樣的人不是人性的自然，他已經把人性雕刻了，加上後天的做假，已經把人性支離破碎了。

再進一步說，「且也」，並且「虎豹之文來田」，老虎、豹子身上長的花紋，皮毛又好又美；「田」，古代叫做田獵，到野外去打獵。爲什麼獵人非要殺掉虎、豹不可呢？因爲它身上的皮好，做了皮襖穿上很暖和，而且花紋很高明，所以老虎、豹子的這條命，是因爲身上的皮毛引來殘殺而送掉的。

「猨狙之便」，猨狙是猴子裏的一種，猴子的種類很多，猨狙身體很靈便，在樹上跳來跳去，猴子因爲靈便，人把它捉來養，教它變把戲，或者關在動物園。「執斄之狗」，「斄」是斄牛，很笨大的動物，獵狗很精靈，鼻子一聞就找到獵物了。狗因爲鼻子很靈敏，所以被人養成獵犬。虎、豹一身都有用，連虎骨、虎牙、骨髓、虎皮，沒有哪一樣不可以補人的；就像牛一樣，從牛奶到牛皮、牛毛，樣樣有用，就是因爲有用，才招來禍害。猴子因爲太聰明被人捉了，聰明的小狗因爲嗅覺好，所以被訓練打獵，「來藉」就是被人家用繩子拴起來。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子說，這樣就是高明的皇帝，就是聖帝明王。老子說的這個道理，只能夠悟，不能夠講，講出來很討厭的。把人變成狗啊！把人變成什麼啊！把天下事都變成獵物，這些都是道家的思想。所以逐鹿中原，把國家天下變成獵物，變成虎豹，誰有本事打獵打到了，這個就歸你所有了，這一塊肉歸你吃了；而那些聰明的都變成獵狗，可以看門，能幹的變成養的猴子，他所謂聖帝明王，就是一個動物園的園長，而養些高明的動物。意思大致如此，我沒有講完，因爲我實在講不下去，這個內幕不能拉穿的，講完了就拉穿了；對於歷史哲學看通了，太沒有味

道，這樣叫做明王啊！我向諸位聲明，我留了一手。

「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這個陽子居聽到這裏，很驚訝，眉毛也皺起來，就問老子，明王治天下怎麼治？莊子描寫越是高明的人，他用人的辦法越是這樣。老子講什麼叫明王，高明的領導，就是這個樣子；所以聽得陽子居很不是味道，請問他究竟明王治世之道如何。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這都是領導學啊！最高的領導學有好有壞，這還是上級的，不是最上層；最上層的莊子前面已經講過了。這些治世的明王，秦始皇開始，拿中國歷史來講，秦漢唐宋元明清，都談不上明王；如果我們拿教育程度來比喻，這一些明王，是我們這個政治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至於上古那些明王，有虞氏、泰氏，是我們政治研究所畢業的學生；至於說秦始皇、漢高祖、唐太宗、朱元璋等等，是我們政治研究所開除的學生，就是這樣一個比喻。所以現在老子講的明王之治，那些還在政治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已經那麼高明瞭。

「明王之治」，我告訴你，「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譬如周文王、周武王，加上幫忙的姜太公，周公幾個兄弟，就使周朝八百年天不太平。以功勞來說，爲老百姓做事的功勞，第一是武功，第二是爲老百姓做事，愛人愛天下的功勞，所以說是功蓋天下。

「而似」注意這個似字啊，妙就妙在這個似，好像自己不佔有，就是老子所講的，以身爲天下先，身先天下，就是這個道理。「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也就是我們現在民主思想的爲民服務。民主思想是西方來的，爲民服務，人人也爲我服務，是同樣道理。所以你肯犧牲自己的，天下自然歸心；不肯犧牲自己的，你一個人也活不了。所以人能爲大家而生活，自己纔有生活，這就是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這個貸是假借。他說，他是借用道德的感化，是愛是仁慈及於萬物，「而民弗恃」，人民覺得心理上沒什麼害怕，覺得這一位領導人，真是爲我們，是愛我們的。「有莫舉名，使物自喜」，他也用不着標榜自己的功德與聲望，而天下個個都喜愛他。

下面一句最重要，歷代帝王拿來做祕訣的四個字，「立乎不測」，究竟有多高、多深、多偉大，是你想象不到的，估計不了的。這就是說聖帝明王的心理，你是沒有辦法去猜測的，因爲他立乎不測之地，唯有得道的才做得到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那是真正的道了，真做到了那樣可以學道了，遊心於無有者也，最後遊心在空靈的境界。

莊子對於《應帝王》，四段掛了四個問題在那裏，他沒有給你聯起來。其實每一節他都給你聯了起來，這個中間要用思想了，不要被莊子的文章所騙。莊子這一篇《應帝王》，等於是他最好的密宗，那祕密得很！但是他擺在那裏你就不懂，你如果把這幾段連起來，你就大徹大悟了。不是禪宗那個大徹大悟，對於《應帝王》這一道大徹大悟了，那麼入世之道，歷史哲學就都搞通了。

## 神巫給壺子看相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天，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鄭國有一個最了不起的巫師，這個巫師太神化了，比什麼教主、法師、活佛、大師，反正比什麼老師都高明。這個神巫名叫季咸，能知過去未來。我們人生最需要問的幾個問題，這個神巫都知道；「知人之死生存亡」，知道幾時你會死，你來生到哪裏投生，前生什麼變的。他能夠知道存亡、成功與失敗，國家有沒有問題，政權有沒有問題，存在與滅亡，他都預先知道。「禍福」，會不會闖禍，買了股票會不會賺，利息會不會跌，這些禍福他清清楚楚。還有一個「壽夭」，活到多大，是不是活到九十九，或者是一百零一，哪一天會死，這幾個都是人生大問題，他通通知道。

我們人天天擔心的生死存亡，禍福壽夭，這位神巫通通知道。「期以歲月旬日，若神」，他只要告訴你，過十天就死掉，氧氣都來不及上，打點滴打水桶也沒有用，救不了的，他說你幾時死就會死，斷得準準的「若神」。所以鄭國全國的人看到他就逃，深怕他說一句壞話，或是什麼時候要死，所以都嚇死了，看到他就逃。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以道家傳統來講，莊子是列子的徒弟，「見之而心醉」，心裏頭就迷住了；相信一個人到入迷的程度，像喝醉酒一樣，叫做心醉。後來文學有醉心於某人的字句，就是迷到你像喝醉酒一樣，糊裏糊塗的，又像吃了迷幻藥，所以列子見了這個人像吃了迷幻藥一樣。「以告壺子」，回來給他老師壺子講，老師，告訴你，這個人有神通。

「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他也很老實告訴壺子，老師呀！我找到一個好老師，我開始以爲你老人家的道是最高的，世界上只有你第一！現在我又找到一個第一，你變成第二了；有一個人比你還高，這個人就是季咸，神巫。列子這個學生很老實，不像有些學生，不好意思說；他很直接講，因爲這樣纔是好學生嘛！這個老師壺子也很直。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壺子說：這樣哦！本來你認爲我第一，現在我變成第二了。不過壺子說，老弟啊！我早曉得你這個傢伙靠不住，我早就留了一手。我告訴你那個道啊！「吾與汝既其文，末既其實」，外表的道是傳你一點，真道啊！我還放在口袋裏；曉得你靠不住，所以沒有傳。「而固得道與？」你認爲我傳了你道嗎？我真道沒有傳你耶！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我傳你的道等於拿幾個母雞給你，沒有給你公雞，所以永遠不會生小雞，不會有結果的，修不成的，你以爲你得道啊！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唉！你這個孩子，所以我不能傳你道，你曉得嗎？我早看你不對勁，所以留了一手。你認爲學了道，「與世亢」，亢就是傲慢，一般修道人患這個毛病，認爲學成世界上第一了，超越世界，這樣就不能修道；佛也好，道也好，越學越謙虛越平凡，纔可以學。你學一些道啊！與世亢，這樣可以嗎？「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因爲你覺得自己有道有法，處處保持一臉道氣，滿嘴道話，嗄……你這個嗯……所以人家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個修道的。等於我們這裏一看，學佛的，一身佛味就來了，這個……很難受。你就是這樣，所以給人家一看就知道。噯！本來我第一，你既然找到另外一個第一，你把那個第一帶來給我這個老二看一看。「嘗試與來，以予示之」，你叫他來看我。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

第二天，「列子與之見壺子。」列子就把這位第一的老師帶來看壺子，纔看了一眼，那個傢伙就跑出去了。「出而謂列子曰」，告訴列子說，「嘻」！唉呀！不得了，「子之先生死矣！」你的老師要死了，「弗活矣！」活不了，不管中醫、西醫什麼偏方，都治不了。「不以旬數矣！」不到十天，包死無疑！「吾見怪焉」，我看都不敢多看了，要死的人很奇怪，樣子一股死相。「見溼灰焉。」像那個死灰一樣！灰還淋了水，那還會變成水泥地，哪還有活的呀！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列子還有良心啦！管他第一老師第二老師，總歸他叫過老師，所以回來很傷心，鼻涕眼淚一大堆，老師糟糕了，要辦喪事了。壺子說，你哭個什麼，不要怕。

「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你懂什麼！不要怕，剛剛他來，我試他一下，給他看另外一個面孔，給他看一個工夫，就是把氣停住了，呼吸也閉了，身上的光芒都收進去了，臉就變成死灰那個樣子了；所以看起來沒有道，背也駝起來了，一副怪像。我現一個神通的工夫給他看看，他就看不懂了。你不是說他能知過去未來嗎？這一下他就不知道了嘛！我剛纔顯示的是地文之道。「萌乎」，現一點點東西給他看看，「不震不正」沒有活動，死的；邪的不正，正的東西是活的，震的東西是永遠在活動。要注意啊！反面就看出來懂了，這是莊子的密宗哦！不震，所以說你們打坐修道，不要認爲身上抖動就是震，不是這個意思，震是代表活的。再看郭象對這一段的註解。

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溼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屍居而坐忘，即爲之將死，睹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溼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所以工夫就是入定，到這個境界同外界，所謂內外隔絕了，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做事的時候，行雲流水。「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爾，一也。」

「今季咸見其屍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睹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入定的人，像屍體一樣，坐在那兒屍居，「坐忘」，他已經空了。屍居也是一種定喔！不是每一種定都是這樣，這種在道家叫做入地文之定，地仙之定。他說今季咸看到壺子屍居，這個人像屍體一樣坐在那裏，坐忘，好像人已經陽神出竅了，離開了身體。因此你看相是看不出來的。

《應帝王》這一段，列子的老師壺子，我們拿普通的一個俗語來講，正在弓神巫鬥法呢！拿小說的口吻來講，壺子表示了一個修道的境界，給這位神巫看，神巫就說他馬上要死了。下面回到《莊子》本文，壺子告訴列子。

## 壺子的境界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

「杜德機」是莊子造的名詞，在莊子以前，中國其他的書上沒有。所謂杜，就是關門。德，就是一切活動的作用，如果把這個機關關起來，這一切就關閉了。這個關閉的道理呢！如果我們拿實際修養的工夫來說，就是一個普通學道的人，達到氣住脈停，氣也住了，脈也停的程度。杜德機不止是氣住脈停而已，譬如說把呼吸的氣停止了，血液都不流行了，脈搏不跳了，這是生理上的工夫。這種生理上的工夫，不只得到禪定的人做得到，有許多練氣功的，練武功或者練瑜珈術的人，也可以做到；可是不能算是氣住脈停的最高境界，不能算是禪定的境界。

所謂禪定境界，氣住脈停還算容易，但是思想念頭都關閉了卻很難；比氣住脈停還要難。思想完全關閉了，呼吸幾乎完全停止了，血脈也不流行了，全身脈搏都停止了。這種身心的配行，就是杜德機的境界。現在我們把杜德機實在的這個情形，向諸位解釋清楚。杜德機這個名稱，在中國的文學上，經常出現，很多詩詞，以及古人寫的文章經常引用。現在這個壺子告訴列子，那個神巫看了他就跑，因爲當時我給他看的是地文境界，以天、地、人三個符號做標準，我這一次給他看我的工夫修養境界是地文。所謂地是陰的，純陰的，不是陽的，因此他吩咐列子，「嘗又與來。」他說你呀，再陪他來看我。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

第二天列子又陪他來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神巫出來對列子說，今天好了，很幸運，你的老師總算碰到我，這條命有救了；「全然有生矣！」今天看一下有了生機不會死，都是我的功勞，因爲他看了我一下。這也是現在人常說的，是我的加被，是我的感應，或者我念個咒子把他弄好了；都是把功歸之於自己的辦法。神巫還說我現在看到他，「見其杜權矣」，杜權不同於杜德機。杜就是關閉，所以我們讀古書，常常讀到杜門謝客，就是關起門來不見客的意思。他說上次看到他快要死了，完全關閉了，今天暫時還有一條生機有救了。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

列子聽了這個話很高興，回來給他老師報告。壺子說，「鄉吾示之以天壤」，中國文化許多古書上，這個「鄉」字同「向」，有許多地方通用，就是剛剛。他說，我剛剛表現給他看的是「天壤」，就是向上升的，陽氣上來向高空走，上天的境界。

「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我們要注意！這就是修養三步的工夫，杜德機是地文之學，完全進入陰的境界，定下去什麼都沒有。像莊子那麼明白地講，對我們學佛修禪定的人有很大的幫助；換句話說，我們普通一個人修養很嚮往入定。其實真正的入定，拿中國文化的道理說，是陰境界，正是關閉。所謂修道成功，拿道家觀念來講，是要純陽之體，是純陽的境界；純陽的境界不是關閉，是開發的，等於佛家所講的大圓鏡智，佛光普照的那個道理。

但是，要陽氣真正地發起，必須要經過陰境界纔行。因爲陰極則陽生，所以靜到極點，才能真正發起那個動；那個動不是大動，是靜中自動，就是昇華的境界。莊子寫到這個地方，也等於說，把這些境界的實際情形，都泄露給我們了。他說到了這個境界是「名實不入」，這個名，代表一切外界的現象；實，代表外界一切我們認爲真實的環境。換句話說，到了這個境界，所謂「名實不入」，不是內外隔絕，而是外面一切的境界影響，雖然過來，但這個心不動，是自然的不動念，不是有意的控制。

普通要修養到不動心，把念頭完全控制到不動心，已經非常困難；即使做到了，也正是地文的境界，是陰境界。即使到達陰境界的最高點，對於道的修養還沒有影子呢！只是初步摸到而已！等到了「天文」的境界，所謂「天壤」的境界，陰極陽生的時候，就是名實不入。如果再加上兩個字，就是名實不入於中；不是心臟腦子這個中，這個中是抽象的，等於是本體自性。

名實不入於中，「而機發於踵」。這個時候的機，也包括了氣。不過，氣不完全是機，在這一句中的機，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修氣脈。普通我們修道學佛的，現在很流行注重修氣脈；氣是氣，但是要注意，不是修鼻子呼吸的氣；鼻子呼吸的氣是氣的最初步。因爲這個氣沒有什麼可修的，大家拼命練氣功的要特別注意，因爲這個氣是往來的，是生滅的，一下進來，一下出去。吸進來盡力地把它控制不呼出去，呼出去了又要停住不吸進來，那樣也不過多停留一點點時間而已！你工夫再高，停留時間再久，它仍然是一來一去。

所以，認爲呼吸之氣就是生命的氣，完全錯了。因爲這個氣，有生有滅，有來有往，所以修息修氣，就是一生一滅。其間那個生滅的本能，那個作用才叫做氣。原理上是如此，也是事實，大家自己去體會。所以機發於踵所指的這個氣，就是我們講氣脈的氣。

至於修脈呢，比氣又更進一步了。脈不是血管，也離不開每一個微血管的神經，那是它的初步。真正的脈還不是微血管神經，而是我們生命同宇宙之間的交流、交通的，看不到，是無形無象的，可是有這麼一個作用；只有拿自己本身做試驗，修養工夫到達的時候，自然會知道。所以修氣修脈，修成功了，就是莊子所講的這個機了，機關這個機，就有把握了。「而機發於踵」。氣脈，都是從腳底心發動的；這一點我們常常強調，非常重要。所以《莊子》內七篇之中，在《齊物論》、《逍遙遊》也都說過；普通人的呼吸只到肺部，或在喉嚨，就是我們剛纔講的呼吸往來，所以普通人活到若干時間一定會死的。

但是至人，得道的人之息，每一呼吸都到達腳底心，這個就是機發於踵。所以我們這個腳後跟、腳底心非常重要。尤其是腳底心，古人講的至理名言：「精從足底生」這個精，不是指精蟲卵髒那個精，而是精神的精，就是生命的本來。精從足底生，是精神的生命，所以說機發於踵。

列子的老師壺子講，「是殆見吾善者機也」，他說這個人總算看到了一點，也懂一點了，餚相嘛！這個人總算會看了；看到我善的好的一面。善是代表陽，我們中國講修養的說，爲善最樂，那不是理論，而是實際的事；人真正做了善事，會非常快樂的。快樂不是高興喔！高興還不算快樂。因爲善的思想代表陽，陽機就充滿，生機就充滿。做壞事，憂愁苦慮，是代表陰，或者惡事越做越多，就會陰氣越來越重。普通看相的也看得出來。所以他說這個人總算見到我善的一面，看到陽機發動了。因此，他又告訴列子，「嘗又與來」，你再叫他來，這是第二次。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第二天，列子又陪他來看壺子。看了壺子出來說，你這位老師啊，莫名其妙，這個人不正常，一下這樣一下那樣，不整齊，不劃一，顛顛倒倒。「吾無得而相焉。」我看不透了，我沒有辦法看他的相了。「試齊，且復相之」，慢慢來，等他不顛倒了，正常的時候，我再來看。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列子就進來向壺子報告。壺子說三個了，一個杜德機，一個善者機，現在講一個衡氣機。他說，我剛剛表示給他看的是太沖。學中國醫學的《黃帝內經》，有講到衝脈，也可以代表密宗講的中脈。「太沖」就是上下貫通，天人一貫，他說我剛剛給他看的是站在中道的道理。如果離開氣脈身體的問題，拿哲學觀唸的中道來講，既不是空，也不是有；所以他看不出來形而上道的境界。「太沖莫勝」，是沒有任何可以超過它的；這就是空嘛！是真空。世界上所有東西都可以比較，只有空沒有辦法比較，空就是空了，沒有比較了，所以說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這個衡是平衡的意思，就是平等平等，平等圓滿的意思。他說他剛剛總算看到，我在如佛家所說的萬法平等，萬念皆空的境界了。

莊子又說了一個故事，《應帝王》這一篇非常妙，一節一節都是故事，沒有一個地方完全做結論的。其實結論就在這個題目應帝王；換句話說，結論也就在我們自己的心裏，自己用智慧去做結論吧！應帝王也就是入世之道。

## 壺子說修道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這一節，壺子拿流水來形容，研究唯識學的同學，正好作一個參考。唯識學講，我們生命根本的第八阿賴耶識，所謂「一切種子如瀑流」，如一股流水一樣。我們現在插進來研究這個問題，拿水來做比方的，不但儒釋道三家，很多宗教教主，講到人性的問題，心理現狀，乃至生命的問題時，都拿流水來作比喻，作解釋。這又是個問題，也是非常有趣而且高深的問題。

現在來看本文，壺子告訴列子說，「鯢桓之審爲淵」，這是大魚在那裏遊動，「審」就是很準很久，在熟練的地方遊動，慢慢這個地方形成一個深淵；因爲魚在遊動，水在波動，每一秒都在動，由於波動的力量，慢慢把那個地方挖空了，挖得很深。水很深的地方就是一種淵。

「止水之審爲淵」，還有一種水，是很有力的從上游下來，衝到最後最深的地方，由於水衝擊久了，形成一個深潭，這兩種，一個是活動的，一個是死的，等於呆的。

「流水之審爲淵」，這一種淵是流動的水經過之處，在那個地方打轉，水打轉的地方也形成淵。譬如我們到新店，我記得好像有那麼個地方，有發電機在那裏，那裏的水就是深淵。許多青年游水，碰到那個水流就沉下去了，水在旋轉下面就是一個深淵。他形容了三個深淵，一個是活動的水，一個是止水，一個是旋轉的水。他說，實際上流水構成的深淵，「淵有九名」，仔細的分別有九種，「此處三焉」。他說我只給你講三個地方、三種現象。他又不作結論，讓你自己參！自己去研究，去想。

壺子把水說了三種狀況，表現了三種工夫、三種修養的境界；他告訴列子要注意，水變成深淵有九個，不過大原則提了三個。所以我們研究心性修養之術，也是最高的哲學，如果不做工夫，只作學術研究，這些東西非常有趣。

譬如中國的《易經》只講到八卦，有一卦是卦不出來的卦，那是第九卦，沒得卦；後人叫太極，叫真空。這個是講八卦的現象。同樣的，釋迦牟尼佛講心性之道，講唯識的八識，實際上有九識，第九識叫阿摩羅識，白淨識。那是七七八八，七八九，都很妙的。最近大家不是在研究唯識嗎？唯識最重要的也是三淵，與莊子講的三淵相通，「流水之審爲淵」，相等於第六意識；「止水之審爲淵」，等於第八阿賴耶識；「鯢桓之審爲淵」是第七識。所以我們就深深地感覺到，所謂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

世界上任何人，學問修養到了最高的境界，達到形而上那個真理的地方，只有語言、文字表達的差別，所得的道是一個。真理只有一個，沒有兩個，兩個就不叫真理，真理是絕對性的。有一位同學寫論文，把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認爲是宋儒的話，事實上是宋儒引用古人的話。列子這幾句話，《淮南子》上也提到過，不過那個時候的東方西方，是以中國爲中心的，現在這個空間更擴大了。接着還有一幕，「嘗又與來」，你再叫他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第二天，列子又陪這位有神通的神巫來了。「立未定，自失而走。」他一看到這個壺子啊，站都站不住了，慌了，回頭就跑掉了；壺子叫他的徒弟列子，你去追他來。列子跑去追這個神通的人，追不到了，迴轉來向老師報告說：可惜了，追不到，跑掉了。這個文字裏頭很妙，嗯！「已滅矣」，就是這個人追不到了，走掉了，「已失矣」，喪失了，溜走了。爲什麼這麼說呢？「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莊子好像專門在玩弄文字，仔細研究一下，這不是玩弄文字，而是三個階段。換句話說，人生什麼東西都同這個神巫一樣，追不到的，已滅矣！沒有影子了，每一件事情，我們講的話也是一樣；已失矣，永遠不會回來了，怎麼抓也抓不回來了！抓不到的。三個階段，就是看不見，喪失，永遠抓不回來。這也是代表一個現實，無論什麼東西，神通你也追不到，神巫也追不到。所以莊子的文章，這一次這樣講，也許下一次另外一個方式來講，又變了，如珠子走盤，非常妙。所以這三個階段，也等於哲學上經常用的三支法，過去、現在、未來。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壺子就告訴列子，「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我剛纔給他表示，宇宙萬有之前，「未始」就是無始以前的那個東西，形而上道，「吾宗」就是道的境界，至高無上道。「吾與之虛而委蛇」，我們文學上經常用的，給人家講假話，應酬一下，就是用莊子虛而委蛇這四個字，虛而委蛇就是似真似幻。這個話真的解釋起來，就是佛學的名詞，如夢如幻，如真如實，也不真也不實。他說我給他看的是個影子，這也表示我們現實的世界，與我們現實的生命，以及我們現在活着的身心，都是虛而委蛇，都是個影子。他當然看不懂嘛！「不知其誰何」，就是參不透嘛！

所以啊，西方或者日本的朋友們，認爲禪宗是穿了佛教的外衣，實際上是老莊的東西出來的；他們有些著作，也驗之出處，有憑有據。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老莊這些術語，禪宗的大師們太熟了，文學境界又好，所以弘揚佛法的道理時，把那個術語改變成老莊的話來講。譬如講，從明朝以後清朝一兩百年以來，禪宗所流行的參話頭「唸佛是誰」，就跟莊子「不知其誰何」這一句有關。

我們人的這個作用，能夠講話，能夠聽聲音，喫飯走路，以及能夠思想，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究竟是誰？或者我是誰？實在找不出來我是誰！身體不是我，但是屬於我的使用權，使用幾十年，兩百年，五百年都可以，畢竟是借來給我們用的，可是沒有主權永遠佔有。那麼這個我，究竟是誰呢？

我看過一本武俠小說，有一個人，就給這個話問瘋了的，永遠瘋了，走路兩個腳飄起來，頭在下面似的，碰到人就問我是誰？我是誰？工夫都用不出來，參禪參瘋了的。不知其誰何？你真能夠找出來，天下問題都能找出來了，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像日本、美國，許多的學者，研究中國的禪，碰到這個的時候，都認爲是莊子裏頭出來的。這一種理論最先是日本方面出現，因爲日本有些老先生們，對於《老子》、《莊子》，熟的人還不少。

十幾年前，我在日本的時候，碰到好幾位老教授，雖然我也不會講日本話，他們也不會講中國話，大家在一起談得很開心，不過手裏都是拿筆和白紙，古文一寫，拿過去一看，他就懂了；他也拿來中國詩啊，都作得很好，覺得一點沒有什麼困難。由於他們對老莊很熟，所以認爲禪受老莊的影響太大，這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壺子接着說一個道理。

「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這幾句話更妙，他先講說我剛剛給他看的，是無始以來形而上這個道。道是看不見的，他看到我變成影子了，看一切境界都是影子了，都是如夢如幻的境界。一個人看到如夢如幻，突然看到脫離現實太遠，害怕了，逃掉了；他說他連自己都忘掉了，所以都嚇死了。實際上，列子出去追不到人說的話：「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意思就是這個神巫已經完全被壺子嚇死了，追不到了。

「因以爲弟靡」，什麼叫「弟靡」？這是《莊子》裏特有、獨見的，其他所有文學裏沒有見到。弟靡這個東西，簡單明瞭地說就是佛學一個名詞，遊戲三昧。他說懂了道的人，處在這世界如夢如幻，一切皆在遊戲中，連生死都是遊戲，現實的事更是遊戲，沒有哪一點不是遊戲，不必那麼去認真；換句話說，你認真也無妨，認真也是遊戲，不認真也是遊戲。你在這個世界上游戲一場，這是一個共有的、共同的波流。

在這個大湯圓的地球上，幸而生了我們這些生物，這些生物裏頭，也有我們這些穿衣服的生物，這些生物就在這裏莫名其妙地搞了幾千萬年，實際上就是在這個兒童樂園裏玩，都在遊戲，沒有哪個是究竟，所以「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這個生命懂了虛而委蛇，懂了道以後，並不可悲喔！像流水一樣，那麼優美，永遠地過去了，不斷地還有流水來。

不要聽到流水就很悲觀，這個水流去了，追不回來，但是這個水源永遠有，黃河之水天上來。其實，最初那一點水從哪裏來？同樣道理，不知其誰何？還找不出來；最初那一點火從哪裏來，也找不出來！最初那一點火若是從太陽來，那個太陽最初又是從哪裏來呢？這個虛空裏的太陽，多得很呢！最初那一個哪裏來？最初的最初，你不要怕來源沒有了，總歸有來，也總歸不斷地去。所以啊！一切都是遊戲，如幻三昧。「故逃也」，因此他逃掉了，他看不懂道的境界、道的作用；連有神通的人都看不懂的。

## 列子閉門修行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列子本來對於老師壺子有點懷疑，認爲三個頭白磕了，紅包也白給了，很想離師別抱另外投師而去。現在壺子表示了這三關，這也等於禪宗的三關，這三個境界一顯，道理一說，列子心中想糟了，原來老師的東西一點都沒有學到！所以心中很難過。這不是灰心，那就是慚愧也加不上了，覺得自己窩囊透了，等於白跟老師那麼多年！乾脆！不玩聰明瞭，回家去，老老實實閉關三年，給太太當下男去；就是什麼都聽太太的。所以說世界上怕老婆的第一等人，就是從列子開始的。回去給太太煮飯，當然那個時候沒有電鍋啦！什麼都沒有，很辛苦，他就是老老實實在家裏做家務。

這是代表規規矩矩做一個人，該做什麼就做什麼，這就是道。如果說，我不會做飯，要想辦法學會做；不會做衣服，那你就要想辦法學會。人嘛，活到老就是這一些，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列子三年做到什麼呢？「食豕如食人」，無論喫肉，喫豆腐，喫菜，都是一樣的，味道沒有分別了，他喫到豬肉都覺得像喫人肉一樣，很難過，所以他當然喫素了嘛！否則他學了三年，喫豬肉都覺得喫人肉一樣，他乾脆再過一年要去喫人了，不是比以前還更糟糕嗎？所以是葷的素的沒有分別了。學道最難是男女飲食，列子對飲食沒有分別了，當然對男女也沒有分別了，給太太做下男也無所謂，人人一切平等，不然自己覺得大丈夫，那個威風也沒有了。

應帝王就在這裏，入世就在這個地方；這裏頭是應帝王啊！上面說得天花亂墜，但是有很多好的道理，形而上的道，修養的道，都有。你說應帝王在哪裏？他沒有給我們下結論；其實結論就在這裏。莊子所表達的，要有得道的境界，先從逍遙遊開始，他把這個道形容得那麼大，天都裝不下，虛空都裝不下。莊子吹牛之大，大得像水牛黃牛的皮都包不住的；講到那個小，說得連影子都找不到。他道也講了，怎麼修養也講了，最後是大宗師，但要道成功了纔是大宗師！你當大師也好，大法師也好，都要救世救人，成了佛也要度衆生，度衆生就要入世。入世怎麼樣度人呢？就是莊子這裏所說的，規規矩矩做一個人。下面告訴你入世的道理，也就是應帝王。

列子回家給太太煮飯，「於事無與親」，這是應帝王第一個祕訣，入世的祕訣。有道之士到這個世界做人做事，做任何事都是無與親，不親。不親是什麼？就是佛學裏的不執著，不抓得很牢。該做生意就去做，人生應該做的就去做，做完了，行雲流水，遊戲人間；一切善事都做，做完了不執著，不抓得很牢。對自己生命更不要抓得很牢；年紀大了，總有一天再見，再見就再見，沒有什麼關係，一切聽其自然，萬事不執著，這樣纔能夠入世。

「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佛家講不執著，講無我，莊子講無與親，孔子也是一樣啊！孔子同佛的說法相同；他說「毋意」，就是不要主觀。「毋必」，不要必然；「毋固」，不要固執自己的成見；「毋我」，不要只有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孔子的四大法門。等於佛在《金剛經》上的，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所以以我看來，這三位老師，都是我們的老祖宗，因爲都差不多呀！假使把孔老夫子的頭髮剃光，坐在釋迦牟尼佛的位子上，講孔子講的這些話，不都是一樣嗎？他兩位說法多麼相同啊！

再說「雕琢復樸」，我們的人生都在雕琢這兩個字上，一般的人生都在雕琢。人生下來本來很樸素自然的，後天的環境教育種種的影響，把自己雕琢了，刻上許多花紋，要變成這樣那樣。以修道的立場來看，許多後天的知識，一概都沒有用，這是對形而上道的立場來講。所以人生命本來很長，結果變成短命！活一百年已經認爲很了不起了；活不長的原因，是把自己雕琢壞了。雕琢就是花樣。我們的學問知識，今天講《莊子》，聽《莊子》，都是我們的花樣。人的花樣太多了，什麼莊子、老子，又是唯識唯心，都是雕琢，都不對；把雕琢去掉，恢復到父母剛剛生的那個本來纔對。老莊只講到父母生以後，他不像佛法禪宗，提到了父母未生以前；要追究未生之前，那會把你找死了，人也找瘋了。

老莊不願意這樣，再不雕琢你了，只講父母既生以後，剛生下來那個嬰兒冥然無知的狀態。嬰兒是無知嗎？他是全知全能！那個是樸實的境界；所以老莊要把雕琢去掉，恢復樸實的境界。「塊然獨以其形立。」塊然是個形容，我們這個身體就是一塊肉嘛！骨頭架子上很多的肉，並且又掛了些花樣，叫做心肝脾肺腎，臉上也雕琢起來，刻了眼睛耳朵，反正都被雕琢了。我們要恢復到原來的一個人。塊然，就是這一個，獨以其形立，活着就是活着。

所以我們許多哲學的問題，到莊子都沒有用了，對學問，對什麼人生觀啦，沒有什麼叫觀的，人生就叫做人生。有一次在學校裏講哲學，同學給我出一個題目「人生以什麼爲目的」，要我去講。我常常做冒昧的事，都不準備，因爲準備很痛苦，自己要雕琢；等一上了講臺，我說這個題目出錯了，人生以什麼爲目的？什麼叫目的？今天我們大家來，諸位的目的來捧場，湊熱鬧，聽《莊子》，我的目的在吹這個莊子，好聽一點叫做講《莊子》，這是一個目的。如果我們問你當時來投胎的時候，是以什麼目的來的？誰也沒有目的啊！所以這個題目錯了。我說這個題目的本身就是答案，人生以什麼爲目的？人生以人生爲目的，這就很好了嘛！這也講完了，本來就是如此，這就是莊子塊然獨以其形立的道理。人生就是以人生爲目的。如果你說人生應該如何如何，唉！你又來雕琢了嘛！不要雕琢吧！人生就以人生爲目的，很快活的耶！既無歡喜亦無悲，這就好了。

「紛而封哉」，他說人不懂這個道理，不曉得人生就是人生，不曉得塊然獨以其形立。人家罵你好蠢，蠢跟聰明本來差不多嘛！也沒有關係，你聰明也不過是喫飯，我笨一點也是喫飯。而且笨人比聰明人還好一點，免得生胃病，也不會得神經病，所以何必紛紜呢！都是自己找些煩惱紛擾。一紛擾，找些雕琢東西，「紛而封哉」，自己把自己封閉了。關到一個範圍裏去了，封閉了。「一以是終。」所以自己不要加上煩惱，不要雕琢紛紜，不要把自己封鎖在一個固定的形態。我們把固定的形態，叫做人格，自己不要把自己畫成一個格格，規到一個範圍裏。

如果說沒有人格，那就亂來嗎？更不能亂來！亂來就更紛了嘛！更混亂了。所謂善者不可爲，惡事更不做，因爲惡是更亂了。所以惡給自己的煩惱損害，比善還要厲害；雕琢得也更爲厲害。懂了這個道理，善不可爲，惡業更不能爲。所以不可以紛而封，一以是終，就是一以貫之，開始就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也就是剛纔我們所講的，人生以人生爲目的，就是這樣，開始如此，始終無始無終。

無爲名屍，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

「無爲名屍」，這個屍字是屍體的屍，人死了沒有靈魂，叫屍體。我們中國文化罵人，如果拿薪水，什麼事都不做，我們形容他「尸位素餐」，就是死人佔據那個位子，光曉得喫飯，飯桶一個。如果講難聽一點，像鄉下人罵人，說這個傢伙佔到茅房不屙屎。大家在外面要進去，你老是在廁所裏，關着門，這就叫尸位素餐。無爲名屍就是不要爲了求名，爲了名利，而成爲虛名的奴隸。我們現在社會上的明星，或者追求知名度的人，出名之後就變成屍體了，到處請你去亮相，天天對着那個攝影機，照得眼睛都壞了，這就是被名困住了；千萬不要爲名屍啊，不要被名困住了。

「無爲謀府」，「謀」就是謀略，千萬不要打主意，動腦筋。動腦筋就是雕琢，你就要短命，所以不要打主意動腦筋去整人家。這個「府」字就是很大很深，千萬不要打主意謀算別人，人生要很自然地活下去。「無爲事任」，不要爲任何的事情勉強去做；叫你不要挑責任，是說叫你不要執著，應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如果什麼事情都不挑責任，那你幹什麼的啊？列子還會跑去給太太做飯呢！做飯也是責任啊！這個「任」，就是應該做的事情做了，就是不執著。「無爲知主。」這個知就是智，不要認爲自己學問高，又聰明。「體盡無窮」，要體會這個生命，是無窮無盡的；任何人不管有知識，沒有知識，每人的生命都很寶貴，都是無量無邊，無窮無盡。能夠曉得自己那個真正的生命，是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的，那麼你來入世可以爲應帝王了。

「而遊無朕」。古代皇帝都自稱朕，朕就是「我」，古人的吾、餘、我、朕都是同樣的字。所以中國字，有人很討厭，因爲言語文字不同，有些話到現在我們也不懂，像湖北話、湖南話、廣東話、北方話，言語沒有統一過；可是各地有各地的我字，等於山東人叫「俺」，什麼「咱」，都是代表我。古代這個朕字也是代表我，中原、西北高原一代的音，現在唸成朕啦，而遊無朕，就是無我，做事處事都要無我。

## 入世應帝王

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這樣一來，這個人生有什麼意思呢？大有意思！因爲這樣的人，才真認清楚自己的人生，纔會尊重自己的生命。「盡其所受乎天」，上天給我們一個生命，多麼寶貴呢！我們要善於讓這個生命，很自然地活下去，活到我們該走路的時候趕快就跑路，不要佔着位子不走。盡其所受乎天，把上天給我們這個生命很自然、很舒服、很珍惜地活下去。「而無見得」，但是，活是活下去，我們光屁股來的，最後走的時候還是光光的走。赤裸裸的，來去無牽掛，而無見得，也沒有什麼屬於我的，一切都歸之自然。不但外物是天地生的，最後還歸於天地，就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肉體，也是天地生的，最後也要還之於天地，這是自然之理。「亦虛而已」，就是很空靈，很自在的，生活在這個世界。

內七篇到這裏，一篇大結論，但是，你不要看着容易，覺得這個道理很有意思，你就是做不到！我們人生，我經常說有十二個字：「看得破，忍不過，想得到，做不來。」這就是我們人。這十二個字是我的咒語，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你看莊子這些道理，我們一聽非常有理，只是做不到。要怎麼樣才能做得到呢？對不起，從《逍遙遊》第一篇開始，就要有這個道的修養；有這個道的修養，才能真正做到這樣，所以說很難。相反的說，你如果在道理上認通了，一個人沒有道的修養，但是能夠做到這個樣子的話，至人之道也都得到了，自然就會成功了。所以正反是一樣的道理。現在莊子做結論。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這是道的最高境界。至人，得道的人，「用心若鏡」，心如明鏡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就是這樣。所有事物到鏡子前面一照，一定有影像，但是如夢如幻。鏡子照人，你馬上就體會那個境界。自己看鏡子裏頭的我，立刻會忘掉自己這個身體；不過要注意，不要常看，如果晝夜看鏡子，只要七天七夜，這個人馬上會離開這個身體了。這個不是絕對，而是非常可能，這是道家有的一個法門。這個法門不能輕易用，一個人在鏡子裏看自己，只要看鏡子的影子，就體會到我們現在這個生命，的確是如夢中生。

現在這個祕訣露了，本來不露的，被一位朋友問了半天，才說出來，他去一試驗，也體會進去了。所以用鏡子處世，這個道理是什麼呢？就是叫我們處世做人，有八個字「物來則應，過去不留」；照鏡子就有，一切事物過去了，鏡子不留痕跡，這個就是佛家講的大圓鏡智了，也就是明鏡亦非臺的道理。「不將不逆」這四個字，儒家程明道《定性書》也用上，得道人處這個世界，不將不逆。既不執著，也不歡迎，也不拒絕。你說我今天倒黴，遭遇一件很不痛快的事情，其實也沒有什麼倒黴，你天天都很舒服啊，不差一件不痛快的事情，否則生活太單凋了。那個不痛快來了也不拒絕，因爲人需要一點不痛快點綴，不痛快過後來個痛快，你不曉得多高興呢！所以一定要這麼調劑一下。

「應而不藏」，就是鏡子照東西一樣，物來則應，過去不留，心中不藏。因此一切恩怨是非，過去不留；不是沒有是非善惡，而是過去不留，此心很平靜。「故能勝物而不傷」，能修養到這樣才能入世。這一段很重要，尤其現在工商業的社會，大家生活忙碌，自己已經不是一個真人了。我們這些在工商業時代的人，二十一世紀的人，父母生下來那個人，一長大，那個原來的人跑掉了，後來活着的是假人，不是至人；都被物質環境忙碌得昏了頭。要想真抓住自己是個人，應付二十一世紀的時代，必須要懂莊子這一段《應帝王》，入世能夠「勝物」，不被物質所打垮，不被物質環境所誘惑。「勝物而不傷」，不會傷害到自己，我還是我。

這一段就是《莊子》的精彩部分，我們平常研究《莊子》，一翻開來，總把一條魚變成大鵬鳥，看起來很精彩，其實那個一點都不精彩！那是電影廣告，是序幕，真正的精彩在《應帝王》這一段，把出世之道，入世之道，都講完全了。下面莊子的習慣，還有個話頭，吊在下面給你參。

## 渾沌啊渾沌

南海之帝爲鰷，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

現在一般人講話，你這個事情太疏忽了，現在寫成疏遠的疏，照古文寫，應該寫這個「鰷」，太鰷忽了。鰷忽是句俗語，來源是說「南海之帝」，莊子很少提到「東西」，所以東西是我們提出來的，南子提「東西精華協會」，像東西；莊子只提南北，「南海之帝」，南海有個皇帝。帝者，就是代表主宰，他的名字叫「鰷」，北海呢！這個主宰名字叫「忽」，這兩個都是宇宙的主宰，不過分在南北極，分區而治，他們不要競選的，天生就是如此。

「中央之帝爲渾沌」，中央有一個皇帝，這個主宰爲渾沌，不是我們喫的餛飩，這是道家所講的渾沌。這個渾沌就是陰陽混在一起。其實我們喫的餛飩，原始就是這個觀念來的。所以肉啊，菜啊，麪粉包在一起，就是渾沌的意思，這種樣子叫渾沌。

鰷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南北方這兩個鰷忽，聽起名字，這兩個人很鰷忽，很冒昧；換句話說，我們把鰷的別號叫冒，忽的別號叫昧，兩個人合起來就叫冒昧，冒昧就叫鰷忽。這兩個冒失鬼啊，經常在中央老闆渾沌那裏碰面。「渾沌待之甚善」，他們來，這個渾沌當然就請喫餛飩啦！那就感情很好。兩個人就覺得這個渾沌太好了，鰷與忽就講了：

鰷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兩個人就說這個渾沌，天天對我們那麼好，吃了那麼多了，我們總要報答他，想了半天，想到了，「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世界上的人多聰明！人爲什麼腦筋聰明，因爲頭上有七個洞，有腦筋思想，臉上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聽，鼻子可以呼吸，嘴巴可以喫，這些多重要呢！渾沌這個傢伙啊，像個湯圓一樣圓的，他沒有開竅，我們唯有一個辦法報答他，就是使他開竅。「此獨無有」，他可惜啊，我們這位老兄渾沌就是太渾沌了，也就是混蛋的意思。「嘗試鑿之。」鰷忽他們要給渾沌開一個竅，所以這兩位老兄，就到工具店買一個工具箱，開始工作。「日鑿一竅」，一天給他開一個竅，「七日」，七天眼耳鼻舌身都開了竅，七個洞都開了。「而渾沌死。」而渾沌就死掉了。渾沌死掉就變麪包了。這一下完了！莊子呀！就是那麼幽默；所以讀《莊子》，有時候我們讀得會笑，他的文章就是這樣。你要寫風趣的文章，就要學莊子。

這一段也是非常有名的故事。所以，你們打坐的人，有時候靜到氣脈渾然入定了，第一步，就要得渾沌的境界，這是道家的術語。真得到渾沌境界的時候，那是真正定，不是昏沉定，六根不動了，內外隔絕了，本身裏頭的氣脈也不動了，氣脈都通了嘛，再不能打開了。如果你想再把氣脈什麼的，使它河車轉動啊，任督二脈打開啊！那中間渾沌就死掉了。修道入定，必須要進入渾沌的境界，纔是修道的基礎，然後慢慢纔能夠陽神出竅。所以一般修氣，轉河車，修三脈七輪，爲了什麼？爲了回到那個賣「渾沌」的家裏去；那樣，得道的基礎就有了。